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九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李中麓閒居集十二卷（二）

〔明〕李開先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閒居集十二卷》提要

墓誌　　章丘李開先著

唐縣知縣冶山王君墓志銘

嘉靖戊子吾章鄉試中式者凡七人自開科未嘗有七人者此為獨盛云而七人素有親識升又同時於是朝暮往還酬賀客赴賓筵事無大小必偕雖云異姓至是不殊同氣矣既而連繼北上予與謝少溪中會試式至乙未張龍岡中式三進士復仕途而君與三人攻苦讀書久之王北軒就學職張栢巖授通府君亦謁選得唐縣令夏鸞山見任州守而少溪以亞卿龍岡以大中丞方赫然通顯予與栢巖罷官北軒亦以縣令先後與君不祿總計之官者三罷者二而死者二嘆日月之不居而升沉存亡之迥異當其聚集讙洽豈意其一散不復合并而又升沉存亡之迥異也哉君長子基持其岳父貢士張公輔所為事狀詣予拜且請曰父葬有期而誌銘未備敢以累及父為同升而不肖乃門下人

沉師長終服而可文足疾而多暇如不嚴拒存
亡均德也予嘗見世之同年不相得者有一聯
識之經年不見同年面此日須知異日心人又
有恒言一世同年三世親予不敢以薄道是安
自機之而謝自啗之刻更有門墻之情耶乃志
而銘之勤石納之壙中君名國珍中式填榜主
考劉平松遊而改為國宝字之曰禎甫自號曰
冶山先世衆擬人同兵火移家於章曾大父名
華大父勤父永寧俱有隱德顯名識者巳逆其

後必有興君生而穎敏不常刻志勤學方弱冠
而巳歸然負物望談經不拘泥章句為文務剗
落浮華其中式之作文不勝質如其人性雖寬
緩至義所可為事有不平則毅然當之必依於
成得其平而後巳初七人得雋還家也張文裕
大衆來顧相約往拜問及民情君條對悉悉料
其他日必能敷善政躋高位又文學亟取甲
第然而久不見售仕止縣令此則出於意料之
外者其在唐載之德政錄者自可不朽於世擾

狀剪錄掇其數事餘固不能詳及云火甲為累
甚鉅公至縣首罷之云未見有更鋪獲盜者止
令民壯巡警犬不獵而民安作謹聲雷動唐乃
邊方斂邑民習猾黠前令被告訐而去者數矣
君不究覈其奸布令條法使民吏端約巳惜財
與民休息不事敲朴鈎箝而百廢具舉官衙蕭
索有寒士之所不堪而君囙安之且云廉乃本
分不為奇節世有携之以驕下傲上者無乃以
從一逆為烈女手忝將盧其怙勢累辱丞尉君

乃巾栞其惡使不得逞田賦舊有指揮催督至
則百端横索君即叱而出之曰徵粮令事也捕
盜若職也柰何操刀代割而反貪饕骨足乎臨
境完澔二縣囙揷篆有德惠遂上陳欲其調繁
但調官之例久巳不行君既善於職而宜於民
又自恃其廉見上官不能伏俯趨走又多觸迕
其意遂被指摘左遷唐去京四百里嘗有千人
赴訴其冤劾者惶恐慎悔不知其得人心如此
世之巡察諸路惟以恭否為良劣者宜知所警

矣有勸其權且小就部院既聞其賢不久必有陞遷君怫然振衣曰志行則行不可則止即日輕車就道民皆遮留哭送如赤子失其慈父母歸即卜築醴泉之濱日課兒孫曹耕稼觴詠惟與田父講畔野叟爭席而高車鏘佩則跡遜不一出見矣亡人之未中也新城呂衙士瑞知其數語言於人蔡蕪开魏孫李四生早行遇長白山趾見北人迤邐於雲霧有無之間長白乃吾章東山因割醴泉鄉與鄒平而山亦屬之又迆

文正公曾寓醴泉隨母長山而又屬之長由不久修縣志將必追還故山自七人後中者少而脫者兩三次人多以為奪其旺氣然人才復盛不遠而七人後會則不可得矣君之未還也平度李兩山以府佐之任會君於予家笑指之曰明春有官祿不過二等功名耳君之未卒也僕有李東者久病驚語他僕曰急鞴鞍馬將隨爺遠行已而僕馬俱斃維子不語怪荀子非相然事已前定幾亦先露日後遭遇如雲當龍躍之

有時風雨雞鳴之不已自是天地間之常事人何怪手升沉存亡之迥異也邑人多哀而稱許之唐人聞之將必哭而俎豆之矣成化丁未正月十三其生辰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九其卒日也九月二十八其葬期也享年六十有八壽與宦鄉人俱以為不足以償其所積配高氏貞淑有賢德長子基庠生次塈次壁次土長女適韓在次適張朝政國學生孫男長錫胤庠生次錫祚次錫類孫女適賈紹先曾孫小童喜銘曰

人有遠道以干百姓之譽者難以得去後衆心之思有詭行以要一時之名者難以同歿後衆口之辭惟君居鄉有行居官無私宜其稱而思之者久暫如一時不敢自出已見謹據人情而銘之後世欲知其人者尚有考於斯

屯留知縣姜君合葬墓志銘

出章城南門近郭而東突然高三尺者姜君之墓也近墓而西曠然廣三畝者姜君之園也墓地忌近城郭是非故犯之也生而遊於西歿而

埜於東從其所好云耳祖塋纍纍無餘穴卷[illegible]貲[illegible]改遷今地又園乃其始生及半生杯[illegible]也轉徙十年官後以俸金更復之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者也姜君有志操家雖貧不以累其心嘗絶粮有客邀遊村舍將出門其妻謂之曰薄遊速歸務營一飯之需至則笑談竟日忘其妻臨[illegible]囑語也友有廉而知之者餽米數斗其為人脫洒瀟略如此善字書閭邑宗其體門壁春聯大半[illegible]其所揮掃兼能詩文求者月無虛日

應之[illegible]無暇時性好動好飲交人有情欵或者病其放識者喜其真為時文平順明暢以拔貢中順天鄉試揀選河南郾城知縣縣本淳良君又以其求瘼祛害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見臨封有以鞭血為戲鈎箱示察者歸即庭諭曰姓曰吾非不能此實所不忍有梗[illegible]令者終當一試之是豈誠然哉假以恐衆欲其[illegible]耳前後贖罪紙價俱轉發市穀以備賑濟[illegible]禱祀而遂如注就東黌而造士開別館以延[illegible]武

備克修人無外患雖處僚以和而長防其[illegible]雖待士有禮而不可干以私有上書頌之者其要言曰催科不擾雞豚沾撫字之仁安集多方鴻鴈無哀鳴之苦和糴以儲倉而備荒之策善奏災以蠲租而卹患之恩深聞者不以為貢諛也撫按走檄交獎行將飛章交薦乃以才而調知屯留發程之日遠近扶老携幼遮留哭送歸又各哭於其家或有告之者曰君本長者天性慈祥屯乃山西邊地有名嚴邑也幸勿以郾城之

治治之君笑應之曰有異地無異人有異人無異心吾惟執此以往不敢逆料其頑而遽改前治至則首詢利病為之興革稅粮自來有二三年拖欠君即遍召欠戶懼以國法示以屬續上納不取必一時又設法為之變置或為之勸借舊額既完新收不勞餘力矣憫其罷敝均徭有降無陞門銀不足大衆加添之而已省里甲之浪費卹孤老之無依其於治郾城者較若畫一民之德之上之賢之與在郾城如合符節計日

有乘驄之權邑人將為留犢之舉乃力請致仕
上司有留之者則曰病體驅策不前士夫有留
之者則曰歸將讀未讀之書百姓有留之者則
曰吾亦有田欲耕有子弟欲教之耳即日解印
綬其哭送於途歸哭於家亦猶之鄖城時也
之家親友有允其政成未酬勞擢近不少待者
君曰將以官為家耶時行時止且居官憂勤孰
如還家閒適也世有致政者心存後悔面無餘
光吾視一縣官如棄敝屣耳拜禮親友之後遂

脩治亭基樹藝花果即所謂基西園畝者也日
與相知嘯傲其中卧看書而行携酒詩文字書
又素日所長有花鳥供吟筆而風月助豪興自
謂可以消閒日而終天年廡下忽爾隱隱冷痛
淹漸竟成大疾君與予共八人為詩會每月一
次君初則行至繼則輿至又繼則不能至矣又
不數日蓋棺矣時嘉靖三十年二月十八日也
日將晡予往問之君曰與子乃莫逆之交自幼
相爾汝者也子閒居吾亦閒居又城第相近郊

園相接徵逐往來正可行樂奈吾福薄命苦何
予因寬慰之曰君壽年五十又七以正途貢於
學宮舉於京闈兩縣有聲一子成立可視老於
儒冠比君年長數歲者奚啻十餘人君微頷之
見其勢急趨出遂成永訣先是邑有詞會予與
焉亦是八人已亡其三今會亦八人亦亡其三
前會亡者喬僉事岱謝耆老九容謝知縣九叙
今會亡者劉知縣培劉照磨希杜君又繼之然
此特十年之間耳若更歷十年或數十年之久

不知又將如何此古人所以灑牛山之淚而嘆
過隙之駒也先是屯久乏科自君重學校講文
藝迄今中者接踵丙午之秋予先得山西鄉試
錄袖而過君家謂之曰舊治中二人一人發解
君試舉其可中者以驗知人明未君曰姚君紀
熟路王道青年有生意發解者其路子乎乃出
試錄示之相與握手大笑後俱舉進士而姚仕
先云君名大成字子集號松澗先世冀州[illegible]人
曾祖名原祖信父旺旺三子君為仲兄蘭庠生

有名與弟大用俱先君卒君生於弘治丙辰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在嘉靖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娶張氏柔順有婦德雖能佐朝夕之急終不免飢寒之逼不沒鈴輿之行而有斷機坐賓之風以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權厝淺土迨今始合葬云繼娶袁氏持家教子君得無身後之憂君雖先貧後裕妻則一不忘其貧一不矜其裕邑人蓋兩葛之子一弘基庠生娶馬氏卒繼娶劉氏郎會友堉女也女一適同邑李華弘基以志銘相托因交久知深無如予者其父雖無遺言揣知其意在予也遂不辭而志之而銘之但學落文荒無以下報知已耳銘曰新阡在城之南祖兆在城之西穴窮因而改葬非故與祖相離兩地不踰數里魂則無不之兮今歲時酒之客從以糟糠之妻我銘雖止數語支派千年不迷

奉議大夫衛府右長史樂盟袁公合葬墓志銘

樂盟袁公卒之次年十一月十一日將葬於存日所擇新塋在塋蹶山之南釣臺之北祖塋原在郎山之南章城之北穴窮道近因而改遷新塋云次子貽穀持庠生彌來夫所述事狀懇余為之志銘公乃先大夫同年又忘年與余結社遊者十餘年志銘所不敢辭古之為志者人各舉所知一二事後則次序成篇余今銘則如常志欲敷演事狀數百字歷敘始末而為千百言如詩之編年史之年表但恐以蕪辭繁語取笑於人爾袁生再拜謝曰世稱君善記問過目不忘若詳其事又更出一格存歿感幸殊甚按袁氏先是冀州人乃袁白燕之後　國初徙居於章遂為章丘人諱通者以鄉試舉人授太原府學教授通生端端生綱以縣學生應貢當　廷試有忌之者污所試卷坐不敬黜歸綱生慶是為公父母劉氏以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二十六日之夕夢一狼從空墮已而生公母命乳名曰應奎父名之曰勳友字之曰無挾自號忘齋後

更號樂㽌二歲能言大父貢士卒三歲能步四
五歲善識字兼屬對大為董學長所奇六歲定
靳鳶季女為婚七至十一遍讀四書習經作文
則十二至十四歲事也是歲辛酉父舉於鄉十
五勤學如常十六父設教七村營以公從行十
七八如常不書十九歲乃正德改元試童子科
提學陳矩菴愛之收為弟子員送學之日家貧
襌薄父謂劉司訓曰吾兒具束脩不足為功績
有餘初亦過其言後果中兩為功績免謫遠方
及河泊所處運于吏考偵尋補廩生如冠以及
二十又二名赫然出人士前矣庚午後其父三
科亦舉於鄉年纔二十三耳可謂得雋之蚤者
明年同父會試不第入監胄大司成石熊峯少
司成魯蓮峯試而可之踰年撥吏部驗封司歷
事時正郎閻石塘副郎萬石梁主政牛西唐咸
喜其勤冢宰則楊邃庵左右少宰則劉復齋蔣
敬所嘉其上選論判邃庵後再起閣中猶記而
誦之踰年遇缺例滿再踰年父選行唐知縣因

送母之唐又踰年歸妹於术斐泉時年二十八
矣二十九則往來京師辦父宪三十喪父哭盡
哀葬盡禮迨三十一二以至三十四不以未第
輟其學不以歲歉惰於農己卯喪母哀葬一如
喪父壬午嘉靖改元如常亦不書癸未會試復
不第遂授同官知縣四月初四日領撥十六日
東旋六月二十六日赴任七月二十四日視篆
十月編審徭役其中縣久疲敝民多逃亡金鎖
關係三縣交界乞將兵六十名均撥三縣編

當後竟如其請十二月即受陳巡撫馬巡按褒
獎甲申獎者又有巡撫二王郎中一楊一林同
之差銀倍於隣封正糧外復有站銀乃文方伯
奏免者因循七八十年猶未開除乃申請上官
得減銀七百兩糧三千石邑多盜自中牟等處
來乃令每一人一鎗一刀二人一毡一村之衆
統於村長一鄉之衆統於鄉長擊鑼聚衆以也
蔽矢及面則去毡而鎗刀出自是賊不復入境
同有兄告弟者弟當死公欲鮮和兄情不為動

寄令譽家往凌之兄自以此素不敢肆者以悼
吾弟弟死勢孤遂極力擱訴弟出而情好倍常
公性本喜事獄又能得情因民刁事煩政稍嚴
猛然敲朴鈎稽善人獨免有勸之者曰三尺之
寃孰如一分之寬公曰為政之道興利易而除
害難法行於嚴否則民玩而刁廢柔之矣故寬
者長奸之大寶也嚴者懲惡之飈權也農之蟊
蔘恐害嘉禾醫之決癰以除積毒勸者唯唯是
之公亦漸漸覺之其視文法叢生而胥徒恣睢

纂志八之十四

者相去遠矣乙酉正月承委查盤錢糧兩路五
十餘處無一處不明者二月撫按奏保調繁改
知渭南縣縣視同官劇而且衝民驕吏弊不啻
過之但不甚疲敝而已公即以其治同官者略
為增損而深於律尤於事則仍舊貫耳初似不
堪久則安之去則思之南瑞泉太守邑人也嘗
語余曰過後思君子其渭民及褒明府之謂歟
負賦久而成風乃於穀將熟而派賦或曰明[illegible]
未下公曰只照舊額其移者不過倉口耳選十

里長之有能者領戶由及封帖遍歷村舍有繳
者封之先計賦數倘自費罪費者索債罪債者
及開收起解不下十萬七日而完一鞭不施編
差條吏里書咸集先自重者始可否與衆商之
一差定即書之榜一日榜就揭之衢有過客訟
其主藏所乘驢公曰主無藏理薄治牟以不謹
之罪給之驢價而去左右曰何得官償之公曰
吾邏者無遺漏不三日驢當送官既而果然清
軍獎之總制獎之終不免於游辭告訐送部降

纂志八之十五

級歸而三閱寒暄逼於親友催促始賚文赴部
部乃駁迴以為先擬公徒五年後擬二年若以
前為輕却乃五年若以後為輕却乃降級自相
牴牾合行原問衙門再具由繳報至巳丑竟從
後擬復申到部注銷訖候至庚寅九月　奏願
改除藩府以便祭掃劉豹林正為文選雖廉其
枉然公文已定無如之何矣豹林又憐其才盡
西安鄉士夫挍察推至渭南無不感其館穀者
而終[illegible]亦與焉遂改　衛府紀善辛卯二月

[illegible]州上啓本於十九日復任即蒙　賜[illegible]伴
及月直米當共兩地作縣年方壯盛賢聲四出
漿檄交臨以為內可洪從部屬外亦不失爲府佐
州守萱意年長四十有四翻為閒散末秩不惟
公不自卒維與之素有小隙者亦莫不惜之遇
冊封大典推恩公得　勅封僚職即府僚自
來無此余在部特破例題　允者誠難得之遇
也後又進階准正五品服色已亥陞本府右長
史自壬辰以至辛丑四十五以至五十四十年

之間　君臣唯諾謨猷贊襄或進皇係賢錄或
奉　令旨註解女孝經書堂開講寒暑不輟
衛國主有東平河間之賢而公亦有賈傅之尊
講讀之暇時或讌樂泛蘭流桂舞雪田風朱門
錦瑟綺席銀箏堂上壺觴而樓前花萼雖梁園
夜宴鄴臺朝遊不是過也羊酒鵝肉段帛藥物
之　賜每日不匱　高唐　齊東　新樂三王
亦每有賜中間賀　九廟賀生　皇子進表兩
次上京祈塋兆賂庄田亦各兩次無不稱　旨

自[illegible]為孫默庵題本府僚許陞他職遇已亥
年亦隨京官考察陞者不一二人而默者無算
其勢降而不可復公惟與封疆官分庭抗禮道
逢則舉手相揖其與默庵皆負氣有能人也所
以猶得自立今則畏縮大不可同矣及罷歸
國主而下嘆惜難已　賜別宴及贐銀段疋書
畫晁渥歸即出貲葺堂兄宗禹嫂靳氏脩學前
宅第山右園莊日與相知飲酒賦詩每過　衛
府千秋節未嘗不躬往稱賀惟病則遣人賞賫

一如在官時家廟成行祫祭禮宗族咸聚壬寅
至丙辰致政十五年之間樂事雖多卻不免於
疾病喪亡堂兄宗舜嫡孫物育俱卒在五十五
季男弘遠卒在五十六繼室周及長子似繳一
正月一八月相繼而卒又同在五十七五十六
若於背瘡五十九危於背瘡絕而復甦余往候
之托以後事察其貌非死人者觀其詩有石裂
山摧壯句余慰以無傷也久而果愈六十五得
癱患及六十九再作偶感無炭吟一詩今為絕

筆云詩之再二日遂不起月則十一日則初一
時則未時少兩月不古稀也夫其遨遊庠序往
返京畿勤勞縣邑陸沉王門笑傲林泉以至考
終正寢此其猶夫人者豐頤方面厚背長髯美
丰儀善談吐長揖高拱濶步徐行衣帶巾履裁
製出自其手務求不同於人雖駭俗目實重鄉
評其伏義輕財虛心受善臨大難如無事處細
務能小心性若急而不毒怒雖易而即平百工
技藝無一不通此亦猶夫人而人實有不可及

者至於孝友本之天成幹才得之學力親病若
與之俱病親亡若與之俱亡鄉舉例有鹿鳴宴
乃主家收用父以大母之喪不曾與扣其價可
直白金五兩公即出金獻其宴於二親父在行
唐以蜚語下北鎮撫獄公不避艱險挍本上書
遍訴臺省事得白而誣者竟抵於法其在同官
也嫁女論財夫家非破産不能得婦有年三四
十未婚配者公乃嚴其令減其財村城更無長
女鰥夫後以公務過其境男婦携幼拜迎者迤

邐於途棠金捴制劉委蘭州糴買芻粮四十萬
以哈密將入為亂客兵四至刻期報完乃晝夜
兼程而進至則二巡撫二巡按張太監杭捴兵
兩司而下指揮而上皆在焉郭方伯懼而繼至
皆以為州俱　宗室居民止八百戶富戶不滿
百金于何買辦公乃下令不論民校有芻粮者
即報名在官時　肅世子權府事徵有不平使
兩承奉問曰　國有勑令府尉等不當民豐公
曰此軍情緊急非比尋常民差今賊擁兵境下

指日攻打城破則玉石俱焚請出　勑令退之
世子聞之以為言亦有理且着定價如何公乃
照時直稱兑銀兩又復公平商不苦於包陪農
不病於估賤不決旬足四十萬之數上下賢之
遠邇聞之名宦之祀通志所載是其明徵也賊
平諸老争功遂棄之不復報捷公亦不得沾
恩初至渭南縣之訟牒積者二百餘上司前件
未了者二千餘凡三閱月即能結絕委視城池
八處驛遞三十處往返二十日不徒虛應故事

其欲擬不爲如此渭之過往賓客供給十倍於同同惟用票渭則以里甲應閑文批遣以別措置應私禮及白頭報單不能盡票以六牌分等第而已在同州山多令民種果在渭因途平種柳足見勤政之一端　詔下如禮開讀讀既吏白往惟吏之高閣公曰赦固小人之幸然　朝廷德意不可孤審倉獄應釋者爲之一空較而讞之平賦計公聽斷疏淹滯出以簡易表以清廉守以恒久又可爲牧民者之法程在　衡府

初亦未有知之者因敷奏折府守定大事由此著名其請府第乃人所不能爲且不敢爲者事已垂成祇以奏事人醉而自相鬨嚷被逮累及輔導妹丈朮斐泉姻親劉北濱前後與公俱不由擬請徑出　特旨罷官謂非一時氣數耶公初娶靳氏有懿德賢名天性溫良克相夫子善事翁姑夫素持家績寡事雖小非經關白不得行靳已知婦無專主之禮況事嚴夫終歲不敢自舉一事姑識文義能語言獨有以迎其意亡

悅其心蓋本敬順無違姑自愛之如其女也繼周氏乃邑中大族人皆仰視之者周能不染富習德性一如靳氏喂豕養雞調羹煮粥一切井臼浣補之事時或勞其體不專倚於人謹門戶食親賓使臧獲則其尤長者愛其前子不殊已出子以孫世貫之誣羈係在官周已久病思而欲見之乃匿其事不以實告委曲禀官時一歸省詭云自學舍回即此一節足知其他矣靳卒於嘉靖丁亥六月初一日得年三十六周卒於

嘉靖甲辰正月十三日得年四十六公真福人也得二賢助之以終其身所著自皇係賢錄女孝經外更有寤言志述武政服製身紀五經見等書二十冊總名之曰樂盟心以其爲心思之所發也生二子長似穀配高氏次貽穀配劉氏俱生員靳出孫男二俱貽穀出孫女三一出似穀適謝孔脩　欽賜生員二出貽穀一適謝孔詩一許王氏銘曰俗靡成風聿今爲甚安得我公　居官能政雖遭轗軻志不爲同　人之仰

以性急而直才大而雄　捷遷王門退休林下
得正而終　南山之陽地肥樹茂馬鬣高封
上有豐碑下有幽室二媛相從　行人遥望隆
隆隱隱吐氣如虹　谷有時陵桑有時海此不
可得而窮

誥贈中議大夫王公合葬墓志銘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王母劉恭人卒於
正寢享年八十七其子孫與其子孫婦孫女之
已未適人者環哭於堂帷内外幾五十人遠近
親識弔者旬餘日絡繹不絶其生前歲時慶賀
者計亦若是恭人可謂生榮死哀福壽兼隆矣
仲子儀鳳官於遠方得縣檄報訃遵禮晝夜行
止奔喪至家衆復環哭如初卒僉謀擇吉將以
次年二月初七日啓其父穴合葬於五里堠祖
阡仲子揔述其行為一狀扶杖曳衰詣余泣且
請曰儀鳳不幸父蚤逝而不得少享其成母雖
享而不得親見其逝惟望撰一合葬志銘庶父
母藉以不朽而子孫傳於無窮予嘗笑世之為

下無誌銘者稱謂無別古今不分撰者多用[illegible]
潛生亭宇李公夢陽荅何公景明書曰顯皆未
及其統於夫也從古皆然人有並稱者宗族姻
撰者上稱其官其人更無姻戚等字古嘗名世
地名亦可作序文用耳勤金石之文一切悉從
觀之金石例金石錄琬琰集及金薤琳琅可知
予久存是說因仲子請合葬志銘特以發之此
雖無益於請文者而於撰文者不無小助云仲
子余之表兄其父則余之舅氏也甥為舅家撰
文義不可辭而情不能已不用狀而事無不知
者況狀又哀婉而詳盡下遂據而志之曰王氏
者原冀州人始從章減首祖英宗前此撰其第
三子志文余嘗及之矣有諱海者舅氏之父也
重然諾有信義蓋風稟自天云氣衡亞劍穎脫
囊錐鄉曲有不平事咸就之質是非縣令重之
請與蜡賓生子珏字廷重是為舅氏配劉氏乃
邑庠生珝之女許聘甫三歲而珝卒父乃戚謂
舅氏曰母犬亡而女孤為汝再擇聘如何舅氏

哭[illegible]聲曰已通媒而棄之於情理不當父乃
大奇之曰少小即有知覺存忠厚他日其昌吾
家乎性行倜儻資材幹濟外若和易而内操剛
嚴豊頰美髯魁岸獨立待物弘而攻其過處心
曠而慎於微近之者以為不衣自煖緝之者以
為不飢而貴治家事井井有條處人事接時無失不
規小利而財自生用以甘旨其親而衣食其族居嘗講
讀史書每與人論事輒証以古人成說而逆料其成敗
有儒紳所不能及雅好與儒紳交遊儒紳樂其欵
洽交口譽之聲跡旁及鄰封教諸子自兒時即
不可作兒戲知交友即不可交擇友中年亦嘗
隨衆為商而不隨衆過刻又不隨衆都僕從蓄
聲妓飾冠裳循雅有如儒素泛長江下吳抵至
處人爭兼之不屑屑於射贏年息而贏息不亞
他商所入悉付弟收掌公用終其身無私蓄毋
病暴卒日夜號泣幾至滅性事趙繼母無異所
生次弟璿為庠生冀其遠到為之給膏火得專
其業季弟玠為州吏念其遠涉為之納冠帶以

榮其身妹適黃瑋早寡即取其幼子女同居及
時擇名家婚嫁之財禮粧奩視己子女不殊舅
氏為人整肅恭人佐以和柔肅且靜嘿聰慧事
無專成動無違禮儉不奢節惠不妄施玠任大
同倉官留二女於家撫養出嫁猶夫小姑之女
也後以食指衆多炊爨不便衆議分居舅氏嘆
曰古有七世同居者今薄德不逮古人遠矣恭
人亦從而嘆曰分居多起於婦人吾無別意後
言而必欲分何也宗親屢勸始析而為三以其
善者及瑣細不堪析者悉讓二弟分既相拜泣
於中庭曰顧第富盛吾不逮弟無憂也已而笑
指之曰吾室無他物止有此四子足矣至正德
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舅氏卒生於成化五年
九月十六日在世春秋僅五十又三越二年嗚
呼卒遺男呱呱在抱母嘗謂諸子曰汝輩喪父
不久又喪長兄寡婦孤兒聞其哭聲吾心碎矣
家又不造為之奈何於是督率家衆時牧拏儉
炊庖稱賓燕潔廟享井臼晝不歇而刀尺夜有

淬而綴後緝左彌右縫如補敝衣必欲[illegible]
爲笑子之爲[illegible]者教以勿避蕩爲士者教以[illegible]
懶惰以憂勞成疾百藥不愈及仲子中嘉靖四
年鄉舉叔季子又能幹蠱疾乃不藥自愈仲子
授真定府通判恭人懇切以善處同僚善愛百
姓爲囑歷任三年果僚睦而民安盖能率其母
教也考滿父贈承德郎母封安人以年勞陞定
州知州迎養至州未久以念家送之還仲子在
州三年政成陞順慶府同知時蜀川用兵西番

不請欲乞終養恭人曰地方方有事而求解任
是避難也此正臣子竭力報效之日可戀戀爲
孺子慕乎仲子遂之任以軍功蒙 欽賞段衣
一襲花銀二十兩恭人聞之而喜曰 聖恩知
此何負於臣子而固欲辭官耶尋陞思州府知
府後朝覲兼考滿政績卓異會經撫按三[illegible]
上者方給 誥命父復由承德郎加贈中議[illegible]
夫母由安人進封恭人事竣過家因母辭[illegible]
決意終養恭人不之可曰汝先世未有[illegible]

卒歷三任官四品而沐封贈恩波可不盡心圖
報又曰向嘗碩汝作好人不碩作好官今已得
好官還要不失爲好人好官謂尊貴善地也仲
子番涕就道竟成永別統而論之以憂勤惕厲
之心勤儉真誠之德初則允其宗繼則振其衰
分而論之篤行敦黨讜言正色友于昆季尊于
鄉黨泯迹商賈宅必高明而充拓基業置立法
程王門非中議公莫爲之始事嚴姑教幼子調
停家政斟酌群情使大小各安其分而骨肉不

至參王商門非恭人莫知所終譬諸植果者中議
咀其華恭人食其實一本千條後將繁衍成茂
林矣每歲十月初四日必登堂一壽恭人自此
文成後無復生慶惟有輓章而已嗟嗟可傷也
夫子四人長鳴鳳娶劉氏次儀鳳思州府知府
屢任有聲後將大用娶劉氏繼呂氏兩浙運判
淮之孫女次雲鳳先卒娶張氏壽官錡之女次
騰鳳娶張氏省祭官張現女孫男十一人曰紐
娶張氏鳴鳳出曰朴娶華縣知縣謝九叙女曰

放生員娶國子生周鶴鳴女繼國子生郭子亨
女曰梓生員娶房山縣知縣求潔女曰櫝娶引
禮舍人張師皋女儀鳳出也曰櫬生員娶庠生
華貞恬女曰杞聘庠生馬暉女雲鳳出也曰梲
娶張氏曰橋生員娶庠生黄邦佐女曰機娶孫
氏曰極娶霍氏騰鳳出也孫女六人一適李佑
一適徐閎一適袁銘一適閎封府同知張應吉
子大則餘俱幼俱許聘名家子曾孫男五人俱
幼曾孫女八人一適張元亨餘俱在室銘曰猗

歟王公夙尚義也配本名宗德相類也買且兼
農家克締也累贈重封因仲嗣也郡守尊崇真
循吏也　誥勅盤龍　君所賜也享不獨躬貽
厥世也不偕以終命有異也葬則其同克襄事
也隱隱隆隆舊美地也嘉木成叢手所植也坎
而為宮來生氣也雙玉藏中永無斁也欲考其
潛德遺風視此銘與志也

端巖王君合葬墓志銘

文章非予所能且不甚好已有集為相知者版
之傳矣繼今欲焚筆破硯作一無言人乃有庠
生王世賓持予友瞿克深所述事狀懇請為其
父母作合葬志銘既已遣予意矣近世稍有科
名爵位者生前必有一部詩文集布衣度日豐
足者身後必有一篇墓志文如生而衣食死而
棺槨之不可少唐荊川嘗深笑之今犯可笑而
強意為之文不惟文不佳亦恐前此有求不遂
者見憎耳但念其第四子大賓為庠生有名明
經善文小試屢首諸生而鄉試則終不售嘗欲

文以表之今文其父母而及其子亦足以報相
知於地下云王君諱言字如絲別號端巖以居
在女郎山端巖下又端巖者端嚴也協音取義
肖其為人因以號之上世冀州人勝國時移居
章丘占籍城北地名迴軍五傳而至君父來母
劉以成化十一年乙未七月初五日生於祖村
君幼而暢敏勤勵脩潔温恭長而襟度豁達儀
觀俊偉老而衣冠古雅器宇寬洪至於朴實峭
直廣濶厚重則天賦之性生有之象耳一入小

學首為塾師所重繼入大學即為教官所耕讀
書稍涉大義即止時書古人格言於壁以自考
鏡因二親年邁步履甚艱遂弛儒業嘆曰與其
優游黌校以圖進取同縫章之士戦於文藝之
場未必能勝勝亦恐親不待矣不如歸而侍養為
得也察寒温無間朝昏候起居自廢眠食二親
嘗相謂曰非此子吾豈能延數年之命及其終
也哀號擗踴無時棺斂襲含如禮三日不食三
年解入室服闋不怠餘哀帀并遊場削跡官府

利弊不談見人之善稱不絕聲見人之惡避不
見影縣衙吏胥未識其面公車上客不屈其身
親友吉凶大聚會有君方以為重有相爭鬬者
得一言剖決即解散不之官鄉人無貲者量與
之錢有病者察與之藥有差役不能應婚喪不
能舉者償之粮物薄其息而緩其入終不能償
者則火其券冬月道逢無衣者解衣衣之得衣者
追至其家請直且定何時還直君笑曰哀寒解
衣聊以廣不忍之心吾豈鬻衣者吾家豈故衣

市耶其人拜謝而去祭先務備時鮮極豐腆自
奉則甚儉約家人計口分食量體授衣擇子孫
之可學者延師肄業禮意勤渠或月一至書室
扣問進止教以言必正色交必正人其他為吏
為農者又各隨其事而教詔之故其子孫皆才
有少不類者即嚴懲之無貸曾遇例納粟帶為
義官非其志也每承公委以材略強幹輒能不
負　章聖之自南而北也君領徒役奉迎於安
德上下他或以失事得罪君獨為上司所倚重

趙尹脩學以破冒易而稽察難財力詘而工程
大也擇君等董役費省功倍廟學煥然一新巡
察憲臺數列名於旌善亭介宿鄉飲人皆稱其
宜然今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望日忽不豫即命
函造棺槨乃名良工二日而棺成四日而槨成
灰布堅實自往周視之曰吾事畢矣生無敢欺
死無敢私鄉人雖難處料無不是之者矣但殯
殮宜從儉朴葬送不可作佛事此後更無一言
瞪目正視而沒時則五月初五日也在世春秋

八十有四平日無疾不知呻吟危劇之苦殘非大病不待湯藥沈席之久蓋有德有壽而[illegible]天年者歟[illegible]性[illegible]道每過荒村僻落[illegible]在嘗[illegible]叟攜鋤持鞭提筐負戴行坐殊[illegible]佳一入市朝五六十歲則龐眉皓首頹然翁矣間有七八十者體木眼花與世絕不相涉此其地[illegible]然歟鄉人自戕歟君乃半城半郭人也而能若此[illegible]尤[illegible]得歟然而以濟其美者亦由妻董氏[illegible]其意不力佐之耳董乃望族明之女歲貢縉文錄也外訥內明沉靜寡言笑日常事物賓祭酒漿有條有法閫以裏無大小莫不言式其度行遵其矩矱以有威如嗃嗃之風王君內助得其人外遊免其慮豈非古之賢媛者流哉歿於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生於成化八年壬辰年七十二古稀而又過之矣先塋城北山之西以今年十月十二日啓其竁令爲邑人塋皆南獨君獨據山勢西嚮豈不拘於塞衆而得地理之要訣云君生五子長正仁邑庠遷官娶逯氏次正賓德府典膳官娶孟氏繼張氏次世賓娶張氏繼劉氏次大賓娶張氏次應賓娶都縣典史娶張氏孫男十二人從朴娶監生高勲女正仁出從孚庠生娶聽選官趙孟貴女從高聘聽選官郭珩女正賓出從實娶庠生袁杞女從魯娶理問尹文萃女從中聘長史袁翻孫女從道聘庠生劉祚女世賓出從魯聘楊氏從可聘監生袁思艾女大賓出九德庠生娶監生高應璋女九疇聘封御史楊盈孫女九牧未聘應賓出女一人適庠生董欽孫女七一適聽選官寗卿佐一適太學生高鳳梧一適庠生賈[illegible]一適張某餘俱幼曾孫男二化孚化昭曾孫女二其一許劉其一亦幼銘曰予聞古人為善惟日不足孝弟力田漢詔群舉夫婦相敬如賓梁孟鮮與為侶以端嚴君觀之其吉人耶漢人耶梁鴻孟光歷世而猶存耶康寧富壽子孫如雲天其有意獨仁之耶

封太宜人先母墓誌銘

禮士大夫葬不踰三月母亡八年卜嘉靖庚申
三月四日始克合窆於吾父先大夫之竁大九
親歿多子述狀而請名筆為之誌銘不肖恐文
而失實乃破格自為之覽者幸諒其心而緩其
罪　國制京官四品者許請　諭祭同官如高
平郭鋆者已引例得之矣自念居官雖歷數考
無績可書　隆恩固不敢濫乞而此心不無過
望但久在林下耻於求人遷延歲久竟爾已之
誌文不請名筆亦以此事難叙爾先母王氏乃

新街名福厚者之女大族也蚤承姆訓所以幼
為孝女長為順婦老為慈母云若乃端秀靜顓
柔嘉貞懿怒不改容笑不見齒原所性而然不
專訓力外翁嘗奇之以為吾女有福德他日必
受褒封年十九嫁綠原先大夫時舅姑及伯舅
姑娣姒同族同居者不但百口咸稱其賢見其
處事又咸稱其能凡酒漿葅醢薪蒸之事補紉
澣濯蓋歲之細率身先諸婢而常程其勤衣非
手製不以衣吾祖父食非手調不以羞吾祖母

先大夫為庠生居城市日用仰給於南村時有
不足處母自湊補之不令先大夫知也夜坐每
至二三更書聲琅琅機聲軋軋兩相趁遂隣之
惰夫懶婦因而知警不復日入高卧矣先大夫
鄉試屢不第母不為苦顏得雋亦不動喜色會
試同上京聞祖父訃音多方解慰先大夫雖憖
咨可掬得免旅病歸事祖母倍加誠敬每令節
壽辰潔器具羅脆甘率畢幼堂前祝釐及祖母
脾疾不能去水火母必扶抱轉送得無太苦先

大夫染消渴茶水藥餌三年伏事如一日諺言
養病三年無孝子況夫婦之間哉見者皆以為
難先大夫歿棺斂如禮哭泣無時四隣為之輟
食來勸家無厚積加之迎醫治喪費用久而且
多生計日否戚黨誚而輕視之不肖年方十九
一妹及笄二妹俱幼紙筆綫絲男女不可一日
少者無從取辦母平日言不出閫跡不至堂至
是年且長矣遂親省田桑茹辛歷苦凡百所需
有時短缺不至不堪歲飢族人逋逃里役猶累

極力支撐不致隨族散而之四方有急則貸助
理稍裕則又復之屢貸屢復歲以為常不肖或
有交遊必詳問其父兄名姓如是名家子則喜
否則懇戒絕之及不肖進士旋也母泣語之曰
人謂吾家必落由今可不愧爾父之志而免戚
黨之誚矣惟清慎以慰親報　君官之崇卑莫論也
不肖先任戶部後吏部遇　國恩初封母為太安人
後加封太宜人珠冠霞帔錦褙繡帶命服煌煌母謙
若不敢當非有大吉慶事未嘗服之恐人以為
誇耀里閭至他華衣亦不肯著美食亦不肯御
蓋儉素亦所性而然不肖在官母以三女牽滯
未遂迎養伸拓產業積聚布穀聊不倚俸資之
餘及不肖自陳歸養雖十年尚未少盡孝道母
乃因飲致濕藥之疾勢轉騰自分不起惟抱其
幼孫名九十者曰汝父年五十始育爾吾年七
十又七始見爾吾生有名於王門死有益於李
氏死不足惜恨未見其長大又問知不肖以上
樓取藥跌傷唇齒嗟嘆不休迨瞑猶微聞嘖嘖
聲母亡後次年吾兒亦夭嗚呼痛哉前此醫友
張洵相見必首言令堂初以為壽過八旬今脈
忽微小恐不能矣乍聞之亦尤其言众子無窮
之心豈意其有徵若此哉母生子女最多子存
者惟不肖閑先叨任太常寺少卿致仕女存者
長適盧應龍次王應詔又次袁歷艾州吏目母
生成化十二年丙申十二月二十八日歿嘉靖
三十一年壬子六月初七日誥終不肖後為之
辭曰母於吾家有三大事爲始而助其盛繼而
振其衰終而圖其成舉二喪娶二婦嫁三女李
氏非母墜往緒不肖非母無今日授衣思織食
田思力是後安享富貴可不知所自哉

誥封宜人亡妻張氏墓志銘

宜人張氏妻於余者二十有五年矣嘉靖丁未秋
卒至庚申三月初四日葬于綠原村祖塋次塋
去村百餘步去城三十餘里北此為王三起三
伏而至塋次前有遠山朝拱右繞飛流左臨大
壑周田百畝乃宋元以來基址也正德庚辰余生

九歲矣先大夫為之求婚無當者女媒多聲張
女之美視友則稱其族大而賢遂定婚爲至嘉
靖二年癸未宜人年十九歸余時先大夫歿纔
禫除生計索莫宜人躬苦茹淡以濟不足余性
好遊鼓琴編曲竟日無休歸則讀書夜分務補
晝功宜人每戒之曰人言白日沿村毀茶夜晚
點燈緝麻子之謂夫且人生氣血有限晝夜兼
勞久之氣血兼病矣余感其言從之已丑余第
進士宜人之京未久因餉邊携之還辛卯復餉

西夏宜人獨居京邸事竣余抱病東歸宜人聞
之亦即奔馳而東余以屢煩不寐宜入視藥調
飲從而少寐者年餘余憐而慰之曰幼年夜伴
燈火今又日侍湯藥疾已願期白首不相離既
乃主事戶曹同居太倉出使徐州改官吏部無
不同者遇　皇太子生覃恩封為安人又以
冊立大典加封宜人扈蹕南行宜人仍居京邸
余素嫉惡太嚴守法不少假借人其為文選也
滋甚以是得罪權貴賴公論濫竽少卿宜人得

陪祀　内廷仰瞻盛典兄手両封制詞極美非
女婦中之至榮幸者耶居嘗勸余觧官以塞忌
口辛丑　九廟災余乃披劾罷免宜人喜動顏
色以為風塵宦遊由此可得保全矣至家拜謁
慈幃遍探女壻飲食慰勞起居歡適既非秀才
時窘逼又非居官時危疑園圃亭臺可以棲身
縱目乃以半塵致疾四十日不食死死且安舒
無一言時八月十九日也余乃為文祭之曰家
無成而吾内不起兮咎將誰執雖　諭祭有典

兮又以忤時而不敢乞聞者哀而是之嗣後又
有四時歌詞蓋與悼亡篇今古同情也宜人與
余俱章丘人父錡有善行為壽官與鄉飲者九
三世母潘氏以弘治乙丑生於學舍東祖居迨
歿得年四十有三生二子一女不育余嘗受相
術於李州守論人多有奇中每喜宜人有福相
豈意其年止於斯而且子女無遺也豈余止長
於料人抑亦奪於情愛遂失真耶宜人性資婉
柔言笑遲重事姑孝敬處事從容儉約出於天

原缺第四十葉

以之哭吾宜人雖非過禮孰若揮淚而文力疾
襄事以振吾家以慰吾宜人尤為禮之得者乎
銘曰伯揚蕭蕭兮風聲更哀紅塵滾滾兮不到
泉臺百歲為期兮方與汝偕月明千里兮化鶴
歸來

贈孺人李妻詹氏墓志銘

向予僑居京師光禄丞縉雲李子琢隣爲見其
門闕庭肅僮僕循循觴客而出必咸醉飽爲予
敬爲以為有内助也見其子女咸列衣履咸朴

而不華予慕爲何子女獨多也又何其富而不
侈也及聞其中壼孺人者病予遣人問爲亡也
予弔爲李子有挽詩也予和爲轉善詩者廣和
爲李子哭之哀踰年猶不衰也予則為之解爲
作雉朝飛以貽之已又效韓文公西方圖歌并
貽之且從而告之曰死者不生還旅郎過哀無
亦有損傷哉且制禮者哭有數服有時踰年而
哀不發也豈其有見於情而無見於禮邪李子
以太痛淨涸涕流已而吞聲訴曰人誰不娶亡

然未若吾妻亦誰不亡妻也然未若吾妻亡之
可痛者方其初歸於琢年纔十六耳即敬事吾
父而恨吾母之不逮也每忌日歲時伏臘如嘗
親饋其逝爲非其天性至孝而若是哉平居雖
不踰户限而親識之貧病者素嘗不知亦未嘗
不救予周給之家事無鉅細率斬斬有端緒父姊
歸寧所携衣裝鐲飾盡棄於冠奩妻乃出已有
以與之恐其惜物而致病也及予痾今官登出
暮歸不得理家事而事有端緒彌然在家日云

予之卒業太學也妻年二十七尚未舉子女也
每勸予納妾以為後計予感其誠從之生子女
各一越十二年妻將四十也乃生一子人以為
真不偶云既又生一女遂嬰産病病中每執予
手泣曰君報政之期逼矣例有封贈毋雖弗省
猶幸乎歸榮吾翁也然吾病勢不能久支料不
克見矣繼曰君性嚴急兒女輩不敢輕近萌我
死後君必再娶或有間言則情不通而困辱無
所控訴往往有後母者有後父其體此意勿忘

諸又以手撫諸子曰我今不復汝顧汝其勉於
作人及勤勵學業已又呼侍婢令其善事我勿
撇闕是非自取罪責言未畢而瞑口剌剌尚有
所囑然已不可辨識矣時嘉靖十五年六月念
又九日也嗚呼可傷也已越四月琛一考猶未
滿遇　皇太子生推　恩贈妻為孺人豈惟母
不之省妻亦不之省矣并致病遺女亦不復存
哭天乎天乎琛何罹此獨苦也予聞之乃大駭而
嘆息曰見其門庭僮僕以為得内助矣而不知

其懿行之多也見其子女慕其多而齊一約儉也
不知其太半無出也婦以不妬為德勸夫納妾撫
其子女無異已出雖隣人亦不知為非事之繼
而且鮮者乎嗟曰祭事莫如隣而豈盡然哉而
豈盡然哉常見世之老而不子者親戚友朋勸
其納妾其妻未有不怒罵者納而未有不因而
反目者或置頓僻處不令與夫交半面接一談
爲甚而致之死地閨孺人之風可以愧死矣孺
人號靜黛同邑義官應高女也母田氏早孀愛

原缺第四十四葉

清世章立人居綠原村因號綠原父聰母高氏
得公晚每會親友三元子孫羅列於前父崒嘆
其子一而幼也座有識者笑指之曰一不為少
允李宗者其幼子耶年十五遊縣學時歸省於鄉
戀戀不忍離將如城父母目送之數里外見青
衣出樹杪問之路人知其登高迴望也道遇遺
金指示同行者取之不為無勞之獲劉分教嗣
榮陞遷王府冷官正當壽日行且有贐三事一
時無禮問之者念秀才中惟公誠篤不隨時眼

受變已而果來三有禮馬乃遺之大笑曰非子
則人心真死矣贈之詩有此際見肺腸之句歲
試輒前諸生江教諭萬實尤愛其文謂可與之
同醉曲江顧為廪生最久年四十始舉於鄉辛
未會試費尚書題奏中乙榜者俱令就教不許
告免公於三場將出自計方總脫跡學官乃更
墮入之耶遂塗抹第五策半篇掌卷者批以有
故免謄而前二場已在取列經房長嘆而置之
甲戌落第歸家讀書更勤苦丁丑正榜比之前

科减五十名公乃中乙榜第三歸而勤苦如舊
時江敎諭已進士而御史矣每對親知談及以
爲一科已淹矣何其久而不第耶已卯病渴至
庚辰九月不起矣公善解說書意點竄時文從
之遊者常數十人以趙提學敦請移教鄉平從
而中舉者有呂賁二生東俗遇重陽必禮拜師
長公適以是日卒以慶入者以弔出哭聲震徹
街坊卒之夜囑其子曰吾家世富 國初嘗以
富戶塡實京師近以差繇賦重族日就貧吾非
讀書門戶幾不能支今疾勢愈急殆不久人世
雖教汝學業將成切勿自足棄却前功尔祖母
年高生養死葬其代吾其代吾欲哭無淚且不
成聲享年五十古人不稱夭者也公事父母得
歡心處弟于于有深情蓋天性孝友豈獨學力
鄉舉例有坊銀花幣盡獻之二親分給弟族婁
子在城不持一錢歸所領路費又散之母族救
衆在監日與賀 武皇萬壽節夜半趨 朝
凡高麗使臣扣問書史疑事諸監生咸走避

公嘗前應酬如響使乃曲躬作禮云舉行有此
進士遠可知不知在進士亦鮮有此者魁軀偉
貌闊面長髯行猶負重屹立如山言不妄發交
無苟合有警敏之智幹濟之才當時若不塗卷
或次科不減名得由進士發身內則表儀朝著
外則福澤生民可述事業止於此竟尔齎志長
畢可惜也今之送葬者甫及襚襞家即遑拜送
者倉黃畚禮起而四走公之葬也掩土後親友
環拜痛哭移時始散去即此可知其素矣脫予
非同鄉或不交其子其行實亦無由與聞此志
之所以在李不可無而予有三不可辭也公以
子貴初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加 贈奉直大
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以其卒之次七日葬於
祖兆娶王氏繼娶亦王氏累 贈太宜人子一
女三後王出也子由進士歷任吏部文選司郎
中陞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女長適盧應龍
次王應詔次袁思艾監生銘曰天道果有知耶
學行如公迺不得列於 朝紳果無知耶華僭

然大有慰乎英魂古有之曰有明德者若不
當時其後必有達人斯則天道之至微而神者
乎

袁母白孺人墓志銘

孺人乃袁生舜問之母大司馬白恭敏公之曾
孫女大宗伯恰靖公之孫女而吳江知縣昇之
女也家世直隸南宮縣人與山東武城縣接壤
而袁氏百尺村則尤近熟知袁為大族而袁浩
則又袁族之出類者擇可而女於袁時方十八

歲廟見後恨不及事其舅并其所以孝舅者而
捨之於姑備極誠敬不但服食能致其潔而已
妯娌以異姓同居易起猜嫌孺人之處齊屈二
氏也情猶姊妹然奴婢之勤者愛之惰者教之
終不忍以鞭朴加之出入嚴自障蔽雖五尺童
子罕見其面歸寧一餅之外雖父見亦罕矣性
惡華侈文繡不輕施於身寶玉不輕加諸首見
者只擬寒素婦更不知原世宦女也乃善相夫
子以力學教子孫以為善二事尤偉昭然在人

耳目久矣子二長舜問邑庠生娶堰城尉鐵寧
孫女歲貢生應吉女也次舜揚邑庠生娶少宗
伯王[illegible]嘉孫女溫台大使希瑞女也女三長適
茂才李紀子沾恩次適庠儒趙文遠子峻德又
次適參議梁謙孫性子滌孫五自舜問出者三
英選初婚貢士陳上策女娶戶部主事劉希稷
孫女[illegible]女也英才娶舉人吳守素孫女庠生應
選女也英俊娶房選女自舜揚出者二居正聘
參政王問孫女庠生曉女也居直尚未聘內外

孫暨曾孫十餘人孺人素不病至嘉靖己未年
七十又七矣四月初脾胃病作亟召醫人調治
醫言脾之病脉緩胃之脉病遲待診後藥之必
收全功孺人笑而婉曲拒之曰據病勢度吾命
數已盡醫藥安所施其功且一袁氏老寡婦也
何得久戀人世已而顧謂諸子孫曰治書者其
勤於讀治田者其勤於耕更各勉於為善不負
存日之教可以見舅姑於九泉而同夫子於一
穴吾志願畢矣已又獨謂舜問曰汝近出張教

諭門下遠在李太常講下吾身後必以張作行狀而求李作墓志銘女婦非如男子有事可稱說慎勿以無美而嘗過譽有累文筆遺笑鄉人淹漸至二十六日果不起生於成化甲辰七月十日葬於卒之次年十一月某日先期舜問果持張狀東來徵志銘如孺人所逆料子乃體孺人之意詳其貫籍及生死埋葬日月子孫男女姓名而行事則具節略為一無文志銘付之舜問歸而勒諸他山之石銘曰懿行潛而光壽年

高而康子孫多而良宜其取法乎一鄉而有聞於四方

大中大夫太僕寺卿愚谷李公暨配葬墓志銘

李氏出自嬴姓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皐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裔孫徵以直道不容於紂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家於苦縣十一代李耳字伯陽者著道德經子孫蕃衍有居隴西者有居趙郡者余祖自隴徙長城嶺再徙於章丘綠原村愚谷祖自趙徙臨淄再徙於樂安鵲村余為先世文未及此因志愚谷發之余為文竊頗效唐荊川明暢熊南沙該博王遵巖委曲而簡古則愚谷愚谷但有作必走使相示甚至半篇亦未急不待脫稿生前既以文交身後宜以文託也欲步其簡古體以慰君地下力不逮況可兼唐熊王衆體哉子才如父遺言齎青州少玄石諫議所述事狀數次西來拜懇志且銘其牲石愚谷履仕途先余兩科然情符契合在同鄉及其

同年無如余兩人者會則每夜數易燭離則每月不之書余先致仕家居愚谷夜過焉時值六月天將曙始散去以母病不能為數日之留約在長山張姓家各以近文及新得相與講訂別愚谷曾不踰月即聞致仕邸報出於權貴所排擠與罷余者同一人也余踈曉然肆辯猶幸得與愚谷同致仕鄒東郭辯不數語乃冠帶閒住矣家事糾不果會張姓久物故而愚谷於嘉靖巳未正月八日長逝據狀生於弘治巳未九月十

乙丑甲子幾一周耳文才未大試壽筭不爲脩
此余所痛惜而致疑於天人之際者也高祖諱
仁美配范氏曾祖諱瓘配劉氏劉爲鵲村人瓘
因內贅遂家於鵲祖廸配亦劉父鉞字大器脫
跡刀筆仕爲饒州府司獄有德惠大寒暑因無
瘐死者事具馬谿田崔後渠志表中司獄配曹
蔡孫三氏生愚谷者蔡氏也愚谷名舜臣字懋
欽一字夢虞號愚谷生而清頴警悟日記千百
言不忘正德巳巳從學於青州李輔讀大學論

語庚午還邑從將忠讀中庸孟子辛未避寇復
之青改從石天奎讀詩國風小雅壬申復還邑
邑西存有兒寬墓寬故邑人從歐陽生授尚書
復以授子孫世所謂歐陽氏學故邑生治書者
十有七八也初司獄君議所讀經傳爲三帖入
覆皿中焚香默禱於庭易詩書三惟手所值則
從之仰探得書帖遂仍其故習更師陳嘉甫讀
書云是年補邑庠附學生督學大興許公首稱
之曰是不已前科名可擬也癸酉妣蔡卒過哀

而不過禮弔者不敢以少年目之甲戌隨父居
通州再師濟南蕭太守蕭三河人持喪居彼其
母太夫人則樂安人也因得識而師之進增廣
及僚生一在丙子一在戊寅而督學則江都趙
公貴溪江公也明年巳卯舉鄉試庚辰會試不
第辛巳父赴饒州丁內艱乃往迎父於饒壬午
入太學一日衆友會文赴遲止作二篇雄奇無
與比者友咸以大魁元期之癸未會試蔣敬所
石熊峯爲主考分考則永嘉葉成規得愚谷卷

驚嘆以爲詞權氣厚學博才高不露鋒鍔超出
筆墨畦徑之外若不拘北卷作會元自當服天
下人矣遂上之二公二公持示高陵呂涇野泰
和王改齋王極稱賞呂以王言爲是令中書聲
音洪亮者誦一卷其一乃姚明山衆遂定愚谷
第一試錄刻其策論不竄易一字是榜號稱得
人而魁元尤多名士未會試前一年邑南大嵇
中忽湧一泉未揭曉前一日汴梁蘇太華見愚
谷貌變奇之大功名將臨豈無先兆哉 廷試

二甲第一原擬上甲以策冒落字添補失格移
下是秋除授户部湖廣司主事部倉銀庫舊為
一役事最繁劇必擇老成練達者典閱章疏謂
之本科安陸九峯孫公時為大司徒令莆田林
汝環出此役一屬愚谷曰是未可令遽在也每
會必問讀何書交何人詩文有未妥字意必面
更之冬調吏部稽勲司主事太冢宰則樂平白
巖喬公也嚴重有威獨奬進人士如不及其調
吏部雖喬公知之實則孫公薦之也二公俱先

婺志八之五十四

任吏部郎清修簡出暇日惟書史是務所以後
各為名臣云甲申夏大禮成推恩父棄官就封
承德郎吏部稽勲主事母贈安人未久調文選
乙酉迎父養於京邸父自饒奔喪舟從鄱湖浮
江而下犯洪濤染暑濕歸而攣號食飲滴入口
遂成伏梁積發輙痛不可忍自踴浮起[illegible]於[illegible]
賢至丙戌正月客死愚谷扶舉歸葬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方殷以大魁元而當要路弔者賻且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極盛見羣歎其盛惟以其中節為難也戊子秋

起復補稽勲司已而陞驗封署員外郎己丑秋
調考功庚寅冬養病得 請避權貴相忌托病
而逃之耳癸巳赴部補户部湖廣司員外郎陞
浙江司郎中盡心國計不以失清要而有愠色
其與後所排擠者蓋兩權貴也何權貴之不能
容人若多耶取今之士惟文不蹈襲守不屈撓
者斯可貴也愚谷每憤文體如粧粉骷髏官態
如牽絲傀儡則其所作與其所自持可知也已
當事者承望權貴風旨將處以遠惡地王遵巖

婺志八之五十五

在文選力爭之陞江西提學僉事此甲午年事
也愚谷以學職乃人才所係江右為文獻之鄉
考閱無時振作不倦去留精審條教詳明士風
丕變而人才輩出往惟留心應出好題無忌諱
者詩廢風雅之變易廢凶咎之文書廢金縢顧
命之策禮廢雜記喪服喪大記三年問等篇春
秋廢雨雹日食地震山阤之災弑殺崩薨卒葬
之書愚谷一切命題諸生始覩全經矣遠年如
邵文莊蔡虛齋李崆峒近如汪青湖蘇舜澤蔡

可泉與愚谷是皆提學江西之出色者也尋轉南京國子監司業與倫白山鄒東郭二祭酒同心一德迪教育才監丞有繩愆册博士有登善簿助教學正學錄檢書有時典簿掌饌錢穀有考堂友長必推擇有行擬例以公舉事以實監規嚴而可稱賢士之関矣無何乃轉尚寶司卿尚寶在南京為散秩・禁城四門留守指揮以銅符領把總以下若干人人一木符都督府持令牌入五兵馬亦各持令牌入每三日一易卿

但視其交承符牌無闕而已辰巳二刻即可完事餘日得閉門讀書愚谷未及不惑之年棄世所尚詩文而讀漢人經注初則苦其精嚴難入已而知其指歸在爾雅爾雅本六書六書如五味使相為用邊旁一也篆當然者隸楷亦當然可使經文亂俗輩哉易詩書儀禮戴記左氏春秋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卅則質以篆隸與增廣韻旁及唐陸德明音義工未半而陞應天府丞戴龍山為僚長以留都乃根本重地士夫淵

藪財賦所出政治所難允不急事務無名徵費一切停罷又均賦愛民平物減價彼都人士無弗稱善者自甲午為提學至此在外在南凡八年始召還為北太僕卿識與不識咸稱慶以為由此可大行其志矣因　廟災自陳未覆任而解職閒居幾二十年撫按累薦未起尚有待也豈意其一疾竟不起哉鄉居則在未村城居則在惜菴及息廬所著有戶部集符臺集夢虞詩集而五經字義則成於閒居日詩似枯削而有

古意文極精覈而得古法晚年尤刻苦片紙數字亦不苟余嘗以書戲之曰君作隸去皮存肉去肉存筋今則筋肉俱盡而獨存其骨矣畢竟如畫易卦而後已乎時有所寄或值文客在座讀之難下余則朗誦如已作不惟多見而知之亦且相投而愛之耳愚谷蒞官行法居鄉處人言語揖讓俱詳慎謹密至於關有司貪殘大臣進用或及匪人則蹙形辭色不少假借出而事業雖未盡然已可稱說處而崇祀立祠恤貧敦族

自奉簡約其美不能悉書至於削跡公門忘情仕路士大夫之賢者夫人能之在愚谷不足為奇節配張氏同邑處士肇女年十九于歸有賢德懿行宜其家人閨於閫外愚谷得其助為多生於弘治庚申六月十二日卒於嘉靖丙申八月二十四日葬在次年四月十日生封宜人沒祔家廟年雖不永亦女行中之出類者矣繼配封宜人朱氏益都封君斐之女子歸日比張少兩歲生於正德庚辰九月二十一日卒於嘉靖庚

子九月十一日葬在次年七月初二日其賢行有愚谷自撰志銘此不必贅述熊南沙嘗表朱志出自崆峒左夫人然可謂青於藍矣又繼配傅氏亦封宜人儀典衛經歷應祥女善持內政以待幼子之壯愚谷可無身後憂子三長才太學生聘同邑司訓許君紹女次韋聘益都處人宋君延年女俱副室周出次枝聘同邑引禮將君時女傅出女五長道同邑吏目宋君尚賢男太學生元暉次壽光太學生劉君士雲男庠生三德次

憲副程君紳男進士鳴伊次鄒平州守孫君文瀛男太學生養初俱張出又次益都大司馬陳君經男藹瑱愚谷初癯長漸體厚且豐面白而潤喜飲酒得痰疾口澁於言足艱於步然飲且不輟以至大故葬在邑南祖塋次去城七里許實嘉靖庚申三月初四與余家葬事同日不得往任執紼之役何敢坐惜執筆之勞但不能彷彿其文之一二豈足以報相知於萬一哉銘曰

潛心六經之府不徒為一代之文人致身三品

之貴亦可為兩京之大臣埋骨七里之墟詎不知為三齊李愚谷之古墳

累封恭人邢妻孫氏墓志銘

辛酉夏中麓子將出城為避暑之遊偶遇纍纍扶靈舉者後又一舉繼之問之行路人知為都察院僉都御史西原邢公尚簡之母與其妻也邢以廉德兼才著名久矣天乃奪其慈訓并及其良助哉抄秋中麓子將出城為采菊之遊因過龍岡張亞卿寓所候其病目何似龍岡曰牢

而已然然須靜養有邢恭人志文繫心尚未及
屬草也方欲往造請代今乃不期而會豈非事
合湊成哉小麓子不敢固卻亦不敢直任第告
之曰公以文筆聞於時邢有專托其太恭人志
許亦名筆也兩文相埒相知中固當代其勞奈
轉托非其人何既而龍岡過中麓子書院申懇
西原適亦遣使告期且速文勸石蓋龍岡以鄙
人意在允否問寄聲西原令其書來併懇中麓
子不得已唯而問之曰濰邑王柱史事狀雖可

據公狀已應諾志之矣幸指授大旨庶不失求
者與應者原意龍岡曰嘗同官於兩都以是熟
知恭人賢不獨以鄉曲故中麓子又採諸鄉曲
所聞總為志以付之曰恭人孫氏萊之昌邑道
昭里人祖恕禮部祠祭司郎中父旻太學生科
第相望號稱右族大姓母劉氏以弘治甲子十
月二十五日生恭人劉早卒鞠於繼母李氏字
於同邑西原邢公西原父時樂以太學生累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朱氏累

封太恭人初邢父與其丈同師事齋司訓雖曰
同總友朋不殊同胞兄弟及兩家各有子女遂
定為婚姻云定後嫁娶俱在幼年一將笄一未
冠笄者即知婦道未冠者已為廩生嘉靖辛丑
由廩生鄉舉第進士歷官大理卿恭人食不厭
糲棄殘衣惟補縫澣舊其節約出於天性而貞
淑恭慧亦其所性而然內黨有知之者稱其布
裙出汲有孟光之風井臼親操守曹昭之箴釁
膺褒封之典身襦首珠見者爭羨以為榮幸之

至稀闊之逢恭人止知感仰　國恩不欲誇耀
閭里冠服非有大吉慶及正令節惟藏之篋笥
中耳恨不終事其舅而其所以事姑者誠謹倍
加能先得其意况有拂其意者哉西原敭歷中
外垂二十年每任必與恭人俱而太恭人亦無
不迎養在任者以素安其養不苦苦戀家也西
原有一弟二妹恭人先時撫愛及時婚嫁咸適
其宜族人長少疎戚往復贈賙無不各得其當
於雅常寬容御下而下皆起畏雖不苛細求事

而聞皆與知門內閒外日長肅肅無喧囂聲
產二男五女悉蚤殤即勸西原置側室以為生
育計妾有二女長許聘通政司參議宋繼先之
子之歐次許聘舉人李源潔之子某恭人視之
如己生十女九姤其陰性則然若恭人者豈非
千百中僅見其一者乎太恭人以病京邸恭人
晝夜伏事䟽食不時以藥餌而任積勞兼之憂
泣易於為病而病作矣太恭人以五月十四日
不起而恭人亦於十八日繼之矣得年五十又

八在他人不為不壽在有德者則為促而下矣
然徽名傳於身後厚祿享於生前似非人所能
及不可不謂之天定也葬在卒歲之十一月初
四日塋在昌邑城之西依其祖銘曰稱人之賢
必本其父兄所自微女之賢惟在於孝敬無斁
恭人以官族而素有家教在同鄉出於其類嫁
而夫婦相敬如賓孝其姑如其母氏豈惟孝敬
蒸不妬忌撫妾之女如其生女後必以妾之子
為其令嗣事皆據實書之是為恭人之銘是為

恭人之志

通奉大夫雲南右布政使脉泉李公墓

墓志銘

脉泉李公未卒之前日遺書與予屬後事而托
以文為尤懇未葬之前月子美中持自所為狀
請墓文而其辭為尤亂而得其門客王永壽
狀而其事為尤詳目其所據之狀而手其絕筆
之書三作三輟一字一淚而文之曰李公諱晃
字端甫世居明水鎮百脉泉因號脉泉人無遠

近大小咸稱曰脉泉先生云章人自棗強徙者
十有八九祖成聚生志志生梅梅生秀秀則公
之父也生為善士歿贈員外郎志猶棗強梅以
下蓋三世為章丘人矣母太宜人康氏以弘治
庚戌八月十六日生公於鎮之南隅卒於嘉靖
癸亥正月三日鎮之正寢葬在三月十八日鎮
之西南原惟為諸生及宦遊則在縣與以方共
致政生卒咸不出其鄉矣公天性敏穎清修簡
朴謙讓體若不勝衣而志則堅如石七歲不作

皃戲十三而得師承從學於鄭鑰為奇之許妻
以其女後封宜人繼娶于氏終所事而守其喪
者也公在邑庠十五年甘貧守分苦學殫思家
絶糧而不為閒書有疑而力求解年雖後生試
每前列江都趙具區提學首愛王杏里次則及
公朱發案之前扣問三教官諸生中誰可一二
名者獨劉分教舉公趙乃是之而怒長教不知
人歲丙子果同王公舉於鄉士有先舉者其未
舉士見則避之雖密友戚屬恥與同行習以成

風久矣公先不避已舉者舉後亦不為人所避
是固已行而人效之亦以素無上人之心㨿以
默身而潜移之爾丁丑會試不第歸而讀書長
白山薪之朝爨食不宿飽鄭宜人悉取嫁時衣
粧鬻以資給之獨留一紅衫意若不惜故縫衣
記得初按茜也久而亦鬻之矣平生最愛書冊
口所熟讀手所不釋者略無點污損壞或片紙
隻字誤遺於地及同舍棄擲斷簡殘編見必投
諸水火桑園有書舍三楹忽山漲突發平地水

高一丈居民棲於木末始得不死二楹已隨流
而下獨藏書一櫃如故水落移書甫出而舍全
傾矣見者以為愛書之驗云水後家貧愈甚父
殁棺斂僅足成禮人雖不病其薄公則大以為
恨因而感疾幾不救親相知苦勸免從食粥節
哀得終大事有富室請為館賓賴涉遷愧不告
主人負笈徑歸遠避人事潜修僧野莊莊鄰萊
蕪去鎮五六十里携糧可供三月者乃癀而為
五月之用宜人在家日止兩飯然糊粥也存

節精鑿米麥用以養其姑入監胄與天下名士
為舉業文如陳芹山陳愚泉等皆會友也不惟
文成家而材堪用世矣丙戌第進士出知魏縣
魏素冨饒連年荒歉民皆扶老携幼就熟於河
南其不能行者將自縊林間公從府謁回偶見
之哭于衢舒內外驚訝莫知所以詢其從吏乃
以道多流亡對扣算倉粟庫銀足賑數月申報
不待允而已唱名給散粟散盡又告飢于郡守
借粟四千石僚佐咳以勿許守不之聽民賴存

活名聞遠邇歲登如數輸粟尋對倚佐繼不絕
口且云非自有主幾誤乃大事津決溲非澼水
之居勢不可保民皆倉惶轉旋公力止之乘扁
舟泛泛於怒濤橫流中如鳧鷺然隨其決處命
衆多方塞之已而河不為災民有巢居者攀樹
悲號以為再生父母即此二事足知視民飢溺
由已飢之由已溺之也賦輕差重沿襲遠不記
年公創為地丁之法調停劑量輕重適均兩悅
善其法令旁郡邑效行之迄今不廢蝗蝻叢生

民失有秋之望乃單騎郊野督鄉長集午夫捕
之或以粟易之不惟河不為災而蝗亦不為災
矣猶恨未布秋耕之令以暴其種耳有兄弟爭
田者效古人閉閣思過曰毋亦身教之未至耶乃
申明教民榜文更置木鐸狗于鄉朔望率父老
生徒謁先師廟畢升明倫堂講說孝親敬長除
師親友之道兼詰難疑義或課其文優者勞之
劣者教之俾知嚮方又考訂古禮習於學宮冠
即行冠禮婚喪即行婚喪禮修廟學嚴祭祀牲

時樣神居士之地如漏山堂撒鄣亭祭如鄉社
謝雨祈晴苟且了事今一切改觀工部行勘合
取石工有司誤以為工銀已有解價送府達部
者公獨申請部中駁解明文適以是日下府乃
嘉公精慎而惡他有司之漫不經心者田產豈
贏閭閻苦樂無不周知存恤有失其馱錢驢者
行人得之候主不至即以聞於官四年之間盜
無縱橫之虞人免牽連之獄士夫往來兩觜米
菜外無餘品有相戒而由他道不之魏者至其

自奉亦惟一米一菜而已嘗以公務過真定徑
期未歸所留米菜俱盡將以錢易之遍索大小
宅眷錢不滿五十文苟子不欲所以道不拾遺
而盜賊歛避訟獄衰息也將考滿而陞內臺經
歷職在差撥巡按御史道里有遠近美惡輒起
爭端公惟請之堂上以年勞為次稍參以原籍
相近者庶乎民情風土相宜再踰年為進繳精
徽狀填職名同佐院王定齋獲譴左遷均州同
知州守劉魁江右名士也與公雅合事必諮訪

而後行如平徭役興學校徹淫祠皆得與謀者
也後闢書院頒令教士不以吏事累之未幾陞永
平府同知時府守王姓者偶一事不便於民公力
爭之王不以為德而銜之益深公佯若不知事
之知劉州守王遂感悟亦即如劉之相待者尋
轉南京戶部員外郎再轉郎中留都在仕途號
仙吏戶雖徵有事然亦多閒日得與衆士夫結
詩社已又從游呂涇野門下潛心道德性命之
學以陞杭州知府別去杭當數省孔道為百貨

輿區過客無虛日應事鮮暇時公雖無厚貽卻
不失薄禮固無稱之者亦無毀之者積之日久
人咸服其廉而誠當時似無赫赫之譽去後則
有悠悠之思至處皆然不但在杭如此織造龍
衣每季銀數萬兩必先呈樣於府留樣然後支
銀每百金率兌其一公則不留不兌機房感之
以為數十年來僅見有此鄉飲賓惟敦請名位
尊貴者殊無尚德尚齒之風公固不遺尊貴無
及齒德人始以與飲為榮期年始至西湖[illegible]

罷五嶽黃山人其不以浪遊廢事可知人言非
杭不足以置公非公不足以治杭真知人哉忽
聞太宜人訃音不俟交盤即推印佐貳而行太
宜人昔曾迎養官邸後以戀其子孫不能遠離
兄弟四人公居其次鄭宜人之處妯娌各得其
心姑尤安其養不然老親在家欲終養又不許
非得賢內何能久處外方哉哀毀如喪其父而
喪具則甚厚見者不以為踰蓋前以士而後以
大夫也服闋補任處州府處在萬山中古括蒼

地也俗獷民悍況出礦聚盜星士王政奉　欽
依取礦尚且不得其死公惟寬以蒞之順以治
之鎮靜不苛易直無田民皆愛而畏之矣祭用
古樂宴屏新聲二渠利溥湮塞三百餘年百計
開濬復其故分派御衣銀一萬兩設法措置而
衆不知　奏減秋糧米數萬石雖甚災傷而民
不困簡任才賢表揚貞節其尤長也除北院南
曹數年餘悉遷迴州府至是晉大名兵備副使
始免僕僕跪拜之勞列銜河南兼節制山東附

近地方東人鮮有得之者吏部為重任求人不
以鄉井拘馬前此本道日費出自所屬州縣月
有數百金百姓坐困不可當復任首行裁革月
止解銀十二兩著為定規白蓮社紅羅女首倡
妖術亦兵於鉅野單縣聲言將過大名公因精
選民快出駐東明嚴以待之妖賊聞之不敢南
下爲民恃以無恐有中貴解湖南 皇莊銀兩
在河南新鄉被刼 聖天子震怒遣杖巡按御
史侯廣已死巡撫柯相戴罪立限捕盜即有

新鄉巨奸郭貴希圖厚賞誅于滑民渠淵潘民
康艾以民兵所乘與盜馬類馳報撫臺擒去苦
榜誣服稱引滑之富民鄭輔等贓寄其家乃以
參議趙廷松帥兵次城下趣取人贓公先以推
官王德至滑邏護勿為彼所得次日公亦至焉
抗拜良民非盜不過假此以釋已罪趙語塞又
知不可奪詠以利害又不為動急出告之撫臺
而參劾之疏上矣公亦具疏奏辯俱未及投進
而真盜在京已獲趙後語人曰廣大事當如李

其為民而忘其官當時如不獲盜禍且不測一
官何足惜耶此事大有關係因并敘名詳書之
三載有陝西參政之擢甫居隴州有如註選政
務多在平涼 宗室強梗人難提取事多阻閣
公以禮告其賢者以法繩其強之閑親者不傷
大體而威令大振與同王總督花馬池防秋有
功得蒙 欽賞銀幣一載又有本省按察使之
擢往惟拘泥成案不為下民伸冤公自以法官
之長但涉疑獄必為平反如郎中趙統輩是已

故翰林王槐野有執法不撓使無辜而坐者復
生義不得之長安為土人謝之之語將應朝而
擢山西右布政使竟以執辯獄情得罪御史論
調四川參政吏部知其枉連復按察使及右布
政一在貴州一在雲南雖云遠方是亦公道有
在也不以夷視其民不以挫渝其節開心見誠
虛已應物衆悉望其入而大用丙辰考察[illegible]
屬官乘機陷害以老疾致仕時則年乃未衰歸
[illegible]登高眺遠善飯疾行者八九年病洞泄五六

月尚不用扶掖而後歿近聞外傳有未生擴而
以老壽著以此較公所得則已多矣貧而忘其
貴官而總其官惟致仕則喜其致仕而不忘素
不禁為城市然士夫一時同在林下者恭揖但
閑會及一應人事歲不止數十次如城我越宿
易日而後還寓身於山水勝處而山水之興更
濃宜其宦情淡而世味薄也遇農人則教以及
時課耕遇士人則勉以惜時勤學非禮不狡非
義不受非書不娛笑呀呀不輕然物語溫溫惟

恐傷人仕則循良漢廷名吏退則篤厚田間逸
史也食飲有節財物必書酷信陰陽種植興造
時日不肯有違不知者以為迂而識者樂其真
其有病民或不得其平者約衆告之縣大夫聽
與不聽付之無心念父葬之薄則不忍以身處
其厚思母氏之儉則戒子女以務去其奢兄周
及兩弟得坦死但有觸則溺垂家產素為屋分
地二十餘悉推讓同氣所遺子女隨時婚嫁與
己子女不殊女有嫁而寡者亦即歸養於家旣

寡夙興歲以為常是處皆五鼓惟杭則四鼓而
家居遲起亦不過黎明內無侍妾外無雜賓生
前無厚積死後無厚遺觀其在魏而辭千金在
處亦辭千金在陝辭二千金在大名辭四千金
其辭百金數百金者不可勝計自奉儉約尚不
足用況有厚積與厚遺哉嘗以知人自負作人
為功不但在鄉知予及右川康太守於黌校中
在魏如申考功王舉人即作狀者劉貢士輩為
河北三傑在鈞如馬御史在杭如高祭酒蕾

則高憲副成安則蔡主事兩兄弟陝則周郎中
王兵司亦兩兄弟處則戴行人其他隨材成就
者亦不可勝計今之為政者大率喜立碑祠以
欺人詭稱祈雨以欺天公于魏于處禱輒有應
而且殺蝗而魏有生祠處有去思二碑及禰雨
碑記滑祠丞推府而志書云當以改祠公以奉
公命保甦功不專王初不知而志特明之去任
既久或復過舊治民無不注而紛送者別初別
之時耶即此可知碑祠祈雨非可偽為官不惑

民民不畏吏吏不諂官雖無碑祠及祈雨事甫
何害耶他無所嗜惟嗜讀書在疾中枕邊猶自
有書詩有古意文有古法每一篇必沉思苦練
遲久而後成閑作時文亦然親迎在正德辛未
年已二十二宜人則二十一不知其作文偶閑
呻吟之聲誤以為病而問之娶遲又能寡欲而
算止於斯此理之不可知者也公之儉朴出於
自然而宜人殆有甚為其為冢婦謂非分定而
何操井臼執炊爨竄遁勞瘁不但不以告人雖
其父母亦不之告也順夫子而不見戚言語嚴
姑而常有懼色喜則入而問安怒則跪而待罪
公有兩弟兩妹同居兩弟長各有室或有間言
宜人置而不辨但云天下寧無屈死人然堂尊
在閨閣中哉弟之未室也共議為宜人長子求
婚魏門宜人以為叔長而無婚乃先已子不可
閑者嘆羨宜人知禮隨任不遇數年在家事姑
者十八年衣經數澣見者不知其曾受封也嫁
五女雖奩止可敵中產以下者居嘗訓其女云

官多壞於妻女貪置華衣首飾官溺愛而不[illegible]
之坊因之墮落名節汝父辛勤二十年始得一
官可俾汝曹壞之耶公之能收養嫁娶姪女輩
皆宜人有以助之也非得內助孝服事乎外者
豈能一一照及耶僕婢有過犯應責者不假他
人手恐有輕重其間所生子女小過亦必聞於
公共為處分諭使之改意以人家子女異日不
肖斷門戶始於為母者遮護而父不知也距其生
弘治四年六月十六日卒在嘉靖二十三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次年二月初七日權厝於鎮之
東南山下今將啟而同公葬於祖塋子二俱庠
生長黃中卒於母後父前娶魏氏省祭藎臣女
次美中娶謝氏貢生九韶女女五并子俱鄭出
徐更化韓鯨張大衍張汝楠尹自正皆其婿也
韓以下俱庠生尹則　德府禮生孫男一名潛
聘監事高明女孫女二一許聘監生高照男一許
[illegible]龍岡張亞卿孫官生承世男俱幼公之父贈君與子
[illegible]為忘形交公與子生同鄉仕同朝締同遊拜

簡往彼猶適家生黃中又曾受學於予存日[illegible]
受詔作疾革所以獨以墓文相托敎日間手書
百十言大小俱有次序其遺予之書大意言此
後無復會期病中承記念諄教顧自不愼有負
良言予弱百弋望扶持墓志銘敢以相累云云
言辭字畫不減平昔豈意其　竟不起哉會江
文通於孫緬任彥升於劉夫人韓退之於[illegible][illegible]
單用韻語而総稱墓志梁簡文於何徵君卹子
厚於襄陽趙丞邁之於孟貞曜文與[illegible]語[illegible][illegible]

而亦直稱墓志王融於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
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志銘又退之
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而亦謂
之墓銘由是觀之文亦志也志亦銘也予惟從
俗從後世序事於前而為志韻語於後而為銘
銘曰歷官至二品祿不可謂之不厚在世踰七
旬年不可謂之不壽子女多而孫必更多神不
可謂之不佑周流兩都六省五郡縣功不可謂
之不成名不可謂之不就世猶惜其志未盡舒
而才不大售葬同於其妻福餘於其後事可傳
斯銘藉之以永其傳吾可謂之有年而人將謂
之不謬矣

鄭府右長史致仕進階朝議大夫三溪王
君合葬墓誌銘

齊東三溪王君十五年前與予相聞而未相遇
十五年後與予相會而且相親蓋予自繼娶王
門後嘗以吉凶禮四次如齊王君亦王門之親
也初次值其赴任再往值其陞任三則叨擾而

送予於舟中四則含哀而弔君於堂下曾幾何
時常變事故如游雲無定死生亦大而可哀矣
疾況遺言諸子皆能支持門户無後憂獨以未
見第三子奮發文場為齋恨耳卜以嘉靖四十
二年九月九日葬於城西南祖兆即第三子映
為之狀據狀不惟可作誌銘亦可不負其父之
期望矣諸子謀之[illegible]親勒石有文所以藏幽待
遠誰氏可秉筆者敢以予文有虛名言為實錄
覯雖遠親交乃舊交而邑為隣邑何必外求耶

予父欲以文為戒先自誌文始將書片紙於座右絶求者待書告以有宿逋未償暫已之諸子同其親至章城外即聞其事驚嘆以為猶自有幸不然嘗不見面徑返矣予諗其謀於衆而斷於獨又親情友誼不忍遠也不終日遂以文授之此去塟期尚遠嘗恨作文者十人而九懶散稿雖脱而日已逼晝夜忙併書不成書刻不成刻搨本又不能多得或有全悞其事者古云遲不如速惜予得不償失耳文曰王君諱一鳴字

子默別號三溪長兄監生一鶚次兄一鶴而君居第三取號不惟因其地而亦隨其行歟王氏原冀州棗強縣人始祖名德以洪武初年戍遷齊東占籍坊廓三圖為壚法事編戍遼東娶鄭氏生五子四子俱隨父獨留名謹者持其家謹娶李氏亦五子名瓚者娶劉氏亦是五子三世總十五子出於一母而同於五數無乃從軍非其罪天特以是報之耶廉守身清純良謹厚咸一德於古人而加一紀於古希壼鄉評而與蜡

賓衆 國恩而錫壽壽娶張氏生子淵字文深自號枯崖不嶶商而為儒生勤苦讀書遂以麟經魁山東鄉試出知河南柘城縣善政清操理人策獨高唐制循良傳不媿漢廷娶閻史二氏生君者閻氏也君生有異資勤偕同學見書即讀讀而能記讀書即解解而能文蓋記解作三性兼有之者也隨父任不自知其為公子得師訓更借助於良朋試童子科而首取於縣大夫備弟子員而亟稱於趙提學然謙退不敢先人

人咸羨其幼露頭角而弱冠却斂鋒茫書聲不聞於朝暮文義尤長於齊秩繼趙督學者如浚川王公鳳岐高公南洲應公皆傳示其文以式東士岳雲石以行人司司副因言事謫簿齊東近而且便即受業於其門學益進而文愈工亦以父所治經於嘉靖十年中鄉試而刻其文一篇鵬飛大有志於丁年蹭蹬父不伸於甲榜曾預請於親而不必商於友決意以舉行出仕遂投牒吏部除授河南林縣知縣履任後即迎養

其二親未仕前即能服爭大衆以開其在途慈
愛之言而覩其詔顏殷賓之貌云興學重士存
寡卹孤聚流亡散倉廩賙有德而逐無頼罰有
罪而輝無辜有南川八里人民雜處於百里之
外山澤之間恃猛悍而負險阻歲賦不輸府縣
避激變之名置而不問遂使近者不伏而良者
效尤君乃諭以輸賦乃民事豈有力田而不賦
催賦乃官職豈有遁賦而不刑有如約者量加
賞勞終負固者罪其渠魁人無二心縣稱一治

桃源洞口有水注及泮池居民汲取便於鑿井
乃謝塞歲深君即率夫役荷鍤畚決其塞而尋
其源水行如故復合之以黃花洞水順東門而
灌城池地形迫異而天塹可方也虜大舉入寇
由鴈門直拔太原他郡縣悔恂有被殘破者獨
林縣民有所恃而無恐虜無所掠而空歸太行
蟠踞西南草寇出沒無定有蘇彪者嘯聚千人
由山西據南垣峻嶺爲盜劫掠村坊害及旁郡
二親懼而思歸君情欲留而勢不可違徙僕并

的親護送還其鄉於是廣謀猷密哨探精選武
勇幾捌甲兵較藝習射人人奮躍一可當百親
偏矢不捣其窟巢賊首就擒餘黨潰散能譽由
三司而達兩臺歡聲不數日而滿諸路也地方
平定月餘聞父訃音乃驚仆於地蘇而號泣呼
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強起交代倉庫印信於
縣尉不辭上官而行至家哭仆一如在林聞訃
時衣具祭儀一以循乎禮而哀則有浮於禮之
上者父在官日比君廉慎仍過之產業一無所

增有舊宅一所可直百金自知疾不可起召族
人有主持者立一券曰我雖三子獨季子能竭
力奉養使我無一拂意事者史氏作証非是父
母有偏愛旌善酬勞國有常典而人家顧可無
之埜事甫畢母即出券與君君受而藏之袖中
泣告其母曰幸勿露出原意人子養親乃分内
事豈圖爲是耶所餘俸錢尚欲買田宅以贈二
兄之孤婺翻據所共有而爲已有其可乎遂召
姪輩分給之任其居處有田若干畝亦分給任

其耕植世有父在而欺其兄兄殁而凌其孤為尺地寸土争鬪而傷骨肉之情若聞君之風不媿死何待耶服阕補任山西之馬邑緊衛鴈門關正虜騎必由之路人皆為君危之有勸其棄官或求改教職者君曰事不避難乃匪躬之節義不辭勞為許國之忠鯨波乃見操師之能羊腸方識王良之技遂毅然之官至則正值罔總戎奉　綸音築邊塞君首與其選分地在西哨雙山口黃草梁琵琶溝長城東若吳墩水磨溝嶺鐵裹門小鵓鴿谷陽和後口數處日走龍沙亭障夜宿虎帳油幢勞不得息食不宜時卒徒屢驚邊聲四起九三閱月工訖言旋憔悴無復舊容妻子見之錯愕如不相識而君則怡然不以介懷　朝堂嘉其績賞賚特厚視篆後見西南城角被桑乾水衝塌即有改作之志因邊行未遂至是積財動衆將為百世之計議者顧爲異同謂往年于少保倫之卒無成功君之籌畫已定不因人言撓惑即料算基之遠邇量縮工

之短長先于去城里許開渠以殺水勢衆乃歎工因多募水手持利器次新堤別令囊沙落石塞舊口忽大風驟起擁水上流不移時舊道塞而新河通識者以為有神助云歡聲溢於一城興辭來自當路聲光日耀雷轟不但昭昭在目而洋溢瓌又病士習之陋而舉業之拘也乃為之指明理性改觀時文而士氣舒文體變矣俗敝民刁均徭難審君則先期嚴示臨時誓神呈曆甲丁列於堂下細察備閲陞降務合輿情有不服者憑衆從公聲說待其無言自去不呵譴也鄰境如朔州渾源懷仁等處告頗覆審藩司知其能順民情而遍委之撫按連章交薦拘於不由甲科止陞蔚州知州縣去州四百里居民遮道相送行入夾道相觀亦有直至州治者歲餘北虜復大舉入寇過舊治城下望見垣墻鞏固樓堞森嚴一鏃不敢飛而秋毫無所犯閭邑軍民追念移河保障之功陳之上官請入名宦祠遂允其請且多褒美之辭不知祠中今神

牌耶塑像耶生前享其名歿後享其祭矣蔚自
石敬塘竊據至我　朝而始屬中華雖已改其
舊轍而囂風猶有存者禁贖堆積如山須得高
才剖決如流百事方不廢弛若君者可謂得人
矣至於遊騎雲屯萬計行糧日費千金一皆仰
給於州君能多方區處致免臨時徒勞有暴横
者以軍法從事不推事不煩而民不擾乃亦軍
不驕而民不知常言稱宣府教場蔚州城墻為
能甲於三邊而名於一方然歲月更移雨風摧
剝墻壞而敵臺隨之門壞而樓櫓隨之君欲葺
之而未敢專也適梅林胡公按部至州得以面
陳其詳而身任其責既有犒軍羨銀又有庫藏
贓罰工大雖資民力功成不費民財胡公再至
登眺之餘喜動顏色命具禮詣兵曹索正郎尹
朔野為文以紀其實及復　命薦君為三晋有
司第一代胡者以一事忤其意獨不之悅有所
關白輒遭阻遏虜中奸細六人由黑石嶺偵探
入寇之路邏卒得之例應陞級巡院乃棄而不

報有舉人尹玉被雠家匿娼婦污之其人即朔
野父也新巡素與之有隙急令杻解將快其忿
君乃遲而不發惟中文代白其寃新巡恚恨陰
究受制豪宦考語大朝因此改調寧羌州當時
官父而名方著民安而望更隆内則部寺外則
可以趨遷握在掌中而近在眉睫翻為所不悅
者擠陷至此議論紛然不平君亦畧不動意即
内棧道趨州州乃古蜀與元之域地方遼邈深
居萬山之中當羌徙訟乃其故態亦其故智也
君乃振務更其弊務令改革有陳武若獄官挾
吏恣姦詐財遣隸勾攝至公庭搜得袖藏狀詞
數十紙引例當得充戍之罪并狀草及平日羅
織事蹟甲於督府許允遷發民始知懼而風漸
移俗漸易矣廟學尚建將七十年瓦零木腐簷
壞壁傾聖賢無以棲神師生因而廢學君乃取
棟梁於西山取椽題於附郭而石亦有地陶亦
有人又處置緡錢以雇役自夏徂秋廟學改觀
而教官宅舍亦報完矣漢中稱學校以寧羌居

[illegible]娶呂氏武定光祖女曰昳廪生娶馬氏監生
第以繼劉氏鄒平通判溉女曰曄監生娶劉氏
澤丞奭女曰暘　德府奉祀娶孫氏鄒平監生
長海女孫男八曰綰聘閻氏謹女曰純聘劉氏
省祭經邦女曰紋尚幼俱曄出曰綿娶李氏監
生思敬女曦出曰縉聘馬氏監生學易女昳出
曰紀聘常氏省祭軒冕女曰維聘辛氏章丘尚
志女曄出曰綬聘牛氏監生大儒女暘出孫女
十曄出一許聘武定毛忠男翀曦出三一嫁

監生李文明男可久一許聘歲貢生潘儒男天
衢一尚幼曄出二一許聘監生馬學經男騰蛟
一許聘省祭田桀男淇暘出二一許聘廪生張
九卿男賢良一尚幼大允別郡縣則書之其不
書者皆同縣人也官秩已尊仕途亦久名譽遠
而子孫多福履長而德行重君其生為全人而
死其全歸矣世有將終恨少二字者為進士也
然有得乎此者固無貴乎彼矣四任奬者二十
八爲者一十二予為人作文往往錄其奬[illegible]

以一人之知識有限而衆人之聞見無窮又
於家者或不能詳其在官事也君之獎檄始置
而登薦剡者畧書數事亦惟取予文未盡而君
政有合者耳如曰存心廉靜政尚公平威令行
而吏弊咸除德澤溥而民情貪順如曰操守不
愧官箴文章可飾吏治脩舉之力甚勤謀國之
功丕着又曰政務寛和才猷練達前官敝邑民
懷去後之思繼擢繁州人有來蘇之望又曰地
當久敝而撫字多方時值難為而撙脩(?)道內

安黎庶外拒驕胡狀後數十言不必摘錄亦可
領而存之體貌魁梧性情豪邁處事和平接人
爽快持身甚謹待下則寛不念人之惡不矜已
之長里閭被其惠宗族感其仁居官而黎民懷
之承委而上司才之既殁而遠近哀之諺謂知
子莫如父而知父亦豈有子如者哉生平所作
有三溪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行將刋布於世
銘曰檢身而終日乾乾勸善而巽語拳拳登仕
而束帛戔戔宦久而歸與翩翩樂閒而詩酒年

年嬰疾而一命懸懸環哭而血淚漣漣塋曰正
雝菊鮮鮮塋後將宿草芊芊子孫如瓜瓞綿綿
福蔭如雲山連連歿世而人不忘者亦以其能
親親而賢賢

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西嶼董君墓誌
銘

盂都董君汝瀚字子匯號西嶼父𣂷祖彝曾祖
彤四世而上譜逸不可考父以君貴贈太僕寺
丞母劉氏贈安人妻徐封安人生子楠庠生娶

主簿楊傑女次子李妻丘出女許叅議澄甫孫
劉三俊次許舉人惟敏子憑子寧許舉人惟純
子彭濂指揮雲漢子篪鳴鶴太常卿銳孫劉三
謨乃其三孫女也君自成童後勤學強記進學
後博識能文受室後從遊於曹倚之門去城四
五十里不顧其家父之或課士自給至於歸齊
姓遺金而其事尤偉甲午薦鄉書後受知[illegible]
叅酒同石舉人脩儀禮及選得建平縣值[illegible]
乃旅浮費壘賑恤以法繩宗訓之橫治圩[illegible]

佑之稱築堤瀉鹵得良田萬三千畝其他惠政
類是者不能縷陳宜其朝覲為首令第一而撫
按交薦四十餘次也辛亥陞太僕寺丞因廣濟
郡城備用馬匹兩歲預征民不堪命君以外衛
稍緩　奏准歲免三分之一市馬遼陽架木為
式令馬戶自驗其下痛革醫獸夙弊一種馬可
破一家之產到即與印直隸山東受賜多矣甲
寅奏績褒敕有精勤無怠茂功慰朕之語陞南
京戶部員外郎監收天策等倉事不留宿信不

失期納者如蟻不絕委権淮鈔淮關視揚及蘇
杭尤難裝卸凡十六處逾年無籍通同侵匿襲
以為常君則嚴為關防商民兩便倭夷倡亂以
國課有餘聚民兵整軍器咸賴之尋陞本部河
南司郎中代攝江西四川貴州三司談笑集事
大為堂卿所倚重且有餘力與僚友遊鍾山靈
谷雨花臺諸名勝飲酒賦詩一日忽思故里不
欲久戀仕途即註門籍移病乞歸吏曹方為之
伸請君以允養病待命而後行者意未決也遂

泛舟而北至淮始闢　俞旨抵家脩族約敦朋
好周貧先弟姪漸及疎遠死無棺者給棺居家
恒四月止捐五粒而瘞火病大作以至不救生
之日弘治丁巳十月初四終之日嘉靖戊午二
月二十九瘞之日己未二月十六葬地則在城
西南祖塋之中狀其行者見任吏部張竹亭志
而銘之者前吏部中麓野史也銘曰性剛行莊
名揚文昌翱翔曹郎徜徉故鄉方張而藏宜康
而傷彼蒼叐常舊疆中央墓長而方若坊若堂

埋光愈光雖亡不亡

登仕郎陽城縣主簿醴泉孫君墓誌銘

鄒邑多著姓望族而孫氏其尤也先世原淄州
人十四祖名進者攜其子信移家鄒平信生福
以禦寇功在勝國授銀符為軍民千戶又以收
河南功當調鄉人愛之留為本縣丞福四子以
長子希武襲千戶守備睢州援征海州中流矢
死希武三子仲曰旻旻六子次惟方惟方二子
長繼祖繼祖子讓讓四子以仲子惟有功贈昭
勇將軍指揮使時值元末歲凶群雄鼎沸長子
本以壯士歸附　天朝隸籍濟南追寇金山下
殊戰死本二子長榮榮子秀秀子資資娶景氏
是生登仕君諱文澤字德輝號曰醴泉兄弟四
人居其次伯文潤　王府典膳叔文海遇　恩
例授高年冠帶季文瀛由舉人歷官　唐府右長
史進階奉議大夫學優能政世稱東洲先生登
仕君先配許氏繼亦許氏純雅篤厚生有之性
也竦達老誠則學力之助耳父以其嗜書有志

向乃延請鄉魁張安世為之授業師又招致吾
章楊雙溪為之同牎友範模切磋兩得其人其
為庠生年甫十三遂居人後而試每人前所以
名出人右而望中目為人龍云既又從學於高
苑縣主王公王以甲科蔚望政有餘力因而授
徒遂得聞所未聞之說而見所未見之書不辭
勤苦既竭心思以至嘔血不已父母惟其病之
憂乃遣之輸粟入國學廣其見聞緩其疾病不
惟山東鄉試不利而在順天亦如之乃給假依

親母兄相繼而歿時在正德五七年間哀毀過
禮以處母喪而痛惜過情則其處兄喪也三弟
弱冠已為中商四弟垂髫出就外傅乃獨謂四
弟曰從兄大經以太僕少卿致政後吾家仕籍
無名所賴以光飾門戶者是惟在汝遂親自教
之上京擇名士師之後果成名至今官嘉靖戊
子父歿哀毀一如居母喪將歆祿養王繼母因
選除陽城縣主簿陽雖山縣在山西亦號鉅而
繁者也歲荒民多流移設法安集雖以佐貳署

印往時長吏或不能及次歲大荒斗米數百錢
民多餓死不但流移而已亟申請撫臺出倉粟
賑濟恐無一定開領之期致有數日道途之費
閭閻鄉社預出榜文某鄉某日某里某日至則
得沾實惠又嚴禁債主及別項差役侵奪里書
不許見面賴以全活者縣民殆三之一編審徭
役累戶多為降則上戶酌量添丁外秉其公內
竭其誠是以下稱其平而上嘉其能又於學校
加厚除老疾擬門戶往惟廩生有供丁免門銀

登仕君曰科第不拘增附而差役獨不累廩生
何也遂一體優免或有事學宮諸士各自為謝
不知大槩從寬乃總一年謝欣然而退士居村
落者殺會文苦無定約乃以朔望日升堂後會
文師生俱以為便且為之出食飲紙筆之資陽
多彬彬文學士科第後先相望未必不由此州
守申請撫巡兩臺委查一州四縣殷實戶澤州
等富室假盤驗而行賄賂者不計其數非有堅
守廉德鮮不動其心登仕君一切嚴拒實冊上

而賢聲愈遠矣獎檄由此而下差委由此而多
陽乃兩城山險盜叢連年不靖承命巡捕先諭
以解散則從寬其不如諭者率勁兵搗其巢而
掃其孽雖蒙首獎惜拘於縣佐未騰之薦章耳
病縣門之隘拓而高之改作譙樓上官行縣舊
無公署創造東司官有蒞政之所而民無不堪
之憂巡察有過刻者雖供應之細無不責備時
則令已遷而丞方缺獨能身任其事而克當其
心官久思歸又以出仕本為養母母今年高當

致仕以待其終遂以情白之巡察張公不允又以王巡察公素悅已者所請必不左也而士民千餘人入院願暫借吾慈父母王以與情勉留固請竟許之啓行日士民送至化龍池遮擁馬不能前哭聲遠聞二十餘里詳見去思碑記梓家無幾繼母以疾終正寢俸貲僅足了塟事而子女婚嫁禮不能豊日惟明農課子優游郭西希周亭每月一次入城與相知會畢即歸自謂半村半郭人也衆第以食口多而析煙便也田

宅讓其沃美者自擇一小居田不及百畝有惜之者曰君子孫日蕃以此遺之何足以供日用登仕君微哂而漫應之曰吾年老矣子孫雖蕃然皆尙幼誰與會理務廣地者荒但得免寒餓足矣而讀書事則甚留心夜必與其子同坐二鼓方休每令之早起趁清明好為記誦講解諸子有名邑庠者有薦鄉書者有勤農事者不惟家計裕而家聲亦大振矣尤又士莫不延接評其所作如陳其蘊及戡淘梗溉四劉子皆識於京

中舉之前而陳乃鮮元其有文名達人如雙石葛亞卿月林丘諫議白川劉憲副必與之締交談文為通家與鄉人處以禮讓相先勤誠相勉人皆化之郭西可稱仁孝里不蓄私橐惟急官租周貧濟困極其力猶自以為不足同井患難之家殊方孤寒之士尤其所軫念者親識事無大小就之質疑無不各得其當且如所逆料而聯恩睦族足慰宗祖之心於九泉之下塋前置地五十畝以供祭奠以助婚喪出入與衆弟不

相離壽辰必具禮令子孫羅拜庭下會食必半夜會飲必半酣見者以為三兄弟可稱三益可謂二難平生與人作好事無德色雖攻人之過婉曲開導而人無怨言縣尹張龍池嘗語人曰百里之内有賢人如登仕孫君足當之矣離陽往蒲三十餘年距鄉往返三千餘里而問遺每歲四五次不絶如析龍衛縣令及泉王司徒西谷李方伯或親拜其第或遣候其安而禮儀有浮於常情之外若可見其得人之深矣未病之

旬日前猶能拜新官於公所而弔故參於隣封雖感傷寒神色不亂不自意其不起雖所親皆以為可藥也已而病勢轉劇子養朴方耶入湖南書院孫標省大司馬舅氏於邊方恐恐然不獲相見忽報子孫繼至矣起坐牀褥喜而少瘳乃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巳刻告終年則嘉靖四十又二壽則七十又八娛其子之鄉試會試然試而高捷有時君往則歸而無時矣病而問者踵接門戶弔而哭者聲徹庭衢轉索是文者乃

姻親楊以德狀其行者則其第四子養默也狀能詳且文其事所以在舉行有聲并其兄養朴日後可唾手取功名云登仕君不惟兄弟多而姊妹亦多姊一適與膳張克仁妹三一適李諫章一適張諾一適舉人劉戩皆同邑人也子五曰養晦監生娶御史楊公盈女即其總交也曰養吾娶新城訓導于松女曰養朴庠生娶知縣張松女繼長山省祭王嘚女又繼商河叅議賈公樞女曰養默舉人娶長山戶部尚書李公士

[illegible]女繼吾章張軒女曰養禾　衛府典寶聚戶[illegible]劉瀾女女一適齊東方伯馬公龍孫省祭簩孫男二曰楷庠生娶庠生賈於淵女繼　德府[illegible]賓耿本鎡女養吾出也曰標庠生娶監生韓瀾女繼武功中衛千戶劉溆女養晦出也孫女二出自養晦若適齊東長史王公一鶚子賜德府奉祀正出自養禾者尚幼孫男一出楷名梁聘庠生王之士女凡不別具者皆其同邑人也銘曰在縣能得民落家苦教子非有兼才

者孰能若此見[illegible]其生[illegible]者哀其死非有帽德者孰能若此享年幾八十致政踰三紀識者猶以為宜不止此而竟止於此天將昌大其後使為善者有所效法乎此耶

南冶馬處士合葬墓誌銘

予讀書至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之說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既謂之降似有主宰於其間耶人善惡推而致之以為報也然有不盡然者因而疑之反讀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之說蓋

與書意互相發明而善當加勉惡當知戒矣五
鄉惡護惡報者固多有之若南冶馬居士天之
報善尤為明著在人耳目者也居士姓馬名廣以其
天性樂施人因字以濟周祖居大冶人又籍為
南冶居士道其實也彼先衆強縣人元末毛貴
兩豐之亂章城殘破斷絕人煙乃還補閉兩圖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龍心古而貌有威鄉邦利賴之者多
而居士父冠公以成化丙午二月二日生居士
外朴木而中條理紛勇決而長退讓以務農遂
大其家以不欺取信於友喜濟困窮據情禮須
自族人始乃捐財為義社族凡下戶四十餘人
馬價往銀俱為之代輸不煩官吏催督而他姓
之貧者依之如涸魚得水而夜蟲趨火營制藥
性多識藥名以之應病無弗愈者遠近求索隨
宜與之藥雖貴重者曾無吝色亦無倦心當遊
衆放息不規規責利或有并其原物不償者因
二子讀書長進遂同借貸文契付之於火約自
五六百金二子小試迭首諸生而鄉試頗屢次

見遺長子既歸是秋卒在縣中而又孤衆望後
雖有成不惟父不見而母亦不克見矣次既同
曾中禮魁及填榜迷失其卷後傳之往平見者
以為雖解首亦可也然翁捉予遊知之真而言
之切非以私意寧其門人也居士愛接文人酷
嗜於書而詩曲謝詞長不輟於口能馳馬試劍
尤精射法腕力兄以將之正德辛未冬流賊
張興張旺等三千人屯駐步村鎮分掠各村坊
忽有七十餘騎尊抵大冶居士執弓搭矢相距
二百步團聚家丁保護一村人衆又見逃避者
斷絕其後遂躍馬橫衝賊皆驚散而後至者亦
得保護如前嘉靖丙午春莽燕巨寇吉閔等二
十四人白晝搶劫亦在步村居士聞而欲攻之
子弟輩苦勸以為非切膚之災而卧榻之急也
況敵此時遠來必非小可者只風捲塵土而度
旋繞樓居馬鳴更非吉兆居士獨挺身奮然曰
一方死在目前非吾無與救者年今六十有一
脫有不測亦不為夭乃以次子守家長子為應

悉率精勇至鎮冦遣所部迎敵一箭射其[illegible]
落其帽迎者逸而首者懼矣夾攻僇力[illegible]
衆猶拒不能當有逃者有門側睹伺者居士鞭
其馬突而過之廻顧始知有伏箭去正中其目
大衆潰亂無有敢反戈者居士又出大言以震
之一纔一殺止逃一惟倫餘悉肝腦塗地矣次
年吏有楊能楊彪兩兄弟督衆二千餘人亦以
豈知鄰村范恩非家居士乃太息曰焚戮如此
他方其何以堪已有救院者居士又從而助之

二楊俱死刃下滾其石如流星未死者各帶傷
逃歸血跡有三四十里自是絕警者十七八年
祭法有言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居士者固當祀
於社矣雖為吏而傳書未嘗經於目既而棄去
亦不願以冠帶榮其身然鄉閭止呼為善人焉
居士殊不知其曾為吏也予幼子死吊而哭之
盡哀清明節過歷劉縣尹劉照磨及馬恩賢塚
祭奠不令其家知之真乃君子之行而長者之
風故其卒而葬也攀靈輿而號泣者男女長幼

不可數計惟云善人不復生矣病諱與督貧諱
與濟患難諱與扶持卒在嘉靖庚申九月二十
六日塟即是年十月初七日享年七十五配金
氏歷下金之女宦族也性温柔而言不妄發德
和順而事不擅專教子有方治家有法事舅姑
盡孝待戚屬以恩姑以癱瘓手不能伸足不能
步而口不能言金氏獨能會其意而得其安或
送水火亦必以身親之一見寒餓求乞者解衣
推食曾不遲難居士尚儉則助之以屏去紛華

識者以為有孟德耀之風居士不為苟合苟得
則助之以取予過慎識者以為樂羊妻不拾遺
之介居士喜交遊則助之以飲膳供具識者又
以為有梅聖俞謝氏妻之勤今嘉靖甲子方為
之春實八十高壽舊疾陡作乃於十月十四日
卒慶者在戶吊者在途可哀也已合葬在次月
初六日時急不及從容為文既閉又哀猶未定
不能具狀因據素所見聞作此以如其請若云
誌悄而悉其事實則未也疾行無善跡况學步

邯鄲若手子二人長既開庠生娶法氏次既同
庠生先父卒娶賽氏女二人長適陳漢相次
適金汝燕府庠生孫男四人蕃如庠生躍如翼
如庠生自如六孫女一適王過化一適丘珍餘
尚幼重孫男一人多慶重孫女二人亦尚幼生
享太平之福沒勤戚之思多富多壽多男子
作善降祥其理信不誣矣銘曰槃然而保其鄉
無乃血氣之剛歟施藥而傾其囊是亦醫師之
良歟或示弱而深藏或遇事而敢當獨能兼南

北之長歟使其早遊上庠而得尚乎中行將不
爲矯哉君子之強歟夫妻壽康而孫子詵呂眞
所謂作善降之百祥歟惠首宗祊而漸及於四
方此以沒世而人不忘歟

中憲大夫保定府知府右川康君墓誌銘

昔予在太常奉職無狀　詔許歸田庠士數十
人相約拜臨中有身臞而長面白而澤秋水凝
神而清氣徹骨者去後問之人知是明水鮑彔
秀才也有稱其讀書勤勵文筆順暢者以爲文

而燕是貌可立取黃甲而不久滯青衿繼含庥
泉李公稱之亦復如此以其爲姑表兄弟知之
尤切耳嘉靖癸卯果舉於鄉連第進士授戶部主事管倉餉
邊及督湖廣糧儲三差各稱其任乃委權滸墅
關稅屢司錢穀絲毫無染有李府判者歎與之
抗禮不許遂以嚴刑逼從吏索其瑕垢不可得
始耳心執禮如常規超陞郎中監督大同邊糧
自多事後邊軍志驕稍不如意即挺戈呼譟君
善調度節糧不乏德威又足以懾服其心雖督

府亦稱其能而賴其助居三年出知太原府值
汾河水溢壞其城一角君首至即周視舊堤高
而且薄嘆曰無怪其然矣夫堤高則水深薄則
壞易於是培其厚而損其高水患由此可免矣
有兄弟相訟者視其人年已垂白因謂之曰吾
德政不足使風俗之偷一至於此汝二人同齊
高壽人所難得朝夕亟亟歡然猶以爲晚乃以
刀錐之利起爭端不已姑置其罪待爲吾修訖
學宮定奪月餘入見問曰訟事其終求直乎兄

弟相抱而泣曰非賢明父母竟於不悟頑已其辭從今友愛如少年時益脩學有所覩化又事多高議從而各復初心是亦教誨之道也附郭繁難前守雖夜以繼日政務猶自堆積君則剖決隨其敏性使事本以誠心是以不煩不擾而上下相安甲寅重五日父誕辰也自任所遣僕以衣履上壽遣者報稱父病即以明醫馳視間使往來相屬傳知父病勢急即夜從兩騎出城凍雨昏迷徒步過黃泥坂至一小村對土竈燃

牛糞燎溼衣鷄鳴促行途遇父訃音墮馬移時復蘇悲號若不欲生從者亦皆掩淚不能仰視遂迴見巡按御史御史言參本已上矣君泣且拜曰若得見父生面罷官何恨奈命苦不能相及御史動容差人馬上飛往止其參歸而如禮葬祭制滿補任保定府衙路以送迎為難大郡而責望者衆君處其間不失禮不廢事而分外有求者一切弗應都御史以譖言怒其吏而意在於君君即上致仕文書都御史旋悟而慰

之曰康守一至百廢俱興地方方賴保障何言棄去也六月搆疾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官僚佐哭於堂士民哭於巷山開一乘親友皆哭於其鄉壽甫四十歲次戊午而登第十五年自試政守制外實在官不過十年耳差畢過家所親疑其行篋為金寶也君潛開之乃假言梅雨恐浥溢篋中物[illegible]之盡是為書人以是稱其廉君性行溫雅處事周詳友其兄而愛其弟兄弟皆俊才而君更出倫雖若和易可親而實鯁介不可

奪惟其不可奪所以知其足大有為惜未究其用云葬在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鎮西南祖塋之次君諱迪吉字道夫號右川父濟民封承德郎戶部主事母胡氏封太安人祖鉞曾祖欒原以棗強還補為章人妻寗氏封安人子三長大壯庠生娶給事中後峯劉祿女次大田聘庠生尹自行女又次大猷聘省祭張玠女女二長許待湖全福次許子弟子春墖銘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才足以有為也而竟不遂其為

究其所以母乃命為之耶然而其具在我亦嘗
有所施矣奚必大有所為而後謂之為耶

南京戶部主事夾谷孫君墓誌銘

嗚乎予與孫君為友將四十年矣一別十年而
會只有數日不月餘即聞變故且信且疑之疑
者以其壽不止此追憶其氣色則又信之矣既
而幼子者來道其父疾已愈因其二子考試不
遂恚怒激發原疾乃至不起前此父惟幽辱無
恙也今以小事稍拂其意遽至於是其命也夫

諸子拜轉門館程賓即予門人也持狀生景祥
所述事狀來乞誌銘會日孫君亦魯以此為托
予俾許之以為且無事乎此也今果然矣但以
窆期逼近或不及刻石先以木刻傳送親友待
石成啓土數尺入之世多以誌石置之棺側非
古也狀甚簡略不能詳其在官事予雖而過其
治所一則履任未久一則去任年深無由得其
實蹟只聞土人稱其赫赫之政而已君亦未嘗
矜炫向人言之以至泯没可惜也君姓孫名光

輝字華國號夾谷淄川公孫庄人曾祖海祖山
父鑑封文林郎南陽府推官嫡母周氏生母張
氏俱封孺人娶張氏繼凋氏俱贈封孺人兄弟
八人君為長子十二人旦旻晃易星昴晟早昇
旲昊昇皆其名也俱讀書有多半可望其成者
孫三人子有幼尚未娶者將來孫多可知兄弟
子孫多而生平遭厄宦祿不昌豈於此而嗇於
彼亦天道盈虛之數也君生有奇資幼年即志
高而氣不可下說者以為山氣多男生男多贛

云初為府學生改告縣庠府縣士所作時文鮮
有當其意者聞予有虛名不憚百里之勞携所
讀書并牕課來就正焉予見其豪宕有餘而雅
細未足也為之指點改竄不少假借君已有將
變之機是以聞言即悟如融春冰而出雲日不
數月有過人者予始則愛之久則畏之君則不
敢自居未嘗不以兄長事予而服其精也遂相
與窮覽載籍上下古今君學日宏博而予亦因
之長進矣同舉戊子鄉試而君名在第六同舉

己丑進士以其對策過直抑居三甲考選庶吉
士而名在第一擲試原自解首移下庶吉士以
內閣爭寵棄而不用選授真定府推官府乃為
北通衢當燕趙之郊雄於河朔有仕俠習獷之
風地廣訟繁非有才者不能勝其任君性素嚴
仕其性以嚴治之初若不堪久而服其無私知
其能斷闔府止畏一孫推不知更有他吏也有
巨寇聚衆難平撫按自相計議非孫推不可使
遂以甘言勵之毅然而往覆其巢穴執其魁渠

以獻已而後悔且懼無非好功名之心驅之耳
以風飛雷厲之才而了積牘民有居不再食行
不解擔之稱用神道設教之術以決疑獄民更
有晝斷陽而夜斷陰之謠識者以為畧府如蘇
頌之推南都雪冤如錢若水之推同州發有薦
章稽日徵取矣乃漏言於巡按傅現川曾責一
縣佐為太宰汪誠齋之親傅素惡其亢且衝路
聲不知迴避遂改保舉而為糾彈將以報私憤
而快汪意也太守喻月梧陽善而陰惡之又擬

吹於其間因以才力不及改調南陽雖撫臺林石崖
素愛之終不能救之耳君則大為不平被人讒害
吏部豈他無名色而顧坐我以此耶或喻之曰他
名色則冷去其官此則尚留假銜若題奏添一行
事太過相對才力不及君將心服之矣南陽地稱
陸海人重詩書敦朴尚儉猶有先王遺俗君以知
警而稍從寬比之他人似覺猶嚴民以聞其前政
不敢輕犯是以易得其情鄉大夫稱其厲如曉霜明
如秋月其所不悅者則直謂其過刻云終歲隨兩院

審刑兩院獨倚重之值歲荒請於當道發粟賑濟
人皆多其活民之功不以為侵守之職甲午河南
鄉試君名雖對讀而卷由檢取録文半出其筆
以巡按蔡汶濱托之專耳考滿因有後薦乃得
封贈亦予有以贊成之推陞南京戶部江西司
主事其僚有田同知者素不相能造謗於鄖陽
巡撫王兩洲處摭拾細故劾之已立案不行矣
不知渭厓霍公何所見聞於拜封部印之後除
夕攙跡迴籍聽勘至家拜見父母殊無愠色前

獄不之南陽父母堅不肯許今又幸歷一任得
陞京職有俸貲可供甘旨兼贍弟族日後雖勘
明亦不復出矣因買山作終焉計鑿石為洞以
祀先師孔子及古來佐命之臣聚集典籍誦讀
其中不知歲時之代謝不問塵世之是非有來
學者則却之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
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吾仕柰能及人
今方退而修已何以教人為字畫麤鈍文勢稚
奇類其為人至於篤恩義正倫理肅閨閫睦鄉

閭喪祭一遵古儀錢穀不假人手則又似乎細
人也顔神鎮惡少作亂獨不敢近其居雖七朝
已隱成文之霧而萬里思乘破浪之風心熱興
發憂以邊事上疏干進又作青詞數十卷將用
之矣乃為執政大臣所阻獻策有賈誼之狂請
纓抱終童之志世無德操之冰鑑安識人才更
無王世充之獨明孰稱其為龍蛇不測太拘泥
於繩墨法度之中更無索取於驪黃牝牡之外
者矣感蔣少濟曾薦已也特過其家稱謝蔣因

語所知曰吾在通薦人多矣自閒居無一涌所
者惟此子不悍隔縣過存可謂以厚為道者矣
偶被群小構害君亦具訴狀不允跪於路中所
司乃允之翻繫獄十年不容見一面對一辭相
知者多落穽下石予獨悲其誣枉極力伸救以
為不須作人情祗取其前後招詳虛心一閱自
見源流既非傷敗彝倫又無真正人命家已破
而病已況問者推調而訴者吹騰一好秀才絕
事人猶憐之況進士而嘗京職抑當年名望亦

頗不小命順則如玉如金運去則為鬼為蜮橘
急偏執是其病也然猶君子路上人也所謂惡
不如是誰纔衆惡加察哉事將白而上官遷代
不常日久不得歸結及鮑思菴巡撫山東慶事
明決非私厚其同年因予備知其負屈卹寬其
事出獄矣惡者又從而收之予乃再為一書達
之鮑公曰蒙俯念幸得登岸矣然乃迴頭之岸
也苦海尚留無邊恐節鉞行後又復更端蓋其
事半由撫院半由巡院云耳鮑公一力作主事

小白甫一年事大白將三月而君在家[illegible]終
既免客死又不在獄中亦不幸中之幸也總公
稱予費盡心力自許不避嫌疑予不負友而鮑
亦非廢法矣忽一日命家人治壙夾谷山中更
名曰吳字吾呂而號太丘無乃病久憒亂或有
先見歟生於弘治甲子二月初三日卒在嘉靖
乙丑十月二十一日年六十二葬即是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銘曰天吳海若遷客以為怪而土
著者視之則以為常草烏巴戟庸醫懼其毒而

善醫者和之以成其良君之志不可奪而氣不
可降稜角峭厲操履剛方此俗目之所駭而法
眼獨取其長名曾登於國塈不出其鄉從治命
則題以夾谷歙吏華國之墓若從病語又將書
之曰太丘山人吾呂之藏

雲峯王處士墓誌銘

按有德而隱曰處無位而文曰士若王雲峯者
足當之因題其誌銘曰王處士云乙丑元旦節
處士視自來拜次年病不能來遣其子孫重孫

十人代拜兼他有拜者總之堂中幾不能容
予因喜而且懼曰厥後太蕃者厥壽必不太高
蓋造物忌盈聚除之數每每如此然其善足延
壽不但蕃後而已況其壽又已高從此益延之
而無窮孫下有此老友相與優遊作樂事亦晚
景轉行好運也忽有報其作古人者予則重有
感於今之人豈復有知心如處士者乎遂往弔
而哭之薄設以祭之嘗再三拜手委以傳遠之
文今言猶在耳豈可負其生前之托耶據其次

子烈狀述其先世原冀州棗強縣人遠祖名奈
始徙於章之桑家庄四世祖紳任為江西樂平
知縣紳生壚壚生銘銘生祿祿娶張氏是生處
士心歆明白閒靜如雲因自號雲峯方在襁抱
喪父母性素嚴因守孀尤嚴見處士可讀書又
好讀也遣之從學於堂叔秀才名九皐者九皐
獨稱許之不知者以為私其一家也年纔十一
知行文矣以家貧不能供給遂廢學廢若舉業
[illegible]詩詞口誦如流且練達事體飽

原缺第一百一十七葉

諒世情稟賦雖剛直而充養以和平人有過必
而折之有難必身救之一指揮使緣事日久苦
無以爲上下費乃揭社中錢助之指揮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社[illegible]聞者將起訟得賴其苦口勸戒
而罷者多不可枚舉尊姆命與兄子析居器物
田產讓其美盛者平日所以事兄者稍亞於父
耳兄名隆亦克家之子友弟之人也宜其身後
報之者自不容已 國制有申明亭老人必選
公正廉能者以[illegible][illegible]數之不及後漸輕而人不
樂居且以爲苦後左山趙尹獨重其事首選及
處士堅辭不可得遂毅然任之事事悉當縣尹
之意而允服縣人之心有收王府子粒內使見
趙尹不以禮怒而欲陳告撫按太馬備而將行
在官人無敢阻之者處士乃遮路宣言彼不讀
書之人何足與較況失禮亦未太甚勝之亦不
足爲武趙尹悟曰大性偶發非爾則以小事而
或搆大釁矣將審均徭驛傳此合縣大事[illegible]
也趙托處士最尊處士言非一人耳目所[illegible][illegible]

速允百有深情而二事尤足見之有恩於人無
德色有累於己無怨言嘗云吾若有田千頃錢
萬貫可使親舊無貧乏龍谿喬僉憲費山聶二
守西野東村袁謝二鄉老雙溪北濵松澗泰峯
楊劉姜陳四縣尹及予爲詞會數年而處士乃
社中之善作能識者也雖歷下進士谷少岱亦
慕名赴會前此繡江劉太守脉泉李方伯皆重
其人而禮敬之今少溪謝亞卿後峯劉司諫則
以親知而締交非一日矣然皆徃事述之特詳
以見其重於縉紳因而知其作人不苟云正德
戊寅大水爲災處士在城慮其母居田舍或不
安浮水而徃即得足疾顛肺疾足疾三年方愈
肺疾纏綿終其身小發則嗽大發則喘小愈則
嬉於門大愈則遊於邑其好動半生若此自去
歲七月二日或作或輟以至不可救藥未卒之
三日前予嘗徃候之憂其不久人世欲再候無
及矣處士亦欲與予有言不能得以今度之得
非相交者厭圂我耶看症者蒙蔽我耶或以其

子孫付托我耶要之不出乎此既已知其然矣必不孤其望也疾勢雖急而處之以從容謂其子君孫等曰此後務農者勤於耕讀書者勤於學應賦役者克謹公事為婦女者勿起私爭吾目瞑矣又曰曾言視死如歸臨時自難割捨及着內外衣服整冠納履復嘆曰天下之事畢矣更無一言氣微而絕妻李氏子六人謨娶沙氏烈娶洸氏庠生即予門人學業可掂其家薦娶馬繼术黙娶逯點娶劉然亦娶劉皆良家及庠生也孫

男十一謨子一曰朝娶霍氏烈子五曰可娶李氏曰似亦娶李氏曰才娶甯氏白善聘張氏曰有聘安氏庠生省祭皆其婦父也黙子一曰遷娶楊氏黙子一曰宣聘楊氏然子三曰封聘張氏曰德亦聘張氏曰敬聘逯氏良家及潘吏則其所聘之女父也孫女五曾孫男二曰於周曰於晉曾孫女二俱尚幼不必詳其所聘及所許聘也銘曰君字士登階則其名弘治壬子厥維始生嘉靖丙寅七十五齡二月念五卒於中庭

十月十三葬於佳城邑西是其村村東是其塋村堂以祀其主塋竁以藏其形欲考其真詳事行請先觀斯誌欲考其生死名姓又必觀斯銘

對荆孫照磨墓誌銘

照磨孫對荆者猶介人也重然諾輕貨財寡交遊勤誦讀居常閉戶出而學舍之外無他往識者嘉其真誠不知者則謂之迂遠少年貌美如玉凡見者皆愛之既長志堅如右雖疎者亦敬之初進縣庠猶在未成材之列即為督學公

所取後書熟文高屢試屢前然不獲中鄉舉命也未四十而早貢踰六十而後選選又不稱其意吾鄉貢士有應部考前列者往往不能得莫非命也君授嘉興府照磨人多惜之乃謙言性僻才短若秋尊而繁實非所宜上任即為蘇府守所倚信三司兩院知其慈祥屢委署篆恐其點染[illegible]以疾辭既而部白糧上京以疾暫告調理兼得省母乃真疾也抵家疾日甚肌日削氣奄奄日微每會即憂之將欲與子有所許托邀

致後一見面往則勢急不能相見矣平生思其
父孝其母友其弟養其繼母無異所生其關係
人倫大節有如此在趙尹及張方伯屢訓其子
弟惟其言是聽而未嘗干一事寓浙日桐鄉曾
知縣恃其進士用刑嚴刻實未嘗有贓私吏民
不堪造謗聞於巡撫收獄將罪而斥之矣寧遠
君訪問君假以催糧入其境居數日無所得歸
白巡撫竟釋之民有兄死無子而弟欲據其田
産者事屬君斷理君即數之曰爾嫂守節奈何

強奪其有待嫂終方許為業遂杖其人而示法
於衆一郡多之二事似非愿慤者所能而君為
之亦可怪也城東十里有田二十畝乃治一圃
結一樓蒔花種樹每春雨既晴秋風初動遊玩
之餘則督耕省稼歲時伏臘有所資據其生平
非尚清雅閒生産者而在野則又如是不曾與
之同往者言之必不信也身後友有問其家人
糧事作何歸結家言各已上納領得廻關不[illegible]
則死不瞑目矣其過謹太謹人不可及其所[illegible]

及乏嗣欲不及人何也然以正途發身貲名溢
耳其忍人所不可及者亦多矣君諱進字希止
號對荊以荊山當其塋與村也曾祖景原祖勝
父聰母劉氏原濟南人遷于章今六世矣君娶
張氏繼[illegible]氏女一嫁主簿張應宿子大朴先卒
君生於弘治甲子四月初九日卒於嘉靖丙寅
二月二十六日年止六十三葬以是年　月
日予之為斯文也不待其求亦有求而不應
者可文則文何用求為文後系之以銘曰蓄

善種而養心田享遐齡而本夙緣有賢名以遠
其傳有良嗣以承其先是為人生之全君何為
獨得其偏其尤長者其猶乎其微短者其年乎
其有名者其賢乎其無後者其天乎

淑媛拜氏墓誌銘

嘉靖丙寅八月二十日淑媛拜氏卒卜以閏十
月初七日將葬於城南三里鳳凰原庠士謝惟
馨名庭蘭者其丈也率諸子同詣予寓出其[illegible]
子孔[illegible]所述淑媛行實拜且泣曰凡為夫者莫

不須久存其妻為子者莫不願久存其母然非
名筆則懸棺之石徒存而不可久傳與無字碑
等耳敬將强卿少溪叔父之命敢以誌銘相浼
予聞先王之世女婦賢行有女史執彤管紀載
其事此職既廢而內美不著久矣予與少溪為
同年兼且結婚姻惟馨又從學於予以文塞請
義不可辭但以文為戒志未能遂不得已竊效
史筆為之誌曰淑媛姓祖貫章城人也父諱
宦以登仕郎謝政旋家母王氏蚤卒於家繼者沈
母也以其聰穎鞠之不啻若自其身出時嘗誇
於所親曰此良女將来必偶佳士及笄父以謝
族茂而謝子才也許其納幣而委禽焉姑意以
其幼而喪母失庇特憐愛之見其柔婉温莊笑
言遲重舉止有度瞻視無廻憐愛有加不獨以
其失庇而已知其年雖少而力有餘悉以家政
授之淑媛乃縫紉浣潄烹飪織染各有條理
減獲有恩處族鄰有禮見貧乏有賑應假借取
與皆必稟命而不敢私上有祖姑太淑人年已
衰老中有叔氏并小姑俱在撫循飲食衣[illegible]
日之力或有不足乃燃燈續明不以為勞及叔
姑漸長而子女又方幼務勤勞殆無閒歇期矣
有新米必先奉其舅引禮南岡翁及其姑冠
太君不然不惟不敢入口且不敢觸手也姑患
癃瘵乃同惟馨檢方調藥朝夕在側寒暑不移
久而瘵愈姑謂兒婦孝感所致淑媛則以為瘵
乃不藥所致愈則姑之陰德也愚婦何功之有
性不喜美食華衣但求充口蔽體足矣素不善
書算而心中自有籌畫出納之頃寸絲勺粟不
差雖末務瑣屑經歷歲月惟馨時或有問應答
如響兒輩不及其勤苦勸以稍休息者則諭之
曰人生孰不好逸惡勞吾非性與人殊但念家
世宦族也虛負殷厚之名不如是豈為保業持
盈之道君嘗謂惟馨曰吾家賴以為生者不過
讀與耕耳君於讀書之暇何不于田省耕勸戒
勤惰以望有秋以辦兩稅之需以贍一家之養
諸子侍食案上或遺一粒片肉必命取食之所

謂福須如此愛惜也處妯娌以和間有拂其意者惟曲爲隱忍不以形諸面顔孔脩半姿秀泆縣大夫舉應　尚主之選淑媛以福懸太叔復驟有此殊榮非所望也時巳上京事將諧矣以書力止之大宗伯三渠王公題請　欽賜儒學生乃再拜祝曰以幼童而即蒙　恩命涯分足矣少溪在部爲少司馬急呼惟馨來與其門下高士會文惟馨以堂上有老親或缺甘旨之奉膝下有幼子或弛教訓之方淑媛則以叔翁厚

意欲其速成百慮勿慮請以身任之後果學業大進歸後患癰毒淑媛事之猶其事姑病癒之法癰痊試得廩生是雖少溪之善教亦以淑媛有内助云孔業能讀書善爲文但時時多病淑媛欲其援例暫輟學節勞父意以其可進取科第此舉當及孔脩淑媛言尤憐季子者世俗常情是必先其長者於禮爲得果有志向上亦不相妨父然其言孔業遂進爲國子生淑媛平素無病今夏忽爾遘和醫藥巫卜不效以至長逝

不延年止四十七孔子論坤之承天曰應地無疆謂其柔順利貞也淑媛之承其夫若有得坤道之順而不得遐齡之享無乃數不可逃而天不可問耶然舅姑全而子孫盛夫婦三十餘年未嘗有一言相戾襲厚福而著賢名是又不可不謂之數亦皆不得乎天也子二孔業娶檢校宋璞孫女孔脩娶庠生衣似穀女繼娶丞遠甲女女一適推官張大儒子海籌先卒孫男一名爵孔脩出孫女二曰慶雲孔業出曰祥雲孔脩

出許聘監生寗綏倫子汝芹古人以識其行藏而謹其始終謂之誌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夫既誌而識之矣乃復銘而名之曰惠慈之德家室之宜覩疎仰類邈邇闔知八極之表魂無不之三墨之墟魄藏於斯一日之間與夫相離百年之後與夫相隨年幾知命歿有遺思所不忍者上未能終舅姑之養而下貽無窮孫子之悲

儒林郎代州同知悔菴張君墓誌銘

邑人張君少先大夫十四歲長予十六歲先[illegible]
夫忘年稱其為小友予則上交稱其為老友同
會者幾十人相會者踰十年每會推予作首惟
拜刺予則以晚生自居而君輒不自安若勸易
之迄不敢從今君長逝而予年漸長闔邑更無
可投刺晚生者矣君姓張名師癰字從簡以犯
諱更字公度時方少年賀之者即有數百人號
悔菴以卜地得蘆山兼號蘆山其世系仟牒已
具予所著遷塋記中矣此不必詳及鄉人稱殷
富以張氏居最稱善良亦如之君以未冠而入
縣學既冠而遊國學雖云例貢行持不讓舉行
縣正佐凡有慶吊事常率衆成禮而親知禮尤
不敢廢以是說知重之縣正佐稱之性好賓客
賢內徐氏善造酒食有以投其所好而勸其不
及又為之蓄育子孫整理家政不但幕酒漿精
五飯而已卒在君燬車之年再娶王氏亦庶乎
能繼緒餘者矣君以輕財奢費家事漸不如前
而豪氣終不可下至謁選日田產如舊而囊篋

將薦豪矣部試卷佳更形軀偉壯面白而潤鬚
黑而長拘於資格除授代州同知部堂司屬俱
惜之勢不能破例取作部元同輩仰視之以為
難得至州輔其長以有為屬其僚而無失職司
錢穀立完數十年逋賦以征之有善法而動之
以良心不專刑逼自然上納之恐後矣王巡撫
獨稱其才他上司悉知其名姓而更嘉其操守
小委無日無之大委無月無之如修墩臺查軍
器各得其當下至為崔都尉建立坊牌亦必待
君舉行於民一事無擾一錢不科竟以直同官
過失連累即棄職而歸友有勸其當辯復者君
自以與聞不願為官非有人逐之也邑第在街
市之東而村在藤花溝之上日惟治田桑蒔果
菜以輸公租以糊家口而嗜酒終其身年已八
十矣因慶生辰與衆客交飲客有不盡嚼者不
拘寒熱即取而代飲之次年酒與愈豪晨起將
往拜新縣大夫忽病作昏沉痰在喉中不得出
聲急促如雷醫者問者咸以為多飲致然犯五

不可救延至第三日氣湧而絕惜之者猶以爲禄不稱德年雖長而疾太驟然享用之厚德行之遺子孫之盛名終之隆壽則又千百人中僅一見者矣之可也何以惜爲子長承基娶聶氏生二子一名治業一小名志子一女嫁逯璣仲承光先卒娶仇氏生一子治本娶鄅氏名小秋父付姑則其孫男孫女云叔承穀娶劉氏二子二女子一名治維一名治安女適王孔業紹者許聘劉汝器季承裕娶韓氏生子一小名小生

女二秀才董正言吏劉闌則其二婿之名也總之四子二女六孫男三孫女而重孫男孫女各一人皆出徐氏王氏長而無所出銘曰生于成化丙午歿年嘉靖丙寅生以子月壬子歿日丑月丙申生而逢乎治世歿而返其天真出則佐郡之循吏處則耕野之良民葬在來歲之春地與蘆山相隣其明則爲全人而幽則爲靈神官雖屈而後大伸身雖往而跡不磨者乎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杏里王公合

塟墓誌銘

嘉靖丙寅八月十八日杏里王公卒隆慶戊辰月　日杏里王公塟其卒也未得面與之訣其塟也預已心許之文二子應詩應一日持公世行大畧欲止予庭拜索誌銘焉以首觸地泣曰先人生前獨以君文爲佳歿後必得君文爲慰耳疾乃洞漏許久忽于一時不能言若有遺囑知必以君文爲首囑矣予素感公知愛又二子索文懇切乃受其狀而爲之文曰公嘗

有言大凡身後之文不必誇張粉飾無官者止叙其世系家派及生死殯塟月日有官者總叙發身歷官於前畧取重大事實點綴於後足矣今體公之意雖欲詳不得也雖欲畧不敢也何也公性韜晦常不自言其行事事雖多有可取何由與知是以不能詳舉其所知盡書之亦不敢畧也公姓王諱昺字承晦號杏里杏非杏林之杏里非梓里之里雅志願學孔子又東方之人也乃杏壇之杏闕里之里耳九歲喪其母慰

安厥考拜送吊賔有非他少年所能及進學為
橘菴陳提學鎬所取應試為巨區趙提學鶴所
識由正德十一年舉人嘉靖二年進士三年四
月授太常寺博士本年九月丁父憂服闋嘉靖
六年九月除前職十一月丁繼母憂服闋九年
八月復除前職十一年五月考選河南道監察
御史十二年二月河東巡塩十四年三月真定
府巡按十六年四月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十
九年敘遷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西寧等處兵

備二十一年五月陞甘肅行太僕寺卿聞者以
為屈二十二年十一月改陞四川按察司按察
使未任次年二月即有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
之擢稍恊人望二十四年十月轉本司左布政
使二十八年五月為織造事降浙江布政司左
叅政三十年四月福建按察司缺按察使同官
擬必首公報至果然三十一年四月復右布政
於河南三十三年調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三
十四年十一月復左布政於湖廣三十六年四

月廷推雲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兼贊理軍務三
十七年閏七月拜南京工部右侍郎因有言者
即致仕歸大抵守法奉公惟以公責備所屬不
以法假借於人任情而不狥私情遇事而剋期
集事未免因而取怨然猶徑行不恤乎嘗有詩
贈之言路雖騰異議仕途自有公評及操比冰
清等語公得之不忍釋手衆聞之喜將稽首士
見之稱不絕口云自以進士釋褐及侍郎投簪
四十四年俱是嘉靖紀元尺知　大聖人享國

之長若在前古則歷事兩三朝矣初觀政兵部
未嘗有一日不趨朝升部者大冢宰聞其勤恥
選日留作選首得除太常寺博士因大司馬彭
金西公薦之也還　國恩贈公為博士母太孺
人妻孺人太常大小職任俱道流止一博士乃
儒官道不同不相為謀在此既不欲援儒而入
於老在彼亦不欲推老而附於儒小有失則惜
之以禍而擠之本寺必盡用其流必增已公為
之三年景慶上下之間道衆竟無所秉其隙陰

慶新政卿用藺谷鄒應龍少卿用小山張祉皆
發身甲科昔重道而今崇儒矣在道自會試監
試場中凜凜畏之主考及禮卿各有棘闈詩公
首和之大為夏桂洲所許巡河東鹽課歲辦額
銀外多積餘銀十餘萬而除補還先年逋負邊
餉其不盡者預觧邊鎮以備後日之不足不惟
優於政而亦精於詩矣聞大同兵變選壯年子
弟習騎射於國以備應援獲鹿縣有李姓者繼
母將其夫閉於居室縱火燒死誣其子以殺父

重罪繫獄待決十年餘矣遂一鞫得其情為之
平反將繼母抵罪定州亦有李姓者父以惡疾自
經繼母告官以為其子致之問死得公而釋其
尤可稱者活真定男女百餘人則其巡真定時
事也總督江西糧儲帶徵拖欠料價銀一百五
十餘萬官不刑民民樂輸官工部惧以為陳郎
中之功奏陞少卿而公不與焉撫治西寧番漢
錯居邊境寧謐論者以為區畫有法竟絕外釁
故薦者有屏翰之才之稱撫按前後保舉二十

三次而羡考語不與焉處置寧州均地事尤得
其宜復遇　國恩贈祖父參議而母妻俱恭人
云在陝給公文有限該吏遲遠者定數責焉撥
吏皆以公通情用秋者斬弗與焉納糧銀者自
行稱兌庫藏官吏弗容近焉出財物有識巧詐
侵於者計弗行焉出納羨餘雖少至分釐必登
籍呈報焉裁抑太監織造料價銀二十餘萬且
不循舊規分派百姓直給官銀以彌侵羨至今
每次織造止用銀七萬兩遂為定例當時雖身

致　詔獄論官其為　國節財省費民困甦而
遺利多矣甫逮至京原詰奏太監劉清即死亦
天道也降浙不挫其志分守嘉湖道巡至嘉興
見其久無城郭慮有海寇之患遂違衆抗力修
之工完未幾而倭奴猖獗士民安堵衆始服其
先見而頌其訏謨矣在福建修泉州萬安橋[illegible]
委方知府而計度悉出於公獲海寇百人[illegible]
歇盡釋之公執不可縱之是召亂也巡按[illegible]
不聽乃今倭害一如其所逆料矣湖廣麻陽兵

回沿途虜掠良家男婦子女四百餘名口匿之舟中公乃下令將行搜檢彼衆懼而復還之江干遂差官訊其鄉貫揭榜招各戚屬領之及雖任仍有童稚無知者三十餘尚給廪飡於官舍以待識認者未至雲南之先土人丁苴白改聚衆或間歲或比歲一出溪峒刼掠居民必動官兵勦捕互有勝負而士馬物故久不能堪公則先揚兵威繼後即行撫諭彼乃悟而率衆歸附頑作良民因集儒官輯古經傳語成書名曰同

倫類訓給之誦讀南中士庶聚即山中肖公像立祠百世祀之公力止之俾建真武廟以殿疆域滇南人撰之銅柱云開宅盤龍江土田獲灌溉之利室廬免漂沒之虞升菴楊愼嘗以四六文稱之海口爰通河眉既乂月印清泚五斗之泥無濁涇風生漣漪九里之瀾藹靈河公以弘治辛亥二月十八日生至卒得年七十六古稀而更加六可謂壽矣壽而且貴可不謂之難乎原自梟強從章丘爲避金亂高祖與曾祖廸父

[illegible]壽官母姓劉繼母亦劉兄晟旦昱公娶郭氏濟陽人仁和縣丞鋼之女兵部主事瀟之妹懷慶訓導洙之姊也孝敬本自天成溫慈亦由女訓年十七歸王門繼姑苦以紡績井臼事納眷見者頗爲不平恭人則以爲婦職也雖督之太嚴只可耐之而已時或脫簪珥易衣服以助月用之不給而粗衣蔬食雖至貴猶然舅姑歿齋素必滿三年於諸戚貴賤富貧處之一也平生樂施與無私藏以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

歿於湖廣任所止斂衣數篋無餘物也歸葬於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壽止六十五中朝觀風之官既不采婦女歌詠之辭國史之編又不紀閨閣幽微之行懿德如恭人非得文以闡之後將何以考焉此合塟墓誌在其子不可無請而在予不可無作也恭人蓋生托其夫以貴而死托其夫以傳矣子女各二長應詔上林苑監署丞娶宋氏濟陽舉人利之女繼任氏亦濟陽舊族次應詩監生娶郭氏濟陽參議時敏

之女繼邢氏廉使義之孫女也長女適同邑衆
人燦子韓三長次適濟陽廵檢蓁子與膳封川
孫二應詩出俱幼孫女五應謂出者四長適渴
書張舜臣子濟世次許侍郎楊選子幼尚未名
俱同邑人其二尚幼應詩出者一適濟陽副使
張詔子可覲墓在王家寨西南去城六十里許
嗚呼公之居官也如寒士服食儉素人不堪其
憂公之解官也如窮旅行李蕭條人皆見之喜
此得諸傳聞者如此以予交久眞知者言之劉

行以貞存心以誠處事以平待人以情不波不
屈不驕不矜分而觀之衆善篤備難名總而執
之一清終始不更惟其能清明由是而生譽由
是而興志由是而行官由是而成雖已在告世
猶望其復徵公其古之六卿之有權衡而今之
亞卿之 負才能者乎銘曰入其室寂然憶其貌
惕然嘆其遊戚然羡其貴釋然問其名屹然禱
其實而誌其墓傳後將有必然者矣

李卬龍閑居集文之九

章丘李開先著

墓表

處士張公配劉氏墓表

古有爲人表墓者矣必素知其人者也不然或
得於親友之傳授跡其實而爲之言然亦愼重
不敢輕以應酬他作例之蔡中郎以文豪於世
高官貴人求者正宜不少顧獨以郭有道碑爲
無媿蘇長公生平少勒金石之文今其集可考

也作之難以其稱之難耳苟稱而可以作奚必
拘人之識未與夫官之崇卑有無哉滑縣尹以
其祖父母墓表走使致辭束帛爲禮來徵文
於中麓山人素知山人愼重不輕以文予人者
予則人信之其辭有曰佳僞不幸祖父生而不
得見其成立祖母歿而不得與之永訣痛在中
寅年十二月十九日又拘於官守不得撫棺哭
送以盡子孫之情與職惟俟 一言以表之庶可
緩罪狀而泄哀衷山人與光州劉嵩陽爲友劉

嘗知重慶府掖佳胤於童冠中今尹滑有異政
雖年方僎玅而事皆老成如捕京盜安流民則
其尤著者也因友以知其門客因孫以知其祖
父母事有據而言可信又表者表也所以表其
表表者也他不及詳止書其可傳數事以貽之
以俟葬後揭之墓上按狀張氏蜀之銅梁人也
以避元亂自麻城徙居高祖曰天祥生英英生
迥配汪氏乃唐越國公華之後同邑進士源之
女也生三子長仲咸早卒季則處士諱巽字孟

陽四歲失怙十五歲失恃家事騤騤乎落莫矣
處士遂不能讀書改業于藝以為衣衣食食計
隣有說之者儥賈富室為賈射利不愈於藝而
可恥乎處士正色拒之曰求也藝志道依仁必
以游藝終之聖如夫子亦云不試故藝藝可少
哉其後家因漸裕而儉約則如落莫時凡鄉人
有以財自雄以樓第裘馬相高者每述古詩彖
以巳意刺之母存日孳之竭力近遊不崇朝遠
遊不出境簡直之性似與世寡交和易之懷則

與物無忤暇則歌詠基酒自娛日常好觀史書
古今廢興歷歷可指諸掌晚年習靜閉門却掃
斂跡人事縣大夫以其齒德俱優聲實兼茂與
令將相合欲請以為鄉飲上賓處士過謙自以
為吾雖未嘗有惡亦未嘗有善豈敢濫叨朝家
大典竟辭之里有鬩爭者得一言以為平不願
聞諸官人皆以張正公目之先娶曾丁二氏繼
則今劉氏性嚴明持家有法御衆有恩敎以事
夫勤以教子所以夫無內顧子有賢名而孫因

以早成居常自恨不及養其舅姑宅心處事有
偉丈夫之所難能者婦德雖含章不耀然稱之
者無間疏戚古来人家之興豈獨其君子賢哉
而婦德有助焉以為可偏舉獨成者不知齊家
者也處士生於天順甲申卒於嘉靖戊戌享年
七十有五劉氏生於成化庚子卒於嘉靖癸丑享
年同處士女一贅出適何復宗子一名文錦幼
而奇偉見為邑庠名士可取上第躋高位娶沈
氏胡氏子二長宗胤娶謝氏次佳胤娶

向氏舉康戌進士尹滑徵山人之文者也孫女
一側室賈出曾孫男三叔琦叔呈叔璘曾孫女
一尚幼葬於城南飛鳳山之陽龍劒後侖玉樹
沆瀣此其表表可槩生前而名身後者鍥石千
百年勿與毁

先大父處士墓表

嗚呼是表也蓋承父志而述祖德云大父諱聰
字文慧為增廣生苦學工篆將棄而之田有止
之者輒笑曰登甲而濟膴仕吾非悪此而迯

墓表九之四

之命不可強無如躬耕養親以甘吾志分家富
不以名止以樂施稱者數百年至大父施而兼
及緇流不御酒肉終其身有勸之者輒又笑曰
非惑其教聊以結善緣而薄滋味耳識者知其
為養生家也居憂三年戚容有如初喪兄弟四
人大父行四處三兄白首無間言行則撰杖獲
病則侍湯藥長兄深信陰陽禁忌嘗市穀數百
石買主集小車五十輛來自四十里外乃取八
壽覘之值甲不開倉來者請之愈急長兄執之
愈堅迯一日則包償一日雇覔錢天且蒸濕欲雨
大父見其兩難從而借與之曰陰陽果驗寧索
吾家勿以貽兄憂好脩不止一事此其表表者
也開先生雖晚幸而猶及見之偉軀幹美丰儀
聞之鄉人少年有氣力能舉重數百斤接之欵
朴不文然百工技藝無不精徹以正德六年三
月十四日卒壽年七十九十一月十二日葬於
村南祖阡配高氏善理家善事舅姑造飲食精
美出以欵客客雖飽亦無不加食者以嘉靖四年

墓表九之五

六月初八日卒年八十九十二月十三日啓祖
墓合爲父嘗謂不肖曰不知祖父行事或知而
不傳豈得為孝子順孫此表不敢假手人文之
拙陋有所不計云李氏原隴西人諱演者避金
兵携貫走長城嶺世號長城李亂定卜居北至
緑原村近村有蔡苑二姓蔡菜也苑飯也有口
實可長子孫取義定居遂落籍章丘亦傳而生
進以驍勇為元都統有保障功支屬有為承仕
郎沙縣尹者有為江西行省文學者又有濱州

知州驍騎尉追封章丘縣子者八傳而生士秀士秀生子瞻子瞻娶王氏是生大父大父生君父諱淳舉人歿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兩娶偶王氏次諱温娶王氏女三孫男三開先繼先承先孫女七重孫男五重孫女三玄孫女一

庠生孫子方填諱

勑贈安人項母周氏墓表

客有携項氏家乘過中麓子山房者中麓子讀之至慕萱錄見詩文爛然盈帙皆為項母周安

人作者也因發書浩嘆婦持陰教言不出閫非如男子有四方之事不有賢嗣肖德文士闡微則閨範無聞後之傳女史者何所籍而列之國史乎濟南太守公以書禮相加委中麓子表其母之墓因返其禮而發其書即慕萱錄所嘗讀而知之者也中麓子以虚聲蒙忌何幸獨為太守公所取又何幸得託名於諸文士後昔王庭必得孫綽之碑而後刋季友不得韓愈之記以為恥然豈敢當是哉於是述而論之曰昔歐陽文忠公埜母廬陵士夫以文祭者無慮千數所取者則在於孟軻氏母教其子為大賢有子如軻可以無恨然孟母之教必待三遷令項氏居傍學宫安人所以訓其子者每借學為喻而而以孟子為期太守以名進士歷能司冦而知省下繁難首郡才敏而事不煩規寬而民不擾章為蜀邑近而得之最真即初政可卜有終援為牧足知大受其第則勵志持行可不愧世胄而能拓家聲安人原以世官女而歸世宦家性

本温淑因姆訓而為賢婦宜易為功幼嘗受女誡即口之不置如素所誦讀嘗學女工郎手之不釋如素所習閑父蓮塘公喜之嘗曰吾女若為丈夫不在其兩弟瑞璨之下及笄而字也即孝養其姑敬事其夫姑性嚴而鮮有能當其意者安人則小心承順怒則多方解諭必待其霽乃敢退而事事食食餘三十年如一日項以清白傳世家貲素薄安人攻苦茹淡拮据勤動以佐朝夕之急至脫簪珥以為其舅應貢諸費錢

曾無衣色撓容待客豐儉適宜祀物精潔[illegible]
所以三峯公不累心於井臼而得大肆力於簡
編又勤有善辭憤有戒語其學成而名遠官就
而數長安人內助之力居多至其家漸振而勤
約與初嫁時亦如一日蓋其天性則然耳安人
[illegible]其諱三峯公名秀夫婁淑漸之奉化人
[illegible]禧即太守公娶沈氏次守義早卒季
守雍讖次其事之大凡表而出之以勒石樹諸黃
沈壠之陰道若夫世系生卒月日各有狀傳志

銘此則不容詳致云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澂溪楊公暨配太孺
人時氏墓表

哀人楊道昭兄弟衰叔而過予廬溺泣交順跽
且請曰不肖華父母相繼亡矣求所以不亡吾
父母者予曰欲下索鄰文耶有謝少溪所撰志
銘足可不朽更奚為者四兄弟復羅拜咽泣固
揚親不止一物墓表尚未有所囑也予感其[illegible]
但哀瀰再拜而受之曰微事不著者春秋之筆

也內言不出者古禮之訓也、國制官非三品
不立傳又不置女史乃據事狀與素所見聞為
之表而樹諸羨道以識行者見之知者式之傳
國史者采而列之其辭曰楊氏世章丘人城居
則東關廂村居則漁張莊村城無大小識不識
咸稱東楊族睦而茂揭然出他姓上矣澂溪諱
璽字守謙居近澂溪因以為號生而警敏不常
恢廓有度貌恂言侃性直履方不為高岸斬幅
之行不遊競聲鬪博之場文筆日順雅譽蔚與

父及伯父大奇之以為有子如此必得佳婦乃
禱於神而吉時氏即太孺人也他姓則不許後
亦各不永遂通媒於時以今觀之神真前知哉
太孺人沉慧柔婉目無流視口無疾呼身無惰
容父朗母韓亦稱奇之有貴徵福相他日必不
落常人家故一聞楊聘許不遲疑同村比隣知
其門高而子才云伯父貢入太學公即從學於
太學聞有十三四童子中鄉舉者即訪而會之
一閩中戴如見一汝陽何仲默公乃太息曰吾

與之年相若尚未身被藍褐可愧也遂奮勵讀
書倍前工伯父分教定襄又從之定襄歸而皆
大尹縣試陳挑學臺試皆賞其文入學未久正
德丁卯舉於鄉如戴何二子年纔二十餘是亦
成名之早者戊辰會試中乙榜不就辛未落榜
乞恩遵嚴命授學職以圖迎養選得隴州路
赴方雖遠然得迎養二親如原志隴稱材[illegible]
以教無良師士多曠業公書熟而善講解蓋得
之伯父名環者深耳石厓林郴御史嘗謂予如
根老之善說書雖大江以南不過如是林父以
叅政官東藩又從其外祖翁黄體度教諭來章
因與公為同窓友而同受業於其伯父學有本
源移以教隴隴士得其指授者大有德而小有
造科第後先相望癸酉以考官聘往三晉所得
名士為多有欲私中其館賓者府守薦之監試
監試薦之監臨公乃力爭以為文劣難登選
監臨初不之聽既乃苦爭忿爭及開卷始知為
八所蔽棄其卷而稱公不絕口矣將會試知巡

[illegible]以[illegible]生不[illegible]命公不
[illegible]有聞閫有斷[illegible]理[illegible]動聽聞
因問何以不售甲科應以親老就祿不能久戢
春場今且候試因候按臨及期猶未發行巡塩
乃大喜曰此去必為名進士多以贈金為道路
費及試又不第何久為中舍戴以探花及第巡
塩適又在隴公餙往謁嘆曰不惟有愧戴何之
成就且有愧巡塩之期待矣庚辰陞潞城知縣
潞乃山西敝邑臨境之盜穴賊巢也公一下車
即諭以禮義恐以禍害辟荒萊懲奸究重變狡
福善良恤孤寡賑偵候治甲繕戈增城浚隍逋
賦數年漸完疑獄一見立剖教行政洽盜賊悉
化為平民又隨丁產以定賦役里書人戶群聚
堂下每陞降一戶與衆商之換其心服語塞乃
更署一戶往時善唆撥起滅縣官是非告[illegible]上
官改審經五六月猶講易三四委不定者。至是
風掃雲散朗然日麗中天矣旁州鄰縣告乞覆
審得平者不下十餘處歲將除忽失藏金數多

州守問其吏曰縣亡金者何吏荅以縣官家人
為之公乃誓於城隍之神吾治明若治幽倘過
期不獲盜祿食者既當住俸血食者亦當罷祀
矣有申明者其家誤以金外封識字紙擲出邏
者得之收其婦人欵訊薄責盡獲原金其人即
守藏者亦藏殘人懈因而攘之州吏即其弟也
公初聞謗言略不為動亦不為辯至是不惟罪
不及命刑亦不加原許 以革役則已不欲快
小忿而失大信也嘗尹以貧至任所求濟乃傾

俸貲與之且貽書同年之在隣近者從厚其敦
舊不忘人鮮及之者 國有恩赦頒讀甫畢即
釋放罪犯一空他如高平等邑監倉有累足駢
有不能坐卧者府守言之撫按檄公審釋倒懸
即時立解歡聲雷動村有兩家夜鬬者鬬訖一
閉門不出一罵於門前當夜罵者死問以鬬毆
殺人律絞成獄久矣後屬公覆審疑問應抵命
者曰汝鬬時果重傷乎其人泣訴曰當時殊覺
不重不知夜來何以即死公後問與本村有相

讐者否應以與其有深讐又問其與死者讐否
亦言深讐公笑曰是矣是矣此一舉而兩得者
也隸勾攝其人又一隸匿於旁舍探聽消息
先隸即入而惶悸謂其妻曰前問官一字不相
及今若此無乃事有敗露耶一隸先回報一隸
後發至公乃大斥曰爾殺人報讐而假蹤跡於
者急吐實免刑初不伏研究竟白其事闔邑
服以為神嗣後事無巨細不敢隱情雖家設
令不若是其明信也每以廉謹自好遇事敢

為不以細如毫毛或苟不以重如山岳其難將
迎不煩不簡將遺隨寡隨多期於中道而不失
禮聲名無足而馳德惠衆口交贊至於郤郭氏
暮夜之金則又為張巡按所稱許宜其兩任七
載而二十餘奠也州同莊姓者忍人也怒公不
賂而嗾屬親卒悍卒圜而欲擒之潞民群聚而
逐去之後被執潞民又群聚而隨護之公不少
屈而莊亦不能加辱隨者連名投狀訴於上官
莊竟得罪死狀頭苗海曾占地逋賦毆打公差

又公繩以法而賦即輸子婦縊死婦家秉持誣
之公曰嫉惡而不輕入人罪廉得其情出之吿
改行為善感恩圖報甚得其力後有王僉事內
眷過谿甚恨不似他縣餽送乃百計擿摭短長
無可中者妄謂青陽山寇陳遷與公有私縱惡
長奸急命公捕致幸即得之窮治無狀坐以受
贓戍邊又殺陳以滅其口兩院知其冤駁付藩
參王端溪問報王乃手其卷而頓足曰一省似
此良吏能幾人而可重罪之耶擬復職事市

并有善把持人陰私者廿餘格如飲食每幸巡
按訪拏與名因而詐騙得財一聞公事平結喜
躍而落其帽刁民猶如此善人可知矣尋以郭
氏母喪哀歸谿民號泣攀留者數千人聲聞數
十里王僉猶嗛之不已揑作枉法數事托相知
達之吏部丙戌考察罷其官公自以跪免職業
精白操持考滿輿得褒封二親乃為人所擠陷
同鄉豈能盡知其屈乎居常抑鬱不平加以子
女婚嫁費用繁多出辦為難借貸不免初意身

不赴賓讌足不跡公庭事勢終不能已惟深藏
簡出一了人事斯已矣父諱璞蒙　恩詔為壽
官子選舉於鄉公乃自慶曰夙心稍慰矣父歿
公已高年猶悲愴不自持數月哭不輟聲三年
食不甘味葬祭如禮前此喪母亦然蓋天性至
孝不但處常能志承色養而已選舉進士除行
人授御史有風采滿三年上考封公為文林郎
監察御史封時為太孺人迎至京邸同覽豸冠
繡服翟翹霞帔兩相輝映恨不令其父母見之

劇望日後亦以此貽之林下與予七八人結詩
文社不專杯酒歡公延客客必醉出赴飲飲必
醉歸老不倦勤禮度如少壯時修於其身孝於
其親施於其民信於其鄉之人傳於其子與孫
公得始終為完人者不專性生學力亦由太孺
人有以力佐而默助之耳公樂施太孺人則不
惜財公好客太孺人則善造酒至於紉刺饔飧
收藏滌濯井井有條不獨造酒一事賢於人歸
年方十九即能理家政每以紡緝夜伴誦讀燈

責附把玩不忍釋手間或質問於公久之雖不能舉其全文然却得其大旨事舅姑能先意迎承不時候問舅姑歿潔祭品如生遇飢而餽之食製冥服如生遇寒而授之衣也隣人王姓者以負租將携兩女乘夜逋逃太孺人知之即呼王婦語之曰女長已許人而可携遊外方乎勸其各送夫家仍脫簪解衣以助之旅寓京師日主婦逆其姑姑將訟於官太孺人教以婦道懼以官刑婦乃悔過而為孝婦姑乃回嗔而為慈

姑公性嚴而太孺人濟以寬如五味之有甘宰而和美方成其美教子孫以袪客氣篤人倫遵庭訓守官箴明農務勤士業不以長而貸斥呵不以貴而忌警戒又不以世俗之艷利虛榮厚望其後而薄待其身蓋有得於書旨者多矣門庭寂靜盡日不聞笑語聲嘉靖戊午夏月太孺人脾虛瘧痢藥之已愈至初秋公以乾霍亂告終太孺人痛而激起原疾至中秋亦不起[illegible][illegible]不兩月俱逝行道猶嗟況其子孫者哉予文惱

不能訓其意而瀉其哀然壽享七十六與七十三白首無間言幼同井長同室官同往歸同閑封同壽同沒同葬同無往而不婁取撓淒溪不惟因其有其亦識歟出則治所坐祠符尸祝數十年後猶問候不絕或遺之數百金者歿則鄉人沸議其德而重歎其福長子雖早世餘皆有冠服遴內副使趨拜都御史巡撫雲中却虜安邊澄掌 聖明獎賚備略方布而守制匪奐子女各五四孫十孫女宇內夫婦如公與太孺

人者可易得與多得哉其世系遷徙生葬月日男女婚嫁詳具坎中此其大凡宜載之墓上者

聽選官高君墓表

鄉老有為通變之言者邑有富室邑人賴焉有驟之者以為聚衆有而後富富者衆之怨也尚何賴之有殊不知貧人衣食差賦人情往來一時有急輒向富室取借日後從容償還甚為活便自有司不追私債雖借者因而慳悋弗與人咸閉戶不復以悵目交易矣況富者日累而未

累者又不及舊那吾章自劉門之衰而高門不放利息十人九阻急難措手非一日矣高門以君爲同行第一人又以君父爲前行亦第一人益以其量淵心實有益於衆終以本大利長有益於已耳高君名智字承慧父淮祖讓曾祖伯岡始祖欽由冀州移家於章君以成化已亥三月十七日生嘉靖已酉八月初九日卒壽七十一辛亥十一月十二日葬於女郎山之陽自幼養於母家至有知識而後歸高[illegible]所以撫鞠

氏父子者自是不後生有二子俱初娶袁氏出繼娶孫氏子長進鴻臚寺署丞次運大同府通判孫男五孫女三君形體敦厚性行寬仁不必相士大凡見者即知其爲富而有德者也曾爲潞司承差辦事吏部能伏事大冢宰得其心將選以家無次子告歸而以冠帶終其身事父母以孝人皆能之至於孝其繼母則爲人之所甚難處父妾不以其無出輕視之而禮敬惟次於母耳母朱卒少年而能盡哀繼母宋卒長年而

能持禮父卒遵其遺言自食飲衣服外三妹各與之百金有欠債者歲終雖原本亦無之究其所以乃貧不能敷遂餽之酒肉諸物以爲迎歲之用新正即收爲賈後遂而[illegible]利薄其入畢竟厮折者則焚其券而濟同姓齊異姓各有差等視其門下作賈及江南北爲商者如其親友未嘗恃財而輕有所簡傲自奉儉約而待客則甚豐美固亦不過數味盤盞皆巨者肉則堆盤餅則滿盞今俗以楪易盤而盞又

甚小品數瓚碎殊失古朴之風自君棄世十餘年貧者以公私逼迫多有非此間之利而爲其鄉之逃者矣通變者之言吾深有取乎爾

行狀

西皋樂人張君行狀

西皋為吾章名村在城東南三里許繡江橋滕花溝距其北近前而左者砅山遙望而右者則長白山也水流有聲前後環其居者浩河榆柳花卉夾雜其間者則含輝亭故址也十夾石皆四散惟一巨者今尚存地乃元相劉中閣遺居人咸以劉之事業望張君而君亦以此自負取號西皋雖因村舊名實以村有前賢云張原大

姓任青州多聞人九世祖名清者以金末東亂避兵西走章丘遂為章丘縣人至高祖庭芳生曾祖宗理宗理生祖思忠以太學生任河南都司斷事官雖末而名則高斷事生二子長繼先次繼美繼美則君父也字紹蕃以信乎於友而義重於鄉日惟務農於皋原間或為漁於江干娶韓氏亦大姓邑東北山頭店人也以成化丁未年癸丑月壬辰日申時生君於西皋村以斷事公從在河南定省疎曠又常以一孫為少將

因是走報二親遂輟農漁馳至衙齋未及他語首稱男再得男矣問其月日斷事乃指其母氏愕然曰是夕吾夢天神提一小兒置床前曰以後爾神乃乘雲去是孫無亦應是夢與已書壁間字跡宛然尚新大凡吉夢不可淺言於人先淺則後不驗矣此夢不惟人不知雖汝母亦不以告也歸而善養之長而善教之日後大振吾家雖未敢預必然不無厚望也蒲圻廖漢生子適南祖俊以司訓在四川新都縣得夢符其

日其亦類是也夫君生七月母韓氏失乳羸弱如未曾滿月者父乃攜之覓乳性好着棊父而君啼饑父乃戀棊不忍去但云只一局則就乳於隣母既而云再一局至再又至三矣棊興愈勃棊友乃推之門外恐其復廻杜其門衆意以君形太小或不能長養祖母居沐日夜慮其孫思歸斷事公亦以倦遊決為歸計君以鞠于祖母得所又揀取乳佳而盛幼婦哺之踰年口雖能言而足不能步五六歲時斷事謁縣大夫衣

犹而廻指其帶謂君曰此何物也君荅曰乃銀帶不足貴我日後必腰金斷事公喜極抱置膝上偶便溺汚其衣斷盲矣云豈有金帶而汚人衣者耶不惟一家奇之凡得於傳聞亦無不奇之者矣偶一日斷事見其稍墻學步戲之曰汝[illegible][illegible]復飛騰此其基矣時巳七歲何其遲也再渝年常力輕健能升高涉險家有積薪皆劈巨木備爨燎者高如簷多如屋君乘凉其上木歷而塌君壓於其下舉家驚叫以為不生矣急去

薪木君乃端坐其中如棚櫳殊無損傷識者謂貴人自有陰庇默助非人力得與也祖父母相繼去世君年雖幼擗踊之狀見者不忍覩號哭之聲聽者不忍聞弘治丙辰甫十歲而苦志嚮學遂受業於塾師華韶及張滋名其為應祿者師字之以學卿者安也至十四歲歲次庚申小試中選入為邑庠生筆雖穉而文尚潑然氣已象而志則遂矣乙丑冬娶東城外李氏名韶若則其妻父也父賢而女亦賢不但孝慈柔順而

勤儉中節勤非徒勞儉非過吝事不內顧學得外成屢試屢首諸生尤為陳學憲所取傳示其齊於東方傳者共八人六中魁元君與丁忠名雖前列稍次於六人者時則正德癸酉年二十七吾邑舉者五人其次舅韓璨亦與焉長舅名珍者一時雖未中為廩生有盛名世徒知難兄難弟豈復知有難舅難甥者哉會試每一次不第則移一讀書處共六次而讀處亦有六如杓峪上方井醴泉寺及西皋精舍等是已恐人事

紛擾常以甓石塞其門客至則援梯出應客去仍潜其中有時撤其梯[illegible]即復之時予寓居城北女郎山夜須歸而守家人士笑談以為吾鄉有二讀書者一則攀垣而上破窗而出一則凌晨而往薄暮而還予第出不得已居亦太寄或者過疑以為沽名耳繼陳為學憲者江郡[illegible][illegible]以鄒平劉秀才叔嫂[illegible]為[illegible]出衆作疑[illegible][illegible]閱傳授劉應以得自隣邑張鄉舉巳而兩子[illegible][illegible]同舉於鄉巳卯五月公卒八月繼母孫氏卒相

繼如其祖父母哀痛幾不可起嘗謂所知曰有
父不得事其壽有子又未得見其成吾生何益
哉所知勸之曰若不克襄事又不能顯揚於他
日子死何益哉君乃稍節其哀一遵乎禮舉二
喪并啓韓柩合葬祖塋塋在江之左君葬地在
塋之右相傳以為美地惜乎近江耳嘉靖庚寅
辛卯間撫臺邵公延教其子君堅辭不可已為
避嫌寧舍近而之遠不往省下乃枉就安州邵
公待以客友而子憚其嚴師極為尊信言無不
聽然未嘗干以私有求之者每峻拒之世肯相
知未深屢以瑣事唐突者兄許未而竟未一言
及之可謂出於常態之外而當求諸古人之中
矣里有高道者子婦已笄以家貧過期而不能
娶君為之備財禮畢其姻庠友徐祺父從軍而
歿君助以皶糧及道里費歸其喪得免暴露他
鄉嘗侍食父側言及妹夫王鵬度日艱苦父意
不懌君遂割腴田數畝與之兄弟三人居其次
兄應昌先君卒弟應兆後君卒存日嘗戒其子

曰汝伯吾視之如亞父其推此意善事之汝叔
雖聽無他腸皆由汝祖愛季致然甚勿與競但
有所傷是即得罪先世矣壬辰三月喪其配嗟
嘆之聲不絕哀戚之容不展從親友相勸始娶
於劉氏甲午秋染疾就醫於歷下良醫毛翔毛
診脉畢呼從者令其急舁歸未出齊川門昏眩
者數次至七里鋪氣息淹淹將絕入門已僵不
及屬纊矣年止四十八時則八月十一日申時
與其生時同嘗夢中得詩有百歲同逆旅二儀
自黃昏之句疑其不祥至是果驗生有夢而死
亦有夢豈非生有數而死亦有數歟君趨向最
高議論更豪能起發後學而不辯謗言應事似
涉乎方然却多是處接人似有機関然却多真
處盖亦隨事通變因人異施居今時勢不得不
如此耳既膺鄉薦同舍者皆避去李脉泉獨留
為之荅賀客理叢務殊無媿色及脉泉舉會試
君亦留而為之事事亦不以為媿嘗聞朝邑韓
紹宗第進士其總友劉儒落第為之服後無難

意瓷至或值僕出則又為之捧茶盃衆鄉舉士咸笑之曰不能第進士乃為人獻茶劉開之反嘲之曰汝輩既不能第進士又不能為人獻茶劉後故而復遊山西人以為得僊云君在都下恨未中選酒後燈前嘗謂予曰平生百事不必只少一進士予為解之曰若無才識文學乃多一舉人何止少一進士古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君年纔四十餘何自限太甚耶君作時文最古古文則將筆路似生而終熟文勢似粗

而實細後乃更之時文甚合格而古文堪入選并其詩奇崛陡頓可沛然傳世真乃愽大之才豪邁之氣古書多所涉獵俗套不可拘羈身脩長而貌清雅宜其獲大用而享遐齡當時齊名者六人已烜赫仕途丁雖未舉進士亦以知縣稍得行其志君獨以儒冠終其身年又未登五十天胡豊於此而嗇於彼耶性嗜酒醉後但手跣走灌客如已乃已客有知之者往往乘其未醉先避共卒也坐酒致疾其生也賴酒忘世其

下第人咸比之劉蕡其善飲人又比之劉伶二賢可世有哉予群諸生口君與脉泉獨能識之從而禮敬之又薦之練江劉太守禮敬有加及予舉進士有虛名君再不言及前事惟云此時花已似錦但出門即看花人矣感君相知於未遇報君舊愛而無由惜其誌傳湮畧特為之補一行狀文欲工而力不能心無竊而才有限嘗以他事過其村見其墓有宿草雖不可洒淚而亭挺舊樹則不免傷心其第三子名汝楠者所

常往來而長子棐次子梟時一見之問其孫及孫女則孫男四人曰居仁棐娶劉氏出曰好仁曰體仁梟娶謝氏出曰近仁楠娶李氏出李即方伯脉泉女李卒繼娶顧氏孫女二棐出者適高淇楠出者許聘尹樂山曾孫男一曰永慶出好仁曾孫女二一出居仁一出好仁以一人而蕃衍若此將來更不止此是又嗇於一進士而豊於歿後人年雖不永而所傳則遠矣能繼書香者當在汝楠及居仁好仁俱廩生而體仁方試童子科皆勤學攻文矣時大發云

鎮撫李繼孜行狀

李繼孜者吾宗一豪邁孝義人也父文皐倜儻有大志不拘小節面棗赭而身岳立神彩煥發見者目爲之奪繼孜相貌肖其父而尤偉原與余同胄而分析已久但知文皐爲兄弟行其弟文慶從先君子遊而與余爲同窓友愛厚不殊親兄弟以是繼孜父事余而余之視之不啻猶子云文皐父諱劉邑人稱醉鄉翁劉父振振父敔敔父李三由隴州徙居自敔至繼孜凡六世

爲章丘人矣文皐妻洪氏無子妾傅氏以嘉靖二年生繼孜名原李子字穉卿以與堂兄伯子仲子相排次招募公文乃作繼孜今仍之云繼孜無兄弟止有一姊一妹姊適宋鵬鹿妹適袁銘娶魏氏生一子名如金繼孜幼學書不成逼之不好且以爲苦但談及射獵事雖夜分不倦八九歲時氣已豪而力尚弱引弓未能發矢而彈鳥則童輩不可及有挾彈丸一筐者一少年見之謂曰何不借我一丸挾者曰一丸一雀又曰何不借我一雀則又應之曰一雀須費百丸又有郊遊不善飛彈者聞鳥鳴樹上大言曰若有一弓此鳥可立斃也旁有衣底藏弓者解以授之一彈而傷其足乎前行仍遇鳥鳴復大言如初旁復有藏弓者受弓不敢發以弓稍數搖樹下逮鳥飛去乃假爲悔言曰不去則又着吾手矣繼孜聞而兩竊笑之弱冠習射即能調弓矯矢弓如滿月矢若流星射輒多獲着物飲羽雖無貫虱號猿之妙實有擭禽中鵠之能弓所熟用他善射者極力挽之率不得半滿膂力過人

未嘗輕提人一掌洪聲動人未嘗輕罵人一言扛巨石曳壘輒角觝取勝無相當者且軀體有度鼻息無聲乃天生有力氣者也孝其嫡無異生母敬其長無異親兄年少而老成性急而謙讓不喜治生而生自遂不善媚人而人自親所有城南園圃悉其分心有妨武藝乃減價鬻之知縣事者関中劉東陵最器重之差委必首出入必隨未嘗恃愛有所報復於宿讎索取於易得余出弔隣境選一二壯士從行繼孜與焉見有絲絡金環銀鞍錦韉細

騆馳白馬踏落花而過其前者注視久之自覺
神氣洋洋配所乘馬前蹷墜地乃惶汗鞭其馬
數十余叱止之蓋其好勇好勝類如此每酒後
耳熱即大呼曰大丈夫生則珥貂蟬而門晝戟
沒則裹馬革而袝金華卧病牖下老死兒女子
手中非所願也戍卒有善形容邊關之險遠者
以爲漢月夜隨弓影胡霜曉拂劍花亭徼先秋
甲光耀日氷深古渡露冷沙場瀚海通萬里之
黃河天山接千尋之紫塞烽烟明滅無定醜虜

行狀九之十一

嘯聚成羣狺爭投地之睅而狂發射天之矢身
輕虎口命比鴻毛座客無不有懼色者繼致獨
欣然欲以身當之一日余遠遊倦歸繼致懇請
至其家酒殽豐潔長跪問曰愚姪恃力好武願
聞方今南北武事余詳告之曰倭患在春汛虜
患在秋高年來[illegible]患不止春與秋若能
隆賞格以勵文武禦出洋以絕亂源復舊制以
立寨舶定軍法以分主客暫借鹽引贓罰以足
食用倭患庶可抒矣儲將材以充任使復屯鹽

以圖經久革通事以防姦細勤撫字以招逃逋
許便宜從事以專權任虜患庶可抒矣要其極
必須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
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頭灣邊二浙之路則不
得窺寧紹把鼈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關
備劉家河七丫港揚威馬跡大七洋大小衢上
下川則不得掩蘇松嘉興陸戰必召平和象湖
山之民兵郃安白葉銅之士民水戰必銅山玄
鍾之軍餘并尾海滄之巨族大張榜文不徇軍

行狀九之十二

民人等能以兵禦賊者酌量功次賜金授職部
落能殺其酋長或爲內應者賜授亦如之蘇松
之區多立城堡圍樓子女玉帛有所泒牛羊粟
菽有所容倭固不能飛而掠也伸保甲之法嚴
造舟之禁節取胡梅林屠石臺葉梅谷之論而
次第行之徙朶顏等衛於開平故城使大寧內
屬塞潮河之隙復興和則東方聯絡臂指之勢
順彷金元遺制爲鎮於盧龍易定之間內藩
京師外控夷虜宣大并朔呼吸有備哈密原封

忠順王罕東等六衛互相鈐制今已孱弱不足以制土魯番之强盛宜於近西諸夷擇一雄長俾守城池三關者山西之藩屏大同者三關之門戶三關能守則山西不足憂大同能守則三關不足憂固關真保何用紛紛調度爲或擁兵衝路以杜其深入或固壘要地以防其散搶或設伏險阻以乘其不意或邀截半途以擊其惰歸或臨鎮搏巢以撓其內顧或銃砲夜發以亂其營伍節取許然齋楊虞坡潘春谷之論而次

第行之豈直倭虜之患可抒東海之水不波諸島之巢淨掃三吳之枕可高兩浙之門不閉刀弁之貢獻如故宣諭之遠使罷遣狼土打生處州及真保山東西之兵免調也金印旋復中順再立受降之城重建三重之城當屠名王之首必獲老上之龍庭可焚而山後諸州久被占據者可牧而耕也繼孜退而筆之於書字潦草而多差別身後檢其遺篋乃見之令余歔欷若久之令其子如金善書而武藝能繼其父否將上

京比試聞已晝夜操習矣繼孜居嘗大書王彥章之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聞文士稱說姚期奮戟應詹負戈楊仁披甲則又嘆羨何古今人不相及也不須五郡之雄但作十夫之長足矣其自許雖如此每上司取用卻乃避匿深山中而募兵王給舍力索之縣乃挫其家人始出而充義士嘉靖三十年二月隨浚谷公代州等處迎敵七月終鴈門關得首級二顆八月初小白峪首級八顆又十里鋪四顆代河嶺一顆十月

中二顆蒙　恩授濟南衛左所鎮撫三十三年隨李參將蘇州等處備倭八月十四日至嘉定縣對敵有功十六日月保有功家丁李進祿捉獲姦細一名十七日新橋斬首數多十八日羅店鎮功亦如之至二十三日彩桃汇大戰陣亡年纔三十有二先是倭寇嘉定城東四五里無一禦兵自山東義勇屢戰得勝倭銳頗卻乃棄兵刃旗鼓將爲遠遁之狀我軍直逼其船只見以生牛皮障蔽悄不聞聲至日將夕一鬨驚犬

倭襟扇長嘯羣倭左執團牌右提鋼鏢口含刀
而身負劍揮霍跳躍張兩翼而夾攻之輕於颷
楊疾如鳥衆又大唱以震之地名安瀉鹵阻灘
勿錯淤陷我軍目不敢仰視止辦是計殺傷多
半逃歸者裸體帶血鮮有全人距午里之間僅
尸適野繼孜適以洞泄又盡日未得食飲股節
長大水奎中難為展脫謂同行者曰急逃生毋
以我為累數倭以刀斲其半面及脅氣出滾滾
不絶死嗚呼兵驕者敗耶倭善用怯耶抑有數

行狀九之十五

存耶一時須數頭領皆東方有名勇士也是日
不應繼孜出兵主者取其强可成功逼出之乃
至於此聞者憐[illegible]訃至其家母妻幼子哭不欲
生門懸諸上司獎牌七八面擊而碎之同巷勸
而止存一二耽使不死其勇略樹立詎可量哉
例應三級如金止得陞襲濟南衛左所百户云
浚谷僉事山東日領民兵通州防秋戍守侯鑑
嫉其名盛凡有擒掠者即駕言東兵無節制浚
谷乃聚於武場不許出以待再有言則折之衆

不[illegible][illegible]遂焚燒窩鋪浚谷怒而將家丁欲撲之
繼孜左右遮攔以為事尚可為情有可恕何須
處之大峻已而浚谷怒解而稱之不已云浚谷
貽書與余云繼孜伏節吳海痛憤何如白沙子
有言運去英雄皆許國時來胡虜亦成功不意
衰年見之頗詳其家世年日欲為作一傳少紓
衰抱耳浚谷之念舊愛士每如此宜其至處得
人成名也聊述其生死大槩因泛及南北事乃
繼孜曾請問者且知浚谷戎樂聞也附使寄上

行狀九之十六

若為傳文傳後則感不專繼孜家矣

張壽翁傳

人有百歲不入公門不識令面者此在治世差簡晰乎室餘於財人餘於力徃徃縣令已代而不知其姓名由不入其門不識其面耳及乎差繁重法令瀕章勾攝牌票急如星火催督吏毒如虎狼一年強半在縣一日數次見官求其不入門識面者江南或有之在江北盖千萬人中無一而百十年來鮮見者也一縣若此而

州而府可例推已絶無之内而僅有一焉於吾岳丈張翁見之矣翁有坦夷之性醇懿之德剛方之氣脫洒之懷機變之謀不以萌諸心戲謔之辭不以出諸口委瑣之行不以措諸身見老不以為隱德君子則以為神仙中人奉父母敬養兼隆處兄弟友愛不踰自幼至老雖小德必謹而況關係倫常不有賢於人者乎此其善良本自家傳而亦由之性生者也嘗携貲為賈於蘇於河西務固亦隨衆贏利年息應变覘時然

昔識貨物能逆人情算及錐毛不為也其不多於他賈而他賈遠太者行事反愧不及每每稱之曰張翁疎財仗義明如望月凜若秋霜所得利息間或取樂於旗亭酒肆餘悉寄家或自歸獻之二親及周氣并周其黨與夫素所識貧乏者至其老而倦遊以為萍踪浪跡浮沉江河孰與歸而徜徉故山俛仰舊里于以息機而寧神不尤為得計耶一歲之間多居村落少在城郭一日之間多潜房闥少踰門閾平生非款客不

重肉非有疾不畫寢與鄉老結社遊讌未嘗不窮日盡懽又未嘗嬰情於物有累於中稍匱於財有慕於外縣令無半面公門無一跡盖省事兼商於外方歸而又老矣生于天順六年正月十二日辛于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廿二日葬於十二月十二日當熈洽之時際太平之世所以能得不入門識面今則變變矣勾攝催督如前所云云矣生齒多而差繁食口衆而賦重亦天下之大勢從古而已然矣翁自七十後予為之

買一棺料乃親命木工治之漆工漆之朝夕[illegible]之不以為悪世人多有諱死者聞人死則稱乾稱不在或出人則曰廢之矣或火化則曰徵傷而城外焚之矣翁蓋脊彭殤於一致視古今猶一瞬者矣嘗閱唐司空生營塚飲酒賦詩其中翁其與之同度耶庚子歳　國有　恩詔八十者給肉帛除一子養老榮以冠帶翁自以為不德而壽不敢膺此虚寵次年予鮮官歸家強之而止一着不復服郷飲亦止一與不復赴其長厚謙退如此人有假衣冠以欺世焰俗者矣又瀆海有年七十九者聞来歳有八十冠帶之詔除夕將卒囑其子曰吾身後果有　恩詔即取舊日冩真以墨塗却遮陽巾加上兩角野服改作團領麻絛改作束帶踰兩月詔下子果如言易之二者擬之與翁人品蓋霄壤不侔矣翁諱錡字宗器上世餘杭人祖君用徙居於章君用生彦禮彦禮生端端生智智生暘娶白氏生翁兄鑾弟鎮弟鎚鎮制行如翁娶王氏潘氏魏夏陳共五氏子一名波孫一名圭女四長適王應奎次適王雲鳳三則予妻封宜人四則秀才孫子方葬期逼近不及銘以名之乃為傳以傳之又止具其世行節略而以不入縣識令為難云

潘春谷傳

潘春谷者三晉賢豪人也諱嵩字子抑曾祖四春山谷中因以春谷為號祖興以武功授寧化所副千戶傳至孫銘復以功陞正千戶銘孫璟璟子承爵皆家於寧化而官為千戶承爵娶江氏以正德甲戌冬夢蛟入懷驚寤而生春谷忍才與貌魁磊奇偉闊達方嚴義氣横生目光五射有類蛟然識者謂日後必乘雲雷而沛商霖如淮南子所云雄鳴非孔甲氏所能羈也年七歳父宴客探句令對即能立出奇語一座盡驚十二三通尚書晝夜誦至廢眠食矢口肆筆便成文章一時少年有名為文章者咸出其下雖春谷亦自謂出吾下無敢忿之者以僻居邊鄙苦無明師良友以為誨迪切磋之資遂白於

父曰昔司馬子長年未壯而遊萬里因成其學
而為良史兒欲效之大人許之乎父乃壯其志
而任其所之於是擔簦負笈往來雲朔閒從學
與寺絡古先生已而歷省城學益進提學儼山
陸公奇之收寘弟子員每試輒令善聲者誦
其茶以誇示諸生嘉靖辛卯年十八舉恭鄉以
義辭有口善謀有膽脫其父於久獄丞除第進
士除大理寺評事精于律例刑曹畏之事情稍
有不聯比者必屢易而後發恐其駁轉不敢以

初任輕視之師事湛甘泉翟渭厓取友於蔣道
林錢海石華講致良知之學及霸王之略甲午
上疏乞婢姻乃太宰王恭襄之女孫都事內泉
之女了也乙未陞右寺副尋陞寺正事愈熟而
斷愈明獄無逸情朝多美譽然不免人有忌心
矣又重之以鋤奸有默助凡諸司達白及題覆
文辭稍涉奇異者必漫猜曰是必出自春谷巨
猾劉東山等初則把持人陰私繼而妄奏本辭
罔厚利部寺憚之雖在獄無刑之者君獨插格

之幽繫之頻死再活聞者稱快已亥扈　蹕南
行營賞賚者數次同年周石厓先劾宮僚後以
留　鴻被逮親疎咸懼禍及無一人問之者春
谷毅然往而樂之且飲食之時遣星術士尉卷
伺其安否是歲冬補陝西參議分守關西道事
叢弊滋官多貪而吏更狡君善於查訪策勵官
吏改行遇事立剖民有居不終食行不解裝之
謠均徭有銀力兩差富者銀而反輕貧者力而
反重君為易之不致富幸而貧獨累紙劄柴薪

油燭之費皆取辦里甲今則於所隸地方諸廢
寺及空閒官地逐一清出給帖與地隣耕種隨
其收入豐儉以一半納官供前費其一半則為
牛種之資平涼府多是宗室行事每被掣肘見
則首啓之曰宗室生長深宮讀書知禮間有不
守祖訓者群小撥置之耳乃藉其名有過則不
用牌票恐泄而難作人情止以長大有力之軍
隸持數字速拘叩責雖有為之寬解者免問罪而
已後皆搖首斂跡不縮前非地方稱前有王守

今有潘黎王守者永平人曾以此術鈐制得行其志者也隴州乃皆物輻輳之區重征則困商免征則困農乃編定一冊歲有常徵徵有常數農商兩得其便改建公署費而不勞一歲之間半駐於此往時分守常川在隴以平凉勢阻為且或日令威令已行雖半在隴有所句攝於彼一則來一十則來十捜而治之擇而釋之其權在我不然惟有氣悶成疾而已予向差關中嘗聞之人雖撫按兩臺亦罕過其境憲案祿米無

以應之耳城堡令修堅完芻糧預為儲積編設保甲統以保長以時自相操演武藝有警自相團結迎敵官惟稽考勤惰不防生業庚子秋驕胡卒入以有備控翊空還抵任甫八月恩威茂著遐邇稱賢辛丑以考察罷官部院原擬不及人心已為不平不知　中旨何由加一等乎艮以在朝之時負奇氣鄙雄談趨舉濶步縱横古替凌駕時流有終軍棄繻之志而兼賈誼獻策之狂嘗以事觸忤台臣助而攻之者更有改官

條未成之衆萋菲之謗薏苡之疑以貽之者一吠和之者百聲同罪者又如張玄泉王南江皆齊名晏鵬薦剡者劉涵江所謂雖出內批孰不知為權貴人所為前後如呂江峯羅念菴唐荊川趙浚谷諸名流以及不穀事雖不同同黜於一人之毒手台臣竟以事敗戮天之報應如此也人猶不知艮何也君聞報自幸與張王二子偕略無幾微愠顏撓色歸如窮旅囊止數金年方二十七歲也居嘗以道自任欲學聖人而未

至不欲以一善之小而成名惟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讀易有深得漸及他經從之遊者常百人丙午以禮葬父廬之墓者三年睦族篤友扶困濟貧大為鄉人所倚重方其初入仕途有經營四方之志為震耀一世之豪發年有端揆之才無論徐嵩未遇台輔之望豈下符融哉況得際昌　朝事　明主將欲輸忠悃策勳名上不阿君德下不小人私如秉長風破萬里之浪仗倚天長劍跨海而

斷藏山之鯨豈意一病不用而更一疾不起雖
未與之面甞猶知痛惜況予相交最久相知最
深者乎平日所期待簡札所告語者謂何而今
乃止於斯乎追憶舊遊祇增新感再讀遺作遂
成古人可哀也夫嗚呼哀也夫君素不病今
年丁巳正月八日對客疾作午覺申逝弔者千
餘人哭皆失聲歲在龍蛇賢人咨嗟古識豈歷
語哉所著有晉乘平交錄舊德隨錄懷爽策守
邊或問及詩文若干卷文則豐沛渾融詩則冲

雅精當其長尤在邊事奇略偉畫動中機宜應
急有如宿癰遙度不異親經每聞東南倭兵動
地西北胡塵障天切齒拊膺慨然有雪恥除兇
之意尚書翁東涯今之碩望熟知邊務者事必
諮訪得濟為多撫按如蘇舜澤曾石塘李後菴
韋南衡齊雲汀黃畧岩陳遯齋及兩京科道交
章舉薦不惟命不待而亦用不果摧折之如薪
娼嫉之如讐復誰念生才之難哉嗟夫有九方
皐之目而後能別千里之足君雖幼年英發而

晩就精實所蘊未得大施譬之蛟龍失水而制
於螻蟻笑於怒蛙始生夢雖小徵然而不獲大
驗豈理不勝數天亦無如之何耶祿食九年官
居四品壽止四十有四而閒居者十八年桐已
盡焦不復有雲和之奏文能名世行將為汗簡
之收二弟一亮一豪為武秩不愧於兄二子一
雲祿一雲程攻文業克肖其父固知潘氏後將
大起不至中衰矣雲祥年今十八即能為有倫
次事狀千餘里走使屬予作傳偶憶君存日嘗

萬里外求九十餘歲湛老為其母作壽文蓋父
子同德也但彼乃喜事此則痛筆文不能佳言
意有未盡者待以文往祭或更有所發揚云

懷朴康君傳

古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於世予謂立
言之士亦必有待而後能傳於遠是固常相須
而難相值者也予非能言者而竊有志於立言
每欲得山澤高士掛予筆端藉之以遠其傳適
康氏三兄弟以厥考懷朴傳見委雖偶按所好

[illegible]愧不能副所望耳世有親病危而召繪工寫
真者焉訖不肖其親諸子環泣以為日後祭祀
瞻拜何以能慰遐思夫焉真細事耳猶以不肖
為戚傳則欲見其容止行藏是必能言者而後
可以承委予雖自知不能然不敢不勉遂摘其
狀志及聞於鄉人者聊為一傳付之又止據懷
抒二字直書其事其他諠行及世系生辰有狀
志在焉此固可略云傳曰康公諱濟民字惠之
號懷朴先世棗強人遷居漳城東南鎮名明水

傳九之十

父鉞母馬氏生而鍾愛之公不以愛故故有所
踈弛出就外傳能讀書不甚求通解稍長篤行
念光敦常樂善止有田一夫屋數楹牛六角力
作收獲足以甘旨其親親好施予公能察色笑
伺意向不待後措而施予悉中其欲家居無他
務惟視寢視膳視湯藥而已親或病作病沉以
至病起未嘗一時不在側親終自啓手足入棺
斂歸窆罔哀痛如一日其奠虞祥禫雖未嘗[illegible]
禮而於禮制無違正德辛未流賊突至里中里

人悉走鎮南胡山中途遇公邀與同往公以二
親未知所在衝鋒刃號泣而北適得其親扶以
避匿尚能追及邀者親終哭泣嘔血幾至滅性
免役勸率服董便兩月愈圃多茂林豐草有少
婦將欲避賊其中憑負高垣難下呼公援接公
以禮雖急不可廢禮遂命童子梯下之性不喜
酒不畜媵妾不赴妓會歌筵衣無異飾食無兼
味交無雜賓雖逢喜遇急未嘗有啓齒之笑掩
肱之談連足之步見里少有架飛鷹擒獵犬乘

傳九之十一

走馬者惡而遠避之為行省掾因事白官能得
其當輪閱理問獄以三伏炎蒸瘐瘦傳染請之
方岳長罪稍輕者俱令在外調治得全活者百
餘人同舍有大醉而夜寄金者次日覺其忘記
出以授之其人驚嘆以為非君則此金惟索之
他所更不記在是耳每出入帑藏單衣脫履嚴
自表暴有稱之者曰臨賄不動其堅如鋼其皎
如月其凜如霜合而觀之夫婦相敬如賓分之
則夫如鴻婦如光誨子孫又如楊伯起之善遺

長倩吉季逢吉同遊庠序續文待時大發仲子廸吉舉進士為還郎有名守大郡稱最六孫玉踪而蘭芳將來所就不可量矣仲子主事日滿其三年之考封部請封典得以其子之官官之階承德郎雖為封君然悃愊無華樸直有道虬髯玄髮偉幹脩軀器宇豐碩貌言古雅涉世深而智機淺自奉薄而賓祭厚身不立崖岸曾不存町畦口不談官府而足不躡城闉教有入人之深氣有襲人之和所以親疎懷其德遠邇歆

其名奴僕樂其恕見則人貌之病則人惜之殁則人思之跡其生平行事一言以蔽之曰懷朴而已莊周所謂真李耳所謂無為君蓋庶幾近之矣所以壽登七旬齒不脫目不昏行不杖以其負堅實之氣而本之以忠誠之心故能如此然以微疾竟不起鄉人尚以為所享不足以償其所積也世有一人而始終異者亦有一地而始終異者田父生三子俱牧牛羊服耒耜無他知覺乃以幼者入城作吏遂習華侈長奸貪縱

酒色斷其天年而二兒則固無恙也終南山中有村如桃花源其人鹿衹鳥棲粒食水飲壽多百餘歲後道路通而夸美入人狡俗偷無復有高壽者矣自洪荒以降人文漸著智實一開其精不完去草昧改物之時已遠然樸風猶未甚漓散真猶未甚鑿而識者業已竊之以為詩書不若無言龍馬終歸有象豈若愈趨愈下若今斯之極也懷朴公獨能超出風氣安享壽考如太上無懷之遺逸天下之人皆慕是焉則天下

平矣豈有黠吏刁民缺政廢事與夫殘賊夭折者哉世後而質朴為重為難是故小傳始末惟以其重且難者言之

宋素卿傳

嘉靖二年四月內日本國遣使頭宗設盜斯官謙導等從人三百有餘賫正德年間勘合至寧波府海道副使張芹分守朱鳴陽太監賴恩郡司張浩驗貨客船入港其進貢貨物查入東庫宗設等各帶私貨館於市舶司嘉賓堂謙導等

館於境清寺供給俱出安遠驛驛在市舶司內繼有宋素卿進貢船四隻因風潮不順本月二十五日從船一隻名大四號裝載富賈先到定海關外宗設詭言非是我類船倭無奈遂棄素卿而降宗設方收入港二十七日素卿始到關外素弘治年間勘合朱分守賴太監將其貨亦查入東庫館於東壽昌寺其從人及倭賈館於天寧寺宗設議導入寺探望素卿素卿據上位不為禮議導懷忿由此禍起五月初一日寧波推

官高遷正在東庫收貨議導遣人各持兵刃搶入推官越城走庫在東渡門內城下將一應貢物俱搬上大四號船擄截靈橋門不容居民往來靈橋門與東渡門相近議導又於初三日黎明貫甲揮戈將素卿賈人二十四名縛出靈橋門江口斬首投屍於水內留七人相識者又遣一起救出塩倉門朱分守正盤素卿貨物愴惶步入城將素卿使頭并通事等殺害內有一少年乃國王之子素卿妻弟也素卿裂衣披冠領

□十餘人從慈谿逃入紹興府寧波衛指揮袁進受倭厚賄隨議導衆拈船赶素卿至釣魚山關殺素卿剩疲卒二三十人至餘姚又闖□居民二三十人至紹興王陽明閉城不納復回寧波寧民空城避於村落□云搶倭殺朱倭鄉亦人苦了多少雞鵝又云六郎門頭□□旗十□貫詐稱作烏龜罵其畏縮不敢出頭耳議導姦姓徐素卿姓朱原鄞縣監橋頭人其父為攬儒貨□欠千兩遂將男素卿盛於櫃中抵還夷人時

方十七歲國王愛之招為婿官戶部尚書生十子今在王位下於嘉靖二十五年處決其十子聲言必報父讐今犯順者或有其子亦不可知處決共三人內二人乃宗設麾下一名小四郎一忘其名素卿及四郎罪俱謀叛餘三四十人造船送還彼國又將海上漁夫看去領路遭風打至高麗國被害止留漁夫送還原籍議導續回寧波搶居民李洪濟海船二隻將袁進帶去在彼娶妻生子大四號船貨物滿載出定海關

備倭指揮劉錦哨船四圍防守因風吹附倭船倭人以手推船本無他意我軍即剁其手倭遂秉忿盡殺船軍劉錦帶甲投海死當時朱分守見倭衆遍擾城門殺掠不已傳令得一倭首者賞銀十兩百姓以此亂殺謙導遂燒市舶司嘉賓堂今坡清寺改為嘉賓堂自此倭夷久不進貢後復求進朝議減其數貨物帶來不多貿易不如其望彼之仰給中國者何止一物即如製衣必用針彼不善造針將不來搶針耶王晉溪

傳九之十七

有言能止其入貢之路豈能止其入寇之路已甚生亂必須有通融之法自洪武年間因胡惟庸通倭密謀進壽燭內藏刀箭將夷以銅甑蒸死絶其進貢至永樂屢犯海上殺一海道僉事舟山爵溪錢倉等處俱被殘傷以此又許進貢迄今患害日深急難救藥　祖訓言倭情詭譎今果然矣但喜安南國陳日昆首以地來獻後世子孫不可以無事加兵已乃殺中國使臣拿其王國　成祖三次征討始郡縣其地宣德年

又叛遂棄之初則以黎篡陳今又以莫篡黎頻今上命將出師聲罪致討革其偽號止稱頭目名色照舊納貢初又惡高麗不恭繫其篤本之人又云前後殺李氏四王姑待之今效順如故每歲　萬壽節遣使臣稱賀中國亦時有詔諭差正副二使往為慶和頒訓章輯成一書名皇華集共十餘冊書之難於縷料如此若必以　祖宗為可法而無因革之宜必以祖宗為不可法而多更張之過舉於繼體守成者

傳九之十八

扎　聖朝能灼見乎此其四夷賓服萬民安謐享國之長殆將過周曆而與天無極矣

溫母常氏還金傳

常氏者溫處士諱淵之配善人也雍之母而府推訓之祖母也訓由蔡州府推陞成都府貳守借道於章和予門而吐心事曰不肖賴祖母慈訓陰德以有今日然有還金事尚未表揚於人恐人以為過譽其母出於私情是以遲回而尚未發耳近見蔡母還金事偶相同其子名彬者

已索陳韓两尚書為之傳繼以四名公題跋燦然成冊表揚於人久矣竊欲效之以慰吾父之心惟明公愛而成之不日過家庭持以獻之父必喜而以為賢於他文遠矣予嘗為葉母作數語今其冊中不載豈一時偶遺之耶此為温母直述其事以待後之作者質實可采加之以文則傳遠不讓葉母矣傳曰温母常氏乃陝西漢陰名家女生而貞柔多智慧端嚴寡笑言正德末年同舍有謝姓者因里役當產得二十金被酒

解金於後園亡去母如園得金秘不以告人翌日早謝酒醒索金不獲蓬頭跣足呼天頓地曰恙重難支苦死賤棄祖業得金會不償直今又失之吾何愛惜此生命號哭將為自盡計母聞之察知真失主也亟取原金還之封識如故謝乃以首觸地稱不成禮亦不計數以恩同生母遂拜認為母謝雖破產不致死道路客池鄉皆母之賜也潤方為其子世雍求婚族戚[illegible]人人賢好德樂善鄉曲目為温佛子世雍更[illegible]

不詳難當其配者時有宋氏者亦以賢而不輕許人姝妁空奔走費唇吻而已謝乃辭其事又以其故家也只一言而定歸而能孝且敬以生子訓薦鄉書在東方有異政如反疑獄活六命撫按交章論薦已在徵取數中以其廉靜自守歸發而又逸之公論難已作推方三年即擢大府別駕嗣是官尊而福澤人民蒙　恩而封贈其父母以及祖父母有可豫必者況其子多而有為國子生孫多而可繼訓發身者此皆母氏

一念之善致之耳當時若無還金事宋未必嫁嫁亦未必有後如此昔有世子持金百鎰奉母母以不義而去之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以為污行而棄之常賢謂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楊震畏四知却故人金十斤彼四賢者或為人母與為人妻或為人父與為人臣乃世祿而從事問學宜其名流汗簡如揭陽曜於中天温母非大豐足者又未嘗讀書乃能為慷丈夫之事而燕古賢媛之長茲不可風世勵教耶

亡妻張宜人散傳

宜人懿行可述者多恐其久而逸也是為散傳言無倫次事無統紀隨心信筆漫然書之以備參考云吾自退歸林下不蓄聲伎有勸以可寄情取樂者時亦效倣康對山之為一遂妓疥毒方熾因而沾移於吾以及宜人無㨿瘢不可忍宜人亦嘗以一怨言乃令妓足不復登門固無豪興亦以內無主而此輩不可輕入吾廟災上疏乞休見胡擬　吾如疏罷石門李以為

不止東方才宜留之壯觀班行为不能寧甚涕從之宜人深德石門後石門以專為久屢加嘆惜既又石門訃音至東吾弔僉忙竟報行至寢所始悟宜人亡矣因之痛而回客或索觀器物可應手取酬荅簡札月與日有時急求原簡照之數辭曾無一次錯誤而輕但聞風聲犬吠即蹴女奴起聽眠常二鼓遲起是平明似此勞生甚何愁家不成與十年前內詩也今殆為詩史云有時市酒飲客客有慮

知之者笑其用多而市貰胡不釀黍為之殊不知酒乃婦事無婦則無酒矣蘇東坡赤壁暫遊需酒幾何尚且歸而謀諸婦况愚性好客雖風雨之夕客常滿坐不市焉於何取給耶追其易為吾買妾豐沛頻行告以多方物色務得魏人使吾心安愛則可望生育今果得子其有功吾家不細也誌文勒石後乃始有此與為散傳亦以補此為重耳嗚呼宜人治家勤吾獨享其成宅心平天乃奪其筭善惡報應豈可信乎

湖東貴相國傳

嘉靖乙未湖東貴翁再入相之次月偶問吏部員外郎林春曰久居林下與仕路人有如隔世晚進中孰為善文者林曰有任生瀚李生開先文方有名翁曰擬之太白孫山人何如林曰問文以文對若太白則詩人也翁喜即欲見之林即各抄一冊兩及門值其兩入　朝竟未一見而奄忽昇仙矣職方主事懋賢翁之冢嗣也命予為之傳京官三品上即主傳制也况功德如翁

而國史必評其事且大臣或有外傳必名位
隆者為之末学小子而可當斯任哉但生而未
見鄒文殁而文以慰之亦情也口雖訴而心不
欲歸山後漫不復記其事偶檢敝篋得其況書
及覩遺德錄并無所謂傳者乃茫然自失又負
此文債久矣予與翁地相去三千餘里科第隔
四十餘年不能悉知前賢事蹟止據錄所云云
稍變其辭而為之傳以備一體曰翁費姓宏諱
子充字而東湖號也江西鉛山人生有異質幼

即勤學宜其長而擅名老而不衰也授業於予
庠掌教方以嘉見重於祭酒丘文莊司業費補
菴由鄉甲而入翰林不數月恭上 太皇太后
徽號推恩封其父五峯君為修撰如其官是秋
修 憲廟實錄總裁楊文懿倚翁獨重書將成
而以疾請歸人皆惜其不露思識者稱其善恬
退益脩書事不論前勞臨時 進呈無名者則
不得與所謂經筵頭修書尾也疾愈復任值
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賛善尋以母憂

去位父亦繼卒服將闋特 命給驛北上同修
通鑑纂要九年考滿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武宗嗣服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預修 孝
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未幾連陞禮部左右侍
郎于時閹瑾竊柄凌轢士夫莫敢誰何之者翁
獨骯髒不少屈瑾誅変更諸政悉復其舊所增
庚午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議者力欲
裁革翁謂求賢宜廣且試期已逼姑從之可也
人咸服其公且恕云是冬陞禮部尚書得 賜

腰玉恭上 康壽太皇太后 慈聖皇太后徽
號 賜白金文綺又 賜麟衣一襲知會試貢
舉諸需舊皆取之宛大二縣而民甚不堪翁議
以各省鄉試羨金轉解充用鑄印局額設大使
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
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居半當事者頗難於處分
翁於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數
亦如之挨次選補度可逾十數年投考及請托
者內是屏跡二事俱著為令 魯府鄒平王嘗

襲爵爲廢兄奪且數年矣有本辭奏辯翁謂倫序宜改正事下廷臣卒如翁議内閣員缺廷薦首翁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乃與李西涯楊石齋梁厚齋同心輔政一時號稱得人耶畫劉齊群盜蜂起四方駭動命將出師指授方略逾年討平之論功蔭一子爲錦衣千戶連疏懇辭改授六品文階又復辭免乃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已又 賜蟒衣一襲江西盜緝而復叛遣總兵李鋐率邊兵致討鋐病死本兵以劉

暉往代鋐暉皆良將嘗平寇北諸盜者也錦衣指揮錢寧恃寵欲用其私人陰諷中使屬翁票旨如其請翁執不可以百金飲器求撰誥文又峻拒之寧益慙恚會逆藩宸濠請復護衛以萬金賂諸當路咸許之矣疏下翁獨不從曰聞其久蓄異志若與之護衛是藉虎以翼也一不能[illegible][illegible]濠徑得護衛歸街市有謠云吳王欲反黠能[illegible]劉氏雖安錯已危寧使偵卒日夜伺翁門[illegible]其過失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者會同列

有娟嫉而窺其佐者陰助寧短長於 上前一日忽有 旨詰責翁翁引咎求退遂得致仕而從弟緇俗采亦同就閒舟至清源濠黨縱火行李悉爲煨燼寧亦使人尾其舟至是乃已抵家閉關掃軌謝客絶交築樓一所名云志樂日課諸子讀書其中濠欲傾翁乃求素不相能者助以道里費令其招撫無干事具奏彭幸菴方掌院知其姦謀乃駁其奏而罪其人計沮既不得逞乃嗾里中惡少年焚其室廬毀及墳墓懼而

避地城市又遣群兇攻城翁兄若弟各以一人相將兄竟死焉巡撫孫忠烈請於 朝遣兵臨之免濠反翁及弟案謀起兵遏之王陽明方以羽檄徵兵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率兵應之翁皆爲之贊畫且密與陽明議兵機濠平陽明欲以功聞翁力辭之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竟上其事曰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飛書又急勤王之義既而巡按唐龍給事中祝續齊之鸞壽皆

遣車上薦事下所司未及覆而 聖天子入
繼大統旬日即降勅起翁而弟亦連茹有累效
忠謀遺謨去國之褒復遣行人趙嶼敦速既至
亦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賜蟒衣三襲玉帶一
束又以平濠功恩賚加厚誥命之燬於火者重
蒙頒給 今上以神聖之資勵精圖治翁以練
達之才極力替襄蓋千載一時也 上視太學
謁先師以翁侍行 親耕耤田翁在九推之列
三月以恭上 兩宮徽號得贈及三代曾祖榮

祖祖應麒幷父俱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曹氏繼
張氏祖妣周氏妣余氏妻濮氏繼孫氏皆封贈
一品夫人又以翊戴恩廕一子為錦衣指揮使
三疏辭允一品滿三載荷寶鏹羊酒之賜准揚
大水山東河南旱蝗乃條救荒十事上之從見
嘉納俾有司施行戶部以各方逋負甚多請自
弘治元年以後如數催徵翁言歲遠人亡自難
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寄養於畿服

郡縣者大為民累而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
馬歲賦如故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
各十之五由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
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翁議以外衛軍士終歲
勤動竭力以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宜分給以
蘇其困 上皆從之其經國遠猷類如此時大
禮未定 聖心未安諸公相繼罷去翁雖進吏
部尚書改謹身殿大學士而亦懷去志第以國
恩未報有所不忍耳委曲調護 聖心漸安縉

紳恃之無恐而大禮亦徐以定矣 獻皇帝神
主至自安陸奉 命同惠安伯張偉附馬都尉
鄔景和往迎於是與大同兵叛殺參將賈鑑都
御史張文錦勢頗洶洶議者欲命將出師大舉
以勦之翁曰变出於激不叛者固多勝之則玉
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為難處
矣莫若徐徐圖之先以兵部侍郎李昆往諭以
觀其變繼以都御史蔡天祐巡撫以安其心又
以都督桂勇總兵以鎮其地代還舊總兵江桓

以釋其疑廷議紛紛不一仍遣戶部侍郎胡瓚
率京邊軍數千屯駐宣府傳諭勇及天祜即取
首惡一時擒獲將盡而殲欲稍振軍威飛檄將
有事大同城中大恐又復脅衆圍勇將殺之勇
之童僕死者十數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得
不死衆即願某為師翁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
其擒賊及　命下果以威奮取脅勇者幾百人
誅之邊城以安　世廟規制翁之匾畫為多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文綺

鞍馬及宴於禮部時弟寀從子懋中皆為編修
預修史書寀進贊善懋中修撰同賜衣及宴金
帛有差盖一家一時之盛云冬無雪　上親致
禱翁方在告　手札命作告文且趣出視事既
而大雪連日人皆謂　上誠敬格天而翁調燮
之功亦不可誣六年考滿羊酒寶鈔賜如前
御製詠春及四景詩　命翁恭和喜見天顔已
又　賜御製七言古詩一章　上御平臺召對
忽遇大雨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

時以為榮　獻皇帝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
盖殿大學士白金文綺鞍馬　賜亦如前又
御製律詩一章以酬史勞敘一歲成頌賜諸大
臣翁獨多其一累以疾辭　上皆溫旨慰留疾
再作辭益力　上鑒其志決特令馳驛還鄉子
懋賢方舉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疏乞歸侍
養疾　上俾允之且令疾痊照舊作養皆異數
也既而懋賢侍養數年則又遣之仕曰吾受
國恩莫報未究之志是惟在汝復酌酒以勉其
忠孝翁歸雖久　上常念之不忘乙未夏　手

勅特諭禮部尚書夏言曰宏比復如何言對以
尚健次日　詔起翁復用遣行人王獻芝促之
行可謂迎蒲車於渭水而錫靈杖於漢庭也翁
迎勅稽首曰老臣幸未即死願得終事　明主
遂於六月朔日冒暑發程復先馳疏以聞
上喜荅曰卿可兼程來朕佇候卿見七月抵京
上方齋居即遣中使勞問翁奏對多切於治
理　上復大喜曰卿當獻正闢邪匡朕不逮既

又　召見便殿慰勞有加即日賜銀圖書一文
曰舊輔元臣自是日承　顧問御札稠叠數命
代祀先師孔子　帝社帝稷及時享捧　主廟
廷又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搆別殿每至一所必
駐輦咨詢拳拳於群臣之進退朝政之得失皆
天下大計又與一二輔臣恊心竭力引用耆舊
光復化機天下欣欣想望太平第以累月積勞
脾疾頓發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怠會大內
祥宮訖工　上告成于　祖考翁捧　主內殿

復陪祭　欽安殿拜賜觀宮後苑薄暮出自右
掖值夜寒猶少飲始就榻俄而伏枕長逝時十
月十九日也在官實日纔三月餘耳先是司天
奏中台折又有星自文昌流入閣道化為白氣
翁問綮友主何徵友曰文獻通考言當在將相
翁黙然不應是夕偶然哉方期效忠以資啓沃
之益曾弗告病遽還造化之身人徒羨翁趍
天子之召而不知其志主於行道人徒惜翁秉
帝鄉之雲而不知其國爾而忘家訃聞　上痌

傷之輟御朝一日乃命徹懸乃遣鴻臚事給温明
之器頒卹祿之儀　贈太保禮部以文昭文憲
二謚上請　欽點文憲工部營葬兵部給舟仍
差官護其喪還翁孝弟端直弘雅公清其天性
也乃又充養有素真不愧於孔孟之徒而又何
論乎管蕭之亞也居常以祿不逮養為恨遇二親
生忌輒悲慟不勝處衆弟友愛如賓而究弟則
教之早應鄉薦得列官階遇姻戚禮意勤厚不
以齒爵加人衣自命服外紈綺罕御然里巷歆

慕之者以為錦簇宮袍巧出天孫之織光橫寶
帶神輸海若之藏然豈翁志所存哉先代諸墓
舊以族人分掌而各遞主之間有貧莫克舉治
翁為出田輸其入每歲合族而祭以其餘賭族
之貧者世業農歲歉輒減租或逋負即焚其券
至濟寧見族櫬在舟遭覆溺者厚資之以祔葬
歸即其細可以占其巨矣少喜續文晚乃謝却
惟靜養以觀化元所著自慚漫録若干卷藏于
家額雖千璩請華而不輕棄寒賤執文翰而事

編摩是非不爽秉文衡以司去取藻鑑惟精代
言讜綸綍之文而輔政和鹽梅之用高奇勳於
麟閣洽流譽於龜沙嘗深取李文正之言內閣
機務重地事至四面俱當照管不可任意圖目
前麟經嚴外交之制可語翁始羲易列包荒之
爻可語翁終生而童二十知名發而士民失望通
孝之十六而舉於鄉二十而仕於朝四十而官
居次相五十而位極人臣一登甲第三宣相麻
歷事四　朝閱流五紀秉政九年壽臨七十同

考禮闈者二主應天鄉試者一　廷試讀卷者
四門生半海內一經指授率有時名　論孫者
九壇四世舉於鄉者三人進士三人及第二人
尚書二人翁亦在其中總計鄉舉則八人矣九
在戚爵者尚書等秩不可勝計成化甲辰正月
翁會試北上道出呂梁時伯父復菴君以都水
主事在彼帶洪臨別語之曰若會試不第幸勿
南歸宜即入北監明年代還翁首訊之曰伯父
何以逆知宏之不第而必令北監耶曰此汝叔

到之兆也盖吾嘗夢汝入監云所得班簽乃保
相彭公故物也彭嘗由北監狀元及第矣汝當
勉力至丁未果以狀元及第夫復菴君直以狀
元望之已耳堂知同為首相同卒京師同謚文
憲一夢而終身畢驗爲功名富貴不有前定哉

東谷張先生傳

嘉靖丁未送馬安人塟至東谷先生墓所見鄉
人集紙旛遠迓足知俗厚而德可感人墓在長
白山下不惟草萊荒穢而且家事蕭條爲清白

吏乃至此極乎晉胡威清畏人不知父質清畏
人知先生清名滿天下無心於人知雖欲人不
知不可得矣有名昇者九世祖也任章丘與魯
官遂家焉述善其曾祖名傑名題者則其祖與
父也俱任陰陽訓術母程氏以成化辛卯仲冬
生先生先生生有至性不肴同於人嗜酒似乎
踈脫爲文則極切實又能明理達意不徒傍經
貼註而已父曾爲上司委用領兵勦土寇逃[illegible]
將加罪先生考其文可進意猶不釋取其[illegible]

平生恕之而罷其父之訓術父自以兩世相傳
一旦失去獨居慨嘆不能已先生恐其憂鬱致
疾思以笑語覚解之乃自外入門問曰聞天鼓
有聲否父曰不聞也何以有天鼓聲先生曰為
落大人官星故有此異耳父乃大笑是亦老萊
子之意也從遊於鄒平表兄耿尚忠乃風流無
忌憚人也善解書而師範不嚴群弟子多狎侮
之者四書講義有名斧鉞者恃之以為傳習之
資先生以計取之從而輟講席者旬餘復潛送

還則又開講如故但有問即對耿止驚訝人心
義理偶同而不料竊其書熟玩之矣賈南塢為
祭酒說詩書依憑元集說及耕野管窺國子生
有托其親暗出之者後遂罷詩書既入復如前
猶夫耿之故事云弘治戊午耿中鄉舉留先生
以親且門人伏事左右不知其已同中矣將赴
宴着衣隨其後耿乃止之只在客寓等候先生
笑曰不能中魁元乃榜末亦不能掛名耶盖欣
中第二而先生名在六十一至乙丑舉進士而

耿竟不能舉初次會試前二場文極如意臨三
場取策觀之箱中得妓者贈鞋遂哭而東歸卷
有美批圈點查無三場置之後以舉人在仕途
不可通豈非造化者陰有以罰之歟隸谷觀政戶部
借工部差為太原尚書周經營葬朱姓者惡其
挾勢不與神路該道首計賕賄不可得或啗以
鄉飲則應以常祭黃秋數十好進本人家非有
德行者豈敢作鄉老與席先生竟以正言兼巧
說使之從周喜而嘆且服曰誰知竟成其事者

顧在醉酒人耶正德初授鉅鹿知縣人咸慮其
或不勝任至則視民猶子而處事如家又出以
簡易太以勤誠雖大得民心不免有拂上意順
德太守屢欲責之賴二守力救免尋丁外艱服
滿補任任丘縣值霸州盜起歲更不登乃脩城
誓衆散積哺饑兵甲整飾四境恃以無虞未上
任先在阜城守城任丘士夫以書速其來曰不
顧本縣而乃為鄰縣代守何也來無幾而阜城
矣殘破者多不止一阜城而已賊首劉六劉七

聚衆野寺距縣二十里計日來攻城中大懼欲
遣一小卒假稱獻瓜聲言大水泛漲幾漂瓜又
探者亦言有水決意棄城徑奔東北寺僧在傍
佯作聃狀聞呼則驚惶口稱悮了爺茶問別有
聞否則云不知亦一善處生智僧也秀才有與
齊彥名素相識者弁衆首領宿於其村飲間聲
說實將薄城因水而止秀才告以張乃清官來
有何盜賊言官清而一縣皆清耶子女財帛惟
吾所取耳賊退半日水消亦天幸也非善政有

以感致之耶庠菴李學士後有謝詩云昔年相
與駐孤城豺虎縱橫近帝京洛下書生會獻策
關中令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秋盡西郊
復送行黃瘦一童撣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以
獎駙馬多收田租朴其舍人遂誣奏將繫逮耶
有長老千人保辯得寢作首率衆者乃都御史
邊憲叔名仁素有義氣者也官卻為居民折取
將盡王侍郎讓其不為之主先生告以先仁民
而[illegible]愛物弱民斫木作薪採葉充食磨沫調湯

以救目前之急何可禁之因上救災四策多見
之行兵荒之餘恐人廢學多市書冊散之諸生
又葺補社學擇師擇民間子弟教讀其中縣乃
南北通衢士夫使客往來絡繹不絕以區處有
法供給從儉吏得着役民得安生不然鎖吏逐
民雖雞犬亦不寧矣素仰羅圭峯文行高出一
世因其經過拜以為師御史至縣有失遠迎被
呵叱先生不以為意但云老大人此行巡按耶
巡鹽耶印馬清軍耶御史怒曰獨不見吾預行

紀功牌面耶先生因問賊去此幾何御史云約
有七百里先生曰若是七百里買功賣功者何
以知之誤殺平人者何以知之莫非有千里目
耶不自責去賊之遠乃責我奉迎之近御史更
大怒顧問左右此知縣有心風疾耶先生徐應
以非心疾乃心直耳行三坐五乃廩給米定數
時巳支一日者遂退出二升不食而行先生亦
止送出郊外即告廻御史方欲搜索其隱細或
提問或條劾乃以倒用印信被繫不數日復廻

先生乃接至交界跪於路旁又製綿衣造其食
親告官校親自餽送及御史得釋遍告臺中云
不圖今日乃有古人如張某者訟詞願和解若
聽吏民但涉贓私雖至微亦必重罪之兩任四
年片紙不罰一錢不取衣惟粗布食惟脫粟妻
子供不能堪只在家力田無隨任者鄉里近而
多有至其治者臨行所贈不足以為路費歸家
不惟無怨言反盛稱其廉德及百姓歡歌不輟
於口薦疏稱其廉介者獨多行取未至陞戶部

主事餉軍遼陽封還羨金於官既而監兌臨清
榷舟九江百事盡善一毫不染而在九江尤儁
觀府誌及入名宦祠可知其政矣貴寶瀆前視
若土苴自然之清鮮有及之者此固誌中要語
也李崆峒時方緣事對客輒笑憑兵備俗不可
言張戶部不惟操守清而氣味亦清嗣後再加
之學問則全人矣舉人陳守仁上詩亦得比真
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公心水流有折
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未滿苦告迴部繼若

黃姓托同鄉內閣得此委竟以貪敗丙子三年
考稱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封太安人妻封
安人妻乃訓導馬諒女有賢德諒以文學德行
重於鄉人歿今年遠往往有稱述之者考滿未
久越員外郎徑陞本部郎中宣府總督糧儲蓋
以邊地險苦又量才授任有此不次之擢耳南
部有無員外者歷主事俸久亦自陞郎中如南
大理無少卿寺丞亦以資深而陞僉都御史非
此二者而陞郎中及北寺丞陞僉都皆非立法

原意也先生知邊境餽糧久被中官侵漁托疾
辭行戶科叅其性偏執一情惟在酒操守雖有
可觀應變非其所長對品調外為汝寧府通判
繼而兩郎中一則以餽糧不明監追一則為
武宗狩宣府得罪江彬已陞衢州知府召還不
得朝見罷歸由是觀之先生之托而得逃真有
先見哉在汝三月棄官歸止持葛布數端道經
同年熊遇家悉以留贈其子適有陞撫到府乃
都察院經歷同知張經唆太守馮志申逃返其

撖先生在化丘最得人心為閔侍郎不恊張氏兄弟意以至有此先生聞之恬不為動但云父無他宦心彼雖捧檄至吾章亦必不往也嘉靖改元詔求遺佚臨邑給事中李錫首以先生應詔薦其才智可用雖善飲如劉伶而清節如陶潛先生與同鄉未嘗接盃酒之歡以見出於至公奉 欽命徵取適居太安人喪免喪巡撫王堯封繼薦之吏部復行文催促上道父而不至丙戌陞河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母在尚不欲出

今毋亡決不出矣遂就東村為終焉計村在墓西山水秀麗往則徒步雖驢亦不騎嘗二獲於橋邊鋪舍內去則着之廻則易靴入城城門因盜警以繩鎖攣之止留尺餘通往來先生不待守門者啓解將鎖而入焉有止之者又有識之者曰其得意處正在乎此嘗携數門人將遊其村出城見路側有賣瓜六七枚者欲買以解渴賣者索價太多門人中有言瓜蒂甚鮮非灼城來必摘自貴園者園土極燥又有崖遮風而山

不礙日省城止賣一次而此已堪用矣先生曰當以君子之心待人據其貌非盜瓜者况衣不藍縷又非貧不得已及抵村門人指其瓜蔓滴水痕正如其數乃笑曰汝聰頴能料事然吾不失為忠厚有人食其瓜果者見即潛廻恐食者生媿但陰雨披簑頂笠荷鋤執鞭者滿書屋不惟不斥遣且與之雜坐談農事衆長於發明經傳以其所長并幼而有得於耿師者授徒多所成就如進士袁軒晃舉人陳德安其最表者也

乙未七月病洩瀉至十月初三日極力起坐呼酒命酌舉巫索陶詩周子通書置懷中啓仆而瞑壽六十五貧不能殮殮不能塟丘人聞之賻之百金又軒晃適自官中來遂得舉大事無綱紀其家事四子長志仁先先生卒次利仁庠生次守仁又次欲仁亦庠生女一適庠生韓伯金亦先卒五孫子六孫女向在監胄日交有以公罪刑曹提問者願附名其內朝夕相與且有酒可得長醉數日後問而思出獄吏止之曰非

神廟本不可先生大叫無罪人何苦相拘遂題
詩壁間云也知縲絏非其罪未審何人子妻之
字畫麁拙墨跡淋漓見者咸目以狂人使酒雖
不至罵座人皆避之獨張文裕以其剛方能
面折人是非所在著能名累官巡撫都御史嘗
謂予曰渠雖相畏令其稍退則已如其酗酒不
顧亦將如之何值其醉時監友每招而逐之率
十招而一二往也予初第進士出使過家相會
於龍谿喬食事豪先生曰君為新郎人所敬重

喬許史記漢書文選三書該不即與辛一言速
之喬聞而笑應之曰非怯也疾固也嘗欲一見
或有事商量則不可[illegible][illegible]無事懶接客則日不
離門以書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來也先生曰若是
貽我三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作命所之東則朝鮮西則
流沙南則交趾北止居庸關一生惟畏宣府耳
其善戲多類此先生外若和易而中有執持貌
似遲鈍而心實機變才力足以有為而不輕宣
露富貴不能無意而不為苟得自以為牢籠一

世而真情終有不可掩者人皆惜其一蹶弗起
而不知其三徵不就也人止羨其一薦如水而
不知其剖決如流也先生諱茂蘭字德馨別號
東谷邑人稱東谷先生而四方則直稱其名曰
清官張某云身後子孫貧而衣食缺遇諸途有
知為者善人或因是厭心但一徵終一振縱不
即振然已享美名而入鄉賢矣若夫以貪敗者
何止九江鈔關一黃彼謂人不當為善誣人者
也謂天道無知誣天者也傳終畧及於此以告

世之人燕示先生子孫且自安貧俟時云耳

袁西溪傳

袁西溪者風致詩酒人也諱公冕字伯瞻號曰
西溪自其祖之系由北冀東遷世為章丘人章
以衣冠文物先諸邑歲多鄉薦士而進士科亦
不乏人以攻時文得力如此西溪獨倡古文辭
流輩翕然嚮風文辭亦非其獨能蓋本之家學
也蟾翁云翁即西溪父諱弼舉進士任刑部員
外郎外謫仕止慶陽府同知有文名能識士於

夜警矣董僉事以同年而不甚扶植翟青石
因同鄉而亟口稱獎郡僚有犯公議者最以官
職察雖陽善而陰實啣之設譎辭聞於臺察西
溪義不與直拂衣浩然而歸止携蔦數端猶夫
東谷東谷貽同年之子此則折還債主城西光
八里故業在馬溪水環流清可鑒毛髮園中除
荒穢結亭臺有疇可稼有畦可蔬而又有浦可
蓮誦讀吟詠其中自謂吾痼已深雖和扁復生
安能浣泉石之腸而砭煙霞之懷耶曾納一權

氏妾父乃在京猾隸人也恐為官累遣之後乃
作二小詞一追憶一代吾酒中向予誦焉醒後
笑謂予曰夜來曾以拙作献醜否予假應以未
也至喬龍谿家見几上有一紙取視之則其詞
也茫然自失此吾隱細之作避人知者何以在
此龍谿答以適聞李生口述而侍者手書之耳
西溪嘆羡以為只一過輙能記之終身何難之
有此西溪初致仕而予為秀才時事也詞乃
暮蛾愁漠漠春城過雨東風惡東風惡杜鵑哀
怨杏花零落桃源應悔當時錯秦樓更覺新來
薄新來薄不堪重醒斷腸天末愁脉脉隣雞三
唱東方白東方白斷雲行雨杳無蹤跡鏡鸞怕
照離人色被鴛空拭嬌啼漬嬌啼漬不堪重醒
一番蕭索擬之周美成秦少游黄山谷諸詞客
可多讓哉論者以吾章有三俊謂東谷能官龍
谿能文而西溪能詩也由是觀之不止能詩矣
一日予在門外與客立談畢升堂見君與東谷
嘲戲死必惡疾務求方書所不及載者以相勝

予笑謂之曰戲太甚和而流矣何不曰壽滿百
或數百而顧以不堪聞者汚人耳耶二君當各
享遐齡若其終來疾病固能預知之因指東谷
必是洩泄而西溪則關格發問何以知之一好
飲涼一好飲熱耳東谷既已如所逆料君後從
飲漸覺艱澁猶不知戒除夕夢有告之者急絕
酒尚可活否則無救矣次日拜賀元旦縣大夫
留飲晚歸索酸湯解渴自是勺水粒米難下水
入咽喉令人附耳聽之點點微有聲因熟酒乾

濺血路噤嚏吐逆皆一症也歲前嘗謂相知者
曰夢中得句有云何康飛來玉一痕得非婦輩
素粧兆耶又云白頭憐老子鞍馬逐東風明春
吾其死矣至期果不起寔丁酉二月二十五日
也予言已兩有左驗而兩夢更有奇驗矣父寓
慶陽日將遣之從學於崆峒業辭之以事摔
未往崆峒在汴有人傳其十月見菊詩驚訝海
內亦有能詩如此者及問知出西溪手崆峒以
為無怪其然此嘗遊吾門者宜其類吾九日無
菊詩也門實未嘗遊從受業厥剽有之矣吾年
半百還加五一病奄然力不支造物何心容有
此平生多難更于誰冤裳苦憶諸公會文字空
留後代思最是西溪舊遊地春來花鳥漫相期
此其絕筆之作與崆峒病甚貽觀友詩大相類
九泉有知亦必以曾遊其門為幸也配李氏同
邑人繼匹劉氏壽光副使璧女弟崇晃善詞端
晃善書軒晃舉進士知河間府連枝競秀人以
為難況一家進士者二而鄉舉者六尤為人所
書膽而心慕之一子大女身孫女盈而子殤生前
悄風而名昌有文凡可傳世雖壽年未登六十
亦可謂之遠而且長矣

涇野呂亞卿傳

真醇道學在關中可繼張橫渠者涇野一人而
已在我朝可繼薛文清者亦涇野一人而已
涇野姓呂諱柟字大棟既而改字仲木西安之
高陵人也居涇水之陽四方學者共稱為涇野
先生系出呂望後宋有呂世昌者始家高陵祖
松卿塋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為當顯於六
世松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生溥溥
配宋氏生先生果符卜言先生資性穎悟始就
傅於周尚禮習幼儀郎中高選見而奇之曰此
子他日必成大器不但以科第先人提學東田
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丱即有志聖
賢之學危坐朗誦矮屋中雖祁寒酷暑不踰戶
限年十四應試鄉邑貧不能僦館投宿於新豐
空舍內夜夢老人自驪山下謂曰爾其勵學後

當大魁天下明日試補廩生母宋卒哀[illegible]
毀祥受尚書於高教諭傳孫行人昂既又從[illegible]
渭南薛思菴克然有得相繼督學若楊邃菴王
虎谷屢試首多士拔入正學書院授以所學而
關見謚傳嘗夢程明道呂東萊親為指授而義
理愈精于時有熊李二參政聞其賢欲延為塾
師先生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於薦
寺未幾聞父疾走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
平移居於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不但參政二

傳九之五十一

子而已辛酉年甫二十三中鄉試前名刻其文
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
次冠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穀
舉業而講理學久之德業進脩踐履篤實益有
悅而不已人不及知者時或與他友習[illegible]
士相見禮　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illegible]具
禮耳先生則謗讒交下通國異而譁之[illegible]已
孫行人繳為之服喪拜[illegible]戊辰會[illegible]
十[illegible]一上考欲取一[illegible]

本務力爭不可得主者以為此劉養正也拆卷
乃邵端峯銳劉後佐寧藩謀反自縊死王陽明
以文祭之曰毋死不甚癸及午文一念之錯乃
至如此君臣之義吾固不能宥子之身朋友之
義吾猶得以甚子之毋特著其事以見世之取
士者勿徒徇虛譽而有玷科目云廷試讀卷官
見其筆畫端楷策冒仁孝字正合題旨遂以首
卷進呈　武皇御覽嘉賞遂賜狀元及第康對
山為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雖佳惜力微不能

傳九之五十二

首薦子然子固已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
年已有成帙詩文集真春陰覆霜等作不亞名
詩而子長於匡傳甚高古雖王渼陂補周語李
崆峒擬趙高答李斯書無以踰也入為翰林院
脩撰經筵試場史局其職也進講竭格心之誠
考校號得人之盛而編摩稱秉筆之公受[illegible]
先祝稱甚之子其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
使拜受退而跪讀甚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自
儀閱期功喪必為位哭奠九饋遠非禮一毫不

受逆瑾擅權竊政附麗之者驟遷顯秩先生雖
同鄉獨不出其門且却其賀瑾瑾已不堪又因
西夏搆亂上疏請　上入宮親政事則禍患潛
消內外臣工可常保富貴瑾更惡其直欲殺之
先生遂與楊栢齋相繼引疾去何亦胥縲當時
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尾其後俱不得其過至半
途返先生抵家數月瑾誅刑及大冢宰遺累陝
之縉紳幾盡人以是服其智杜門謝客力田養
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先生跪

傳九之五十三

而願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而王[illegible]
相允剴切任拒宦寺已見卓識儒節年來學術
淵閎操持嚴毅正宜　召擢大用以吞人心乃
起供舊職勸　上勤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
萬民斯享臺國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　太祖
一舉而取之可為深戒或曰元主云云傷於太
直先生曰昔賈山借秦為喻文帝尚能用之矧
主上明聖遠邁漢文而吾獨不能為賈山乎疏
上蒙　嘉納以乾清宮災覃恩封其父為翰林

脩撰承德郎母及繼母侯氏配李氏生封殁贈
俱為安人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
取廻鎮守太監尤為人所不敢言言雖中寢聞
者憚之仍以仕非其時求退途遇秋旱禾槁白
諸當路免征　王虎谷為都御史顯舉先生相
代[illegible][illegible]侍湯藥夜帶不解晝發無聲及其卒也
痛哭嘔血將合葬母氏失其一指先生顙天號
痛若不欲生尋復得之土壤忽大雨如注跣擗
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至有泣下者葬舉廬於

傳九之五十四

中門外哭循旦夕不輟自成服奠葬遷祔題主
以及卒哭三虞兼大小祥至於脫禫斟酌損益
各有儀注楊東江葬其父母及予葬母踵其遺
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鑾聘以金幣立却之客有
託交遊以三百金求誌銘先生峻拒之曰人心
有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
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薦其不當
久在家居適今　聖天子入繼大統首召先生
遂幡然有用世之志次年壬午改元嘉靖與脩

武廟實録　上御經筵先生輪當進講是日値
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着襂淡之服罷酒
飯之賜朝論韙之疏勸尋溫聖學以為新政之
[illegible]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常布
[illegible]慎克已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
[illegible]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與意見與時不
[illegible]十三事自陳議者謂為大臣宰執之職
不[illegible]引為已責因繫獄尋謫解州州判會知州
林[illegible]叙卒遂攝州事於是恤煢獨蠲丁役勸農

桑築堤以護壖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
移者可考也已又聚耆民鄉長講讀教民牓文
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
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官建司馬溫公祠正首
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奉迎其母孝養以為
百姓先鄰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初御史景為闢
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
節歌豳南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庶幾[illegible]
陶唐遺風矣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擢其[illegible]

[illegible]佐之才迥出漢唐之上陞任南宗人府[illegible]
士民無慮千數哭送至於河干先生既渡河猶
聞哭聲琅琅乃口占一絶云試聽黄河東岸哭
為官何必要封侯去後州人感德不忘為之立
碑以紀其實塑像以慰其思連陞吏部考功司
郎中尚寶寺卿政務簡省得以閉門讀書兼設
教[illegible]鷲峯之下呉楚閩越士從之者日有百餘人
時張相國璁詔起用道經南都有醵禮為賀者
先生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姓張之甥也

轉北祭酒適國送之江上先生獨不往張銜之
欲乗機罷其官乃以疾在告不得遂其私者績
北上至眞定得[illegible]少卿報還往時太常
會飲皆役樂籍更有縱差先生悉與寛免禁革
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　太廟災乞
罷黜以荅天戒不允自庚寅至[illegible]年在南都五
六年丙六年間豈不三四轉乎然而皆散地也
乙未始令而為北祭酒監中教與士氣跅弛不
振久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立敦禮讓勤謹

習氣去一切煩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教者
即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風頓息有以敎教
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肆之謂乃日刮
月劘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暮之間然曰敬
敷則又不可不謂之嚴矣古稱師嚴而道尊道
尊而民敬意正在此今世人才漸不如古豈古
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
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流也先生立教雖嚴然
皆本躬行以率之正心脩身為本忠君孝親為

先每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示式有德
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擬其歷以示勸病者
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為詩樂
圖譜分日講解蓋禮以立之而樂以和之也禮
讓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
言之吏部論一監丞而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
慎者不但數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
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疏歷日以通滯滯
申方疏規五事請之　上皆報可識者以為自

求[illegible]孝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禮部右侍郎
仍在於尚自言眉淡不久近君其實心直不能
隨世耳同諸公卿謁　茅陵衆將着緋先生曰
望墓生哀只宜青衣角帶　皇太子生蒙恩陛
通議大夫祖父俱贈禮部侍郎魏劉二祖母生
繼二母及其配俱封贈淑人蔭次子昀為國子
生署吏部事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
寅長走簡欽祭張故相乃以黨姦拒之且云一
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其亢直敢言有如此長

又榜縣夏相之慾先生以為閒之於　朝可也
私示致人其可乎亟勸收其榜及夏問霍事應
以大臣當以容人為度故夏疑先生黨霍霍亦
疑先生黨夏後霍卒夏誅先生之心竟莫之白
上將躬視承天　顯陵疏勸止俱留中未出
捧表賀　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莩相枕藉語
所在隨宜墐之朝賀禮畢尚未陛辭值天變乞
得致仕歸事俟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俟淑
所風[illegible]親製文祭乃安厥職則以俸餘賙其

族人事叔悔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倶卒衰毀亦不殊生母未及塟以壬寅六月左臂癰發坐卧比泉精舍至七月一日卒山斗失韓而洙泗無曾矣生則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四塟則甲辰七月二十四日邑城良隅卒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見者嗟異之曰吾鄉哲人其當之矣哲人孰有如先生者哉吊者以千

計高陵人為之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真位持心喪訃聞 上為輟朝一日賜諭祭命有司營壙事未得贈官加謚又出端峯邵太僕之下識者不無憾於禮官云日後從祀孔廟雖不敢預必然提學謝少南郡守李文昇已請之撫按祀之正學書院矣其致政而西也人皆望其復起其厭世而歸也人皆惜其不能後生千人之知不勝數人之擠衆口鑠金雖百身頗贖何益哉先生頭顱圓潤體貌豊隆海

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鬚雖整秀惜不多耳配李氏與籍崇先女與先生匹德咸休事詳三石喬世寧墓文中長子田由舉人任汝寧府通判娶桑繼劉次子昀歷任右府都事娶張繼王孫男田出者名師皐昀出者名師伊一孫女亦昀出也先生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媵妾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者未嘗見有偷語惰容乃家之孝子鄉之善人國之

忠臣而天下之先覺天民也自來以狀元及第不媿科名者宋有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而文山忠義尤烈我 朝黃觀之死節羅倫之抗疏康海之豪邁其與先生皆彰著在人耳目者也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其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僞學之禁之風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聯同法堯舜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

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先生雖講學應文無虛日但非其人亦不願接九卿請李序菴癸文同僚宛蔡壚商墓志俱不之許先生上可庶幾乎周之精程之正邵之大朱之著述不但横渠近可兼乎吳康齋胡居仁陳白沙之長抑又不但文清且古今經生史臣騷卿墨客才子術士詩伯文人豈少哉然或華而不實是而不真其圓靈雖足以洞性命之原而檢迪之功或畧於微隱其謦欬雖足以聳來遊之慕而持循之

業或蕩於高虛其流至於假借延緣而標本殊觀德教為二者容有之矣先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足以闡經翼聖紹往開來乃仁義之精華而孔顏之道脉也其教人也隨問而荅其用人也因材而授嘗云學先其所短用先其所長是以海內士溫恭者得先生之謙方正者得先生之剛縝密者得先生之

慎清介者得先生之廉慈惠者得先生之仁堅毅者得先生之節誠篤者得先生之忠警惕者得先生之勤而善文事不足言矣使其得職銓衡掌絲綸其所施設詎止此哉世之不知先生者但以為長於文而議禮者猶以偏於古文識之高麗使臣亦歎乞其文傳示外國且文果奚從而生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至美者既在其中故至文者

自達之外而孟子論氣有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稱大丈夫也亦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趙岐釋之曰淫者亂其心也移者易其行也屈者挫其志也心也行與志也皆美之所在也能無所淫移及屈然後可以謂之直養而無害矣先生守堅力決心定神閑視順逆常變如一又鍾以關中風氣渾厚雄偉剛毅奮強而直氣將塞乎天地富貴焉得而淫之貧賤威武焉得而移且屈之乎予之

繼娶其祖母吕氏乃先生近泒流寓齊東舉族
往來甚厚都事君屢以書屬予删定其集取其
有關要者止留數冊簡便可傳又欲作一文詳
述先生事蹟集欲畧而事欲多顧其集三十六
卷一時不能卒辦先為之作一傳以副其意先
生知予以王渼陂馬谿田康對山三公之薦在
京師忘年與交別後音問不絕其贈予中麓說
及簡札集中乃不載何也其為予牌扁大書真
得古法先生已有名公狀志似不待鄙人矣因

竊據之亦惟誤其關要重為一傳文不佳而事
可傳也脉泉李方伯存日嘗趣其成即當各録
一通一寄都事君一焚脉泉墓上云

谿田馬光禄傳

谿田馬先生殁也趙尹狀其行楊司馬喬雲長
為之志且表之矣獨未有傳生前每有書來借
書勉予以學業兾有身後文之托傳非予為之
而更可屬之誰昔予使徐將行先生置酒作餞
以李愚谷相陪李既有事於下糧廳而先[illegible]

在官寺未廻予則至其寓雖主人不在畧啜茶
喫果留一謝簡出門即為同鄉于工部留飲先
生復遣人邀致不可得次日問于夜來會何答
乃應以亦是餞予先生悵然如失走一吏追送
至三忠祠是後不復會談惟有代候及坐憶而
已近為遜野作傳見者以為太長此則縮而短
之惟無遺其生平大節斯可矣先生馬姓理其
名而伯循谿田則其字與號也陝西三原縣人
父江隱居教授殁贈中大夫光禄寺卿祖母母

妻皆贈淑人先生幼即敏慧馴雅長而凝重端
嚴老而練達和易望之如山嶽之聳觀就之如
春風之煦物自開卷讀書即輕舉子業不屑為
而勵志聖賢之學從庠生雷鳴授易每遇雷拱
立道傍待其過而後行士人知尊重師道寔自
先生始會端毅公致仕子康僖以進士侍養有
餘力設教聚徒先生即遊其門得盡覽王氏家
藏書又因王氏父子得習聞　朝家故典又儒
先性理奥旨不徒渉獵口耳真能體驗於身心

遷淹錫提學每試奇其文稱為天下士年二
五以春秋魁鄉試四十一始以毛詩魁南
孟義已選入古文中對策　大廷力陳眞稀務
行義之岐坐此不獲及第猶不失為二甲第二
名即以舉進士之甲戌年授吏部稽勳司主事
尋調文選謝病歸薦起考功送母歸嘉靖甲申
復薦起歷選員外郎考功郎中南通政又謝病
歸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即又謝病歸歸十
年仍復薦起南光祿無何又以引年致仕歸五

仕五已在　朝不數年退廉恒數十年古稱難
進易退先生眞其人哉居嘗自念曰身可絀道
不可絀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守經可
也友有稱其變道重於變常識者以為確論安
南貢使至京謁鄢郎黃濬曰遠聞爲道學名願
一見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云志高尚不欲官
朝廷非有所薄之也使者嘉嘆去高麗使又嘗
執奏狀爲主事為　聖朝第一人才宜加厚遇
仍乞頒賜所為文使其國人作矜式又爲理文

章景明詩等語亦傳聞外國在吏部兩上書諫
止　武皇巡遊　廷杖幾死嘉靖初服闋同官
伏　闕諫大禮亦杖於　廷　上意諒其無它
竟不謫罪復其職提學副使魏校謫鳴鳳唐龍
洗政惡而欲去之先生昌言三者皆人傑也如
欲去之請先去理以為之倡閣瑾奸黨有華禪
者曾訂閱查盤以禍天下乃百計覓緣欲復其
官先生執不肯從復奏請事下本部看了來說
亢如此　旨意限在五日內先生既不查行亦

不題覆吏閣月餘厲冢宰曰此余故人在南兵
部日嘗許之試為全其信如何會楊內閣亦言
之甚力先生竟寢其事考察京官風裁愈厲嘗
云搏獸先搏虎擒賊先擒王有附勢三人首黜
之其餘不職者亦鮮漏網雖翰林清貴亦去數
人在通政司本狀赴訴有父訟子妻訟夫者以
善言導諭之遂感泣而罷凡解送物料率先閱
節中貴以致留難先生悉與覆華驗訖即收之
而侵漁乾沒之患由之獲免此則在光祿時事

也先生官不久任又不當重任其政蹟可考見者雖止於此然海內知治心之學 朝中有因心之治其陰相黙助亦已多矣初居嵯峨精舍晚隱商山書院四方學徒從者日衆毎令久而有得者輙相授受初至者必先令靜坐許時始與之言蓋曰須養受教之地云其爲教既非信耳證目又非掩耳閉目以窮理主敬爲本讀書作文爲末乃養身之菽粟而療病之藥石也隨材成就有受而無拒或縉紳過訪則與之談時

務遇村叟田夫則與之談稼穡人以是益欽慕先生願得日侍或共夜坐得詩文若又稱許先生親書兩目不殊少年燈下猶能作小楷[illegible][illegible]篆隸有漢意雖西涯左贊不是過也書大扁尤善遠近學士家無不有年雖八十有二視聽如四五十者僉謂天將儁佑斯文或如文彥博年九十猶平章軍國重事屢使加額稱嘆乃乙卯季冬十二夜地忽大震死者數萬人而秦晉河華之間爲尤甚先生與其配同壓土窯中先是

嘗謂寇副諱應旂曰值明夷之象爲火地之上吾其不免矣先生素深於易豈固知數不可逃耶商岩餘板築而渭水閑釣絲不亦重可傷哉先生自成童以至耆老無一日不爲學自筮仕以至謝政無一日不講學座主之官尊也人或敬之先生事黃逼參之死有如孝子之於親同年之存者人或忘之先生於吉綰脩之後有如慈父之於子或謂主司取人乃其分內事何必德之深同年一時偶相值何必待之厚先生言

生我者父成我者師父之生子亦其分內事耳一時同舟同館猶自有情況同年有兄弟之誼世講之好耶自胡元微言之絕先生與荷柏齋崔後渠呂涇野力廻其瀾可直繼濂洛關閩之緒自晚宋文體之腐先生與王渼陂李崆峒康對山首振其獘天下始知有先秦兩漢之文素又特好古儀禮周禮時自步趨舞蹈習其文而求詳實至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等叅用之執父喪及劉嫡母李生母之喪附

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乃根本重地機司留鑰
詔詢維垣會戶部缺尚書兼署其事有軍餘辦
料價造運船事最困苦奏行集議持久不決乃
以鹽引儀銀代之負軍得以息肩漕運因而濟
事辛丑表賀 聖壽觸暑感疾移事急還鄉就
醫巳無及矣十一月初五其觀化日也生在成
化巳亥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河南守
臣以 聞 蒙 諭祭一壇 勑工部遣官營兆
域至癸卯季冬三日葬於邑東黄岡之原配息

氏累封宜人子四女一孫男三孫女四長子名
在乃以書索傳者歲貢生能文可繼書香者固
不止此子當先在此子矣公以嵩洛諸生一上
其業 天子敬容擢第入木天遊藝苑摭其間
學發為文章其應制和敬一亭有詩瑞雪有賦
靈鵲白鹿有頌雩壇有樂章 中宮有女訓
兩宮 皇太后有致語他如伊尹辯讀史問答
春王正月或問五經河圖洛書論擬古樂府漢
詩足揚治世之休文運之盛公著述多不存

豪嘗語人曰性命之學經濟之畧不可不竭心
力乃若辭翰於治教不無補然非所急昔人謂
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後諸子蒐輯遺製僅得三
之一耳乃釐為若干卷藏於家屢蒙 寵賜
祖德詩欽天記敬一箴無逸殿左右碑銘悼思
感懷王詩明倫大典大學衍義酒饌寶鏹白金
文綺更有數次公在史局最久自丙戌後為同
考官者三連為同考從來惟公一人秉筆編摩
克擅三長之譽持衡考校兼收多士之良文通

乎政能弘久遠之規官重以人佇有延登之望
方貳省部柄用不遠乃一疾遽焉而遊此舉世
同惜不但中州人士而已不才如某久歸林下
無由上疏表胡震之烈隨淚拜鄭玄之門言在
耳而德在心拙文不足為輓聊以塞其請而著
其槩云耳

李中麓閑居集文之十

章丘李開先著

北峪張詩人傳

北平張子言八歲入小學其童子師名之曰詩字之曰子言長果以詩名天下師或有先見抑偶合歟不可知也山無踰於崑崙者以之為號亦志大言大之一端也初學舉業於呂涇野繼學詩文於何大復業既精諸相知咸以大魁元期之順天將大比先小試諸生令各具卓凳

以進子言獨被其家童代負不許遂拂衣而去且嘆曰即使詩中上甲為清要職亦不能也同時華容孫世其以進士而為提學副使有盛名或有論子言者當時如少貶以從科目固不逮世其耶然子言遇於自許略不謂己有所少也所作初猶未成其氣岸直欲吞曹劉掩顏謝駕班馬銜官屈宋廝隸褒雄與翰林江暉爰馬西玄林懋易廖洞野諸豪俊交遊商訂文物倡和詩篇重其人於都下而馳其聲於四方挾詩

[illegible]於解州乃歷房山渡滹沱緣中條陟太行[illegible]覽黃河泰汾九稷邦伊傅之跡唐虞夏商之墟莫不入之心胸而寄之吟弄雖壯懷激烈而雅頌雍容遍遊洛川伊闕而後返既而呂官南都則又由金焦釆石泛石湖訪椒丘獨上雨花之臺遍覽西湖之勝而深探禹穴之奇呼吸萬里變化百靈洪濤滉漾於目前丹霞縹緲於足下自謂與世無二而新製傑出可與江山爭雄乃呈其稿於呂師而廻其轅於大梁梁故漢

孝王之封擬而吹臺巍巍獨壯又有文人之宗李崆峒在焉凡數十日歌詠酬贈頗多崆峒稱其為燕山豪士夜宴瓶芝忽爾自墮以為祥行觴焉亦一奇怪事也與崆峒各作芝祥行俱有李杜風骨前此曾送王夢澤還鄉因策杖荊山拿舟洞庭至汝南視其何師之疾相守七日師卒乃旋京師所居不過一畝之宮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雷颯蕭時一披襟流聆此君箇箇生[illegible]相對欣然命酌醄然就醉外物曾不足以塵其

屆且不復知有人世富貴豪華事舊友堂中雖
六星散新知門下爛其雲盈有英發之言談兼
文雅之風致羽武庫之森列濫文筆之縱横腰
懸白玉之環而手擲金聲之賦驚絕之資倜儻
之節雖居闤市頗濃山水之情每興到獨跨一
蹇驢信其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少改
悔抗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矯不驕春風
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況其尤長者
退然若愚未嘗聞其雌黃一人之闕失哉壯其

傳十之三

揮金如糞土視齊奴猶几上鼠斯特少年俠客
之雄豈足知其日後所造哉有擬之以太白孫
山人者是皆豪蕩之才崎嶇之氣悲忿之音而
子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於古者予應
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
古不成子言亦云太白獨歎於古會日曾行酒
令各誦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子言首
首獻廻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
日下照芝草斑而句真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

曰尖新淺近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
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
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
亦有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既
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懷
僕妾之食而爲客卿范雎蒙厠中之恥而作秦
相甯戚庸而師周威主父賤而竊五鼎奪釜鬲
於塗而卒握相印者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
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竢

傳十之四

時而已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箒文雄奇變
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
從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
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
天下之道文章都詭不羈萬世稱善吾今不向
上公求之無以娛其曼衍瑰瑋之胃次而肆爲
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否則
賓之堂下就鄰架而讀之得觀絕目之語廣隘
心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今

之奇與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數其父母
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諸張氏張氏者衡
州府同知號東愢者也子言父衡州二十年而
衡州殁又十年不知其為李氏出也有告之者
殊不之信也已而知其實然䞭留頰足若不欲
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諸其
父母之墓痛仆荆榛不能興既歸決意復姓謀
之厚友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
番絕吾不敢遏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

有孫矣張氏無尺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
割張以益李則衡州之所以業汝訓汝者謂何
而可如此乎於是子言收淚含悽遲疑三年而
後決故今仍為張氏云字書放狂却有筆力詩
驚蛇草上之風而掛黑龍天外之雨若得其一
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可驅鬼形體敦厚方
面而多鬚見者不以為權門公子則以為帥閫
武夫而其中之所存則固與人異也配郭氏生
二女長適興濟中書伯堅之子監生孫與次適

鄭姓秀才朱雲鶴子一名繼留館李芝山兄弟
時買妾曲沃所生者也迄今殁於李門子言生
成化丁亥卒嘉靖乙未十二月十日以二十日
不五十也予與子言交遊六七年頗稱知己集
已刻傳其行事恐久而湮沒世徒慕其名而不
得其實乃撰此附諸其集之後子言文非不高
世獨尚其詩因題其傳曰嶔岑縣詩人云

蒲汀李尚書傳

國初隸今山東　賜進士及第者總七人韓克

忠馬愉以狀元王恕開盛以第二名張天瑞王
勅李廷相以第三名獨李官至八座惜者猶以
為未登三台以其所施未盡所養也公自號蒲
汀友字之曰夢弼父命其名曰廷相姓李氏乃
文定公之裔世為山東濮州人高祖義洪武中
以人材被徵將授官力辭之因充錦衣校尉遂
寓京師曾祖俊祖賢俱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
父璣曾取中進士第三名因讓會元陳瀾移置
二甲而公乃補之亦天道也父歷任戶部尚書

木尚書之前家人夢有報者戶部正堂爺做後
小相公當繼之後果如夢非偶也母一品夫人
趙氏以成化辛丑五月二十二日生公穎異秀
拔其天性也 該博貫通則其學力爾初遊順天
府庠歲試發冠多士高而且衆者京師也雖縉
紳之父者聞之猶不知其名公以少年書生而
歲貢重望所以後日成就有如此云年二十
一舉弘治辛酉鄉試第六次年授翰林院編脩
循入內書堂教書正德初逆竪劉瑾盜弄威權
娼嫉名士在翰林者多調六曹公為兵部武選
主事陞武庫員外職方郎中時邊務方殷警報
踵至題覆章疏月無虛日公從容酬應悉中機
宜瑾嘗先示風旨欲用一將官公以輿論弗協
持之甚力瑾怒將中以危法畧不之顧偵其小
過亦無可乘旁觀者為之寒心幸而保全三年
給由大冢宰楊邃菴考上許以任重致遠瑾敗
仍復原職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積六年始
陞侍講學士今有不數年即為講讀者公嘗言

又仕乃官人之法吾在史館十八年始得展書
近來寖失古意矣公雖文墨是司日惟講求世
務刑名錢穀皆所不遺五典文衡作文既多得
士亦盛乙丑辛未甲戌同考會試而丙子庚辰
則主考鄉會兩試也嘉靖乙酉陞南京吏部右
侍郎戊子引疾辛卯 詔起之壬辰值父母連
喪服闋改兵部右侍郎知武舉殊幾陞本部左
改禮部亦左允 經筵日講官丁酉陞戶部尚
書總督倉場兼提督西苑農事不止 知公以老
侍從長於文學而不知尤長於政理倉務百凡
有條而一無所失吏畏之官服之雖王漁蒲梁
儉養亦不能過之也奏舉漕運倉場利弊八事
多見之行戊戌以廷推專總部事兼翰林院學
士經營國計籌運邊儲殫心畢力守法奉公權
貴請託拒不得行已又加 太子賓客乃以微
疾乞休臺諫交薦奉 旨起用將屢以南禮部
聖心眷注以為補南是外之也將大用之而公
不待矣訃聞 上俯念頭功旁采群議特贈太

子太保諡文敏恩禮荐加可謂有始有卒生榮死哀者矣其為講官方將進講也武宗乃退而遊於西苑次日五鼓始御經筵衆以其久候而長而力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　上侍聽太喜即欲傳勅賜入內閣辦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稱　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而允之甚難不得已而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

傳十之九

始得　俞音乃後門人如張羅峯程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而公竟不與焉所親有尤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此豈士君子持身之道公之確守緩待為是也閒居五年雖云淡世味而薄宦情然却厚人倫而濃野興所處園在市城之中所志則出樊籠之外誦讀不離碧山樓飲讌常臨巘[illegible]棚與松風洞積書最富且多古刻百行克備尤

[illegible]在汲引後生著述半是館閣應製及韋[illegible]交遊之作不以卹有鏤本以廣其傳生年六十四配佀氏尚書鐘之女繼夏氏劉氏長男重恩次孝元乙巳閏正月二十一日乃其葬期崇文門東二十餘里樓子村則其葬地也予之未生也公已舉進士予之始仕也公已為亞卿初則以同姓同鄉繼則以同朝同志不以年長官尊自處惟以功崇業廣是期所以推愛延譽者不能殫述予宦罷將歸贈以貴重器物作思念後

傳十之十

寄新刻書冊博見聞自公歿京中士夫無一相通問者矣傳之作雖若出私尊而實合公論也

雪簑道人傳

雪簑者乃一狂妄簡傲人謂之道人則非也心實無他而惡之者則以為有意見人長揖不拜即據上坐雖王公長老亦不之讓士人以其喜施舍疑為貴驕公子善染翰疑為中書舍人知音律能蹴踘疑為飄風子弟問其家世則叔不以告而疑者轉深識者益衆予與之交厚獨[illegible]

其實為之傳其大略于以釋疑解嘲云雪蓑
蘇名洲無字號雪蓑道人每大書及詩詞往
冒雪披簑手押奇古駭觀原河南杞縣人從
唐縣伯父名百當以賣酒為業雪蓑年方十一
二隨之廢日肆中偶有一人醉卧而斃告於所
司巳下使用遂困窮遊散雪蓑亦落落無所依
為奕顛怪學一事則精一事而字畫弾琴蹴踘
歌唱皆可居海內第一流作半筆片紙小畫亦
是可人意後極口談內外書津津涎出自

傳十之十

發有獨得處是亦狂妄之一端但凡人或病或
貧者即施藥出財以救濟之嘗被人連累監禁
七八月得釋則拱手別去不出一然言人有侮
慢之者亦不校也所作多生硬奇怪或雜里中
常談或出方外異語以其入小學讀書止數月
即棄而雲遊足跡且半天下高潔不染塵埃踈
放難拘禮法善搭配古董和製藥材戲謔調笑
有足動人者人多餽之美衣服及錢物旋即散
之朝不復為暮計兇暖預為寒憂耶醉後高歌

興舞更有風韻只是玩世不恭人繇
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諺謂有一長則必
有一病雪蓑有四長宜其病多往往得罪
於世嘗斷之曰雖涉狂妄簡傲終是異人比
之發心爽爽者則大有間矣年今七十又四只
不衰惟未知無恙否傳之作意欲存其人不但
解疑解嘲而已

瞽者劉九傳

劉九乃濟寧鄒御史澤之遠族自謂是其第九

傳十之十一

子其藝能足以名世不必假此可也名守號脩
亭歌彈乃瞽者事劉九於二事有出乎瞽者
之外矣博雅記誦有目者或不能及市語方言
不惟騰之口說而且效其聲音卜筭符呪醫藥
方術天文地理內養外丹悉通大吟半非無目
者所能行也徒以娛人故聽而已擊鼓黏竿提
斷雙槌顛倒撒弄不失一版善以脊著地豎立
歌長套詞兩手兩足代版亦不失一雖久聲積
存遊之歡笑速於解鬱之藥而遂道其長之

草也惟是未醉使氣既醉使酒初見人親之久
則人畏之耳嘗在高唐禱雨有驗州守致禮酧
謝以口語得罪避之而東予素不延接瞽者而
一二友人尤甚焉以為與其聽瞽歌謳不如一
受醜婦怒罵而次相訪友人不一薦門者不一
通乃使一小童傳言願一相見有可采則少留
否則長往不苦求也因綦吉吳橋隱在座托之
試其何如吳謂拒之則失人遂館之城中駙第
後城外小園自恨得之晚惟恐失之遠也曾於

酒後口出大言吾世習先天之學腹羅列宿之
圖三教九流百工衆技無一不通有目者皆讓
山東李中麓無目者惟讓在京徐惟寱耳予賁
無他長寱乃淮之子而維楫之弟果是該博無
雙者也予嘗以劉九雪篆並論之劉九則戀戀
不舍油油與偕一言之合親如膠漆一事之差
勢如冰炭雪篆則麾之不去招之不來釜中注
水燎爨三朝不起魚浸冷灰中卻欲爆豆然皆
不同於人且有益於人者也劉九忽一日思其

故鄉淨泣別去約以不數月復來既而
耗詢之濟寧人云以好飲致疾卒於周百六
未別之前夜被鬼撲大呼求救無應之者同寢
二人一水渴無淋不離於廁一山行初至潛往
其家遂握手歆誦真言堅以待旦即相告曰自
丙戌吾生俱行好運近交運不如前而月令流
年俱不吉死期逼矣兇夜復為鬼侮弄非陰盛
陽微之兆耶圖歸之急惟恐客死他鄉耳當時
猶以為命難盡信鬼不足憂或心生疑懼或酒

後沉迷若有物然者觀其不求真有命有鬼矣
死後傳聞隣有張三諸與劉九同見閻君檢查
生死善惡薄應復他生人世且各問其所欲劉
九白願得二明目仍住河邊張三云只願無目
在深山中究其所以劉云痛恨有司貪財傲物
今添四季考察河邊淨洗吾目試觀終得無事
否張云世俗偷薄人情翻覆無目兼且深山以
不見為淨免受業障苦惱也世之人將為劉九
乎將為張三乎二者無一可者也

銳器如蛇形歷中曲身以其端入瓻中一人從
外呷之酒自流出城壑雖大一瓻之推也百千
萬人一人之積也誠使鍛銅鍱若劃木隆身歷
腹曲中兩垂以其中貫堞而兩端垂城內百千
萬人以口從外呷之城中水可立盡矣引說百
端太守時聽時聯洟其說罷太守謝曰幸且歸
休吾終不能如先生言治水已而水落不爲災
老黃大怨恨謂水勢幸自殺不用吾良策否則
非吾策莫救也里中少年多戲弄之者圖其貌

於壁上傴僂衰醜老黃過而問之此果爲誰少
年應曰乃昔日捕盜今又呷水者老黃咈然曰
疑其爲我果然是我矣搭擊里中兒有至仆者
見者靡不大噱是時兩河之間士夫多有騁詩
賦獵聲名如李崆峒何大復輩並年纔三四十
老黃已七十餘矣列在父行顧乃始學爲詩棄
古而專力律及絕句期以爲人所稱賞而[illegible]
之者日有加焉乃出[illegible]貿易綺縠錦箋以[illegible]
[illegible]人雖[illegible]公傳[illegible]臨鄢邑鄢邑竟無

正目視之者則又甚悔恨遂行束脩業崆峒門
下爲弟子崆峒有時坐堂上老黃與諸後生遶
巡立階下次第呈詩課崆峒首肯老黃喜不自
勝或以爲未善老黃手把白鬚汗兩出退去夫
詩乃通於事變發乎性情而本諸才學老黃非
是三者只欲以之要譽顧又眡人與否爲嗔喜
其可笑比搭里兒有甚焉者矣前此每以微文
彈刺鄉黨脅持人短長鄉黨畏且惡之啻使君
之行縣也縣令逆境上使君甫出境而縣令死

比其返也老黃求見甚力方入坐即厲聲云盛
聞使君威嚴不可近夫物忌大甚昨某縣令奔
趨死矣使君拂衣出坐廳事叱左右取老黃來
老黃時尚不知起睨壁後兩隸亟捽出夾器堂
下使君怒且罵曰吾降禮延君只爲士夫體面
而何無狀如此當即受吾刑老黃叩頭流血衆
鳴求免使君暫出廳登廁隸乃洩其機曰嗇爺
念係京官實不欲刑君特假此恐君耳及後出
[illegible]言先須加拶老黃急舒兩手將管之老黃攏

衣露臂既又曰不如用夾杠老黄乃脫去衣
赤其腳使君曰憊赦無恥遣隸捽出之出而大
詬曰常使君真父母幸赦我死也縉紳聞之無
不咎使君而輕老黄者矣然在屯豪猶囑託公
事無厭一日諸固安王大夫大夫先勑門下毋
內客老黄強門者通之大夫恚曰吾有子出痘
勢甚急暫毋內客而子執欲求見何也老黄向
前深揖曰楙固聞賢郎痘病來也大凡痘毒欲
發不發則黑陷不踰一二日夭矣非老人藥不

可藥大夫作色曰是安所得老人藥乎老黄起
出食頃封函一藥使人跪進之大夫啓函見是
其上曰謹奉先人藥一枚應用大夫遽其[illegible]大
詈曰嗟老畜何物乃爾非汝先人藥乃[illegible]人
如此縱是先人藥亦爵辱不孝甚矣吾寧[illegible]
不受此藥命健卒撞而逐之公人將[illegible]大[illegible]
見其門藥缺一此必自為之數年前人已[illegible]
老黄真老人藥可濟急也人夫命人[illegible]
其口血淋漓搒而問之有何事見教[illegible]

抵今吾亦允之聞者為之語曰獻藥遭撞老
黄得道闢節亦堪傷幸老死牖下如盜跖可也
濟陽人張瑄諱名為泙張祿由無據者俗謂之
泙以其好事翻蒸蒸形發見短因以為名之其
事跡婦人女子無不能言之者今惟據所見聞
大略而已瑄以嘉靖辛卯繳銓中式後即浪遊
四方結緣豪客者不數十日即合伴房歌樓酒
肆以及大小衙門無不遊歷需索者亦無不賤
惡迴避之者予邑人張師呂與之同事成均愛

其段靴精緻紿言借赴一席即送還數日後往
取數次堅不肯與偶遇諸長安街索之應曰鄉
兄靴小似吾靴鄉兄足大似吾足因其不能容
吾兩人足竊之矣領其妻小在真定大略遇會
試舉人遇則跪伏地上垂涕為乞丐聲態吾乃
濟陽舉人張瑄亦欲赴試不幸遇盜頌以措銀
錢以濟窮途雖薄有所得旋即花費人頗爵之
以為舉行非求乞之人真定非赴試之路必是
市井無賴假托名目者其知者為之諺曰京師

乃其熟路自吾章而東數縣若其經統獨有一
縣尹智人也詭言於衆云豈有讀書人無行一至
於此必是心疾舉發有一秘方可立取奇効用
斷艾如胡桃大前後心總灸百壯疾自脫去瘟
聞之懼而疾走不敢再入縣界矣有犯姦淫婦
妄認為幼姑屢向南河潘尹德元處保領未遂
其私嘗一日三造予廬守門者不勝傳報見其
來不及閉大門以手急掩二門未上閂板乃自
其下鑿折焉蛇進焉他方聞之疑信相半因憶

傳十之三十三

在京日予之親隨吏人曾云廖洞野求見張羅
峯不納積雨之後墻多不完廖乃自行人司墻
隙潛入時已黃昏家人聲言有盜其識之者曰
廖學士也急報羅峯出而驚問何以為此舉廖
云不徑不竇高柴所以為愚蓋羅峯每次去位
即黨夏桂洲復入相則又趨之所以惡而絕之
爾觀彼則知此矣曾與一二友人誹謗有司并
私詰鄉人不法事後乃宣露於有司及鄉人云
此某主謀某助力瘟何與焉道長吳亞夫見桂

張彼汝遂劾其黨人彭芝田澤有其奸如[illegible]
行掃地之語無何桂張召還而彭官如故吳竹
私書違情曰建白牌[illegible]敵道不得不言又唆使
者乃某人也欽事其道大不容才高見忌耶有
善戲者畫一戴幞頭士夫像貼於其門題曰學
士彭公之贊其奸如神其行掃地道大不容才
高見忌觀彼則又知此矣癸卯秋武定兵備以
事至省瘟即投謁守卒弗許推扯偶碎其衣瘟
哭入稱冤止此一衣壞於守卒領討衣[illegible]償兵

傳十之三十四

備遂以所着素衣換之因見其夫應䖍絡赤妝
自嘆絕糧三日兵備即許米數升乃以衣幅包
裹持下堂階顧見其生鵞又請鵞一隻鮮[illegible]
備知其無恥戲之二鵞併與焉一手握米一
持鵞按一隻則走一隻大雨中如跌交然已
衣巾盡濕一隸從旁解腰間布束帶雙縶之
負而出兵備嘆曰傳說有渾張舉人浮[illegible]
[illegible]左右對曰然或有叛之者曰與其[illegible]
[illegible]不選得一官有俸祿柴薪足養家[illegible]

髹身聰曰名節久壞仕途上誰復容吾如斯□
恩鄉試中第二名會試名在第七非有甚良行
敗德者官猶不昌倘不能擧進士情願以擧人
終此生有饋送囚飯者掩其不見而懷其半一
日識而求饆饠於食店坐案者其人應以若能
靈滕跪於通衢惟其所欲遂如言洋洋食二枚
整衣而起曾無慚色市人更有牢竊四餅跪食
二包之誰馬憲長汝彰素有風力初亦被其攙
擾以後嚴戒不容見面乃藏衣冠於懷袖中離

投文告狀人發至堂下出其衣冠着之上見馬
公大怒將罪守門人守門人泣且訴曰以褻衣
小帽混入至此始知之彼名渾張不懲不止馬
遂釋守門而責瞎瞎自是絶跡臬司而他公門
則如履平地不知戒畢竟奔走客死他鄉人豈
始除去一種汚臭物矣子嘗總二人之行嗟□
之黄則多爲名張則多爲利辱志屈身得□□
失安在其爲名利乎古謂三世沴氣始□□
不肖子孫糶家言前世有孽緣則其生□□

若不自解脫彼二人者豈非有積沴夙孽乎不
然何其蒙識被拙終身不改也雖然貪婪有司
其惡有甚於此者自有府司廉察撫按繩彈無
庸作傳然亦不勝作傳其漏網者滔滔皆是氏
之困死流離何有蘇息時耶聊因二傳寄玆一
慨云

對山康脩撰傳

詩靡於六朝而陳子昂變其習文敝於八代而
韓退之振其衰　國初詩文猶質直渾厚至成

化弘治間而衰靡極矣自李西涯爲相詩文取
絮爛者人材取軟滑者不惟詩文趨下而人材
亦隨之矣對山崛起而橫制之天下始知有秦
漢之古作而不屑於後世之恒言其於書也覽
而不誦若登春臺遊乎目而飫焉盖悉其意而
遺其辭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
魂焉已矣譬諸善飮酒者漉其醇不善者啜其
醨下則糟粕而已故上士常逸下士常勞夏聚
螢冬映雪日佔俾焉不足而繼之以夜何爲也

誠靡吾襟爲求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專在
彼矣故其爲學十日而七在外訪友閉門讀書
者率不三日也每被試挾冊者多笑之已而笑
者方咨咨搆思君已投卷不知所之矣大凡著
述中煩而外疲弗爲也惟靜而歷歷而意生焉
滔滔乎來也然後操觚而揮之雖衆咻不聞未
及乎置也止焉蓋養其餘而善用之耳又嘗謂
古人言以見志其性情狀貌求而可得此孔子
所以於師襄而得文王也要之自成一家若傍

人籬落拾人唾咳效顰學步性情狀貌洒然無
矣無乃類諸譯人矣乎君子不作鳳鳴而學言
如鸚鵡何其陋也一時與起斯文者同鄉則有
王渼陂李崆峒馬谿田呂涇野張伎陵異省更
有徐昌穀何大復王浚川邊華泉雖九子者皆
讓其雄也君姓康名海字德涵自號對山而滸
西山人滸東漁父則其別號也然人之稱之者
惟對山故對山之名溢海內以其行高見遠不
但詩古文精也先籍河南固始人今籍則陝西

武功縣高祖汝楫永樂初任工部侍郎歿贈尚
書曾祖爵太常寺少卿祖健通政司知事皆以
尚書蔭敘得官云父鏞博學擅文名仕止平陽
府知事九年以神童早卒世德之積大發於君
數歲與群兒嬉遊群兒推爲師父見其開悟機
警也授之業退而嬉遊如故怒欲撻之諗其業
無可摘乃已就傅於牛生初教以小學繼以大
學日有進益稍長語及牛傅未嘗不泫然流涕
也年十八爲縣庠生受毛詩惟求大義不尋章

摘句若板刻時文之爲者而文未嘗不過人遂
卷楊提學得其卷大奇之許以必中狀元他人
雖不盡信而君實以之自負弘治戊午舉鄉試
第七壬戌舉進士第一　敬皇深喜得人而讀
卷官劉健等以爲詞意高古閑於政理不讓三
百人不及自有制策以來鮮見其比天下驚傳
得真狀元矣其第二名孫清初猶不服至八月
領原卷登殿試錄一見嘆羨拜伏地下久而後
起釋褐授翰林院脩撰明年癸亥以母氏苦思

歸給假送還故里正德丙寅　毅皇即位何太
其母入京師纂脩實錄會尊上　兩宮徽號推
恩封贈其父母丁卯充經筵講官戊辰同考會
試所取多知名士時瑾擅權流毒縉紳怨韓
忠定及李崆峒會疏其過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斃於獄
中崆峒扯衣襟嗟指血寄書告急於君曰非吾
友他弗能救君因與王渼陂計曰許友以死分
也奈老母何王言罷官已矣諒不及母君慨然
果如是吾何惜一官而棄二命遂入白於瑾初

若不可解徐徐言及此來非為二人[illegible][illegible]其故
答以韓雖不識事體从負正人之名[illegible][illegible]文章
超絕可為鄉里之光倘若被戮則公之[illegible]望損
矣瑾意稍許可二人獲虎尾而不咥一時正人
生氣直言敢諫者自是接踵不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纂
養將西歸合整平陽公墓舊時翰林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者志狀碑傳必出館閣大臣手君乃自為之狀
而以二三知友各為之文名其刻為康長公世
行叙述或有勸止之者則應曰文在可傳不[illegible]

官爵之高貴者呂九川見而深訝之以為此去
官供狀也尚以其刻送人何也既而諸友多不
免君竟以飛語罷黜為民意謂瑾恨韓李切骨
康非有親於瑾何以能立脫其危一如渼陂之
所逆料者矣言者又以其過順德遇盜失財非
藉瑾勢有司何以督捕過嚴追給謝溢其數當
時附瑾者不一年由郎署府守即至正卿君為
脩撰八年不陞一階是果瑾黨耶黜報至武功
有來唁者則解之曰玉石俱焚自古有之瑾誅

天下之幸吾一人何足惜幸已　今上入繼大
統詔京職為民者予冠帶有司有具冠帶送之
者則謝以原冠帶乃　敬皇所賜被群小構害
褫去更復何用其廢也不止為友與夫以文為
累在官日論事無所廻護有不如意則怒罵不
置又好面斥人過失後雖屢有薦章當道若明
如其才棄而不用也直木先伐直躬恒蹶古語
不亦誠然乎楊少司馬過其里留飲而歡君自
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久欲起君何

不以書自通待吾到京首言之君乃盛怒揶其
琵琶撻楊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
人以琵琶討官做耶是雖太過自卑論若覩之
胥壞不併矣又一提學訪君慰勞之曰太史以
萋菲之讒罹此屢罹久投閒散將同盤屋王給
舍具一疏保薦則如何君哂且止之曰是語有
願聞者有不願聞者薦於朝則可聞於吾則不
可且子方掌一方文教發言不可太輕其人惶
汗而退會呂涇野談及用人事則言只進君子

其小人不須搏擊自然潛消呂乃驚嘆此其四
十年窮經之功今開口便與之暗合耶人問其
詳則云即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遠也馮谿田
舉王浚川與何栢齋書聖人通變不固孰何荅
以接淅而行亦聖人也王之意在儆何之過於
退而何之意則儆王之必於通也君獨判之曰
是皆今之畫紅模秀才也古之意在蒼生者豈
若是踐跡乎呂又驚曰別後日力此學為可幾
及也聞言始知又尚遠矣使何王獲聞斯言當

不又長一格耶鄉人多取其小善而詳著其短
心服其才而口議其非猶夫在朝之人云或又
以其酒必妓妓必歌歌必自製病其大放霍渭
厓以為隱於此非泥於此也又以為若輩止解
呵詆康李二子不知自二子觀之猶溝渠中蚊
蠅也崆峒於詩文猶少見本相君則不惟不以
疏奏自直且於詩文絕無懟恨不平之氣孝其
母能順其心衣服飲食皆手自供奉事五叔不
啻其子從兄弟十餘人處之如同胞母姊妻三

族之不給者皆食於其家張太微父喪不能舉
適有以百金徵文者即推與之君既久居林下
乃於星曆卜筮蓍無不究覽用掌鈴天時決傷
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熨藥餌
悉不謬為所親喪葬點穴老陰陽家弗能駁也
用六壬太乙占事輒驗行書老健篆隸尤工小
廣曲謳之士感於一吹衆聲或有請之者及接
其神采聽其談吐無不茫然自失雖制行戾俗
然不免駭俗出語驚人然不免傷人要之不失

為天下士所著有武功志張氏族譜滸東紫府納涼餘興春遊餘錄王蘭卿傳奇即景餘餘稿史筆有元音而對山文集十九卷不雕刻有識見不止還　國初之質直渾厚張太微所謂馳驅屈宋陵轢班馬非虛譽也是其天性高朗鍾氣通靈方得有此宋王梅溪以掄魁充館職擢太子詹事龍圖閣學士功業文章烜赫一時君若得遇將與之同仰或過之乎終於嘯傲煙霞平章風月真可惜也揚歷遊山三十餘年至嘉

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從其治命以山人巾服殮藏檢其遺囊止百金并酒器首飾更有二百之數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家人又云金乃翟巡邊及楊御史所贈非此則百金亦無矣距生年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六以辛丑十月十八日葬於城南紙坊祖塋塋則前渭後岐左滻右灃文芒萬丈突兀觸天嗚乎君之生也將以發關河閟秘之清輝其逝也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用與不用何足計哉

君娶尚繼張氏又繼孝氏子二粟縣學生有才早卒猶其伯父次烴年今三十餘始折節向學可紹其業女三長適華州舉人張之綵次岐山縣學生李世禎又次同邑監生馬龔吉予為進士有名頗君延譽別後遂便即書表一長卷餘者尚有二三十通欠欲作傳報之索其志狀不可得息了心願乃以平日所聞并其文集及關中士夫集有可採者彙成篇章以俟他日有得更當增補之

渼陂王檢討傳

嗚呼生才實難而用才亦不易才而不用於才無損其如天下國家何予觀渼陂王翁不惟有才難之嘆而且有才難用之嘆矣王氏原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邑人總稱王大使墓其覈其名皆不可知冒關有名元亨者或即始來者耳兆後子孫亦皆不可知元末關中兵起有名繼祖者携妻子渡渭避隱終南山中　明興徙居城內北街占籍安

泰里近今為鄠縣人而繼祖沒也猶返葬高陵
清明祭掃歲以四人徃焉定為常規繼祖生克
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為大寧長
清二縣知縣琰生鈜受高年爵鈜生儒由鄉舉
歷任巴縣祥符縣南陽府三學教官儒娶劉氏
生四子而翁則長子云諱九思字敬夫居近渼
陂因以渼陂為號生有警敏之性頴悟之資而
眉目清秀顔色充和如神仙中人孑于老年見
之猶自手采可挹其在少年可知已翁嘗自謂

居官日為當朝人物第一流年十四五隨任讀
書蜀中勤勵日猶不足夜以膏燈繼口父乃雜
多士試之每次可居前列恐驕其志又以為或
私其子故抑末後以成其學巴久乏科至是中
者三人而翁亦可决科矣試日廻宅更衣母必
令童僕守之防其竊取舊文及出乃已父[illegible]滿
携歸時年十九鄠士咸拱手推譲之矣已[illegible]鄉
試中選而東軒馬中錫稱之必作天下知[illegible]
其叔父福至同試不第乃為之整巾服講儀[illegible]

緋紬蹁躚因其將赴宴始別去任丘鄺珺子弟
有中者經年羞與見面餘姚顧逵因其弟遂子
瀌之中也憤憤不平望望而去雖求見懇切亦
不之許並果何為者哉庚戌癸丑連不得第學
雖有端緒而文未得肎綮至丙辰則文學成矣
第進士考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扇詩翁有
誰剪巴江天風吹落之句聞者以為必膺首選
何也以其似李西涯之作已而名出果然是時
西涯當國倡為清新流麗之詩軟靡腐爛之文

士林罔不宗習其體而翁亦隨例其中以是知
名得授翰林院檢討故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討
自以為是矣及李崆峒康對山相繼上京厭一
時詩文之弊相與講訂考正文非秦漢不以入
於目詩非漢魏不以出諸口而唐詩間亦倣效
之唐文以下無取焉故其自叙曰崆峒為予改
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對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
於子雖何大復王浚川徐昌穀邊華泉諸詞客
亦二子有以成之人之稱之者則以為叙事似

司馬子長而不瑣屑於言語之末議論以益之與而能從容於柳楊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寄景道情則又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閒元大寶之上士夫雖傾心然不免有側目者矣劉擁養雖不喜詩然猶愛才而李西涯則直惡其與己齒忿待時而發將及九年考滿例陞二級恤劉瑾攬權乘張用事九在翰林者除狀元不動餘悉改調部屬歷練政務翁得吏部主事輟經筵而遊省署棄文墨而理簿書居無何由

員外陞任文選郎中時侵奪吏部之權者不止一瑾雖文書房官寺亦多請托翁悉拒不聽剔滞抜淹進賢退不肖惟憑公論行之向為真翰林今為真吏部會瑾誅諸翰林俱復舊西涯則以舊憾倡言既官至正郎不必復可也言官深懸王納誨乃并翁劾之堂上堂下一陝而三吏部非瑾黨何以得此翁又有忌者唆言遂左遷壽州同知至州雖以内寮而謫下寮却不以吏事而廢文事佐理州政之餘與多士校舉業講

古文而吏治清文風盛矣其處同官有如同氣若州守吳節州判于澍姚謨皆敬翁如上官且脩城脩正陽鎮河渠俱有賛畫之功而州治西濱湖北濱淝水加以夏月淫雨浹旬水勢薄城城將壞而民將為魚遂製一文殺一羊一豕投之水中遂得雨止而水落亦奇事也賓館之東有一圃其北為屋南向明爽可改作書齋乃於多士中精選范慶等十五人日日誦說經傳上下古今兼問閭閻疾苦因以資於治自庚午冬

至此僅一年不惟民安之士安之而君亦自安之也忽聞致仕郊報一郡皆驚不知其由久而後有的傳乃雲南地方聞將獲遣鎮太監鎮守前此有王懋再來天有眼錢尃不去地無皮之謠苦其虐政久矣遂給言大霧連三朝不見天日以阻其來而朝議將使大臣自陳大臣恐有去位者須屈意求浼司禮監始得保全宣言此不係大臣事乃劉瑾餘黨去之未盡夫以雲南天變而罷壽州州同有何干涉況天變又未嘗

有耶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書數之
曰蔞菲之讒詩人刺焉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
古今所共睍視也君子求無媿於身心斯已矣
而人何感焉人固有以一時之絀而成百世之
名者其道固有然矣翁得書欣喜拜受出示於
人曰謝政事覲吾心所願但不忍舍州民及多
士耳踰歲壬申相盜勢潜行逆旅鄉值第九峯
亦以御史在告父見兩兒俱還也慰甚而繼以
悲若自知其不久人世者不年餘而一疾長逝

矣翁哭既考禮舉行葬事酌古準今闔中喪家
莫不傳以為法事母十五年備極孝養稍有過
失踽蹐不敢進循夫童稚時也嘉靖丙戌母亦
逝矣翁雖年長執禮一如葬其父以官封其父
母為徵仕郎太孺人鄉人已以為榮後以第為
知府考滿更加封中憲大夫及太恭人鄉人則
又以為難然所謂榮且難者不在初封與加封
而在迎養與色養也教其兩第一舉人一進士
進士歷知府陞副使而他姓之成就者尤多家

無俾積隨地利所入即分給窮乏邑人賴以舉
火困而成事者不可枚舉座有士則言文章有
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
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
之而他非所及也識者以翁不止通書蓋又通
行云又嘗觀翁之儀度矣風流蘊籍雅致安閒
禮節不拘隅而交談有音韻坐而沉靜如止水
之無波行則飄飄若野雲之出岫詩文蒼古而
詞曲則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而且得元人

之心法矣膾炙人口洋溢人耳自罷壽發始然
而前此尚不為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而渾則
稍次耳和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和者不
下數十人未有能上之者在庠序而能發身在
朝堂而能為臣在史館而能絕倫在經筵而能
格君在吏部而能知人在場屋而能取文在州
郡而能得民在鄉黨而能睦鄰在家庭而能孝
親在凶荒而能濟貧在祠廟而能事神在館舍
而能待賓所在皆宜用之輒效但不得久於其

作詞嘗與觀燈應制之榮終未膺調罰持衡之任
後人遂爲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脩實録而
同罷之部若摘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綴於當
路李林甫因是指李西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
齋賈婆婆得非賈南塢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
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生才之難或數科一人或
數省一人必得間氣而後出焉乃爲妻閣忌嫉小
人傾陷有志不獲展布毋乃命運使然人才生與
用皆難哉自渼陂翁觀之或者不以予言爲妄

矣予嘗餉軍西夏路出乾州偶遇康對山坐談即
許以國士當夜作一正宮長套詞贈之傳播長安以
及鄠縣而張太微胡蒙溪又交口稱譽以爲自
來會晤過客無如予者康又相約事竣遊武功
以及鄠杜見渼陂翁翁聞之朝暮北望不見音
塵意料或不來矣忽一日造其門驚訝以爲從天
降也握手慶幸有如舊交談倦則各出所作互
相評定半夜而寐或徹夜不寐者九五六夜而
賡和之作約有一小冊將遠相愛諸公同遊南山

以西如崖我九嵕紫閣諸峯仙遊重雲普緣諸
寺遍歷說經臺化羊宮紫雲樓使一方名勝畢受
吾杖屨而各表以詩篇予辭以俗骨難扶而病體不
勝也遂一日灑淚相別在長安與對山衆士夫盤桓二
十餘日至河南而病作矣翁遠聞之同對山遣僕相
視扶病抵家久而後愈愈即有報書寬二翁之心予
初碌碌頼二翁稱揚有名鄙作亦頼之得進雖爲之
作傳如拙畫工豈能彷彿天仙神人之形容哉翁後
喪明而求文者日踵其門秖憑腹稿口占而吾書者

不能給其爲予作寶劍記後序年已八十二矣
而文思尚如湧泉料必壽過百歲乃於辛亥其
月日病卒八十二歲至是又加二矣壽非不高說
其稚文宜不止此塋即某年某月日九老菴祖
塋之側妻趙氏繼張氏俱封贈孺人子二長燾
由舉人歷順天府通判卒于官次謂女一適汁
山子粟孫二良木山木所著有渼陂集渼陂續
集王氏族譜鄠縣志遊春記碧山樂府碧山續
稿新稿此其已刻行者而未刻者尚多也

李崆峒傳

嘉靖己亥予以隨駕與都邁出均陽李崆峒墓下可泉胡纘宗題其碑曰明詩人崆峒李先生墓嗚呼崆峒豈徒工於詩者先是辛卯韓鈞歷慶陽見華池驛側亦有一碑埋沒蒿萊而教授李公墓數字尚可辨識詢之居人乃崆峒祖忓而教授則其父也餘塚悉為耕牧地嘗聞有諸寄崆峒者君若有心問丘壠行人新自慶陽來幸而有族譜可考而墓誌出後渠手者丰神絕不

相似蓋崆峒豪宕而後渠簡古以生前有書稱其為國朝第一人云云病中即以身後文為托不意其文中竟未入此一節也予欲為之一傳兼病餘文思慳澀又少壯鋒芒裁剪久矣不自諒其綿力直欲不負初心强顏操筆述其生平大畧曰李氏三世上不可知以其陣亡子幼無所與考傳說名恩者生子忠忠生第三子正正則教授溫和王府者也正生次子孟陽今改孟為夢原字天賜今改獻吉而取號崆峒爰自素

歷改焉皆由俗入雅可見文學隨時漸進非可一蹴能之者也崆峒生有殊才海內至今談者猶以為死有餘才年十九娶左氏左父夢麟母廣武郡君次年生子枝後舉進士授主事降止州同知崆峒自河南扶櫬起陜西鄉試即為丁紳太守所許薦之遂菴楊提學一清遂菴驚嘆以為[illegible][illegible]文章名天下薦之者雖丁守而知之尤深者則遂菴也與鳳翔張鳳翔稱為二傑西涯[illegible]始書遂菴曰今年解首將屬之華州張潛

及遂菴復曰若無李張二生潛不後矣及見試[illegible]崆峒名居第一西涯服且稱曰遂菴果是知人連舉進士連遭父母喪事至弘治戊午為進士者六年始除戶部主事尋遷員外郎以豪雄不可下之氣而為閑肆不可過之文儕書有暇即相集名流為詩會隣有同官素不能詩者會即堅請其來將分題賦詩即有家童走報曰主母將就館矣翌日群僚相賀夜來必是得佳男隱乃[illegible][illegible]應曰不能隨眾成詩聊假此為逃計

耳非時長不體悉人情以至於此雖為文不妨
政事然為政太拘文法以監三關招商過嚴華
絶勢人求索被搆詔獄已而應詔陳言二病三
害六漸之弊末及壽寧侯兄弟怙寵驕縱罔利
殃民白奪人土田強虜人子女開張皇店要截
行商橫行江河占種塩課川瀆則傷必衆萬一
法行欲保全之而不可得矣壽寧遂一辯訴摘
奏中張氏字為謗訕　母后　孝廟不得已收
繫錦衣獄金夫人日夜在御前泣訴不平　上

傳十之四十五

以為張氏若槩舉之也豈一家皆母后耶且欲
借敎官力解之朝退召內閣三老問其事劉健
對以狂妄小人上黙然似不稱旨謝遷直前對
曰其心無非為國　上深然之會科道交章而
入止奪俸三月釋後　上嘗謂尚書劉大夏曰
朕初欲薄罰李夢陽而左右以為非杖之不足
以蔽其罪若得旨雖數少亦必死於渠憤快矣
如朕殺諫臣何左右不忠有如此張後與刑家
業破落奏辭可謂見遠而驗奇矣正德改元丘

郎中青宮舊閹劉瑾馬永成谷大用羅祥丘聚
等誘上以鷹兒狗馬及魚龍角觝之戲日夜嬉
遊漸棄萬幾不為意且恐閣臣阻已也陰使王
岳范榮伺其短王范乃閹之正直者也久之知
是非有在其家人姚景祥聞亦說之曰內閣持
正而瑾事皆列位公公也何不改邪歸正都院
長張敷華依違於其間心無他而力不逮也王
范遂與內閣合謀持密奏破其惑而發其奸已
得旨拿問矣西涯久恨腑蓄碎其詩文簡遣心

傳十之四十六

腹人漏言於閹輩時方蹴鞠附耳以密旨告閹
輩羅哭　上前　上初不認繼諭以法司一問
即便赦出閹輩復大號出聲曰咫尺不可離離
則不得復見天日所以害衆枉　上者乃岳與
榮也且嬉遊何損朝政但以司禮監不得其人
得則惟上所欲前朝誰敢復諱即夜傳旨瑾等
各柄司禮而竄王范又密使人追殺於臨清州
數日前戶部尚書韓文感傷時事每對部屬秉
涕不已崆峒知其意密切告之曰大臣與國同

以成可言則言徒痛何益即命崆峒具疏稿搬
南門閣上之內閣得此持之愈力而榮以腹疾
不能上御階岳因母壽日過私宅無與持辯者
閣中李榮許衆散而事勢變矣當時瑾輩求安
置南京不可得非西涯洩其機何以致十六年
之紛擾而劉謝閣臣從此去國及崆峒共四十
八人一時同被放逐且榜爲黨人崆峒獨降作
外經歷致仕夫二張八黨勢焰燻天立能禍福
人朝士無不趨附奉承者崆峒獨能明擊之助

攻之可謂威武不屈卓立不群者矣昔人謂論
人先觀其立朝大節如蘇子瞻風采凝持非祿
祿苟同世俗若崆峒者亦豈出歐公下哉嘗聞
之提牢刑曹郎閩人蔡克廉云大張在獄中言
弘治末年大市街夜過崆峒罵其生事害人以
鐵鞭稍擊落二監將欲奏　聞以前奏未久恐
涉煩瀆乃惶愧中止詩有半醉嘀罵文成侯蓋
指此事也雖非中道近世寧復有若人哉官
瑾意猶不釋矯旨逮官校械致至京復下錦衣

獄死在旦夕是時瑾獨禮敬康脩撰海但嗔不
出其門內翰左國玉遂上書求救於康而張潜
何景明共促之往乃投刺上謁門閽入報瑾喜
而出曰吏禮兩部正缺侍郎何不俯就我　朝
狀元以子居首此同鄉之光也對山歎脫友難
假爲謾辭云鄉尊相業張太宰政事李夢陽文
章謂之關中三絕而區區不與焉瑾云此人安
在應以見在獄中瑾不之信取獄簿觀之笑云
乃原任戶部李郎中不記其名爲夢陽在　孝

廟經薄上言逮反官寺正德初又代劉本草從
吏韓尚書撰害吾輩方欲殺之以快吾心康又
云鄉尊能法　太祖爲治夢陽能法　太祖爲
文殺之或失士林之望其家僕老姜亦從旁申
救曾倉日曾聽其實辯利瑾及德崆峒歎官
之吏部終賴康言力請得歸庚午瑾誅起陸江
西提學副使興復古學整頓風節義而正
文體觀其旌表九節婦及歲考文優録可知已
上位例有讌會因他事遂諾果出做以遊戲了

寫意識之六經何嘗有厥公堂上縱其敎狎之
語而沸淫哇之聲不美觀聽甚矣二司長叱曰
淫厭謹令非詩語耶歌者自歌不聽者任其不
聽崆峒不辭而退由此成讎又任巡撫漢行縣
方試士不令出迎且出語不遜後生一敵又許讀
江巡按萬實劾書継許縣閑董事往惟視爲故
事而已崆峒一一行之兩臺劾其侵官崆峒亦
劾兩臺不職事爲大理御燕忠體勘又以鄭副
使陽段參議欲爲同勘官竟文致閑住薛其冤

者萬口一辭崆峒惟以脫獄爲幸不復計其他
矣宸濠久蓄異圖招集文學士要名譽收人心
凡吏於其土有才名者或啗以利或劫以威恐
入網羅崆峒初亦不屈被其朔望困餽又欲借
其勢以挾軋已若實則不與其謀布政使鄭岳
有事意謂崆峒陷之也濠敗遊辭連及之惡之
者將陷於法公文一下開封張太守鐘[illegible][illegible]責
一老人臂血淋漓守提罵於其門不得已出而
[illegible][illegible]空閒衙中遂與左國璣等計議作何解交

林都御史俊北上曾以詩六首見貽崆峒乃如數
奉和至京欧任刑部尚書正司其事左因別作
陽和樓詩并代致書與林及首相楊廷和得亡
窮治平江西榜文作見提未到名目張序命吏
掛於崆峒門壁乃笑謂所知曰吾惟旬餘不迎
送客則是榜可收矣子枝外更有側室子三人
并一女十孫亦云有後而多矣所著詩文刻於
晋者名崆峒集二十一卷刻於趙者名弘德集
三十二卷全集一刻姑蘇一刻鳳陽俱六十三

卷是外仍有叔拘集結腸集嘉靖集睎陽子集
崆峒子八篇予爲諸生日慕其名己丑第進士
即托舉主王中川致書時崆峒已病枕上得書
嘆息以爲世亦有同心如此者疾病愈復書至
九月命又九日不起矣享年五十八作詩模擬
杜子美而壽筭復與之同然杜遭亂離窘逼終
其身崆峒雖四次下吏而晚景富貴驕奢以其
據紛華之地而多賣文之錢耳傳據素聞或不
得其真而何呂崔王四公則交遊最厚者霍公

亦未面而慕之尤甚於予又有勢力一日
人其薦童父為士林所傳誦黃表兩生一則會於
京口一則會於大梁所言皆自可信特各舉其槩而其
自序自贊尤足以見其齊天縱譜振大雅而超百世
書詩子雲賦追屈原溷野謂使孫治之疏行則病害毒
而下為民正德之疏行則禦御正而上可為德後滀則
云然不閱之而人恐之卒能昌厥辭以求後世之思淺川
序其集云執符於雅謨衍精於漢魏以雄渾為堂奧成
盜翁為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罔不

傳十之五十一

知其為祥亦罔不驗其異謂屋薦後因諸嘗其
尚氣傲物者則辭之曰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亦
是尚氣而已矣昶學士魏田古文五色錯以彪
章八音和而協矣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滙夫
波流此則五徵省曾之言而陵轢四始扶搖凡
胥負氣不同流俗高才洞視元古則又脊疊黃
奏之所稱也序則以爲纍此辭出風入雅自[illegible]
而病況自贊言大非誇世無敢欺死無敢欺[illegible]
雖見惡君子是之耶不見是天豈不知之耶[illegible]

東橋所撰國寶新編總論一時名流而以崆峒
居首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興數子大發厥機
一鳴驚人千古為友乃出諸知己之口而非意
料之語也責備者猶以為詩襲杜而過硬文工
句而太亢當軟靡之日未免矯枉之偏而廻積
衰脫俗套則其首功也同時如景明如徐禎卿
皆羽翼之成就鳳翔乃將成而逝者也後學得其
指授及私淑者抑又不可勝計其會試途中題
驛壁末句不堪潮回思又觸雁南翔初舉進士

傳十之五十二

出使雲中詩云黃河水遶漢邊墻河上秋風雁
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
古渡迷飛鞔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
略只今誰是郭汾陽其寄林見素詩第四首矛
一聯云潭起漢娥留佩賦并傳王粲倚樓題及
末詩謝安實贊登山屐司馬歷傳諭蜀文結句
半生心事白頭知極為真切詩總一千八百[illegible]
獨及二句一律并六首者前見出門合轍終[illegible]
致遠後見詩可招尤亦可免禍云

何大復傳

關中王渼陂李崆峒康對山呂涇野馬谿田河
南何大復同以文章命世為人作傳狀碑誌可
因而耀今信後人之為之文若往往不及予竊
為不平思有以報相知不自量其才力卑下勉
強作傳惟大復早逝而予晚生雖無傾蓋遭逢
及一字往復一時齊名者既各有之矣此不可
獨遺也大復病危囑後事墓文必出崆峒手時
孟有涯張崑崙弁其姪士在側相與私議曰自

論詩失懽後絕交久矣狀去崆峒文必不來吾
輩并樊少南戴仲鶡亦可攢輳一崆峒予嘗概其
事此又傳之所由作也傳曰大復何氏名景明
字仲默四世祖避紅巾亂由羅田移家信陽父
信母李氏以成化丙午生大復於里第六歲即
能屬警對吐奇語八歲文思如泉出山下消消
不竭貌癯而秀性敏而靈十二隨父官會寧驛
臨洮李太守聞其奇招置門下延師授春秋數
月即善說春秋師或他出群兒嬉戲無度或坐

其坐榻或着其衣巾或弄其筆硯書冊有至壞
者大復獨危坐朗誦如師其師李守窺見而嘆
美之入謂其夫人曰汝視予貴耶何氏子異日
貴不止此居三年父將棄官貧無以為道里費
李乃資之車馬送諸郊亭上執大復手泣曰吾
小友抵家幸自愛勤苦讀書不待壯當以功名
顯天下歸從其兄汝治尚書不十月而汜水李
巡按瀚在汝寧試上得其卷甚喜曰吾未歷信
陽不知山川何如乃產此異人遂即如信陽觀

之已而同其兄中鄉試而名在第三時纔十三
歲也報者至卧中從容應之人謂胡為不喜大
復曰固知有此且少年登科古人方以為不幸
何喜之有至廢爭覩者如市呼為神童明年會
試以卷多奇古字置之入太學大司成林公愛
之有甚李守給假南旋贈之以詩師長詩贈少
年弟子前此鮮聞及舉進士在弘治壬戌科去
鄉試四五年而年猶未冠也與論謂今選庶吉
士必在首列而當國者方惡能詩之人以為雖

作到李杜亦不過一醉漢耳還授中書舍人是
時崆峒方以詩文雄壓都會乃卒遇而響應之
陂白坡而號大復棄時尚而脩古辭猶夫唐荆
川之値王遵巖如江河將決一撤其防而沛然
莫之能禦唐王詩祖初唐而文兼宋體一切豪
蕩方偉冒套撞搪悉薄視之不屑為而大復之
作流為[illegible]始刻長安久而在處有之但識字
者即心慕其人而口誦其辭或與邊華泉及崆
峒稱為海內三才或與安陽崔後渠稱為中州

二俊或與關中諸公并吳下徐廸功稱為弘德
七子聲愈振而禮愈謙求識面願卜隣者自舉
貢以至公卿無不然奉使卻黔國公之厚遺辭
賄感熊太監之鮮職避劉瑾之横恣并求罷免
而無悔後以大臣特薦復官入直制勅房并侍
講筵崆峒之被逮錦衣獄也力求救於康對山
再繫江西獄也乃上書於楊邃菴其激切之言
有曰夢陽為門下高徒尚不能一引手哭門墻
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友有與人訟者素寡交援

[illegible]為之力白其事不避友之讎敵師御史客死
京邸錢寧黨與廖鵬贈之棺木欲以結權士大
夫大復竊嗇然曰柰何汚吾友於地下遂還其
棺而脫驂以賻之大復言似不出口體似不勝
衣而義氣則不可當貴璫有欲交之者先具禮
持古畫造門求題乃避匿不與一見且傳言好
畫止不宜加點墨於其上因天變上封事尤為
人所難能其曰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聞者
皆為大復危之幸而留中不出生平恥干謁輕

仕進積九年始當衡吏部員外郎尋陞陝西提
學副使邊遠郡縣胡騎出沒無常往惟調考或
即彼處兵備考送大復笑曰即如此是棄之矣
一一按臨其地不以邊腹殊觀學政甚嚴務在
敦本崇實初似不堪久而士心漸安士習亦變
矣躬行年餘始布教條以為空言無補耳優等
擢入正學書院蓋因材而篤之也又為之給其
不足以勤勞得疾嘔血不已至家六日而發年
止三十九橐餘三十金而書有數千卷時則正

德十六年八月五日也塟則是年十月七日劉臺之北兩兄景詔景暘俱由鄉舉歷官府佐妻張氏繼王氏俱贈封孺人大復學精見遠志大行堅處家怡怡交友雍雍至於取予進退則斷斷不可回樂道安貧外更無餘事却有餘長如陰陽醫卜地理天文律呂曆數各臻其妙猶以詞章外實用之物將畧去不復容心嘗欲書王浚川林言校華之學不足貴已著一書將成期在川陝接境共為一月之談既而不果書亦不存

矣或年促病奪未及為之耶使其壽不止此而所著亦豈止如今所刻行者哉詩文集外更有十二論定古樂府漢魏選詩雍大記并任川守蒐輯遺稿嗚呼大復詩宗李杜文倣班馬字兼顏柳而又有子中舉有孫發辭是謂有文為不朽有後為不死者矣年雖不永而永於是二者所得不已多乎

後岡陳提學傳

青州馮少洲大參嘗有書來索中麓子新作及以王康呂馬李何六傳應之過承稱許以為雄文老筆凌軼子長前輩宗工鉅儒表章略盡但自 今上改元後如王唐陳呂數子與公以文章氣節彪炳當時其聲實可方駕弘德間矣今諸子稍稍有厭世者公不可不備為一傳以備信史中麓子有感於其言先為陳後岡作傳曰後岡陳子者中麓子同年友也契厚以詞藻行檢不專同年故幼名東長字約之擢居高第始有號號後岡 聖天子御批其制策稱為不易

之說一日而名天下選授庶吉士無何除禮部祠祭司主事遷員外郎改翰林院編脩日與少洲所述數子并熊南沙屠漸山田豫陽遊衍競為奇古詩文士方守常襲陋見其作驚訝謂為捉鬼拏神之手姍且笑之者十人而八九矣後岡時或聞之佯若不聞有勸之者虛謝其勸而故態則略不省改權貴有慕名枉訪者輒閉門不輕出見又私語有所譏彈譁然傳於縉紳間顧未齊篤其為輕薄小黃毛意將刻一小黃毛

圖書用之以恭其失中麓子力止之勿生事端
也羅峯張國老罷眷方隆朝士多出其門下而
誠齋汪太宰雖國之大臣亦小心附麗之凡事
承望風旨不敢違每歲時上壽後岡惟屈投一
刺不肯候見二老根之刺骨然未始相詬也及
考察司功有寅後岡善者風知汪意慮其不安
敢舊中考評乃改而為上張從左掖門偶與汪
值汪云貴鄉隙編脩以尊分書上考矣張遂怒
色曰此鄉曲素無狀者何得庇覆如此汪乃惘

傳十之五十九

然自失亟至部堂立召文選郎取鈇帖來查一
遠惡地出補陳翰林東初祇知其與內閣親昵
不意其亦惡之也遂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乃
五溪故區而苗蠻聚處也下則水國高則山林
時有烏合之衆剽竊地方急不可捕緩不可待
後岡乃宣布威信飭屬甲兵夷心畏服遠邇其
餘賦歛訟詞不勞自治撫臺顧東橋每對衆與
之曰陳僉雖少年其處事老吏或不能及已而
有株木之任往來毒霧瘴煙中勤劳登頓且處

絕理仁僂服後身同賤工感嘆柳子之言謂
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遂上書乞休其
略有云臣昔在禮曹正途改建　郊壇畀新
宗廟皆效駿奔服事之劳旋調侍從清華之列
勅修　列聖訓錄月給大官酒米叨冒七年外
遷今職計又二年矣豈意任非其能卒與病會
火熾血虛潮熱不退此積勞所致非謝事靜攝
未可延活且臣非不學幸冨貴而甘嗜貧寒私
情與事勢俱不獲已耳書上不報而陞福建參

傳十之六十

議過家省母卜日登途至潯陽偶逢篤友李中
溪相與訪遠公遺社上香爐絕頂吸天池泉坐
文殊昇天臺上捫層霄下臨萬仞振衣四顧飄
飄焉有遺世羽化之思又將裹糧杖策遍遊吳
越諸名山何其壯也及抵任氣鬱鬱不舒勉強
坐公堂檢括案牘比廻衙則仰屋長嘯憤悶如
窮人無所歸家人莫諭其故第左右羅列圖史
置酒一壺且誦且飲以致嘔血多或數升蓋失
近貴而處遠方宜其不平如此只憑以酒澆愁

悉不能遣而病且日增中麓子時為文選乃從
作河南提學副使文事乃其餘事能變士習為
得士心鄉試期近坐有與一晝夜疾馳二三百
里應試士數甫完而病不可支矣僚長為之迎
醫於濟郡至則無所施其功乃以書別中麓子
曰殊狂之性原與時違畸薄之緣更與天忤又
患脾濕氣體大不佳勝不即引去乃局促從事
以致肌骨內銷形神外變不久為閻羅君座上
客耳字跡不減往時發書數日竟死淇上年甫
三十三生平善書而楷尤善多才而詩更精文
宗六朝亦非今之學六朝者可比詩則有雖言
者每情會景來思奇興發一篇成則一篇便可
名世孟渭泉稱其為　國朝第一人皇甫百泉
則以為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逼軫於平原瑜駕
於康樂至於參錯韋孟之間出入陰何之室齒
居散騎之後而才出洛陽之前則又唐荊川之
所素許者也大抵李何振委靡之弊而尊杜甫
後岡則又矯李何之偏而尚初唐兩浙以文擅

天下後岡乃兩浙之首出者也若據孟言抑又
不獨兩浙矣後岡鄞人父瀛卿以貫治生見其
子之穎異延高師教之不惜費師多講說時義
常套後岡率臥而弗聽會稽中峯董公幼故奇
童聞奇則思與一會且有女待年於家徧視里
中兒無當意者會向甬川張公言及尚婚事甬
川曰富貴之家所不可知若不論門第寒微無
如陳生者遂呼而視之面如傅粉目如點漆詰
難奇書其應如響試文援筆立成中峯即檢取
曆書及命書定期以女妻之挈至京邸親授以
舉業文非所好也惟別讀古書多所契會其卒
也中峯以文祭之曰吾不遠隔縣以愛女字汝
將托之如韓昌黎之李漢乃今為昌黎之李賀
耶後岡才貌文行可躋高位而享遐齡然竟止
於斯無乃攻辭深刻作人孤峻造物者忌之而
致然乎

江峯呂提學傳

呂君名高字山甫號江峯鎮江山在江上有峯

而高名與字號因以類取之耳其為丹徒人也
自其父宗美祖經曾祖昂以及始祖子實蓋七
世矣子實而上為成公祖謙分處浙東西游說
原太公望之裔由齊遷鄭而有譜牒可考者自
兵部尚書夢奇始夢奇生龜祥龜祥生蒙亨乃
宋相文務公蒙正之從弟蒙亨生夷簡為名執
政封獻國公數傳而至尚書右丞好問又居婺
州此其世系大畧也母太宜人鄔氏以弘治乙
丑十二月十九日生君幼即聰慧不凡從學於

舅氏邃副鄔南涯再從[illegible]守暢三[illegible]年十七
補邪庠生時已理道明經業成矣戊子年二十
四舉應天鄉試次年己丑舉進士選授戶部主
事所為堂鄉儉菴評公材所倚重劄官太倉有
王鳳李慎太監少監等數人尚未就章事多齟
齬難行君則調停其間斡端剪而公法不廢外
而運官旗甲內而經歷倉攢無不仰賴之者余
繼亦有此委與君同事倉務甫畢即相與知詩
論文日有長益而楊邛徐仲璵李澹野新芳左

石渠思忠王南岷殊黃梓谷華更相琢磨可[illegible]
一時之盛也所作皇州等歌雖唐之名詩無以
加已而改差淮南監視常盈倉初以為事閒可
得肆力讀書奈有望客延客之勞然亦事由此
日工文名由此日起調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值
大同戍卒再稱亂　敕往遼陽募兵足以壯觀
而資用陞任本司員外郎蒙推恩封其父母再
陞車駕司郎中時則驛傳積弊不可勝計又勢
要求索難支君則㮇其事於驛門有勸之者曰

君不念子見禮部父為同官猶之可也獨不畏
其岳夫富國正有權力耶謗言沸騰略不為動
久之謗亦自止矣最亦君子而過者也浚川王
公廷相以左都而兼尚書臺綱振肅尤留意人
才忽一日謂余曰部郎寺屬中有負盛名而可
繼前脩者乎余應以如呂郎名高者其人矣浚
川曰詩文吾所素好然須政事兼長方是全才
余應以取呂正不獨詩文耳未久　聖駕南幸
張方山衍慶以鄙御史被逮乃以浚川常嘗請

道刋布告示題覆奏章正車駕司事也日夜行
一二百餘里如窮三站二百七十里亦即一日
行之事體未熟才思稍鈍若即時獲譴况往返
六千里閱歷六十日耶浚川初猶閲稿後則惟
閲　旨意而已及抵京欣然羡余知人意將薦
君于　朝乞大用之以遷官疏不果上而稱不
絕口數蒙綵幣白金之賜雖扈蹕諸臣所同然
亦仕路上鮮遘而難得者矣山東提學員缺余
初任文選即推君以副使往司其事僚友有止

之者素相友厚或當避嫌余曰祇知才堪督學
又何恤乎厚當避嫌耶至則行政有要務首易
於舉取士無失士咸服其精雖一時有不得意
及記題不真者惟斟酌其平日分量往往猶在
取中但不輕以法假借人雖云過刻然不失其
正也士有卓異者拔入湖南書院親自督課講
明正學務得真才兩次鄉試中試者優等居多
署臬司印數月雖瑣務且照及之而重大事無
一不結絕者吏畏民服雖積年訟獄悉來告審

允許之撫按願乘時批審者録文甚多出提學
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槩御史經乃置而不用
頗於二千里外求唐荊川順之之作而亦不過
一半篇録成君以一冊寄余且貽之書曰録中
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之美其間紕繆處必為
禮部之所条駁是又往年一余光也余亦不知
何所見聞復書料其不但余光光止提閲此則
旗校早晚必有一行君與趙甬江文華書中亦
具此意不過簡札往來常事耳嚴介溪嵩深恨

葉御史彈劾假此報復之摘其辭之似涉譏訕
者以　聞　上因大怒械致御史并藩臬之有
職事者繫之獄罪謫各有等差而御史竟死杖
下臺中悞以為君從史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
愽慮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皋讃如吕某者歷
官行已俱無異議今次考察卒毋及之松皋應
曰然已而邸報有名虞坡向松皋扣其由松皋
言初擬無事而與御史必欲黜之惡其曾害道
中人而又前此倖免部如係全拾遺當首列其

名蓋巳亥內考兵部三堂自吏部出則知所屬
罷請者為誰司務丘甫以耳聽訛傳君亦在數
中致有日後多端豈非冤之又冤哉原以考滿
離任過家省墓已而陞行太僕之命下罷官之
命繼又下矣行太僕之陞巳是不羨萌孽聞者
咸為之不平罷更驚駭人心徒付之浩嘆已耳
然得倚其說之疾面與永訣殯殮如禮是君之
不得乎人乃大得乎天也從吉後日與南郭錢
少參晃及泉士夫酌酒賦詩遍遊金焦諸名勝

不但與世無求亦自忘其曾為官也十餘年極
盡林泉之樂偶感寒疾汗下之更不快不數日
遷卒時則丁巳六月十六日也壽止五十二以
庚申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城南茱山新阡君娶
錢氏封宜人子二長克念錢出太學生娶袁氏
太學生京女次克家側室許出聘茅氏參政公
鑒女女亦二一適太學生張術一適潘三沐所
著有湖南訓規所輯有校藝錄戡定三城錄其
江峯漫稿余將序而刻傳於世君識見高遠議

論英發巳作歙直追古人他人之作鮮有當其
意者一大士夫詩文方負時名君則以為終當
墮落俗套今果然矣然亦未有巨目識破者王
雅宜寵字學祝枝山允明君則由雅宜而希枝
山且得古法惜以尖筆而作禿書此其運筆不
同處也其大書亦古拙可觀善別白古器物以
其世世好古耳嘗總而論之曰據君之行檢操
持相貌文學述作字書指不得多屈目不得多
見而耳亦不得多聞其官與壽竟止於是世之

無德而壽高無才而官尊者何限此理數之互
相勝負者存而勿論可也屈指多不永其壽性
氣多不利於官君雖身歷逆境視之坦然而性
氣微有之人言遇丑科則才盛如乙丑丁丑巳
丑謂之三丑而巳丑多性氣士所以傲視權臣
諫白大冢宰行雖事因而摧折少有崇品高位
者以今三十餘年觀之不亦信然矣乎

遵巖王參政傳

嗚呼子何忍傳子友王仲子哉又何可不傳王

仲子也仲子以文累其身上官有求文不遂者
因其家事誣及之雖未明坐而正人君子雖緘
爲點污亦自難堪加以豪右讐口市井訛言轉
相鼓煽交鬨突起有如天降地出莫測端倪天
下豈有殺人曾参而鴆人羊叔子哉仲子竟以
抑鬱致疾而終敘事至此情自不忍然相知如
親兄弟不爲之一傳異日雖相見於地下況馮
少洲之言不可孤負不自亮其不文汗顏強爲
之傳曰王仲子諱慎中字道思初號南江後改

遵巖名盛而兩號並稱海內無不知其爲王仲
子也高祖永堅曾祖瑞昌祖褱由固始徙居晉
江安平里父紀號方渠以仲子貴封吏部考功
司員外郎母李氏尚寶竹坡公女封太宜人生
五子遵巖居其二衆因稱之曰王仲子云仲子
生有奇資靈性母教以詩句記誦不忘父教以
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不惟盡通舉子業而
且多讀古人書受學於愧虛易時中愧虛謂當
退避三舍父素有才名以其子之奇也遂絕意

功名之會立埃其子代爲之嘉靖乙酉舉於鄉
連第進士年纔十八歸娶陳澹齋女赴選戶部
主事監兌通州往時監兌者惟庸心末務而國
家大計顧不之及仲子則以轉輸爲重事侵漁
爲積弊疏通禁革不遺餘力以其暇日讀五經
諸子百家言作爲詩文俱秦漢魏唐風骨而晉
人字書亦時時模擬之改官禮曹更得一意文
事交遊如衆稱八才子外更有今大司馬李克
齋給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

山相與切磋琢磨各成其學　上方重祭興文
制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馳仲子正是祠祭
之司而清華之選督工考典以副尚書之倚托而
極職事之規畫辛卯各省鄉試仍以京朝官爲
主考仲子得廣東而錄文佳得士多迄今爲人
所稱誦明年狀元及第者即鄉魁林大欽也朝
議改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仲
子者權貴人欲其一見即定之仲子固不肯往
曰吾寧失館職不敢輕易失身也已乃改吏部

以塞衆望仲子在吏部不過一員外耳以其才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厓獨舉其名稱於衆中循資陞驗封郎中稱其職同列多有忌之者短於羅峯張相國因覆方山張衎慶請封奏本請判常州實則惡其阻撓不欲其為考功文選耳聞者為之不平仲子處之怡然不以動意之郡[illegible]章走濟而得民心時巡按郭宗皐夙知其能而譽揚之巡撫侯位剡薦人也待遷客不少假借要[illegible]江陰縣縣多大族族多不法事初亦

苦其難寄書相知云署印令又一謫也至則延訪應事當舉積害當除者一一行之有怙勢不悛者徃惟縱其所為仲子則首抵其罪鬨縣肅然稱一治矣陞任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在留都閒簡之區益得肆力問學與龍溪王畿講解王陽明遺說參以已見於聖賢奧旨微言多所契合最惟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晁始發宋儒之書讀之覺其味長而曾王歐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猶以為過於豪而失之放以

此自信乃取舊所為文如漢人者悉焚之但有應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間唐荊川見之以為頭巾氣仲子言此大難事也君試舉筆自知之未久唐亦變而隨之矣嘗以書寄予新來獨得為文之妙兄雖海內極相契而於此文有不能共其味者矣然不知其正相同也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齊魯古風教為已任章程條約有以敦士習而近人情但見上官曲膝過恭下同厮隸師生皆然甚不美觀乃痛為禁革士

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有在他上官處雖舊習者訪出一懲戒試卷通篇批抹取人百無一失曾寄高等文百餘篇日後無一人不發身者東士至今談之猶有遺思以為能起發人者前後鮮及之也年餘轉江西參議乃陽明政教所及之地故老猶能道其詳仲子則尋陳跡講新知往來白鹿鵞湖間公事不廢而士子聞所未聞矣更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大宗伯交遊講學存齋徐少

師舊曾習學於此梅望尊重難乎其繼莫不顧推及仲子者乃遷河南參政去衆為缺望歷任年久吏事日精習責有司不許科擾撫安百姓一以勤誠　章聖梓宮之過也供億之繁勞雖卒辦寮友有畏難者下吏有欲逃者仲子以身任其役調度有方奉迎無失寮吏咸仰賴之矣陳後岡之歿也收其遺文撫其遺孤厚其賻而還其鄉歲饑户部王侍郎奉　旨賑濟王乃檄仲子將事為之親歷郡邑開倉發粟閱領有期

里胥不得冒報及債負侵奪民獲更生頌聲滿路王具以狀上聞且薦當大用朝野咸望其出為巡撫入為公卿以福天下乃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遠邇驚疑莫得其故詳扣所以乃憂相怪其為蜀官日不曲意奉承而其心腹劉塾切恨張汝思兵備江西與之齟齬仲子乃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之於憂吏部懼拂其意外憚公論姑作不及名色憂乃票擬不謹而黜之此事有自作手書可証也書中又言予官不宜

休而休予情宜慍而不慍皆可怪也將約同罷潞江劉公知遊淇永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相攜而歸潤後頗聞劉意不從但貽之書云君罷官出内批執不知推貴人所為如吾誰當為明旨行且歸矣不能遠從君遊且官其土方見罷而又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仲子時已至淇上倘佯百泉蘇門之間徑趨安陽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時則三十有三視古人始仕尚少七年乎發早廢政績

止此已成章而可傳矣使究其用事業有難量者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使人望之知其難犯而就之媿其難及及遭逢挫折而涵養深況如藏鋒斂鍔矣乃遂棄置無用世之思者祇以始時所見為疑而不知後來所造可觀也乃第東臺惟巾亦謂近日家兄非復十年前之家兄矣其為文也恆以意定為難每搆一篇必先反覆沉思意定而辭立就長篇在精微細觀之鋪叙詳贍部伍整嚴辭語高古意味深長超逸

雜作皆何委曲按之不亂而呼之應聲議者猶以為始終只是一格此豈善識者哉其片紙隻字得之皆有如至寶至於慶賀贈酬不出其手者不以為重而蔵幽記遠非其作則尤以為不得所托嘗言吾之詩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中麓止知敬服唐荊川殊不知唐荊川特從吾之緒餘者也其大言有如此至於李崆峒何大復則下視之矣泉自虛齋蔡先生倡明理學及門之士守其師說以表見於世者固彬彬

傳十之七十五

焉盛矣日久其緒將絶而仲子復振之閩士日以所業請正而門墻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薦疏四上俱未題覆使其得仕則文章為功業所掩未必其造詣之醇制作之盛以至於此也居嘗念從仕之夙不獲盡力於父母之奉故其罷也並其父以當大事養其母以終天年稍無遺憾焉静中慨嘆以為國家成平日久民不知兵滋侈嬉恬姿欲無譁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連迯是為大患泉固

瀕海且與漳隣深為可慮建州為八閩上游吾嘗有意於其鄉少巖聞之乃卜居焉今倭寇去如其所料矣意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嶠冬衢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岣嶁諸峯澄神反照為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為快因母卒遂負初心戊午夏賊自武崇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為清野之説者督責入城仲子拊髀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清野云云乃北邊禦

傳十之七十六

虜之策急歛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閩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遷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為安其超識奇畫人鮮有及之者由是觀之不究其用更可惜也形體如鶴骨徒神清而壽止五十一此其理之不可曉者又善調攝嘗云歎客火不生須自飲食淡薄始遂經年不御酒肉止有菜飯及飲水而已我今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疾不足慮

矣但覺不快即謝客閉書日惟飲水塞兊却聽以誒元氣自復山中與禪和相交談因果關慧寂縉紳有尤之者應曰非以彼為可學其苦心練性要自有入門實地但毫釐千里吾徒當自辨之也是其識度宏遠視天下無不可與之人矣親識厚薄豐嗇各中其節族人才者教之貧者周之不足則借貸於人有餘亦不却人之借貸予同年馮汝弼嘗道其於傳巡撫之卒豐之過厚平日不甚相得猶能如此厚則不知又當何如矣言談能驚四座荆川嘗向人稱之彼講事理之不順者吾輩雖理直每屈於其說建州吳節推歆刻其全集已將江西無錫二刻及閩刻詩文盡取而校之此不朽之盛事也可惜簡札不完解經諸說即為門人持去不可復[illegible]卒在嘉靖己未七月十七日生則正德己巳九月二十七日塟則尚未有期配陳氏封恭人[illegible]氏二男五女長男同康郡庠生娶都御史集齋丘養浩女次男同衣邑庠生娶僉事養齋張[illegible]

次長女適進士莊國禎次適副使瑞山陳儲秀子孚袁第三女許侍郎靳山顧珀子應蘭四女許侍郎黄養蒙子某五女許太僕少卿芳洲洪朝選子某予文之進也以其教之也予官之轉也以其薦之也厚德雅誼終身報之有不能盡者蕪劣一傳何足為有無哉

荆川唐都御史傳

武進之有唐氏遷徙爰自淮南據起始於伯誠伯誠以子貴封評事評事子復由進士歷陞知府有政蹟載在一統志知府子衍又以子貴封給事中衍子名貴號會可第進士會試第三名仕為户科給事中以清謹長厚歿而祀於鄉貴子瑤字國秀因父母俱亡晚號有懷以鄉舉授知州遷員外郎郎中官止永州府知府娶宜興任僾女生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幼而父母教之弱冠師長成之而友朋助之誦書不成熟焉字不端楷父即撻之或外婚晚歸或內言使氣毋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為宕子乎[illegible]

由是勤劬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
師乃包菴葉林而愍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
本其祖傳而舉業可繼王文恪小試屢不前進
學五六年猶未得為廩生戊子鄉試第六名己
丑會試第一名廷試二甲第一名 御批其策
條論精詳海內傳以為榮會試卷見者以為前
後無此氣平理明而氣附乎理意深辭雅而意
包乎辭學者無長幼遠近悉宗其體如圓不能
加於規方不能加於矩矣選作庶吉士一二大

臣不相能遂卽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劄
策會經 御覽歎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
一事而有去留非體始進卽能恬退如此試政
吏部選除兵部主事未久以僚長盧襄雖屢因
病告歸繼丁母憂母隨父之仕信陽路出天津
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痛哭曰吾母相夫三
十年不及享其封數子二十年不得食其報其
病也方藥委諸傭人而不暇擇其良其卒也殮
斂辦諸水次而不克盡其心人生有涯此恨無

涯吕涇野聞而解之曰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
世有聞人然皆未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
卽能升札游之堂以光顯其母不為僾乎後王
遵巖序其集亦以此為說或踵習之耶抑偶合
之耶其請銘於涇野也值雨雪連綿泥途凍濘
自皦與從力或稍却則徒步行來不惟見其孝
心且知不藉官勢矣服闋改補吏部考功司主
事不隨俗作傲態而接人得大體掌晉二考科
查考給由吏人簿籍各編字號豈但易為力而

且難作弊也往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與庶吉
士兩途 聖上以為此不足以盡人遂更其制
選取十一人咸自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
吏部十一人者陳東尤相厚入則陪侍講筵出
則校讎東觀暇則盃酒歡宴或窮日夜不休素
愛崆峒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倣效之及遇王
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健追唐
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

人皆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巖之功也居
官尚飾繫而持已厲廉隅兼且議論英發人雖
有忌之者然而頗服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
其羅峯張國老雖會試舉主惡其不相親近有
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
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敗史職又見校對
訓録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
出士夫駭之而唐子安之曾無慍色父在浙泛
聞有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

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
損於秀才也議者以羅峯陰毒而唐子高亢後
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
了此一事仍復還山嗣是為相者寧復有此意
哉唐子既抵墟里雞犬柴門依依桑梓謝却業
緣便有終焉之計矣詩文更進一格以其餘從
廢咸朝堂雍容之作而為村樵漁父歌詠太平
之詞又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閒數學於頤諸
溪火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惟大衍為精核僅

一行蔽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郭守敬以
有一法曰弧矢圜算弧矢有橫立赤黃白道變
轉最為活法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
定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其異於儒生知死數又
知活數也又其異於曆官者也所著弧矢論勾
股測望論真乃千古不傳之秘而曆家作曆之
本也嘗至廬州府蔡克廉以府同署印將約之
同遊境內山川恭辭以有算櫃事相妨唐子乃
討善算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算訖記其驟只

數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記數字
不移時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算咸驚嘆
天下未有若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
食紙筆催辦騷擾臨時猶有不得真數者至於
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臻其妙從之遊者甚多
雖談說應舉藝文未嘗不本之身心道德經學
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注如十三經疏昔無不
究覽而三禮春秋尤其留心著有春秋論禮則
以王鄭之說不可偏棄會起廢兼補東宮員缺

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𨥫言之内閣次
唐殊不慊衆望已而 內旨不允再推因而及
之得為右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
東井言之内閣也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多半凋
散世所推八才子者獨少二人仍相與繹舊業
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其戒予不當着棊止
予不出熟銀及稱子覆跡的確迄今何可忘也
儀薄而用不足所聞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
雖一毫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既

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菴趙浚
谷上封章請朝 東宮因以激 上之怒以為
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肯異廢不足償責揭帖
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為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
等不遺餘力因 召見言及之 聖心本無他
章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為民再還鄉而
窮愈甚父子兩宦多年止增田百畝人窮返本
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參透世情[illegible]
慾澹欲以培養性源火之此心凝靜百物[illegible]

今人求免苦窮未免粘帶未免牽引苦窮則雜
所不為粘帶之根固於中牽引之勢操於外廢
則滌然仕則貪婪無一可者矣嘗歎衙一民一
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則每以民隱省憂
其論均徭不欲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
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怨目
蓋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計市戶之
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算糧數區處災傷
主計若之蠲災率十裁而為七救民者之上災

率七溢而為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兌運又不
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
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
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
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豊凶
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
而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橫運五萬四千
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正耗水脚共[illegible]七
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貴於民之羨

漑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
旱水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糴
[illegible]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糴之困矣
此甚有益地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避人
居宜興陽羨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
靜居也過昆亭遇盜竄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
然得不死亦奇怪甚矣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
則爲與遵巖撰乃翁行狀非浪遊也嘗言人用
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其爲兵部主事也

予以書讓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
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
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棄之
矣唐子得書不以爲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
其自至而已兩次復書終是媿謝其云不久謝
政相尋訪於泰山之下遨遊乎蓬島之間亦是
泛泛套話其意必以爲年且長矣不際此一出
後恐無時又彿肸欲往之意也豈知其終走不
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朝議以勦

鎮邊垣東自石門寨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餘
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欲行招募
選補分區設將操練禦防題奏允行久矣每遇
防秋輒稱兵寡且稍多調邊軍糜費司農告急
議將降勑遣一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
督同鎮巡等官歐陽安馬珮責成總副參遊守
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銳分別奇正一切方
略詳細具奏定奪狠以唐子留心邊務堪以差
委遂頒　勑書關防星馳至地方會同山海關

巡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子
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而
止凡爲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
峯從黃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止凡爲
區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
九十五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
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更有天津河間等衛
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
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名致弊之

緣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敕邊之家補兵獨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土兵誠有如 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鷙者也今乃瑣懦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說而閱之疲卒朽戈十常七八力士徒馬十幾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兵長短

之殊不復講習久矣共處未汰紀律又踈守猶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惟各關塞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延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駒在幾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熟夷小警至庚戌年以後此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於是條為九事上之定區帥以分練明賞罰以勵士雜邊兵以同汝而選鋒夫練火器則九事中之尤緊要者也而通水運便傳漕亦因時言及之奏入多見施行

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孽負險盤據咎在人玩兵疲不曾大振兵威協力督勦雖節被當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馳鶩於彼禍本已深急難撲滅況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武庶寮亦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多人情滋玩兼以民窮財匱供億維艱本兵題請宜特差部臣一員肅將 明命速去經略以為安攘之圖查有本部郎中唐某生長江南久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奉 旨查閱薊州兵

馬兩關振飭即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復遣仍給勅前往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將領并兵備有司遵奉 嚴旨先將舟山見屯餘孽設策削平中間有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共濟時艱者即行糾奏以憑處治及將緊關海防處所或選士掄才或增兵易將群策群力並集兼收九百戰守機宜周詳具奏以備 上裁未久即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已又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督前事未及求歲春汛

之防預為経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
詳槼海洋而囯海岸圖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
而及早需復舊䑸而鼓軍氣至於早定　廟謨
則其謀愈是而其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
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吳
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扶官縛吏則民變之漸
矣蘇人素怯今亦焼官寺刼獄囚闖然一逞則
兵變之漸矣況懲倭導倭自為倭者可勝計耶
惟顧大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招

懐撫諭之由背叛殺戮之略如何可以永斷其
路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可以利國不必為身
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説拘牽是在
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
猶不勝也況未必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
次則更為確論水中首級一顆以十五兩行賞
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
刼財已滿其欲殺一賊止是一賊若殺來賊一
人却全活數命若題破得來船真倭首級者陞

不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量增銀五七兩[illegible]
打來船者衆而賊之登岸者少矣其與嚴介[illegible]
父予拙擬十箇固多言及禦賊事刻在泰[illegible]
中見者多不欲讀之奇謀偉畫未得盡展而天
遷壽之速矣嘉靖庚申四月望後得其起[illegible]
[illegible]風雲[illegible]驗之人及予[illegible]占驗
永嘉書昇元朝經世大典畢務[illegible]占驗
方問武事者可也而旂旁及文辭何也計其書
乃三月念又八日付封四月一日發行即日竟

以盤脹舊疾卒於揚州舟中猶其母也生則正
德丁卯十月初五日至是年五十四柜山田頊
嘗恐其不過四十相士有謂其四十六且死者
以其數則過矣以其德而豆壽則未也以天
性剛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寧止
於此有問其為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
唐必須究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淚涵經傳以博
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澈光明委曲詳
盡雖從肇底寫成却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

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行之也有聞其為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為習氣纒繞不使欲障起疵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實功用也已將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搬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渾成者以為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為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煉故其恭黃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

紛出矣唐子以此為文為學冝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孰知唐子之進道匪懈不知由其父撒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之適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後有以善其政也非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父顧氏世冑其永昌矣子一鶴繼庠生能讀書肖其父女一適白啓京所著勤川集十二卷所輯名賢家論及左編等數百卷俱行

於世同時數子惟唐子為大中丞稍得行其志歿有諭祭葬予自良朋之發文行進寸退尺而愍予今為枉尺直尋矣鶴徵以行狀求洪芳洲以墓誌求趙大洲傳則羅念菴而表則予予以少洲之意亦惟作傳其三文俱未之見而念菴遂亦作古人矣予當又為之一傳也

雲广洪都御史傳

先大夫綠原府君在學日有忠厚名善說書兼善時文雲广洪公得於熟視之餘以為諸士中

有文行如此者謂非吾家子孫輩之師友耶故其子之年相若者則納交幼子及孫則受業於門李族或有差役不平遇便即與縣主及佐貳轉講得其力為多及先大夫舉於鄉而公已先逝感其知愛將會試致一祭而後行家庭嘗言其居官事予時尚幼不能悉記其奏稿為內鄉梁尚書借觀未還嘗托其親友索之不可得壅日值流賊擾亂倉卒弗克作墓誌銘三十年[illegible]邑人泰峯陳尹始撰次行狀又二十年後予乃

追念舊誼為之傳曰洪公諱漢字天章別號雲
广曾祖大隱行甚高祖士中父讓俱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李氏妻司氏俱贈淑
人幼入縣庠以講書見稱縣尹張慶政暇寧早
召至後歷講近午方出給之紙數甚多父以貧
學官家居即鬻紙買酒肉招呼喬朱二致政同
饗歲不止十餘次巡按於鄉試後即出巡至章
意將為其鄉人報復盖其鄉人有先任縣尉者
衆秀才曾在上司處發其奸而罷其官三日下

學撤籤講書方展書即斥出跪於二門外如是
者九五六人公揣其意在背講因容告長教若舉善講
者則以吾名應之已而舉及即至書案前照常禮畢稟
講何書巡按厲色曰講中庸纔吐一句即怒曰
誰教爾講首章熟易者衆連聲速其跪伏公不
少動巡按乃命講八引詩此中庸卒章最難者
公先朗誦大經一遍然後貼註詳解有節湊有
理致承上起下處更有照應人在堂中聲徹學
外嘗彼善歌者初慢而悠中急而高末收聲和

緩有歸宿巡按大喜謂此生曾入試場否應以
入而闕學偶乏科巡按笑曰有是人而不取作
解首主司可謂無目矣且對書講書何難如應
試再將携書耶讀書俟時乃儒生分內事顧惡
有司之不逐其請也辱誣而力去之本欲有所
懲戒有高士在中吾怒無所發矣問有司曾備
紙筆無有司對以花紅亦有之俱取來賞此莊
父得藉此宴客喜不自勝成化戊子鄉試畢旋
歸待揭曉先一日往公展轉不安寢者終夜父

云吾命合困窮也淵擬今秋中選今不安如此
必是文有差池耳公言初終兩場俱如意止是
一論不稱公命一一誦之側半聾左耳聽之聽
畢顧謂內人作速造酒論雖稍不及平日場中
安有七十四篇如此者耶據四書經義及五策
可中二十五名後三十名以前榜出名在二十
七亦奇中也壬辰第進士丁外艱服闋歲丙申
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管理濟寧閘河值天旱水
涸權豪往來任其啓閉公嚴立法禁衆懼無敢

[illegible]非輕公曰　朝廷設官專為地方[illegible]
[illegible]三月矣吾輩若再退避道路何時可通[illegible]
逆毅然而往賊勢果熾乃遣驍勇數百騎為前
鋒繼以步兵夾擊之公亦親御戎服鼓舞士氣
以督其後賊衆登山望見公兵壯盛遁去路不
復梗[illegible]福地方有播屬八百餘人告擾民田
錦守副將已發兵二千往劉將兩月計無所出
公因授筭與劉選委洞曉夷情者先行賫文推
誠招撫仍耀兵揚威以懼之夷皆退散田乃復

總督衙門以其績奏　聞蒙　上給賞綵段銀
牌仍命捕逆酋總兵參議賊首解京公請賞
地幾半載設伏出奇生擒六十人械送總督軍
門發下按察司監候賊穴地逃去不知所之司
官俱以罪黜而公以丁母憂廻籍襄事[illegible]
喪盡哀先是華父亦如此始終一孝內外[illegible]
之丙辰補江西參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illegible]
川善政宜人芳名出衆撫按及兩京科道薦章
連上大用不遠而人望攸歸吉田播夷猺叛都

堂因奏公向[illegible]日平賊有功未蒙陞賞[illegible]
即特加[illegible]以勵後人　欽賜大紅織金[illegible]
鶴綵段衣一[illegible]差往軍都督府經歷賫賞戊午
陞陝西左布政使不旬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大同參贊軍務公至大同訓練軍馬脩
築墩臺措備糧餉撫恤軍民糾治權奸剔蠹
華風紀振而邊境肅然非舊日比矣上疏極言
便益地方八事而增守備以專責任演神機以
期實用置方田以遏胡騎寬住俸以惜逃官尤

為八事中之切要者也荷蒙　恩典錫之三品
誥命前所謂通議淑人者乃因此得之耳年逢
荒旱人懷隱憂公遂親製檮文歷數已罪遍詣
應祀神廟竭誠懇祈不數日大雨沾足士民歌
頌以為真心感應如此白晝星隕朔方墜地有
聲援經撮史占知外夷內侵又重陽祭旗焚紙
火墜總兵首衆軍士兢撲滅之是亦不吉之徵
乃痛加修省嚴整武備復具疏以　聞未幾虜
果大舉入寇乃設兵待之總兵居中遊擊居左

叅將居右攻中極力抵卻不記是左是右三千
人無留者其一以三大砲擊之虜不敢前鎮守
太監及總兵等倚恃中貴及世胄不聽節制方
略以致失律喪師公遂引咎自歸連劾失事人
等寨 朝命取公廻京聽用所奏下法司勘問
得實各擬重罪惟太監改調陝西鎮守公因先
在工部觸忤司禮監又以邊事論及中官其同
類憾人忌之朦朧叅作廻籍閑住名色公論大
爲不平有以白灰大書詩句於 朝堂者恐防

內外共勾連閣老何如太監權三處失機三等
罪一分本事一分錢陳兢重賄謝留職洪漢無
錢卻去官善惡終來還有報好將消息問蒼天
詩雖出韻不論也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御史張
津等累騰薦剡稱公才猷素著宜同尚書周經
侍郎許進都御史雍泰起用以盡其長忌者猶
存竟不之報正德己巳薦如前不報亦復如前
其在位也世方冀其大有所爲以福天下尹蓊
襄每遇章人即問洪天章安在有以見任大同

原缺第一百、一百零一葉

今聞姓名錄疑其或不盡然由是觀之乃始信
之矣

康王王唐四子補傳

初予欲爲康王王唐四子作傳屢次致書其家
索其誌狀不可得恐終不可得也遂據平素所
見并刻行文集漫然爲之乃後各家陸續寄至
對山誌則馬谿田狀則張太微渼陂誌則其所
自撰而狀唐荊川者乃洪芳洲狀王遵巖者乃
其弟東臺也與予所作大同小異且有不及予

詳者獨荊川事多所未知以其歷官政蹟抹下
人無由與聞耳今四傳俱本誌狀直書皆前傳
中所未備者而唐傳則用洪狀獨多雖云補傳
自唐之外所補亦無幾云康對山既舉會試對
衆嘆曰鄉試讓吉時會試讓魯鐸若廷試復讓
一人則真棄物矣已而果然衆始服其言忌者
假以國老文爲其所作就正於對山對山不知
從而批抹少存者忌者呈之國老諸老咸怨之
矣一日瑾令所親密者致意對山曰 主上欲

欲改為吏部侍郎對山答曰我服官纔五閱歲矣自來翰林未有五歲而陞部堂者請為我辭之事遂寢瑾因深嫌其不附己文選郎張綵之來京也對山謂之曰我輩方求去而不可得君又何來耶綵云我見械繫御史高侃先恐惧禍相及不得已再出耳無何綵為吏部侍郎對山曰不來懼禍既來受官曷若托病告歸耶吾畏馘而懲辭君獨不畏而冒受之將來不知死所矣及瑾坐反逮綵下獄泣語獄者曰悔不聽

康子之言先是綵與瑾情投氣合駸駸有進用之勢偶與衆士大夫會飲盛稱靈寶許太宰之才德對山亦在座中對衆再三祝曰只要常常如此遂料綵將為尚書必有排擠之意未久果與瑾同謀逐許矣謝木齋見知於　敬皇子丕為編修有名焦芳同謀在內閣子黄中同丕居翰林名出其下兩姓各樹黨相　標榜焦欲引對山為助一日置酒厚請對山至則滿座皆鄙媚人也因大言曰此為排謝招我耶座客皆媿

服而忌之者由此益衆矣居嘗言為官化民須民化俗欲化民俗先自族黨始故于族黨之長者敬之幼者育之窮困者周給之數第兩甥頭達淡名治其教導之功每出奇論驚人道以無定為真學以適用為是文以達質為良在三代閣有不同至宋則執一以為道訓解以為學凡咒以為文論著則有適於用則無談一身之行為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只觀乎此非振古人豪耶數次援人於死地弗望報也而獲

生者反造謗焉因為差差辭及中山狼傳而後咎有所歸矣嘗病武功貿易之寂寥也乃於城東神廟報賽數日聞樂工集者千人商賈集者千餘人四方賓客男女長幼來觀者數千人對山乃約里中壯士數百人戎裝臨之時有大盜欲行刼而不敢發來者無不既醉且飽其才略施諸細事類如此使獲大授其勳業詎可量哉異時商人集盩厔盜至衆莫能支遂大掠而去觀此又足知其能矣王渼陂之為檢討也受知

於脢菴劉公弘治戊午值　仁智殿災獲奉
勑封母妻俱得霑恩父以見任故不及也壬戌
廷試進士充掌卷官乙丑爲同考試官甲子請
告歸省父母　賜寶鏹千緡會　孝宗敬皇帝
龍馭上升纂脩實錄部檄催取入館　聖駕謁
孔廟充陪祀官丁卯六年考滿次年充經筵講
官慶成宴得坐中左門己巳進呈實錄有白金
綵幣之賜兼宴於禮部進講經筵觸忤劉瑾意
前此衆翰林見瑾長揖不拜瑾方啣之蔺州段

炅父欲橫飛直上恐群賢之先已也乘機投隙
與其素相構結者吏部侍郎張綵焦內閣子黃
中以群賢姓名達之瑾曰此皆王九思類也乃
以纂脩功調十二人於各部名爲擴充政體綵
注渼陂（文選主事）將以凌之也未久三人交敗綵嘗
謂渼陂曰敬夫之轉部屬知之乎炅與黃中爲
之也黃中亦謂渼陂曰綵與炅爲之也炅獨無
一言其後考功缺員外郎文選郎中廖廷[illegible]
于劉冢宰曰王主政在翰林歷俸每九年豈[illegible]

久在諸後進之下須陞實授員外乃稱庚午文
選郎中員缺四司員外實授者惟渼陂一人遂
轉（文選郎中）李西涯應子監生兆蕃赴考科舉渼陂
以衆人遇之不肯阿意置之首選西涯深恨之
及瑾（誅）謂其心腹給事中李貫曰瑾黨九思惡
得無劾遂誣以因鄉里而列要地降謫壽州同
知嘗攝州事理詞訟備流賊監收軍儲倉糧頗
爲省費尋收武平衛兌軍糧前此官胥侵漁須
三千石方滿其數其實千餘石足矣因之減其

多半百姓賴以少甦諸生從之遊者賀壽性敏
而家寒爲之納室兼有所濟盩厔王元凱新任
兵科給事中會天變糾彈庶僚無故謂同列曰
如九思復用則朝士空矣遂劾以假調官而汚
選法時楊邃菴爲冢宰復本言其已經論列合
無留用以圖後效西涯不從下報曰着致仕去
嗚呼果有汚選法事瑾敗時其誰能見容彼元
凱者何從而聞此言何故而爲此事也辛巳
今上皇帝即位詔京官降外任致仕者仍照[illegible]

恤致仕戊子追崇禮成詔京官五品以上年六
十以上致仕者進一階壬寅同鄉人脩澇河石
橋成坐平雖負氣渺視權豪却不敢侮慢於宗族
不忍欺凌於里黨遠適交遊克全終始大小有
司不言短長自蔣少濟御史外有霍渭厓王晋
溪劉松石三尚書論薦或請量加職銜以優耆
老皆不報王遵巖之在吏部也時則渭厓霍公
為少宰原以議禮舊臣長為　主上所眷注進
退人才論議錯出屬員多不當其意獨倚重遵

巖事事與之商確所訶權貴人若既於遵巖有
宿憾凡部議不合輒疑為所間阻同列為霍公
所不當者復忌其亂已愈力排之謫判常州江
陰大姓以其署印繩之以法也造為飛語聞之
上司上司諒其素行無可汙衊第言其吏張大
驟而已及陞南部閒散乃發宋儒之書盡讀之
有味於歐曾之文以為世人談文皆早宋人而
尚班馬殊不知善學馬遷莫如歐陽脩善學班
固莫如曾鞏者是歐曾之文蓋原本經傳史漢

之衆一變而粹者也以此自信凡有所作不出
二子家法詩亦以盛唐為宗雜出於晋魏風雅
旨趣玄妙音節沖融不專守唐人字句而模寫
變化遠矣其在江西罷官也不但有使之者有
故[illegible]方以權焰為縉紳輻輳凡吏於其鄉者皆
曲意承迎遵巖獨漠然不顧遂至不免耳仕途
既已早發而宦迹所歷遷徙不常又不得專於
其職故凡所欲為皆未及究其用然以其迴翔
中外日久故克養深沉有悟於性命之精微顧

視其昔日所為皆查滓形迹今始默釋剥奪以
復完其本真雖聞免官之報無幾微悔沮不
平意惟以士君子操行存身自有真貴不在區
區塵榮以為凉艶也又自念進雖不見容於朝
退將有明於野乃取六籍以来上下數千載凡
藝圃所列皆咀其英華詰其閫奧故其所作渾
含古雅沖澹紆餘而光晶閃爍變怪百出尤長
於叙述表記之體使讀者欣躍忘倦而其人其
事宛在目前又操縱闔闢惟意所適視初尚[illegible]

曾將又不同矣殆天之所畀以任起衰之[illegible]
人力可幾也吏部時以不附權貴而有毗陵之
謫江西時又以不奉權貴而有參知之罷在仕
途大節始終皎如緇涅不可加薦者謂其文學
裕於政事才略宜乎緩急有豪傑之氣而養已
純有經濟之才而識尤遠談者皆以為知人而
主者忌之終於擯棄不復錄耳居鄉能篤孝友
之倫而倡詩書之教雖被群小搆誣畢竟不失
為全人云荊川唐子之居吏曹一以清苦自持

而以進賢退不肖為急同年及朝覲進表官至
京者率有折帕禮曹吏受之不以為異唐子始
却之有行取知縣其人本賢者也無力通關節
又魯觸忤鄉貴假以行查錢糧故淹滯其期使
不得與科道之選唐子奮然於衆中昌言其賢
得授言職撫按保本其中有不才者復昌言其
當黜已而有他本至果黜唐子之所謂賢乃當
道之所不喜其所謂不才乃當道之所私厚於
是少宰滄多不便且畏其以清相形會改翰林遂

得為編脩意實外之非進之也校對訓錄將完
不欲受陞賞又族子有會試者廻避作考官因
上章告病是時羅峯張公當國常欲引而近之
而唐子以遠嫌求去愈切竟擬以原職致仕公
論咸為不平而唐子則以為固所當然今次抵
家及再罷官條也或居宜興或居陳渡庄僻遠
市城一意沉酣六經誦讀諸子尤留意　國朝
典故律例之書旁及天文地理兵戰射法一時
技術文學之士踵至於其門即身與之印證教

習必盡其長乃已盖其天性甚敏而濟以勤苦
是以無堅不破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精於
藝無所不究亦無所不能自經術正學詩文雜
學之外尤長於算曆兩家自謂得之神悟已有
算法諸論刻行矣曆則合唐一行郭守敬之說
而參之西域曆亦自謂唐郭之後一人而已惜
其未成書也會倭奴入寇江南大縣侍郎趙甬
江以視師至得專薦士夙知唐子之才且同年
進士也乃同今吏部尚書胡栢泉聞於　朝起

唐子[illegible]南京兵部主事以其父有懷翁服未闋
不就尋改職方員外郎堅卧如初周尚而御史
以書敦駕[illegible]上流奔　告促行親知皆勉其勿
為已甚唐子亦自以罪謫之臣與山林處士進
退得自由者大不可同乃至[illegible]謀之羅念菴
勸勉如泉于是強意就道抵京[illegible]即陞協司
郎中去國十八年至是始以武[illegible]用差往薊
州查勘邊務北虜歲為邊患而古北口潮河川
去京師[illegible]邇虜往往從之入[illegible]調邊兵
防禦[illegible]議[illegible]訓練土兵其職也而乃調邊兵糜
費糧餉非長策唐子遂歷涉山川校閱軍馬得
其險易虛實歸上經略十餘事有北奏使集傳於
世舟山者定海一島也倭[illegible]巢據已久地方總
兵等苟延歲月無有議[illegible]外者特以重托唐
子方留浙與胡總督計議軍情而太僕少卿之
命下矣又以胡公薦陞通政司右通政首謂予
賊上計當遏之於海外而海道不熟又不可得
而遏之也乃從江陰泛海至劉家河渡又自嘉

興下海泛大洋至鮫門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
者嘔吐成疾唐子獨坦然不覺勞苦海門乃要
害之處原設有會哨官當春汛急時令其往来
互應夾擊諸將官既不肯親自下海而哨兵各
退避内地賊至第左右影射推調遂致登陸浸
淫不可制唐子深知其弊亟登海舟督諸將泊
崇明沙因出篋中絨紵賞諸將拜而約之且戒
之曰有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兵艦連亘海岸
賊見驚曰江南自来無此備俱登岸而北率諸
將急擊之犁沉賊船十餘隻得首級百餘顆衣
器無算人謂自蘇松用兵以来無此捷是時江
北告急督府以總兵盧鏜来援唐子乃留鏜往
三沙而身赴江北之急賊雖敗于姚家蕩而衆
有千餘團聚廟灣勢猶猖熾於是唐子發淮安
駐馬邏距賊巢七十里已又移營新溝距賊巢
十五里戰敗賊入巢中堅守不復出乃與都御
史李克齋議以南北交攻濟以火器厚[illegible]
令漵湧守備高寔都指揮何本源中軍指揮倪

遜由西大路填溝入叅將朱仁千總苗騰由南
路入以千總沈儒騎兵潜師渡河幫貼仁騰轉
戰又夜遣鍵卒畀子母砲詣仁營使隔河擊其
船更密令攢棲下流淺狹處斷絕賊船入海之
路遊北涌雲梯關以指揮邢鎮主之管火藥儒
士周需賫將軍砲佛郎機等以俟之黎明諸軍
如約東逼賊巢西河火砲與鳥銃齊發聲震原
野擂毀船攉巢賊多中鉛彈死欠之賊出衝陣
遇銃箭回回又復衝頃刻十餘合魄喪氣奪無

復闘志將戰廟灣之日使人覘賊適自北路刼
掠歸伏於林莽中待戰合繞出我兵後賊每恃
此得計預差銃手同青州民兵搜伏賊驚起奔
巢衆兵邀截斬首亦多日過午戰益酣巢賊盡
數突出青兵少却亂飛彈矢迎兩唐子據鞍整
衆而歸賊懼不敢踊得首級及燒擊船隻雖多
但巢堅猝未能克將休兵復戰而蘇松兵備以
三沙賊勢来告軍門復以書請過江唐子以廟
賊將入囊中恐失機會念一身而兼南北之任

不得已棄歸賊已雄據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
上沙者唐子謂兵法宜乘其新至饑疲營壘未
定破之則我有萬全之利今已噬臍無及而諸
將退縮觀望猶如故時態是使柙中之虎復出
而噬人也於是嚴督總兵叅將等及所統五軍
益以土官之兵魚貫上岸連營數里賊分精銳
鏖戰士馬物故相當復選鋒驅衆臨巢賊不敢
出會總督以遊擊領五千兵至又以都指揮所
募土官二千兵至會兵擱戰而遊擊兵先潰賛

畫兵繼潰遂發機銃援救賊衆方旋是役也非
藉火藥老營幾不能守前此臨陣皆唐子擐甲
當先暫因水泄調養與兵備居中運籌而諸將
殊不足恃仍復以身臨之分布陣勢或誘兵或
伏兵或正兵或左右翼兵以防衛矢傳餐食士
以期必勝而賊不輕出兵竟擊廻唐子時方陞
通政以舊銜書權輕且還太倉以待新命行事
諸將官見其去即欲以船與賊送之出洋嫁禍
他方已得無事唐子聞之恚甚因冒風濤往諭

諸將諸將乃不敢然賊巳取民家車箱材木造
成小舟將為逃避計唐子巳測其情設伏幾擒
之而兵怯賊再還巢諸將竟廻内港賊乃乘風
雨夜遁去唐子自以三沙不守每用為愧然議
者以其冒盛暑與賊相持者兩閱月始賊船之
至崇明者二十餘隻非其殲截幾盡則大江南
北受禍慘矣兵部論其功居多屢受銀幣之賜
又條陳海防九事皆地方要務載在南奉使集
中亦同比集傳世矣其鼓舞軍氣尤其自得語

讀者壯之尋陞都御史代克齋以勞故吐血不
巳親友方以過家稍得從容治疾為幸而淮陽
方大饑自謂若不速行則新舊交代之期緩期
緩則民之饑死者衆萬一賊或深入其勢必震
驚　陵寢即辭家抵任兵荒之父軍書文移旁
午窮日整理不足每至夜分子弟交諫欲其少
節勤勞則斥之曰吾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巳耳
疏請剿鹽請邊兵請留漕米請討餘鹽銀分委
員散官下村鎮煮粥食餓者捐俸捐家貲助賑

尤[illegible]不少休又以為地利形勝不親經焉非所
也即於通泰沿海諸處無不周視不惟鄉民不
知為唐子雖有司亦有不及知者殊不之罪也
疾發急歸揚州先與諸將訣曰本欲同心建功
報　上今不能矣願諸君勉之更無一語及家
事但謂其妹婿上舍左升甫姪孫解元唐仁甫
曰常念吾死有三或死陣前或死海中或死謫
所不意能全軀死於此無所恨矣惟恨作人與
學問俱未成章欲就山中了此功果今不可得

矣命取新席寘之地上整衣起坐而絶天氣方
晴明隱隱如天鼓鳴者殆以為異胡公梅林劉
公白川以　死事　奏聞蒙給諭祭葬胡公復命
所司立祠祀之唐子為人超脫豪邁不作小器
局其於處富貴貧賤威武如古之所謂大丈夫
者素有之不待學而能其於婞婣牢籠匿情行
詐素無之不待學而去盖篤於自信勇於自道
者矣家居冬夏惟一青布衣巾履有數年不易
者往來村郭乘一小舟側足盤膝而坐見者不

知其為貴人或遭凌侮同舟之人不勝其忿唐子處之怡如也夜卧惟一板門冬則置草其上以為温父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床與之終身亦無厚褥病羸借軟褥於所親疾愈仍還之有自作詩可徵也服闋北上登舟舉手祝天曰吾平生所難處者獨葬母一事既未嘗有分毫妄取自今以後必無若葬母之難者可保此生不䧟節矣南畿撫按兩院每有創建及脩理牌坊之餽一切拒而不納常州府庫積所却有三千金接徒數百人初尚受其束脩之半後亦不受也自始仕即奮然有以身狥國之志見天下無事士大夫雍容文墨賦詩奕棊宴飲高會輒不喜故其自為常閉門讀武經戰書考究山川險易兵馬羸強壬奇禽乙孜孜不倦見者笑其學雜多事卒之南北寇虜交侵搜求武才而唐子始以所長表見矣於歷代史書分門立類各有指歸自云於六經有千古折衷之見有千古獨得之長文則初學史漢後會王遵巖於南都

親受其說意頗訝之王云此難以口舌爭也第歸取七大家文讀之當自有得唐子猶不謂然但素信其才識如其言而讀其書數月後盡得其法方知向之所謂學史漢者特得其皮毛而七大家文真得史漢之骨髓者也後復見遵巖意校語合遂皆以文章擅天下識者謂其文理致精深有發其自得者有見其為人者有占其經濟者有逞其文學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識物而不為虛飾皆病世人徒事口說而不知反之本心徒事閑行而不知得之靜坐徒事外求而不知吾性中自有玄明一竅必若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顏子之仰鑽瞻忽是乃聖賢傳心一脉㝢際用功處不外乎此使其功業早畢壽年又永坐老深山或養成玄明一段真景象當有進於是者然即其所造亦可謂千人之俊而萬人之傑矣嘗總四子而論之對山之放達獨超衆見渼陂之風致允合人情遵巖之機警見[illegible]公評荆川之方嚴尤關世務是皆時行而行時止而

止謀王而王謀霸而霸者也或為人之所排或
為命之所使棄之而不果於用用之而不盡其
才士夫徒慕其名而不識其實可惜也雖
然其文章川者也資之以淑身心以光家國以
敷政治所謂神而明之存乎人推而行之存乎
通也

章丘李開先著

雜文

鈍菴趙尹徵糧受獎帳文代佐貳作

伏以循良重而世道隆漢郡可方乎夏袝黜陟公而中坊立周家克紹乎虞廷政治付臺司雖從上古安危責守令獨有　皇明恭惟鈍菴趙大人先生偉略雄文曰由學聚奇資異質本自天成發跡賢科倚馬之才空北冀登名仕籍棲鸞之地在章城有社稷有民人各安其分無衆寡無大小咸盡其情儒須吏吏須儒刑成不變猛濟寬寬濟猛政以時更峩邑之公中牟之恕陽城之拙定國之平訟獄務活千人總為化雨郎官上應列宿真乃福星去歲清秋雙舄與鳧並至只今朱夏一琴伴鶴同鳴未三年報政之期盜無查劫居百里可為之地犬不宵驚值雨暘風燠以時五穀熟而人民育幸歲月日時無易百室盈而婦子寧徭役均平闔邑稱真父母科條

簡紉臨封號曰神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足見
本深而末茂民罔常懷懷於有德方知實大而
聲必輕朴不施巨戶千百人聞風競勸輸歸交
至歲儲數萬石指日咸盈都府重臣首行獎勵
戶曹使者相繼褒旌蓋道本無私見善惟憂弗
及而人生有欲牧民在遂其生食土之毛悉入
綱紀之內受農之業難逃粟米之征勤惰先分
朝無倖位輸將從至邦有常刑孰不為官賦稅
之司最重孰不為事催科所係非輕況在堂僚

久蒙異教生殊井邑相應同聲屢承曉諭之功
有賴判花之妙筆欲效伏鳴之義代為抱葉之
寒蟪伏願一扎十行早下徵賢之詔安車駟馬
即為載道之迎或青瑣殊遷作漸逵之羽或烏
臺大拜為出谷之鶯短引前陳聊以備觀風之
采蕪詞後綴安敢希白雪之聲　六月火雪升
百里風清晝長琴罷只空庭會有旌書騈疊至
喜氣横生　朝野誦賢聲剔敫庶明久聞名姓
已題屏早延熱府堊為載麟閣圖形　右調浪
淘沙

漕渠私說

章城西北有湖一區名白雲湖東接清河諸山
七十二峪西灌鵠女濤七十二渠谿谷縷注衆
水瀦而為湖白雲英英出其中湖因以名重青
潑碧拖練搖藍春豔秋輝朝濃暮淡一日之間
雖云異態一歲之間俱是奇觀向嘗拉伴嬉遊
至於湖心舟中仰面入烟了不可見惟水與山
連山與天接山如錦屏天如華蓋俯仰天地衷

裏湖山信為一方之浩壤而三齊之水府也自
水澤漸消舊去城近今則徵遠周迴原四十里
今亦減削多矣退田可種大小二麥湖中有蒲
葦菱芡魚蝦之利古云天地之氣融而為川又
云形止氣蓄化生萬物此湖不惟可放酒盃助
吟筆而形勝利用亦侈於他所但逢夏秋之滁
山水泛漲湖不能容北流里許至水寨鎮西涇
入小清河去矣河之北岸有古閘一處借漪水
口北通鹽河古道轉而之東民資灌溉甚便自

古閘損壞西衛一口其水盡入蔣溝灌溉失望居民曾有上控撫臺批行屯田道轉行本縣帖差委官督同夫役將古閘之西開挑月渠以洩湖水惡勢高下均得其利不意水復為災屢修屢壞以致小清乾涸大衆憂虞此必置閘下椿破財殫力方為經久之計且免偷決之患然尤有大可慮者若有如正德十三年大水雲雷掠地風雨摧山蛟龍震怒牛馬不分萬姓將與魚鱉同居僵尸順流而下此閘雖可不傷而脩復

雜文四

城南古堤堅築四壁城隍以殺水勢以保市廛且未及詳陳惟濬渠乃一小小節目可刻日成功然民不可與圖始官惟欲其省事所以置之度外日惟了却目前而已因私說於此以俟有公舉者特拉朽摧枯發蒙振落之易耳杜預開六石樂天穿六井今豈多讓乎古之人哉

顏神事宜

顏神自古號稱雄鎮北距夾谷三十里廻孔子却萊兵贓保儒之處東至馬陵七十里傳說孫臏在此擊殺龐涓當時魏兵伐韓孫子伐魏以救之即今大名府東南十里馬陵是已傳者雖訛要之亦一戰場也西至八字寨二十里孟良曾據[illegible][illegible]兵而至青石關十八里自來設立巡檢司即春秋下州而杜少陵所謂齊魯青未了者也唐太宗東征高麗屯兵本鎮迄今日為營欄封[illegible]氏為順德夫人我　朝勅封靈泉寺宋藝祖龍經此地見其要害命楊宣慰常川戍守元則興廟學立稅局設行淄川務置巡檢司

雜文五

大明混一之後洪武三十一年之間負固稱亂者三不旋踵俱被籍沒宣德初唐賽兒偕號昭陽洞從者數萬人天順則龔景周泉亦萬餘皆動官軍勦捕嗣是而後無歲無之姑舉其尤如李棋王堂劉盤張泌朱祿趙志學王高李天序勢有大小不同然皆殺傷官吏刼奪府庫破散積聚抄掠鄉村震動京畿流毒河洛性非獨惡盜何太多也直以地勢阻隘林谷深邃崇山疊障箐薄密綿絕地造天牙錯距躍遞不遑之淤

衆惡少之廣淵也況聯絡西河八陡阪諸處出
產炭鐵石鉛丹琉璃奇土異壤埏埴百器色
色頗精大東小東皆所取給其樹植則有棗栗
杞桑桃李柞榆松檜之屬其牧畜則寢訛成羣
豐草酒望其百數則嘉禾如雲露積如星貿歲
生於九泉三農成於平地工藝輻輳貨物繁華
水泉甘美原隰明麗逶遲二三百里之間依巖
結屋夾澗成村雞犬相聞砧杵相和雖不盡皆
沃壤要亦無甚瘠薄富者[illegible]累千金貧者轄移

自給且有礦洞大利所在巨奸生焉去縣治二
百里司攻斂者每以當觀為遠非檢點公差歲
無再至者越淄川臨淄縣所屬之益都隔府人民
相攙各縣流移雜處平時武斷於鄉曲肆情於
悖劇出則糾衆攻打逼之則爾聚成羣弄兵探
丸鳴鐃吹角訟詞繁於閭邑猖獗甲於東藩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不可長勢極
當復姚世清之變數年前已料其然矣自捉王高
王果之後養死士繕戈甲藏棄禮法權取礦砂

官其地者始則養虎遺患終則撩蜂遭蠆此事
只可作居民自相讎殺官府偏聽因而致變逼
迫雖云縛官執吏不曾置之死地邊方多事之
時恐　京師聞之震動遲遲其奏可也奏則云
同事不知名幾人今得高良才陳策數輩即可
以完事幸而頭領多獲餘黨解散止有首惡奉
旨緝捕非遠即近終亦難免大勢底定非當事
者調度之善何以有此四月十一日入多而聚
使其作事不止一鎮生靈受禍其後亦無他志

只欲作一惡勢使畏之為散場了官司再此亦
天與其敗神奪其聰也趙姓詐死逼追有司處
事乖方致其棄家上道有以也然猶為仁恕之
賊門皂等之死惡人各報宿憾非世清之意也
彼先自稱山靖王今敗露如此矣而號渾天齊
天者不知其人可乎前後盜起俱由激成張讓
丁謙張世官李巡檢等是也世清亦曾激使王
果兩兄弟民今而後得反之也謂不有天道哉
統而論之自陷滔天之罪雖為縮地之藏皆世

漸兆也以燕伐燕機深禍深者其人是也長亂滋奸損威傷重親臨其地者之責也釋此機會若不加意擘畫越常區處幾何不化為山戎洞獞也哉立一方未然之妨為百年無事之計屈羣議而折衷之莫如創建縣治建縣之後仍須嚴坑冶之禁峻窩藏之誅前此欲建立者屢矣弘治間御史增益行臺正德間撫按添設通判嘉靖初建議立縣以塞盜源時則撫按陳李二公下行益都徐知縣又會同王參政黄兵備及

青州武通判具覆連年灾傷以待豐稔之歲另行。奏請至後復有鄉民趙愬等赴訴於劉巡撫題 准會議熊巡按會同沈僉事坐委張同知杜通判俱詣本鎮相看形勢將抄沒官地踏量周圍四里羣峯環抱四水縈廻堪可立縣然議定而終寢事格而不行以有司及鄉官不欲割彼與此以分其勢耳殊不知計大事不惜小費圖永寧不辭一勞通算平賦之費用雖立十城不啻足矣豈但數里之祟墉哉以本鄉二十

一里或再添淄川數里併作二十里以下量為裁減革去通判巡檢大使以知縣教諭典史代之則官無冗食民不告困蓋通判巡撿兩官特職捕盜知縣教諭則政教兩全況有典史以為兵備提調而盡巡捕之職尚何用乎二官之捕盜哉巡檢如不可革有青石關原係把隘處所可以改遷本鎮稅局原收過稅於弘治年間已經裁去歲止收門攤錢二十餘千不敷本官所費若以知縣帶管亦不煩為力也況肩館可改

為縣治行臺可為察院巡檢司可為分司稅局可為總鋪文廟則有殿廡櫺星戟門泮池儒學則有書堂齋舍牲所退廳倉廩則有巡檢住宅積穀操練則有教場亭院梵宇珠宮二所可為僧道會司三官增福兩廟可為陰陽醫學更有新寺一區可為城隍廟官地兩處可立壇壝其養濟院鄉賢祠申明旌善射圃等亭俱有坐設官地官房免占民居有順德廟所收香錢改鎮中所收課程可以支用省費民財雖用民力如

有利法亦不甚勞也益都富豪放債之家因利
本鎮路遠凡糧差一出小民不能自往俱里老
取錢辦納一倍而邀數倍之利又有在官猾辣
之人欺害愚蒙百姓假以附郭負累之言漫潤
浮惑官吏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不動念既
在縣中應役又於署捕盜處聽候僉派富戶幷
輪于市民陰陽醫生煤炭硯石等差俱不係均
徭編僉一處而兩應苦役其何以堪若得改立
糧草差役俱隨地畝人丁過割並不撇下分毫

如歷城縣係省下附郭止九十八里今雖除去
本鄉益都尚有一百五十六里又何負累之有
立縣之後而塞礦洞處處富家云云所不容緩或
以泥塗棘茨之上或以巨石加灰或是堅築土
壤惟先填巨石雜以小石補罅非一時所能開
掘洞既固閉地方以十家為保保有保長以十
保為總總有保正使其自相覺察自相團結雖
有規利之徒既無寄頓賊物之處又無縱容藏
身之家或有不測聚集民快整搠鄉民重立賞

禁嚴限追求山若可為樂土悍夫化作良民此
為久安之首策而弭禍端之長算也約而言之
其利五焉省通判也戍一也差役近便二也有
學校育人材明禮義化風俗三也旁連淄川萊
蕪掎角救援四也城池嚴壯攻守有備無勞客
兵五也聞變即為此事宜以備上官采取聞有
不真見或未定一時草草操筆立就以類神輿
章邑封土相連乃心腹之災而門庭之寇也雖
林下散人亦不得鼓腹閒嬉支頤高臥矣往時

大同之變止以開端處置無法至今人心不定
劉六劉七流賊之禍亦因小警不戒釀成大盜
目今之事犯逆者雖云撲滅尤者殊未寒心
臨朐萊蕪之礦徒強寇可憂也不止顏神而已
國法損於邊陲而黠虜時入重征及於豚犬而
窮民未蘇內夏外夷之積毒大憝可憂也抑又
不止臨朐萊蕪而已嚴天下之防禁一省之弊
而清四塞之塵各有其術而未及言也

足前未盡

季氏之禍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今日之患
不在世清而在世清之劾敵及平日之腹心若
不急處而預防之以後或有事變亦未可知設
立通判止可擾民而不能防盜若小盜只一巡
司足可辦之大盜則提挈緘縢而去今之和判
其明徵也創立縣治此顏神二十里者原係淄
川所分八十里之數故今官制猶載之倘更屬
青州是之謂背內而向外棄婦一鄉里止二十
山川占去七八存留糧餉支用不敷其勢必割

淄川仁壽鄉十里與之則形勝土物方成一縣
然其勢又不得不隸屬濟南且省府在西而
京師在北政令貢賦朝會衆謁俱為便宜周公
之營洛邑非此意耶惟顏神愚氓恐因濟南養
馬惟奏內除此一縣馬政則人人樂從況仁壽
十里馬政不多只斷邊山四五里與之亦可以
全蠲馬匹矣有賢令撫慰鎮定之不必高城深
池亦可以不生患害蓋縣令親民又事得顓制
不逞之徒就充在官民快之數調停彈壓弭收

策集之勳坐享安平之福愈久則政通人和然
後築城濬隍未暮也否則當人心驚懼之時財
力困乏之後加以土木之役雖曰治之適以亂
之也地方隱憂巨蠹在縣之立不立不在城之
修不修也在於平日無禦防之術而不在於盜
兵設守吏之日也脫使有城可以憑籍其能當
戕戮燔燒之虐哉況乎倡亂之人居止正在縣
門之右更可於縣衙之中復立一子城耶此不
待智者而後知須作速圖惟之可也

事宜草具胡瓶山方伯見而取去以其職名呈
請於何沅溪大中丞撮其大要聞之於　朝士
陳東渚為大司馬從旁阻之陳乃益都人所謂
鄉官不欲割彼與此者仍奉　旨如前以待豐
稔之歲顏神諸父老子弟以為既不得縣之矣
獨不可城之耶懇告王鳳洲兵憲城工遂成然
顏神容邇鹽礦雖額設萊蕪等四縣兵快百名
操練守護奈趨利之心習為盜賊久爭之俗積
成獷悍方畧未備多出於因循事迹廢弛當者

所補葺城亦不可全恃又有隨時事宜再具於
後地方山多地狹所賴以養居民者一皆窮貧
萬一歲荒盜起閉門自守道路不通粟食從何
取之進否倉廒似在所急先年倉基猶存合無
即為修理設法積粟庶於無事之日得為有事
之備也禁獄所以收犯妨奸今去城半里許主
管之官既已隔絕而不親監守之人或致疎虞
而可慮倘以輕生之素性而刼必死之重囚事
不預慮罪有攸歸蓋舊無城而今有城無城則

內外俱為散地而官須親其巡警有城則啓閉
各有定期而勢不得以並兼且廳側重門尚有
反獄者况疎漏若此哉若移置城中則官得親
而人加謹况民不生倖心矣風俗薄惡亦有兄
弟鬪戳父子烝淫者若據律治之恐生他日之
厲階徇情寬之又非當官之正法雖屢有上司
條禁視為紙上之陳言不能易其已成之故習
嗣後於各村社選舉練達誠篤一人起[illegible]
一所許令每月三六九日或朔望羣聚亭内外將

條樂遜一講解播揚易曰除戎器以戒不虞今
鎗刀弓箭之外無別器自四方多事來如鳥嘴
銃佛郎機神面盔火箭遮箭紙砲渾甲暗弩鈎
刀拔鐮等備極精利此亦不可不秉閑製造者
惡少有花心會每會必歃血誓天數十人為死
生交各攜娼妓晝夜喧飲以致富者就貧貧者
行刼必得嚴加懲戒以禁酗淫及民貧必刁有等
刁徒以衙門為養身之窟刀筆為肥家之資當
門陷穽平地風波教推巧使者鼓游舌如笙簧

告詞而期官司之必准頑潑者甘重刑如飲食
強詞而致良弱之難支因一事牽扯數十事告
一人証佐數十人有累歲不結之獄千金立破
之家倘早訪刁名臨時倍加罪責明白曉諭状
詞不得旁及遠引則刁風息而民生安矣因府
縣道遠本鄉生儒就近肄業常有五十餘名可
比下縣人物惟祭祀竹香會集先師廟餘日散
處各家為學固無常師成事必須居肆沿講
小小明倫堂以為諸生講教之地除府縣

勤外分教中擇遣一員以司其事庶術業專而
觀法久人才成而風俗美矣成人有德又必小
子有造蒙養之正聖功之本也白髮之叟不通
文墨以黄口之童只習武藝耳四城及村坊如
各立社學各置教讀則童而習之不見異物而
遷亦一化民成俗之先務也總七事出於億
度參酌周古村通府之說不知亦有一二可
行者否乎

蘇息民困或問

或有問於余者章民貧者十居八九逃者十居
二三果何道可以救而存之余曰若問種竹養
花耘苗播種則既知之矣民隱官政素未嘗繫
於心而談於口且儼閒之人身不司其事耳不
聞其詳而目不擊其弊門外即隔天涯何由知
而對客因而濟人對亦不過妄對耳或曰世皆
多君識時務君亦自謂素所講究惟經學國典
及當時可行實事今諉之不知似非民胞物與
之念遠而他方不言可也一縣之事即一家一

身者也請必勿辭余曰艱哉艱哉可嘆也數
哉不知者不能言言之未必有聽而行之者貧
孰與拯逃孰與存試舉數端以副發問之意雖
非妄談實則空談而已章丘大差稅糧外有均
徭銀力二差奪牧驛傳二馬頭支應里長收糧
大户兩河夫役南北要路供費加以水旱蟲蝻
民貧而流盜起而侈所賴明決上司賢良有司
急為議處又必以人治人無事處事所謂生一
事不如省一事寬一分則受一分者也山東六

府一百四州縣原額里社六千三百有奇每里
社設立十排甲首等人户應當差役收納錢糧
然有地則有糧有丁則有役山東均徭力銀二
差銀共六十萬餘兩西三府州縣雖多里社止
有三千餘東三府州縣雖少里社亦有三千餘
西則辦納徭銀四十五萬兩東則一十五萬兩
里丁既同何差銀懸絕如此如前所云河夫供
應之外更有漕運糧一十萬餘石每十偏銀百
萬餘兩東則一毫無所干預本縣嘉靖二十年

以前銀兩不過七千今加至一萬一千部司正加之外又代徵兗府柴銀柴夫料價銀泰安州柴夫木柴銀肥城縣皂隸銀總幾千兩攻定均徭則例之時如上下詳議東西均派兼歸回代徵之數東方大幸本縣尤幸也原設銅城舊縣龍山驛地畝馬頭四十三名驢頭十名制惟置買馬匹鞍轡在驛走遞更無別項費用繁難其餘廩等自有館庫承應嗣後各驛官吏適已自便勒令馬頭輪日支銷多被在驛刁徒使一償十

雜文廿八

其累不在京師富戶及河下老人之下合無仍令館庫或官吏領銀代支縣治當東西孔道上司及使客往來絡繹不絕額編公用銀二百兩官吏折俸孤老冬衣布花新官到任器具舊官受奬禮儀俵馬部糧官盤費尚且不數所有合用廩給心紅紙劄公私酒席冬夏鋪陳公館修理物料軍匠造冊工食考校生儒紙筆花紅操練壯勇賞勞犒賞馬匹鄉官處上司送禮縣送門神桃符俱係無名雜費銀數不下萬兩皆是

里甲出辦一歲之間有一里使銀二三百兩者如往年李良相等使銀七百兩坐此蕩產棄家急須有調停之良法審定之時宜里甲庶不缺數就中有一事可立效者在縣并各鎮店集場多是飲博無籍之徒營充斗秤戶多寡低昂任其愚弄大集得錢日不下三五千小亦有千百文若選令殷實老人眼同里甲一人在集督聚秤量所得用錢發送坐亭老人收掌置立印信文簿某日某集錢若干某項某人支若干逐一

雜文十九

登記掌印官每月一次清算如有不足處量於里甲幇補夏稅一萬一千餘石舊有登州鈔五千石每石納銀一錢五分因其輕不來矣秋糧三萬九千石水次兌軍舊止六千石今折色至八千餘石每石加耗四斗一升數內雖有折色銀兩臨時或令上米臨德二倉攻兌米舊三千石今增五千相離水次三四百里挽運往迴每石較之別倉倍費一石藩司分派之日劉知中請縱不能全復舊數但得輕減亦萬幸也一議

[illegible]里人户一百一十定數也鄧因逼累一里止
存十排西三家四五家全逃者亦有之以致糧
草拖欠地土荒蕪如西錦七圖下三十四等圖
十排存只數家里甲應該十年一輪者俱數里
遍年應役若比照新泰濟陽諸城等縣事體將
里分歸併减去四五十之數補足每里百十户
譬諸舉重物人衆則物輕易舉矣况已有行特
所司不奉行耳𢯱里均地俱是當務而𢯱里則
尤急務也𢯱里易而均地難借口者必以地有

雜文二十

平曠有險阻丈量安所施其功將畏難終不一
均耶治法存乎治人而已萊蕪齊東鄒平等附
近諸縣地已均而糧亦隨之均矣以金銀銅錫
鐵分作五等名色其法亦可踵而行之六府原
均養孳牧種馬二萬餘匹繼因東民之奸詭者
稱說山海之區褊處一隅有狼虎之害無芻牧
之場當事者失於詳審因以遂其奸而馬俱養
於西嘉靖初年有具奏者矣礪菴毛國老爲之
屬稿府縣回覆事竟寢而馬不得東矣三府之

中濟南養馬獨多一府之中章丘養馬獨多騍
馬七百四十四匹每匹十官丁折養馬一百分
兒馬一百八十六匹每匹五官丁折養馬五十
分共該八萬三千七百分編造計筭人丁尚少
三十分不足養馬之數凡遇買備用必得加添
銀兩陸續人逃亡而馬倒死一馬百分止存五
六十分俱令馬頭包陪通計一歲草料每匹銀
十餘兩共費不下萬餘解京備用歲費一百九
十三匹每匹正銀三十兩共銀六千兩况當羣

雜文二十一

長羣頭印烙點視醫獸等費抑又不下二萬餘
前此議者仍欲替沂費郯滕四縣代養殊不知
民之畏馬加甚虎加馬則加虎矣乘時會議題
請東西均攤西中又不使獨累則馬政平而
民生遂馬用足而　國威壯矣題　請又有擢
宜如周文襄均糧未蒙　俞旨稍遲歲月仍以
其奏改換首尾疏通左右所謂金華銀餅者遂
成莫大之功雖催後源肇濺之余則以爲委曲
從權之通儒也派糧舊法非照均徭九則分別

所以錢糧易辦俱在當年以里報完嘉靖二十年以後分為上中下三等雖不如前民亦稱便今乃變為一條鞭如上戶銀一兩下下戶亦如之差分九等糧獨不可九等三等而乃一條鞭乎雖一條鞭實則殺民一刃刀也典賣田產市鬻女男離棄鄉井苦死牢禁不惟下戶雖中戶亦有之矣說者以鄉士夫田多因有此舉此之謂為一針闗乃掛一𠕅羅縣縣地畝數總計一萬九百頃有餘而已士夫田多微納能有

幾何章江省城士夫多而他方亦多乎士夫每畝納銀二兩亦可勉強而下戶可稍加乎宜乎拖欠積有三年主者猶不之悟何也中間又有扣除羨餘之類大戶緣此有加一加二文放銀雖一錢半錢一分二分俱只用銀花戶不便收戶得以侵漁收未及舉即取完狀侵漁幾多而陪償常數十兩後又不為之追給大戶之累亦如馬頭不知何時可得息肩也嘗聞在昔[illegible]大戶一名止收銀一百兩糧一百石漸至二三

百之上無之每櫃大戶數又不全是後倘全其數異其等三錢以下惟收時行青銅錢首發急取完及巧取餘之名目凋敝之餘還可望治特有上戶不悅然亦不必恤也此外更有一二末務識者亦以為如前當務急務也上宿火夫不數日一次以大小前程影免者撥貧民慫言一名火夫一丁軍而小甲總甲然亦不細自趙左山用富總甲當時亦非不善繼此不復以別目待之每三月一易新者必用倖求免蓋八地方

四關廂可報人數無幾一遍認狀即有旁門多門使用不比貧而強幹者可白手支持自不曾見冷舖獲盜火甲防奸者邑大王冶山知唐縣履任首罷之唐民同聲其善總甲不必富家火夫不苦窮家量撥市民民壯快手代巡乃安民弭盜良策也市民是亦一苦民不領公銀不免私差一報在官自備什伍鞍馬或令之出牌拘攝或令之戎裝接送驅民就吏以此為多或除去之不除須有用之之法優之之道可也四鄉

恢長選擇不公任使非當徒有虛名曾無實用即今小盜究斥大盜竊發此輩可仗賴乎少年能武者漏而不報貧而下户者報而不遺其苦猾之手市民也韓野田作縣作府道不拾遺盗不入境拾得錢物不報者以竊盜論報則與失主均分無主則全與之盜劫一家隣里保甲給批捕沉限薄責縱不畏刑却有妨生業所謂長從限較縛繩也再有被盜者不問得主不得主齋力救院盜難以刃威主倡罵亦究之碩刻

又有在官能騎射之人善訪探之輩又刑亂民用重典如文王李公之在余邑卒遇凶歉民無外警雖偷一錢以上亦覺之成化癸巳到今八十九年矣不惟韋人稱之西安人亦多稱之者玆不可為際荒年者之一龜鑑耶近又頗有形跡矣聚衆百人不以時　奏聞者以蒙蔽論可不早得而豫防之耶民貧到骨矣事可寒心矣在上者尚以韋民富庶苦差重糧及無名之徵不時之需如水之來源源不斷譬之人有大病

外飾容色外華而氣骨内銷室已傾圮而外勢猶壯又譬之人家有數子負累而一子尚可支持門户乃亦使之同歸於盡乎況其一子名雖稍可實則不殊衆子者乎友人王士登嘗讀岳武穆傳至其苦楚受刑處氣怒成疾服平肝散順氣丸始愈然猶往事足寬解今眼底紛紛不可人意予非業緣早斷禪心久寂將不免怒髮森豎而繼之以病體淹漸者矣統而論之華科歛不利於里老華飛寄不利於總書（飛撥走產詭寄錢粮）

（縣總總科書手）華積占不利於閭皂（積年占衙門）然華代替不利於壯快華誣捏不利於刁惡華接受不利於佐貳（接受詞及貨賂）狀華貪殘不利於掌正（府州縣正印官）掌華夫馬請託不利於鄉官華順承鋪行嚴刻駁轉不利於藩臬（兩司狀標擬事無可否准撫害尤多而已詳允容有倖者駁則害尤多）華瑣細偏執規避訪拿不利於撫按（大細務從不究觀察）司刺（宣上德達下情撫之職也多究勘合禁治兇惡按之職也親詔書不許訪拿作斷所論內有之）却至於挽田貪穢官風整頓軟猾世界未敢輕易言及之也竊念一縣之事尚不可言而

況山東與天下事哉盧玉川詩云便從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偶因或人之問性發耳熱剌剌不自知其陷為躁人嗤笑顏惟喬作隋志而泛及國朝二百年事踏閩生吳訥假醫齒而強為兩京十三省區畫不知見者又將如何大笑余矣適方惶汗無地或人乃喜動顏色以為問一不止得三實則掛一漏萬不能千慮一得也

一足前未盡

縣事多端一時信口亂道信筆亂書容有未及

者亦有已及而未備者謹再具此附諸或問之末兵部以天下驛遞私行関文多而難支題准降發勘合收貯比對遇有公差人員方許應付此一節財裕民良法也續有明文馬驢衙者減革十之三倖者十之四納銀解京革回馬頭可也驛官及該吏恐失見面常例弁一應騙財名目呈稟上司不惟不革每馬頭追銀二十餘兩歲以為常一馬應役不前又加一馬況花戶站銀零碎收打雜糧雜貨而買馬工食只是見交銀錢如不速為一處民命何堪馬頭十年一審舊法一匹僉正戶一名副戶一名一遞一年著役兩三家或三五家朋合一名俱是戶名一戶人五七門或十餘門止是戶祖老名即如趙甲一名共若干門各門捻入若干丁地看干頃錢乙孫丙等亦如之朋合則以十分為一名如一門消乏次及別門便而行之久矣自嘉靖三十四年立興編審專取上六則論門不論戶名如一戶三四門即僉與三四名一馬十家一家

一年遞有一年之勞三年之逸之說殊不知上則人戶不足止據章縣觀之有一門當三四年者一門消乏此馬無人承認驛申到縣坐取衆家包陪追呼騷擾變法不善一至於此今宜查復支消裁減仰遵舊例各處徵銀解納或均派徵糧地畝帶徵每畝不過毫釐每頃不過錢分尚何負累之有自房把都門後民兵又添一害馬上民兵一千每名銀三十六兩又領藩司安家銀四兩步兵二千每名二十兩安家二兩共

銀八萬有餘防秋之時沿途日有行糧銀五分往返四月每月銀一兩五錢共銀一萬八千兩若只在七道團操民壯中選擇有馬者帶馬取無馬者單人取照依州操每名銀十二兩有馬者倍之或只觧銀五萬邉用力省而利多前云埭里均糧未昭晰埭及均法今再詳之如本縣附廂十一里原該十排一百二十一家審出丁多力壯堪作大戶者有七十家則併七里六十則併六里甲首十丁固當全設或欠二三亦無

不可者他鄉做此六鄉仍舊惟里分多寡不同每埭各隨其鄉庶不淆亂明秀下三人少下三尤甚雖有原行埭後仍須申請大造黃冊之日勒冊一里一本送南京户部轉發後湖收貯以備查考不然事既不得擅專如往年撥復户徒快日前畢竟何益哉埭里急先清查逃户隷地空糧空糧不清人丁扯去額糧遺於何人下三逃糧數多無地肥糧瘦有三畝地一畝糧等式量補其煩費心力他鄉不必復清持此埭里更

[illegible]州難行者矣里甲公私之費雖巳表而出之矣有難騰口說難落楮筆者可終嘿嘿巳乎初制里甲理鄉間小詞訟事大方呈縣堂後只催辦糧差今日為受打木魚使錢魔王矣正官支用猶可餘則自取常數索要食物及油燭硃墨紙張簡套一應有用打造一切無名科罰出行跟隨答應任吏摽票給取嘉靖初年守巡行縣猶有里甲衆見即披畚使用籌籍者官吏尚知儆懼後則肆然無忌矣此際比前甚省但不

可不立一循環稽考簿也東方古稱百二之雄今兵力單弱正德年間流賊攻破城池甚多嘉請年王堂之教兵皆畏風退蔵況衛所正軍輪班京操止有舍餘大衛不過千人小衛不滿五六百中間又多影占州縣民壯多有軍匠籍不免者除團操外大縣不過百人小縣不滿五六十章丘守城僅九十人卒有警急何以禦防亟須依傚益都等縣事體報選鎗手少亦不下千人每五十名立一隊長雖計名在官却不許在

官拘留隨在各鄉務農春冬暇日聽長點查操演武備以待有事調取亦寓兵於農之意也三十年前書手專令分派錢糧有營充久而不退者一從均徭揭報上户一時雖地糧清正弊病蠭革未久驅之出差每差可使錢三四百文一年十數次通用五六千刻乃下户出辦艱澀差錢多被縣總并各房胥濫花銷曾有告發户刑二吏如崔岑者在官人多壯之造軍冊均徭冊與夫上司取用工食俱係正用此外皆為胥破

悉宜除去之迎接上司有可為搏節者遣發人役太早曠廢時日未行先多備諸費錢衣帽常要新鮮者撫按一次出巡則一次攺換官則緩出恐不及急去又悮事自來接官聲鐘有連日不止夜亦然者不知孰為晨鐘孰為晚鐘也民謠有鐘將撞破上官未過少撞數聲亦不為諸此後遇有牌面到來即遣二探馬一至省城一留龍山驛親見上司在省將行疾馳回驛先留驛馬亦即疾馳報縣兩度擊鐘十餘聲應先出

者先出繼而四驛馬望飛塵望旌節聽鳴騶聽鼓吹其疾馳報縣猶夫留驛者兩度擊鐘亦止十餘聲應續出者續出縣正佐學師生并各色在官人先後各有等讓盡二揖傳報則人馬力皆不匱合用衣帽先期製造貯之大廚中臨時領授事畢納交可以數年不壞矣廪給有常數支應無定規有書奉承者視此以為恭倨為賢否而在下善奉承者務為豐盛如排華筵雖非緊要上司亦用天字號下程結喜綵他如紅紗罩

擇皮燈皆十年前所無者先是廚役惟市其已物非已則以為不堪用或以忍饑譏之以激上司之嗔而速在縣之過因而掠騙成家該吏及催隸騙亦不在廚役下自董尹裁革里甲省錢不止此一事然矣往年百姓有告官者今惟趋謟保官而已但私相告詰久慣教唆其風最不可長然已習而成風矣獄中人命無有一二真正者至於連年未結之詞覓僱從戎之輩有不可數計而枚舉者矣如趙孟貴初因愛惜數門

僉以致家廢而前程失受辱遭責幾十年不得歸結其禍階生於一二小事惡浪播於一二小人彼不曾有一言相干予亦無一字申救外人可謂一縣目可全障耳可盡掩乎遇不平之事遂為此不平之鳴非有私意其間也自不還私債之令下而錢糧雜完自逼縊從軍之例出而狀詞愈多徵糧三等一槩若虛心下詢從長公處自有至當歸一之論惟其主先入而執已見諉不承受風旨而敢為與同鄉請覲藩司嘉靖三十三年以前京運錢糧當年完過數目自知何者為便矣書手小累却是大累固已論及有一小害却是大害鮮有知之者每戶頭餘數如毫釐之類畧加一二不踰一二文錢誰復與之爭較寡婦幷不識字鄉人且不知爭較矣總計撒散有數十畝又或百畝無糧者非一大害而何吏弊自來難除緣官設吏除弊在官官而嚴明吏弊自少縱有害事處不妨大勢斯已矣若無遺漏雖包孝肅不能人有善為戲語者勿怪

任吏管人愛錢吏字原與貨利諧聲而象形則又如以一口吞人其間豈無卓立者習染而心巡者多耳大參常戒小犯亦重罪之疾之甚矣勿論三十年以上止十年來得過人戶消乏不止百十戶勿論十年以上止今年庚申逃亡人戶不止千百戶雹傷麥蝗旱傷禾稼生之資全無兌軍之米難辦錢糧三年積欠姑且置之春月斗米六十錢秋後翻加一倍倘不早為一處明春運舡一到將為噬臍之悔矣嘉靖七年因災傷重大曾題過漕運本色改徵折色正兌八錢改兌七錢已運至水次者發回變價民皆一快收戶馬洪華以為僅見此曠蕩之恩況勘災體例災十分免糧八分災九免七遞減至三分不成災不免俱只於存留數內除豁本縣存留不過本府米三千石官倉儒學米四百四十石秋糧三萬九千餘起運漕運皆係例不蠲免者小民止知泥告災傷則何益矣如期題　請得將漕運本色改折此其一快又浮於十年之

上大襄在户部内閣呼請架倹菴尚書甚急以
余隨行至閣門三閣老首問倹菴曰適蒙　皇
上召對欲免天下三年田租倹菴久不作聲三
老促之曰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君職司天下金
穀奈何無一言倹菴應曰　朝廷德意豈敢遏
若因三年將順免五六年尤臣子無窮之心必
須處有三年田租然後放免三年　詔書不必
遠求惟近觀京官豈有食半俸者京軍豈有月
支五斗米者耶如正德辛巳　詔免而欧元即
駢征不知苦死多少生命歐陽文忠公之在當
時見者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而接人每談
吏事且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唐荊
川在翰苑清華之地好談民事每欲乞一郡以
自試楊邃菴但遇人或遠方使者必問風土及
當興當革利弊多聞善記隨復登之私簿或有
所建白無不切中事情以此聳動天下襄毅許
公為户部亞卿在告日與一老學職相親王晉
溪以大叅按涖所屬至靈寳襄毅使家人録其

[illegible]亦批駁對老學職稱曰此人甚有才奈有一
[illegible]一老人滿網不久彼此當拜望直以林下鄉
官不可言及之耳次日早將行縛其吏出城後
遣人回執老人為孤老月糧事襄毅鼓掌大笑
曰為全才矣老學職鼓笑亦如之及襄毅任大
冢宰晉溪亦已為户部亞卿時吏部缺右堂屢
推皆未蒙　欽點且無通寫來看字樣中官欲
用相厚廵撫都御史襄毅堅執不從竟推晉溪
補之任雖淺念其在河南時善處事有才幹不
以任淺限之校對實録其相知一層漸山一陳
方山曾謂余曰内録有一段六推而後用者石
玠是已九推而後用者王瓊是已此果然否余
曰石公雖未知其實素亦能守已者晉溪則屈
柳特甚原擇才而右之今乃目以求而得之乎
西涯進實録詩云天上六丁原取去人間一字
不輕傳實録今雖無見之者後將傳信無已時
矣加意民情竊願效歐陽楊唐三公而不言實
川深有媿於襄毅公云

白雲湖子粒考

歷城章丘兩縣之交有白雲湖一所地共五百一十四頃止生蒲葦遞年納課銀三百兩歷七分而葦三分至正德二年奸民高玘投充 德府校尉希圖賞賜將湖地揑作一千三百頃報進 府內奏討為莊田委官踏勘彼時湖中水占難以丈量止量近湖旱地僅四百頃不及妄報之數委官秪知迎合府意不思民害無窮遂將雜湖徵糧民地包套在內數仍不足又將正

地分外暗加虛數每畝七八分或有徑加一畝者曲湊一千三百頃造冊送府不論虛實每畝徵銀三十文含冤無所赴訴每年差一內官帶領真假校尉數十人機巧者兩三人定日半在城半在鄉拘拷小民自春盡至冬初雖雞犬不寧既有稅糧兼有子粒困敝至此極矣縣又受其籠絡初到接受人事不時延待酒席為之編派收納大戶給送使用公人民猶畜也假虎以翼安得有完畜哉剝民脂膏乃填奸人口腹數

不啻進任情勉減花費養生起家畜有屈民鄭進等 奏准行勘隨委齊東章丘掌印官親詣其處時則湖水旱退報出正湖地三百頃餘要行撥補原包徵糧地畝會有 詔書通革各府莊田止令有司徵收每年每畝銀三分聽補缺少祿米民得安生此嘉靖八年以後事也十五年二縣民劉可昇張漢英等以其重徵并加增虛數及退田應當撥補情由告准撫院蔡半洲處批行分守道坐委本府田同知會歷城齊東

章丘三縣掌印官乘時乾旱銳意清正備訪高年知實人郭昂等周迴相看先於湖心及四圍果係湖地者立標積算每五頃四十畝作一丘在彼四十餘日丈扣明白除應該分豁徵糧民地與暗加虛數不記外實在湖地六百餘頃造冊申送府道二司備照說本縣照依新冊徵收因除去重虛之數民爭上納如時觧進有兩年大戶庫收可證十七年又行奏討情知民屈難甘本內將劉丑等包套徵糧地一千百九十頃開

除仍差陶内官下縣追收督跟奸校高堂等急
圖如前勉賞撥唆内官慳悋不退亦不從已明
新冊還種舊冊虎數一千三百頃又將郭宗報
出水退正湖地三百頃餘不補原包套徵糧地
數巧立名色作為冊外私自收受佃户王燦等
知其詳然亦萬人耳目所同見聞者不但燦等
而已計地共筭一千六百餘頃每畝糧自改追
銀五分分外花户出票一張每畝錢六十文作
銀五分每銀一兩多兌一錢納户李隆等稱說

約有銀四千餘兩實送不過千兩以上張九令
等會連名狀訴楊巡臺行布政司轉府將積年
高堂問以應得罪名連人解司只照新冊徵收
被其賄通勢壓卒不得行後又有主寫張俊並
假校陳儒數輩故違明例仍蹈前轍加害尤深
不能殫述既納官糧又徵子粒藉以虛包巡畝
一地三稅節年湖淤地高息難約量雖云千畝
中多水占近𡎺有霸種者交結詭名[illegible]
竈鼇賦役先年朱巡臺會題　准行令山東

撫衙門轉行委官備細查處原係徵糧民地在
於王府去處拋荒者止令徵納應辦糧草不許
重徵子粒如果原係撥付府田專出子粒就將
糧草除豁地或不足原數即查附近空閑無礙
地照數撥補此行已來之窩闇目今蕭地一畝
納銀一錢子粒地五六分以上逐月遇四九日
開櫃收受自辰抵暮大户只看銀錢不管秤兌
出給納户小票銷上真草赤曆不與大户交半
面總是原来寫字人執掌十五名大户初見面

銀各五兩夏季軍校自行上納銀數不踰一千
二百餘兩至秋季起行鎮帶貧難下户數人赴
府此乃不封子粒者巧計遮飾將老頭畜衣服
蒲葦蓆等物折筭其葦蓆原乃退灘地逃户遺
下者與人分種秫蜀大小二麥兼有蜀楷葦删
之利佃户富者往来熟識種百畝只納三四十
畝貧者八九十畝傳聞打點使用二承奉共銀
百兩二長史共銀五十兩典貧四十典服二十
十則門副十五則門正門校亦有十之數姥姥

數問典服匙數官人各一兩外仍有土物下遠各色匠役頭領五錢而已女官散女官十兩者有之一兩五錢者有之脫非侵漁之多何為有此費用哉 賢王之名聞於天下如知其實必有善變之法大户人等無有一人得見者内官軍校寫字人等交結日久蔽固已深若只令有司代徵以時交納 府得實用為多民免重困而游食不至靡縻矣正德末永平白君一縣尹耳出一票示官校自行退去進數加倍徃昔矧官尊如撫院如藩長矧又上有 明旨而下有明文亦何憚而不亟為啓請一處哉歷城地三千頃餘冊外計亦若是兩地同釐宿弊納入之數奚啻倍增外人不知稱兄處所安得真實數目此說一出必有忌之者而懼之者亦衆矣章為剥床以膚歷則任其為機上之肉事勢相關不遑及之不明如會試題語大天下莫能載則為半壁人矣嘗為擬之曰言大而不能載如此言小似易為力矣[illegible]而又不能破焉斯道之大不於是可見乎

濼議

東省青濟之間水之大者莫如二清河治者顧從洩而先濼何也以其衝要有害用力少而成功多耳大清河發源平陰縣南柳溝泉從張秋分流而濰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濼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至寧海場達於海小清河發源濟南趵突泉出大明湖經華不注山下章丘白雲湖會淯濼二河轉而之東過滸山泊鄒平長山孝婦河新城烏會河博興高苑至樂安高家港達於海大清河自泰山迤南及西北之水皆注焉會流至齊東勢方汹湧而齊東東南城角去河不過二三步即陡峻不測之淵是大清河不堪再會濼河蓋會則流益汹湧城益衝浸該縣之城使大清河不與濼會壞亦遲速間耳欲使濼與大清會流入海不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南一角近内内多隙地為力無難有借言壞城者不可聽也況濼水止令一半由柳塘口薛渡口陳愷溝會于大清

[illegible]似無不容非全以濼水使之會大清[illegible]
水[illegible]也小清河自省城迤東青州迤西諸山
之水皆注焉今濼水白雲湖清河之水皆徑入
大清不復入小清河惟濼河之水今為小清之
源自柳塘口以西之小清遂廢惟東會滸山泊
岔河孝婦河烏河漢溱河諸水入河中間小清
曲瀾尚不知有幾洶湧之勢比之大清稍次然
在大清不為害在小清則甚為害者蓋大清河
深而闊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而窄不足以容

之也故小清一遇山水時發不南決鄒平長山
新城則北決青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則欲南
決河南有地則欲北決盜開構訟以隣為壑殆
無虛日濼水在今謂之不導亦可故今不獨治
濼水云耳其滸山泊岔河孝婦河烏河漢溱河
諸水併治之維在拆築小清使之寬大高深足
以有容而已蓋濼滸岔孝烏漢溱上流俱各寬
大今反注于小清勢轉淺窄安得不決故小清
必使大于諸水而後能受今小清底僅寬三丈

口面僅寬四丈倘得將小清拆移一邊使底約
寬二十丈口面約寬三十丈如大清規模自柳
塘拆築小清分濼水一半之東又開柳塘使濼
水一半之西可保濼水永不為害矣或者又謂
小清雖開無益夫濼水不東謂之為益方可然
覩濼雖深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特窄淺
不容非不能流也但開柳塘使濼水之西則小
清不必拆築亦不為害此但能除鄒平青城之
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反為

章丘齊東貽無窮之害矣鄒平青城當濼水東
去之上流濼水既西則二縣安枕雖有滸山泊
岔河二水不足為厲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
有孝婦烏河漢溱諸水入小清又不免于衝決
是害猶存十分之七故能拆築小清則孝婦烏
漢溱諸水併治之矣是口迤東起至樂安止如
此而又開柳塘使濼水西分仍有河決之患未
之聞也今之議者皆云柳塘一開則濼水不為
鄒長新青博高六縣之害是也但不念章丘齊

[illegible]治居下流陳愷溝至齊東東門外方入大清該縣東南城角實隣之又陳愷溝并柳塘迤西至齊界地方河與溝俱絕無隄防之固萬一水湧之西憑何障蔽反使章丘齊東梁麻之地為魚鱉之場故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東南城角修築進內內多隙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逆水性反溢泛濫城治然後開陳愷溝次及薛渡柳塘舊小清則河與溝與城既治然後可開柳塘以分漯水之勢拆築小清皆仍使漯水一半之東

雜文四十四

其由柳塘西[illegible]此入齊東亦不過一半耳彼此兼得可無大患拆築小清是又兼治柳塘薛渡二口及陳愷溝齊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然章丘之害猶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可畏也哉大清小清二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今之計惟拆築小清導漯水使之東可也柳塘似不必開但水無有不下柳塘迤東漯水雖流而性緩緩則易壅柳塘迤西若開其流必急急則易瀉東西高下之勢於此可見昔人治濼水

淸河白雲湖徑入大清河者豈無見于拆築小清哉蓋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欲開柳塘若如昔人引濼水淸河白雲湖徑入大清之例而不盡令漯水入大清者蓋為齊東縣城計也其拆築小清者又併治諸水而不專為一漯也然則一開柳塘一拆築小清功可偏廢乎統而觀之柳塘一開而漯水分小清再拓而漯水[illegible]開柳塘所以為拓小清之漸也拓小清所以為并治孝婦諸河之本也與其全歸漯水于一湖孰若兩分

雜文四十五

其勢之為便與其獨惜齊東之一城孰若不貽鄒平以東諸縣之害之為愈建久安之治者當酌輕重之宜圖長遠之規者宜審緩急之勢除民害而後興民利有治人而後舉治法誠得人以綜理之為萬世計而不顧一時為萬民計而不狥一邑倣禹跡之舊相水勢之宜均夫役之勞平工料之費樹榆柳以作隄防通溝渠以時蓄洩暫費而永寧一勞而久佚然非先治漯水吾恐終有害而勞無功矣故治先治漯而議亦先漯作漯議

居喪雜儀

中麓子有妻之喪越三日乃齊衰削杖居於堂隍拜答吊客哭也若往而反羣奠斬衰居於室內哭也若往而不反者或問之曰礙禮乎且服以何時除也余曰禮也期年除服矣禮重施報夫死妻為之斬衰三年妻死夫不杖期以報之非人情也禮也者因人情而制之者也夫尊如天妻卑如地物無踰神之理故天地相對而夫婦齊體然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天尊地卑而婦有三從無專主之義也惟其齊也故杖卑也故期問者揖而退將及門告之執事者曰齊者緝也衰者枲麻裳也杖以削竹期以周年夫為妻喪此其禮之酌中者余因筆之於書古有賓退錄無亦類此而日積之者歟

祭文

祭袁良玉處士文

惟靈善良之裔敦朴之才冲夷之性滕湑之懷破去岸幅雅量無涯惘惘無華口語吶吶焉似不能開然其中脊素了了遇事綽有區裁雖嘗衣惡茹麤不挫其志卒能規時年息以豐于財周人之急恤人之災與物莫忤處事能諧不忮不求無忌無猜自予解官拜謁庭階奈何天不佑德未老先衰歲前長逝今返泉臺聊陳薄奠將敬致哀有知無知不可得而測也靈兮靈兮盍歸乎來哉尚饗

祭魯太妃文

於皇玄漢祐德降祥我 明御極俶神綿長星分藩服派衍銀潢緬惟魯國宛在東方阻山帶河磐石金湯代有賢哲以及 先王恪遵 祖訓允協天常邁有 賢妃內主蒸嘗猗歟 賢妃嬪於名邦懿和貞淑靜一端莊外政不與多贊襄齊之孟姬衛之定姜 嗣王仁孝世

彌彰母儀婦道內訓有光鳳冠雲帔佩玉鏘鏘
國人屬望必壽而康偶爾嬰疾竟以云亡國人
哀痛懿行愈揚　朝有恤典遣祭治喪篠羽龍
旂金棺煒煌生也尊貴沒則悲傷當此歲暮卜
葬佳壤玄氷裂土積雪飛霜猿號鶴唳有淚沾
裳光本逐客寄跡江鄉猥承遠誼無任感蔵南
望含悽致此奠觴倘鑒微誠神其洋洋如在左
右不限封疆尚饗

家堂春祭文

四序推遷惟天之道值玆仲春祠儀聿舉靈雨
既零早寒猶峭柳已浮煙花將含笑觸物感時
豈勝傷悼揭誠秉虔先期告廟三齋七戒不葷
不弔櫛浴改服省心返照設洗阼階執爐前導
實器於床覆之以幕出主於柘仍其生號視腊
省牲備充咸告甒在房中玄醴不淖糦黃飽餕
蘋合蘇料蔵韭黍臛餠羹皓皓腶修粮餌水蒸
火炰三獻甫畢東方已眺人生百年除老與少
夜居其半病而醫藥月有幾次開筵讌樂　吾祖
以來俱有高蹈壽者固多久已歸兆父行俱亡
蔵輝歛耀夜不復朝夢不復覺江無迴波東流
浩浩思其居處思其嗜好如聞其聲如面其貌
祭有餘情福有實効仕者祿豊田者禾茂饑食
渴飲龍章鸞誥父沐　國恩克承家教家教易
聽國恩難報有一不稱是吾不肖事父與君惟
忠與孝不敢不忘是則是傚神鑒孔昭人言免
誚尚饗

家堂秋祭文

吾宗世系爰自隴西金兵猾夏棄家東馳章城
之南山險而奇長城峻嶺暫避亂離亂定再徙
綠原為宜墓南村北卜築於斯原隰沃美川谷
縈迴載耕載耨不識不知間登仕籍文武兼之
文為州牧武作軍師富甲郡邑名滿華夷至於
末造家計中衰今稍振起福蔭所遺為農有漫
遊宦完歸當與蕭景木落霜飛窮源返本設今
含悽薦果既熟羊豕亦肥冥財羅案新酒光色
以享以獻來格來儀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歎思尚饗

祭同年楊子襄行人文

吾兄之生孰發其祥吾兄之歿孰拆其芒莫究厥因詢彼蒼蒼彼蒼無言其道無方或值其變或值其常常則必壽變每獲殤粵若稽古爰及于唐後有李賀前有王楊一賦玉樓一墮飛航考終命者止於東陽惜才惜七今古同傷兄自垂髫見者莫量甫及弱冠執贄膠庠率性脫灑賦質顒昂結社屬文擇朋下良下帷絕編對榻

連床程猷迪業漱潤含芳連城結綠破園飛黃高步巍科甲榜之望壯懷激烈華聞飛揚孫騫鸞鶴逸足驊騮兄不自有韜晦彌彰同我年行鎮日倘徉彈棊博陸走斝飛觴文思突發翰墨淋浪督工課衆朝暮無違麗長秘算衣敏精詳遠輸埴器擁蓋瀟湘拜職大行奉使大梁好音未獲聞羅崇殃再徵素履嚼然有光氣宇魁梧咸足不亡亡也而竟矧又異鄉允我年行繞楹傍徨且信且疑遜亂衷腸既而實然魂怖神愴

為位哭奠漬絮椒漿招魂清賦返魂[illegible]鄉關三十星霜位不滿德尊又弟長裝[illegible]哀哀在堂子幼妻嬌誰依誰將名落人[illegible]故疆牛眠佳域馬鬣玄堂神於此棲魄於此[illegible]兄之僕人有事吾鄉附此遙奠為賻寒涼友情無盡後報未央值今逼暑炎飈亢旸大火流空撫景如狂攬淚何期宿草蒼蒼生既無怍死亦何妨海岳同久蘭蓶同香雖死不死嗚呼子襄有知無知嗚乎子襄尚饗

祭鵜湖費相國文

君子在田維 帝之思出而柄用維 國之師不幸委化則又斯文之深悼而天下之同悲流觀近世鮮克以之光茲踏茲微公其誰方其被召而來也將以攄素忠而對 新命輔 聖君而庇蒸黎內參帷幄外曜台司遠綏荒裔近殁王畿鎮浮雅躁日表雲安金石流功竹帛名鑑以故傾城薦紳逕于路遠僕馬雜遝冠蓋交輝絡如流水入擬烟霏中國喜司馬之再相東山

遐謝公以保釐夫何文星夜晦天不憖遺方享
遐紀云胡遽衰明光罷草塵掩累愚桂萎松折
鑑亡玉頹寢入告之謨弛經畧之䂓然即其坂
弘注措之一二庶幾乎少見其端倪九三閱月
未大厥施慶者山尹邪者臨梢死生異域欣戚
同馳遂成今古曾幾何時正當春莫返葬南歸
旐奠爻位徹奠庭基騏軒迴遹鸞幰離披丹旐
布素幔後園中矢日慘四野雲迷爾絲絲以
盖風冷冷而入帷輪結轍而不前馬嘶轡而

長嘶天高夜靜猿嘯烏啼嗚呼公之往也其將
造玄漠浴天池棲蓬丘駕風螭憑虛御氣鞭霆
騎箕是雖公之夙願實則恍忽窅冥不可得而
推者也石井之墟銅山之堉聚靈發祥虎抱龍
隨重泉欵石道左豐碑易名　賜謚法生建祠
工官營兆禮曹致儀雖長夜不復朝而帝眷不
可期然德茂慶衍身湛名遺靈光不滅有賴於
斯矣況死生者達人之大觀而知命者神遇之
玄機又何必洒嗟賢之淚而賦傷逝之詞哉其

雖孫下感公素知竭誠望祭心往神移出涕沱
若撫景淒其殽馨于案酒溢于卮臨風三嘆徘
徊路岐歌不盡哀聊以爲辭尚饗

祭蕭一泉縣尹文

惟靈生於識服家本積慶巍科發跡章城作令
甫白之標嚴明之政隣境聞風闔邑改聽譬諸
藥石可以攻病以之養生恐違其性偃仕
遺端鋤抑强梗興平梁肉久而必更父母之懷
賢於神明之敬尠侯招國載其清靜當官行法

宜爲龜鏡若不自知具六云予聖公惟撝謙名難
實稱在官十月民將與行忽爾長逝嗟哉惟命
人言異同先本不佞任事招尤盖棺論定不日
北旋首丘是正聊陳菲奠何以爲贈無言不酬
有感必應尚饗

祭王梧峯表弟文

人孰不子鮮克厥宗亦孰不弟貴友其兄允惟
昭兹衆美梧峯塤篪協和門第崢嶸事親[illegible]
爲誅蓋忠言無節要禮度肅雍郁郁蘭桂階下

成紀名日起家許漸隆東南巨鎮尚且無農
往漸來會語每日中與姓兄弟同心友朋共期
百歲弟乃告終倏忽聚散譬彼飄蓬隨風而轉
豈有定蹤吉辰襄事月惟仲冬猿啼雪月鴈斷
雲空玄冰裂土丹旐搖風臨期一奠品物不豐
封豕而瘠剥羊而羶吾母未葬憂病牢牢悲思
灑淚感嘆撫衷觀情友義本自無窮過此以往
永世不逢難聞德音不覩德容惟是掀髯抵掌
有時來吾夢中尚饗

祭文八

祭李南湖主事文

憶昔服閡上京奇表英姿義氣勃勃山岳可移
允有識者莫不望其大有所為曠達之度宏博
之詞足以副其壯志而施無不宜既乃縉紳公
舉改秩銓司吾雖有一言之薦而實非朋比之
私人言固有異同君子無不是之知人惟難同
調者誰舍短取長蓋不敢以古道望於今之時
矣然猶以為是非終定於口舌之嘵嘵心跡必
明於歲月之邅遲將來事業尚有可祈詎意命

運有限旅魂無依官猶微末壽未耆頤生才實
難而止於斯但達人大觀視古今如一息君子
知命雖夭壽而無疑況凡生而行雖殁而名遺
又何必泝牛山之淚而動駟隙之悲與[illegible]撫
久已南歸葬有定日魂無返期兄有[illegible]
[illegible]求文及成先此奠以薦自念久承[illegible]乃今
[illegible]薄儀而顏忸怩血淚淋漓尚饗

祭高翁承慧文

天生[illegible]厥賦惟均至於命運有亨有屯或壽

祭文九

而富或夭而貧富者非薄豐者非恩仁必有壽
德必有鄰孟子嘗云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孔子
亦云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翁富甲一邑壽踰
七旬性坦而直情厚而真生財有道治家惟勤
有能濟物慈而愛人素以德重不徒富聞可謂
仁者壽而德有鄰非若不義而富為富不仁者
矣子二而才孫多而馴行將利賓于王昌大其
門愚之幼子翁之女孫不嫌微末結為婚姻翁
之於愚以情則親以分則尊百年之好彌久彌

敦祗一登堂遽再謝賓不接光霽幾及三春
月十一實惟吉辰逝將瘞玉即山古墳先期薄
奠無任酸辛空灑孟嘗之痛淚聊為宋玉之招
魂尚饗

祭盧省祭克敬文

先大夫重然諾慎交游獨與君同筆硯而投膠
漆既領鄉書惟敦念朋舊結婚姻而為骨肉之
戚吾門有女為君家冢器之室先大夫久已不
祿吾妹亡而君亦與歲前不起令人五內摧折

撫膺太息固不以死傷生豈勝感今嘆昔彼先
業儒就吏君蓋有不容已射利舞文吏之常也
君獨優於守已口不善夫三語手亦憚于飛白
辦辭公餘杜門抱膝官賢其廉人頌其德年登
七袠始得冠裳被體一子二孫女及外孫非一
人生有此實難倫比月之二日卜云其吉窆窆
陡雖將大歸于窀穸謹先期以致奠心悅忽而
如失把酒注卮封牲戴几雖云咳笑之難明下
願精神之來格尚饗

祭逯處士天澤文

慨人生之不及多身沒而名堙非實德之難繼
則子姓之無聞惟夫君之蹈履超閭里而不羣
言恢直而行篤性坦率而情真以是處其厚友
以是處其鄉人非故有乖孔訓泛愛衆而親仁
鄙有心計之革效無懷氏之民仙遊幾及六載
壽算將八十春壽高而德彌邵子一而孫詵詵
孫各克家善貫子將為國上賓大觀百年之內
誰保七尺之身惟有德而有後名不與跡俱陳

向予有一葯息許與君之令孫雖女殤而婚斷
交愈久而愈親茲大歸乎窀穸卜吉日與良辰
適兒婦之病殂亦附葬而穴隣望靈輀以致奠
庶薄敬之微伸豈無從而灑涕實有感而沾巾
尚饗

祭外祖母呂氏文

昔在京邸得會涇野呂公見其目喜而眄面白
而豐雖無鬚髯自是有德之容及予喪偶繼婚
齊東拜其祖母與其祖翁驚疑母貌宛丁涇野

大同詢其所以蓋本一宗惟其家敎有素是之婦道克終近田固足以糊口百勞允萃於厥躬不須朝汲食待晚舂力自有限心乃無窮覩其女孫往來匆匆女孫得子喜溢眉峯忽抱病以長逝迄今四歷乎春冬外孫亦已夭折難免憂心之忡忡人生於世如行有蹤因風吹散永世不逢今將歸窆有樹有封春雲冉冉朝雨濛濛雲如愁結雨如淚傾聊陳菲奠載叙哀衷無幽不燭有感必通尚饗

祭程尹母張氏文

母儀婦道舉世無過相夫敎子功有足多夫登鄉薦子擬魏科各為民牧政治不苛境安而肅民用以和章去潭淵不遠非隔雲山之嵯峨已知迎養有日佇觀戲綵婆娑夫何門盧之倚望易而為里巷之不歌忽爾聞之疑其有訛繼得家報如之奈何邑侯吾潭躃踊顛蹶恨極終天淚溢懸河日無停晷川無迴波霜華委地風華辭柯壽則已矣名將不磨生居治下愛不氾他報以奠儀之凉薄難免涕泗之滂沱尚饗

祭岳丈張壽官文

人生宇内百歲其常古也壽考今多促七内經嘗問最得其詳壽因省節七為猖狂猗歟岳父命運之昌天順壬午寅月以降冲夷有操閎廓無量雖鍾勁氣而無他腸千金貿易萬里經商外有餘樂歸有厚裝惠及閭黨不但門墻耆而閒居方正賢良或住城市或在村坊招呼耆舊酒食相將榮膺冠服子孫成行九十又二年弗丕長以其省節百歲可望而止於斯亦自痛傷月前祇候踞坐於床只今再往施帷於堂城闉之北郎山之陽生於此遊没於此藏襄事有期返魂無方歲窮日短雪而以霜征鳥厲疾寒鷄迴翔婿况不幸見居母喪曰有一子亦已上殤翁女吾婦内主蒸嘗德惟閑靜事多贊襄命逢陽九病在膏肓雲籠缺月塵掩殘妝因兹一慟百感催戕肉登於俎酒注於觴魂雖杳杳神則洋洋如臨於上如在其旁尚饗

焚黄祝文代謝少溪作

其向在　京師以兵部左侍郎三年考滿吏部覈具官績以　聞下其事於所司按令甲以覆曰某父與祖宜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母與祖母贈淑人報曰可誥勑房其撰制詞代　天言中書書寫上符璽奉寶以行定日　御前頒賜仍録其副以待焚黄墓上卜日於二月初四得奉詞如禮焚告此　明主不棄微臣憫念年勞推廣孝思原厥從由褒及幽遠　聖恩汪濊

祭文十四

舉家感蔵皆祖父母教誨所及積善獲報雖禄養不逮而追贈亦加榮生荼梓光賁泉原際此煕景風聲振木雨露濡田瞻前顧後感物愴懷摧慕無盡號咽難任先期已櫛沐齋戒視牲視器告充而告具矣今牲牢載陳冠裳粗備于以存原頌而焚其副覩賓感集縣大夫踵至助祭有物致祭有儀總此虔告尚饗

祭王外祖驛丞文

惟翁幼而事親能承其懽長而牢驛能慎其官老而致政得遂其閒至於承遣委而迎　章聖也則又身處其難生而恵及宗親骨肉尚暖歿而名留里巷牙齒猶哭所可惜者三世喪其雙親曾不得面領遺囑而手撫生棺以覊于官守不得自專不必旁觀鄉邑吾鄉仕者皆然愚之喪父為士未遇乃後喪母解官而旋是以服事欵歎無遺恨焉惟翁南就禄養北歸齊川至止敝廬久勞息肩方喜暌違得聚一疾遽斷其年日月居諸時序推遷將以吉辰舉事返葬祖阡

祭文十五

素車白馬送迎有兩縣之親識舟旋玄旐飛旌當三月之春天淚似朝花泣露愁如晚樹凝煙淒色雲籠落日咽聲風遞鳴泉某忝為晚婿數本前緣得子而夭相嘆相憐久隔音容將撤几筵預陳薄奠于以告虔牢品香帛酒罇紙錢非敢誇諛乎明德惟神感格於幽玄尚饗

祭封御史雙溪楊翁配太孺人時氏文

昔韓愈與孟郊隔數千里而締忘形之友阮籍與王戎長二十歲而為忘年之交某與翁生晚

正衍其數居止幸而不遥形年無意而兩忘詩
詞有社以相邀茅亭竹舍月夕花朝盡矢觴詠
限韻分曹時陳美食云出内庖翁惟旁服閒適
鹿車遊遨賢内助之事得不勞薔吐北堂椿茂
干霄子孫衆多教有科條玉樹瓊枝麟趾鳳毛
煌煌叔子早事　清朝巡撫雲中胡馬方驕長
驅直擣氛祲全消　錫予駢疊　勅旨崇褒重
闕心慰萬里名標夫何光岳惜靈而早斂天地
愛寶而重鍚年過七十壽非不高衆望無已上

比松喬咸儀遽戢神魂難招羅衣塵暗寶篆煙
消對鶴歸千年之華表雙虹斷百尺之長橋家
廟將增新主遠祖據禮從祧光塵不昧聲跡彌
昭吉辰二月合葬東郊門垂故柳阡滿新苗山
啣曉月江漲春濤飛絮半天撩亂遊絲百丈飄
飖丹旐搖搖白楊瀟瀟束帛辦香甗豕潔醪上
朝食而凉薄充祖奠以悲號邪高風於齊賢以
遣饗於楚騷尚饗

祭先母太宜人文

維[illegible]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三月丁卯朔越三
日己巳不孝男太常寺少卿開先謹集内外五
服親爾謹以猪一口羊一羫酒一尚[illegible]三豆果
四籩饈饌茶菓糕食稻黍[illegible]列敢昭告
于累　封太宜人母氏之柩曰母亡八年始卽
重泉灌迴固有他望恭纍寧兒重慾讀書有成
吾父之教治家有成吾母之賢母勞於後父作
於前營之大廈其勢將頹賴吾二親支持保全
以[illegible]保全兒拓家緣吉辰合葬謹[illegible]啓虔今夕

祖奠聊陳籩豆厥明遷柩爰撤几筵刻期南發
無時北旋難報恩於厚地徒抱恨以終天尚饗

祭亡妻張宜人文

妻歿歷年循以相思與路同長妻葬為期不遠
離情終日難忘生前子女夭折身後弟姪悲傷
祭掃非無上塚糟糠虛不下堂主廟待時時[illegible]
秋冬別舉蒸嘗明朝將辭祖廟今夕先酹[illegible]
紙灰飄舉酒氣馨香鏡無昏照架有遺裳[illegible]
畫像哉步迴廊忽驚載笑載言之彷彿自爾載

顯戟哭之淋浪尚饗

祭南冶馬濟周文

天生萬物惟人最靈人生百行惟忠與誠處則如馬少游鄉里之善人出則如晁錯所謂安邊境而立功名南冶以處士終其身以善人攫其稱使其出而得志功名可比限夷峻嶺而亘塞忙誠惟其為謀忠而處事誠是以不祿而富未覿而榮其居家也客至如歸鬪至能平其交友也少則忘年長則忘形常則濟人以財變則救

鄉以兵為吏以廉奉公守法為農以勤淺種深耕識者謂為齊之謀士而子孫則俱魯之諸生士夫固非私譽鄉人自有公評慕名者修其量如瀚海受恩者願其壽比長庚七十古稀今過五齡夫何黃金難化玄髮易更月前晦後風疾相嬰巫醫罔效大命斯傾寶劍何時再試角弓不復重鳴孟冬七日卜葬新塋寒烟衰草零露殘英雲容已變雪意將欲翩翩白馬搖曳丹旌先期虔告絜酒和羹童牟犢幣奠在兩楹如面

其貌如耳其聲惟其耿英靈於髣髴自不覺涕泗之縱橫尚饗

祭愚谷李太僕文

在昔有宋歐陽崇公司刑不濫心慈而恫以其積德生子文忠名魁南省丕振文風其在于今司獄李翁有子愚谷歐氏可同儒有顧言官不必崇試録居首齒録居終（愚谷己卯鄉試錄在末一名）君視大魁輕比飄蓬志存匡濟渴慕夔龍予曾兩薦仕路微通（陞司業予往驗封轉薦之陞南丞予在文選自薦之也）與時齟

齬未竟厥功古文經注傳世無窮屢欲付大以彰其蹤所謂彼屋之隣寧僂我躬者也歿祭于社葬依其宗于彼書師生死相從（同投業師將少請從祀鄉）賢逝將往予適值歲凶出門不易家務匆匆遣人代祭爰布哀衷奠儀猶西心旌已東尚饗

祭龍岡張母太淑人文

維靈望族是生名門來嫁勤儉持家朝昏不暇孫各讀書子居卿亞年未老而受封壽既高而觀化養備厚祿於生前歿同封君於地下祭葬

有　恩光榮無價不獨鮮儷於章城亦且有闊
於華夏即幽倏忽期近薄祭聊將敬濡奠帛維
縑鎮磊維兎神如感格不勝欣訝尚饗

祭石川康太守文

予以辛丑羅官言旋舊廬君以甲辰進士始履
仕途試政都臺拜官司徒浙墅榷稅太同督儲
瓊旋瓦馬两郡分符一當繁地一在衝衢繁而
各得其條理衝而不失之拮据撫安黎庶繩抑
吏胥下無怨語上有旌書方敷德政一疾云殂

乃捻丹旐乃返素車葬期逼近停已舒徐未銘
於其藏先祭於其居遡而計之十七年餘內為
郎而外為守死為神而生為儒山川無改榮哀
頓殊足占予歸之既久矣孰知君從之可傷乎
尚饗

祭脒泉李方伯文

人之相欺或相面欺人之相知貴相心知公年
既長予生較遲忘年之友通家之私情非一日
知歷三時予方垂首公已揚眉教言黽勉勿憂

柔道既而同朝退食委蛇久而同歸詩社追隨
義投氣合無少嫌疑予之畏友士之嚴師昔君
曾守大竟頗施[illegible]然隱逸跡亦甚奇食能節慎
步更漏[illegible]以時上之不止耄願疾乃奪性理不
可捱日前貂蟬門擁群僚無何後繼堂已拖帷
許劍未酬埋玉有期藩於滿徑飛絮連堤人情
改移山色憔斯戶無寫獲池閒釣絲書存手跡
鄉騰口碑空留名姓不覿顏儀封牲充俎挹酒
注卮謹因薄奠中以微辭相知日遠相歎日滋

交鮮同志恨將語誰尚饗

祭岳夫王古泉巡檢文

賦性善柔兮高朗遇事執持兮矯強一身無羈
絆兮偃仰處家不振起兮悒快遠能承事兮官
長近能和睦兮里黨博陸時一為之兮技癢生
平所深惡兮齒莽兩任有聲兮敏爽上官見知
兮稱賞解職歸來兮慨慷一疾不救兮長往心
為勞兮夢想耳目久寂兮影響生治平田兮
知學葬歸先兆兮佳壤聊陳薄奠兮稽顙嗚呼

家哉今尚饗

祭右川康母太安人文

女生有不字者矣字而與命多違女生有不壽者矣壽而家計或微惟太安人夙禀賢德茂著音徽治家勤儉其殆庶幾布餘當暖粟餘不饑育雛則盛食豕能肥使令奴婢恩而有威鮮明冠服燦爛珠璣福稱今備壽過古稀水聲迷含山色當靠景物如昨一疾長歸寒雲漠漠雨雪霏霏鶴驚獨唳鴈不雙飛風飄哀響月缺圓輝

衣存舊線床委斷機親知失庇孫子無依與夫君為夜臺之伴傷仲子如朝露之晞聊陳俎豆載拜庭闈若聽遺言於彷彿恍瞻慈貌以依俙尚饗

祭東里祖母陳氏文

老夫人之嫁也適楊焔之方與老夫人之長也正楊業之垂成老夫人之歿也值楊運之遭否而奇禍之橫生老夫人之葬也則又楊門之甫定而人心之轂寧勢變多端壽幾百齡行將離

東郭之故居而聊東郭之祖塋事當文者且待時而有言雖盡於有文也因重感而有決如傾尚饗

再祭旂夫王古泉文

居官雖小勇退見幾罷官無營携家相依為吏克[illegible]遲生成古朴不從智識病卒踰歲[illegible]月紅飛出青衣綠物是人非音容久隔深淚父[illegible]逆[illegible]伊邇時當換衣風霜蕭景雲日斜暉丹旂飄飄白馬騑騑旌後扶助不堅哭啟子必

有立女各有歸數口無累一家俱肥惟神更加冥佑薄示霑厥來儀來格是祝是祈尚饗

祭峯亭馬母金氏文

八口之家中人之戶十年之間不無變故試觀馬門亦足為據先哭其子次哭其父母又繼之飄飄仙去年止十餘令人驚怖無乃善爽其報理不勝盡耶然而生則人頌之歿則人痛之偕老並福而人重之惜其仲子能文而未及用之耳母素有德敢述其德而誄之母葬有期敬先

其期而祭之子孫讀書科第將引而嗣之學蓄
大發是不可坐致而立族之乎尚饗

祭夾谷孫主事文

嗟乎孫兄官雖不久猶愈於孟浩然之終棄究
未大白亦勝於吾子行之赴溺空高殷浩之虛
名未遂班超之遠志有陳元龍之傲兼阮步兵
之肆冗其衆口交憎終身蒙刺識者已是昭明
眛者任其疑似聊具鄙文敬將薄祭難陳心事
之萬千用報相知於一二尚饗

祭文二十四

祭雲峯王士登文

契交云殁悲痛難禁嘉賓雖多無如子之同心
詞人雖多無如子之知音謀客雖多無如子之
深沉直友雖多無如子之規箴文伯雖多無如
子之博通古今隱士雖多無如子之增重山林
醫巫雖多不能驅子肺病之因尋亭臺雖多不
能起子乘與以登臨碁誰與相較酒誰與同斟
書誰與共閱詩誰與長吟田本躬耕而沃吳樹
遺手植以陰森空掛延陵之劍絕彈伯牙之琴

有言在耳有淚沾襟香浮於案殽實於觴我乎
竭誠以致祭神其不棄而居歆尚饗

祭虜士安國泰文

幼與君同學活且近隣長與君異業交益相親
子之孝過也每待以上賓子之致政也不視為
逐臣世衣韋布喜接縉紳賈雖營利推以濟貧
農惟務本成於克勤覩疎百口仰賴一身門庭
穆穆孫子循循行樂憚於遠遊真乃不出鄉之
閒人質直不至違俗則又善居鄉之良民男女

祭文二十五

森以成列因而多同鄉之眷姻壽考得終正寢
將為祀於鄉之明神殺肥且美酒溫而醇豆登
宿具几案是陳如覩儀容之肅肅若聞唾語之
津津尚饗

祭貞菴劉郎中文

垂髫讀書終身肆力儒業乾乾威儀抑抑半生
舉子飛騰未得三載為郎陞遷在即屬則[illegible]
作人出則勤於供職殁而望門者悲生而[illegible]
者式不求名而自得名敬之者無論識與[illegible]

進士不第負其才養子不存負其德人云天道茫茫予更憂心惻惻莖卜北郊魂返南國憶昔秉燭寓書時當夜直尺今縮酒陳牲來上朝食如聞聲音如見顏色有言在耳有淚沾臆誌文未索而先成素行庶幾無遺失自視欲然報其生前為猶薄見者過許待其身後則已矣尚饗

預祭西野袁翁文

文山之友於其未死而先祭之靖節之文於其將死而自祭之近世黃五岳病沉祭其來敘之神而皆弘麗之詞予於西野雖願其壽每懼其危志文既有作祭文亦相隨寧備而不用恐用而後時此舉本出於二三友之同志予以報答乎四十年之相知

祭張尹乃尊玉泉翁文

於惟顯靈世鮮比倫歿當稀歲生際熙辰古之逸叟今之良民行兼衆美壽臨八旬有子績學甲科發身邑之良牧國之上賓誠心善政厚澤深仁聞憂解綬將返征輪士民悲慕僚友酸辛

祭文二十六

生蒙厚遇情久食真勅贈靈次薄具聊陳然感之者既非一事亦非一人宜其哭而奠之者無分乎章邑與寧津尚饗

祭周府[illegible]寧津將軍文

於美 皇明[illegible]聖[illegible]真孫子繩繩周府鎮平崑崙繼聲真乃宗英展技公清孝友忠貞有學者能無伐無爭指賞恥營新學脩城問寢不驚居喪不寧鄉沸其名烏集于庭蹤達 朝廷特勅褒旌嘗考西京劉德擅稱有子更生校讎[illegible]經麟閣圖形公之教成家譽西亭可作世楨六十四齡公乃仙昇春秋五更未效樧誠千里馳情再續前盟曰惟此行尚饗

祭霍秀才妻劉氏文

於惟顯靈生成出類口無長言目不流視遇婢慈仁治家勤瘁家雖中人百凡克備夫主清渠瑚璉之器砥礪清操堅持雅志白屋終藏青雲未遂相敬如賓偕老無二可比古人名鈇姓蘊穠其懿德可以延世一疾無醫壽止於是人之

祭文二十七

如歸人生如寄當其早年父母先逝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其在于今差可慰意有甥代孫有女代嗣福不必全人亦鮮麗卜塋佳壤祖塋之次敬陳薄奠友朋之義我乎竭誠靈其不昧尚饗

祭賢婿王　母楊氏文

父乃士中之烈夫為人中之傑子稱里中之良孫非族中之劣應役輸租保殘守拙幼有雅志貧不改節方其盛時如火斯熱土田膏腴僕夫羅列器物堅美飲食豐潔長幼咸安親賓胥悅

或得於身經或得於傳說悉由賢婿心思既竭女才有餘內政無缺中衰以來如霜摧折見者悲涼聞者哽咽賢婿將至與夫同穴予忝眷屬觸時傷切牲案載陳酒罇敬設伏惟格之雖不可度幸勿吐之若不足屑尚饗

父楊環有士氣上司曾問縣[illegible]如何環應以望除害安民後縣官讓之曰吾楊秀才不會親子姪奈何獨為是對環之言明相乘乃一人之私吾直陳其短乃眾人之公官竟奪職去環之由歲貢生作教官有拳夫之並尚義輕財交結既多且廣凡有慶弔必填塞門巷赫然一時子應徵甚人也二幼為作可擇門戶

祭龍岡張尚書文

小弟與兄同學者十年同仕者七年隱見不同者二十五年由後溯前歲蓋四十八遷矣中間會合同聚處之而離聚者過半焉乃若膠漆之情金石之交日愈久而彌固且堅一榜之中惟兄與渠川二兄最貴惟兄與似菴望湖三兄最賢論者猶謂兄有權術居今時勢蓋有不得不然以正卿考績人咸望其躋一品而日三宣方任官途順遂忽逢命運迍邅病也不能候問

之鄙歿也隨衆哭迎於齊川柩停居第堂設几筵差期尚未有一定之日恤典將乞於九重之天泛愛惟及夫大衆此情素於弟而獨偏文以宣痛祭以致虔有酒盈罇有果盈籩紙化爐邊之殘燼香飛爐上之輕煙舉目左瞻右盼是心似沸如煎追憶雄談於往昔恍疑佛貌之周旋尚饗與川葛守禮尚書似菴郭宗皐望湖吳嶽侍郎龍岡病歿在鄒縣

祭內兄張德浴文

始必有終生必有死內兄始生慶充閭里長有

幹才舉家是倚室無私藏親有井旨不事外飾
實韜內美衆口同稱可徵素穫足食足衣有孫
有子壽踰七衮一疾不起卜云其吉塟[illegible]伊[illegible]
何以奠之清江之水焚以素帛薦以芳芷猜忌
强梁世人可恥兄惟善良克全終始嗟世如彼
慰兄以此尚饗

祭張典史母王氏文

幼則女工勤渠嫁則婦道誠乎上則能孝翁姑
下則善馭童奴食則惟稻惟魚行則有馬有車

子則千里之駒孫則五彩之雛處則或耕或漁
出則為吏為儒名則他姓弟如福則命婦無忝
生則敬事其夫歿則遺教諸孤疾則醫卜奔趨
塟則隣里嗟吁訃則黎庶驚呼祭則靈神怡愉
尚饗

祭悔菴張州同文

與人不較當時以為大度今猶惜其小好飲無
休當時以為洪量今猶惜其少豪放難羈當時
以為過狂今猶惜其矯仕宦不達當時以為太
拙今猶惜其巧人生八十可稱大老流光因
有如昏曉不及時為樂而徒莫莫休休營營
擾擾如春華遇雪便殘迎風易了君獨超脫因
得[illegible]者不同流俗之滔滔可稱人物之表表予
生雖晚相知甚早敬意乾乾祭儀草草神如來
歆足占舊好尚饗

祭妹丈袁一新吏目文

予妹之歸君也值家計之方昌予妹之歸世也
家計漸不及常究其所以蓋係乎乃翁之病否

而不專在予妹之存亡初襲殷富有如良賈之
深藏所積既散不尤世態之炎凉雖開口訥於
談辯而禔身則極善良好飲有洪量質直無他
腸再為州幕政尚慈祥福星一路仁雨兩方旅
病客死士民感傷歸而將塟卜地南鄉何[illegible]
之蒭酒椒漿何以慰之子女成行禮不足而[illegible]
有餘文雖具而言難詳新愁舊結往事徵[illegible]
其有[illegible]而未恪足占念舊之毋忘尚饗

祭宋昇魏省祭文

人命百年能有幾何流水無情總然赴海落花
不語忽爾辭柯曾是吾之哭鮑叔牙淚下如雨
顧長原之悲桓宣武則何[illegible]友凋零每恨
知心之少少年豪橫堪嗟剌月之[illegible]事定盖棺
空歸爾逝開奇載酒不復予過來格來似明神
勿棄情意桃肉祭品無他尚饗

祭梧岡王太守文

嗚呼天資才異而朗性質而專存心有足稱乎
爾制行無可議者焉內而泰而致身為太守二
千石謝金紫而潜身為逸叟八九年居鄉而四
鄉服其善在郡而一郡頌其賢是其出也班鷺
鶯而沐恩雨露其處也狎魚鳥而寄傲雲烟生
則見者效法歿則聞者哀憐吾日三省依稀乎
不失其一歛時五福庶幾乎能得其全仲冬廿
二將即重泉愚忝葭莩之戚契同金石之堅既
作誌以藏之墓次復為文而奠諸几筵酒漿不
足以酬素交之厚物儀聊以表鄙意之虔鼎[illegible]
色心疑屋月憶聲音淚洒氷天尚饗

章丘李開先著

記

重脩濟南府治記

濟南為東省首郡不但土物沃饒而城隍館舍
五郡亦不先焉惟是府治規制淺露棟宇歲久
破落地形前階後庫水無所於洩入無所於棲
每逢積雨少有全垣屢經葺理勞費不貲長吏
固知其非計然以土木工料破冒繁難又憚於
闢白經畫甫三歲陞擢去矣補偏救敝因陋就
簡天下之為政者大勢如此固不止一府亦不
止興造一事云耳唐吞喬公趣家進士嘉靖庚
子遷郡守履任之後見堂廡日就傾圮難為
出政之區慨欲改作以歲災相屬又惠未及民
不為說使乃以清白自將精勤還事處上恭而
有節御下嚴而不苛賢僚直託以腹心疑獄如
見其肝膈重刑莫用吏鮮驚行枹鼓稀鳴市無
狗盜多方措賦以衆易追練兵無虛禮士以賓

麗省之郡仰承撫按諸司之所責辦雖五馬□
千石其尊貴加於縣屬不多也侯謁揖拜□以
破暝而往薄暮而還燃炬而後視事公居□□
無難色而綽有能聲非其強榦之質得於生成
而剸割之才由於學問吾見其不草就則瀾倒
矣越三年壬寅政成民和乃謀之同官請之監
司鳩工量財取石於歷山之麓伐木於太湖之
濱以平直而市頹衆以賑飢而役丁夫為大堂
者五間後堂稱是樓亦稱是大門二門以間計
之各三經歷照磨廳亦各三碑二座周回樹以
堅墉低窪鋪以美壤由是望之森聳即之安平
輪奐鮮明而門墻軒敞信乎為出政之一大都
所也為費不過六百金計時未踰九十日用力
少而成功多非其調度周詳何以致是其僚文
鄭李二別駕孫吳二通府一劉節推皆贊襄有
功者燕會落成之後走書章城索予記其事因
記而後告之曰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
永寧然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無不備書
者何也謹其廢時奪民也□□合此舉脫非善於
求時用力雖久佚永寧不虛也況於作無益及
為不急之務者乎唐公嘗推西安矣余出使日親
見其行事而蒞野田侍郎□對山傳誤同稱之
嘗同知□江矣而陸儼山宮詹稱之猶□韓康
也嘗徵取至　京矣以　王府為眷屬不得備
宿衛仍補外僚此出於　王太僕一時激奏後遂
沿襲而不改立賢無方此人心同望於　聖明
之朝者也揚遂翁魯疏之矣唐公由此內拜行
道濟時必有大可觀者其守濟南也余為選部
郎力薦之今其政績視表宏之在東都侯霸鄭
洪之在臨淮何以加焉唐公有古良之風而余
獲知人之名矣能政而又能新府治諸公之所
知者其前事或有諸公之所不及知者乎因併
記之于以傳來而繼往唐公山西霍州人名瑞
字觀之陞任河南副使鄭名紋李名李孫吳名
欽名九經而劉則今兵部名壽者是已

後知軒記

予家城市人事叢委應酬為勞老母在堂於禮
不能遠離日惟避喧南園内園去城二餘里跨
一蹇携兩童凌晨而出薄暮而還稍得塞充寧
神繹尋舊業而讀所未讀之書園無雜木栢可
三百株松止有五十其植日總四十年而已成
林雖盛暑洒然如秋遊人嘯咏多藉坐長松下
園地宜栢而不松北方重松而次栢傳稱亳宜
松安邑宜栢又謂栢之視松猶伯之視公也然
則物之輕重及生性豈不各存乎地與人哉松

栢之間有一草廬歲久敝漏不蔽風雨且卑隘
如坐穽中不得已改作爲撤草而覆之以瓦左
右置牖前後爲門疏朗空洞落日後猶能辨蠅
頭字中設一扁名以後知軒夫松栢皆後凋材
也必於歲寒然後知又居之四面通明者為軒
孰謂斯名不情稱哉嗚呼晴暖之日少陰寒之
日多經殘而教弛朴散而風漓脂韋之士渝節
之臣面而不心之友棲踵於天下久矣在下者
固宜苦志堅心豫養松栢後凋之節在上者尤

當揚休布和不可搆成歲寒後知之期云軒凡
三楹在園之中央并逕北徑亭同經始於嘉靖
甲辰七月望日畢工於八月朔日至九月晦日
中麓山人自為之記

竹隅季大夫德政碑記

民瘼之關要在手徭役徭役之編審難於稱停
雖之天下皆然而東方甚焉何也人情畏役里
老猾私黠吏舞文積書弄法歲時豐歉不一南
北水陸獨衝泉堤閘溜快壯鄉兵歲額京班驛

遞柴厰輸將徵調差撥團操歲無虛月月無虛
日法令滋章財力困踣久矣州縣長吏三年必
逢二審後次常勝於前在本治多有可稱以之
帶審他方每每不及得非近而易知久而習知
耶在廉幹者尚如此下此者勿論矣弊端所由
而起徭役不得稱停以目所親擊東方在天下
為甚識者諒不吾尤也竹隅季大夫以名進士
出補濱守歲丙午期當審役藩司以濱後獨最
撽審蒲邑蒲雖所屬然他方也非近而易久而

習者也受檄後不以示人俾以他事行縣群里
書葺於庭下出其不意各報事產丁力人無遁
情毋為實錄閉審日設法精備御下嚴明收藏
科算贏縮揣摩情態往時欺[illegible]影射之弊擯閣
無遺旬餘編定揭榜通衢觀者歡呼雷動以為
家置一守未能若是其平也譬諸極准之衡物
有輕重稱量不差發硎之劍事無巨細迎刃而
解矣且文雅操持學術述作不惟一時鮮儷雖
求之古人亦可也今西夏王都巡施侍於濱嘗
曰椎圖惟渤海而吉來稽查有龔黃演即其地
而季大夫其基建數濫民張卿等請於施知縣
將欲樹石紀實稀言今群非惟便民且便於官
然刻石悲非夫夫泰也必不得已闡其報政有
期行且轉兩之內楼時頌德頌功兩無心而三
有益上無恐於下老廢下無心於上之知公以
得衆德無不酬善是勸後是之謂兩無而三有
為此舉無羨矣僚乃屬以公事過臨因民之請
徵文於余余文雖拙然而不敢溢美亦不解讓

善祇以積傾成病涉歲不若一言兼以見任難
之忽一日青衣走報曰大夫行矣可無嬿矣遂
書此貽之大夫名德甫南直隸太倉州人

重脩三官廟記

章佮城內不棲遊客城內外寺觀總之不過六
七處四方來者利其直廉惣豐酒醇醉易然頗
以夜宿難之郭有四以東為最人烟斷處兩豬
交分舊有三官廟當其衝歲月推遷風雨侵剝
殿廡蘚澁悅發花深藤壁蝸涎古槐雀啅荒凉
破落已非一朝夕之故矣廟西繡江橋乃武定
衣僧名無住者所造也橋雖五泓然壯麗精巧
甃皆青石為費不下萬金正德末年山水大發
橋遂淪而改作今廟又廢而不修既無以表壯
觀又無以棲遊客縣為東藩之最而郭乃最一
縣者又東三府之所經遊而兩豬交分者也茲
不重可惜哉廟主洪果者苦行僧也力欲復之
義會趙相等以社錢來助於是手名工治材鳩
衆築土重門雄崇正廟巍峩像設尊嚴金碧丹

履不待積久遂成盛緣橋雖圯而廟存猶足以壯觀而棲客東郡不失為最勝果亦不小也僧與會長以予林下散人每標靡必過此靈境托妻父張錡命為之記妻父行年八十有九鄉賓也壽官瑞又樂善人也予性好遊燕不敢違尊長之命乃述廢興始末畀之勤諸石以垂永永且從而問之曰三官之名何所於始乎得非漢之季世耶因山祭天以為天官因土祭地以為地官而濱水祭者水官也古人又云較三官於絳河此非其托始而何耶持教祝禧有益於國賜福赦罪解厄有益於民因係之以詩俾後之祭者歌之其辭曰東橋後東爰有琳宮星移物換瓦解土崩陰廊寂寂古樹童童劫灰歲淺金像塵蒙遊人不到野鳥為叢於惟耆老感嘆推衷僉謀而合乃始鳩工薙其蔓草載築頹墉列桷日麗鏤槧封飾以塗淡澈以蕭籠浩劫岳光炫耀流虹容衛既肅精誠感通青靈紫微暘谷俱陰五七九炁三官各功有求必遂恩比蒼穹三災遠避萬福攸同九玄七祖四府八紘聖神普照心念不空四民奔走聚儀也降恭勤香火孝鼓鳴鐘登歌有聲拜舞有容祀非不經神罔時恫為詩燕勞不雅不風刻之金石以俟無窮

萊蕪縣王許村重脩玉皇廟記

人言物理循環無定廟宇興廢有時小而譬之人家大而國家亦若是矣嘗觀西京雜記東都志略以及青陽宮等碑近又得西湖志讀之乃知治世非獨福民而神亦與有福焉不然一次兵火則廟宇一劫灰矣如靈光獨存者能幾何哉人國家之譬其亦有以也 皇朝承平日久廟宇創者無算廢者咸興如萊蕪玉皇廟其一也廟在王許村去城五十里西近岱嶽南對徂徠北通濟而東乃蹈海大路自其廢後不惟居民落莫亦且行道傷嗟李子鄉人有張惠者與本縣韓春韓恭韓道并地主韓崇各脩静業同結良緣以為竭處妥靈之地至於旁穿上漏壁

烘丹堊兩壞垣墻非吾輩之責任哉乃勞心力以錢帛兼募及同臭味者為之大殿三間叅度稱是兩廊十間鍾鼓樓各一座廟規浸盛神氣如生雲流珠網日耀璇題聚香火而奏金石永為萬靈拱護况 國運與天無極是廟之長不卜可知矣向寓 京師日曾遊西山實刹琳宮飛樓傑閣歲復加修即此可例他方極盛之會西京等籍有所不及載者矣世人如蔦魚然自飛自躍豈知天淵之大哉或曰玉皇本漁陽張

姓借白雀之助竊騎天翁白龍振策登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既到玄宮便杜門易百官封雀為上卿以是獨得尊貴爾而塑之何益予曰言涉不經存而勿論神道設教使由不可使知天下名山大川非得廟宇充斥乃奸宄盜藪耳問者悟曰長治福民又有資乎此

介休侯氏祠堂記

禮五經而重於祭以報本追遠事莫先焉中麓子既解官靜居每欲集古今祭禮酌其經久可行[illegible]必自祠廟始乃取開元江都禮祭之以徐邈[illegible]饌之說覺其未備也廟制用徐潤之家祭筵日用賈頊之家薦與獻薦新用鄭正則之祠享至於識[illegible]條送陳器祝文視牲烹饍則又用范傳[illegible]兄弟寢堂時享等儀標以李氏名目不敢施於他族欲以是月舉礿適霑化侯鑄將致政還其鄉而以祠堂記走使見託其禮與中麓子所定者大同小異禮本人情惟以義起至是為益信矣按譜侯氏汾州介休縣人世居介山

距城四十里許族大而且詩禮 高皇重里甲選其祖至道為長迄今不廢歲荒曾輸粟千餘石饑民多賴存活事 聞 勅建義坊以[illegible]銳者溥之曾祖也生福增享年八十又九娶郭氏享年九十又四福增生甸與幼弟服都同[illegible]親以至高年竭力承顏順心先志郭以齒落[illegible]乃以口進供餐遵訓克遵幼弟亦壯甸[illegible]告多其矣也弟之事之比之父禮稍殺耳[illegible][illegible]今六十七將來壽算不但如父母云[illegible]

娶董氏生子二長天祿業農次天爵任靈化主簿善政得民清操出衆脈娶雷氏生子二長天賜業農猶天祿次天叙任寧晉主簿政與操猶天爵繼娶馬氏生一子業儒郡娶梁氏生子亦二天秩太學生天與亦業農天祿子冲教學生天爵子保國天賜子康國亦太學生天叙子應祥應禎天秩子守國天與子守分康國子宗俱業儒子孫蕃衍家計豐隆天之與善人不爽其報矣其手澤心聲父作子述男女各守其法士民悉稱其賢建祠之外更有導教堂并鄉約可世傳者况同爲鄉賓非難兄難弟而何余之縣佐乃古之下士側惟二廟一壇止祭祖父以上遠祖則爲壇祭之侯氏子孫業儒者多厚德所流必有列卿上大夫祀遠而傳久者但不可恃其盛而怠於所業云

長山尹温公生祠碑記

爲治有切要之言曰天下安危責守令又曰欲知民疾苦先察吏奸貪吏而賢廉則民無疾苦而天下乂安古今稱善治及善言治者莫切要於此矣曩余在吏部以論人爲職最久出使及扈　蹕往返不啻數萬里所接有司亦多求不爲民害者千百中而有數十人賢而廉者於數十之中又止一兩人而已所以生民不得息肩今天下雖安然不可不早爲之圖也余既罷官歸田不復看除目談吏治而接見士夫更簡有司視昔不知何如竊料或更難矣章邑密邇長山多有傳言温公之政之善者徐而察之果若人言温公往來濟郡道必由章有時枉顧則見其持重謹畏與之言時政則豁然於中言民瘼則戚然於外益留心世務刻意時艱而人言傳誦有不能盡者政成物阜澤沛民嬉一時吏於東土者或舉之以勸其僚或稱之以勵其屬上下莫不賢之遠近莫不廉之撫按保者六獎者四太僕二司及部使者薦者十餘次以　欽取選授法從在臺中有直聲巡遼陽得憲體行且巡他方陟崇階移其所以親民者而大行其道

天下之安有賴馬長之省祭安汝相民王脩芳
等建祠肖公之貌每事其中隱棟飛甍然金歟
碧有過祠下者儼然覩公之半釆而劃然開公
之嘯歎至於百歲之後方勤香火以永其思以
報其德更伐石紀實而以記文請余以為舊嘗
交遊且兩縣密邇知之真而言可信余自以既
不復有除日談吏治而間見士夫猶為多事豈
可更為仕者致文辭哉安王二子請之愈堅云
此榮縣大衆之意特為轉達且碑記傳後知其

人以追其餘韻流風知其政以續其良法美意
後賢有資不獨永思報德云耳於是摭其行事
之大略為記以貽之曰長之白山驛走遞馬久
在齊河今則請於上而歸於長而昌邑之在白
山者亦即歸之一舉兩便推奸避事者不肯為
畏上違怨者不能為本地鹽運役之至苦者力
主罷之歲省千金之費東昌船夫役之至重者
則設捻以收銀兩派衆以便催科事易辦而非
仍前獨累孝婦河舊惟架木為渡壞則病行客

[illegible][illegible]居人公乃擇人督工橋成而民不告困
均徭騎傳東方大差也一則三年一審一則十
年一換人戶登耗財力有無設法精詳宅心平
恕明察之下二差各得其當里甲節費城隍屢
修點視倉廒賑救荒歉疏通河道徵派稅糧興
學恤孤省刑舉廢縣庭如蕭寺官宅如郵亭無
留訟無餘物其勤儉可知而待士夫則豐厚適
宜禮敬無失此皆不能備書至於已考滿就道
忽聞姚賊弄兵旋復歸縣以其去頗神不速恐

境內驚疑又上司來者繹絡佐貳或不能支安
定接應以身任之不自知其為行客也既而飛
檄貫三齊之勇建牙集諸道之兵費不貲而事
克濟寇既平而名愈振在他人有望風而逝者
矣況肯來於既去之後耶嘗讀漢書循吏傳南
陽以溉田疇穎川以興禮讓渤海以弭盜賊膠
東以增戶口止以一事可書而名流後世公之
可書奚但一事而已又嘗聞長之前令有[illegible][illegible]
者如郭侯綬黃侯昭道喬侯遷岐張侯鐸各擅

一民公皆兼而有之矣嗚呼是碑也豈非前之
德政而後之龜鑑也哉公他日或為都巡或奉
特簡復來東方行縣至長見祠與豈碑必自
信其得民且莞爾而笑曰牛刀割鷄今得飽飫
矣公名景蔡字汝陽號三山山西大同府人以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抵任至二十五年五月考
滿二十六年二月被徵去

特與縣儒學重修文廟記

特與自有縣治即有儒學一新於成化十九年
姚尹再新於嘉靖三年張尹一壞於嘉靖二十
三年雷雨再壞於嘉靖二十五年雹戕急於婁
遷不及修邑歉於歲歉不能修以致正殿兩廡
草鄣其上塵積其下雞棠内朽甓碱旁傾不蔽
風雨而蝸牛篆其外露見星月而碩鼠穴其中
此不惟儒者悲涼而行道亦為之嘆息學生相
介等觸目激衷相與謀曰釋氏異端之徒老佛
之所貴斥而亟攻者也乃能苦心受戒募衆出
財成盛緣而赵雄構大新其殿宇金界圍七重

之寶樹畫梁擁五色之雲華諾成或為千艘之
雅會次者亦足為一方之巨瞻所謂天下名山
僧占多者也吾輩及不彼若可恥孰甚焉遂請
之長教尚榆溪分教施梅石韓忍齋同心一體
師則捐俸生則捐廩未為廩生者又各捐金猶
恐不足以集事又告之鄉士夫及邑之尚義者
各捐金有差致仕趙祿暨孫學等十人則又其
尤者也董工者最公勤執工者皆雇覓力不勞
於民財不出於官人言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
不天來終須地出盖為妄興作善侵漁者設也
是役也乃義難但已情不忍坐觀況不傷財不
害民大有益而一無損者乎始工於嘉靖三十
六年二月至四月功過半而邑侯畢昌劉筠亭
適至謁廟之初面其役即慨然於懷曰此吾有
司之責也遂亦捐俸而趣其成發鄣掃塵易朽
正傾補上漏而塞旁穿無復蝸鼠之害高廣雖
仍乎舊而丹采則煥然一新足以時居游而彝
瞻慕如閑當時金石絲竹之聲而覩聖賢揖遜

雍容之盛是役也所脩不止殿廡門及臺端錦
秋亭亦皆整飾殺意此事不可無記以中麓子
文有歷名乃屬潘生稱崔生應鵬唐生思恭思
敬詣吾草玄之廬拜乞為文以光其事歸將刻
石而永其傳吾章脩學久矣衆亦浼吾作記以
失事狀尚未脫稿今乃先為他方成之固不失
遠者之心何以塞近者之口耶然近可坐待而
遠不可空回因記其事而後謂之曰是役也五
材之需百工之費誠為不貲使非義舉則是魯
為長府衆人舉事似乎作舍道旁畢竟不勞而
集此可見人心之公人力之齊矣然設學所以
儲材立師所以端本飾行所以明倫考業所以
居功觀廟廡之尊嚴所以作敬畏而希聖賢也
今之學者多逞浮辭而寡真見昧實際而率冥
行工文不過欲登科第掇青紫爾縱能脩潮而
不脩行亦何足貴傳與古稱坦直儉朴[illegible]
地由質而文宜易為力脩廟與起之後[illegible]
登上第者每三歲永不乏人矣昔呂東萊論[illegible]
無及舉業朱晦菴以書止之東萊後書曰若不
開此一路則堂前草深一丈雖然舉業之精者
與道術一也記終以此望博之諸士加意待吾
章記成又以望諸同鄉之士云

臨朐縣重脩儒學記

迹觀往古有司徒曾子之教而後能成真才得
實用漢設博士於太學詔郡國增學官舉孝廉
故其治為近古嗣是而降有得有失其得者亦
足隨時成治　明興法古學校布滿天下師道
嚴而學政備敎則尊王賤霸文則崇雅黜浮讀
書之聲無間冬夏照書之火接乎晨昏輔治庇
民自科貢之外他途百不一焉蓋追往古而陋
西京矣自教化弛而文體變師之上者徒以出
題發問標識文為能而身心道德則一言不
及下此者又可知矣士惟剽竊乎腐爛之語出
入乎口耳之間以章主司之見錄而身心道德
既無聞於師又不講於友今更為玄虛鑿空之
文而前輩渾成博厚之氣消矣齋舍荒而蕪苔

滿徑絃誦歌而博奕爭場賭堂之會食久寢給油之良牧無間冬夏晨昏少有聚而舉火讀書者且學職多是貢生考滿無功績者必繭河泊與遞方自不能舉而責其以舉教人不亦左乎今 聖天子在上久道成化文風士習變而之古復 聖祖之舊非一日矣因訊儒學特背遂之而後及其重脩之由且歎之有學朔自宋之紹興間金元燬於兵火洪武初始復其舊至宣德丁未馬公愉以狀元及第為世名臣文學之士自是彬彬焉盛矣嘉靖辛卯中都褚君實嘗尹於是增飾之後久而傾圮丁未光山王君者来視篆之初即有志脩復及政成而時和民信而可用乃斥贖罪之金率好義之民市材於他方創陶於美壤以善手藝者執功以有心計者董役經始於夏五月訖工於冬十二月時則履任之次歲云殿堂門廡齋序廚庫渙然一新恍如入數仞之宮墻而覩三變之容色弦誦燈火充斥於其中冬夏如一日晨昏如一時也

君名家士字汝希號淮川先大夫為御史有抗直名殁贈光祿少卿君能世其家學解太極論周官惟致力於身心道德政則尚簡省刑平徭薄斂緯有古良之風其為教也能盡提調之責而華澆漓之弊以復 祖宗之舊而體 聖天子之心司徒胄子亦彷彿乎有古人之遺意自以為學脩不可無記托吾同年友馮惟健致書速索時方居太宜人之憂讀禮之外不敢他及文事吾今禫除而君已遷官馮友又已下世前約不可終負敢為之補記寄諸新令尹刻石以紀遷者之美而成死者之志不亦一舉而兩得也哉

武城縣重脩儒學記

武城今之東昌屬邑而古之清河郡名邑也其有儒學則自宋元始我 朝因之學宮脩壞有時係乎官其地者學政廢興有時係乎師其地者二者常相須而難並盛也武學天順間一脩後迄今百餘年傾圮甚矣廟廡已深秋草[illegible]

鞠作園蔬庫舍等又皆攸長莓苔而巢鳥雀矣歲丙辰儀封謝南洲來尹是邑履任之初慨然有脩復之志以為必治之一於相信然後役之於可勞乃廣儲蓄勵操持公聽斷省浮費弭盜築堤不三年而政成知其時可乘而學工興矣請允於當道協謀於同官托始於戊午孟夏落成於己未暮春躬自督勸手出俸貲又斥贖金擇良匠一以付與陰陽官王尚賢董之廟則嚴嚴廡則翼翼堂齋噲噲而森森廩積有庫羞膳有庖出入有戟門藏脩有號舍名雖重脩實則不殊創建恍然覩聖賢揖遜之容而聞子游弦歌之聲衆議此盛舉不可無述乃以尚賢弁庠生袁舜問東來委記於予予惟昔人有作道州廟碑及袁州學記者自媿無柳子與李搆之筆惡能著薛伯高之勤而表祖無擇之美哉然學記乃文事中文事與泛然他作不同遂以鄙意告之曰夫子嘗賢陋巷而許不以作長府三臺兩觀又譏之春秋其意豈欲其廟與學若斯盛哉得其地而闡其學斯官師之責也地不脩非所以為官教不立非所以為師知不能行行不副知非所以為士然學欲真勿若剪綵為花學欲漸勿若擊數僭花知先而行後知易而行難故曰知得一尺不若行得一寸至於出口入耳之學不過四寸耳吾夫知行合一雖大儒屢屢喜訓不敢遽以之為然武城乃先聖賢經由舉治之區而吾鄉文士多生其間惟願致知力行不偏攻舉業又不泥於口耳之間將來必有聖賢之徒基大道棟明堂者不但科目之盛而已又聞南洲乃旌表孝子之孫而曲阜孔門之甥也母氏孀居五十年亦已旌表節婦矣家教有素宜其施於有政如此南洲名夢顯河南儀封縣人舉人

章丘縣重脩廟學記

先王設學校立師長群弟子於中教以道德禮樂經術敦其條法養其長老而官其材賢[illegible]治為三代之隆漢始於郡縣立學兼立周[illegible]制撫先聖先師及元始間置博士等身通一藝

者即補文學掌故射策中甲科至今言治者以
漢得人為盛及世降而教弛學校為徒設師長
為冗員弟子為虛名道德為外物禮樂為文具
而經術為贅疣甚至執習氣之偏蔽見聞之障
為科目而忘本抵糜廩餼而老歲年口雖佔嗶
而月長辭腹不經篇而日高眠有為章句之學
者矣攻於脩文脩辭有為玄靜之學者矣攻於
脩性脩命或更鼓舌游談閉目危坐而為假道
學者矣此無他學校不脩學政不立致然耳我

朝建學滿天下行實政而獲實效比迹三代
而陋兩漢於不居既乃學與政不繼其前而士
習遂壞於後如漢以下弊端容有之矣嘉靖十
一年後知吾章縣事者乃同年友趙文海性嚴
而明政肅而敏處事數言立剖接人一日不怠
每朔望至學以為敬士習之振起必在學宮之
作新乃選匠藝傭卒徒撤滌祠出公帑費不及
民工不踰時行無負於途居無嘆於室為之大
殿五楹明倫堂亦如之東廡三十楹西廡亦如之

門兩重坊三座增數十雉兩齋及號房數十間
牢牲貯庫廚竈各為之所碧瓦鱗次彩堊暈飛
疊礎丹楹疏甍藻梲殼則尤為聳觀十二年三
月始事十三年二月訖工中間有因寒暑暫停
者總之不及一年衆以予乃邑人託友生劉璠
張澍李時貢持王欽龍所述事狀問記於京師
予以方任吏部營司非為文之時又脩學大事
非能文之人辭遜不敢當衆又不可轉索他作
遂據閣至今雖琢石光潤偃卧學中未有一言

登其上者每入學見之常嘆其是予之罪也文
海以參政不祿而友生亦無一存者其以禮數
請督工者致政通府高棣縣尹楊盈同督者乃
御者徐見王言尹通劉萱趙夢弼張惠高龍共
十人存者惟張永道一人當時主者與督者俱
有行檢材幹故其費省而功倍如此嘗見他處
興造用不貲而工不盈有方報完而即告壞者
又有按鉄椽添百瓦即中報上司脩理所用若
千餘悉自為侵漁之計又有易其扁額即鑄無

前之僃續者視之文海可媿甚矣然脩學宦㒸
若脩學政脩學政不若士子各能脩其身三十
十家鄉試中式者大不及昔議者以為北山伐
石浅氣東橋斷而水無聲又又以為學前無桊廟
學並峙不如法但甲科叔而官品崇亦一盛一
衰常理然所謂材賢者又不專係乎此如曾稱
尼父漢稱褒成唐稱文宣宋稱玄聖元稱大成
至聖文宣王今復古禮稱先師或笑為東家丘
或議為喪家衰鳳者或將撤祀於蔡京閭里廟
屢歷火災矣孔子之道何嘗有不尊吾鄉諸士子
惟脩身以族之可也一脩身而天下之事胥於
是矣處則著述出則功業後　國初而邁兩漢
軼三代不難一切雜學如前所云弊端可無患
矣是則前人之所望於後而後人之所光其
前也今嘉靖三十八年學又發而當脩矣不惟
人不存而事狀亦不知所在矣予乃深負愧而
重有感徘徊學宮想像舊景追而為之記以紀
前美以詔後人覩者不以為雲烟過眼及泰京
夢華錄則萬幸矣文海名濂陝西三原人歷以
有赫赫聲縣左立生祠亦以脩學之功居多云

尊藏誥勅樓記

士有發仕途三十年官階已峻猶未沾　誥勅
命之榮者矣亦有拜官一日而即榮及者矣此
存乎所遇耳𨚫十小子起家進士初授户部主
事因　皇子生父贈承德郎母封安人予及妻
封亦如之繼陞吏部員外郎又因冊封父奉直
大夫母太宜人予亦奉直而妻則宜人云　誥
勅㒸突　給降褒崇數年兩遇　恩為殊恩遇
為奇遇矣披誥一日即偹者卒歸於同而三十
年不沾者不但過之矣特起一樓尊藏其中歲
時捧讀一過恍如　帝語之親聞　天顏之在
即也傳家之寶奚啻百朋而萬鎰哉惟願子孫
世竭忠孝以報　國恩聊附數言于此其詳更
載家訓中

心南樓記

園樓軒敞目可遠視四方心亦可隨之而[illegible]

書窩學東西南北之人而樓何獨以心南名爰自十九世祖三遷而居始定田盧丘隴俱在南山之南所謂歌哭於斯聚族於斯者也每登樓吾心所之不於他而獨于南因名樓以心南而弁識之汎云

藏書萬卷樓記

藏書不翅萬卷止以萬卷名樓以四庫晚類不盡依劉氏七略分而藏之樓獨藏經學時務撿之不下萬卷餘置別所凡五書文明火象也又天地精華多則為祟古之善藏書者每分之庶不災於火吾樓書不過萬以此名山大川其藏所也奚必於樓詩三百蔽於思無邪三字乎部論語猶繳於節用愛人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又奚必萬卷而況不啻萬卷也哉既記之而復繼以詩以見吾志　詩云古有楚史遊焉嘗備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有問即知隨其所枝識書之富史有鄴侯堆床插架充棟汗牛諸子百家六經贅疣多岐亡羊是則可憂辯也如賜藝也如求科列文學子夏子游兩端四教無言要僕吾欲從之不得其由藏書萬卷聊以名樓

注目樓記

樓本高氏居剝於颶風驟雨及李子為主督工計財刻日復完改扁加名今為注目樓云夫登高則望遠身在樓上目力所注千里近在眉宇此山後案樓也千里猶近而山與案無庸視矣然不但憑登眺堪題詠而已田有請夫及偷兒以便於瞭望無不知戒者不出戶限而瞰田有餘力雖名之曰瞰田樓亦可也

三宜樓記

晉濟鎮之北國名海泰國之北樓出樹杪是為三宜地曠而高樓登而壯以地名樓樓與地兩盛額命是而三宜之不亦盡且左哉嗚呼高則無障曠則無際麗可娛目壯可棲身故夫月明皎皎與雨祁祁雨雪霏霏以壯麗之居而據高曠之地倚欄凝望三者有一不宜者乎時或曲如鈎潤如酥輕如絮細之有一不宜者乎又或

爛如盤勢如注大如手巨之亦豈有一不宜者乎此之謂三宜不以地名而地在其中矣嘗讀謝希逸陸雲及謝惠連月雨雪三賦有一得焉因樓而識其所得覽者請先三賦而後登此樓則所謂三宜者不待吾言而亦得之矣

平樓記

三十年前四鄉平樓可屈指數今則民貧盜影十村而六七雖負郭亦有之甃皆瓴石大約高二十尺上下平其顛利於飛石禦敵緣原祖居非有厚積招盜樓何為者高三十尺耶以先隴前峙族人環居高平可以登望望隴起孝望族起敬孝敬有資乎爾此所以必樓而樓所以必平且高也

待月樓記

詩謂城高月上遲又謂山高遲得月吾樓南近城而東對山自望後必待山吐而城掛月始得賞不然傳杯煞歌懷遠徒隔千里帶影不成三人秖付之浩歌而已扁樓以待月所以釋吾躁心非此而當待者多矣抑又不獨月云耳

四望樓記

樓稱四望者何北女郎而南踞山東長白而西華不注望之近在几席間四山皆可卧遊也人孰無居而吾獨有樓人孰無樓而吾獨有山葦俗不比他方城起高樓四隣必以為窺見室家止之不止且訟之吾宅後樓雖高却不爲衆目得望山而遂為之主則四山者四座嘉賓也自官罷而閒因之興豪而遠不然得失鬪於心奔走勞其形雖有時登樓茫茫焉張目四視則四山者四愁障也有所懲戒乃自為之贊曰人惟羈於官雖覽勝而心愈煩吾惟久於閒故望遠而興不闌樓高三級如在雲烟可以參禪可以養丹然非所好也惟蓄山海經地里編與夫青城記九域志與地紀而已焉吾其逃於佛而出於仙日惟讀五書以望四山竊仁者之名以永其年者乎

長秋樓記

拄花利於養禾然難把捉數歲之中得失半焉得則市銀錢多而更易鄉人日綿為硬貨地宜種此者惟張林鎮東西一帶但有百畝者銀錢之外雖家有數百指衣布而襯綿無不溫煖如春長妝則長春矣農人覬望豈有涯哉吾堂既謂之煖餘則樓不謂之長春可乎

近濟樓記

濟河去城六十餘里去村止數里而已以地遠而直廡是故有[illegible]頓以地多而望難是故有樓而[illegible][illegible]以遠多樓以多設大抵瀕河皆沃壤宜百穀樓號近濟其亦幸乎其近之也歟

連壁樓記

此白塔樓也然不甚高仍舊而稍增飾之與縣橋小樓相接如連壁然遠可望阡陌近可望場圃省稼省耕不勞餘力詩有之稼穡維寶取名連壁不惟肖形亦從而貴重之云

肖埠樓記

肖埠埠高而地平村落乃在窪處茂氣成一得所樂土也高樓南出北與埠比肩足以發騷人之逸興消暴客之邪心此李氏故物也而予以同姓得之然又不但高埠普濟張林步村油里鎮皆同姓者也事出不偶因賦一韻兩絕句揭諸樓之最高處　高卧擬袁安高抗擬元龍二人無不可但不擬揚雄　物本無定主得之幸同宗示人何不廣四海総充對

覽勝樓記

是樓也在水寨之南隅下方上平高濶俱二丈餘對樓有二池一魚一蓮遶樓皆庵舍一廳兩廂獨壯地本卑下營造頗費而樓費尤不貲登之不惟盡覽一第之勝而一鎮之農商動定一邑之山川迴合其勝槩舉在覽中因題樓以覽勝而并紀其實如此

是亦樓記

薄[illegible]多樓鎮有樓惟淺井莊不樓不鎮然去明水鎮[illegible]二里許樓雖不雄是亦樓也是以以是亦名之田皆可水秋稻得利獨[illegible]是樓雖最亦

而山不是亦也是以亦記之如他方

凤興樓記

長春樓之南俯臨通衢者凤興樓也商旅啓行
農工出作必經過樓下譁然如市每月四九市
日又不但加倍而已樓居者雖熟睡亦即驚起
事事可由此旌勤而策惰語云一日之計在於
寅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是則凤
興者又長春之本也

場圃樓記

大凡村坊宅後有樓謂之看家樓吾宅之在山
後寨者正人烟閙處墻濶而壯屋密而叢有樓
不專看家為一場二圃設也時或蔬果盈圃禾
麥登場只令一僕據樓坐望雖巧於盗者亦不
能售其奸棲舍看家而強名場圃其亦有以哉
其亦有以哉

二用樓記

第左而南向田右而北繞者純[illegible]莊也場前故
有樓便於場而不便於田稍後更起一樓而高
場便如俯田則一覧無遺一物而有二用者豈
樓是已取名若迂於義不亦似乎哉

河上樓記

城南河畔有樓中哭而兩拳水勢蜿蜒抱樓而
北之構者王氏子也予嘗游而奇焉不意王已
而鬻達予即其主也村城舊稱王家樓今改名
河上夫樓為河上樓則主為河上公有不待言
者矣

愛蓮樓記

樓作於今而基仍乎舊作者中樵子而基則邊
驛丞也樓邊有池蓮可愛取以名之竊自附於
濂溪周子後

壤白樓記

嘉靖庚戌西南鄉連三歲不登以黑壤逢旱故
耳北鄉收入如常壤白而鬆易種而無草由家
有恒言黑壤看苗白壤喫飯雖有堅樓難出欲
併在直北一方李子猶市而有之貪夫務廣地
仙人好樓居況壤白而鬆樓堅而稚者哉

探漲樓記

縣縣稱吳田必首大溝壓夾溝水淤宜麥宜秋不用糞力所得倍於他田然淤雖有利不無衝決[illegible][illegible]遂建樓以探山漲以厚吾防繼有敗我灌漑之緣可無誰後黃鵠之歎矣

迴遥樓記

謝山鎮偏鑑下與吾章樓界與吾對建樓居在謝中田屋居後今太平日久生齒多而盜賊完作又以其屬異縣也搆樓以防不虞顧謂爲而以逍遥名之夫不虞防而使可逍遥行樂矣

西成樓記

樓歷四時獨名以西成今歲惟城西李氏狂先旱後蝗收入不多樓名翻若辜之者夫樓作之雖非一時其落成則正西成之候耳堅實工緻見者謂爲吾章第一所以積久而後成又土方最沃饒前乎此者常得其利諺云溝地十年有一結美地十年有一歉農家道其常而已矣

煙樓記

上古燧人氏肇火食以易茹毛飲血之陋潘尸以爲其用不匱其變無方然火有熯有煨有熛其行燎原則爲災故有封人掌火而火禁火戒則又詳於晉成公以是知火有大利亦有大害如延北鬭越東家不能曲突徙薪遂使焦爛爲上客可慮也予家炊爨晝夜不息各村屬續供薪時或乏用以食指衆多而賓客接踵耳廚室原架木爲之如他人家歲久梁標燻蒸已腐數次幾走火得家人早覺撲救免予每出門必丁囑加慎外宿心恐恐不下數欲券以甎石以工大費多一時不能辦歲已未月甲戌日以初九丁丑良乃撤舊貫架新基橫石疊甎高丈餘觀者咸稱堅壯中方用木户牖疎朗上結一長亭則高聳數丈餘奐雖巍不雕棟不虹遠可望數百里近則盡攬一城之勝三面當山非岔背山起樓者萬井咸聚一壁不飛檐風可增奇多簷月能敞高秋春華冬雪更出奇觀休文八詠桓譚半城郭子百尺十洲誑浙謂五城十二樓

苐因不敢僭擬然為日不滿百而匠作則數百傭工則數千數年所積甎石木料用之罄盡定名烟樓而對扁則浼楊東江蘇雪叢二名筆至季冬二日尚不雪不寒冬行春令殷以為憂吾方幸樓成不記其他已而寒雪驟至矣內眷尚未移入先與客登而樂之爭覩飛煙直出淡抹濃粧散絲霞籠殘月逗寒雲飛輕纖曳素練曉迎旭日暮鎖長空初止以為日用飲食之資今殆為近便觀遊之奚而深閨豫防亦在不言中矣贊曰使天早一日寒吾樓不能覆瓦與挑簷使天早一日雪吾樓脊不能條而頂不能結惟寒雪各遲一日吾樓得以完其工而畢其事據跡雖是人為相時似出天賜嗣後飽食安居可不揆厥所自喜極自為之贊聊以紀其實而繼吾記

有年樓記

古稱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又以醉人為瑞今歲庚申天災流行春不雨至秋七月蝗復蔽天遍地穀菜俱不熟饑饉甚矣池不聞鳴蛙道不逢醉客吾樓借舊積適以是歲成之取名有年若中心樂亦若西成樓所謂道其常也自此漢甸金穰日紀洪麻於鳳曆周郊火退歲書大有於麟編千里不齋糧同貞觀之世五穀皆熟為有年如左氏所述農人之望年與商賈之望利仕者之望遷其心豈有二哉樓在相公莊宅後場中翼以二敞棚貯農器陰雨則以刮板收粒乂扒收禾原與北園相連恐看望難而疎失易也改遷今地自幸近且便云

延客小廳記

宅有延客大廳園門內更為小廳無亦炫美而誇多乎大廳衣冠揖讓小廳壺矢留連非大廳無以作敬畏非小廳無以罄交懽一則禮樂攻吾短一則山林引興長者也廳構於辛酉夏五記成於六月初三時因延客遂對客立書之

中麓書院記

吾章城內宅價高而隙地少近學宮有園一區

計地三十餘畝中麓子購而有之喜其與宅居
亦近不但學宮而已尋復稍斥其北爲之堂者
五楹名以藏書萬卷繚以堅垣竪以大門門內
有一亭一坊二廳又將廣列號舍總爲書院以
待學者而人蚤以書院稱之矣從衆意扁其門
曰中麓書院云夫以書院著名者無慮百數而
尤著者古則海陵白鹿白石今則正學大梁河
東湖南而陽明甘泉在處有之胡安定書院原
在海陵後直講太學生徒至墻舍不能容朱晦
菴年四十始知南康講道白鹿雖王淮僞學之禁
不能奪而劉體元之白石聚徒亦盛陜之正學
汴之大梁蒲之河東濟之湖南人無異議陽明
甘泉獨蒙譏訕而所言是處自不可掩也然有書
院則有院主無非以官師爲之中麓子世所指棄人
也學有媿於前政有媿於後出無益於 國退
無益於鄉方欲執經問難於進人雖攜書院而
可當院主哉自恃與衆學者頗有一日之長兼
有一得之愚未及會講先以鄙意首告之曰古

之所謂學者一焉而已矣後世則色色各別種
種多端聊舉其槩有道學有禪學有修養之學
有法律之學有詞章之學舉業之學士之未仕
也則攻舉業初仕而清要則事詞章郡縣則專
法律久之談道學者修養而禪則其歸宿之地也
衆學且勿深及請以道學與舉業言之 國制
舉士初惟孝廉方正賢良繼則明經重而辟舉
輕今則不行辟舉久矣士有志世用者非由舉
業莫進邑庠郷試有數次之科舉業正在所
急顧以道學先之不惟有孤學者之望且有乖
時王之制矣獨不思春誦夏弦秋禮冬書非古
人舉業耶道學緒餘即舉業舉業精妙即道學
嘗細觀近時舉業發揮題旨伶俐纖巧用字新
奇命意敍曲迴護照應則有之矣而無前輩渾
厚博大真誠之作允以爲人之心雖之耳方終
讀書即莫發身古人謂透得利名一關便是小
歇脚也况解講體貼之功疎而記誦勦竊之習
成是又舉業之下者去道愈遠矣上古無傳人

中古無傳事近古無傳心先天一畫理無遺蘊
叔世多言書又冷灰或以博雜荒其心徑或以
粘帶迷其心竅或以茅茨塞其心源血氣習氣
之偏夢覺流浪雖云學道其視舉業反不及矣
忍也省察操存篤實踐履堅為己之心倍反躬
之力窮經明理動心忍性破壓緣而求實際却
意見以契真機以之而為舉業根據義理之奥
發明賢聖之心與前輩渾厚博大真誠之作殆
或過之甲科盛而鄉試不必言矣措諸事業有

記四十二

光鄉國盖舉業有悟未徹而倖進者未有悟徹
而遺一人者也以之而為辭章羽翼六經貫穿
百氏筆鋒文采如水飛於壑而日麗於天以經
術而飭吏治以衍教而先明刑非若申韓之刻
是外可兼老氏之玄而不流於陸氏之禪矣聞
吾是説者初必愕然驚久必躍然喜而終則充
然以飽矣書院創非一日然五蔬蔽於繁花三
徑鞠為茂草今歲夏五稍加脩治而號舍尚無
餘力以待豈終成之庠士王茂實昆玉及徐宗

[illegible]韓淶立將約衆覯賓賜賀而難其文者數年
矣吾因自為之記以荅衆意賀則不敢當日後
人材或有所成就若請名公為文以償吾之記
而表吾之書院則不敢辭爾

我靈臺記

新樂誠軒賢王使使持書相示曰我靈臺乃端
惠先王考養心之處也築在嘉靖辛丑抵今辛
酉二十年矣久而有當修飾者辛巳畢工不可
不文以記之乃以記文委之中麓山人山人因

記四十三

對使辭之曰誠軒已自有佳記矣玆不已複乎
使知其意應曰前記乃初築此則并修飾記之
耳山人乃嘆曰使乎使乎記可但已乎夫人以
一心而為靈諸念雖異同是一心之緣起前心
是有念妄心動而有迹後心是無念真心止而
無形有念心如物象可思量無念心如虛空不
可推測所謂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者也座
客聞言以為出於禪心不靜虛則杳神不靈澄
澄其心則神清而三脉通靈矣故虛其心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所謂洞房紫極靈門戶者也座客又以為出於老心具五行之理以虛靈故也心比性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靈處是心虛靈又是心之本體心官至靈藏往知來知覺是心之靈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也心麗於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會也陽主動晝則陰伏藏神運而魄隨陰主靜夜則陽伏藏魂定而神蟄故心大則百物皆通巨極無際細入無倫俞乎闢闔而未嘗古後乎叔季而未嘗

今故有比之以火者有比之以郛郭者而靈臺則尤親切著明然有主則虛神守其都惟以敬為主心之所以生而靈也所謂敬者聖學之成始成終也客以其言出諸孔孟程朱即可為我靈臺記因書而授之使者父子一心虛而受善謂其臺曰靈臺亦可也至其造作之詳及橋洞名義之異一覽前記自當知之今記宜據靈臺為之發揮云

汶濱書院記

聖上龍飛之八年予與汶濱先生同第進士所領成均袍服長短各不稱體乃在東關門易之以為有同袍之義衣鉢之徵官階或得交承事業或相比擬其後予由吏部陞太常而幷汶濱則以行人選御史罷而復起起而又罷竟不如所通料今嘉靖四十二年追念知交致書慰勞予之書辭大意言三十年不一見面九百里不一通書人生有幾回三十年耶高才宜不止於斯據理必當大叢然時已逼矣天未欲耶汶濱

後書惜別勉學之外無懟怨之聲惟以記其書院為懇托及發其餘函一乃所註書解一乃所著文集而集中有自製書院記及湛甘泉陳文岡共記者予將何所置其喙然甘泉其業師文岡其縣尹予則其年友也人既不同而情亦有異教誨之於洽隸洽隸之於切磋事既不同而言亦有異其創造改作之詳門堂廟亭之制不必贅及因書院而有感於他方因記書院而有感於近日　國初學無多端教有成法立儒學

乃又有書院設教官是矣乃又有提學
學始於正統中年書院盛於嘉靖初年今則多
不可言矣提學書院俱不可無而書院似不宜
多多則災士木費供應而紛立門墻長院設教
者安能一一得人耶自予所傳聞者海內書院
十餘處其不及聞者何啻數十餘處哉大科以
甘泉鮮渠以涇野鈴麓以介溪沅則南明山汝
則有篤志平樂祁門則有道鄉有環谷王官在
蒲州弘道在合江東山在滁安而百泉在郴

東樓練川岑山以地得名者也顏滁安定和靖
以人得名者也汶濱書院與其有實行者同軌
而崇虛名者背馳此其所以可記而記亦不嫌
於數也人士有來自其地者往往稱其身教克
修師道卓立植行以明倫考業以居功施物如
振脫取人如投滿足推廣天朝嘉尚儒術敦崇
政本之雅意由此弟子可材風俗可美不藉官
勢而施於有政矣買地共六千七百三十畝以
三十畝作義塚以三百畝供祭祀以四百畝養
老幼以三千畝待來學又以三千畝為貧士婚
喪之助從學者三百餘人閒居者二十餘年九
卿六科十三道保薦者三十餘疏獨大中丞毛
介山奬檄為能得其真而槩其素畧舉數言以
見之餘固不及悉述獨持風采鳴鳳鳥於朝陽
抗志凌清礫豺狼於道路浩然無愧寧辭三黜
之嫌展也大成不傚五窮之送恥曲學以阿世
期行道以濟時金百鍊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
至其辭獨祠鄉賢而拓之以為諸生講學之地

尤為人所難能在官曾闢大梁七三書院擇士
隆師以成其教今又構汶濱書院會友聚徒以
闡其學是豈以隱顯二其心者哉汶水發源於
平山入大陸而近寧晉晉原羊舌氏食邑書院
在汶之旁因名之曰汶濱書院先生名發字天
章其別號即書院之名號云

張氏遷塋記

世有樂於訪友而忽於迷其宗勤於治田而怠
於掃其墓有地盡穴窮域隣路近河害村防猶

傾絲不肯舍去者又有酷信陰陽兄弟鬩于墻
隣里訟于官甚至遠塋偷葬因之忘其所而失
其泒者多矣諺謂拙田叟拘拘擇地窮村夫歲
歲遷塋惟止其所當止而遷其所不得不遷斯
則孝子順孫不當以田叟村夫目之矣邑人張
悔菴乃先君洛交後又忘年與予為會長素亦
喜讀陰陽書但不失之酷信耳嘗㧞一二知友
披閱家乘指點祖阡勒狀請予記其新遷塋於
是援其手狀并其口述而為之記曰張氏原冀
州棗強人金季以河滲移家濟南東比地名老
僧口祖有諱保配許氏者遺塚尚存於彼元有
西臺御史碑久剥落名字無所與考諱文寶
者則六世祖也配吳王二氏男女揔八人占籍
章城東街而塋兆則在城之東南一里外文寶
生子衍次子簡簡配崔王二氏生子璡次璀璀
配耿氏生子淳次溥溥配盧氏生子尚德次盛
又次磬盛配潘氏生子師雍即悔菴代州同知
次師閔德府典膳當甲一邑以差繁久不及舊
塋者一泒俱由次子出次出皆顯兆已穴窮而
地盡城鄰不遠猶為無害但在淯河濱而古
路旁寨子村落城且有防遷營所不容卜地
難得其良悔菴遂自行倒杖袖藏錦囊周迴原
隰登頓巖岡往返數次始得地於黛山之陽去
城十里許藏風聚氣真佳壤也乃遷塋父盛從
以母潘繼丘時則嘉靖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也先世嘗南遷矣既又東遷矣今又三遷而更
東矣縱有碑記猶恐如御史臺之磨滅而况可
無記乎哉予祖原自隴西徙居於此有一揔碑
載隴之世系最詳且多貴顯者嘉靖改元陳靜
齋巡撫山東毎一里社立石刻鄉約族有不識
字者磨而用之予時方幼不曾讀其文止聞之
長老云云徒以為恨有言墓中誌銘可考者無
從出之向為大父作表亦只據碑刻之見在者
耳以此觀之悔菴之亟亟記其遷塋真有見哉
璽實許文簡公在他處掘土得其上世事蹟官
秩宜其劇喜大驚刻書傳之遠邇也悔菴文當

請予曰古雖不祭墓吾欲祭祖於冬至祭父於立春朱子曾以為不可今惟竊取程子之意於禮則何如予曰義也義者禮之實協諸義而協者也禮固未之前聞然可以義起也先王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所以教民反始也每歲雖春秋並祭之可也是事似亦可記因并記之

姜烈婦楊氏碑記

烈婦乃予南隣楊一元之女而東郭姜守身之妻也楊蓋三世積德樂施而姜亦蹈道守分素相契合一得子女便自許婚姻而媒妁特作名目云楊之子女八人而烈婦為之長姜子四人而守身為之長烈婦生於嘉靖四年十月初九日年十七而字於姜時則四親重慶三第同居奴婢衆多應酬繁冗烈婦事上處下顧後瞻前無不孚其孝愛之心得其役使之當者至於織紝裁製浣濯績麻事事有條段時時無[illegible]因以裕人羨其賢守身為庠生有名由其外交得益友內助得賢匹云翁諱蓋臣聽選未授官而歿烈婦朝夕哭泣於帷幔之旁祭奠於几筵之下姑歿亦如之姑以季子為憂烈婦則待小叔尤厚衆弟欲析爨烈婦即勸夫從之不從或生嫌隙生而骨肉情傷矣貲產約為四分讓其美而取其一分論者人皆稱姜生之公殊不知太半烈婦之力也歲戊午七月姜生寢疾烈婦不離左右不問朝昏察寒溫侍湯藥有憂心而無厭心有戚容而無惰容至十月既望藥不投而疾轉劇烈婦垂涕語之曰妾雖不知讀書嘗聞吾秀才弟惟中及君平日之言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又曰婦惟一德從一而終嘗見舊遠其侶鴈失其儔有至死不配遂死不顧者可以人不鳥如耶君儻不起吾亦不生矣姜生顰眉而然之者再至廿六日果不起烈婦號泣擗踴絕而蘇蘇而復絕復蘇乘家衆環哭即入卧內自經母氏覺之急不觖排闥乃破牖解救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冀得早以死從母與女眷苦勸強

咐之粥湯畧一沾唇潤喉而已聞之愈嚴意不得遂日惟抱棺悲痛有時咄咄獨語若與姜生相對者自言常覩其貌而聞其音若非思成之驗是亦同歸之幾歟人病將死往往梟鳴其家世俗以為鬼使來喚烈婦獨喜聞其聲製素服藏之笥而舊日色衣悉取而焚之恐聞者悟其意乃澆醯於焚後以亂其臭姜生所讀書冊亦即焚以父之緩熾堆積欲時實棺足可供用間嘗謂其娌曰人言姨娥貪生否則以生為苦以

死為幸毋及諸親柰何以苦事強我而使其大不幸耶娌中有名盛兒者年方十六感其恩義情願同死雖烈婦不之許而女志則不可回至二月十九日寒食節祭掃墳墓邑俗傳襲遠矣烈婦乃備祭品香紙令諸娌詣墳所諸娌以日久心懈循以盛兒在家不料其給亦不料盛兒之欲同死也諸娌甫出烈婦即閉門浴身理髮着所製新服另設靈榻束書為枕以有夫手澤三焉猶所戴素髻置幃巾內遂復自經於棺側

而盛兒亦經於其旁若生前侍立然及祭者歸而死者久矣雖跡遠素無往來者亦皆弔而莫之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已有不可泯者矣昔皇甫規之妻荀奐之女死節漢史以為偉事高郵妓毛惜惜死於榮全之難猶得立廟錫封蓋旌獎義烈以立世教不以貴賤限之也盛兒乃良家女伏事其主人者固不敢僭擬雖謂之雙節亦可也烈婦素溫巽柔嘉而其英爽決斷若此蓋有丈夫所不能者彼斷髮刑形又其

細者也聖如夫子猶謂女子與小人為難養况可得其同死而無異心乎載觀古來死節者或逼於盜污或苦於勢奪或有饑寒之累而無賴近之親四者必居一於此烈婦非有盜與勢豪苦逼又親有足仗而貧非所憂年雖三十有五尚朱顏如童綠鬢未雪乃能視死易如朝露輕如秋毫其志操如嚴霜烈日凜凜乎不可犯而皭皭乎不可尚此其原於性生由於家教而成於夫之感化皆不可誣也識者以為義擧而婞

素以善良稱於衆口而恊於群心天特以烈婦報之從以侍婢事出稀奇于以驚近見而駭遠聞日後申之禮官請表里宅書之太史光照簡編世之老死徒死者何限是則雖死如生矣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恒貞者婦人之義而死節則其義尤烈因以烈婦稱之婦德不恒則非婦人之吉因之亟於而家亟於而國者有矣然豈家國之幸哉雖然慷慨殺身易從客就義難所謂盖逼勢奪因而奮不顧身此殺身之易也而

記五十四

烈婦委曲屢其死非惟事稀而奇盖亦義就而難矣是年十一月初五日塟在女郎山之東攝縣事者藩司都事葉公義其事聞之當道備禮祭之繼乃新尹溧溪董公主其禮而恤其家已有合塟誌銘納之壙中而隧道碑記久屬於予以宂病未副其請恐嵗愈遠而響愈微必逯經生妻于氏于瓆妻弭氏孤苦守志一則五十餘年一則三十餘年雖三尺童子無不嘉其節而稱其善顧乃未聞於　朝又無文其事者祠以傳來世而化當世哉嗚呼可慨也已姜褐于弭四姓皆章丘人

原性堂記

茶陵有大人君子張龍湖者生為保輔殁謚文隱素與中麓子善嘗同陪祀郊壇乃避衆獨執手相語曰天下有不可無吾文而吾不能已吾文者原命原性是已原道原教俱有作者考還庶吉士曾以原教命題問亦能發古人所未發而命則未之及性雖及之然而未善也程明道

記五十五

雖善乃定性而非原性也尚以為在鄉時少年之作若原命與性非老筆宿學無可屬者方今之世不吾則子討之熟矣盍勉諸諾其言而藏之於心今二十餘年矣近城園有一堂已名之曰面山矣客有過而謂予何不改稱原性乃愴然有感於前事而欣然即易其舊名予方有意觸而即發不知客何所見適投其機乎客退遂從而記之曰性學不明理路多岐世不得平經由之自繼善成性肇端於易若有恒性引諸於

書而性與天道猶不易聞於孔門至孟子性善
之說昌而高談性命者始衍蔓於天下後世矣
程子謂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謂受者
性也所受者理也而張子之言亦云然至其由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尤為真切而著
明曰善反則有滲而脩之之力矣性者道之形
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試成天下之

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
德曰妙則有主宰運動之意矣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物至知知好惡形而善
惡分焉有流而為惡者非性所本有也是皆先
儒論性有見之言因無嫌於直述然以吾論之
理則如木之有文理性則如木之有剛柔松性
凌霜栢性盤石竹梧竦秀茶梅冷淡荆棘針刺
樗櫟臃腫荼蘗顛弱皆其性也不獨木然如犬
性躁水性溼大黃性寒附子性熱馬之性健牛

之性順皆與生俱生者也生之謂性告子亦不
為失但未能兼氣言之耳如韓昌黎原性有三
品之說亦坐此失而猶為近理若荀楊蘇胡則
失之遠矣荀卿言性惡楊雄善惡混東坡以為
未嘗有善惡五峯以為性無善惡而善者乃嘆
美之辭至如盡性者竭盡此性而無餘養性者
直養此性而無害尊德性者乃廓而大之非恭
敬奉持之意道所由也極高明以下四事皆道
問學之功問學道而德性尊矣若四而八之分

作存心致知則非也心大意小之說是性大心
小之說亦非也螻蟻有君臣之義虎狼有父子
之仁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鶺鴒
有朋友之情此其通者也本然之性也然餘皆
塞者也物蠢而塞不能通人靈却多斷喪惟聖
人能主靜以制其動衆人則因動以失其靜聖
人能以性而御其情衆人則因情以鑿其性性
靜者也情動者也脩此者君子動而吉者也悖
此者小人動而凶者也時而脩時而悖焉動而

悔吝者也甚則與物無異如草木之無知而禽
獸又何難焉朱傳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物不
能擴充與之全理不亦為虛設耶惟於不覩不
聞而戒懼因莫見莫顯而慎獨有此靜功然後
喜怒哀樂中而和矣以是中和致之天地萬物
而天地位萬物育至此方及物矣天命率性何
嘗有物耶中庸要道學失傳而作物亦可寄斯
道之傳耶然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
智天地之性也知覺運動氣質之性也天地之

性主理氣質則理與氣雜言之未有此氣先有
此理氣有不定而理則常存性未動而情已動
心包性情而涵動靜者也心能體性猶天能體
物也人須變化氣質氣質變只是本性所有者
耳自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自人言則性先
而善後但是理無形須于性上體認故性字從
生從心一元分為二氣五行播於四時絪縕化
醇太和保合生來具此理於心天然自有之妙
默錫於維皇降衷之初命即性之流行而不已

性即命之一定而不移如是而成性如是而成
能盡天之明命民之秉彝也性本至順大順之
而已性本至足各足之而已人性上不可添一
物性分內不可減一物物交自有外之感吾性
有不容已之真無性則無情猶之無水則無波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出於性無氣則性亦不
可得而見焉如人方端坐可喜可愕一切動氣
事未經其前則其性之剛柔善惡何從而知之
然斯道之在天下其未形也固渾然而一體其

既形也則燦然其殊名失傳在於不能識其義
得道貴在窮其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記成大書高揭於堂之中央言辭淺陋義理
支離聊以近吝意知不足遠啟龍湖不學便
若而衰亦以筆力素止此耳噫是堂也北負城
垣而南連巷室西臨古道而東望長河凡三楹
而中極出厦材木工食不足匠役作輟無常始
基於春三月苟完於秋八月至次年癸亥猶未
點堊而采飾或謂堂得五楹始稱其地此已竭

力若復勉強造作然豈率性之謂哉此後或歲
豈而力舒當更搆一堂將名之曰原命并為原
命堂記云

水風卧吟樓記

臨湝居之前突起一樓下為門通來往上設榻
恣卧吟客有避風而登之者鈎簾北望大河喜
謂予曰君歇記此樓久矣竟不能踐其言乎予
笑而戲答之曰此予事而掛客懷何也不以食
言而肥不因苦吟而瘦試以數語為記請覽而

教正之如何夫天之噫氣為風地之陰氣為水
實則交相感而迭相乘風吹水涌曰波風行水
皺曰漣風微水如鳴絃風静水如沉壁風急水
如戰鼓風怒水如驚雷速其行舟者風有意也
任其柏橋者風不管也不但為天下之至文而
亦天下之至音音徹卧中興發醉後而詩意有
出言外者和以沙鳥雜以漁歌助予吟懷者又
不止水風而已樓高而闊之最真信口朗吟詩
數雖多俱不曾落紙筆且多誦古詩及近時名

詩此水風卧吟樓之所由作而記文之所由撰
作也

遊龍藏洞記

人生貴在適意適意不在奇人生難在會心會
心不在遠然非奇遠不足以雄大觀而肆遐踪
鷦鷯棲息一枝鯤鵬扶搖萬里但丼鍾鼎者以
山澤為枯槁耽超曠者詹市朝桎梏蓋樂生
之性均而殉物之情異也予自齠年遊庠序即
歆竊仁智之好而輕仕進之心將激清流以濯

纓躋高岡而振響及筮仕逸官户部在京則
皇陵諸山無不歷覽而西山嘗兩至焉出使則
北居庸西太白終南賀蘭皆其所嘗身之者及
在吏部隨　駕至承天陪祭　顯陵五嶽望其
二而登其三會因催糧事將及南都以改官廻
罷官後屢約江午坡羅念菴吕江峯熊南沙唐
荆川王遵巖諸相知同遊荆之武當閩之武夷
江右之匡廬浙東之天台鴈宕川巴之峩嵋劍
閣予以懶病不果往羅唐熊王四子雖未盡遊

然已如約矣每有書來拚炫且蒙譏彈予惟嘆
羨之已耳非受之已耳追悔何及哉不但無四
方之志境內山川猶坐限未一經爲如龍藏洞
是已歲乙巳有東道主省祭楊尚卿而拜三尹
東澗李上舍松泉爲輔主爲簡招謝嶼菴陳泰
嬰二縣尹劉亭山高栢亭二上舍袁汝獲袁汝
爲二儒生主客及予共十人於六月望日往遊
洞去城七十里暑熱即日不能至宿於普濟鎮
次日早起倉卒一飯遂出鎮約有數里與夫走

僕咸赴井邊飲水行數步還從飲之既又數里予
問故僕夫對以過此二十里餘方有水予即苦
渴遣人先行取水迎至半途予乃置而不飲語
云倉無糧飽是饑又有望梅止渴者詎不信然
矣乎入山口路漸巇嶮遍山皆青石無雜色見
赤脚男婦數十人擔簀負桶皆醉村汲水者有
山有水爲佳村乃山多水少獨龍藏洞兼有之
此其所以爲可貴云路旁積石似出入爲田父
小以此腰疼崖也人有腰疼者許取溝中石堆

摞崖上量其力而爲之大小多寡疼乃止號腰
疼多因寒溼所致運石起伏肴拾按摩屈伸治
法崖然近之往往汗出多愈如岳廟捷[illegible]搶[illegible]
鐵身亦此意也既而及趙八井名盛而實不副
水自崖上懸注只供數人之飲用多須立候之
過此則峯巒迴抱草木交加水裁曲岸直而雲
蔭亂山平廣場燒痕青而斷崖石色古矣欣[illegible]
鳥語山幽其奈馬疲路澁林深不知暑氣地高
自覺清風若夫紛敷濃郁則雜花不可名日食

探愈奇者森峭壁而排畫戟突峻嶺而掛青蓮
窺斜日而流明珠横銀漢而飛絲虹也於是衆
友踞虎豹蹈鯊嶽披蒙茸穿窮寮巻極有悔其
輕來者有喜其將至者忽見山僧出迓徑造洞
前乃不揖而竟入焉則見其左虛曠而右幽邃
上穹窿而下磊砢內突奧而外通明野鴿飛鳴
有妨坐語石氣空翠能溼行衣風掠花稍異香
滿座水從洞出冷氣襲人詩有水自石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語縱尖新可作此洞實錄

世傳洞本天成勢如發券從者百餘人止占洞
門一區善抛鵝卵石者亦不能及其顛門上一
孔闊幾一丈如天牕然此亦可謂之洞天門向
東北龍牀則在西南高處攀磴而上非身輕者
不能至龍椅立其傍龍去而遺其跡鱗甲飛動
見之者自足毛髮竪聳向後或卑或高一寬一
狹有蝙蝠大如盤盞倒懸石上見人則舒展其
翅殊不傷人暑氣既免相侵水聲況復堪聽驚
喜如遊廣寒宮名利渾忘長安市矣嘗聞武定

人有史姓者素頗負氣恃膽會以人日凌晩入
洞中至日夕而出宣言於人覺廻轉前後不一
而向前者多乃一空山也闕水流潺潺路溼而
滑遂不敢窮其源予乃携客屢出屢入出則四
季山環其南斗倒山拱其北東則閆王嶺而西
則鷹窩崖兼有二小洞菴乃觀音大士殿乃伽
藍武安王攀翻桂樹則小山讓幽偃息叢篁則
竹林避逸俛仰林壑則鳥穴爭奇瞻注戀[illegible]
龍門失險久之復歸洞中則野趣已辦不怍有

[illegible]遂登山之巔而且有謫安登山之妓矣在鎮
與翁妓作戲衣藍縷而聲低啞甚澁殊不自持
至是顛敗精魄以洞虛助聲云耳復有攜龍簫
吹簫者真乃一派仙樂客乃抉山靈之秘[illegible]按
海巖之詭瑰繹以藻思蔚為麗篇繼絶響於五
絃雅調於康樂予因喜而為之歌曰洞形兮
鵠翻洞名兮龍蟠睨而視之兮徒羨其空洞即
而窮之兮難盡其深長仰面高兮如旋螺俯身
低兮如跛墻前通一竅兮如戶旁列削壁兮如

[illegible]不如潛龍兮何日乘雲雷而雨四方空遠此
洞兮兼幽阻而隔窮荒歌既狂興不可已復為
之歌曰鬱龍椅兮卧龍牀始於何時兮名[illegible]
方鍾乳垂玉箸兮石髓井比瓊漿吸月華兮[illegible]
日光鮮拂鬱兮却炎凉可以煉丹砂兮[illegible]
非神人之窟宅兮則雲水之仙鄉不但[illegible]
發兮而神思亦為之飛揚將欲繫石為[illegible]
上為嘯蟬脫人間之係累兮終於此而[illegible]
嘉州喜聞憔歌牧唱謂可盡洗塵土腸胃[illegible]

則云若月可以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是遊可謂兼之矣山水之勝使人應接不暇豈獨山陰道中哉宜興有張公善卷二洞與安有噴雷駐雲飛霞三洞未知於此孰優以待他日有來自彼方者嘗問而究之邑西南有一洞亦以龍名此則又稱東龍洞西龍洞前賢劉文簡曾有記寓言人心深險不可測韓文公登華山不能下乃投詩與家人訣別蓋少年狂言譏世之穢盛滿而不知止者非實事也予記則不諷人不驕

已直述一時遊覽之興而已當時離洞月破黃昏還鎮則月可中庭捫枕便聽次日疾馳如拔峡再遊則記之因循十九年矣忽聞蘭川魏太守同署卭州佐詹崑峯為均地事至其廨予又不能陪遊乃追憶舊遊而為之記如此此洞久已屬予杙之守洞者前此僧人明月今則明悟魏詹兩公以山地硗确鮮花粒不起科禮免徵則守者能久矣記終因併及之已存告詞更以記作証以防後之無知而混賴若

憶遊南內記

予嘗泛觀三秦記關中記西京雜記及括地志十道志長安誌圖志并雍錄雍大記漢宮闕疏三輔黃圖與夫三輔舊事見其叙列秦漢以來宮殿觀閣池圃沼臺雖蓬萊方丈何以加焉拘於書生之見殊不之信也及登仕版止知朝殿城垣市衢公署之盛他則闕而未之見也公暇曾遊西苑其承光樂成二殿兔園萬歲二山并南臺太液池瓊華島芭蕉園織舟浦其侈麗誠有

如黃泰泉馬西玄二太史詩叙云云者嗣後清馥殿來壽宮等次第告成加美增隆更有二詩集所不及載者矣獨恨南內未得一遊嘉靖庚子孟冬念又一日同常熟張石川通參餞別江都葛芝山上舍托中貴王松溪為主實則藉其力遊南內而償夙願也各早起聚於東華門同詣松溪居室茶罷將入席張葛二子目予曰何不請之賢東先遊而後觴乎松溪作而前導予三人隨之同入延祥門至承明殿華繳炫目中

設御座後置米金屏比壁懸 英宗行在所地
圖左右則呂紀林良小畫殿前構石為山高聳
仰望穴山為洞幽窅難窮形勢似出神謀化力
非人所能為者攀緣石磴旋螺而上至乾運殿
亦設御座左右乃凌雲御風兩亭對峙翼以脩
廊[illegible]以太湖錦川奇石有懸石鑱曰秀巖巖外
二[illegible]金狻猊猙獰如生其綽楔曰戴鼇前為昇
仙橋橋石純白如玉刻鏤魚龍水藻之文水泥
壁而橋卧龍相為掩映且水從金河來潺湲有

聲池之左右天光雲影兩亭亦相對峙亭外綽
楔曰飛虹飛虹外亦置猙獰二狻猊盤桃四章
或夭矯如虬或飛騰如鳳或偃蹇如虵揚雄所
謂玉樹青葱者是已穿山下石道出如隧折而
之蒼龍門十餘步入丹鳳門門側狻猊如前檜
柏雜植欝欝蒼蒼内則龍德殿入由昭明門石
橋透迤環碧森嚴環碧者其居中殿名也右設
嘉賓館而太湖諸石怒撐巉巖不可名狀御座
後列金屏乃倭國進奉者極精美而花臺上一

玄石尤奇題曰劉氏湖山而詩刻乃大德七年
秋由此達瑞雲館夾室各懸山水花卉雜畫中
則高宗物色傳說圖御榻裀褥悉備館後紫芝
軒軒後昭慶殿四壁懸唐馬失記幾十幅自穿
堂抵後室古今名畫世所鮮覩御屏則繪京師
市陌人物各極情態由龍歷左門過皇史宬中
門并延祥門安福右門進崇光殿殿有古柏數
株徑十圍高十餘丈蓋百餘年物也殿内懸八
馬圖曰白兔曰黑五明曰寶貝曰龍駒而紫霜

為兔神鬼絶輪各有名色亦各有歌出自 英
宗御製殿後為咸春閣殿前為昭融館離館出
休明門乃圓制欽天閣及方制追先閣欽天有
石刻記追先亦有石刻和 宣宗述祖德詩乃
今上宸翰牖外飾以五采湘簾象遂少憩於其
下覺觔力復初放步競趨環翠殿殿懸出獵大
圖并 英宗盤龍回文詩及元人草蟲前至崇
質殿殿皆厌尾中官指示之曰此乃 英宗日
房廻所居殿因[illegible]曰美殿亭無數顧乃居於此

耶朮及細觀出而至清華殿循磴而上見有洞名瓊林下瓊林經宣仁門登翔鳳樓鮮明何殊月宮後置松鶴倭屏有昴霄聳鏊生動意佇立楯間而奉天武英華蓋文華諸殿并擬造呂梁洪歷歷在目前仍復繇洪慶門下主乃促衆起進洪慶殿殿內供帳鋪陳莫不有法躋仙橋見御几以泥金作貿畫雲龍變化狀末搆佛堂堂前鑿池以別泉瞶注之設石盆於池岸泉由岸隙沸盆上若從地底湧出者緩步中和門中和

記七十

門正與廣順門對叉自廣愛門徑詣重華殿殿旁夾室皆設座榻內懸宋元佳畫百軸而塗金二麒麟頭角駭觀其別所亦設榻多是美女小畫重華畫扆有圓殿圓殿畫扆有大殿殿旁夾室所陳器物不能殫述遊興方濃而麗春門外惟清和閣閣列石橋橋邊止有迎春館而南內盡於此矣總其所歷無非雕櫳繪壁玉礎金鋪香椽蘭棼綺牕珠戶繡楣藻井青瑣丹墀峻桷飛軒崇岡廣陌闌雉設睥睨而簷角綳罘罳蔡

[illegible]氣畫以仙靈金碧繽紛丹青錯落嵯峨閬蓬𡨋嶪觀深虛曠窅靄蒙紆連屬洞流祥霧濤湧日華蛟宮畫冥龍拳春閣高臺臨太乙而複道蕭欽陳峙者流者緯而直者通而曲者蔚而離離者雄而田田者或翔或伏者倨若恭參天河比海藏春盤擎露夏室含霜交戶羅萬年之枝而支機有七夕之石雖枯研池禿穎毫稱述有不能盡者矣賈山云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其在漢內外宮房

記七十一

一百五十所乃黃圖所著宮館百有餘區則班固之言也不知視此何如一代材木人力有限是雖因遼金元之舊而恢拓之秦漢定不能及而制度文爲仁義道德等姬周而上之漢不足多秦不待論矣衆欲推此意作記限以年內成之後至松溪所喜而如遊華胥歸來因浮巨觴解勞松溪更邀司筆尹君古濂李君尚一從君東洲吳君清沚入席勸酬四君皆可與談而松溪尤好文重士兼善楷書抵暮各趨出不數日

之山南歸次年石川官罷亦南予則罷而以日惟潛廢山間林下相伴村叟田夫有時遊目瞻雲拜天禮斗自念盛美不可無傳也乃追憶而記之名以憶遊南內記以踐前諾以示後人云

章尹董澐溪祠堂記

祠者思也思其人則祠其人生勤瞻拜百年後方犧牲酒香火以祀之故曰立信儀以薦百姓則人之報禮重然禮孰有重於祠者章在東方

為巨邑賦差繁重田弃流移久非其舊而屬族之名猶在況近省城責辦尤急是謂近火先焦者也所仰賴者惟賢良有司支持其間困或可蘇弃或可痊流移或可挽而廻之也澐溪之尹吾章也旬日而條法立數月而錢穀完及朞而人心服三年而兩次殺役得其平章大甲而民安其生省畢甲而民樂其業至於洗垢磨鈍扶弱鋤強又有餘力□歛取將行脩飾學宮及上下坊呼煥然一新為政雖稍用術智居今將欲

米待不然殊不失燕趙感慨之風邑人德之欲意乃建祠堂於縣側左有趙祠右有董祠如有賢尹又當繼祠於其後矣使其在任不能得民民方感其去之不早恐其去而復來況有祠堂之建耶祠雖三間而宏麗如一公堂肖其儀形擬塑端居於其中善者過之若聞其教詔惡者過之猶懼其威嚴且可以風勵隣縣及繼來官於此地者見川劉侯有德政不日徵遷後當俎豆於其間朝　京廻為之索記文於中麓山人

以其生平樂道人善而文筆方負虛名山人對新感舊不忍固違遂為之作記刻石以永其傳董名文宋字汝和號澐溪金吾衛人劉名田字仲龍號見川南陽衛人皆甲科名進士督其工者鄉人馮棟張棟而倡其事者則徐根賈孟性與夫李楠寧守富也

江樓錢公祠堂記

江樓錢公諱宏字可容浙之錢塘人世業顧[illegible]醫系大方脉以濟人為事傳之子孫或醫或官

也其為祠雖云首倡實出群心土木之煩二之需自有不呼而集者矣德厚祠不可無祠底記不可後此三鄉人之意而亦衆鄉人之意也予方嘆良友之不可復作而道貌之不得再見也[illegible]擬此記以待刻之墻隅陷石或祠側穹碑然祀於鄉則文止於鄉而在官事則固不服及也視其地讓同氣財無異心嫁娶兄弟子女遺孫數十人曾不惜費睦族篤親雖在五服外者亦惟一體周視之遠方孤寒之士投者雖衆無

一人空歸者善柔不倚官勢凌暖不隨世情謙讓原有家傳孝友出於天性遇農人則教以耕地之法播種之宜遇士人則勉以讀書之勤爲文之要道上田間見一芥半穗必命同行者持之或手自取之其不輕易暴殄天物如此敝車羸馬頑僕田夫村嫗往來蹤從不過數人而已衣食儉朴如寒素未嘗發身者生客見之不致問則不知其曾官二品而履仕途三十年也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故曰盛德必百世祀又

善人沒必為神庇其鄉先生之食報享祀無窮而鄉人之禨災祈祐亦將有賴矣記中不載家世字名以別有志述

巡撫朱鎮山祠堂記

官無崇卑大有德政則間有祠堂然祠堂有要而成之者有私而成之者有因其官尊冀其覆庇而成之者朱公官雖尊成之者出於輿情公論首其事者時軻助其力者鄭偉杜鳴楚孫志賢而專其工者則府校霍完也完既出地又復

出財其他助力出財者不及悉舉祠在湖南書院迤東基長七十二尺闊二十六尺堂三楹高一丈三尺餘兩廂亦三楹各高九尺儀門八尺大門九尺餘碑二樓亦二門坊九尺有屏門外更有東西兩坊黝堊丹漆華麗駭觀塑像端坐堂中供帳森陳座側入其門者初則肅然起敬既則油然興思熟視之如挹清脩苦節之形容而聞敎民督吏之態者待其過百年而厭世乃始血食而尸祝之矣嘗慨世之長民者其在任

也惟恐形影之不幽其離任也自是聲響之遥
絕彼既為民聚怨民豈為之立祠耶朱公之去
東而佐部也有來自都下者民必環聚問其食
飲起居及手䰍鬚貌之何如以為喜慰民心如
此祠堂之建自不能已而亦事之間見者也民
間常懷民愚而神古語不誠然乎公在山東為
按察使為左右布政使為巡撫副都御史前後
善政雖累千萬言有不能盡者今并記其槩于
以順民心而昭盛美表成績而勵將來但自媿

記七十八

素非作者或有負於求者爾據諸耳聞目擊公
蓋鮮有比倫者矣德可感人而又才以濟之量
能容物而又學以充之是以由歲約釐弊端舞
文者匿名以避恃武者改姓而逃出納詳明解
戶許自行稱兑不但數萬銀錢俱有考稽雖數
盃茶酒亦登簿籍督責有司以廉慎嚴刑吏役
之奸貪至於驛傳均徭尤其軫念歲值旱蝗民
多流竄勞來安定有如治病能出奇方禱雨食
蔬衣素夜夜拜天不令人知之瘟疫盛行遣官

施藥多所存活東路雖當南北之衝一夫一村
各有名數或包攬送自無苦誰日而金崖而居
商而通工而安士子誦讀學社君幼嬉遊里閭
無復愁苦者誰之功耶有此功宜其有此祠要
耶私耶以於數錢耶當其所無矣但在官樹碑
有禁朱環嘗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環力止之公
今不在東方事出輿情公論者自不可禁也羅
生蘭舊嘗從遊因衆意索記於中麓野人門墻
之分鄉曲之情又大工而且義舉也雖於風僻

記七十九

遂書此以勒於石以久其傳朱公名衡字士南
號鎮山江西萬安縣人嘉靖壬辰　賜進士見
任吏部右侍郎登第年二十一今方五十四事
業殆將勒銘鍾鼎圖形麥煙寧獨一石刻一祠
堂也而已哉

跋語

兩京賦跋

嘗聞 國初高麗使臣每以 朝賀上京出百金購兩京賦無應之者使乃嘆曰豈以 天朝而無兩京賦耶者古峯此作可以塞其請矣

泰山賦跋

中麓子嘗欲爲兩京賦不意古峯余子先之復欲賦泰山而泰峯陳子又先之苟有作者足以揄揚 昭代表重鄉國斯已矣又何必出諸我

跋宋元扇面詩畫卷

片言可以通玄小道足以考古贓鐵敗瀦缺[illegible]斷琴形有欵識之可尋字或漫漶而難讀皆鉅人達士之所不廢也至於扇畫藝之末也短詩文之餘也蓉池葉子集而卷焉表而著之焉則夫天下大善言古今名品物又安有遺於葉子者哉

跋伯牙鼓琴圖

伯牙鼓琴圖一卷不知何人所作觀其筆力之妙當是宣和間入畫高手也噫夫伯牙以鍾期之死世無知音之人而爲之絕絃今畫工之用意如是而世無知者則伯牙之絕絃非過激也此圖爲延慶讃師秋崖旻公所蔵則秋崖者豈畫工之鍾期哉

跋廣川書跋

脉泉李方伯自滇中過家惠予新書二冊乃廣川董跋新都楊升菴校而刻之者也其跋畧有曰愿得之館閣與同寅王舜卿共傳寫之又有

書跋六卷訪求未獲海內藏書家冀或有之同刻以傳亦斯文幸事云予因捡書欵曰升菴以捡雅績學大有功德之胄也久羅遠戍不以爲戚惟以好古道表遺書是急如廣川畫跋其一也此其志量可與跼蹐淺狹者道哉二跋敵櫝俱有之有感於此遂亦校而付之書客刻焉以成其志以爲完書嗚乎廣川乃宋董逌氏世居廣川遇時於宣和間而以遊藝檀名夫以逌君收蔵而董生賞鑒宜其精絕如此然畫猶爲藝

之次若至於書則與二儀之道該萬彙之理古
之人固嘗言之迄於今不可一日無焉者也自
古文籀篆變而為隷為八分為楷為行為草為
飛白其著論以示手筆而傳心法者何止百家
自予所及見者論之楊子雲訓纂鄭迴溪書衡
衛恒往書録王愔文字志徐浩古跡記庾子山
書品張懐瓘書詁孫過庭書譜唐之墨藪宋之
書史逸少得白雲之授夾漈出孔壁之藏皆可
存古而詔今闡微而昭秘者也書跋大畧得之
所以為可傳而博學君子尚之也升菴近有一
書索戴侗六書故譬籍行即各録副本乗風寄
之以酬宿諾以授雅好云

淳化帖跋

中麓子向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illegible]在東安門
右與蒲汀書屋近而且便時時過從繙閲書冊
一日宗觀字刻因出淳化帖相示殊不愜意復
出大觀帖則驚心奪目若與古人對語者云一
得之書[illegible]一得之豐五溪而書肆者尤佳於

若此不知真筆又當何如蒲翁聞予二帖何以
得名予茫然無以為應也近因觀廣川書跋而
詳求之則知宋太宗購天下歷代名跡又出御
府所藏命侍書王著勸刻釐為十卷卷尾題以
淳化三年奉旨勒石每大臣登拜二府則以一
本頒賜後因不賜遂為難得以其精妙世爭慕
之目之曰淳化帖云及至大觀中又集古跡刻
石於太清樓標題皆蔡京書卷尾題以大觀三
年奉旨云云後又取貞觀十七帖總為三十二
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二帖之始末如此惜蒲
翁已仙逝不得以此語轉告之耳吕江峯曾以
淳化帖求中麓子品定中麓子因據而有之江
峯善書而予不善奇物正可為不能者之助江
峯一笑而擲之此吾原意也然予素善碁曾不
假於譜而學書則非帖不可此帖比之蒲翁大
觀遠不可及視淳化初刻亦不甚類或紹興監
本或建中靖國續帖冒以淳化年號亦不可知
雖然亦為稀遇鮮有者矣虚窗展對之餘因題

原缺第六葉

數語以紀歲月并所由得云

荆川詩卷跋

荆川唐子晚年詩似信口有意味有心思書似信手有骨力有神氣公子號瀛菴者寄其存日所書立秋詩一卷無一語而未嘗不奇如老態而殊為不老令人終日相對忘倦憶舊不能不繼之以悲或者謂其寫入惡道流為俗筆其亦淺之乎知唐子者哉

雪篆放禹碑字跋

雪篆是刻更覺奇古超出筆墨蹊徑之外其學鳥為文邪揭之屏極恍如遊帝禹之庭矣論字學之精者古今有三書書苑菁華墨池新編及鄭氏衍極使其見此有不深許可者哉

越絕書跋

越絕書最高古説者以為子貢之徒所著其終篇有姓去得衣名米覆庚之文細思之乃袁康也必東漢會稽人以漢尚隱語及禹塟之鄉明之遂楊升菴更推同作者為吳平是又予所未及也

園林午夢院本跋

之死節女婢盛兒甘與同之楊氏盡女流中之僅見盛兒亦侍婢中之絕無者也皓齒作機頭之斷青春委渠上之塵楊氏可風女流金盎覆無干之水玉琴抛未續之絃盛兒可風婢輩予為楊氏作記語及盛兒者甚畧特為跋而補之刻之碑陰亦闡微之義逮賤之禮也盛兒姓劉章丘城南明秀鄉人名彥明者則其父也

邢尹善政録跋

作縣如臨邑邢尹者豈非鮮哉嗚呼豈惟鮮於三十年之前三十年後更為耗土國色語曰耗土之人醜而空谷足青何也自倖門闢而昏夜乞哀者多矣貪風盛而白晝搶刼者多矣賄以速於化酷以濟其貪官非其人而民失其所者更多矣至於縣尹近民而獨權善惡尤易為力有屢任不一年即播格數十命科取數千金者王法安在天道無知耶昭昭法網雖則一時暫免恢恢天網實則疎而不漏報應當亦不遠矣今於貪黷斥　朝政清明偶得善政録竊有感而大有

望爲因題跋其後傳示司牧者或有所激於云
予自然於鄉俗試道經臨邑已而官於朝出使
往還泊其邢尹之善政果宜於民而賢於人不
但擬於鄉官皆一初邢宣甫閭邑無衆寡同口
一辭不但思於始去無久近而思之者有如一
日嘗讀司馬溫公官制遺藁分列舉按條目舉
者仁惠公直明敏清謹而苛酷貪縱皆其所按
者此按者正中今日之弊舉者四事善政錄皆
有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政善而民之生

養遂生養遂而天下之太平立見矣奚用外焉
以求法治爲邢名第字進卿北岡乃其仕號直
隸長垣人嘉靖丙戌進士以御史養病卒於家
安得起斯人於九原并待如斯人數百輩布之
巨邑以風勸旁邑庶尹哉邢在臨邑歷丁戊巳
凡三年嗣後非無善政然而鮮有及之者

跋大公集跋

向予在吏部日太宰乃汪誠齋而左右少宰則
望湖崖與張甬川也凡堂稿兩堂看畢而發至
之正堂在刑部則然其他臺省則否而史評尤
甚故有侍郎不如正郎副郎不如外郎之謠涓
厓以稿有當刪易者恐戾舊規告之誠齋誠齋
荅以當開心見誠勿分爾我而甬川亦云然手
簡往復得古人大公之道凡陞遷奏草一切大
政俱從公商確名其簡爲大公集刻示將來四
司各有跋語予爲其屬未免挾同於其後其爲
言曰嘗考慶曆名臣范文正廣大真誠富文忠
明敏果鋭韓忠獻爾雅質直是其性則殊矣至

其定國是決朝政論官掄才各出所見初若不
相下久之參伍錯綜忯弘注措無不尊主庇民
登良黜劣真乃異姓兄弟同心爲國上殿相爭
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三公其今之古人歟
其原跋如此予今爲林下放言之人當敢添數
字韓非子有云真三人而迷妄謂一言以蔽之
矣未知見者以爲何如

皐覽編跋

是編刻成西野翁乃以一册坐臥與俱分送遠

近相知不下百冊即於是年脛瘡爲害飲食減
而告終臨終自嘆所不忍舍者三事西村沃羨
無人看種滿腹元詞世未盡知良友如中麓不
復會合時則嘉靖丙寅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
八十至次年隆慶丁卯十一月初十日始克成
葬追其偈曰明詞人西野[illegible]先生之墓

閒居集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開先撰開先有中麓畫品已著錄是集詩四卷文八卷皆歸田後所作其自序謂年四十罷歸田里既無用世之心又無名後之志作不必工信口直寫名其集曰閒居以別居官時苦心也嘉靖初開先與王愼中唐順之熊過陳束任瀚趙時春呂高稱八才子其時愼中順之倡議盡洗李何剽擬之習而開先與時春等復羽翼之然開先雅以功名自負既廢以後猶作塞上曲一百首以寓其志又末卷有蘇息民困或問及顏神事宜瀦渠私議溧議諸篇亦尚汲汲於經世不甚爭文苑之名故所作隨筆揮灑一篇或至數千言其詩亦往往疊韻至百首其持論確於李何而終不能奪李何之壇坫蓋有由矣

葛端肅公文集十卷

〔明〕葛守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端肅公集十卷》提要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一

序

送侯司訓擢高密學教序　代唐縣尹作

予昔見鑄金者欲其金有所肖則先為模範以注之既而金流復凝即而視之未始不儼然肖也乃深羨制器者之智中俄恍然悟曰此不獨可施之於金殆化人之道也蓋金而火則液人而習則移譬水東西之勢皆不可不端其模範以為之所昔人云風俗之厚者在上而不在下教化之機在已而不在人任風教者苟欲以化人塞責而不於身手取之吾見其未矣顏淵矢力於步趨奔逸之間而去孔子無幾亦孔子善鑄之所成也學者莫如顏淵萬世誦法孔子古道今行寧非通理哉吾既信其說之不誣鄉薦而筮仕即以風教於洛夫有所聞者貴有所尊知而不行則亦不足以語先大故幸其得一試於洛而昔有所見者徵以身親見之是以洛士吾與有鑄焉凡以強勉於模範也既遷來歷觀諸郡模不模範不範者不少及至吾邑復得司訓侯君理之其道於吾見相敘

每語吾曰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教其莫我
也然教行之上也言之次也眯嬴之祝螟蛉惟其類
也予觀其行溫良樂易恭敬通明彝倫之事無毫髮
爽非所謂純懿者乎其不苟於模範固如此宜有以
自負也而門下之遊始而疑其迂中而近其薰終而
歡然樂其育德者成材者達私淑艾者正君子之教
兼而有之予兩述職皆以是為銓曹道于今擢高容
掌教矣然桃李更新而化雨如舊文旆高揚英才聚
樂鑄鳴於德乎者安知不移鳴於高容乎理之誠孰

契於古聖人不言之教但冀諸士勿謂其何述也胥
仰德音偶當分袂東西不可為情故於其別餞之以
酒而重以教宜始末之叙

送李植卿餽餉宣府序

夫使者將遠人動息於是乎觀焉　天子德政威靈
於是乎昭焉者也是故匪鎮重多才弗與也是以聖
人謂士以其使李子植卿其先關西人幼寄籍從父
遊宦東土父之諗其父曰是文獻之邦也遐矣舊土
孰與是其父素豪傑不羈故常乃與之相壽張而龤
焉遂從石川子游登其與東土士咸相暱余胆於地
之相去竊嘗榮其名而慕之暨今同登甲第偕視民
部政乃識其人器度軒挺充養朗懿若有加乎前聞
者居嘗謂予曰政不試及行效無揮於觀事而辭其（此處句未詳）
難非諸艱之歷蓋志也未幾天子有大餉於三陲蜀
大司徒氏司徒氏公進諸觀其政者謂之曰君子事
事則得食治理嘗試而後請茲役也其誰與吾任弗
以後先惟其能不迫以必往惟其欲于時有三子慨
然任之而植卿者稱尤難又特私進曰宣府夷衝是

用大餉金特多焉弗理則遺很則扼且何以籌軍士
以不敝植卿曰若盡心焉耳矣惟精則理弗遺惟令
則致弗扼惟　天子有惠含諸御者勿吝則軍士
不敝是所志也吾知免夫司徒公壯而許之植卿遂
毅毅然從事部中諸同事者曰　國家有大政籌在
四夷為君子使亦懿行也贈之言以寄相與之雅惟
葛子圖之余曰茲行也厚社稷之衛以大遂士之所
天司徒公洞其情矣植卿義其廢矣誠必明哉望夫
子不遐遺其又何辭雖然此亦就事論事也以植卿

之才將不徒此胥胥也無已請究吉逸事昔漢文親
為軍勞識亞夫之真將軍乃首霸上棘門之兒戲李
牧之守鴈門輸市租為軍士費至今稱為邊功者先
乃知有制之兵無能之將食馬道思脫巾除怨邊士
之所以視用命理亂之所以衞之也植卿奉命而往
行將是辨之弗飭則告之總制以責其慢弗悛則誅
其人以示之懲弗行則歸而語諸同徒公當道以彰
其違蓋古人有處巖穴而志天下者況筮仕乎則此
亦未為出位也此植卿志也而余毋言之若夫歷山

峪之險而誌其要撫險塞華夷之界以鳴其盛獻制
命北夷之訏謨以大其猷亦植卿能事也莫之既至
日僕夫載道張餞北都門外余乃倡言祝李子子遂
歌曰敍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諸同
事者亦遂賡新詩收歌曰瞻彼胡兮風清愉兮彼戍
者子惠于爾兮媚於
天子曰佩司徒嗇此朔方使乎使乎余遂援筆而書
此

書選註杜詩後代右守馬作

刪後無詩固矣推少陵焉溫雅沉深有三百篇之意焉
者若不克讀得者若不克廣刻既通天下全刻選刻
七言暨五言又刻胥玉碎金罍而玩之璞玉渾金完
而獻之美玉良金重而薦之無弗珍者所以凡為之
序極道備稱不容口焉章之也相之府署舊有選刻
自成化辛卯迄今甲子將遇磨滅欲盡愚始至覩厥
成制慨於是急欲復之然未果乃沙村楊先生自內
翰承命宗主中州文教督學至相汲汲乎知民風往
續韵及是曰魏晉而下不得已而言詩其少陵乎慷

國憂親與其志矣貞壯逸發與其氣矣從容變態以
矩其入化矣詩之道志至焉氣次焉化斯極矣不得
已而言詩其少陵乎無猶將義起者是而聯興哉太
守圖之愚曰唯迺捐俸備梓更屬補亡以復實陳子
廷贊武子思仁葛子萁相謂曰匪刻胡傳匪言胡章
其識之愚曰實不信則章少陵不吾華章矣豈其吾
言能少陵何然少陵章不章不能也猶用識之邪吾
相之章少陵也刻成期適沙村先生再至云

送馮司訓擢王府教授序

始余儕相見教授　諸王府者執贄負書筭之息操
廩祿牒棘其入不則以府之私日往來于有司當稿
嘆曰　朝廷張官有秩豈其備士俾驅役于　諸藩
決不然矣既博官去其地不之論者蓋五年茲吾邑
司訓馮公遷教授方城府邑侯暨僚謂當有言于行
三謂余當為叙辭不獲乃繹言曰先王稽古建官爰
重邦教自王宮而下莫不有職凡以長善救失貴賤
一也漢賈生為長沙暨梁董子則為膠西皆以一世
大儒作王之導知其司矣惟是学政止於學而王公

之勢特尊故導之而後流失固然而謂法應如是哉
夫豢龍之與他物孰固不同當自有道要之不失其
性焉耳竊意教者道之德義者也授者授之詩書者
也則左右之俾迪德秉哲以翰于　天子乃其分也
是故以膠西之恣肆過董而善懐王之事賈傅蓋終
身惜之古人之事職而豈徒哉嗚呼官失求之古善
矣馮公器重而識遠恭已而不愆其往方城也必能
思乎其職故吾于其行也以賈董之事告之

送藺君冠帶歸省序

或問儒吏之道同乎不也歟予曰道一而已其衰世
之岐也謂之儒吏夫謂儒者豈不以挾詩書而談道
德乎而其講律令稽會要也則謂之為吏唐虞三代
之朝嘗倡此軌未乎其別蓋自秦始商君尊任法律
道德之意微矣延及始皇李斯遂以詩書為罪極乃
聚儒而崇吏人諱儒而吏始以之反對矣此風終漢
世不賦循且寖淫及唐韓愈氏上議使法吏一意於
法儒者引經而議之言純任吏之弊也宋則矯枉或
過故蘇軾又謂人不讀律雖讀書萬卷終無術致君

於堯舜蓋明言廢吏之不可然則儒吏之岐反復沉
弊秦之罪于是大矣今之所謂腐儒俗吏轉相非咲
而不知正坐不同之累白首窮經不省一及吏務執
一律之外吏不復知有詩書若之何其相能也然儒
必登顯而吏守卑序誠以崇本而抑末且凡腐者止
以自廢而法律之精則鮮不舞文將併其腐者而因
之此欲救其岐之弊者所以寓微指也嗚呼即有廉
潔終無顯榮何以勸脩正哉中人而下殆將不免焉
所貴君子之自為不拘是而已余於詩書之暇常留

意法書蓋恐不免為僴眘劉膌君汝徵從吏事旣底績榮冠服以歸余亦恐其不免為俗也然大京兆氏之族固家藏詩書而其質性敏懿終九載無缺事試之話言未嘗不切恨辨文之非吾知其將不悶矣特于其行也致厚望焉

題葉毋還金傳後序

葛子讀還金傳旣拊卷嘆曰於乎天理所在豈惟丈男而炳然可以亮節義者正不可以女流少之也況乎愧心金錢者非偏然丈夫乎唐李景讓之母鄭潰墻得錢乃急命掩之曰無故而獲災也此其視錢為何物且凡道理何如耶於乎若葉毋者其殆是之類乎兒拾遺命守還之其凡非遺者則又可知是夫子制義者事也葉毋其賢乎世有以官貨盜公行色苴者例以葉毋殆不足道之矜弁爾然則還金傳亟布之人人可也痛惟先人三還亡金僅文敏公嘗為志其事讀還金傳重有感焉余與中夫皆義後也砥節行為親光尚共勗諸

送湯篤齋參知東藩序

古人謂天下之士友以天下余非其人竊有志焉釋褐從薦紳後得聞天下之賢爲之人曰余鄉湯篤齋氏名族世德質渾渾如也度汪汪如也迺其論議偲偲然不詭也師浚川先生績學工文先生早與升堂斯亦蚕叢之特也東越之人曰孰謂龍黃專美有漢我於吾身親見之不有我湯紹興乎往守德安以不足展驥移來吾土瀕海之人先是以塘防田火壅則涸失决則溢歲群民力肆旣於陂堰之間盖治塘之費倍於治田且潮生漫濾膏腴為鹵而民復再病矣先生相度原隰迺於百澮之聚尾回潮之要區建二十八閘以宿名之啓閉有時蓄洩以度而民田遂常穩夫秦中之渠稱以史白識而頌之也此固可為湯閘矣諸便民者稱是非東越之良二千石乎治最擢副臬河南夫卿人皆好之未必能約阿於其治也體用具而後賢斯徵其何能見之壬寅之秋余在儀部先生迺拜表入賀爲之為稱者不再悟而信是入句月為期驊於馬足匪惕言好私計曰其何能繼兹見也入冬余有督學之命獲與世講握手而言得詢佳

歴見視司篆憲事周弗井井於是益贊東越人之言
相得甚歡諸寀共之未幾山東缺知藩政缺先生擢
焉戒行有日諸寀留之未能別之以言迺以屬其大
別言之難有以勸酒有以崇德有以加餐有以遄歸
而寄遠皆惜別之緒而喜不與焉如其言余將言乎
其喜也樂與朝夕以薰而良余一人之私也大幄帡
幪寒士歡顏千萬人之公也其東藩士也幸得民父
母誠不能以私而廢公也天生五材五方寔同東藩
可與之利何限以先生之明俾東民得以徼福於下
執事其雖愚當不止如東越人稱良固將續甘棠之
歌以待也諸先生以為如何

送魏浅齋督理留都糧儲詩序 代石豐作

浅齋魏公撫巡豫土之三年民便簡易　朝倚保釐
中州幅員千餘里稱乂安焉兩年西北用兵震于其
隣公從容區畫卒之樽俎折衝賊以不犯尤為當宁
取重邇以留都督糧缺人　簡命朝望而三易及公
始稱　旨尋以其代公豈不以督理之任司國命脉
非公不可而守之勿失雖其亦可以受成於公乎一
時服采諸子咸有聲詩祖公行而屬其序之夫志以
遇興境以別出情之不可以已也偶騃於中宣而後
達言之不可以已也宜諸子之各暢衷緒而卒括之
一道也然則其之序以服采以交承又豈容以已乎
爰書首簡

送中丞魏浅齋督理留都糧儲序

東南財賦之產也既以府利亦以數奸致蘇松南京
糧儲　朝廷皆命臺憲大臣督之弊以法清也南京
有留臺而督糧儲者皆北臺銜任以內重也夫任既
重則其畀人也亦胡可輕故近日南京之缺銓部數
遴其人銓部曰可　朝廷曰不可朝廷曰可臺諫曰
不可數易而得浅齋魏公于時拊循中土有聲故銓
部臺諫朝廷皆曰可於是公膺　寵命將發豫有日
其來即督學任尚及公未行遂與謀餞諸寀曰公有
大造於豫土諸為公屬勸命命亦無漸維休茲公膺
顯擢宜有言雄別是在葛子余惟戊子東藩鄉薦公
以塩法至實與賓興亦既辱公知矣此未可談曰不
知公方公之振紀於臺若法於理姑置不論至其保

登八郡鎮靜不煩屹如中嶽雄峙一方奠安而山靈
烜赫魑魅遁藏無所斯亦致理之極也宗藩日踰祝
國初供億不啻百倍皆於民取給可勝困哉謀國者
從而加祿值是不知何如為心乃公力駁之書凡數
上忤當路還內降不遑恤私卒之左計者詘民不加
賦豈所謂受一方之賜乎北虜猖獗頻年南侵兩軼
太原所不至河南境者才一太行耳公據險列柵儲
蓄設疑示戒守不懈虜以是無東意夫河朔亦三晉
之域而不受胡塵食公之賜也諸宋所謂有大造於

豫土者非耶夫治國有似理身西北者外蠹也東南
者內養也理有相通而氣有相召也公兩年經畧西
北中州以不讟所以為吾身禦外侵效矣今復寄以
東南若將以內養攸屬也然吾又知公無不效裕國
有經民不病苛即其既試之政也夫理有相通而氣
有相召為東南所以為西北也繼是坐公於揆序均
調內外將為天下壽可既耶矜公行為國家天下祈
之弁以為公贈

河南鄉試錄後序

皇上嘉靖宇內之二十二年文教融洽與彰斯士是
歲天下復當大比中土之英蔚於萃集大梁者無千
八百有奇進而三試之其言雖淺深異得要之本德
行明道藝綷有盜者其為之一躍然曰郁乎文哉經
緯交錯而成章斯才俊之由來也乎維滿前將人可
充貢其能蓋維而致之乎古稱豫士為陰陽之所和
固宜其人濟濟若是既限於例反復遴選僉取八十
人以禮賓之次第其名氏擇其言之尤精者若干篇
為賢能之書將以厥明獻其以執事宜有言於後迺

颺言曰斯後也在周禮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
能入使治之者也茲多士興矣行將論而進之俾服
官政今日之拔茅彙征固他日之庶明勵翼者也其
卑微不齒於流品者幸得與以人事　君之求顧不
為無擁休樂抑吾有恤焉唐虞舉敷奏之典迺不免
有庸違者況其間歷代以來為科目羞者亦往往可
指茲豈敢謂盡無其人歟書曰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萬一有不如其言至使有偵民事者做淫官之制而
讓其不恪則將奚辭哉是則可恤也夫多士之言不

德行而明道藝夫豈其忍棄信以貽主司憂然出見紛華而說者亦賢者未絕之欲也故不變塞為強而聖人嘆其難能況夫一言一舜而懷孳孳為利之心亦恐或有之不亦論士乎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言六四離下而上士之遇也至於彼之初九則曰素履往无咎言不可以往遇而廢平生欲人謹其始進也是故多士遇矣苟不耻為論士則吾不敢知其或有賢者不免之欲則頼申此言相規庸展一日相知之雅云爾也若夫降崧嶽之神藉途科目出而為　國之翰如甫及申以多助我　皇上中興之治則又非其之所能知也

○賀太保輔賈南塢八十壽序

南塢壽翁六十四年解相任是年八袠辭黃扉而棲林樾者十有七年耳目聰明杖屨不供自是而後為籛鏗者未量建子之月六日寔惟初度先是守土者用諸生言達之撫巡撫巡以轉聞於　上上方褒禮黃髮邇瑞翁　勑有司繼以餼廩給之與皂且　命撫巡以羊酒及門存問與數箴舉歡邑里閭於是撫巡復式禮幣致祝辭為壽若鄉士大夫者庶固無不頌言祈之矣三司庶寀禮與稱觴頌一言侑之而無從也有問余者曰古稱攝生大都避穀引氣期於清靜以庶幾久視而要其得效或亦鮮矣南塢翁壽何脩而得耶其亦玄樞獨契者乎余曰豈謂是與養生之說聖人所不道也夫壽有道焉宰之者天而成之者人也翁以弘治丙辰登第迫事今上為三朝耆舊方其侍從　孝廟時當累洽與諸君子休明治教益培太平之盛南北教胄文武掄材造進之士于以敘

用不乏至其掌邦禮以洽神人恭寅以燮元化俾我　國祚靈長而民無夭札之災所壽不既多乎夫能為壽者而後能取壽詩曰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言充引翼矣則頌其介壽者者君之所以為報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能保邦家矣則頌其萬壽者民之所以推戴之情也又曰畀爾尸賓壽考萬年言氣和物遂則神降之禧義以及賓也上下協願神人交忻天之視聽看壽豈有害故曰天壽平格況翁道足以壽國

脉而顧盼於其家澤足以普臣民而未嘗以窮極其欲仁者之壽不其理與區區養生之家役其私智以取萬一不可必於天豈可以語翁哉於是衆作而言曰翁之功綿社稷澤衍生民是謂壽以天下今天子賜問公卿賦言下至所司暨士庶罔弗頌禱盖以天下壽之也壽至於天下尚有大焉者耶是可以侑觴矣迺援筆次之以告進酒者

賀馮華峰暨朱孺人雙壽序

華峰老人少占儒流愽極群籍期於識道成身未嘗汲汲求售顧能大觀昭曠和以天倪區區形勢之途

直處舟爾晚年就貢仕出知來安三年之間節財緩刑平役勸善邑號為治試其道可行爾矣尋以考績不赴致其事徜徉林壑泊然世味不以嬰懷孺人朱先以子貴雅相成之不少齟齬用是暇豫惟均與之偕老明年七十同壽其子貞齋大參嘗為言曰憶彼草堂白髮惟雙遊子一方君何情忘焉能拂衆俾予於臧余觧之曰狄梁公古之聞孝也登太行之巔顧白雲親舍嘗亦瞻悵不聞以棄官况夫欲予從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中於事君以立身行道何者非孝耶於是貞齋喜曰有是哉新正其日是惟老父初度願言稱觴奚之能從家俾祇載其所可式方將庀物徵圖拜道有日迺虞谷方伯諗於庶寮曰華峰翁夫婦眉壽古今所稀貞齋拜使者馳獻誕辰盍遂遊之情凡我庶寮義有進壽以宣同好昔余守金華識翁矍鑠是宜偈魚曰俞言哉爲易了余惟洪範之福先壽王制七十之老養於學而達之於諸侯華峰翁福殺是紱偕諧齊體玄順而刑于者有可仰範是先生所以憲而不乞言者也余何能知而容言哉抑洪範有緒論焉曰壽而必繼之以康寧謂能康寧乃壽康寧者又所以為壽者也夫身安而無留害之謂康心

安而無怔營之謂寧七十而勝於國則枝賓客之事不以與所以康也於寧無所見是任人之各足而已故能善自宽者亦徙於九十華峰之德不可臆述而康寧備矣辭祿謝養鶴髮垂齒子孫滿前有仕有止式咲凡職婣兹杖殺是擊壤鼓腹之遺也貞齋每食必祝言必及親且然望日隆嘉音時達是謂孝子不匱永錫[illegible]教所以俾翁於康寧者又益不少然則華峰翁夫婦有壽豈不益哉詩於宴飲無不以介壽考終者况叙燕胥之盛罔宜頌以南山萬壽之章也詩又詞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夫子贊之曰父母其順矣

予夫庶寮有兄弟之道也協有頌言可謂和衷貞齋
之能兄弟見矣華峰翁酌酒於朱曰兒輩宜人如是
無亦将有順乎是亦寧之一也

賀維三峪巡撫河南序

皇朝稽古晝野之制並建列省監司守長分職而治
勢格於不維事牽於未便吏蠹民隱千里之内有受
其弊者於是乃以九卿都察之職拊循其地假以便
宜之權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
書稱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監者都察之職保釐者

拊循之任也河之南省舊以中土攸宅民不動遷然
説者已曰防河之費足以當之邇來虜寇山西廼有
戒鄰之備 宗藩日盛小民殫力以供加之不良有
司百需在地故務本者益困昔顔子淵語東野畢之
御曰馬窮則佚蓋以政知之也兹不可以反觀乎非
得司命者大有蘇息將可朝夕覩變矣適拊循缺
天子乃晉三峪維公都察之職 勅領其事 命下
朝野翕然斯民恆望是擢也太宰寔推之太宰中州
產也故知斯地斯人之急而且知公之宜於斯地斯
人也公將以新秋廿四日視事三司既依祝為別爰
以舊寀之誼得致稱賀僉揖葛子使言且曰公之自
臬長陟藩使也子嘗謂公左右宜之今公之為拊循
也將舉而措之乎曰體不同也而事同故猶大刑状
之親也為胥然而當理其紀也由是而絜綱維無紊
目矣猶夫錢穀之計也為鞅然而當銖銖寸寸之也
由是而石稱丈量徑不失矣況乎吏不易察民不易
治也不易宜琴瑟不更張其調易和也途徑不改趨
其行易至也以公之敦大明裕嚴公有威從而興大

利除大害以究前業保一方不啻足也吾儕仰承休
德奉而周旋厥乎交如膏澤靡維行見生成於豫土
將不與有華乎而復何言也問者曰 綸命寵光德
意之將是可為公賀也庶事承式上下獲矣是可為
吾儕賀也夫其害馬將無佚者是可為八郡之民賀
也予其書諸

贈劉西巖擢湖藩少參序

西巖先生倣戎于陳三載肅政振紀發奸摘伏盗竊
屏跡家右歛手東方以寧銓部叙年勞擢為湖藩参

議或曰劉子之治陳也吏若民相戒以不佗誠令行禁止矣勅法不以嚴乎余曰盜叢止亂憚孔明之必誅萑苻多盜子太叔以寬致之故曰水至柔人狎而玩之溺者恒多火烈人鮮蹈焉陳故稱右武習豪之國羔之歸德路交於四省當天下之衝逋逃流亡萃為淵藪萑徒盜劫之人且時出沒於其間民相椎長官府之勢為輕此殆難以常法治理也語曰屠牛髖髀非斤則斧洪範曰彊弗友剛克理與勢固然然則劉子之治陳以嚴正對症之藥石爾或曰藏器時動噬胏艱貞劉子得其施矣然則持是以遊湖藩也乎曰殆非也天有異氣而歲成焉地有異宜而利興焉人有異林而用行焉往劉子之為繕部也大工方急翊國怙勢削官民衆莫誰何而獨抗之以正至出守汝州乃親課桑麻與民呴休民有父母之謠是豈恒其德貞者耶夫其治陳之揚厲也是忤翊國之風裁也由治汝之循良觀之將不能樹湖藩之丰棠乎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是劉子之行也或曰有是哉斯行也同寮有贈言適當屬余余不復他有言

也詩曰不兢不絿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易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余敢昌言于祖道供張之次

送孫月崖巡撫宣府序

聖天子御極赫赫威靈漸被海外自彼氐羌莫敢不享廼者伙服小醜敢肆烽蠆跋擾我疆場雲中上谷之間時有出沒夫上谷者京師之項背九鎮莫要焉迪簡才臣倚為屏蔽方今之大務也適撫臣缺屬之遷推師錫月崖孫公 天子曰俞於是冢宰宣命司馬戒行報至為公任憲使之明日諸寮方幸其有從而復慶 新命之得人也我是用棘義壯可留爰張祖筵式壯行色酒行公軏爵曰行贈言矧曰壯好我示之周行諸寮乃以屬某某避席曰宣府上谷天下勁兵處也 成祖之犁虜庭也不藉此乎兵乎今猶大壯伍也而虜人肆出入曾不少憚知上卒不足禦矣卒不可禦知主令不足行矣然豈外於德威乎予不必窮而後禹生之垣必缺而後人窺之鄙諺曰家不睦鄰卑侮乎而例之豈異我李牧之守雁門也椎牛饗士日以給士至士咸願一戰於是滅

檻破東胡單于十餘歲不敢近邊……有
矣予曰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言德畏言威也故德
者威之本也周宣之世玁狁侵鎬王命尹吉甫薄伐
遂出大原以奏膚公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天子衆曰文威敵曰武文先焉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不然激之以嚴刻以速其叛困之以姑息以恣其
慢戮何能服其心而稽之力也欲外侮不至得乎今
受其敵方未已爾公才望在　朝廷聲名在邊圉方
其若矜理允矜憲也為明執法至其守名郡叅大藩

也為良民牧知其允文允武矣是舉也為他日燕喜
之地諸家固張仲御也樂矜為公道之若大謹嚴以
先其備用間以得其情相機以搗其虚多方以撓其
寧選奇以擊其散募敢以挫其鋒據險以待其敵於
伏以陷其輕公之胸中甲兵自足而制變多端各有
司存非可以預營也公曰吾之有心請執以往遂各
書記次其語

○賀李吾西擢叅藩政序

嘉靖乙巳未明之月吾西先生以憲副二年六
命擢叅知藩政諸叅以余先先生發任相處最久
同東垣也相知為深命余言為先生賀大藩出職任
奉宣　德意斯民得生貴人凡之深固其以代繁任
君子擇術焉縣知政事有宋次相之任方今卿貳之
秩亦貴甚顯矣上繫綱常任一時務開閉樞機鈐
運元樞由此其選也是可賀也抑余所謂知先生者
不於是焉士君子用世不以日隆一級亟致大位為
榮而以終其身守道不變之為貴往先生身都諫垣
權貴憚畏誠欲得一忍開口當以美除報遷先生曾

不少徇避事輙言僻切時病最後一疏維持公是極
斥銓宰逆至下獄謫判開州留在可上則盡言之難
知其必將落職而不辭守中為道故所在陳力雖至
於為小官而不卑於勢分何如也叅藩即都諫之
外擢也不能為一旦患得而豈以十年後在為乎哉
故以卑余立紀後先生遇者淺矣要之循信時也屈
而仰理也無所信而無不信道也易曰何天之衢亨
通於畜其信大矣由之而化城出榮功倒休禁遵置
亹焉變調元贊太和天下可也是可賀也以余之知

先生者請以為先生贈

永城縣志序

郡邑志雜撰諸方物史氏采之以為傳信守宰稽之以宜土俗弗可闕也永城殷宋之郊圻汴泗之通軌芒碭彭城封連伊邇亦要區名邑也顧獨少是焉嘉靖壬寅淺齋魏公撫巡其地將欲審原隰之利究川途之歸度政樹風貞今酌古廼文獻不足徵也爲之於邑遂檄教諭鄭禮俾創爲之禮與其徒秦時雍輩蒐逸羅故分類辨方往實今事槩就采輯亦畧可考

見一方矣録上魏公乃下學臺裁正余謂其別類釐倫綮言必據摭細而蕪失詮而棼皆足以病紀事廼命開封學生李夢鳳暨秦時雍反復校讐刪正幾半雖凡陋未滌有歉述作其爲一邑志亦足矣分天因地察物宜民通古今而出治道誠一覽之思過半也職是方者其勿忽諸帙成乃序其原求

讀榮歸録序

士君子談仁吐義躍躍然如恐人先然求其截於進退之間脫乎不累者自古未之多聞漢二疏鑒止足之義宋錢若水達勇退之幾何其寡也余少歲遊梁延思亭沈子仁氏寔當司閫一日與動拂衣懇求解綬諸案再四留之而未識其由來子仁出榮歸録一帙示衆曰先大父有志具載是書子孫伏之元豈忍以貪位墜先德是嘗稱號思亭云讀録蓋其祖當武廟朝留守中都威懷並著入衛兒服衆襲其必秉大將旄乃以中官驕横不忍見其行事亟解兒任歸薦紳士榮以言多遂成帙非所謂不多聞者於介胄中得耶夫士之仕也其職可有其官不可有也蹇蹇

匪躬求無尤於王臣而葸患失之心孔子所謂匹夫者耳如沈侯者矯矯冥鴻其羽可儀彼其心豈嘗毫末爲官有哉憶余先祖爲鳳陽經衛初至三月即起休於時侯當視篆既慨許之又從而嘆息獎成之今考其年侯歸即逾數月也余聞思亭言載覽其録林壑之心誠勃勃焉或庶乎不能以官爲家矣兩氏沮孫執謂其無相家哉書此附編中以識其感

河南癸卯舉人序齒録後序

嘉靖癸卯之秋河南大比興士既歌鹿鳴以宴樂之

諸士從自為會會以齒序於是旅酬錯進因而論
家世道平生覶縷蓋忘其以藝相校而教平慶遇握
手相歡非直期以沒齒不忘爾矣既罷復錄其序次
若家世為帙而藏之人人來念厥成曰諸生寔出門
下今當別遠願有言終詔之余曰若知所以會之義
乎是明倫也校庠之教聖人之所以脩道者也多士
不以取第矜先尋退讓以明長長可為畢素教敦本
實其奏藝也斯道藝矣抑又有說焉子路述夫子曰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夫曰

廢者非直不仕已也受若直息若事則廢名為事君
而不忘便其身圖則廢寘胄於寵榮而易奪於大節
則廢有一於斯則明倫不終非所望於示周行也雖
有長幼之節未聞諸士其以是為久約規否耶歐陽
子曰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濟君子之朋也諸士然
哉若夫俛首竊以圖合合而天以奸位而號於人曰
彼落穽下石何其忍也豈若在勞摩擠雜者得予意
是誠賢於落穽下石者矣君子曰此洗朋比德者也
其將何以自解與式今非知道者竊有擇焉用以

三子忠告

送沈思亭叅戎平陽路序

兵者聖人所為捍外衛内之具也易師次於需有欲
之亂式是遏之詩曰予王之爪牙比之物相害以爪
牙自全也又曰大師維垣比之人護害以藩垣為蔽
也爪牙必居前而藩垣則在外彼無取爾者非兵之
善矣故曰天子守在四夷我　朝統一區宇漢唐莫
遠焉被髮雕題總為屬國緣長城設亭障以禦狄人
南牧爾頃因驕虜侵軼邊臣失守三晉之區半受殘

傷謀國者請於内地咼足設備平陽者其一也古帝
都之域今為腹心以兵戍之豈居前在外之義乎故
為此謀者切懼剝膚欲籍搔除於爪牙嚴扃堂奥蓋
恐門戶之不足恃耳所謂不得已者也此意外之圖
而非可為經國之常也故以不得已設之以得已任
之可也什伍雖比而休息之意恒多據方不可犯所
以為三關列鎮之聲援者夫自有在内地亦防而徑
衆寢謀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古有樽俎談兵折衝
千里之外者蓋亦是之務乎不然無先聲以加敵及

其入邇始整旅以待雖有首功亦次之次矣為猷遠
者必能辨於是馬思亭沇子仁專閫中州沉靜多謀
愛人饒巳入不知擾而戎務聿脩與之談古名將務
然其若有思或時聞警報矯矯然勇動於色家世近
彭城且將種也故負氣豪邁畧飫聞故早取名第且
將應敵有餘暇蓋三司重之比之漢廷趙充國云于
時兩院交旌其賢 上遂用大司馬疏進為參戎俾
守平陽夫藏成器者不結礙於乘時取全勝者不蒙
冒乎矢石圖上方畧俾罕开宬伏不動平陽之戎將

可撤馬斯思亭之所以自效也遂出太原以奏膚公
亦非余之所望於思亭也其往也諸寮設供張咸以
斗酒壯行色而余則借贈以其言

○贈張東沙巡撫四川序

蜀西南天地之偏也山川險塞通中原蓋自秦始諸
葛武侯稱其地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由彼言之則
蜀其於中土終為疏逖聲教之迄嘗亦後矣我 朝
既建為列省尋以京 朝都察之職拊循其地蓋曰
烝民利病官吏臧否襟要向背戎行整飭非有統紀

曷安遠地而復以處置機宜待命於數千里之外或
失後時邇假以便宜之權俾逐行事若是則眞麗之
使其知安震懼之使其知肅懷來之使其知恭巾飭
之使其知戒是都察之職而拊循之宜也非厚重于
于時缺其人 上命簡大僚之賢者以往衆咸稱東
沙公可遂得 俞旨勅以綸言戒之刻符公拜 命
發程有日諸寮佇公者皆曰東沙公撫茲川蜀是將
有大造於西土維西人咸有慶式公亦將發乃平生
膏施之光所樂依存是可以為公賀爰張祖道言以

贊公行葛子圃之余瞿然曰坎蛙之適不足以語神
龍之變化斥鷃之遊不足以語焦明之寥廓曲士之
稨何能希通方之逸軌執然嘗聞公之樹矣秉文江
右士風喁喁爾整兵清源威聲赫赫爾心切慕之白
此固于燕文武者乎而未識其所由窮也已而閱芝
園之集大之洞陰陽小之該盤几述物情明治軌莫
不炳炳然如指掌蓋悅之不忍一置乎所謂一代之
作者非與而未徹其所由發也已而來旬河潘得侍
同采詢寧民莫如息務任省役汰祥符之錯謬若干

盖亟月而附郭之民蘇矣總括經賦籍為令規是布
是稽猾胥不復能上下其手盖數月而縣者之民蘇
矣至給　宗藩之祿人以千計者二銀以萬計者十
一日而畢人得其欲往昔號為難而公䬦為之期
月而可庶幾乎此之獻為粲而措之天下不可勝用
然則其撫蜀之效可從知矣維衡之不可欺以銖兩
定於審也金錫之不可淆以鉛鋏精於鍊也虎豹之
不可喧以狐貍壓於重也三者具而今蜀之在目中
者約矣文翁化蜀者也禮以為國也武侯服蜀者也

法以威衆也而皆為從欲之治蜀人亦知方久矣公
以威惠並行蜀人將畏且愛不曰再厓復生吾不信
也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為我皇上傳諭也不亦
寵乎然則豈獨可為公與蜀人賀也與我諸宋曰得
之既以祖公行遡謂御者曰華至劒南拗於衆曰福
星至矣

送景都閫擢大寧視篆序

三代而上文武之道出於一而迭相用也三代而下
文武之道出於二而各有專也容民畜衆固無養兵
之貴一誠便矣而不能不分而為二勢有所不可也
然則豈可舉一而廢一乎文武並用常久之術古今
所謂知言也彼見馬上之得者不知詩書可事而初
兼六國輙銷天下兵為金人以為示不復用何其不
達觀也我　太祖詔諶萬世武經文緯並建部府以
至於天下郡縣衛所犬牙相維衡戒低昂車防軒輕
亦既熟計而酌處之承平既久文事滋繁抗之者思
以相兼趨之者俛而自失歲徇月沉武氣磨而消者
欲盡士卒習惰執子為難材官相熊至以儒雅能詩

文為雄甚哉其不知務也邇年啓虜戎心深入為寇
固其然耳武人之趨於文無不可者而勢必至於以
文人任武事可不可乎庖人不治庖尸祝越樽俎而
代均之非也余昔倅郡河比凡靜廉景子之為衛也
御士以惠不以苛訓士以實不以文自試躍馬橫戟
所當無前問之知其為將種也洎督學中州值景子
分閫坐相左右行必後先杯酒讌笑接論議觀顏色
者三年識其人又深矣況故有謀幹固多力論欲大
衆抗大敵翹翹然有自許狀至欲其剽文墨循循如

書生困疾首不能盖余重其知本務也大宰視冢鉄
人司馬部推景子可任遂得俞命嚴戎裝秣驃騎刻
日戒行諸衆既設賓餞謂其當贈以言夫大宰京畿
之右輔也式壯軍容足獬虎視雖有黠虜必不敢越
以窺京師然則司閫者可輕其人乎其命景子使為
也得之朝廷欲創虜之驕恩以武威也故必得務武
者而後可是行也訓練軍實簡閱士馬撫綏軍族作
其氣使之不怯教之義使其知方樹巨防於雄關揚
英聲於上谷知必將有能矣猾虜近多間諜苟覘知

之其又敢謀入紫荊妄言指京師乎是不為文具者
之效也靜壓以為如何景子乃肅容而起曰某武人
也敢不夙夜欽乃攸司振飭兵威以對揚
聖天子休命再拜而別

射禮節要引

射禮圖註備矣節要何為者也圖註本儀禮全文先
後獻酬終之以燕非學宮士子所可備獻二獻獲者
亦推飲宴之餘皆可省夫稽古者貴識其全習事者
宜從其便故欲諸士射盡射之道焉耳其爲飲者不
必備可也不然羨之不定其禮可終日中不畢亦殫
有力者之所憚也於是次其要爲若干節重刻之以
示簡易

端肅公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三

端肅公文集卷之一終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二

序

賀清齋老師八十三序

清齋夫子講道鈞盤之上𥙷光見素怡怡如也閲世
今八十有三年諸從遊者覩茲介福交私相慶遂從
熙明之辰共圖舉觴稱賀時與川生畢皆學之役歸
自遊梁迺得携往造焉是日也蓋紳佩咸集童冠偕
止既次起為壽有問者曰壽有道乎夫子曰某試言
之某唯唯蓋聞太上之世淳風旁魄欲誘未興生人

皆千萬歲則天完其精邈乎不可尚已其次桃源之
氓菊溪之老擅朴導和厥稱嘗數百歲此則地僻其
靈遐乱不可幾已次則有若籛鏗氏妙得養身之理
胎神種氣立命任形人傳壽八百歲不云有道豈曰
獨神仲尼論仁者大德吷其必壽書稱天壽平格詩
云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言乎其道也專其說者莫如
道家者流玄乎玄者又莫過於老子谷神之旨與不
可度其曰塞兌守中虛心實腹云者自為之士胡可
少諸自某遊夫子門見夫子泊乎弊利澹乎世味生
平與物無忤及其為內鄉學訓又不欲抑志以徇官
浩乎歸來常適其適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夫子
辨之矣此其大節也至於語言咳唾愛不輕捐安息
起居動必有節老子所謂嗇者於是乎在其以明盱
徤復豈止於耄耋之年已耶是為有道不識幾乎大
子曰仲尼有言若詩書非吾所能老子之學吾無所
授孟子言其所長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嘗有聞於
聚焉耳壽之道吾不知也某拜曰夫子命之矣二三
子識之諸子再拜曰諾請遂書以為夫子壽

○贈大叅徐鳳岡考績序

皇朝用有虞之制陟黜天下之制以三載六載九載
為三考奏績有差唐虞仕不易官三考咸舉後世率
一士周流庶官則三考間而舉之其在外秩再考為
少近復以藩臬轉相遞進則雖得滿一考者亦復少
行者卓焉交途至者突未及黔長滋草且誨起延忽
志化理者不能得一事成章所謂奏績之典邈乎微
矣某非有志竊有開慨既理臬逾月廼見鳳岡叅藩
寔遇考績既喜其應茲曠典而復與其績之不偶然

也鳳岡者督儲使也昔陽城自署其考曰征科政拙然則取民心而足國脉忠愛之士自古難之矧鳳岡之來晋也遇胡馬三蹴之後斯民遺生皇皇不堪命未能卒業賦則何從是用數年告逋負理有固然先生曰斯特斯民可與生息未可加之徵求譬之草木欲食其實必養萌蘖并其根株而悉拔貨將安從出姑緩其征已而大司農稽負租奏停先生祿先生曰吾寧缺食不可使斯民無生也已而邊臣急軍需上章請讓先生先生曰吾寧受詰責不忍加斯民以刑也生息三年民則蘇相與樂先生之生而不忍使先生竟以賦病纍屬輸輓盖數年逋負一歲而足漢内史倪寬嘗以租負課殿民憂之競出賦卒得課最古今民情之同而人賢豈有不相及哉弘羊輩非不足國稱賢而酷吏同傳孰與失得是行也知考上上尋當撫綏一方洎為大司農會計九式推此心加之生天下寧有量乎行者贈言盛美則述古人所以昭諸後也是故諸家義之舉而某不能已於言

○送司農孫東穀致政序

士君子抱藝乘時射策命中爾乃矯翼青雲揚聲天衢得其遇則然也亦曰難矣而一日偕升者殆數百人及其陳力展采馳驅累勞辭其位而請老爲逸跡於雲歛鳥還之外為之自我無不遂者末之難矣而議者有不見一人之誚何哉夫進者無不退也惟進一也而退有多端凡解組不以其道者皆不足以語榮歸也故見一人為難漢之有天下歷唐而宋若干年矣其以恬退見史冊者二疏錢宣靖之外不多見也豈不以止足之分知之者希而急流之中勇退有足多者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之道也亢龍往而不返則何以語時哉東穀孫公歌鹿鳴而出也筮仕宰鄣丘循良之政追軌魯卓洎入諫垣直聲動海内彈擊權要若搏虎然急與之角不遺餘力已乃為所中復出領縣以至為藩臬列卿義氣浩乎不衰庚戌虜犯京師儲胥詘乏乃用公為大司徒彈慮經畫中外以裕今度支南省又當倭夷為患調停供億不病軍民　國之老成斯民所仰以為命脉其祝以耄期不倦如畢呂之在周則可也乃公曰功成名遂身不

知退豈可使龍山騰笑松菊隱招乎遂上章引年乞
歸辭情懇切 天子憐其意而温允之於是歎忻就
道南都公卿咸出餞於江東門外顧相視色惆悵惜
遂不能留公也謂余嘗以僚佐侍公俾有言陳於祖
道余曰若知公之所以為高尚乎以官為家公之所
鄙而耆英之會不欲侯扶杖臨之此公志也故此行
可慕也不可惜也余昔遊雍豫之方往來宣靖公墓
下未嘗不憑式起敬意其為千古絕塵人也今東數
公固其鄉人完名全節豈與宣靖異哉是余之所樂

道而竊冀焉者也洛陽山水奇絕賢人輩出而其以
功名始終者二公為之先後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
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余敢以為公頌若夫探二
室之幽閱三門之奇尋盧鴻之巖訪王喬之洞陟邙
山以懷古遡伊闕而問道泝淏獨樂以灌花散步天
津而聽鳥則皆公優遊不窮之趣將隨其興之深淺
[illegible]自得之真有不可以意想盡之也公其以為如何
特漫書於供張之次

○賀太守王龍岡兩臺交獎序

嘗聞守令有三其上曰良其次曰能盡焉者下矣故
領專城而志經濟豈惟盡不可為雖能亦將不得其
惟良之務乎夫良者厚民之生而不見其厚民各厚
其生而不知上之所以厚猶介鱗咸若於江湖而忘
其水也不亦善乎昔余晉省恭灌公署西河汾之鄉
進士曰龍岡王文甫者歲時禮遇見其清脩雅飭易
直有儀竊奇之曰是遠器必大用者也已而提調貢
舉其弟緝在選士中遂為知舊之家去汾既久文甫
以禮部不遇而與吏部銓選為鄢陵令三年政成擢

守武定州吾邑其鄰封也嘗以公過余問其所以為
政曰棣民敝矣姑求其所以生息節其力省其費華
其一日之安是緯之日夜在念者也前代巡裴公駐
節月餘凡費不過廿金兵憲張公復不用州供應故
棣民力舒而不困可將庶幾不識又何加焉余曰善
哉要乎斯政之上也烹鮮者防其糜牧馬者去其害
蔑以加矣古道姑不論即余筮仕時監司切切以節
愛相期而有司亦罔不兢兢奉行惟謹雖於公事不
敢恣用里甲蓋是時亟惜民財上下相信故民陰受

其福邇年以來此意漸微公私寡費鮮克咨詰蓋亦遠近相習謂罔然爾何幸予之能復探本遡原力論為政之美曰惠而不費釋之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夫利者民之所自有導而布之若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故曰美也今之波民動至流離一遇水旱愀愀溝壑者蕩其常産奪其家畜者之咎也至其極而始議賑恤設招撫議給牛耕種子是激西江之水而活涸鮒者也幾能濟乎故不若安之於未病之先之愈也予誠識政本矣請終圖之念其依不妨其業全其天

不傷其心意之所加厥施斯普將棣民必說必來樂利俗成是古循良之遺也文甫曰唯唯既別數月間里安堵政聲大洽於是撫臺丁公暨河道憲臺王公各以遷秩當舉剌所部乃文甫以任淺不協與例遂交擻稱獎其曰明爽練達明敏安詳持守慎而衆望孚恩威行而士民服意固有指矣一而勸百一時為東方稱首矣賢與既騰自足與然不倦則亦將令聞不已他日授方面而惠一方入部署而惠中國此其基也漢之龔黃卓魯咸率是道家與揹受殊賞聲著於當時休光流於後世以今準昔孰謂其不相及哉撤至之日其僚若二守朱君輩將具儀稱賀以余為文甫舊知請以言揚復不遽造謂攝吾邑王二守公與其幕李君同鄉轉托以懇義不可辭乃以所知於文甫可賀之大者衍其說於篇其他稱獄訟明決賦役平均流徙歸來荒蕪墾闢祝蝗不入禱雨如期此公溥之餘事而予惠之緒應也可無縷縷焉

○撫臺奏議序

嘗謂處天下之事中原易邊方難邊方難者有識難

任之難也彼其地界華夷人雜番漢得毋叛服間不容髮而機關之隱伏昧者莫察責任之艱大怠者且避故馬援種三輔之毒鄧艾釀五胡之亂非樂有是永終知蔽之不足也若唐之吐蕃宋之銀夏苟邊臣併力豫防慎固封守不輕退棄豈令侵至涇邠延慶扤然則有識肯任受疆埸寄者腳一不可也今特能撫之者惟大冢宰虞坡公乎其撫甘肅鑒遠燭微固本塞隙文脩而武奮地拓而人舒懸鎮泰山之勢風布遐方不知顛末者勿論如安插屬番孟哈密遺孽

寄住肅州城下生齒日繁野性漸橫人畜禾稼歲被傷掠聞私計者深恐將來有主客不敵之患然當任者咸安於因循未有以為意也及公為巡撫余嘗以書問之公則復曰肅州寄番大可慮吾日夜思所以處事宜畧具但未有人任之耳後余何宜關中王肅菴儀謫肅州兵備過省余謂之曰肅州時務寄番為重坡公欲處之方求人任公真其人也肅菴曰坡公肯任吾又何辭既至纔數月番人盡安置境外矣其方畧具公疏中於戲肅州剝膚之災一旦脫然安可

知矣此地安則甘凉關中安亦可知也又嘗訪河西來人皆謂甘凉通道往來如中原坦途蓋公大作溝塹容置亭障之力其他如興學校復屯田通茶法減貢夷恤邊卒劾貪將發烽堠慎納降等類皆傳聞而未深知也茲我郡守王公綿與弟武庫郎維謙以公諸疏刻於廣川為撫臺奏議用播遠邇貴余請序始得備閱其詳余知公且知其事核宜序也初余同公為夏官屬公暇會讀古今名臣奏議及大學衍義補諸書每至一事公必有獨見辨論侃侃斷之毅然已

知公後克堪大任既乃隨翟石門閣老周行九邊夷情地險到輒劄記及久任職方籌九邊者凡熟矣是以處河西事皆如指掌非若驟得閫外者可信可疑也況其天性高明剛果過輒洞見凡必勇為即觀疏中事尚多人不及知及雖知而亦有難於任前者荷者漢稱賈誼鼂錯條邊事皆不當事任獨託空言獨充國金城方畧灼見不疑上下難之竟不動卒使先零懾服可謂識任兩至然以不遠斥數百年後段熲猶追憾焉非若公之諸疏皆社稷萬年計也文獻

斯在允為甘凉後事之師推之八鎮無不準矣欲知借箸聚米不多羨者尚有考於斯云此就撫臺而言若公經畧薊遼宣大及在本兵銓部持國是安天下者閎議無慮百千則在別帙各具茲亦不及論也

○送中丞梁鳴泉擢撫河南序

大中丞梁公之撫余東土也既躬繩墨以正綱紀已而日與長吏求所以拊循其民者條畫其政令先是東土自　國初來地賦人差確有定額官以是程督民以是輸辦父祖子孫相習靡稱不便乃厥偕者稍

役聰明以求治效蓋數變更舊法小民不知所守浸
益病其最大者百需皆歸於地公曰以地論差南方
之宜也以南政治北壅諸飲食如北人日啖餅餡有
不病者鮮矣令悉復　國初之舊民歡若更生徙道
左流民數千泛海據登萊島上既虜盜且難遣公為
休燠之令土著通市易而編以保甲使為寄民衆以
安時漕河梗阻損京儲公乃尋海道由淮入膠循牟
萊諸濱直抵天津中有三百里人未經涉則擇遼人
能習水者募充運卒可使舳艫銜尾而上皆安流堪

分漕運之半為國家利甚鉅諸所駿樹鴻猷不可勝
紀政再逾期吏率于良士兢于教農工商賈不遷其
業盜盡息民既安齊魯之間晏然適豫南撫臣缺上
俞廷推擢公以往東土大夫士庶相與欷戲咨且不
忍捨去僉曰惟我梁公畀我以生緊我父母一旦他
移之若吾民何　天子之念赤子東南等爾奚豫之
亟而齊魯之奪耶余聞之曰思深哉公之政也民之
懷也可以觀矣允若斯言第未諧　朝廷所以擢公
意乎竊聞之任職無方者人臣之義也後先有經者

用人之體也記曰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
伯之國　國制大中丞出開府監郡若無慮數十越
在四境惟備胡經粵最重其他宗人大藩糾棼盤錯
率三載遣一人所以彈壓奸萌鎮撫百姓柄誠相埒
也頃來　聖德誕敷　皇威兩訖胡粵之君長俛首
闕庭獻琛稱臣方內烝烝嚮乂　天子無外顧憂迺
專意軫茲元瘼簡二三撫臣宅乃憲其期敉功謂豫
南天下之中而中國之樞也安天下先其中與中國
先其樞自古已然何者天下勢譬之身也中州腹心

也南俯襄楚北拱京畿關陝維西彭城其東輻輳之
也善理身者腹心安而四肢百體咸奏理欲治天下
者舍中樞而騖四海九州之末難以濟矣然則
天子所以移公意在茲乎余自為理官暫學豎帶拊
循其地登二室嘯蘇門陟太行眺伊洧洛孟嘗汝厥
俗云挹三塗嶽瀆之衝故其地阻車舟都會號稱陸
海故其賦煩士嚮於詩書民樂務本故其風近淳古
所謂百二未易為撫也乃今又漸非矣宗人日蕃祿
糜浸廣加以黃河數徙工役頻興滋不堪命民病地

差甚於齊魯邑碭成阜間多𡚁黠悍嚚挺淬劒倜取
少弛猝發首難之端為心腹計者安可不擇人為也
語有之治必先求治今齊魯稍寧矣所以治豫舍公
其誰哉昔者周之命保釐也陝以西周公主之陝以
東召公主之未幾二公歸而夾輔成王今之豫即其
分治處也公殆兼君任矣公至不踰時而布德聲仁
保釐之績章聞　天子將虛周召公輔之位待公入
也豫以南能人有公哉豈惟我齊魯之民然公旋入
而位公卿必霈澤天下澤天下而先及諸近者齊魯

其首也吾民盍少須焉抑又奚憂余齊人𢘿公之行
猶士庶也繫骨於　朝不獲從祖餞後適潘泉諸君
念公教殊深介言于余以贈余故道其所欲言者復
于諸君抑聊以慰余鄉士庶之思云爾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二終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三

記

吾與亭記

葛子抱關之五月為明年甲午季春始與人事自枝
昏啓閉海山之間防道谷洞翁餘皆其暇不能几几
居內讀書用鮮超得迺屢至後圃偏察騐諸樹者使
植花木各數十本至於種蔬隨其地之宜察騐之欲
不為限其地舊有井收近之為小池生亭亭之遊舍
圃圃之魚迺時決渠迺時揉鉏迺時抱膝閒止因而

客其中尋見百植交翠各呈天巧怏怏有色若將告
語而命意者且佳木多致和禽而池之魚稍稍出遊
客乃曠然忘其形悠然遊其天蓋對之而若有情再
至而更覺有余益者矣爰構小亭俟游息也命之名
曰吾與夫自天子而至士庶未有不須與者且將渭
莫逃於天地之間而獨役之此方者邈我荼矣回將
逖㵝乎其孰與須夫舜古之聖人也方其側將與木
石居與鹿豕遊非以與之不可發而爾之德卞用
盖得之忘言者為多也吾亭既成將收天下泰時之

而吾俛仰於中非與也耶且况亭當負山而海遠而可挹登而可眺特一為之而其儇然佻褊焉急之意夫亦可黙解也已然則重有與也故與不厭多雖然輪囷離奇者吾將斧之惡其不才而擁之也也濃艶牽比者列於外圃醜其妖媚之態依附之狀也然後為君子大夫尚臣隱士蓋王公而薦鬼神者能就招延相示以道相將以義而乃有以與我也故時而遊浸而息充然若有得於亭中者客之意則深矣蓋棄馳者所不能與也時向收斂所與有欲別者棄馳亦

遠思謝去夫顯諸仁也藏諸用也德業也終始者誠也出入者隨也不變者恒也易也莫非教也而客之意愈深矣亭僅數椽夏之孟三日而成追而記之蓋七月望又四日也

望京亭記

角山關旦山為關列戍守于上臨關者稽之嘉靖乙未春余同張汝欽侍御以閱視至時鄉大夫詹子仁甫因舊讀書為角山主人携一飲以相候遂與登山之巔憑高而西望城邑盡下遊目於空鄉大夫喟然曰大哉觀也有雲深處　神京者在焉亦孔邇哉余為肅然而齊惕然而省有益恪乃執事之心復曰輦轂諸戶因以夙夜匪懈逖土之人將惟是望之繫乎夫君子足以步目日以觀心詩人之孝子所以歌陟岵也昔齊桓公進志於諸侯其於王賜則以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而不失禮而子思之論舜過亦曰遠之則有望非是之謂與侍御曰是詹子歛衽與言之意得子論我心更切然思者存乎感者也迹者存乎迹者也即吾三人者此去越數月而繼登亦信能

有今日之意而諸人之與登者非矣能知其有感而思乎蓋無迹之遺也而何以為遠人覘揭而措之其庶哉余曰俞遂命工取材於山而問㐲覓得山寺之舊積因付寺僧領其事俾為望京亭乃鳩工約不數日報成蓋翼然西向侍御于時歷諸別徼既俞余特速鄉大夫偕往落之至則意與宛然如昔日余作而言曰亭斯成登斯旅矣迹斯遺感斯思矣其為君子望之將曰是出　休命亦惟臨之敢不戒於有位小人望之將曰是深吾恩亦恐為吾之威不戢烏容其

均以寡過矣乎吾知是亭不徒矣是以徵侍御之兄
鄉大夫曰君是則孟子有言與亭始終且未以告遂用
余曰唯唯遂次序其説為記

德平縣重脩文廟記

余少遊邑庠觀 先師廟古貌危形間内風日而其
棟宇幹固簷角飛翥者尚有足以識當年傑構因撫拭
碑蘚閲其剏建蓋在元大德間達魯花赤某氏暨曰
夷朝夷人式崇文事鄭重斯役夫子之功在天地道
在人心無已時然入我 朝來所當加意矣嘗如舊

而致有今日者獨何與及讀宣德弘治間陳遠年恭
定公富平李公脩學記蓋自重門兩廡齋堂講舍暨
更建置至於聖廟則舊貫可仍而舊新構
之不足以加也孰謂歷年累百屢置者仍兜各蓋而
廟尚入德乎夫入古但廟者庸過墟里者嗟不飭於工
視其肆矣忽於[illegible]例有于民官政士氣可並觀知歟
也久矣[illegible]

亟圖廼鳩群材飭工役撤而新之不數月功成者然
我然廟亦峻列標星舊過城市退置而敞其前一時
廟貌足稱宏偉春秋享祀對越有嚴揚公之政可以
觀矣吾士駿奔其中得無氣與供興思有可發乎大
夫告予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王謹庠序之教
曰申孝弟思於是乎興於是則不負 朝家學祀天
子之意而揚公之政益可觀矣既落成學教朱公馳
簡白余謂不可無記余既樂聞而猶不能無望於同
志也為之言

西平二良祠記

二良祀者故西平尹江王二君之祠也孰祠之邑之
耆庶若士大夫祠之也於是二尹去一紀餘矣而祠
與君子異焉夫自貞風不起貪殘競作吏其上者率
以漁民而為之民者亦多蠹視其吏幸其一朝去若
有脱焉而人何思之久而不忘乎追祀之事可以觀
二尹之政矣江以正德庚辰視篆天性儉勤能耳淡
泊績日所為朔望率其屬以告於神民有纏生魚者
計其直授之由是私餽絶戢其吏無敢取於人者懲

流賊入城之變以土垣築不補壁議為磚城請於監司曰可乃以嘉靖改元冬始役塼埴之工取閑民執事於官者暇日為之薪爨則課稅之餘繼以官路朽株未嘗以財力病民城完三面之日遠民猶有不知者會銓司聞其賢歲乙酉徵入傾城郊送愛莫能留之也賢矣哉越三年己丑壬乃來值歲不足流民枕藉惻然以為有司責庚寅辛大熟請出藏糴穀益以訟獄贖罰得穀陸萬斛廼拓縣預備倉為楹五十有四貯之江之城工有緒者至是繕以三月而完在政

吏無稽牘獄無停因不事苛刻而凜不可干其諸鼓涯祠表忠義平徵歛詳會計直餘事耳而守己之介雖承獎亦不受賀甲午擢守安樂州辭以親老不赴任賢矣哉夫不過隆寒不知挾纊之溫二尹在任暨初去人德之未深也乃丁酉庚子歲荐出蝗入相食矣予遣重臣督賑西平以素蓄散之民得不死壬寅北虜入愍渾潞大河南北震于其隣　朝廷檄下繕城堡遠近騷動西平以堅城獨宴然於是邑人老稚追思二尹有若顧復之恩矣思之不置廼相率度邑南郭為祠欲歲時俎豆禨祥必以告盖大夫士賛成之而太守王子諮其倡也余聞而義之曰惠大於其遺故千譽者無功感深於所追故驩虞者為假斯舉也有古道也夫因名其祠曰二良言比漢循良也為之言以紀歲月江尹名珙徽之歙縣人甲子貢士王尹名來鳳關中富平人起家　恩貢云

崔文敏公祠堂記

崔文敏公諱銑字仲鳧別號後渠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奉　表入　賀歸途以疾乞休卒於家訃聞上

悼之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敏葬祭如例其舊從遊君都憲劉公訒趙公錦太常胡公經郎中王君與齡余君徵緒若干人咸寓書相吊謂天不慭遺一老泰山其頹宜亟求懷將非祠祀不可乎遂共謀捐貲寄在鄴者俾亭事鄭士張秀告藍經始于郡守高子繼高子曰文敏公　昭代之名世也懿範淑軌若人可依豈獨宜門下者私祀廼以事達之巡撫都憲李公巡按侍御楊公俾余議狀余嘗聞公在翰林時逆瑾擅權寵熖炙手風百僚伏謁公獨揖不從瑾銜之出

爲南京吏部主事大權奸得肆黨附成之使舉朝若
公瑾奸孰與逞哉又嘗聞爲南司成議特事與當路
不合上疏乞辨忠邪遂乞解任得議治然而歸退以
明義一時依阿澒洞有寵嗜進者有汗顏矣迨余倅
彰德公適林居見其以恩義睦族黨以禮化俗以道
佑啓後學而其在父子夫婦之義必以制閑關謝跡
若將終身而途當要衝至者若不能見見者若不能
去與論往事得失前人是非莫不暁暢原未而卒有
折衷至於方今利達則絶口不及雖問之亦不應兵

鴻之羽可用爲儀於公有焉昔大與學淵識務爲文
章與左丘明司馬子長相埒而尤獨深於道固久馳
聲海内人人能知而言之也晩年 上用薦者參帝
特起爲太子少詹事未幾轉前官 初當峕筮家言者指
句容朱家巷爲 皇祖墳基 太祖所不自以爲親
後百七十餘年孰從辨之失真非小誤也公駁爲閼
事遂寢此不可永戒反作者哉公平生立德立言所
謂不朽者固不視祠之有無然生而爲國之紀七類
所欽則殁而不往繫人之衷於無將任兹俎豆祠
之可於是二公以僉遂檄府以公門人所寓六十金
易地一區官給建宇費或有間之 趙周王若王雅
重公廼曰固知文敏當祀然即爲宇不稱亦非所以
祠也與弟 江寧邵王各助貲若干得善地於貲安
里爲堂三楹室五楹重門庖廩備某月日上告成事
蓋與宋韓忠獻祠相望云董工者爲郡丞戴文良氏
高子白不有紀述奚示來茲請遂紀之乃具事之所
以俾識歲月而系之辭曰太行嶙峋兮漳衛文津滙
爲靈氣兮間生哲人前有忠獻兮定策秉節後有文

敏兮國蔡儒珎一德咸有兮幽結爲鄰歲時賸降兮
與從同神天長地久兮享祀無湮千秋萬歲兮視此
貞珉

光訓堂記

鶴汀先生廓治先業構堂於北山之足名曰光訓先
生宦轍四方每動尊鱸思堂釐日往來于懷也時
按察豫土與川子作爲一日晤言與川子究光訓之
義先生曰先祖庵公績學儒也負志不偶老於北山
之下初以經學授良曰勤斯敏斯是予亦將不泯爾

良受命惟謹以有成立至今官是先人之訓之光其敢忘諸與川子曰念我靈不罷火日不明精不蘊金水弗煉光之從來遠矣名堂之意深乎棨不龔謔善必歸親子不忘孫任斯堂也昔曰占者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此非所謂肯構者乎夫子告曾子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然則名為大夫父亦丕顯哉豈惟先人是崇抑將永有休於來世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殆是之云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嗣朱氏者其能忘世守乎先生曰情哉請為予記之以詔我後肆余不文曷能闡徽烈為斯堂之光次其語告賢子若孫于無斁斯亦可矣若竹樹有斐如淡如攜須高而衍灑無市聲間遝之趣登斯堂者當自得之非筆舌所能形也

西朝房重修記

朝房為百官待漏之所列在兩長安門外分東西焉嘉靖年來文官邸寓多在西街故西朝房為要國有大政刑必集議於此吏部朝房先是建為正廳二楹內有隔壁會坐至不可容院具廚房脊舍庭前地而

吏不能駢肩且俱以年久傾欹乙卯之二月冢宰建安古冲李公謂少宰安陽東野郭公暨某曰是應葺脩多端其共我語諸司空時秀水吳公初至部慨然許之乃命工鳩材相宜改作正廳為三楹徹其中廚脊所更置前後以室仍舊而加葺理焉於是院宇軒豁可稱在公之制蓋季春之下澣訖工冲翁屬某記其歲月是役在先朝時或謂非急乃翁之微意有可深繹愚者記有戴星之訓禮著雞鳴之節人生務於勤耳況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子大法是義也豈無有因而寢息者乎統百官者不可無以示也夫旌旗改色則士氣精明冠冕佩玉則大夫矜步物固何潛而通之不言而信鼓之舞之莫知其然者昔以倡夙興之義而發孳孳之善則作之圖其時也宜丹書之

○宜睞園記

平昌青郊三里許有園方四十畝周以垣南臨大道果蔬花卉雜植其間中為重垣內構與川草堂後建平樓下為燕處中取迴廊其上則以眺遠列兩廂為儲侍後有土屋倚樓最後為後樂亭松竹交映森森

如也中門外依井為蓮池種分紅白既絜既清不矯不妖君子比德焉此亦物外清區而林間之別趣主人自得有不可以語人者園名曰宜疎蓋南京禮部尚書葛子退老之所也人有問者曰園名宜疎義何居也疎有三有任有闊有慵皆非美稱此而曰宜義何居也則應曰疎者對密為言也而曷嘗有定用不曰有疎淡乎泊乎勢利不曰有疎朗乎皦然心事不曰有疎快乎怡然天真予特意於是而取決於是故於園自見焉爾北予少貧居隘陋縣主給官書舍與妓為鄰日過其側了無將意一日妓為人逐至舍則令童子曳出未嘗與狎友為嬉遊人皆曰固儒洎出服官政日勤簿書務則儕進撒不能久與淹留非其宜或怍不作人又謂之俗吏事上官恭而不諂交際往來惟恂與幣至於川金則疾首不欲親厚遺者亦必返公法所在堅不可移人又皆謂之執官夫固也俗也執也皆反疎之名也予恬然安之至年益大官益高併入兩京從六卿後見亦刺候謁頻頻則善俛[illegible]遊宴會數數為親稟白問後一闕則訝且愠而尤不

可耐再拜不已甚而頓首無算謂之連拜拙性不能強從於是日見其疎而人始交嫉患中之矣及嗣峽地震閣議以閣臣擬冢宰考察六卿以應余在老病膺急之列明其為疎也及歸故里見鄉人轉互揖拜不論主賓至再至三此縟禮成風也筋力靡堪則曰簡公門不可出入故參謁不行則曰自高閒退姓名未宜取厭當塗故問候屢則曰見外不情是又咸罪其疎也人一也而前後目之者有疎不疎將乎異我夫此身於朝不可於市木不可獨在此園為宜但見田疎而碩果疎而大竹木花卉亭亭各植不相凌而自適以至池而魚游而不可餌林中鳥啼而不可就田夫園子相拗歌呼而不可揶揄而主人者亦徜徉乎其中時遊時息時嘯時臥命無客酒吟不韻詩召子美孫以琴以詠常不覺其日之夕也故疎惟此園為宜即如子言若疎狂不過放浪形骸若疎闊不過顛倒衣裳若疎慵不過日高睡起在此園亦無不可也因思夫子贊易曰慎言語節飲食曰懲忿窒慾曰何思何慮而總括之曰易簡皆疎之義也言語疎則氣固飲

食蔬則脾歡忿慾疎則心靜思慮疎則神完疎乎疎乎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乎予既以宜疎名園且將持以終其身人遂號予曰疎翁亦可也既以語其人因書以為園記

○德滋堂記

予自南都歸田料理農事將九稔始構堂於鄉居名之曰德滋蓋自吾五世祖始居此地高曾而下遞有分合以予聞知雖豐約不同而皆敦本實無以私刻害人者鄉人論忠厚孝弟者必歸之至予始舉進士

叨胄六卿之列在生物則為天之所篤矣夫子曰栽者培之言德則滋也故名以命之受滋者不敢忘所本也抑書曰樹德務滋則欲滋者尤當知所務焉堂成歲時杜會祭禰之畢必嚴族於斯舉觴為壽未嘗不念先德為後調私慶一將之盛然自始祖來辛勤五六世及予乃克享此亦既難也習俗澆薄子壯無不思出分分即底裂以予少所見故家一二縉紳尤甚今存者不能十一然則保此堂之完且久亦難矣夫宗法不立則天下無世家天下無世家則朝廷無世臣維翰之義由之鮮也其為家國之繫豈小哉予既忝竊起家為吾邑之望則法應自我立然居官祿入及力田所餘僅買地二十餘頃量以本鄉及近郭者十頃為宗田此宅與城中家廟所在者為宗宅令宗子世守之供祭祀脩理保家之用以其餘助婚喪恤疾困獎有志舉義事其為非辟淫蕩者雖貧不得顧焉宗子足以為家則宗人有賴宗人不足以為生則宗子可以相資義斯兼舉故此田此宅衆子可共而不可分宗子得主而不得易遺者論諸不孝族人

詰之鄉黨糾之官府正之必不使壞此法間有賢者各以其力益有所增則益善也有家可保而此堂庶可傳之有永矣此固孝思之則也為吾子孫者其念茲哉

重脩漢大中大夫東方先生廟記

漢平原之厭次縣後廢今為神頭鎮其西原有東方先生冢焉鎮是以有先生廟蓋歿可祭於里者晉夏侯常侍為之贊唐顏魯公書而記之由來遠矣元末為兵燹遺址僅存我　明興而祠漸復成化間參政

序君後加飾殺宮并像細君侍焉歲久復圮壞里有義人康君福慶慨焉興懷獨出家貲崇若堂室峻若周垣重門亭序備煥乎鼎新蓋始於隆慶戊辰仲春朔日成於其歲其月日又恐後不免傾隳屬余記之以詔後人余既從其請或因問於余曰先生寔癸於漢當時莫擬其倫氏到于今尊之至亦莫知其故竟何人也余曰天生奇異人也漢之武帝雄邁無前士生其特亦縱端不有非不皆有以當帝心而棄置誅夷轉時間曾不少惜多愁横發無可誰何漢殆岌岌

矣天生先生應時而出上書滿車帝讀之累月始畢既足以悉帝心而其觸機隨應飆發無方若天授神語聆之耳順心領默服思議乎衆人拔帝欲之不暇先生之止帝欲亦不暇假其學無不通而不以文顯玄於仙術而口不言仙假司馬相如鄉大彰何如也先生他諫始不諭獨延數萬假三罪人為惕息而武帝乃撤宣室安非汲長孺為分可幾者其轉移之神不可以常理知雖帝亦不知所以也武帝肆欲而不遂身為禍主者先生之力也故嘗逆觀先生隆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其跡也直諫戇諫諷諫譎諫而各歸於正其志也不為富貴寵榮而妄希冀其素也通乎天上海外之事而知其智也横放無羈陵轢萬類其挾持也一龍一蛇變化至於不可窮其原本也逢占射覆靡不奇中其餘也譴浪侵犯而暴君不能怒翱傲侮西而廷臣不知忌斯則聖人之所不可必賢人志士之所不敢望者也故曰神異人也夏侯常侍謂之其道猶龍信矣而序之所云如何不可故如何如取容明志云者則不勝其矯也豈足以知先生之自

然哉若楊雄之謂似優似直司馬遷之謂滑稽漢史之謂恢諧與夫上以優畜又皆先生之罪人也余非知先生者故不敢知而歸之神異或者以為信然也既以識重修歲月而復尚論其人為不知先生者言也

傳

○中丞謫菴王公傳

中丞王公者順天文安人也諱儀字克敬別號謫菴生傳朗不群弱冠補弟子員正德丁卯舉

鄉試嘉靖癸未進士除靈璧知縣徙嘉定選貢
州道監察御史出知蘇州未久陞以爲知撫州
尋改知蘇州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復陞山西布
政司參政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進右副都
御史調陝西按察司蘭州兵備副使轉布政司
參政尋轉右僉都御史公再爲縣令三爲知府
爲御史也按河南按陝西凡歷兩省爲藩臬也
鎭蘇松守薊寧備蘭州凡歷三地爲巡撫也僉
于甘肅副于宣府凡歷二鎭敭歷中外凡二十

有餘年公爲人闊達警敏沉密有大畧自諸生
時已諳人情世務既仕于衙書兵獄推析毫髮
審覈燭精吏奸無所宿條約有所施于民者與
民咨度必可行乃下然廉貞峭直遇事飇發智
巧所避者公毅然肩之人以是多嫉公然公亦
以是取重于時始令靈璧歲大侵道殣相望民
各鳥獸散公下車不及解衣即捨鎖棄倉貲與
民發廩以飼疫者所藉以活全甚衆奸民有窩
盜者依在于官府不敢問公廉得其素肥者明
貸其罪藉以報諸盜盜入又得盜書出信乃縱
捕人卒至獲其主即火其家盜來無所着邑遂
靖筮仕有此卓識匪夷所思也俄改嘉定嘉定
于南土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每決事僻若
迎刃郡或有疑獄輒委公公立斷無留邑中稱
平先是軍分有耗加量之三以爲常公令民輸
良粟如額而止漕譁以爲虧已公笑曰此國計
有額吾不令雜以粗粃足矣若之何益之卒如
議民減粟數千諸豪奸逋負飛詭悉攘警太

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以高第徵拜御史按陝
西關中饑甚至則疏言民所困苦請發公廩暨
羨金分麕賑之漢中守素貪黷公遇之如常出
境即論其狀
詔逮而黜墨吏喪膽焉時秦府人匿奪民田場利亡
算王爲之窟守令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荒歸
之民府中自此斂戢再按河南有陳守光守汝
陽命皆中科不粹公按之如法一道悚栗若天
家有御史然吏望風解印綬者相繼江南

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
中尤甚輔臣顧公蘇人也言于朝以爲須才有
力者乃可使于是以爲公遂有守蘇州之命僅
三月坐前河南効宗藩不法事宗室訐之
詔奪公職而吳父老聞公罷則相率數百人詣
闕留公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救復公職得江西
撫州而吳父老聞公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
人上書願留公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啗則又
相率號于巡撫侯公侯公上其事于是移公蘇

州公至嘆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淵亡可
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苦誠不能一
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擘畫纖悉縱衡阡陌
間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爲記籍率按籍驗之
或然或否恒以一縣首民宿猾不敢有所隱乃
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段編僉役而役平
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
後無不稱便者恭年化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
一部使者撫臣相語亟口至倡以激其部他守

令森立踵企不知王蘇州爲何如人也擢按察
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秦璠王艮以南沙反伐
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公笑總兵湯軍福山以
與賊遇將戰公登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趣也令
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公曰可矣夜半
擊梢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亂江中盡殪功
上
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叅政守冀寧虜卒突清
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宵遁乃

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畜無兵衛者選練于
是揄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虜諜者諜知戒不
敢犯頃之宣鎮缺巡撫廷議推公以僉都御史
往公當鎮彫敝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
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于是拔才能問
疾苦飭烽燧又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
邊政一新時夏公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
公促兵迎戰俘酋百馬千降
詔旌勵賜白金文綺晉副都御史巡撫仍故公奏兵

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疏不報是歲大旱衆議
餉且乏每軍與所虜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過
稍稍剽掠公督將走之事聞
詔加切責遂奪公巡撫公雖罷而廷臣交口推公才
皆云可禦邊事旋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
有哈密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爲害公討徙之
境外肅以寧夷亦大安邊將士由是益愛公無
不願爲公死者
詔加俸一級又

賜白金文綺明年庚戌進參政以藩臣入
賀特
旨改僉都御史即撫甘肅未及行適虜擁衆犯京師
移公駐通州扼其衝公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
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公曰
軍爲掠又何求虜命禽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
市門外一營大譟公不爲動翌日詣營鸞盛氣
以待公曰
天子遣兵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爲公保奸耶鸞忿密

中公會御史劾之論公不宜貴入衛軍所
上方倚注鸞遂遠公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
公不假藉權奸眞有見云公有吏治才凡措畫
事有法後人所罕及生平清約自持既貴食不
重肉衣不裁綺兢兢如少時常曰君子立身必
資于身者薄故係于物者輕係于物者輕故能
處芬華而不淫世以爲名言所歷覆諸郡縣民
皆思之飲食必尸祝公每守令至輒相告語曰
得毋如王公否其薦引士類後多爲名臣所劾

治俱應法當其罪辜莫有怨者退居九年卒春
秋七十有八今
天子即位厥子緘上言恭公之功狀于
朝
上咨嗟悼之
詔還公官如制加優恤焉所以惠顧勞臣甚厚而公
之功用是益大彰顯所著有陝西河南奏議各
若干卷盤谷奏議若干卷兵中田賦錄若干卷
論曰余嘗慕近世名卿而尚論其世蓋有慨于

才節之難云夫當國家承平日久上下恬玩斯其時不有弘才雅操之士孰起而振理之治焉以濟嗚呼若公者可少哉今考往時有上均田論者有進籌邊策者亦既剴然切矣往往格不行行矣旋廢獨公所施田賦兵戎救荒諸政咸著為令行之年久亡能易者民至于今食其賜不足觀政耶乃其抑強豪抗貴幸或以一時意氣偶有激焉及聞長老言公柔弱時豪猾谷大用者欲奸于公公曰是亂國臣恨不得挂後患

文彈治之耳峻拒不見茲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故君子謂公才與節合其家所積蓄也求之近世厥儷罕已而卒不究其用悲夫然以視諸伈伈伣伣與世浮沉者又何若哉余不敏幸以係緣從公之後受知最深因得其遺事而輯之以為傳第余所概記公言行甚都不能盡著著其章章大者以俟太史氏采焉

葯端肅公文集卷之三終

葯端肅公文集卷四

誌銘

處士田鳴世墓誌銘

田舜系故代有聞人他續苻姑不論予春漢末齊氏乃挺大節抗敵辭封磊砢以亂刪徐無之遁再見成邑每讀史至未嘗不想見其人嘉靖戊戌余服先君及期寧津田君鳴世因余舅氏請其子好禮從學余因辭不獲廼延入見其秀髯頎豐頰體貌偉殊言議斬斬心竊敬之會有能道其賢者曰正德辛未流賊

起畿輔攻陷城邑遠邇震動楊虎者以其衆壓寧津時劉令他出學官程守篆倉皇無主人為竄計老稚婦女咸俟并死程問衆可恃者人以君對召與君言君曰弗備胡敵試以口舌爭之登陴呼賊首來諭曰朝廷如天覆爾輩不幸為遊釜之魚將安逃方馬開府建議招降盍轉禍為福不然從亦宜亟引去少當決吾勝算毋悔虎壯其言貌謂不可易廼問姓名竿數斤金叉餽君諭却得解圍去數日令歸將議勞君復進曰群寇紛紛必有繼來可急繕治以待劉即與

計事𢌞其有備無何他盜果大至君分布居守相持三日夜敵無所乘亦去劉為張宴學宮延之上坐酒半劉舉爵曰危城非君何能有今日兩造氏命秋毫皆君力也敬以五十金為君壽君嘗上功於朝君辭金且曰親老矣恐被録即不可辭馳驅草止上功於是劉益重之余曰是何異古之排難解紛者將予春之世賢乎欲為傳未果乃嘉靖壬寅五月七日以疾卒好禮撫事為狀走於京邑乞銘余惡之曰若翁應入列傳不果為恐史辭銘按狀君諱紹鳴世字其先

瑄山人曾大父子榮大父友皆葬瑄山父寬童時避饑寧津遂占籍母國氏以成化乙未六月十三日生君幼服賈勤儉不懈乃家貲頗集嘗有寇夜窘其父君挺身赴難以死誓卒事賴有孝子之歎暨送終哀毀逾年以從或不然也嗚呼賢哉君享年六十有八配王氏側室崔氏張氏子五人長好仁監生次好義知印官次好禮庠生次好智好信女一人孫男六人女四人銘曰衆難洶洶視于危城君有此城靴無此城卒保其城以安于岷君之功耶孤烈英英歸于佳城孰無此城君有此城將保其城以安于形地之[illegible]耶

處士劉君德厚墓誌銘

劉於德平為巨族德厚諱溫又劉族之傑然者也於先君齠齔交嘗聞君自幼抗技不為齷齪態弱冠遊邑庠通尚書諸子若史罔不博記累為督學所許給之廩餼而往甲科之望讀書能出意見正德乙亥趙叔鳴氏來督學善擯人不以常法君以文思不合論辨被斥乃昂昂然出闢舍授徒從遊者濟濟自號五

柳居士蓋慕淵明之雅致云長子性夫能繼其志總角即名動士林尚書若子史俱得之口授余始有知先君以友君之故命余與性夫同文會會隣妓所而曾不識其門憚君之嚴也書程文課君為定之歷寒暑不使懈戊子之歲余與性夫同舉於鄉君之志則酬而義方效矣是歲飢令平凉唐公猶以科目三十年再發籍鄉人之在官者協出五百金為餽先君謀於君曰吾鄉不幸罹飢吾兩家幸以子免斯戾恐又剝之而重其飢盍相與辭君曰 吾方念之於是命余

與性夫言於厓公應如何色余與性夫固辭處乃向
吾本以義貺二子子知念鄉人仁也吾其止以成子
志取籍焚之鄉人歡呼若先君與君有以貺之者自
是見義必為若浚廢井以利居人脩橋梁以濟徒涉
葺禁王廟以便疾疫之禱祠者皆其餘也先君以余
得封贈性夫亦嘗思有以榮君嘉靖丁未再赴春闈
不第遂就吏部選通判延安府蒞考績之年可以貤
封廼君是歲痰疾作良久而甦至庚戌正月朔疾大
作遂卒嗚呼君有大志不於其身顯既云詘矣有子
能官可以褒封而亦不待君之取酬於爲學海哉性
夫既奔訃將十一月日葬君於城南新建之原乃以
鄉貢士胡應徵狀請余銘誼出世講又曷可辭按狀
曾大父伯通大父玉父釗先母楊氏生母李氏同胞
者五人溥淵澤泮君其季也娶張氏生性夫名本元
側室李氏生子深亦知志學孫男三人長科學生次
第增廣生次甲從蒙師孫女五長適李如金次魏忠
次聞東衡亦皆邑庠弟子員餘幼曾孫一人科始生
嗣續姻聯茂矣哉銘曰於惟劉君殖學而文於時不
遇終晦其身屈信相感宜茂後昆源委流通枝幹乃
因表茲佳城鬱鬱弗堙銘諸貞石左券斯存

衍聖公夫人張氏墓誌銘

自先師夫子之封其親墓曰不可無識也而其道足
陵季子之墓亦曰賢者不欲其泯泯於苗草也是故
誌銘之興也有其義矣其宜為者賢者也貴者也有
關繫者也無間於婦人也衍聖公先師之裔孫也其
夫人卒乃以翰林檢討洪君紹儒狀來請銘予有鄉
曲之誼矧夫人聖系所託其曷可辭按狀夫人姓張
氏　昭聖太后弟故建昌侯延齡之女母崔氏駙馬
都尉京山侯元妹也夫人生於貴戚儀性端淑恪遵
姆訓讀孝經列女傳能通其義先衍聖公成巷聞韶
為厥子今襲封公貞幹聘為配及笄歸闕里實先師
六十三世孫冢婦也既成婚公以疾太夫人衛不違
家事事無鉅細一以委夫人內外井井家人咸宜成
巷公薨令公嗣封夫人相祀事惟謹奉太夫人甘旨
親備必得怡顏辛亥歲
萬壽聖節公入賀禮成聞夫人疾亟圖歸訃至公

悲曰毋失色養家失壼範吾侈勝內顧之戚乎促歸
比再至亦匆匆輒辭去夫人所繫之重槩可知已是
烏可無銘夫人卒於辛亥七月二十八日距生正德
辛巳年僅三十有一卜以其年某月日祔葬孔林祖
兆
朝廷遣行人方正脩諭祭中書舍人文希儒營其葬
事厥禮備矣子男一人尚賢工部侍郎某公之婿也
女一即許聘梁內翰子某銘曰於維夫人生而戚里
歸而闕里貴鮮儷也而厚命於天生而稱淑女也歸
而稱宜家也貴弗有也維夫人之賢矣所厚也賢所
助也是宜福祉之全也胡乃年踰三十而弗延於維
夫人豈賢者不必壽而豐於貴者或嗇於年邪然而
胤祚攸託世系有傳此將世夫人之賢而天之所厚
者固終弗忒也邪孔林佳兆徽懿衍焉與則格斯永
妥九原

盧室葛氏墓誌銘

葛氏字修儀吏部侍郎某之女南京尚寶卿盧宗哲
子州學生茂之妻自齠齔許聘後各從官一方嘉靖

三十年辛亥夏某以巡撫河南都御史遷少司徒攜
家過里尋奉 命總督宣大糧餉邊務孔棘乃單車
而行時尚寶以前南京國子司業考績適至其家遂
定以八月三日迎娶過門其父乃遣知而敬戒之訓
不及與也儀斯是用欝中十月某改吏侍還京遣人
迎茂偕儀來途冒風寒至則病矣而猶有尚寶之轉
當隨而南儀以病不能與沉憂復劇榮衛寖消諸藥
無效今壬子三月六日卒于京為婦僅八閱月病半
之距生年乙未甫及十八歲嗚呼哀哉憶其童年端
凝靜默漸長益聰悟敏恪重恥持範奉祖毋父毋愛
而敬視飲食惟勤父病血虛止飲常親醸醞勸之與
兄引生睦而恭處其嫂溫而惠兩姪昕儀授之書史
各期成誦無厭倦容待女婢慈而肅無敢狎侮者而
亦竟無怨也即此女德知必能盡婦道不壽至此抑
孔子所謂命矣夫也耶茲以月日歸葬於安德河東
之原先姑之側其父既痛其不壽乃圖誌其懿行于
石銘曰嗚呼脩儀吾不聞汝言矣默度汝心不見其
父而歸汝念誠深逝其從夫以南汝憂復作損肺腑

胛覺類而身婦德婦功未及令閒茲當落落於荒原
矣何慰汝魂吾欲汝懿行之不沒兮託之貞珉更祈
永保於后土兮鑒此文

密雲令尹君暨配孟氏合葬墓誌銘

尹公於嘉靖甲寅九月初十日卒於家二十七日訃
至京師其子御史廷痛其不孝求訣擗踊特至齊衰
之前日持其同年給事中丘檊所為狀來請銘御史
舊以相知其為郟縣入　覲嘗見告曰父老庭乃遠
遊迎養不從求歸不可柰何色甚戚余曰盍仕無歸
義親悅能其官爾矣必朝夕左右為未幾徵為御史
則又曰例得請告將圖之余曰是進初昇予言未
効忠而亟歸非宜恐亦非乃父志也姑待已而聞訃
余嘆曰天不慭遺一老以玉人忠孝至此嗚呼傷哉
既嘗知其然銘胡可辭按狀公諱天民字宗伊別號
覺齋濟之肥城人也大父綱卜居縣西北蔡村置田
四百頃積穀能施一方賴之度歲無饑允若父鳳
有世德孝而好禮娶蔡氏生公幼穎敏讀書心解乃
過十二三即能為文長益大童無不思致亦容大父

鳳奇之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十九庠餼從學性仁厚
孝友事父母起居供饋必敬必親待弟天弘極其義
讓同居者六十年天弘偶欲析居公不能強乃以其
產悉與之獨取故宅偷者各一天弘感泣至今邑有
兄弟爭產者未嘗不舉公以愧之也與人寡怨平生
不見矜忿之色故邑人少長咸無間言嘆不第以
正德庚辰貢於鄉嘉靖辛卯授順天容城令在位
年荒道殣相望公賑恤愛養為之多方民以不病大
加樽節甲會錢一月計不過往時一二日費接遞
里有馬公意僻邑用馬有時特免設至間用暫顧以
充又省費十七八民益稱便先是民饑無聊相約以
酒醴詣富民貸錦家借貸不從以先曾被盜遂誣諸
人錦有中官勢能囑上司乃六十餘人皆抵罪公至
廉知其實竪為昭雪卒取其釋特久旱而雨人謂伸
冤之感云撫按如王公大用開人甘棆交章旌薦語
有守潔民字乘公任勞等與方議考績擬以內艱解
任民挽留不得乃相與竪去思碑詞行邑求賢令公
獨稱首也服闋遂高尚不復出優游林下者二十年

平爭息訟率僉周窮鄉里薰化有古陳太丘王彥方
之義嘗涤時恙邑里百餘人為之請禱咸願減算益
公既愈其耆年者二十人相與釀酒為娛月望一舉
謂之尹公會卒之日遠近悲悼哭聲不絕嗚呼生樂
之死哀之所謂鄉先生者非與距其生成化丙申享
年七十有九配孟氏某之女端莊淑慎能相夫脩自
男姑以及姊姒婢僕無不咸宜其佐公務學朝夕暮
火省視惟勤生男一即御史延登庚戌進士第女二
一適孫應元一適羅士傑俱邑庠生先公卒嘉靖

乙酉四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九其年葬於清河之
西北祖塋繼室張氏生男二進為邑庠生遊方十歲
女二一適張崇吉邑庠生一幼御史將以其年月日
啓其母兆奉公合葬於是乎銘曰迴波濟源而匪駿
發取何約兮培厥深根而吏泚之道何綽兮德風鄉
邑是薰是流可敵濟兮歸歸我銘斯不落莫
兮

郭遜言壙記合銘

余友郭文象氏三[illegible]父處士君匍匐泣
涕曰予父生無爵死無謚如其處世無關誠不忍其
與異異者同腐也余曰孝哉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余
將奚辭昔榮啓期鹿裘帶索而行歌厥明自寬之道
漢陰丈人抱甕出灌而不為機後世乃知機心之可
薄志也曷可已乎按其經直　文華殿中書事鳴臚
署丞文郁所為狀處士名許字遜言父洪母王氏兄
弟十二人君行三直　武英殿中書事諡之孔也幼
而簡朴無妄語笑長益純固世之紛華習競無幾微
入其心者嘗入市誤遺齎金若干為備丐所得有能

指者君曰彼貧可齊竟不追他日又携僕入市有醉
遺金者僕得之君即令還曰非吾有也比歲北虜內
犯臺檄郡縣繕城隍民患艱於取土君乃畚以宅後
地八畝城完尹義之用諸生禮為鄉飲賓介余厥見
鄉人怙其強宗者管里鄰挾官府逞忿備訟武斷之
狀悍然君固恂恂埋農終其身與物無忤庶幾有恒
者耶配張氏邑之女也孝勤宜舅姑溫恭宜姊姒愛
其子姪不忘戒之務耕務織克相克隨真處士妻哉
處士生於成化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二十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六張氏生於成化元年十一月十有一日卒於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八亦云壽矣子二人長即文象邑學生次文粹女四人孫男四人鏂錦鍒鐸曾孫一人衍慶銘曰於惟郭君[illegible]乙世紛似朴此淳無懷氏民是追不群寔漢長[illegible]余銘諸珉以告爾後人

河間府通判[illegible]君墓誌銘

君諱佝字君需別號[illegible]東郡莘縣人曾大父貴大父澤父璉俱有隱德家[illegible]業農璉娶左氏生君始刻

勵向學嘉靖戊子領山東鄉薦余叨同榜得識君數日追隨見其無矜色無縱志意其為人必也養深而積厚可以大顯無疑然竟限於命五試於春闈卒不第壬寅春始謁選銓部補任丘尹其冬余自儀曹出督中州學政道經任丘入其境農恬恬然壄於野商于于然出於途及至其庭徒史整嚴靴朴寂寂然無所用昔孔子至蒲不見子路而亟稱其三善君之為理庶其近之邑當南北衝又貴官大族甲諸畿輔君約己奉公興利剔蠹不費繩削而豪猾不逞不失送迎而僕夫不瘁庶事井井然興邑號為治獨鄉官王事王聯不孝為父所訟君謂敗倫傷化不可以貴免竟寘於法於是民益知憚而德政成矣乙巳督浮圖峪邊工獨早完巡撫商公上其績得蒙花銀之賞既滿三年陞陝西鞏昌府通判百姓遮留攀號者塞道及至鞏昌政績方著丁未歲當考察追署其考者漫為遊語遂以先任調知定興縣是當西來要衝君以任丘之治治之裕如也己酉歲王聯獄中上書遍誣平生怨者達官顯位以十數君被逮人皆謂禍且不

測君獨坦然曰天日不無豈使不孝惡人得傷善類已而果獲昭雪還官同年郭公君弼總督宣大遣牙陽和大同總兵倉卒出塞戰歿言官論總督不援為罪於是君弼被杖謫戍陝西檻送偵候者交切一時知故避無敢近雖君弼亦恐累人定興固三輔伊邇地君獨慰留延醫視其瘡至旬日保無他恙始資送以行盡曰友道固在急困因是而得罪無憾也嗚呼此豈薄夫計小利害者所可同哉明年督餉王公廉得君才薦以理餉遂陞河間府通判理餉密雲定興

之人又復挽留如去任五日及至日痛華商人常例之弊會計軍儲出納惟允甲寅之秋北虜以數十萬入寇古北口勢震中外督府楊公惟約所集甲士與虜相當獨委君以餽餉之任君極力綜理戰守凡五晝夜而士卒無不宿飽者兵威大振虜氣遂奪乘夜遁去邊賴以寧督府上其功復蒙花銀之賜乙卯歲前督餉王公再督薊遼以故知君特見倚任君亦以知己之故殫其心力轉餽不絕乃過勞傷脾遂至不起嗚呼此謂以死勤事之人成其死而後已之志非

耶君生於弘治己未三月十五日卒於嘉靖丙辰二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氏先君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東作禮部儒士次東里庠生次東方俱王氏出次東海尚幼爲繼室趙氏出女三人長適德府典膳蘇仲華次適楊灼次適李應春俱邑庠生孫男一尚幼孫女四人東作以某年月日葬君於城南祖塋之原持鄉進士朱邦英狀來請銘余望其衰經㷀然愴然而驚知爲君故方期轉一秩以酬數年之勞而溘焉如是可勝忉怛按狀所云大都謂君外不矜耀內有條理不失色於人不失言於人其應退之操任繁難之事家無餘積而雅好施與融融怡怡秩秩侃侃以余所槩君之平生常信不誣嗚呼於此不銘以詔後人誰則知君者但余昔侍銓部有作知君之素屢以爲言而人不信今君卒勞瘁奔走邊隅而死今雖有言其又必後人信之耶雖然亦不信人也自信者余也余言余信而已他日有信余者必信君也銘曰逝矣田君可傳匪逝於初舉也識其氣於治劇也識其利於理財也識其操於懲惡也識其義於敦

友也識其心即其餘也可以克其類銘茲佳城以告不匱貞石與存何千萬歲

贈翰林院檢討殷君暨配太孺人郭氏合塟墓誌銘

濟南故處士贈翰林院檢討殷致瑞卒之十八年配封太孺人郭氏卒其子翰林院檢討士儋正甫將以其幽扃合葬以其友長史許邦才狀來請誌銘余瞿然曰何爲至此言無文不遠翰林固斯文之所歸也豈其失圖固辭正甫復曰不情不信語以士行不出

鄉東人吾獨信公故顧公之誄也既辭不獲乃誌殷
君諱汝麟字致□而別號信軒按殷本成湯子姓之裔
後乃以國爲氏代有聞人不歷詳居武定鄧庄者有
斷碑草莽間或稱將軍或稱千戶亦不詳其名字世
次至從善者於佶爲高祖避元季亂轉徙淛漢國初
復歸武定蓋能立不猥人也生六子長旺有隱德以
子貴贈審理正生五子少曰衡以禮經舉景泰癸酉
鄉試第五人初任永平司訓選授經德莊王邸績成
得璽書褒嘉進審理正贈封如例任且四十載卒王
自爲畫像製贊遂葬濟南子孫因占籍歷城審理公
亦六子第四曰晙成化庚子舉禮經亞魁文學籍甚
四方經生師之如靈寶許大司徒誥大學士讚襄垣
劉大司馬龍都御史夔皆及門士也濟南治禮者則
皆其所出娶武氏生二子長汝鵬次即致瑞君生而
穎慧日誦數千言稍長能出奇語審理公獨鍾愛之
八歲父母相繼喪審理公亦歿汝鵬則不使就學更
尠友愛亟婚即令異爨所畀惟一二敝惡君順受無
怨言然自爲生計益不能卒舉業矣數歲後汝鵬所

蓄盡友益困君損已周其乏至其臥病逆旅舍亟命
其主人問所親者乃曰有弟棄失恩遇然聞吾病必
自來會有告者君亟往省尚及訣奉其柩而歸葬恤
其遺孤以底成立時太孺人亦任病君不及恤焉韋
丘翟洪者與君友善因以季女字正甫比客濟南偶
病篤不能歸君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禮也與
至家躬視湯藥閱四十日竟死君具棺斂厝於堂受
弔如兄弟然召其子來扶柩還葬并佐其費人以爲
義足以合禮正甫始能言即教之以正口授書史凡
其能解且言動不嬉則喜甚七歲遣就外傳度所非
益不憚一歲五更至爲諸生則令取友必勝已者嘗
曰吾祖暨父若叔皆以經學顯吾獨哲坐廢畢吾志
者其在子乎蓋正甫於是亹亹君以其暇得肆力於
緯書百家之學尤精邵子易數以之占事往往奇中
庚子鄉試前數月書所居壁云兒中式必第五吾
數盡當在孟冬廼幾見之已果如所言天性和易與
人交畢出情愫笑談諧聽者忘而不厭赴人之急解
人之爭人無不感服者困窮無告則量所能濟之即

原缺第十八葉

除馬㕔代薪濬泊自甘蓋其性然余往官吏部與正
甫同閭巷見其門户蕭然日惟讀書靜坐絕不預外
事大非紛華中人心竊敬之意必有所受後太孺人
病正甫問醫於余余薦鳳䧺顧言醫之愈因詢知正
甫之能守蓋奉母儀之素也丁巳春太孺人復病正
甫乞假送東歸戊午二月九日疾大漸止甫及孺人
痛哭太孺人止之曰吾年近七十百無所歉獨未抱
孫耳死生常理何怖何悲家人問作佛事曰我通判
女儒家婦翰林母豈可徼福於空門宗戚入問一一

與訣各勉以善嗚呼賢哉謂之女中君子非乎致瑞
生於弘治庚戌十有二月八日卒於嘉靖庚子十月
二十日享年五十有一太孺人生於弘治辛亥五月
十有六日卒於嘉靖戊午二月十有四日享年六十
有八子一即士儋翰林院檢討婦翟氏封孺人孫男
一名居蓋太孺人歿後百餘日妾高氏所出向所獨
歉者於是足矣孫女三長許聘張僉事子志次許聘
許御史子炤次許聘游舉人子鳳雛兆域在膺南城
東閔孝里負五鳥山面鵲山自審理公於此首巽趾
乾以塋銘曰人生曰賢裕後光前致瑞不忝子氏之
先貴不于身由之者人竟于其子天定之因貴不及
生命也未融猶及其配偕榮可形天曷不勝錯綜其
數慶流善室不失其固幽扃載啓配郭祔止雙玉斯
瘞伉儷已矣五鳥峥嶸鵲山葱葱是依是憑永哉佳
封

松江府通判郭君墓誌銘

君諱文顯字德純別號古川余少游寧鄉司訓張先
生之門所同業者也蓋吾邑大族洪之孫詮之子詮

兄弟十二人子姪若干如文魯文炳矜君為兄先同
受學於其伯父直　武英殿中書事鴻臚寺序班諶
聲英並美而二君早世獨君績學為精思為文往往
造雋語出人意表初與今通判河間劉性天為文會
既以德郡多賢則又負笈從鄉進士王公薦遊今光
祿卿盧濬卿陝西按察副使王子才皆同門孟友也
累科未第衆方訶且終期之乃嘉靖丙申開選貢之
例不拘年資惟取行業君遂拔貢焉視常貢不啻早
廿餘年候選銓部丁未歲開選選例不拘年資惟取

身言君遂與選河南商城縣丞倪常選又復早數年
人皆嘆其異遇其佐政商城毎分理一事如捕盜備
科不煩文法無不底績時以介都御史巡撫河南王
子才以監察御史按其地相謂曰德純治才蓋當恒
惜不寄專城也固始缺令乃以君署縣事至則庶
勤茂著劇務蟄然省里甲額費十倍三月而代民忽
如失遮道而送者迨及商城壬子春余在吏部右堂
銓司擬堪陞令長者若干人君與馬冢宰萬冶齋公
閱其年資考語曰可乃擢君爲虞城令專治一邑始

得展其施爲虞當兩直隸河南山東之交民豪俗奢
大盜時出沒君立約束繕城隍節煩費懲奸悍放冗
設之夫課生徒於公先是河決虞城地多沙淤民苦
兼併失業君爲正經界且教之墾其地以種木綿大
有收獲翌年秋柘城民師尚詔聚衆作亂首破歸德
府城次鹿邑柘城皆直出入西越大梁東薄徐淮驚
擾者數千里君嘗聚戍嚴守且整飭具素善騎射身
親率武勇者習戰常若臨敵然賊諜知雖相距僅百
里許卒不敢犯虞民獨得安堵如故居虞三載獲盜

二百餘人一方大治丙辰入 覲特銓曹物色可備
東南倭寇者至君獨留意會有薦其考者有能捕巨
盜地方輯寧河北得人可恃無恐之語其夏松江府
缺通判遂擢君任去虞之日民若失怙恃攀留頂戴
呼號繞市廛雖素被刑者亦爲泣下送抵家者復百
餘人余方歸自南都與語東南海寇究非真倭以君
才力可建偉績君曰古人言成事在方寸毋今耄年
言別必悉涕吾不忍爲絕裾事何可復圖吾計決矣
遂以疾乞休人謂雲間別駕美而不就痴也余獨以

爲知幾自是晨昏奉母以家事屬弟文獻友愛怡然
又令其子鍘從余學曰此子有成吾他無所願也嘗
別業於東郭外種樹其中將與相知者往來遊樂未
就而疾作戊午三月四日卒嗚呼哀哉君母劉氏於
弘治壬戌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君享年五十有七兄
弟三人君長次文獻同母出次文學庶出君先娶于
氏早亡繼娶商河李氏生四子長鍘邑庠增廣生娶
劉性夫女次鉞聘臨邑邢良醫女次鏗聘于州同知
女次鏘聘孫省祭官女六女長適臨邑李判官子生

員協一次適蘭承差子實故次字蘭承差子鍾次字
臨邑邢知事子修五六尚幼綳將以十一月十一日
奉君柩葬於東郭外祖塋乃以劉性大狀來請銘知
君莫若余非余其孰宜為銘曰命有常乎數有定乎
其然其不然其不然其然而貴而官不得其年人則
異焉孰為之先而退而職不及其年人則戚焉莫或
可延必如其年然則儒冠刻伊一兄又可悼焉官已
再遷蹟有可傳家立子賢如德純者亦可謂克泂委
東前后堞連連是爲是鐫靈魄永安

贈漢中府知府李君墓誌銘

吳橋李孝復公以嘉靖己未八月二十四日終於正
寢將以十一月十七日葬其子憲副君懿以其親都
給事馬君汝松狀來請誌銘憲副初守同州將余為
陝右伯宜使嘗見其惇篤易良意必出其庭有敎者
家既余述職入京過吳橋乃孝復公來相候于儀質
愿進退以恭言訥訥不出口而其緼精深沉信非其
中無物者余竊曰此先民也固宜有子哉後常憶之
今往矣可哀也是有一日之知者而知馬君之狀不
虛也不可無述按狀公諱順字孝復別號存耕居士
世吳橋人其四世之先不可詳曾大父諱福貴大父
諱興皆農業父諱旻為邑庠增廣生員遇恩詔冠帶
母陳氏生子三人公其仲也兄曰顯弟曰碩公友于
兄弟常怡怡然未嘗纖芥少忤父母安之号孝友天
植云既兄弟咸欲徙居而公勸之不得乃田宅取其
下者冠帶公獨賢焉後顯碩相繼歿子孫頹落公復
加優恤為之營別業以贍冠帶公繼娶孫氏公事之
如其母親族有貧乏者量力周給鄉人相爭則以理

聲解人無不服其為非義者戒之不已則危懼之人
亦多從而其自奉儉素居處服用非大敝不易非義
非道則雖少不取雖小不為至戒子孫諄諄如也憲
副童時公自授書正句讀少長為擇師取友督正督
飭故憲副學成取高第公之教也初領同州則又考
以守己愛民勿壞官箴負　朝廷以貽家門羞故憲
副敭歷中外所至政舉人孚公之教也其守漢中時
城中有漢高常故臺遺址客至皆登臨遊覽僉謂當
建亭其上公獨以為不可曰古帝王棠樹之址豈可

坐欽非分所宜聞者嘆服其存心之慎議論之正多
類此歲丁巳憲副以守漢中秩滿得封公階中憲大
夫漢中知府時年八十矣初自布衣至為士大夫父
過鄉人無少長恂恂如也其見令長貳若諸有位肅
肅如也及金紫輝映白髮黃耇無少矜詡尊大意過
鄉人無少長恂恂如也其見令長貳若諸有位肅肅
如也歷貧富貴賤老少一節不變所謂善人有恒不
可見乎狀復謂不藉簿書能記錢穀出入數久而不
忘與人謀計事務多諒盖其餘也歲己未行年八十

有二耳目聰明步履壯健時或乘馬馳驅憲副適以
攺官歸省朝夕奉壽數月人咸謂子樂親榮人倫稀
有偶爾秋氣為恙遂不禄嗚呼哀哉然公以成化戊
戌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多歷年所益既壽矣配于氏
贈恭人先公十六年卒葬城南二里祖塋之次其婦
德見郡人孫太僕銘誌中公當合葬於此子一即懿
陝西按察司副使娶梁氏邑人靖安縣主簿滙之女
封恭人女一適邑人劉山孫男四曰如雁以生員[illegible]
例入監攺授指揮僉事次如豸如斗如墳俱[illegible]

業孫女一曾孫男一曾孫女二俱幼銘曰欲富者嗇
利尊於已不循不慳君子之偉既貴者奢後怙其家
不有不凌君子之嘉允厥真純徽誼斯惇一節肫肫
今見善人令終天年淑儀綿綿歸于南阡宜此銘鐫

明故醫學訓科靳君墓誌銘

靳君諱天壽字静夫遂世無可考　國初有諱士元
者生子有才有才生本本生朋朋生敏敏生四子其
三曰佑娶李氏生君為第三子兄弟五人德平之鉅
族也其家世業農而以敦朴相承敏為邑庠生中不

就至佑以讀書教諸子君蚤就學以疾中輟而幼能
克家凶年出粟若干濟貧其父每生日飯諸丐者更
人給錢數賞君主之其父嘗病劇諷李以守節李即
縊死以明志父病愈遂不忍再娶君委曲請以李之
妹繼父得許諾自是家道安裕甲於一邑君之力居
多長兄天助為河間王府次天振為義官君事之甚
恭弟天章早夭君治喪之哀憐幼弟天與為獨至及
父沒各欲分析君號痛勸解至於隱避不與卒不得
乃聽其所與且戒其妻盡出所藏曰予以誓無私不

可昧也未幾兄弟家道漸消及有為官累者君又赴
其急及捐其有以助之由是其家族間無不倚仗君
者君少好方書縣司應例起送禮部考中送吏部銓
授本縣醫學訓科縣令每委以事如催科演武捕盜
修理等務無不稱善名聞武定兵司取置幕下遂為
練習兵事日見親信嘗令統兵捕盜乘風夜掩不費
一矢而盜無得遁者間有陳某為盜所誣君為力辨
其人得白後以數金致謝君嚴拒之他日其人復假
蔬菜更以物置其中來饋君詧之曰前為爾冤白之

卒以賄成是我得罪於兵司也竟不受一日出差行
路見棄兒在道號泣親取抱之至夜宿旅館其家無
子請以為嗣與之仍給以數百錢為養贍之資在幕
既久言聽計行委以中軍若千夫長然君患之竊謂
上司喜怒不常而同事者毀譽無端且家失業子失
教終非善計乃懇求休致兵司愛其能堅不許君不
得已於嘉靖壬寅假公差之便赴吏部告准類題得
欽依致仕君善種植樹佳果蔬於城東二里為圃日
游衍其中因自號為林泉居士性慷慨濟貧及禮所

應為雖傾囊不吝至於非禮如淫博遊蕩諸事則絕
不肯為人有作過及相爭者談笑解紛人因改釋者
甚衆勢家強族無以阿狥而貧弱者不為侮易雅善
戲謔卒然出語有人意不及識不到而巧中肯綮者
於是達人善士無不愛且敬之鄉里老稚亦無不樂
其可近焉其家塾延師教其子孫日晚猶自課業嘉
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朔方為衣冠會咲語及夕歸漏
下二刻猶視子旭輩讀書旭退未寢而報君殁矣倉
卒無備予為之棺斂權厝正寢予自南都歸為別業

於君圃之西暇日相過頗為晚景田家之樂至親
且厚者數年一旦徃矣三徑就荒可勝悼哉今其子
時等將以庚申十一月八日葬君於祖塋之北新阡
先以邑庠生弭君承夫狀來請銘嗚呼君之賢非言
所能盡予之見有承夫不及知者而狀所云的不虛
也昔黔婁謚於其妻郭有道陶靖節誄於其友處士
幽人非有紀述幾何不淪落哉誌之宜也君先娶盧
氏生男六人皆不育生女六人長適黃東牛次適黃
登科次適王昂次為吾兒引生婦次適王應兆次適

吳有傳今獨長者存耳繼王氏生男二人長春為邑庠生早卒次昕娶楊氏盧王今皆附君葬再娶王氏生男四人旭邑庠生娶朱氏次昝次階天次晳尚在襁褓女三人一許聘承夫之子德餘皆幼孫男三人長化次代次應龍君生於弘治丙辰二月初七日享年六十有四為之銘曰於惟林泉方其生也嘗謂其不同於今及其亡也乃慊其真類乎古學未成章而知道義仕不出鄉而多幹濟家非豐盈而嚴取與位非通顯而明進退不為福田不為威惕慷慨終身吳談長逝王彥方之徒與陳仲弓之徒與

封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義叟谷君墓誌銘

公諱通字天衢號義叟御史中丞君子聲之父也以子貴封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往余為吏部侍郎時正公迎養京邸比為長孫聘子聲女以姻親得莚會公見其脩髯偉貌魁岸隆然任朴質寡言笑儼對終日不倦心敬而異之既久迺聞公家世饒貲至公始喜讀書然以經營家計弗克卒業弗侃正德六七年間盜起畿輔流刼東方所過殘殺民以武為命於是公復學武騎射擊刺之藝皆精嘗發九矢連中的遠近有聞賊聚近將掠其東鄉公迺率鄉民為義兵一嘗與賊敵俱勝賊既刼去相戒以不復敢犯邑境以寧上司論保障功公嘗以義官公曰一時赴急為相保聚則可得官非吾志也讓於同前者既鄉邑夜驚訛謂賊至則相恨惑求奔避公止之曰賊有無不可知先自擾則奸人得乘機生他虞不如靜待已而無寇人稱其有定見云賊既平公為生計亦詘黠商

動者為商販凡貿易者多以權衡欺人動欲倣為公曰如此損天理多利何為君請自為之遂與析異尋以厭商不為專崇農事務行仁義事親孝父母皆嬰風疾卧經年公視衣食甚謹至其歿如禮殯葬馬里中嘗有貧不能葬者公惻然謀於里人作社會月入錢若干取息署楮給喪家由是死者得免於暴露邑人至今有行公倡之也一日行道過崔才妻騎馬誤墮水中幾沒公急往援之得免後偕夫持禮謝公却之嘉靖七年復有盜流至海豐民走避至空其城

公獨入縣衙扶宋令出城匿高禾中得免於難時有
一婦女自賊中逃回廟民郭姓夕欲强留之公曰此
良家不幸為賊擄何可犯與路費問所往而遣焉家
雖貧處之晏然絕不以干屈於人非義財尤不輕取
有李文友者遺金於路公拾得既知其實徑畀之文
友欲以分公不肯也主縣租淵納者雖憐不肯多其
毫釐處貧時如是亦可以為難矣子聲六歲即教讀
書稍長則以閭閻疾苦官政得失誨之子聲夙敏早
成生十九歲即膺癸卯鄉薦報至公徐起着衣應里
人閧門歡呼公色不喜見及赴南宮試公偕往放榜
之辰親詣觀之既歸先衆所知中者最後曰兒亦中
矣吾夢殆驗亦不甚動色蓋其性定量弘而情不飾
溢也子聲筮仕為高陽令時方弱冠迎公至任凡厥
官政即以平日所聞者措之及有疑則問公且戒曰
勿費財勿傷人命勿恣怒酒煩其刑老稚病醉人勿
枷杖婦女勿輕勾攝子聲奉命故高陽大治徵為職
方主事奏績得　封公如其官既端笏　廷謝歸受
賀公始忻然就席命酒曰吾本農家有子能官使

吾得沾一命足為榮矣吾何以報顧子聲曰惟汝隨
分效忠顯有尺寸勳勞是吾所以報也盡醉而罷子
聲陟兵憲冀南公猶就養君上黨山西守巡官例分
布防秋於邊公戒衙門內外常肅子聲得無內顧之
慮既轉浙江參政猶欲公行公曰吾老憚遠出且南
中卑濕不宜人汝但用心供職吾家居自適也時余
長孫迎娶公以送孫女過吾縣端重有儀望之知為
我我大人及近之溫然意氣殊不有封君之貴吾邑
人雅稱之子聲辭而南公手書誨之曰當官不使有
虧心之事囊底不使有不義之財持此以往是吾同
也其居家終日杜門一切外事都絕雖親友亦少來
往敝廬避風雨田產給日用則足更不事生殖素恬
淡無所嗜好晚年益安嗇踈食布衣以為常子聲所
奉完衣卉品貯之篋笥不一少用世之所謂紛華公
蓋無萬分一有之也處俗不移在榮不炫損之又損
率其天真然耳與族人約以禮法犯者笞之族姪孫
被人毆苦不勝將以病爭圖致公曰若為此逆天理
吾先責汝矣孫悟而止衆族無敢違約者故鄉人皆

稱盛德官其土者亦曰古君子世鮮有焉公平生少
病嘉靖乙丑歲初始覺胃弱飲食少減時子槃撫蜀
用兵討叛土官薛兆乾既平轉撫荊楚又以土官黄
中叛會兵以討公屢戒家人不許報知恐亂其意悞
國事黄中平乃轉撫關中值近例巡撫非得代不許
離任候代者數月不至子槃遣人問安田始知病亟
遣醫來乃公不待藥告終矣哀哉公臨終神不亂無
所慮後事自起着衣冠扶坐堂上即逝殮之日顏色
如生蓋其志定神閒故此異常也子槃始奔歸攀號

莫及痛可知矣公生於弘治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辛
於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四議葬
於　月　日卜地於　　先以中丞楊伯謙狀来請
銘曰先君見棄不肖無分奉訣與其音容不可傳矣
獨誌其行可以徵如在吾聞欲形肖者不假筆於想
像之工惟公近親知先君詳幸隷而銘之以寫不肖
痛思余無以辭按狀谷氏自公高祖上不可知高祖
諱德明始來居海豐生良辰爲公曾祖生文友爲公
祖生强公之父也配張氏生子進暹皆早卒其季則

公先世皆有隱德至公父母善治家頗裕饒公乃
大思卓立娶唐氏劉氏皆早卒繼門氏封安人子三
人中悅七品散官劉氏出娶王氏門出川中虛郎中
丞君娶楊氏封安人中涵七品散官娶潘氏孫男五
茂松茂椿茂梢茂仁茂梓孫女五人余其嗚呼公鄉
人也先富中貧由儉而封處之惟一此固孔門之所
貴而嘆其不可幾焉者賢矣哉銘曰由貧不恥賜富
不驕依聖之鍼約而不戚樂亦不形公能之良成子
以文潔箎允武由義之方敦篤而悟介直以礎入德

之鄉尼父可與吾人斯見曷云有常厚竑有餘滔則
無斁奕世流光水灣之原有岡抱焉惟公之藏銘以
識之勒諸貞石庶幾不忘

贈戶部右侍郎維公墓誌銘

嗚呼三谷公之卒也今廿有八年墓木拱矣猶有待
於余之銘其墓耶方公按察河南時余承乏督學條
誼甚敦每相與議論多所孚契時余見歸德州四去
各府皆千里革為益数州不足制意改建府治則議
于時當事者謂無上奏不可議惟公是之踰年

巡撫余申前議公慨然奏行之今茲地為府遇大盜
不逐亂公之功也余既辱公知已亡何以遷官晉藩
去公尋惟徽藩之搆被逮而亡旅櫬歸葬葬不得如
禮余心痛之後二十三年　莊皇即位有明其冤者
乃得贈戶部右侍郎葬祭如禮廕其孫可與入監讀
書其忠義白于天下士大夫頌而慕之於今又五年
矣諸子始持知府秦君鎬狀來以銘請蓋以存禮昭
君恩也嗚呼知公之深者寧幾何人余又安忍不為
公銘耶按狀雒公諱昂字仲俛别號二谷先生陝西

三原人也雒故邑著族世有潜德十數傳而公始貴
累贈其祖佑父環皆為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祖母張母王皆為淑人而雒之門益大公夙有異
稟不妄語不好弄弱冠游故尚書平川王公門公深
奇之指以示光禄卿谿田馬公曰是異日能光吾道
者其善教之公志益奮發邁進秉華茹精盡得二公
淵源之緒虎谷王公視學關中得公喜曰此予文與
行俱三秦士子無與倫比吾當以天下士待之于是
公聲名藉藉起諸生中無不願識面者以[illegible]中正德

丁卯鄉試上春官不第卒業太學聞父病旅邸即馳
去躬進湯藥及不起扶櫬步歸關中鄉人稱孝者無
間言癸未登進士第甲申拜太常博士寅清肅穆人
咸以能于典禮稱丙戌丁母王淑人憂己丑服闋起
復庚寅改吏科給事中恪脩諫職如慎惜官秩以重
名器簡命銓曹大臣以膺重任上下交儆以[illegible]大[illegible]
亟黜總憲奸臣以光聖治起用耆舊以裨中[illegible]也
剴切
上咸采納之

勅以巡視
皇城又有慎守衛嚴禁示嚴關防諸疏皆足以振
國體釐敝習者壬辰陞刑科右給事中
欽賜大學衍義
祖德詩
傳訓
御作詩
欽天記頌
御製無逸殿碑除

龍遇甚隆矣癸巳出為四川按察僉事兵備安綿其
地遠在西南將領不撫尺籍為虛公至咸惠適宜百
備具舉二年之間邊塵不驚為刻父乚
賜璽書金幣嘉焉丙申陞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歲
奉
勅賑濟覈給便當多所全活巳矣
上幸承天道出大梁諸守臣命皇儲指公為條其乘
輿服御供應之宜發蹕清肅民不為擾是歲陞山東
布政司左參政督儲既辦兼築臨清新城功完陞俸
一級壬寅陞河南按察使癸卯晉山東右布政使甲
辰考績為天下最改河南左布政使凡五月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甫及朞月政行令肅條時
政六十餘疏若裁省驛傳以免煩費地方重大災傷
乞憐減免以安人心糧鈔有限祿米無給乞會議處
以恵宗藩改建地方以重府治革弊清戎以實營伍
修築隘口以固邊防貪官剝削害軍違法查舉將官
以備任用懃懃然永遠謨算也兩河人士方倚公為
重乃巳巳偶徼藩奏許州官公之心如皦日何所比

于守臣乃竟逮繫如京
廷杖若干放諸田里行至良鄉而卒是年十一月十
四日也距生成化巳亥四月十五日得年六十有七
嗟乎嗟乎以公之盛德無由而殃夫何故哉予非敢
私雖公即覲前後薦公者何啻數十餘人在兵臬以
練達稱在觀察以廉明稱在旬宣以仁恕稱無慮數
十上茲非其學有深造故取之左右逢原耶公孝友
天性當父之喪於江淮母之喪於
京師也徒跣勞瘁行道憐之暨承事祖父母亦以孝
稱念二叔之子幼撫育之讓產以給其乏捐內人之
裝以嫁其妹尤以友稱其德行之本又章章如是公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奏議若干卷藏于家配張氏封
淑人子三人震享復享咸享俱邑庠生女二孫男六
孫女五曾孫男 人嗟夫災于身而享于名變于偶
而寵于後猶天道也公何憾焉因系之
銘曰惟公一身天道難諶幼類壯違衍天何殷晚罹
無妄籲天何云降殃靡由善人欲瘏異世昭復餘慶
孝循徽祉其墟豈曰無因公贈葬祭錄蔭及孫鉊諭

貝石不朽者存於千萬年尚考茲文

大中大夫光祿寺卿涞西盧公墓誌銘

盧氏其先范陽人也自漢唐以來代有名人世居涞水永樂中名子輿者又徙為德州左衛人子輿生斌斌生得得生信信生經配崔氏公之考妣也以公貴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贈孺人事在顧文康公所為誌封君三子長宗儒次宗賢為　汝王長史公其季也諱宗哲字濬卿以上世居涿自號涞西公生而負俊才有奇質方六七歲從群兒戲道士遇之驚曰兒貴人也法至三品少長受里師業工為文辭諸生莫不避席迺從河間試郡丞姚公文清大器之自謂不及也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高等已而第乙未進士

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試諸進士每奏一卷輙親品第焉得公等三十人以為庶吉士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公效為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益有名當是時李文康公執政月試吉士每讀公文未嘗不咄嗟嘆賞也以故盧吉士之名大起丁酉授翰林檢討

奉迎徵仕君入都下會大慶覃恩徵仕君受錫焉既以病卒公當其舉省試時而丁崔孺人之艱至是兩遭重戚皆哀毀骨立人以為難庚子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所得皆海內知名士其後至卿貳者居十五若大宗伯裴公等是也甲辰同脩大明會典丁未擢南京國子司業會大司成缺公守篆甚久念諸生善逸大立要束繩之期不犯然遇之甚有恩義顧貴遊子弟闒説求出者即不假貸南雍至今嚴之辛亥滿考奏狀

闕下彼其時嚴公父子勢熾甚然念公留滯南中亦欲稍超擢異之乃公實不持一金予世蕃也於是大忤曰先生第還南矣吾行念之公對曰其來考績不來講遷官也嚴公懟則以為南京尚寶卿即從通政叅議居三年所迺召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皆抑之也丙辰擢南京太僕寺卿寺故開府滁陽滁陽者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居是則載酒吟嘯以為常公至迺日夜下計郡邑問馬蕃息狀寺有贖金二千或謂公內之例也公咲曰豈有懷金盧涿卿哉乾

不內也戊午召為光祿卿故事光祿上供品物皆權長安中賈人物然不時予其直積負以萬計賈往往破産及公索之藏中逦故有羡金非乏也則詔其僚曰夫饒人而不予直是縣官紿賈人食物也是主人使僕張空券入市買也逦大發金悉償之當

世宗時光祿費鉅公一切裁省諸中人不便謀所以

中公

上使使往覈之乃知群閹所為卒如公規畫大省矣乂之推為戶部侍郎嚴公嵩中持之不報已未朝正旦出至里第遂病痿痺不起則上書請告以歸公自登第至是僅尋二十餘年官不出寺卿而故同時諸吉士致位公輔者相望然公處之甚適也及罷歸里中治舊第築室隙几設關日偃卧其中有賓客故人來則彈棊對話倦則從卧終不請謁守吏即四方客過其門未嘗不見其下揵也平生所著述甚富然匿不自名一日取其文二十卷焚之予茂從外來望見叩頭流涕公曰雕蟲小技古人乃從[illegible]歟何至悲也自是無存者矣公生於弘治乙丑二月二十一日以

萬曆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正寢得年七十歲公為人嚴毅方正不可干以私然與人交出肺腑相示其天性孝友篤過先忌常於邑流涕竟日至白首不渝先人遺産悉以予兩兄其家遂無所有天性故有節帥公諸生時嘗過之帥見公冠敝適有新冠而易公重違其意為坐上一著髒酒仍著故冠而去其介如此後罷光祿還也發槖中裝餘四十金則召夫人及茂示之曰此吾二十年宦裝可中分之矣夫人郎君相視泣下公顧甚自喜也茂績學有聲又善治家後居積頗饒凡公病卧里中十五年不困乏者茂也茂亦有操行伯父長史君病且革呼茂畀之千金茂謝不受也公喜曰真盧濬卿兒公配譚氏繼劉氏俱封孺人再繼魏氏魏孺人少而當公病及卒公大慼慟曰吾悲其相敬者十年而卒夭也子一即茂太學生譚孺人出初娶予女早卒繼高氏都指揮洪女孫男三永錫郡諸生娶紀氏按察使公巡女文錫聘孟氏貢士泉達女玄錫幼孫女一適生員張鳳翥忠副子順男曾孫女一幼于時求省撫按公重公鄉賢為

請卹典得蒙
恩給余葬茂將以其月日葬公于城南原衛水之陽
與三孫人合爲茂以方伯程公狀來請銘余與公同舉
于鄉已又締姻相從往来甚數今公已矣余其曷忍
銘公然竊悲公有大雅君子之行若[illegible]而竟不
得由清要貴重之階人耶命耶余不[illegible]銘若銘曰
嗟公乎嗟公乎軫稜稜兮轂轉與淵[illegible]兮深則[illegible]
我長揺兮人利趨誰不足者誰有餘[illegible]濬卿兮所
居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四終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五

墓表

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田公墓表

公諱壽字宗仁號松軒東郡聊城人也田系出有虞
周武王封胡公於陳後有公子完者避亂奔齊以字
爲田氏八世孫和因有齊國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皆
可爲子孫封邑散處地也然則東郡之有田氏宜矣
漢以後世代無可考元末有田子實者居然上著入
國初編氓在城第六甲長子文質三娶生八子行七
曰茂則公之父也世業農皆敦本實至茂乃行誼純
固爲鄉人所重娶李氏實生公幼而穎異與群兒伍
獨不好弄常默然端坐或畫地作字其伯父潤奇之
稍長即受學焉博極群書無綜六藝天順丁丑補邑
庠弟子員文聲籍籍領大比不第而以歲次應貢成
化甲辰上春官特年方三十四壯歲博學猶可需大
就乃以父老失明家貧缺養遂惟受祿於官致之於
親其先宗人有言遂謁銓曹就教職初受山西崞邑
司訓廣昌古飛狐地今爲邊鄙邑人鮮知學公始教

以經術諸務數年之後士知向學明經爲文漸比中
士矣諸生有張麟者貧不能爲生公憐而贍給之張
因奮發有執事公猶其父然秩滿將授江淮永寧地
近廣昌公復以其教教之七月而丁外艱今永寧誌
載善教者稱公焉服闋復除廣平之永年上有張方
者年逾三十而無室公爲出金幣娶李氏女後生子
名田賜以志不忘此出師生職業之外所謂恩義兼
盡者與復以例調陝西之兩當教人不倦四易地而
皆然司訓之銜卒不得以序吏公賦歸來恬如也林

下十餘年以養母課子爲事暇日則共朋友觴咏鄉
人忿爭者語言寬譬無不愧服貧不能自食恣與無力
舉者極力周之清淡自居鄉豪雄長勢利則避不恐
見蓋其介性固然其居父母喪以禮鄉人有則而效
之者正德甲戌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平
生績學植行德義不愆祿養不俟於強仕一官不及
於再命此可謂厚於積而涼於遇矣嘉靖甲午乃以
子濡貴　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已未加　贈中憲
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併存歿計則公非不顯者雖

逮若遲終歸與蒼天之道豈可淺測乎庚申之春濡
以太僕卿在告十餘年矣偶以其兄河東運司判官
澄爲狀遣其子元休持書敝走五百里詣余曰家君
名德不偶至濡乃食報此意刻鏤諸心有年茲歲近
古稀恐一旦填壑誰與告我後人者君幸爲我表記
死且不朽余曰是義也大矣哉天道以有後代身
國典以褒贈代生人心以不朽代存具見於此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豈直可以告田氏子孫乎濡
與余鄉舉進士皆同年素脩世講之誼非不知者爲

可云辭乃述而紀之如右公二配六子三女孫男六
孫女十別有誌詳之此可畧也爲之銘曰種樹如何
三歲驗之種德如何三世見之亹亹田公學殖行成
早爲祿仕青氈以終天監其涼俾厥後昌太僕寵贈
存歿斯當此義可銘勒石維貞延瞻是崇詔爾雲仍

大明　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先祖考恂

正先生府君墓表

先祖考妣墓誌銘乃故戶部尚書蒲汀李公之文既
內諸壙中恒竊謂其無以昭於外嘉靖癸丑歲某以

吏部右侍郎考績蒙　恩命贈先祖考如其官祖妣
贈淑人既立石書街表諸墓首夫誌槩生平大節也
寵榮身後新　命也其謹備舉而悉其辭於碑陰先
祖考諱智字公達遠世失所傳聞今斈中始祖諱士
能高祖諱亮曾祖諱友才配曾祖妣鄭氏以景泰甲
戌正月七日生先祖考世爲德平人業農家積頗啟
先祖童時即有志讀書十三選入邑庠十六補增廣
弟子員弱冠食廩餼肆力於學凡孔孟所傳諸書無
不成誦經專治易每行路必取一種書默誦一通辨

義爲文頴敏出衆督學陳公臨試命唱易題求而往
明也致意於節其句讀辭旨了然易士皆知而陳公
亦稱善學務躬行不詭不迂爲一時士望其居家孝
友備至內外整嚴日用稍能自贍即以祖遺產與二
弟踈財好施族親之疾困爲之救療死而葬以棺者
若干人友人高恕衣冠敝不能自給祖當守制遂以
完衣冠給之又有徐珍者以廩生死河南省吏失意
無聊而赴役苦於僕債之資乃典二家爲贖且遺我
人送之汴後世寒賤勢利間者不必也視之何如此

非必取法仲由而意固有似矣邑令李公恕重其爲
人延以教子祖辭以公門之難李乃遣子就外舍至
其有不率教鞭朴與諸生等師範肅然易曰匪我求
童蒙而濬臺未嘗至偃室義無得也嘗有從姪婿王
總爲富家張某毆死欲以賄免先具若干私餽祖曰
此事吾不與知惡用此爲困邦之因戒二弟亦不許
受事已其家祝且頌者至死焉所謂見得思義此其
一乎行履純固而論議秩秩有序故鄉人又稱其能
言應舉數不第以弘治甲子膺歲貢鄉先達顯者勸

之就教職且言可得膴地祖辭曰化道久廢盡職爲
難吾不能仍爲一秀才他日倘得寄一職庶幾惠匹
夫匹婦吾志畢矣候選至正德戊寅除授鳳陽右衛
經歷軍政弊弊久矣此官徒爲指揮代罰初決意不
往既迫於親識勸促不得已一行至見指揮宋洪壞
衛事已甚而鎮守中官丘某虎苛狠貪非法責辦官
屬屏氣祖謂我父曰如此奉職不可能而必忤禍且
不測何以官爲遂懇求致仕計在官不滿三月事在
留守沈某主行嘆曰一生辛勤如此而休似可無許

然見幾之作何可留也怡然歸居數月而沈亦致仕人之
謂成於有感也候選及行路之費家貲爲空蕭然田
舍間惟我父力供饔飧引養引恬澹無怨尤益崇素
履表正鄉俗閒出視農畝則課我讀書四書周易皆
出口授一日謂某曰吾之資者一生竟未得科一人一
物嗣吾志者汝也其受人而刻諸骨者汝必欲脩不敢
棄忘先祖之教也嘉靖癸未六月廿五日以疾考終
享年七十官師友徒不忍泯其行僉謀易名曰恂正
先生焉配祖妣張氏其父安爲邑巨族母宋氏詩禮
家風有內教祖妣賦性恭勤簡肅工織紝孝舅姑慈
子孫恤童婢其相夫子始終相敬不以未嘗富貴萌
纖芥嘉靖丁酉九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三時日前
知期功衰布粗自定給賻目如就寢然先祖考妣
美謚德生無封爵之榮禩後五年某始舉進士祖妣
歿又十七年始得並露此　贈泉臺可逮亦何恨乎
述言加石以告來裔亦以見其食報之所自而爲之
辭曰肅肅我祖含德爲儒躬礪行悅道敦舊解衣
衣人以業業見校庠服義終老稱官出身貢途授官

經衛闡許武撰分惟有退讓初服生計已荒我父
善養其困乃忘嗟某曰來詎及予懷予志未畢嗣惟
汝哉某跪受命夙夜在膝口授一經是肄是習既歿
五年某始登第祖妣見之亦不及貴負餘二紀
恩命乃溢由本達枝百年之宅焉陳辭於石既慰且悲
允我後人尚克培基

大明福建按察司副使閒菴馬先生墓表

先生諱津字宗孔其先東平人五世祖良洪武間以
薦授徐州衛知事弟梓樹不肖病卒葬焉因留次子
仲寧爲守墓因家於徐仲寧生紀紀生蕙蕙娶宣德壬
子爲汝寧教授以季子澈貴贈戶部郎中蕙生璇隱
德弗耀寔先生父也先生以正德丁丑舉進士初仕
爲江西餘干令嘉靖初召拜監察御史已[illegible]陞大理
寺左寺丞偶誤者公[illegible]遷湖廣僉事乞歸已復起
爲福建提學副使從以疾乞致仕終于家享年八十
有四先生爲人剛介而好學閒居家孝友與人忠信
守官廉而牧民惠其過也慷慨凜凜有古大臣風節
令餘干有惠政未幾民思之繪作色故衛且無城郭民

洶洶思遁去先生諭父老誓以死守民始感奮有固
志會有乘機寇龍津驛若即捕斬以狥于時指揮何
鏜以偽命統數千兵西來廣信婁氏以赴逆集數十
艘東下先生遣兵分道邀之伏智勇士要害分布老
幼岡嶺以為聲援而身率敢死士衝賊賊披靡俘斬
過半溺死者無算蓋陽明王公軍檄始下而先生已
首挫賊鋒及事定叙功乃深自遜避不肯居陽明公
爲之悚服且下拜曰吾乃今知馬君非世俗人矣及
在臺中左以風裁自持出按山東毅然以澄清爲己

任清源故有巨璫某鎮守憑寵肆虐民不堪其毒首
劾罷之又以貪黷劾臬臣遜姓者其人有重援得不
罷先生復上疏曰遜某不可罷則請罷臣於是遜竟
罷時議禮諸臣以異同忤
旨言者禍巨測衆莫敢發先生獨抗疏申救之衆皆
爲危而先生處之裕如其義形于色不爲威惕若此
既以大理丞左遷乞歸明農本其親優游林下備極
色養日惟究心問學會當路爲起爲閩學憲以居敬
窮理爲教士既若于訓亦尋以病告歸欣然有以自

老無復仕志作樓于園扁曰崇德日群子弟于中教
以正學又築室於家扁曰內省焚香燕坐嗒然隱几
人莫測其所至蓋先生之學實體身心每超然獨得
於聖賢言意之外其監試東省主試官以所取卷請
公次定如吳公嶽張公舜臣鄭公宗臯謝公九儀李
公開先盧公宗哲敖公學楊公賢任公瀛輩皆寅而
列卒爲時名卿若余無似亦誤蒙首錄當校文時即
一一品定其人後竟如其言不爽其誠明所燭蓋淵
乎深遠矣余赴南禮部任往來過徐謁公留坐終日

侍側見先生無惰容每語及性命至談世態則蹙然
如欲吐狀勳名勢利豈有一毫足動其中者哉時生
年已七十餘越十年終老亦無他恙一日忽瞑目端
坐曰吾將復元化子孫[illegible]侍請收遺稿不應少頃
遂泯泯而逝非學有自得能然哉予嘗讀史見古人
落落著奇節而以不學見誚聚衆談道義而以僞學
取譏未嘗不嘆立身之難今觀先生淡然勢利而切
體身心真務聖學者於其誠不可及與故特揭其大
節而鐫石墓道以示後學後之過先生之墓者可以

想見其人矣若其生卒歲月及諸遺行政蹟歷履家
世著述享祀之槩則有太宰吳公之誌在不贅述云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五終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六

祭文

鄉薦祭先祖文

惟文之興應茲氣運惟氣之鍾爰有攸任吾邑閒厥
光華幾三十年矣今方當中振豈無先進吾知輙
蘄世更再造傾否以身惟孫與劉時可先登昔從事
有期君子為我生通而會逢其適孫乃正遂乎而征
一時有事者猶夫其孫也而顧弗獲過也孫亦猶夫
其諸有事也而顧捷且忝諸其首也是雖其氣之鍾
文之興也而先以及孫者決所以不專於孫也植槐
兆公左契孫右眶緣料想善人有後吾祖功德弗顯
弗露大可倒小寧獨不究嘗聞高祖忠厚傳家亦有
曾祖厥守弗誇我祖繼之書圖滿車一業終身良苦
寧加此味浸漬足成今日載循吾邑文明應會三試
若啓一舉或異堂堂東山冠乎賢輩獨謂孫學所得
幾何遡厥源流祖德惟多否則英俊多遺網羅況乎
獨占匪先胡枉萬物本天長育閒泰惟天之能人生
本祖顯遇榮耀惟祖之功用是竭誠薦茲牲牲

登進士拜官推府祭先祖文

曰爰二儀之敷氣坏品彙以流形洎小大而有定歸造物乎成能良知形兮豺獺以時祭其孰盟蓋聖人有見焉制斯禮以相成惟爵祿之為大通古今而共榮皇矣焉尸其柄大君焉執其衡夫人有命而行道祖宗無遇而代興所以子孫之躋皆其先德之凝若其幼蒙祖庇長抱遺經聞先人之浮德卒其適之會逢前以膺薦東山邇乃射策皇扃俾授爵而事事除

佐府以明刑就文事兮弗揜惕俊良兮忝崇匪所至而有因抑奚以之能憑知食報兮非誣爰稽首兮竭誠所欲祈兮敢告靈有知兮能同顧司命兮不易願言佑兮以經鑒不辜兮弗寃延厥脉兮無窮牲醴陳兮馨薦文詞告兮情呈

祭同年楊一川文

嗚呼一川竟長逝耶何天與之異而奪之速耶玉山巍巍維形魁耶和璧輝輝維德粹耶金井澄涵維學邃耶巫峽驚瀾維文郁耶嗚呼痿耶沉耶業且隱耶而皆莫之究耶恩榮進之將朝華耶皇華遣之將毳霖耶將鄉邦失彥士年榜失英賢朝廷失誠臣耶嗟其汎汎者而有怨言者耶倚閭懸懸奚以依耶在帷煢煢奚以怙耶而皆以棄之曾不以繫褱耶嗚呼先生之卒蓋太染之別署也不泥泥語兒女子而終於王事先生之志固然但念乘輿而出就木而返漠漠窮天何以憶永訣耶是來也栖栖而不能大欲終人之葬事而遂以其葬事終於人嗚呼先生其何將斯極耶昔子淵三十二而卒孔子痛謂不幸短命死矣如先生更短二齡抑又當何如痛耶雖人有言賓夜

光者時出外府則必急急焉收之天其或者是之謂而豐豐往域攸攸適歟先生亦得其常時則書圖壓空裝衣篚閉杳杳旌帛向然頓判不能不動友人之長嗟也嗚呼哀哉

代葉侍御祭嵩岳文

曰兩儀肇判上石儲精小大有定灝氣為鍾惟徒任其崭巖蓋必有羅列若拱揖之處乎者而為之宗是故地有五方山分五嶽中以其最高也名之為嵩今覩諸峯秀聳連峙掾帷斑屹然而鎮重亦岌然而際

空觀分野蓋應鈞天帝居之次祭與圖盖當四方道
里之中風雨用以時若陰陽斯其會通方且闡其機
為迎日推測之本降其靈為間世哲人之興是謂有
聰明正直之德有域民奠國之功稽秩祀而有典宜
血食於無窮是故虞舜重乎望偏漢武表其崇封其
在我　朝定奠祀於三載之候而經其下者咸義起
時祭以昭禋于之誠其也來巡奉　命設教觀風有
隱民瘼厥恤用冲職司其民惟神攸同今來主下禴
祀靡豐惟神有靈降鑒虛衷惟神效靈永保民生

○祭博野邢司教文

曰天不能以晝恒兮孰人視而不亡維壽歷其可稽
兮繫三品之為常權何為兮不能以朝陽椿何為兮
引歲而獨長城何為乎正泰兮忽復而為隍霸何為
乎朱明兮悇而凋此雞兮道固有不窮之變兮紛錯
出而無方適會逢其將焉逃兮夫惟有後之克昌公
幼犖以失恃兮慨北堂之就毀欽樹萱之明德兮更
肯構而能子夙亢志於嫮節兮又申佩乎芳芷儼太
丘之得陳兮信彥方之望里爰有季方之愈出兮是
何八龍之美衍冢宰委蛇於青鎖兮曰去天而尺咫
洵罷拾遺之封兮謂余何為乎有此雖青毡荒落以
迂潤兮吾將受以為理已而敷教于博野兮樂及門
之濟濟彼絳帳皐比之若何兮蔚然為蘇湖之比衆
方謂令子之完福兮偶何物而罹愁絲風急撼乎靜
木兮敞向往而靡留入夢知奠兮啟坏瞻山墮淚兮
壽十固將訪尼父於九天兮參顏閔而論幽循王喬
之遺蹤兮乘玄鶴以遐遊豈塵世之厭濁兮將清都
乎夷猶抑墜棺之及期兮亦取才乎玉樓但見朝馭

白楊之風兮夕稅駕於淑丘何鬼神之情狀兮忽迥
阻乎人謀安得挹天國之香兮返厥魂之變如何解
巫咸之招兮復其神而不散徒令子若孫之哀哀兮
余亦為欷歔而永嘆更內帷遠道之想像兮豈勝乎
攀號而欲見余亦知安死者之不憾兮公得期之強
半其如欲訣者之無從兮忳鬱悒其慕戀余義不獲
匍匐以執紼兮湛清酤而遥薦冀冥漠其尚有知兮
彿彷乎垂一來之鑒

○祭王中川文

惟靈太室降神長河孕秀遂舉雄詞蜚英文圃入對大庭萬言立就玉堂務筆成均教胄伻中南都司馬之右卿貳崇班鈞衡日授齒髮未衰春秋猶富揚歷方勤德音是茂聖有明言仁者必壽詩稱天保俾爾單厚嗚呼中川云胡不究至寶先收梁木中蹈哲人萎矣與情曷副矧伊遺孤紫氣在疚衆官一方半為知舊訃音來聞涕洟霑袖咽流下河後雲停忡傷心臨穴靈輀載駕有酒盈觴殽核稱豆陳之以辭祝茲遷柩

○祭孫太淑人文

誥封太淑人孫母考終正寢其等以令嗣豐山先生眷采兄弟慨罔養之方逝忽　慈闈之失恃意登堂以稱觴顧東偏而無計執蘧木靜之風天返雲輧之戀動悲化於和衷哀幽明之異世乃相與攄誠潔物用享于　淑靈之位聚爵一獻其辭曰毓淑秀兮環滁婺懿範兮良瑜巾幗貞兮四德入儀奉兮連珠爵再獻其辭曰勞雲機以夜訓兮仰地符之崇義炳花誥以春明兮沐天漢之昔波方總帳之怡神兮杖白鳩以駐世胡瑶池之速宴兮乘青鳥以升遐爵三獻其辭曰紫微之垣凉露消兮堂背之萱芳馨歇兮素輀揭兮凌晨發兮爵盈不竭兮使我辭咽兮尚歆明潔兮慰我心怛怛兮

○祭薛考功文 代李石疊作

曰蓋嘗觀化於陶鈞之內理有所可推數有所不逃其大較也然盆盎之屬易以旬月計至為太廟犧罇則子孫世守之豈非貴者壽乎錐刀之屬易以歲時計而太阿神器則歷代相傳若將與天地伍豈非物愈重則愈壽乎抑人又有言寶夜光者恒什襲韞櫝一旦移出外寢主人必倉皇還顧亟索而收之矣然必以前所見為常也嗚呼西原吾固以為世之犧罇太阿今乃如人言之夜光也乎方其窺瀾學海振藻文圃光華耀朝野聲譽滿天下吾既聞之矣迨余詳節韻上攬轡京都得觀至人聆閱議乃見析理入重玄摘言貫百家不費談而受之數至而益親也經綸弘業日政大施即斯民不幸不蒙福而自以僕願天年比曆籛鏗亦何不可遽焉見逝河勝痛哉又况生

息未延宗祀為虚夭鷄鶩多雛鳳鳥不育雖亦嘗聞何先生不限於身者顧值其變而限之子孫者乃得其常耶嗚呼哀哉窺其戸閴其無人寂寞西原將為陸沉以此思哀哀可知矣卓哉大雅足以不朽名與世存是為爾後此先生之所以異於人而足以自慰者也其撫茲中土未可他出東望河壖娄而太息不及巨卿白馬之臨追惟孺子炙鷄之義薄治牲牢拜使以行敬將於物言寫乎誠也

祭徽恭王文

曰嗚呼維我　皇祖開疆樹之藩輔屏翰天垣輯寧邦土恩紀来今治規隆古甲令昭天　嗣皇踵武中嶽奠方肇茲　徽府徽府源源爰比周魯於維　恭王頫承　聖主道徹言詮識超玄圃忠敬有聞聲光孟普磐石維宗維城維羽允愜　皇情曰予肱股錫幣錫金載錫珪組　皇春如天　王維日睹宗姓寔繁殊恩莫伉歲序在庚月躔于午稟限忽臨神逵其宇樓真歸化體正履終淮南寥邈緱嶺凄濛雲笙不返桂樹徙裳　帝聞惻悼嘉　王之忠搂情比義

賜謚曰恭昭哉　眷命終始維同其等撫巡中土四俗采風　哲王云逝攷德孰馮梁園宛在馳望雲虹陳牲設醴奠告殯宫上為　國慟下瀉哀衷

祭三姐文

曰慘慘英靈何遽至此極耶人生百年而尚不能分其一二耶方其在室言動有則舉家重之罔間于姊必能宜其家人允為婦式矣而何不幸哭于母耶汝父居官拙於謀家汝所知也為汝治裝雖未稱人意亦既殫厥力矣汝初不得一享何其賦予之薄耶驟

迫汝歸不及汝知父母誠莫辭其責矣詎意于此癸耶茲迎汝来為汝歸寧也父母曷寧徒妖我娛艾嗟嗟何及耶父而北翁而南汝往来於心勞矣非北非南守厥荒阡汝之靈又何以堪耶嗚呼脩短有時汝不幸當其奇聚散莫違汝不幸乘所之天耶人耶亦果命定于斯耶明發當歸汝靈于安德之原長侍汝姑之側聊為薄奠與汝永訣幽冥之情由是懸隔切毋娛靈自重自嬌無多疑畏明神靈祇必汝保之汝復何愁耶言出於心痛裂肝腸惟汝聰明宜必有知

耶

焚黃祭文

曰夫人生有至德顯不于其躬必施及子孫而因得以冥報此天道福善究其定也於惟我祖績學而仕懷松菊以遄歸繄我顯考蘊娉而潜惜孝廉之不舉匪有追榮曷以報德是用登我孱孫食其留貽須以貳銓考績例許封其大父母父母我祖暨考得贈為吏部右侍郎我祖妣得贈為淑人皆錫之文誥睠惟盛典茂歆幽光茲孫又叨南京禮部尚書使道過里祇薦特食宣此 恩褒仍如制製冠服化為寃章惟神有知歆承 寵命

祭先祖考文

曰祭歎而祭無有曲物有知本之明祀稷而祀河者聖人重末源之典於惟列祖代有積德肆我顯考承言克孝斯皆足以高于氏之門而抗依名堂以俟其後者也某蚤受祖教而鹵莽之力學未成早仕遵考訓而拘泥之識葉非可大顧累資晉秩榮能遊汪匪承先慶曷克臻茲茲又陟列六卿職司邦禮任為喉舌地切星辰某之所以叨竊於 朝廷者食焉甚浮是天之所以篤我祖先者佑而申之也將赴留都因過梓里義當展視松楸無忘會守讓入貲帶守具入太學蕃生入鄉學斯以療得遊銓部紳佩滿門歡動邦族統莫非慶餘也爰庀牲醴薦此明禋惟祈英靈鑒而歆格

祭任一峰親家文

嗚呼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庶可詠而告之乎竊聞古之君子其不欲仕者則于農于釣于賈于工皆足以棲跡養晦明獨善之誼崇高尚之節最若如郡有道管幼安者語之以陛綱簪華則掩耳不聞而其正行淑物未見邦族莫不是然成章復有非仕者所能及者以余所觀於公殆其人乎方公幼時嘗試一經從事於縫掖中年以抱病不作輒謝歸衣食於丘園事生産業粉欲以力田代祿養故必躬勞而節嗇自廿既而家貲充裕則又安然處之不徇世紛為誇詡態親悅其孝族贍其施常德不離與物無忤鄉鄰人負其債值若干公曰勿責也足嘗待其息亦多

矣故人無不德公者行有楷式家無違越亦可謂慎
厥身脩施於有政者矣其貽厥孫謀又能使可依爲
翕　朝端鴻儀天部將龍將㸑蔚爲紳望斯罔求士
之茂德　盛代之耆逸也夫既以豐植焉培發爲孫
榮推褒貤封例當及祖維期維順以榮以蔘望則然
矣云胡不一少頃待盧焉遽長逝耶其也向蔡公義
托爲姻好曾不及一奉德顏訃音来聞驚怛罔措兹
以佳城杳卽禮當執紼特庀牲黏用伸遣奠獨生不
能舉一觴以爲壽殁始揮一酹以招魂悲斯交集惟

靈降鑒焉爾

祭亡兒引生文

曰語云天之生賢必有所爲汝非不肖者其生何爲
者耶論學者稱博古通今謂汝非耶然而人有問則
無不能對者矣語才者曰謀王斷國汝非試也然以
之理家則井井有條矣狀節者曰氷霜烈日汝有志
焉爲義夫爲貞士知其不可而不爲有不以三公易
介之意或者其庶乎吾家愛敬敦於家庭蘭䔮成於
鄉族汝之力也抑亦可以爲賢矣發爲文章如程松

溪孔文谷謝少溪皆極口稱賞得魁元張兵憲愛其
論至出入句随不忍釋手宜得取一第也及至入場
則屢屢不遇其何故哉不遇已矣疾疢纏綿竟至殀
殁夫何惟此極也比起用也予謂當以毋老辭至再
至三可也汝謂　新皇御極父膺首召一辭可矣必
於固辭難乎其後萬一得　旨不温則舉家不勝惶
懼不如至京再斟酌且慨請随行今乃致有此變則
前言是爲祟矣天人死一也汝獨以不遇且夭且客
集人之所悲此必而翁多罪遺戾於汝不然汝無是

也然事往矣莫可追矣汝今爲神則可知其故矣惟
汝旅魂無依予亦踪跡搖搖應作何謀待遂歸便汝
尚能默贊否耶幽明離隔既經晝夜特酹清黏告以
其辭尚循樽俎之談云爾惟汝有靈其鑒歆之

祭邑侯吳炎洲文

曰嗟嗟炎洲胡爲至此極耶炎洲之所得於天者良
厚而天之所以培之者則薄其何故耶余昔督學中
州嘗取君以冠汴士意謂尤將從天池溟雲漢九萬
里而圖南者也老於場屋而竟不得以奋翼賒焉應

貢太學於君為小就矣至於寄專城為百里民牧則雖登第不是過也君亦以可償素志足効製錦之工既至吾邑聞民瘼察民隱知其困於漁獵也乃曰撤網罟去鷹犬將魚躍淵獸走壙矣於是求民之欲與之聚之恐恐然慮傷民財苦其志勞其形粗糲其食飲甘心焉克君節愛之意將至於不役一民不費一菜而後可以滿其願也嗚呼仁哉雖古之循良當亦不能苦節至是矣吾邑久困之餘得此蘇息不啻脫諸水火而入慈母之懷也民生亦職有利哉 新皇

御極詔用人惟其賢勿拘三途銓謂君必膺異擢為臺省京員如漢重循良故事孰意天不終祐一疾而奄謂之何哉往歲訛傳君調畿輔小民遂擬叩天閽願復借寇既而知虛乃已今則天定奪之矣茫茫穹宇莫從求覿民雖皇皇狂走祭之何耶嗚呼傷哉乃前亡兒旅櫬來歸君嘗悲其不遇客死以為栽培之理難信今君亦不幸遭之寧不以悲人者而復使人悲耶先母棄子吾方摧裂肝腸尋聞君訃乃更重為哽咽蓋既痛吾之失恃而又復痛吾邑民之失怙

嗚呼吾民何其大不幸耶君逝不可留民戚不可釋矣獨有德惠孔昭清操為烈是將刻在人心不容泯者志云以死勤事則祀之民於歲時伏臘家蒸嘗而戶俎豆則願君之神猶必來遊而依依於是也嗚呼君以吾為師茲病不能執手將葬不能執紼何責哉謹酌今古之宜聊陳奠賻用昭相與之情維縲然草土未應有言然當痛而呼自有不容已者是以不覺喋喋以瀆告焉或者君亦欲有是聞爾神其歆哉

祭少師楊虞坡文

吁嗟乎我公忽焉歿耶意歿之日大河流咽中條峯摧蒲坂人士咸含驚涕相走報曰哲人其萎衆將安倣也訃至京師舉朝縉紳相視慘然悼典刑之無自而余心更怛焉以戚知已之不慭遺也嗚呼傷哉公我 明名臣也功在社稷未易殫述其大槩可見者三晉樞府兩掌鈞衡武戡亂畧文致太平外之則倚之為郭汾陽趙充國鞬身萬里之遠而呼吸指顧之間席疆場於孔固內之則倚之為范文正韓魏公訏謨定策進賢絀不肖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公之

業可謂隆矣方公之存也望重台鼎位極人臣三朝中褒諭寵錫者紛綸不已百執事祇肅以儀以承下至氓隸婦女咸知司馬及九舅八蠻莫不想聞其風采身享天下之榮名綬祿者四十有七年而其亡也天子為之遣祭營葬麟閣圖其形旂常紀其謚國史書其勳公之知遇可謂極矣而公之子伯也文雅鶚薦叔也武冠鷹揚仲氏繼美于甲第季氏待舉於文場公之遺休可謂踔軼當世矣是皆足為公慰者夫又奚悲獨余與公束髮同進握手交懽已延聯鑾兵

曹意氣相許道誼相勵吾兩人之自盟誠不偶然者既而公位將相余謝朝紳萍踪渙散者十餘年而彼此之神交夙契實耿耿乎常存及余以薦引再起備員于憲臺而公奉　詔復正位于太宰同年在朝惟吾兩人始相期而終相遇亦惟吾兩人皓首拖紳出入連袂似又不偶然者未幾而公以偶恙懸車矣余日夜望曰公其勿藥耶庶幾復來乎共佐　明主而公忽棄余奄逝也嗚呼哀哉向晉陽而雪涕仰蒼穹以拊膺緘詞千里吊酹一樽昔人有言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余於公也亦云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六終

雜著

原教

太極以成性仁義以立道足乎已無待於外教何始乎曰有太極而後陰陽生焉有陰陽而後道器具焉道乘器器捴道而後人物滯焉緣道以脩之器器以至道而後至教行焉太極者陰陽之本陰陽者太極之輿道器者陰陽之形人物者道器之寄夫太極無二雜陰陽其機乘則宜人道之無所緣而立也乃理與氣互發情與性兼統不能相須以相成頗爲逆從而反盡則道器之無以用而太極陰陽之有所窮也亦宜是故至命者存乎其初者也至教者繼乎其窮者也道非命不立亦非教不行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蓋言至於命也或曰后稷之岐嶷教焉用揚食我之生而滅宗教焉用教其流發矣是不然知食我之稔其惡者以其所指而定其所成聖人有教焉未可知也教而不入又何恭也何少於教而至於以稷往人則天下之壞於形氣知覺者滋多而性滋晦矣蓋

形氣所以配道感於物而動者形氣也知覺所以發性熾於情而鑒者知覺也而所謂知愚賢不肖者皆其中分也夫盈者非變則愈高謙者非流則益下衰多而益寡者其性聖人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是故取其形氣而範圍之取其知覺而錫極之德以道之禮以督之考中度衷以和則之昭度塞違而引抑之匡直輔翼自得以振德之輔相裁成知明處當而左右之蓋曰命者性之根生者性之質命根則本同質生則分異融其異而俾之反性作其則而使之趨乎

故約情正心養性至命皆有以也不然則曰師曰弟子云者亦且濺矣而何孔子之教任冉有爲是者正仲由之所非耶又況所謂刑弼教敷者何爲者耶而伊尹之自任以先覺覺後覺者亦將爲夸誕矣雖然如是而有教也而後世之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而以寂滅教道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而以清淨教古之爲教者一今之爲教者三吾不意繼乎其窮者而自有所窮也然則當何如我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是矣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

謂教

詞

○送中丞李公帳詞有引

伏以　外臺弭節崇班聯獨坐之司中土分符雅望稱嶹峇之選渙一八之簡命增庶衆之光榮恭惟　石疊李老先生大人華嶽降神金星孕秀平原熊兆渭水漁潛踪三輔而氣五陵學柱下而才韋山萬言倚馬早誇無敵之能一日登龍罕聞有道之匹志償題柱年甫棄繻大鵬運而萬翟含羞威鳳鳴而岐山改色肆鸞刀之宰割製美錦以求工日求鳴琴初試大賢於百里風清攬轡既屬執法於三臺青襄導而正氣生白筆簪而妖氛息觀兵顏上頓移佩犢之風拔事夷門久著揺山之氣福德有在棠樹方啟適膺九棘之華遷允愜一年之願借栢烏開府　寵命維新騶簡戴途懿章率舊宗藩戚里益騰赤捧之摧嶽麓河壖應入青緗之譜襜帷春啓深仁單被於南州棨戟晨嚴明畏遥傳於北地快覩勒彝之績式占横挺之賢萬姓歡呼百僚動色㞐等久慙附驥俄墜若於遷塵載喜遷鶯願具贈於喬木恭𨇾短製情見乎辭　鮮雲流泉正舜曆太開光贊初發驛騎飛馳天章捷報臺主新分龍節尊制千旄崇建綠光襜帷高揭最好是既令行德布家恢户悅奇絶看實瑟紋柱從前輕駕就方軛太室居安洪河歛宴八郡春臺登徹都道闢西夫子紫氣東來未歇應歲早見保釐還畢調元肅說

箴銘

○名箴

名生於有所譽而毁已隨之若蹶分而取榮標特以延譽聲方赫赫衆口嘖嘖矣飛議巧詆之咎無端而至此無他胥銷於明理則然也然則名可去乎居官而砥節為士而勵行則欲晦者所不可不勉者矣

○利箴

利生於有所與而奪已伏之若貪饕而取盈溪壑以縱欲貨方源源衆窮振振矣悖入悖出之害不一而足此無他水潰於隄理則然也然則利可絶乎士仕而受禄農耕而得穫則欲介者有不得而辭者矣

五山圖說

或曰地靈人乎從故中及吉甫非嶽不生曰然未也嶽有五豈閉其數數然産聖乎天苞靈氣孔冢緜緜之厥有流行地翕靈質山川麗之洪纖迺雜貢爾是故當其處爲五嶽衆山宗之不當其處如峨眉武夷非不巍然大也而不爲所宗地不能自定其靈而況其於人乎有生民來聖賢間出謂非天地之鍾靈不可而既散見於天下風之所派氣之所萃人之所召必有是適然而非固也尼丘之體勢非可以幾太山實生至聖太山不得而先之也是故不當其處雖峨眉武夷之巨不得以爲嶽不會其靈雖太華恒衡之嶽不得以比尼丘丘尼之名亘天地自孔子始謂之人靈地可也五山上虞之名山也以五峯得名而非若五嶽之名天下也吾友陳道源氏寔生其下道源後偉不常人也秀㧞而鎮定介立而揚休即其自樹磊磊當爲我明之名世無疑是山之鍾靈也居於斯游息於斯兩靈相入賓主靡分不自知其非山也號曰五山子五山子遊宦之跡半天下時而列省時而帝京而五山居其所不遷故以繪遷之爲五山圖出時以[illegible]展玩不啻諸峯㣲施在目五山子所至無非五山者不自知其非山也與川子過而觀之得諸指點宛然[illegible]見精舍領言曰五山子何幸乎得五山之靈也五山何幸乎得五山子之名也天下後世知有五山[illegible]五山子始是尼丘之光於五嶽也或曰青亦降庭[illegible][illegible]靈[illegible]所[illegible]斯其不移而成觀者不覺其神與遊由五山子樂乎爲之說曰降山者神與之生名山者[illegible]其之能樂山者仁人之情

陶端簡公文集卷之七終

楊端肅公集卷之八

書

○與楊八泉邑侯

遠諗敝邑丈地必將完誠一盛事第此事難得下人一一體心生作征彰德嘗遇此事繩有伸縮竿有進退算有增減評地肥瘠有顛倒為弊未易悉數大抵奸猾者必利也其法莫如各里算原舊總數再於各户算原派糧總數今所丈量或多或少務要究竟所由如厶家地未滿三頃已比舊增出六十餘畝果因

尺下闊縣皆有加則糧隨地派地數多而糧亦似輕或不盡然或數反減於舊則有偏枯者矣此非為一家言也恐他人多有而豪猾者因而脫漏不能不為盛舉累也又城池官路例當開除壓無大旦之布王政已然不識今如何此事須暫輟別務遲以日月加意磨算多方査覈未可草草一邑生業所關子子孫孫著骨之征也敢為衆懇之

○與翟聯峯論虜

㕛來道邊徼晏然甚悵遠伏太行東西瀨河南北人免驚殘宜知所受賜也制夷豈無道正須良翰馬耳往歲三晉受腥羶早倚兆韓則將兵有西人歌來蘇可懸知矣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使虜人不敢入塞當不出此然所備者多而吾力亦不以常張則賊伺便之心或未全消嘗妄意彼此之勢竊謂賊入則彼勢聚而備多則我力分宜其不敵也賊之間常往牧其勢必散我往則力全加之以方張之勇宜必有捷也故乘彼馬羸食詘星散夜息之時出其不意奪其不相為救多方以擾之則彼備禦不暇或不敢

恣意近塞窺伺矣而後以守可固也不識如何戎務孔殷過辱俯念尊翰遠悉曷勝感戴其人便謹此奉與居并謝妻有贄言恃素愛耳

與孔文谷

王生來辱書教惠琢感諭旨逸則放戒則收有心之守固然抱一之常豈其須此孟子之論不動心自大舜以下則亦聖人之所不廢事也詩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之蒸豚謝陽貨而微服避桓司馬非絕不用情終不以忿疾亂吾常者爾此亦可以觀其竅矣

其妙矣別後頗學正心定志敲朴諠囂不勝榛樸則
亦委順之未嘗而應物之轍迷爾幸高明有以授我
王生還敬此復謝

與孔文谷

自從四方賢者傳語有道海內意氣恒勤夢思遐天
假之遂得執役汾墻寔當闕里以我公歸遂詔良晤
直指心法晚受純學親炙之益雖語俗人啞人食蜜
亦善喻爾更小兒許執經席前雖江河之飲淺深未
知然於語言文字之間非後阿家則亦受嘉惠不淺
矣參乎點也共出陶甄其能自昧乎離晉陽來已失
芝蘭之化然斗山在目瞻仰靡遂矧玉屑在緘即言
提其耳爾頃以序遷近秩陜右關河隔越言念為勞
不須數月而郤又稍聊矣奈何奈何初意過汾稍滯
期迫　特遣豚兒造謝可庶幾萬一乃令家累稚
種非此兒莫挈復不終能造也如何如何不待已尋
遣使上候企教盛儀併附謝萬萬不備

○與孫月岩論邊事

又不奉候有懸寤寐惟寔人過臨照為形勢不料不
兢徃往累明公僕嘗憯意謂我朝舊邊不計其常惟
以一戰論成敗不計後功惟以偶過棄干城使李牧
何以著勳偶門而韓范安得策績褒慶也此關繫匪
在一人耳虜年來侵軼軍民受生屈之殃去則將領
蒙不敵之罪是虜再勝而中國有餘恥也將何特一
邊乎可為長慨聞與從抵闕謹此專人奉候并聞道
區區惟尊亮不既

○與郭似菴論禦虜

不奉台顏計今八年矣寤寐為勞可勝懸憶邢親大
用之報知人望攸屬但邊計多端方勞經略爾推才
壯猷特當展驥雖良工獨若古來須豪賢類如是也
黠虜正蕃息來則鋒不可當明烽堠多偵料為防禦
之圖不可一日不講也備多而數不敵誠為中國之
短即數少中又強弱相雜一遇敵老弱披靡失次雖
有強者難以責其齊力也故用少莫如精程其枝力
比其器具親其什伍使其氣相鼓心相得是一當十
之類也以戰則勝自餘但令習守具團營張聲勢
屹然不可動足矣老生之談未知合宜否入覬承[illegible]

圖逭候蚤辱教賜專人感慰之甚即應特遣報問顧
力所未能謹附郤情於便使

○與高東隅

上谷得報聞我兄撫循河南心甚快慰弟離地方未
久尚不忘繫念之心中間舉事甫有端緒而轉官來
恐意見不同者又復別出新規朝更夕改民益騷然
如我兄愷悌必知弟之愚而可諒又知百姓之困而
可衙中州共蘇並河南八府一州大抵河北甚累河
南次之開封如鈞密陳留新鄭延津等處亦相類民

逃欲盡則衛輝將不可為府也汝寧南陽歸德糧差
頗輕開封如陳睢許穎等處亦相類有頗河陷溺者
則難拘常所也弟已查見分數將大為調停未及就
而離地方此所望於年兄者不淺也再加博訪將自
見之入京猶望我兄一會以悉所云不意弟至而兄
行矣惓惓之愫敬此一聞不識兄謂如何

○與連白石論脩河

往年述職得共周旋者兩月竊仰高懷可動別思承
遠教無任感愧使旋謹此附謝客歲河决為甚決塞

應多果有關運道者宜加大治至於樁帚補岸月堤
防濟年年征派河夫以為常役者似應少減河漲之
大高或[illegible]此非人力小小補砌者所能由防即三
二年門[illegible]几數徙可知矣河南因澂坐此無益之
費小[illegible]則大治反病蓄[illegible]民力以待不時之用似
為公私良便未審明見以為如何往見河大蕩人之
產買料傾人之家欲以建白又恐昔[illegible]職掌不可
侵也而中止兹敢因便煩聒率[illegible]小民不勝幸
甚

○與沈少吳論災沴

東土民獲戾於天連年降罰多方拯救不遂至於靡
孑者皆荃下更生之賜也適又為乞蠲租此亦萬不
得已者司農不肯輒從彼亦謂法必如是斯不虧常
額爾然方救死扶傷不暇豈能復完稅賦乎雖不言
停勢有必至也子姓之急所觀念之視不切已者無
惟其漫然似中間復有二府起運錢糧分派有收州
縣代徵此則危不能行者將[illegible]民貧[illegible]下所知得雖
本等賦稅不致虧負亦足矣君今代別處輸納恐非

爭公事如虎而私見不失和氣者非獨處人己之間
亦以急國家之務也況決機一陣非授成所專前事
因循則改絃宜漸理勢固然爾爲萬萬留神餘不備

○與劉安峰論賦法

人來承教賜感荷詢知欲樹循海邊相視河道此必
親見其所以難成之實幸速裁決無令小民久望皇
也東方民力竭矣非得翁賜之蘇息事將有不可測
者覩來諭懇懇固知有大造於此遺黎也顒望顒望
山東均徭徵輸舊規稱爲最善近多變更小民莫知

端倪如派糧本有原坐倉口輕重等差一視戶則雖
婦人稚子莫之或欺不知何故變爲一條鞭使書手
得以因緣作弊後又謂一條鞭難爲貧者與富人同
科乃又變爲三等銀則弊愈不可窮矣夫照各倉口
分派令人查納斗升若干價銀幾何曉然人知何等
簡易今乃不顯倉口冐然謂某某該銀幾何小民聽
然輸之無復可以查覈是與書手以神術弄愚民又
且塗民之耳目裝之囊中任其舞弄也可憐哉不窮
且流且死何可得焉此一事也餘尚多不能悉所望

尊鑒查復舊規實爲小民萬使憑便奉復謝不覺縷
縷爲瀆幸尊照萬萬

與雍鹿原論開河

恭諗節按東方士民受安堵之福寒族有家賴庇多
矣更承賜曆加儀尤感光賁衙宇以憲臺風嚴未可
輕投刺謝知必亮之適辱教札倍增感愧謹因使便
附奉復候并謝東土連歲薄收而賦繁役重百姓皇
皇即前此召募不呼而集者數萬民無樂業之心可
知此有識者所爲寒心也見今勘議開河動大衆縻

大費以懸意於不可幾之功關係非小是在臺下與
安峰翁主張何如爾西間河無慮此舉又似非急矣
幸愼重作止萬萬瞽言輕瀆統惟照察不備

○與劉安峯

敝縣地曾經丈量但見賦一番當時知縣方欲履畝
而值調任雖原委義官冊劃尚有未遍完者四界之
竄入鄰境中間之縮於奸猾而會計數目書手從而
詭沒者不可勝筭輕易者乃輙革草依數憑以派糧
閩縣加賦莫知紀極此民窮之大源也區區小縣當

征五千民已竭力輸矣二十九年縣官審差輒加附餘銀二千未審何謂急索强引豈不斷絶又常賦正收兑六千此童將所熟聞者三十年布政司分糧輒加兑軍米四千不知何從類各有定誰可偏枯此民窮之至於無聊而欲死亡且盡也大抵漵縣民性朴實而懦拙守忍身受餓寒而不敢者國[illegible]寃抑而不敢舉訟牒上司以為猶是人所而不知其精氣之奄索也以為猶是縣治而未察其井里之湮廢也若三害不除不可為縣指日可覩矣此三害者今令頗悉其槩均田之事其知力足任之所當責成而[illegible]從聳臾則在臺下之惻念分豁不能無惓惓屬望也謹懇

與萬治齋

初至南都即承教儀遂至感念殊甚近㩳即入田先附奉謝計必能達也茲謹專史上候尊起居萬福外具幣將薄敬伏惟尊照東南多虞近已騷及南都雖止五六十人然為之兆也諭謂畏途之中如南都猶或庶幾人之復何遂憶江右晏然無我公有儀將泮

渙之樂不無動遊思也并仰於溪[illegible]謂公誠歸休出當竿扶筇於龍門投壁之間今其時矣不知渠乘[illegible]之行如何也偶助人漫談為神怨之適公在真境應知吳語井凡矣并布一槩餘不宣

○與錢世倫

金陵麗地秋初清晢宜布佳品以作琴書庶幾賞心可消晦日船仙進致或饒肖應之情羽客相看足稱為儀之川將日劇於階下得算如何或時縱於雲間其適自若取之隨而北物不日備以乘軒鳴於九皐尚共識聞天之妙期以千歲應永為集表之靈受焉者乘以謝之遺鶴焉書尋報也

○與張吉山論豫郡田賦

人來知兄已至中州一方保釐有所依賴甚喜甚慰弟曾承乏此方以京所見開妥行進明不意延端來竟相繼者人自為見卒不闕有相代者大抵北方田白有賦役當在人前有廷執先生故以前方之法施之河南百凡皆出於地今之和庸調亦何所舉一行之也遂使幾人視地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累之富且四民之後集於農家古今豈有此法我南方曾行之南方十年一役北方歲歲有差何可比而同也又田賦輕重懸殊而衙門豐歉地方亦不可無論是在拊循者調停之耳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均之為言所當深味天下事不可知至於此方叢仕屢宦皆在此民之利病休戚誠所熟聞而灼見者已所欲為而不竟不可無望於知己之長兄也因便謹此附聞賢書遠屏并謝不備

○與楊虞坡

弟伏跡田間日事醫藥不復能通問於同胞諸兄久矣如兄情切者亦復無一言上候罪何可贖視稼晚歸忽承惠教遞及且喜且愧捧讀所諭皆如面談足代良晤也然藉何如弟嘗嘆此生虛度將同腐草所冀諸兄有能為國家宣力使人稱以為已丑有人斯亦足矣故於兄之膺聖眷建殊勳竊獨慶幸也如以重臣處外往見起汾陽於居家即日就道用萊公於北門鎖鑰獨堪振古之英率多繇此向者經畧關輔為京都巨防茲復伸威宣大絕塞衰南向吾兄卓然為一代名臣此其著矣況由此受知益深則台輔之任亦即此而在也顧兹頻地遠無便稱賀謹憑舍親谷憲副之來使附此復候外具表賀之微意云

與吳望湖宗伯

弟辱兄汲引得與録舊之列自知非分以為秋來可謀引退乃以萬不得已乞終養今已得歸適似巷兄赴南臺任聯舟而行頗得話平生者旬日至東光始言別二兄均列清銜朝夕得相就於官守為鎮俗於自養為吏隱不須多談名理但遵孔孟正傳自有樂

地無隨衆為然諾是非不亦美乎似恭兄為德可師相會自見之弟歸田與農圃為徒索居地無長進也不失其初或亦可矣并附聞有便幸[illegible]不吝見教

與羅念山

憲節初臨士民即知感仰而入境士子為[illegible]甚東農困苦極矣滿目荒蕪可知也不地行不止者包納糧草已難近來各色加派皆坐於地農人何堪在部時嘗具題而久不見施行尚惟留意撫[illegible]存詳倘有可采幸不惜為農人造福焉

下戶此輩皆無擔石之儲何能應此重差又將轉徙他方不至於空縣不已也今四境之內有至數十里盡為萑莽三五十村相連人烟斷絕者此沂費郯滕之墟又復見於此也民生至此情甚可哀無聊之極則將有他可虞矣今士民欲行申訴以求寬恤自惟家業所繫不得已亦為言之乞賜垂憐多方拯救焉驛差酌量處分及今民逃未遠地荒可開早為設法招徠猶可冀其復業至如無名之征行委法官盡數查革即既往不可追將來或可戒矣又山東均徭糧差徵派之法舊規亦皆盡善近日乃多變更如一條鞭分派總統徵收小民莫知端倪官府亦難考覈見今棼亂無緒此亦有不便者至於倡為以地派差之說雖未施行小民風聞地已不售往年價值一兩者二三錢亦不可得其值三五錢者棄以與人亦無肯應承者也此則決不可行者河南嘗一行之見今衛懷之間為墟是亦已然之驗矣此一二事益可知者其他如雜派料物等項可以從減免者仍乞留神賜處得寬一分則小民可以更生逃亡來復縣治[illegible]

可不廢矣彼極遭民不勝幸甚

與吳望湖

項使[illegible]道來私并中閣候即承惠諭感[illegible]何如禮[illegible]訂[illegible]簡明的的可行請刻之以正[illegible]風[illegible]潮俗所[illegible]小[illegible]使當奉以周旋兄游世[illegible]而服之亦在此然既受銓任即可以此風天下淵淵[illegible]之又當有化熙栢泉兄爲太宰意氣應無不合相與輩正庶官則天下蒙其澤何謂無實用也惟兄念之勿委勿讓弟切切於守令者久在田間誠見此官甚重十餘年百姓奔命不遑至今尹来始得安集乃有更生之幸所繫豈細哉便中再奉此復謝以見来教既須之意不具

與楊虞坡論揀選論劾

邇者始聞兄擢銓部中外欲慶蓋吾兄以將相全才兼文武要任先秉樞筦其設方畧中機宜邊腹既兄賴獨銓衡重寄尚須擇賢故出特簡倚毗知遇之隆前此亦鮮有矣然以兄任此則如大車就康衢以造父御之致遠何難可為顧賀方與兒輩喜談忽承[illegible]

原缺第十九葉

隙之人轉互造謗聽者以爲傳聞或其怨家開揭投擲門墻拾者以爲有據所持事若多乞其僞帖也不然豈能寰得邪往在南京見同鄉者爲本頭詢其所劾大鄉不知曰只據按歴如此大本人尚且不知而吏部又可憑以黜之乎故必咨諸各省撫按考語或令各官出名專論然後可以定評不然則本部是亦代人報復也又論事不實者亦必有處使其言出亦有干繫不敢亂說則是非審而黜陟當矣不識何如人便謹此奉復候升賀啓者附中浸及也

與朱鎮山司空

往翁撫我東土大忠餘澤士民至今猶戴今又以洽河重蒞緒爲舊功國脉民生總此倚賴是宜銘彝者也欽仰無任聞新河正在滕縣荒田中此田經營二十餘年矣卒無一墾之效今既作河瀨則有止泊之利民居既即豈以貽田荒紙開墾俾爲常業作有緒時因而浚治以營田之上計也翁得無意乎翹望翹望生汙疏衆人所復起以國計之司易於蹴踖又求贖辭不易遠離已陳情具奏祈免尚未得報承翁遠念惠教感荷中臧矣弟未敢受賀惟翁尊諒焉

○與霍兄齋

日脩書候諒達左右矣適奉教音因原既招新兵則錢糧自應加添但時當詘乏更復蠲免之多欲兇兵巳費區處尚不知於何處可得新兵之費又如何也且聞近日招兵多係遊手之人得安家銀即走全不得用況臨鞏遠慕而處下馬關飛冰之所得其實用尤難不若籍土著之人有事則用給與行糧無事則耕不爲勾擾保家捍邊兩得其便當勝遠募萬萬也不識如何侍愛煩聒幸翳諒不備

與曹貞菴

遠承翰教獎藉之情溢於言表爲可當也近日謬有建白爲民懇討山外不肯行如公既以爲然則必行小民知必受惠矣何幸受知於公也近於縉紳間得聞公恬雅端重持大體務當故真保釐之選也庫翁尤能悉道其政體以慰衆望公移所云舊皆當題以見一年之用太倉詘乏之時重以蠲免之多所

賴諸公節省共成德意惟鑒諒萬萬

與張元州

遠承書教情愛宛然相知之素夫何過此感荷感荷比以冗迫未暇即復詢乃來人亦未再見也邊倉經運事會卑有載乃劉帶川苦苦固請劉三川不得已復從之茲承諭極知運軍之疲勞然事已更定不可又為反復之瀆請且某公之執猶恥而細詳暫收通倉則運軍已費一番短運倒卸交收鋪墊之多事來春邊運又當差委倩顧展轉搬遞之繁勞而通倉與邊倉之官攢斗級暫寄守支私苦私樂之情弊又甚多端皆不可不計也故只得如近定之議所可以恤運軍者當周為處期於不失尊教體念貧軍之意則可矣非有偏於其間故違尊諭也幸鑒諒乘便寄此盡區區不備

與翟思齋

固原年例往年俱解四萬餘不知當時何以不稱缺用上年議定經糧所以高懸齋以五萬為期也今如來諭想是應用不充然當詘之時更復獨免之多即額定者亦恐難給又此鎮新募兵三千欲添銀四萬方在議擬計所添已將一倍此外何能再加耶諸鎮只知請給內帑而不知北所入比所出常年少一百六十萬來年則少二百四十萬僕等日夜苦苦請求行各衙門無回一字者可謂束手無措矣即今止有貴官一着然募兵三千一年之費大小官二三百之價不能殺也豈不可憐哉濟此時艱惟在各鎮體念節省不然益之以吠嗜泄之以尾閭行見其不繼矣人便敬此奉復不覺縷縷惟尊鑒諒

與楊象川

遠承翰教知入關有日即啟念存感荷關中事皆有舊規頃與各省不同雖欲更張不得惟各邊士馬入衛招募兩見煩勞而供餽難充右為可慮非得總計大勢求為長遠之便難乎久矣惟高明留意焉人便謹此奉復并致區區惟鑒諒不備

與李培竹

承諭以虜警用兵欲留解京之需朝廷果暇裕未為不可但帑藏空虛已極加以本年蠲免太平欽欠通

餉至數百萬餘閣部思所以補之正在籌畫百凡無措有議者曰廣東椒木橋稅及軍需甚多可以取用司中又謂先年廣東曾留銀六萬今可取償不意反有此請恐無以塞之也生有家難急欲求歸此非所當議及然承尊諭不可無以奉復敬此致區區其查復事宜聽當事者斟酌又不在鄙意可定也幸尊照人旋謹此附候興居不備

○與郭一泉論邊事

一月之間兩承書問厚誼藹然感甚見教地方便宜已如命施行矣來人不復見有關奉報茲本兵稍重始可以展遠猷生嘗冀得此面談以盡平素顧家難偶起式遄我歸不復能待摳侍然有衷愚欲以請教者聊試言之我國家設北邊之防皆外設巨鎮內建雄關重險相顧京師天府所謂太山四維之勢也自大寧內遷周防從此隙矣今受其患則前此失策可為覆車之戒也自三衛與北虜連和不復為我藩籬虜騎一馳可至遵化之界倏忽不及措手鄙意欲倣張仁愿築三城之計於黃花鎮以東境外有故城可因及今當控扼要區擬設大城數處蓄其兵糧具其番鋪一齊聚事不日而成即各移兵守之又設烽燧於外以時哨報聲援相接為內邊虎落斯可以補大寧之缺也此追既往為不得已之圖耳獨惜宣鎮無上事今其鎮城退守南山殊不可曉何謂兵馬既南則零賊出沒無忌堡人不敢輕出生理既廢逃移必至墩堡既空鎮城孤懸賊虜偵虛而入鎮城不守矣虜馬牧懷來之間居庸關啟一日開門乎此可為寒心者而當事者不慮謂之何哉守南山薊鎮事也與宣府何干兵在後則虜必不敢越而攻南山若萬一有之則宣兵於後夾攻有何不可退信地而含本防衛空山而棄實寨恐非 高皇帝設鎮之初意也若謂南山須宣府併守則潮河川外三衛夷人肯來併守乎況近年虜入皆自東方不務於東而厚屯於西何其外也此當急復舊規以修守在四夷之議計之晚則不可救也又春秋戰國各國為兵而戰互有勝負不聞其借兵也今各邊鎮之兵只可以防本鎮入衛京師只可偶一行之今薊鎮留陝兵數枝經年坐

費已難爲度支客兵久苦於外意外之事不可無慮不如練土兵則有妻子鄉土之安無逃亡躲避之患無事則耕有警則備萬全之長計也

與劉徵山

某自少時即嘗聞公之爲杞縣也吏治精明上以卒業追其爲名侍御則又洋洋縉紳間矣乃經綸未竟厥施退而立言足踐不朽豈造物者命之不欲以彼易此乎先從士夫得樂經元義素不知樂而知其說爲確心常景慕之日者敝窓久郭了領貴庠司訓因與論公且道傾企之懷然未能遂托一候也顧承垂教蕪著作三書內復有易象解雖舊嘗習易而言象未能如公審矣殆又聞所未聞受益宏多惜不得親造從公一問律呂之學爲如何如何郭子人便謹此奉問并謝餘不具

○與張滸東給事論邊事

都諫俱崇持兵尤重榮擢可賀也承問於不能抑可以盡其愚乎于時用兵惟在禦虜而北虜窺伺常在京東以大寧之虛於顏之貳故邇數年來屢進皆在此可知矣今當一意講求此方之備卻意謂當練土兵倣古寓兵於農之法平時則耕用時則聚人各爲其家用之有法當亦不怨能以客兵之需待其聚亦必可給賢於調陝兵久住公私不便者萬倍又當蓄積財用使人容於近邊要地有古城堡可因或於時便可創者倣唐築三城之法出其不意一時校築城守皆備使數城聯絡則可以爲薊門虎落少補大寧之闕此一策也不能則於內地倣古井田之法定其經界多爲溝洫分河流而通於海使虜馬不得馳驅自可絕望農人旱澇有備亦不爲勞而無益也此在東方可講者也若居庸關外新墻之設似爲無謂邊方各有信地尺寸不可退宣府之信地有在也今離信地而捨本防守空山而棄實寨沿邊城堡之人見其棄置於外門不敢出則將思內徙久之城堡爲空則宣府孤懸不能自保矣無宣府則虜馬動至於關而關門不敢一日開也京師可得安乎此失大寧之覆撤可鑒也不知今之退守者主何意也防虜之計此其大者不知執事亦嘗思及否乎便中附聞試詳

擇馬

楊端肅公文集卷之八終

楊端肅公文集卷之九

書

與楊邃菴太宰論設官

竊憂中竊憶及古今天下事代不相謀而各有踵襲以為相沿者例也若我朝之差官尤當其相沿之例乎然初無是事而特設之原設官不足以辦特一差官重其事取其能辦事而回何不可也至於常事有專官矣惡其不辦而又差官則似贅疣恐足害治夫有專官而不辦則當責專官何至又差官以滋多事也且國初止有三司初無撫按也是後設巡按矣地方有盜賊凶荒乃又差都御史巡撫循事完即回也又後差者遂留地方以鎮於各省沿邊盡皆有之既又患其不一也設總督以要之則亦無復餘欠矣今閩沿邊復添行邊侍郎各省復添屯鹽都御史夫行邊侍郎與總督何異兩雄並處勢何能容官[illegible]於何取信如行邊者有所建白總督奉行則其[illegible]異見相持豈不敗乃公事哉況行邊必以師從見[illegible]客兵糧缺何以堪此繁費也又屯鹽之不[illegible]有

後不在無重臣今設重臣則巡鹽亦止權輕而重臣又兼數省遠相亦自動經幾月豈不悞事此官而屢設不效矣今又再設恐以為必徒掣肘無益於事未審我兄以為如何

○與龐惺菴中丞論鹽法

邇在部數月知揚州堆鹽之弊因憶往年何[illegible]鹽引滯積招商不行問之為派買餘鹽致速原[illegible]折是以無力赴邊報中切詳餘鹽之起張南川偶因商人夾帶之多乘其不知秤盤割沒得銀如許此只

可偶一為之戴龍岡繼任商人既不敢夾帶矣乃派令隨帶復求勝於前自是遂為定例商人既苦買餘鹽之費而行鹽地方有限發賣不行遂積在揚州謂之堆鹽堆鹽守掣未得邊上復拘報中遂賤售於揚州人名為坐商夫國家設鹽法過於前古者正謂報中於邊不煩朝廷輸運謂之飛輓此 聖謨神鑒利賴於邊方者無窮也若只取價於揚州是負販者之事爾朝廷何貴焉况出此入彼揚州之餘鹽發賣則邊方之報中日低以坐商之利逸且博邊商之苦勞而賒由此不已鹽止賣於揚州邊方之報中將不復行矣此餘鹽之害本鹽如是也然餘鹽之價解京既有轉輸之費及其分解各邊又為驛遞之苦銀至於邊往往不及新熟之時增價以糴則所虧折者以半計矣邊餉何由充乎故餘鹽不革則鹽法不行鹽法不行則屯政亦不可得而舉也往聞鹽法盛行時各邊商人買窩賣窩糧草爭運於倉場謂之搶上糧草不足則自僱人種地所以邊方無不墾之田以此也如此則屯政不亦舉乎今一餘鹽行而鹽法屯政

無可復望如舊矣然餘鹽之革必須太倉有二百萬銀借抵餘鹽之數始可翻然革令商人赴邊報中則又非一二年所能辦也望臺下親總其事必有高明遠見可以大裨屯鹽未知何出不得而求教因便謹以私計上聞謬膺數月司農有懸於心不能已已臺下以為如何

○與馬鍾陽司徒

不孝銜失恃之哀慈靈在殯九卿為冀昌任寵光然厚意寔起於谿則均感之中尤當[illegible]其所自也哉

如何私衷久存乃黃主政以回京來告謹此附奉言謝于今部事切在缺之翁必有徽猷經濟未知何所出也加賦榷商既不敢議乃有建言扣百官之俸廣入粟之條者其孟浪不情又殊可嘆也僕意足用便民只有鑄錢可講昔人屢行有效者前具疏以各省發銅責令鑄錢不煩工本自可得利當事者反以費工本見駁而罷一時財用天不降地不出人不增而竟無方以經營之可坐而待困乎此當廣求共濟不必其意之出於己也翁索原稿而觀之可與否試詳察焉便中教言不敢遽忘舊所事也

○與姚畫溪方伯論田賦

聞以敝省賦役集衆屬講求其便此必見法之有未宜於土俗者思恤民瘼甚大惠也然求便之方莫如查復舊規蓋祖宗立法簡當上易知而下易從如田賦每畝起科伍升三合五勺婦人童子知之其坐派倉口有輕重上戶納重下戶納輕婦人童子亦知之此雖書手欲為上下人人得而究詰萬世不可易之法也後不知何故變為一條鞭法無復斗升之數倉口之別及又以黃蠟顏料柴炭等項加派於中歲歲不同則雖官府亦不能纖悉查筭鄉人何從知之只聽書手道其多少而已竊謂窮民之田皆變賣所餘之瘠薄非沙即鹻畝收不過斗什且多有不毛者比於富民糞治之田不能什一一縣納糧豈能取給乎不給則傭身以辦何其苦也而又加之黃蠟等項其又何堪逃亡相踵遞負累積轉相包賠常連俱走一里絕煙者無數也可憐哉計上戶得減三之一而下乃加倍之三夫立法固欲便窮民也而適病之然則守為經常豈可乎如防士夫得輕亦當別限以法不以併累下戶寬減富民可也若下戶得派輕糧更不加差於中則省力可辦至於逃糧得輕則雖令人包賠費亦不多糧草易完人又何故逃乎古人取譬謂大絃急者小絃絕言小之不能隨大也故一切之法非所以施於九等之戶也或謂周文襄曾以此均蘇松然水土與齊大判之勢豈可比而同乎往聞柴炭等項俱於均徭內派辦極貧者免似為得之蓋北方土瘠正糧外一毫不可加也見今地日益荒賣無所

售甚至白與人亦無肯應承者農人至此亦誠可哀
而念之也往在部已嘗具疏得允未見施行茲目擊
民艱慘不可忍因便敢因復及伏惟尊照察爲窮民
再造焉此以承翁采突故惟可聞於門下以備裁酌
幸勿他宣使取出位而謀之誚萬萬

與朱鎮山司空

見報知翁入朝數年人望今始協矣敬賀近事多端
殊不見中外雍穆之意轉激轉憤恐非所以處之也
彼固無良西臺少年至於輕詈極詈此足以使其不

堪何恃而不忌乎闕下一哄大體壞盡所損非小也
豈謂無以致之哉古人謂治疆無良法然必激者之
尤非矣古今前事歷歷可覩孰非師譽所在耶和翁
之舉以退爲期在法亦爲使盡矣更復詐何惟翁醇
明當自有道以調劑因便附言亦以攄由野之私懷
爾

○與沈對陽方岳論賦役

東省賦役從來人多稱便蓋祖宗舊法如田賦每畝
起科五升三合五勺定制也夏稅七月完秋糧十月
完定限也倉口有輕重上戶納重下戶納輕定則也
行之二百年俗既成人相安也十餘年前不知何故
偶變爲一條鞭法夏稅秋糧及雜派黃蠟等項總在
其中無復倉口斗升之數且歲歲不同小民茫然不
知所謂該多與少無從究詰書手愚弄出口爲是且
一時兼併人甚不堪自此法行窮民日見逃亡土田
日益荒蕪可爲寒竟之慮也近聞蓋溪公集衆屬講
求賦役之便意甚欲爲東人造福乃各屬循踵近習
公亦無可柰何聽之咋不量致一書於公公述衆意

復書謂舊法當以戶則爲輕重書手得以上下作弊
一條鞭則庶可以革弊是見一面爾諺云吏弊如鼠
穴此塞則彼通豈能盡革也且謂書手作弊者不過
爲賣富累貧也一條鞭則明寬富累貧矣況米麥有
升合勺抄之不一銀有分釐毫忽之不同而地亦有
頃畝分釐之不齊合之似可整而分之至不可較且
如地每畝糧差一合積至於數十萬則差數百石銀
差一釐積至於數十萬則差數百兩而一合一釐孰
以爲意人不知覺而其弊已大矣若舊法五升三合

五勺之外一毫不敢加也豈得有弊至此乎又謂均
徭等則難憑準竟猶有巴多甚重甚輕孰敢大顛
倒也又謂黃蠟等項派於均徭恐太重且派於均徭
則逐末之人亦出有分通加於地則只勒力本者耳
查得黃蠟等項該銀柒百餘兩均徭亦增重不多如
上季均徭只牌夫一項明編已加增銀六百兩上司
則初不知也又謂衆議夥收分解為便亦止為目前
計耳此法原起於本縣朱尹建議今惟本縣錢糧不
明無收者得完有收者坐欠得借者無罪受借者破
家亂如絲紛累查不結不知其便在何處也大抵有
司三二年離任故圖完糧至八分得免參究了一身
事耳朝廷社稷萬年若一年欠二分五年則欠一年
且如元年免五分戶部已張皇無措如使五年欠一
年朝廷尚可以為國乎此必不可者也東省地瘠民
貧故禹貢列兗州為下下今以北方各省例之已自
不倫若槩以江南之法窮民止有逃與死爾此以地
坐差之害先起貴處予巡撫時嘗力改之繼者不肯
遵行不謂敝省今亦漸漬也畫溪公謂江南亦有濟

地特未覩海瀕之敝耳如親見沙瀌不毛恐亦必慘
日而傷心也公復書亦謂吾在畎畝所見必真許再
請教公門巖峻不敢輕瀆顧因執事轉達之幸相與
共議采擇焉

與谷岱宗中丞

人來承諭知上任許時老稚歡迎地方樂業可占一
路福星矣足慰遠懷不孝經營葬事亟未得就緒是
用猶待來春勞念及謹報所諭浙省變法大不似常
極力改正甚為有見吾省田賦之制徵斂之時租庸
之例解納之法盡變之矣此亦東方之民瘼也如有
便寄書亦當言及使家鄉再受復舊之福如何

○與沈對陽中丞

日承奠慰方附言謝茲又蒙惠諭始知寵擢內臺撫
循靈夏不勝顒慰然敝省藉重未幾即爾旌軾遠違
遐徼之鎮定有裨海邦惠綏無分矣是又不能無悵
然也往任陝省嘗聞夏鎮背蘭障其後黃河限其東
虜警為稀謹備無虞矣況以大才曾著偉望允稱西
土保釐無疑也然所以留遺愛於此方者猶當有望

爲昨所告賦役定係東人之戚變舊法者在前人今
亦何悔查復也夫祖宗之立田賦有定制變之則後
人將不知我朝如何起科征歛有定限變之則所謂
用其二而民有殍也租庸調有定屬變之則逐末者
得計而力本者獨苦也人力地利有定則變之則大
絃小絃同急將小者絕也此一切之法誠不見其爲
民便也矧滋弊無端小民無所控訴不逃何待聆欲
仰仗庶幾爲民寬一分今當離任所望丁寧於晝溪
公以終此惠則始不負一來省也如何如何人旋附

此奉復謝贄言幸照

○與翁見海中丞論脩河

徙承公惠教有年矣無便一奉問候元年強起輙遭
家難急於求歸未暇他及歸來即茹失恃之苦草土
中亦聞能賦莅我濟上未能早候也茲的知視事方
兩月即蒙念及遠使者賜感荷何如使旋敬此奉復
謝治河之役古今異宜而賈讓上策似不可動者但
今爲運道計則不可無所處耳往乍巡撫河南時見
河夫歲歲徵銀常幾萬計皆費於銅瓦廂等處捲埽
及至河決彌漫於賄賂之則竟無可奈何則捲埽徒
浪費爾民之膏腴填於巨浪不得分毫利益可慨也
愚意省防小決之費任河自然至大決有妨運道則
以素積河夫大脩民不更役工可速成不知尊見以
爲何如便中附聞其教也

○與谷岱宗中丞

往先妣在殯既承門下親奠且賻矣發引之期又承
遠遣衛官賜賻且奠夫人親家四孫婿勞遠來至情
厚惠均勝哀感謹此附布言謝并候外誌銘奉覽承

諭海賊豫防極是大抵此徒有可欲則生來心無所
畏則堅來志連年福廣之犯可見也要地處處有兵
則勢自畏沿海家家收歛則欲自絕杜賊之長算端
在此也昨與張應選論吾省所用逆咪拙吾謂備北
虜之利器渠謂用於倭尤捷可練五百餘人雖數千
倭可直前取勝也在遠所見如此敢以附陳以備採
酌焉

○與邑侯張雙巖

予往以職方出守山海于時執事尚幼雖朋友相從

講誦所未及聞習亦樂便益於地方恐未必知離來
三十餘年矣執事始來牧我鄰境雖亦仰慕精明之
治未敢以道舊先之也顧承厚念先妣舍葬延境親
來弔奠賻從儀物備至論交之道倍於親交爲親之
感溢於言外謹此專人上謝并候外有附言盡所以
爲謝之情民牧之體寬以爲本嚴以制之非嚴則寬
不行既嚴則寬可布聞初政嚴肅法既行民知畏矣
則可省刑施愛即有奸頑者治之以本身不須計其
餘據其見犯不必論其舊脫然滌民更始曉然與民

無嫌不犯衆怒則獨惡何能爲不念舊惡則衆人何
以懼蕩蕩平平之政可以靖此一方矣民懷而上信
之向上之勳業何可量也

○與任恩亭司馬

近來居官者多以搏擊鄉宦爲能然及其身在時發
奸摘伏罪之於理則可謂不畏强禦今乃追論於既
沒之後取其死者之不能言辨置於遺孤寡婺何取
於威斷也此風各處則與是縉紳之自相魚肉然奸
民幸得一逞者又何憚不乘機誣揑也將來人不自
保恐爲是搏擊者亦反受之矣何不反而思之乎王
生遠使求救義不得不爲一言其公之不肯爲言亦
前料之矣千里空迈役真無謂也可爲慨嘆

○與楊虞坡冢宰

邸報知近來朝儀多不肅以久慢之後禮文不熟簡
然須得老成勤慎序班選以久任乃可責成此以揀
例郎缺遷轉太亟則是常以生疎者從事焉何不略
議也予意訪之鴻臚量留閑熟可用者十餘人以備
朝儀如前曾言劉撥科者亦可以備數者也此觀瞻

所係豈可使人常失儀乎又南北人選皆當就近赴
任既便而風土不殊人情相適不待問而舉措已合
宜矣巡撫總一方尤當近省互推鄉人聰明敏達不
限南北而至以素所安者爲准則南北自不同所以
益適其宜閒中有見敢以附言惟尊裁幸不以贅言
厭之萬萬

○與姜蒙泉中丞論田賦

嘗聞尊慈念我東人之艱百端請求惟欲與之生全
之地此當世感荷也但東人薄福土瘠差繁往時賦

以地起差以丁出皆有上中下之分貧民種薄地納
輕糧尚可餘辦嘉靖二十年始變爲一條鞭派糧之
法貧民之地皆不售者非沙鹼則不毛富人之所留
皆易治所得子粒比貧民或加十倍一例納糧貧者
何以堪乎舊制中縣不論里甲[illegible]不過縣各里甲手
自派一里縣官酌量貧富分糧貴賤坐派雖有神奸
無所用之一條鞭乃閤縣通派漫無界限其頭緒之
多巧歷不能遍算而況鄉間之愚民乎於是埋沒飛
洒之弊滋出奸民可以全不納貧民又受加派之累

矣又黃蠟柴炭顏料之屬舊規皆派於富商逐末者
亦應有分今入田賦中則惟農家獨苦而富商大賈
乃得脫然無與焉彼何幸也聞今[illegible]改可分糧量爲
上中下上者每石價九錢中者八錢下者六錢則既
體悉下縣矣一縣戶亦有上中下可以例推也且[illegible]
上縣未免有下戶一條鞭論上縣之下戶亦九錢何
以堪也下縣未必無上戶一條鞭論下縣之上戶亦
六錢何其幸也異[illegible]災傷[illegible]則各[illegible]
議停徵則戶部不允不如令各州縣踏勘被災處所
量派輕糧無災坐以其重則所謂催科中撫字惠而
不費之美也貧民受惠當加於賑濟數等即雖常年
貧者納輕糧則逃亡可免逃糧坐輕則包賠亦易
不惟貧難之福亦官府之便也家居目擊民艱惟
一條鞭派糧爲甚敢因便一奉聞并冀賜照詳查復
舊規數十年民困一旦甦矣不勝願望

與光吾山諫議

向聞榮使近始知與從過鄉歲暮北上以患怔忡有
妨眠食未能走使趨候顧承垂念惠教感當何如大

疏見示皆切時政其在軍民者當急施行猶恐不及
未見當事者留意何所見之不同也今天下所當講
者止有軍民二事客兵不止則糜費無窮征歛無藝
則財源告匱國家無事且將坐困況於黠虜窺隙四
方且報災乎此執事所謂隱憂者也有識者肯忠誠
體國勿憚以絃真切恤農無使失業內安外攘在一
轉移之間耳且所謂病軍民者皆非先年之有近日
庸人自擾之也已既不明人言不顧不知此何如爲
心也如田賦事往在部時題奉明旨乃蒙公覺執拗

不行夫但法不守則責不行衡橫行肯聽派差之外
里甲亦論地當徒為奸胥搆于人丁如故而也累且
紛紛矣見今又以地編馬而太僕寺又以備用馬解
府先驗養馬之害比前加十倍此又畿家差外之苦
也人馬待不逃地馬待不荒盜馬得不起糧馬得不
欠乎夫謂有便宜行事之權者原為賑濟捕盜等事
非謂衆成法盡許以便宜更張之也而況非便宜者
乎民瘼不知何所底止可為後慮長慨焉使旋謹此
奉復謝因來諭不覺縷縷伏惟亮鑒萬萬餘不備

○與楊夢山司馬論兵事

今時政禦虜為急勝敵之方練兵為要其尤要者則
練土兵是也古稱燕趙[illegible]而兵處李牧樂毅用
之臧狄降齊皆此類也豈今[illegible]不可用哉庚戌之後
倉卒調遣遠至陝西此可偶一為之爾乃至今歲以
為常夫征夫行數千里可謂勞矣勞則怨守戍至歷
歲時可謂久矣久則惰以怨惰之人當不時竊發驁
黠之虜其不能守固戰勝豈待臨時而知哉而況北
行住之侵犯供億之浩繁意外之虞亦不可測是豈

可嘗可繼也或謂客兵却則後責可憂而不知此輩
留則後功亦難保也故不如倣唐府兵之制沿邊壯
丁皆籍為兵無事則安家務農有警則召集防守即
以客兵之費給之則彼既為法驅兼為家計其實心
防守勇於赴敵可知矣不給則於天津霸州河間永
平各以鄉民散練於州縣聽調於兵備而以河南山
東義勇工食給之一如上法併力禦虜庶可為永久
之圖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虜一來即至關
下不一大處虜未已也故有力當如張仁愿築三城

於境外不則倣井田之制穿溝渠於河東斯可以却
虜騎絕虜望矣其器械則飛砲先之神鎗銃次之勁
弩又次之長箭又次之最近則所謂連珠棍皆制胡
之利器也各練數千人則可以橫行匈奴中矣聞中
鄙想并以奉聞伏惟鑒照

○與楊夢山司馬論招軍

近聞部中招軍京中軍甚易招而甚難練用之於邊
恐難得力不如藉沿邊丁壯勿以軍名設法鼓舞則
有力膂者必樂為用此不甚費而穩得實效者也宋

將種世衛嘗以行於延綏夏人戒以不犯可知矣便中附開備來馬僕年衰病體日覺龍鍾右臂久麻木大指拘攣此生無宜力之分矣所望鄉僚策勳致治俾得終老太平此其幸也

與李石麓閣老

某向蒙恩賜浮荷賛成玆方離憂跧伏尚爾忽承寵命起掌邦刑此皆盛情曲念藹菲不棄之至意也敢不仰戴顧孱質屢經家變精神耗極即今心氣怔忡頭目昏眩春來風濕發動手足麻痺何能趨走班行脩舉職業乎是以不敢不審於進也玆謹具本控辭非特循例虛應伏望尊慈照諒俾得以原職致仕則餘生數年之保全皆門下之賜也荷以終身矣

○與姜蒙泉司馬

恭惟藉畢保釐東土黎庶深受節愛之澤如里甲驛遞省常費過半民私傳頌以為從來未有者也獨以地帶養馬東方舊無此法始自近年雖蒙留念斟酌而有司不得有心計者奉行致有埋沒飛灑則奸猾得脫窮民加倍如敝縣前年查出不納糧者一里

至五十餘戶可知矣仰惟我公既欲惠此一方將派糧養馬只准國初之舊則小民世世受惠矣此又遺愛也恭喜寵擢不得同野老為杖策之送謹此遣小价代致遠候之忱外具薄儀奉將賀敬惟尊照

○與高中玄閣老

適上辭疏伏蒙溫旨獎諭足為沒身光寵是皆門下擬藉之德也仰戴曷勝何以報之即日就道乃分之宜但風濕未痊手足拘攣可憂倘赴任之間一旦不能舉動隨又求退不其晚乎故不如不出之愈也生叨祿有年尺寸未建得托庇以自效庶幾不與草木俱腐此生平之願今日之慶也乃手足為恙不得躍然向往則信乎命之不應有所成也奈何大任不可久虛不得已再有陳奏惟翁鑒察之遂其守舊亦惠也人行謹此奉懇公秉政人有不自安者皆觀望諸所愛憎願皆勿存形跡惟以攄然大公處之無疎無密則人始不得而議矣同寅和衷尤當念便敢附此區區惟尊照諒

○又論召募客兵

近見邸報兵部題曹濮添設參將一員募兵三千名不審所謂爲議此兵不可輕設也夫既謂地方多故則添設此兵原更多其故者也曹濮地方四省接界盜賊容易出沒兵戍四遠兵備各操練民兵無事各自防守有警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致賊得以出沒則地方自可安如召募客兵忠義者不可必得多無賴人應募平日不敢嘯聚者今召集使之聚矣平日不敢顯持兵者今公然許之持矣以官兵而行其欲逞之志更何如處之乎且募兵三千歲費十萬又

何從出也古人謂籍寇兵而齎盜糧此之謂矣詩稱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民之思亂無自階亂可也前年青州鑛徒有陳良謨者願以其徒三千自備兵糧赴邊報効某公深許之加以名號許其召集一時但有知者無不危懼幸賴撫按察其隱慝亟爲罷散不然山東亂久矣今爲首者雖斃其衆固在也若一召募則此輩忻然而往可慮之甚也且南京之變以召募也山西之變以召募也覆轍未遠如何又蹈之乎嘗謂召募之衆永當痛絕不意又有此舉也聞之驚駭敢爲申一言是不惟爲國遠慮亦鄉土之切念也我公秉政尤當與諸公熟計期得萬全乘便附聞幸留意焉

與殷棠川大宗伯

近聞報知龍晉一品崇階鄉邦數十年始有者也可爲恭賀前舍姪行曾以衰病求閒意或爲我宣諸銓部茲以秋曹見推則是未有聞也見令怔忡驚悸或徹夜不眠右手足筋攣深恐癈廢何以冊趨班行建功立業乎茲謹具本懇辭所望轉達閣部俾得以原

職致仕餘生保全始可以見愛終身知感

○與洪鳴泉中丞論賦役

邸承下問東土民情所可目見者民逃地荒其故則賦役屢變舊法爾國初制賦定役大抵倣唐租庸調之法南北及各省不同者固有取爾也如山東則田出賦門丁出役賦有常額口役有銀力二差各視九則之等行之二百年民得循之嘉靖二十年來有掛循公始變賦爲一條鞭法不問舍口不論貧富括其總數一例均攤下戶已累矣後又將黄蠟柴炭等

項差銀加入其中則田家偏苦也近又論地當里甲
養種馬法似寬丁而人丁又不得寬徒增吏書騙局
爾自一條鞭法行北方田地始有埋沒之弊如漱縣
埋沒將至二百項矣其糧又復洒派於衆奸猾脫免
窮弱加倍不知何故啓此弊端也山東地多荒故臺
下加有營田之銜令科差於地而又爲此弊法則荒
蕪日祇自多爾何以收營田之效乎又漱縣原設安
德驛馬三匹百姓已不勝其苦累赴上告未蒙分减
令不知何故又加四匹將盡一縣之膏脂不足以應

七馬之費也此又當出於地小民皇皇無措見今地
白與人亦無應承者可哀也承問兄中草草爲說不
及具悉所有在部原疏及與蒙泉公書併録奉覽惟
尊裁酌焉

○與梁鳴泉中丞論民兵

再承賦役之教仰見我公洞悉政本體察民情久久
行之營田有效逃亡可復東土人得更生矣阻撓者
各西東則惟公所行又何患焉此外有民壯快手二
役往時皆備州縣用所以盜賊方行刧有司應捕人
已至其所盜無逸去而民有保類近以團操將班各
司供役遂與有司若不相干涉然一有盜發有司徒
坐視無奈何此亦所養非所用也往在河南見崔文
敏公論古今捕盜之政謂古制民兵馬皆在其手欲
用即用應机不失故弭盜爲易今之民兵所用皆不
得用總操者限於後時急須者苦於無人此盜賊所
以充斥也老成之見令人可長思所願我公俯察此
情使民兵州縣得用然後可責以弭盜不然百姓徒
供疲贅之兵官府全無爪牙之衛恐非所以綏靖地

方也恃愛謹此奉復謝附此煩聒惟鑒諒是望

與郭似菴司馬

弟元年之出旋即狼狽而歸盟於林壑自分終老不
意塵緣未盡又見侵尋反復辭之畢竟不得今又强
顔班序矣輦華朋儕更無一人孤踪舊象不入新眼
奈何然亦不能詭隨取容聽之而已年生來承兄尊
諭如對領面談甚慰遠想水田飛白鷺憶兄樂高出
塵纓萬萬矣

與梁鳴泉中丞

如言虜中好過則將引之而去恐邊人内出無禁外招不來虜若實邊孟空矣尤須加意防禦使不得交通可也此在尊裁當自有善處因便復以及之同舟之義萬全之圖也惟尊照諒

與蔣石汀中丞

往於仕途聞古田之没咫尺省城而向來無誰何之者以為天下輿圖若是則暗削多矣不可無懼也邪者復冒入京聞料理古田私心喜其昭灼猶到而又以久或難復也或曰茲事屬石汀公應能辦予日望

之今得教果然蠢是竄殛疆域恢復乃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顧得人與否爾此日石汀公勳名滿天下矣大為寅恭之光承賜教函謹因以發情愫聊此奉復謝弁候其彼中善後事宜統知尊處願俟熊軾寵旋面叩方畧焉不具備

○與王鑑川司馬

貢議既成所當留神者善後之圖爾承教知尊處已有次第所喜虜坡狗待來則内外籌畫情義允協萬全之績行將可冀所諭板升有攜貳之志此正可用

間之時設法招徠令其復為我人則夷虜之外癬不足憂矣尤須整飭兵械比常加謹始可為倉卒之備雖虜或問之亦曰備他盜爾陝西事宜此中意待載晉菴議來未深知不敢冒言惟此邊可行者善為之有緒則彼亦可相效也

與平九野郡公

人來承教以坊牌事告嘗謂坊牌誇詡之標也僕先年亦建一坊竊自愧為近名後絕不喜談之况以坊為名而受價則又為近利矣近名與利何以風紀為

上司意雖至厚僕不敢聞命也承差人遠遺足見厚情然僕之有心亦不敢不以告之幸即以白諸上司必應見諒相體也使旋完璧亦幸見諒無他

與傅后川中丞論曲阜世職

曲阜世職無上書僞被裁革今所以議復者獨為吾夫子功德萬世無斁我朝所以為報者在世職也何忍自吾輩廢革不意百姓不欲然愚民何知可怪本族舉人亦昌言醜詆不知何心而該府官之辭又甚憤亦不審其何故也若謂流官皆聖賢而大聖人之

與劉紫山中丞

人來承書諭知熊軾既駐贛八省交會之區允有攸賴矣兩廣奏捷則在近草竊皆有干隣之寇乎其負而欲逞者必且喙伏也少加防禦自可無虞所貴可賀此中無事四方亦且晏然真太平景象也中外當鎮靜處之則干係忝為有道矣伏旋謹附奉候併候餘不具

與劉白川司馬

承諭以清軍之數不足止以薊鎮京師門庭而缺伍

自是該責備然以清軍官暨各處撫按紛紛皆苦大抵此清停之已數十年小民分戶脫籍埋沒年久官府無從稽查皆因而曲護正額不可得乃姑以佃戶及姻婭苟且應數非特有司行之不喜所以見騷擾騰沸而亦無益於名補也除舊發單已清矣若謂後發者未久清則各官見在地方可以留之必了事始報完也况非公事無不盡心

與曾確菴中丞

川省累年未靖當事者率謂一隅無妨蓋肖誘也態

軾初臨即謂地方之有梗化猶人身之有癰疽一省之間豈容有據地者角抗遂與師勦滅西南無復化外之人此功德豈尋常可論者哉將仰無任未及有便稱賀方為抱歉顧承翰忠遠及感荷復如何

○與李漸菴中丞

疊承諭旨惓惓加志窮民東土實有憫憐之應詔以地坐差欲裁抑富室勢不得不歸於農是亦一處但富室影占是多欲裁抑之當自有法若為一切之法論地坐差而富室資值千萬反有無地者窮民之瘠

薄不售者不能無况又比富戶脫鬮蓋藏相去之懸絕乎然則富室未必裁抑而窮民重困矣惟和甫調各有攸屬萬世不易之法也幸并照照

與王敬所中丞

承諭知三年報政保釐轉漕之績卓有可紀頗慰顯慰此可為公賀者獨地方災黎為河伯所苦聊生不得政教何以施乎此則勞公軫念者也中土如徐淮四方安危所繫累代以來可考矣昨與劉樊菴公言渠謂賑濟蠲恤皆溢出疏請之外此亦可藉以安此方

人者加之公再留心地方應萬無事矣但河勢日損若徙必南湖淮之間深可虞也惟公詳求何如可以堤防之天下幸甚

與侯掖川中丞

書來知熊賦既至河西泗泉張秋之間保盤有賴朝廷可以無西顧之虞也良慰良慰套虜西遷名為搶番而往來之經由不可不備且聞需索頻煩亦當慮其所終古人禦戎之常道可遵金人之欺宋又不可不痛戒門下久任關中地方應籌之熟矣因便聊一道之

與李漸菴中丞

往承尊諭皆以敝省民生為念荒[illegible]係民何其感幸也鄙意常思沂[illegible]郯滕之荒[illegible]多作矣當時未有差在地已如此費一千餘年經營卒未有一劾再加差其中則永無復耕治之時矣是以言之哽咽惟尊照諒焉敝省原有大糧而無欠差則所傷亦當在糧也

○與張鶴樓憲使論治河

人來承教始知熊賦既至淮上潛計拊循久有依賴矣直以地方恒罹水患民無寧居足食任亦惟艱也于時議者或謂開泇口以全運道或謂開草灣以逆河流皆時務之急也或又謂並舉為難當專泇口而緩草灣愚度不得已要鄙意謂黄河決使運殃民皆下流之壅所致昔大禹治河近海處疏為九尾乃著平成之績今開河會淮而同入海止得一道方海潮時良久為阻如之何其不壅且潰也河善徙無常每徙必南今至淮宜為盡處也萬一再南則諸湖延之揚州之境不知其如何也可慮之甚為今計當先

疏河下流令其易於入海則上流自不壅且潰運道可以不侵斯民可免墊溺或者一策也閒中想像如此未審何如門下自擊其勢必有定見幸於會勘君張主焉

與程春野邑侯

敝省差以[illegible]任二百年無缺近[illegible]好事者欲以地起敝省之地[illegible]不[illegible]門下所知也若以之抵[illegible]民[illegible]逃何待[illegible]上可以付門下議[illegible]時非[illegible]得免地[illegible]闔省之民不至流離皆門下之賜也感德不止敝邑

而生最知之感德為最深謹於使附言為布區區者謝
焉

○與李浙菴中丞

某疎庸人也加以衰病既不能輔翊班行只以切於
求退茲幸得遂矣仰惟世既不能馳驅於公退又不
能胼胝於野此外餘年遂為長物乃辱知念抵家之
初即承尊教慰諭並賜贐儀曷勝感荷所賴　聖明
在上賢百僚在列我公復以忠誠節愛保裨氏求上
則政成事舉俾不肖受太平清燕之福以永終殘年

何其幸乎使旋未及拜陳謹先此附奉復謝餘容專
人端候

○又

膠河之役往聞始自[illegible]繼路勘未果
行或謂峻備[illegible]大夫是足以中罷今以運
河艱阻之故[illegible]此備可議有可廢則成此一役
亦運道由世之利也但成功之後不當建閘挑淺所
用工費不可勝言而運河既不可廢添此則兩處之
供給東民恐不堪敝也是在門下有道識長慮之便

不專委之一方或可矣

與楊夢山少宰

奉別後未有便候問殊歎其之得謝歸也誤蒙君相
之知異數稍加遂為四十餘年盛事不知何幸又不
知當何如為報也甫抵家即辱尊教稱慶加以海珍
深荷親愛之情無任感謝使旋謹此附意并後候惟
照諒

與陳幼溪中丞

某濫厠中臺殆且五載與公協恭者過半心事相知

惟公能諒之爾僕晚年再起寔欲秉時勉効尺寸以
庶幾不負此生固不敢事依阿為苟祿圖也天地鬼
神寔共鑒之及迫於年因於病不得已乞休亦復懇
悃緣君相勉留則不忍為固去亦戀主之心人臣之
分爾茲情既陳矣事既定矣人知不知固無論也辱
公遠念馳使於數千里外直抵敝廬見愛之情不啻
口出加之盛儀濫出格外感德當何如耶使匆匆告
旋一不及備述情致謹草此附奉復候并謝惟尊照
諒田野中少遂便人則後無緣得致一詞即憑使者

聊具菲儀表謝忱亦惟尊照諒

與張太岳閣老

其禍惟我　朝先達丕有餘榮者必其中有可稱然亦問時而有歷紀可數也後至寥寥絕響矣然非何人碌碌一生無足比數及公枝柯宜撫乃蒙　[illegible]得濫先達爲　朝廷修舉優老之典固門下之相道攸在而受其維持保襄之力者寧能不念所自哉來家欲報何日忘之奉違以來忽以越歲音問疎曠殊覺罪歉茲舍弟上京謹爾啓候附起居萬福伏惟台

慈垂照萬萬不備

○與李漸菴中丞

河工可成與不固不敢冐言但事干動衆中間可虞甚多往牒可稽人勢亦可想也必須處置得宜萬無遺筭始可保無他然豈易言哉聞欲留班軍用徒夫此尤當豫慮者不可不預防也我翁保釐東土此一端當獨任者敢因便一陳其愚焉惟尊鑒啓

與張鳳盤閣老

近聞薊鎮報多事剥床之警急宜區畫者也蓋大寧內徙如祖左肩蜀夷結親黃酋日在窺伺有謂入貢混其中者亦理之有也貢市事黃酋初不欲則爲盜爲奸何所不逞是在謹備之爾茲小孫假滿上京謹此專候其瑣及時事者江湖之憂或我公秉政之所欲聞也

與趙汝泉中丞

素欽雅望惜無緣早遂登龍往聞借重臺中謂可酬夙願也乃衰殘來逼至莫能須臾待迄今抱歉田間索居顧承念遠使賜教加儀曷勝感荷使旋謹此附

奉復謝并候外具土儀用將遠敬惟垂照不備

與唐正菴憲望

某也退歸田里迥隔雲霄凡我東省上司統未能顯一使候也遙瞻岱雲無任欽慕茲既逾年而小孫幸得登科辱承遠念專使賜諭加儀情愛藹然曷勝感荷外諭皆正法公處消弭隱變地方之所大賴者即有不如意不相諒者恐亦難以昧虛靈之心也萬勿多虞礦徒欲逞多方罔上前已數次將得志卒未果此地方之福百靈之助也　自信決無他凡我求人

尊蒙福庇均切感戴使旋謹此附奉復謝并致區區
惟尊照不備

與李漸菴中丞

僕退歸以來毎承愛厚茲以小孫登科又承款教情深而切辭婉而核循鄙家世何幸留意之至也至於小孫復蒙獎藉已多期待過厚叨天之幸則有之矣如尊計其又何德以堪之也後事未可必尊意愛厚則當世感無既矣厚儀拜嘉不勝感荷使旋謹此附奉復謝并候餘惟尊照外河工得停隱禍潛消臺下

回天之力東方不世之恩也凡在治屬均宜感戴又租庸調法各有攸當東人世安之矣萬勿以責事者少更則萬全之福也承諭謹覆及之餘不備

○與余樂吾文宗

恭惟教鐸東振薦紳仰承士子出門下者步趨不越模範維欽是以發將科者皆經品題之佳者也小孫曦過蒙獎進叨此高選寒家感荷德教將沒世靡敢忘矣老朽猶及目覩何幸如之惜不得親造門墻一伸叩謝乃承尊諭燕加厚儀情愛藹然何勝感佩之
旋謹此附奉復謝惟尊照不備

與趙汝泉中丞

生往在臺中我公亦撫湖省事有相涉於文移間尤我公剖斷明決執持堅定不為利疚不為威怵誠一時之砥柱也私心深切欽仰惜無素緣一叙平生徒為懸冀迨藉重田臺乃生以老退又未得走迎台從殊抱歉然茲者東人有幸得我公寔來保釐齊魯民庶得受生成之恩矣顒慰何如適聞熊軾既涖濟上謹此肅啓尊候起居萬福仰惟尊鑒豉足代雲無任瞻依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九終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十

詩

四言古

平遼詠 春贈曾石塘侍御

憲昔雲中尊士糾訕戎帥與戎徵役勤王歲于在行
勞不罪當歸給其師尼而効之撫臣詔旋[illegible]一呼
狂走厥徒三城造孳騎虎弗歸燎揚烈然于直姑平
事上題書朝議纖滌 天子曰俞于直雖然爲默式
沉一舉成勳網既呑舟良謂去爲從愿朱偷通天巨

妖丞發潛消皇圖永苞誤膺于爽生祠東隅晉秩爾
毘途謠巷云汾陽之汾關令述閱自古不磨永言以
歌太史是哦

○海之水三章贈高凕楚子

海之水望而茫茫不可測之浸其疇敢航不敢以航
惟是遼以防

○又

角之山望而巖巖不可極之峻其誰能攀不能以攀
惟是胡以藩

○又

山兮海兮固將依兮屹屹長城鎖鑰附兮德阶不可
兼兮百二安足言兮

五言古

○清明即事

蕭蕭白楊風慘慘北郊色雨露泣清明游魂依寒食
兒女且焚飯跪奠塚丘側父母裂綵錢燔化招幽魄
相見俱灑淚冷然令人惻有聲雖徹天聞言竟默默
祭罷飲墦間露襟亦已拭耳目所爲情緬焉夫何極

區區百年中賢愚同一仆而又過清明反覆詎難識
天地無所逃太上有立德非然委荒草日沒雲長黑
異哉莊生言吾道安樂國

○題馮貞齋松萱並壽圖

采采庭前樹攸攸堂背花協氣浹盤根馥郁相交加
庭設長春宴門歸駟馬車緋袍映雙鬢爲樂寧有涯
王母與蟠桃仙子進胡麻頌言永忘憂八千固歲華

○題謝晚溪天衣錄

豫章偶中折遺[illegible]以參天文蚌沉清淵明珠爲世妍

藹藹栢崖公學道得真詮早歲上賢書名已滿區寰
論秀升南宮若使未及先天上玉樓成春之四十年
崔母痛未亡勝襚痿復全泉毀積而祀水霜遂盡棺
有善不獲俯餘慶理無怨所以留晚溪迺將食德延
華階日參於金誥錫便蕃佑了究遺澤請誦榮哀篇

○吾與亭

閒居寡塵紛方園近作勝未擬裁花柳嘗試闢三徑
尚友倦心游緩步起幽興物遂性情真亭空風月剩
望海倚城隈見山于檻凭觸目發天機巨響還長應

靜觀覺有得兩忘深入定是以聞道者草窓更驪聽
上下察鳶魚懷哉非我侒迺知井菜根不復憂壓甑
良輩有輝光大塊煙景贈樊董未暇評悠然拂陶令

留別孫繇秀才

三年擊柝餘談咲得吾子端家講聖功門言發妙理
共井日藜羹應知肉食鄙世俗薄幽蘭前修緬芳躅
周道易長趍詎謂有所視君子重臨岐失路恒於此
達者贈人言僭托聊為爾良貴位成人至（□）□已
出門勿輕步著心必近裏隱居是卓然行義將樂只
游玄宜覺太白誑亦且喜敵至不殊邦交戰悪可已
去去無離陳歲寒寸心光

七言古

○塞下曲

城南空有大寒北塞無地虜騎長驅來奪羊不成遷
牧子抱犢從兒挂刀視可憐衛我人無能柯潛
塞人耕塞田亦供塞卒食塞女採塞桑亦製塞卒衣
所冀相為命各使頑無逆眂日催愉急星火今朝房
掠空吾居極目龍沙秋草黃朔雲漠漠陰山蒼天高

馬肥弓力勁巨眼胡兒氣正狂數日射鵰不知返早
時復逐雙白狼夜哨報來要南牧百里墟區將蕪荒
誰請長纓繫其頸免令歲歲說賢王

桃花爛熳歌

吾與園中桃樹叢開花帶雨胭脂紅香分王母西池
種錫爾林樾千花雄露栽看北玄都觀一曲溪流武
陵岸無似空怜剪綵心造化由來不解笑爲向
飛仙子一片輕霞鳳聲裏忽隨春風醉九重敲
鹽薄綵蛾裊裊一株胡粉稀嘗憶往歲太芳非

物理應乘除嘆息人間未與違花御花開人供俱壯
年老年不須更阿姥曾爲摘花妹白頭吟望愁何如
吁嗟噫嘻白頭吟望愁何如

薊門行

無終西去漁陽道漠漠寒煙帶秋草古來賢逆幾經
過話厥平生傷懷抱休戎豪士有田疇弱冠齊民知
爲劉折寵成都俱不易平狄誓死辭封侯吁嗟祿山
腺羯虜君臣分義棄如土遂令齊衆誨盜成一朝動
地喧鼙鼓嗚呼倡亂有因救不能後人謀國還可憑

徐樂有言無土崩感之聊作薊門行

○送詹角山太常之南都

四海交遊論知己眼前少有角山子世情肯作簡中
人古道爭誰天下士憶昔承明初謁　帝君已青雲
司國計岜然試政得從君片語相逢識意氣尋余倅
郡漳河東君亦埋輪入雲中兵戈弄人遊釜事帷幄
成君勸訟功幾補東關君問里余領抱關明祿仕朝
隨瀛海泛虛舟夕對角山酬仰止我來君去幾經年
我去君來亦有然暫同不逆俄言別雲路煙霄在今

越君行鼓棹石頭月那能乘興山陰雪只應濟濟與
加餐共惜流光鏡中髮君不見平龍河合有時天
上銀漢不終缺

○薊門行送楊虞坡總督之鎮

出車曉日明芳甸節使臨戎張祖餞雲陛纓承虎竹
分天漿早度龍沙猶憶情大寧連上谷開平之外絕
南牧朵顏自許備藩籬翊令左衽難仰縮湖河虜戍
蒙氈腥去歲浮圖亦震驚周家應薄太原伐漢將嘗
屯細柳營屯營壘空資崇護蟻穴不穿大堤固疆場

又已困輓輸民間見復苦召募　天子拊髀煩牧賢
渐坂蜚能觹麝遊一朝簡命膺推轂眼底狂胡直渺
然登車仗鉞轉揮霍毋上材官咸入幕號令風行山
石推指揮從定旅頭落漁陽二月省春耕充閭方畧
圖金城綿亘常山險地險那須十萬軍橫行三輔春
回沙烟樹能寢淮南汲長孺洗兵近挽碣石波消氣
遥靖黄花戍奠安宗社非常倫出將入相今其人虜
功須早聞　明主歸來名爵上麒麟

五言律

○宿少林禪房

少室廻僧舍空門並鐵煙蘿藤絡村抽竹逕入雲穿
面壁禪心閒飛錫福地偏晚過因借榻塵世頓蕭然

行取入封丘道中寄子華泉

洛邑分歸袂河干問主人三秋驚不見一宿苑能親
望入連雲樹思勞近水蘋報予當此上[illegible]

○閱邊城因至海上

天霽煙沉市霜清朔氣高寒垣餘學拆野向出新施
城勢憑山麓風聲雜海濤登臨遐矚飄泊思忉忉

早春邀謝副憲唐推府至海上

柳色春初媚延賓至海隅水寒魚未躍風定鳥相呼
人世泊舟渚乾坤納鏡圖飄飄萍梗是搖落幾能俱

同呂江峯武選上角山寺

絕塞逢天使登臨發興豪蒼苔蒙峭壁輕靄接長濤
入定祭休粒論心覺醉醪話窮天地處何出復如毛

○清宵露坐

海氣迎朝發山雲向晚開風從門柳度月上女墻來
戍柝有時歇胡笳無寄哀當關酬壯志東北洗峰萊

同省少參觀海

家落親嘉客蓬瀛興復清沙鳥分小隊鷗鷺尋先旌
雲出山含雨潮來水漲城欲昇蓬島上天際覓長生

○觀潮

月華窺欲滿地息氣浮空浪湧一天雲濤聲萬樹風
沃焦烘正沸海若噴初雄飃洒來春望浩然此處同

○關外迎春

青帝宣東令喻陽亦不遲梅英旋玉破柳綠已塵絲
生菜盈盤細湛醪出郭宜始知沙磧裏春意未云私

次角山韻

論業逢知已高懷復盛年幽岑絕塞地和煦早春天
山水同游興詩書共結緣勉脩黃鵠志遂羽毛騫

○守歲

舊歲今宵盡明朝新歲來花迎椒頌勝栢趁酒尊開
芹美慙懷野衣班欲傚萊寂寥天末地時序一相催

○晚步

信步踏芳徑沉墠墻近陴鴈廻青海度星遶戍樓[illegible]
竹冷泉傾竇風微月印池此中饒得意未遣[illegible]人知

○雨後望西山

馬上逢初霽城中見遠山翠應看雨浄潒是斷雲還

○喜李石巖至

王氣連嶓嶷雄圖引鴈關不知岩洞裏究得幾人閒

寥闊十年外欣逢五月初相看玄鬢改各道問言疎

余病多知藥君才富著書何因風雨夜聊此慰離居

○初至蘇門遇雨

數月遲周道塵襟晤不開偶從多士駕漫向百泉隈

綠樹濯新雨蒼崖點舊苔便應舒一嘯靈來共徘徊

○奉送高白坪少參之陝

最喜知名早方憐締誼遲如何辭樹隔又動隴雲思

劒佩餘秋肅車旌帶雨滋應聞耆舊語始見令公時

○登百泉書樓

飛樓邈何許三面是蘇門昏曉中天辨人煙下界喧

有時平度鳥落日迴啼猿更喜淵泉出雲霞自吐吞

題河泗仙槎卷爲孫豐山相河

河流原接漢仙跡有歸槎遙借秋風亂鳴榔落日斜

黃龍迎遠棹白鳥聚平沙彷彿逢牛女盈盈意轉賒

題高白坪柱史椿萱並壽圖

高堂望鄉極彷彿錦江隈琪樹春方蔚仙花晚正開

心知西母宴觴侑北山萊綵服牽遊子瑤圖獻栢臺

○題姚鹿谷方伯卷

卜築依山腹無營坎道先泉邊恢菊沒木杪悅鶯遷

妙響忽來應幽棲自入玄所希藏若貴不是愛逃禪

○宿少林寺

少室橫靈秀僧房古獨偏藤墻多繞樹蘿磴半凌烟

選勝曾飛錫真空不落詮西來一則語試問幾人傳

○登華山

碧宇澄秋霽遥峰藹曙暉探奇遵水渚訪道入岩扉

輕靄流丹壑孤雲吐翠微平生泉石性媚此澹忘歸

過靈陽宮吳元壽道以詩無擾役宴償以謝之

釋褐同君日相看二十年漂萍憐去住回首嘆風煙

未遇辭先遠從離情更牽返初均息駕野興各悠然

○書懷

亭午臨書倦駢肩臥北窗井收頻慰渴欄靜稍生涼

園杏孤株熟庭葵幾種芳忘形絕境後來許誰敖

洛陽過別流味泉

三月遊河朔今朝別洛陽歸人言欲送滯客思尤涼
將與遺錐何將將截短觴有懷俱咫尺南鴈度衡陽

答執禪味泉

小院延紅日青楓引翠迴客帳寥亦若鄉思詎平未
不解尋幽事憐禪獨酌杯他年當夜向盛會幾時同

出院

天設靈源洞人來縹緲間懸崖開曠屋流水斷空山
洛地多幽勝官遊半日閒清晏明鍛引不信有塵寰

雨望

脈脈行人淨樓遲小院東有年頻戀雨當病不禁風
寺有浮煙翠城含落照紅沙鷗綿難仰解談水上功

村日

樹蔭斜日石床到晚涼飛花桃欲實斷果菊成香
滿勸知魚沫泥分覺燕忙自憐栖白地消引興能長

寄金侍御東雲樓

小集偶飛雪登樓視大荒嚴威臨塞重返照到關長
默見林巒幻行驚烏鳥喚腸歌未應一醉天畔此離觴

秦皇島

結社學行樂東桴適燕居掉翻洗翼鳥網得避筐魚
浮海言徒是山陰與可如空明元不意世事信舟居

又

市僻盤飧儉情親談吐宜高樓風入酒長渚水裁詩
共唱能漁子來觀得牧兒忘筌超意興莊惠几人知

同閻寬山侍御上角山

側步盤蘿徑迴瞻俯女陴山泉常漱石野鳥自懸枝
暑卻松禪坐嵐除抱遯思時來清興往移日未知疲

王合川侍御抱疴前此以詩問之

咫尺闕服食無能問訊頻坦心及過雨漫與到思尊
萬里他年事千金此日身聊將不味藥緘使一專陳

山海關留別

萬里藩垣地三年寄化鄉波才花放門下世康封疆
政省知人便閒多覺日長別離當個見自來相忘

吾與亭留別四首

桃杏亭邊樹年年各有花一溪流浮水四望傲分霞
各鳥來殊國主人常在家別離應相係小徑絕樹斜

又

暑氣逼人遍翛然池館凉新荷出蓋並作樹數陰長
高臥古能枕放情尤可觴謾愁更爾勿名伯烈可崇

又

火轉秋先净空亭事更幽虫吟能解節月至若知流
不洛悲堪賦菊開澗用詩他年如意上應入夢中遊

又

歸木寂閒院端居日掩扉膝安便卑陋志深節惟肥
歌雪慚無興負暄願豈違衡方人但有那役歎吾非

宿七家嶺驛讀壁上詩有懷岩野角山二知己

程短夕陽斜閒看壁上詩久憐岩野别忽動角山思
遠寄際三至巢林尺一枝神魁衣欲洒天末起凉颸

代友人送陵縣姚二尹還遷溪令

曉日平原國清風了賊卑政多留仕籍名卑上賢書
獨鶴隨仙鳥雛鳳戀帝車枚特君世業不必擬相如

海印寺再樂同年宴曾

梵宇超塵界長安此避道兒莚作汴樹車馬散空門
正苦難居久翻增解事繁同人今絕汴相對惜共儔

又

虛閣留餘照微風薦晚凉中天開净土四座列冠裳
晤語幽蘭馥行歌野芝芳應須酬勝地自衒侃雅觴

吳汝喬邀登崇文門

久懷遊汗漫乘興此登樓苑樹含清曉山煙帶素秋
雲間金闕近斗泛玉河流伐木多君意吾生塵外求

洛陽公署懷左東津憲副

游藝消長夏玄思憶大沖崇陰交陝道劍氣指湟中
鳥語情還劇雲生意不窮天涯俱浪跡何日聚飛蓬

和西亭學宮見訪次韻

歲晏衙齋息高軒枉駕即知爲善樂更苦校書心
談劇酒應罷庭空月正臨陳思挑作賦白雪使人欽

思賢亭夜坐

地僻誼難至亭虛爽易生懷賢思坐久散慮覺身輕
排戶青山色穿林瀑布聲樵漁應有伴欲問不知名

宿少林寺

少室攢靈秀僧房占獨偏藤牆多繞樹蘿磴半凌烟
選勝曾飛錫真空不落詮西來一則語試問幾人傳

水環漁得上鈎魚白鉢大送白衣安期此日能親見擬引
鶴衣共步虛

○秋日遊園春庄二首

白露寒煙天氣清悲秋重作踏秋行山空樵徑穿將
過水落村橋結欲成閒發幽鍾來午遠故越次私與
門横何人歲序同功去尺寸無能嘆此生

○又

幾轉山腰幾渡溪武陵深處使人迷凹徑領子登岩
嘯栖鶻鶩巢望馬啼九萬里風迴頂上三千丈日掛
林西前脩真隱留遺事敬吊遺纔題

○遊春園庄吊訪主蕭海釣一首

萬山一壑掩楓林不斷煙霞深復深釣海幾年舒野
興關門半日浣塵襟臨池共道羲之法採菊誰爲靖
節心人遠猶遺三徑在舊時蘿月照蛩吟

迎春日壽父宴諸君子

壽筵恰與小春期上客齊臨迎賀時松茂南山勞作
書鐏開北海莫多辭堂陛擬共陽和開河流還救漏
刻遲梅發菜生元有賦今應增賦老人詩

○遥聞聖駕謁陵

天壽乾坤埋玉峯宸心雨露愴驕龍鑾輿過山松嶽
外仙仗遥臨翠靄中山抱雄圖疑王氣水紆遠勢逆
皇封因過畝畝詢耕稼喜色忻忻見野農

○聞龍舟泛西湖

西山佳氣滿皇州湖水仙源引御溝行帶舊便涂鷺
渚蘭桄新試進龍舟九天雨露波中散八極陽春帆
外收鼓樂應聞忺告語明時過念戒宸遊

得郭君弼按吴消息

曾見題封震雨都今傳持節肅三吳未矜繡斧司威
柄自得青驄靖要途寒浸秋霜拂鉄面清盈涼月洞
氷壺晨門猥有同心者天畔佳音慰客孤

園春堂再至二首

園春再至更秋山草碧楓紅入眼斑落葉重遮新石
逕閒雲半鎖舊柴關平生矢已慙搖尾三載羸人常
破顏海釣清風如可見過門流水日潺潺

又

一丘宛宛帶春斜絶壁參差門巷遮閒逕知同將翔

宅草玄還似子雲家聲微逈出臨風笛夾道時逢迎
笑花偶憶紅塵紛撲面幾回羞澁對煙霞
落葉和閒山泉
入夜西風捲客夢驚獵枯葉半凋幾山間石岫黃茅
屋水長荻花白鷺灘鄉思攜衣一鴈鳴旅情伏枕幾
蛩寒故人喜見還珠玉蕭瑟天涯未足嘆
○送安子仁節推赴保定
十年同上薦賢書三月京華慰索居幾輔更聞叅五
馬他鄉應復寄雙魚無子未淑皋陶問見爾能乘定
國車悵望都草楊柳色菲微今為故人踈

迎恩寺春遊言別吳用宣少叅
長安積雨淨塵埃碧藏珠林樹色開晨鳥偕居依水
竹霽霽客居傍簷梅石壇月久蒼苔滑煙渚風輕白
鷺廻物候方新春已半莫教離思滯行杯
○弘法寺侍崔後渠先生夜坐
遠從碧落叩禪扉喜見台星近帝畿對酒已拚露醉
足論文深愧賞音稀月明露氣侵松徑風動花香透
客衣夜語清陰應共惜高山况是十年違

○輓崔後渠先生
黃金臺下憶懸車白玉樓成罷著書踈竹凌風吟別
院長松和露泣幽渠百年浩氣還河嶽一代文星入
斗墟日暮不堪垣野望典刑空在邈悠下
○冬夜同安伯山諫議再過少溪宅
退食南宮坦故吾不妨朋舊日招呼坐聞九陌宵鐘
徹佇見千門午月孤何意安期齊下榻重來謝眺共
圍爐絕塵擬步應十駕肯負當年入駁圖
○春日賜宴遇雪
鳳凰樓下宴千官天上飛霙點菜盤雲擁瑤臺春色

動氣衝銀闕曉光寒為供御賞催梅發喜逐朝衣並
珮看露賜歸來歌既醉還聞鍾鼓滿長安
題馬東野卷
徵君別業傍青門三徑新開遠垢村懶向督郵貪紫
綬喜招野老話清樽林間曉露從巾折溪上春雲入
屐痕華轂有時迎舊侶錯教芳草怨王孫
○寄贈新河尹周寧甫
尭封近見郎官宿漢殿初分縣令符曾向類雲識驂

輪蹄儘飾亦虛空誰識人身大極儲洙泗淵源仍正
派乾坤橐籥有真機得爾直指也無易始悟支離盡
信書游夏升堂終外假只應好學獨癯儒

○九日宴鵝塔寺次不少城韻

給南佳氣望中懸不有樽罍九日筵承惠金莖留福
地含風貝葉倚高天清輝滿座來新月爽籟侵衣帶
晚烟共擬傳觴成一醉柴桑遺憾九華篇

○九日保安舊城書懷

客裏重陽亦漫過登高何處遣蹉跎寒煙紫塞疑傳

警梟日黃花廢雅歌數月勞車煩餽餉百年雙鬢厭欲
通和晉天征役安能息回首西風鬢欲皤

送大宗伯孫叅政歸并公子得告隨侍

凌晨冠蓋集郊居漢代公卿餞二疏楊柳含情春夾
岸鷺鷥結伴晚依廬玉堂盡省成功日綠野香山適
志初自古幾人知止足從今林下有懸車

送大叅張先生之蜀任因便歸省

都亭弱柳未全抽此日看君入蜀遊瑣闥雲依留諫
草薇垣花發近鳴騶攜辭司馬勞相訪敎化文翁可
自求巴國秦封親舍迥好隨杖履錦江頭

省中紫藤

懸弧正值種藤年坐對庭階豈偶然數蔭難覓岩上
月垂芳今並省中野虬龍乍起身猶屈孫欲爭攀背
共懸多少靈根老幽徑誰同大隱入詩編

初至金陵

平生惜不到金陵此日來遊識帝京王氣近從鍾阜
出勝形遠自大江橫市偏西鄙坤維滿朝過東華天
宇清爭似燕臺當北極常山右背左滄瀛

遊報恩寺次潞橋翁韻

嘗憶楞嚴貝葉書喜從塵外散襟裾佛圖秀漢集飛
鴿梵樂臨池見出魚與客同懷千古事逢僧閒話半
生餘空門提有清心法見在將來一切除

聞雁

開曠臨關意轉長有懷征雁語恩鄉循行信寄忽飛
和晚度還驚回脯忙漸食忘機依塞浦作賓隨尾對
江湘憑渠欲送瞻雲思珍重銜蘆到濟陽

○秋夜

家農事亦知[illegible]人荷笠簑[illegible]作
雨因憑山氣轉[illegible]不離半里曲收聲[illegible]瀉醪倦
晚過野篠荒[illegible]解問翁髯婦[illegible]

春日枉諸同年夜集

約共春盤傾未違已看宮掖報春歸[illegible]辰
地鵁鶄新懸日月旂只以濁醪酬[illegible]勝國
時稀淹留夜半憑高興翻詔前人[illegible]

鎮東樓

城上高樓跨海山營州與地舉聆間[illegible]撫

宿中夜獨摩北斗間平引醫無齊翠肆恍疑方丈漾
漭滉神京天作東封壯永求飛甍俯玉關

感時吊故人

結廬贏得枕流眠不換甌閩路八千避俗懶令一榻
下振衣任上數峰巔遍栽松樹擬巢鶴短荇藤墻取
度烟易退分明心可見磨崖况有卜居篇

曾侍御平遂遜以其父喪制歸寄古詩之

三月妖氛暗海東慨然攬轡倚衆怨企瓶水許歌准
蔡銅柱原應標泯同共翼空犴常[illegible]獨憐靜[illegible]響

悲風揚名自古推純孝誤向終天慟未窮

喜友人至京

官况祇今一析餘逢君勝讀十年書黃塵須信能祛
鄙卜夏應和嘆索居胥漢忻瞻 丹陛邇烟霞慵傍
紫山虛追隨屈指高秋日聊遣相思寄鯉魚

山海田 朝待漏

三年今復拜 承明寬在趨蹌予夜驚王珮稀聲五
漏永銀河低度一參横上林鐘徹流鶯夢 魏闕門
隨馴象盟鳧衣香爐及海宴普天何幸 聖人生

輓林小泉少保

北闕崇班黃綬鮮東山別墅靜琴張關身擬得通仙
籙厭世俄驚入帝鄉海國風烟應索莫江天草樹共
迷茫已看箕尾乘秋迥會見弓裘似晚芳

喜吳元壽拜 表至自南都

石頭城闕望中分念予頻看江上雲獻歲故尋來舊
侶起朝還似未離群鶯歌花勝傳春入酒興詩任判
日曛共道應遷五馬青洛陽平治頼重開

送少宗伯礪峰康先生赴南都任

原缺第三十三葉

宿少林寺

正苦囂煩多鶩鬧面壁禪病懷如可遣何地息諸緣

七言絶句

題葉柳亭卷

垂柳依依出禁城故園風味向來清只緣贊畫雲霄上未許重尋鹿豕盟

◎望秦皇島

長城爭奈禁宮胡不死神仙亦有無蝦莫阿房深草木空餘絶島伴煙孤

留別肖應岐上舍二首

萍跡三年北海頭每扳形影語交遊淡然愛爾還能似日對春風未肯休

又

秋風拂物意如何颯向離亭思更多夜望苟星懷我遠日懸徐榻爲誰過

過廬客口

千嶂斷廬容野店一渠香柳隔人家憑天關塞胡難度拂日風霜鴈易斜

題許默齋觀魚冊

茅屋松間一逕深携壺來仲得相尋偶從川上觀漁事忽動當年結網心

又

尺綸孤艇是生涯笑傲煙波共一家從前不入非熊夢豈得鷹揚見子牙

遊東湖大傅園次韻

無邊佳境盡招集久對琅玕意更深始信此君能却俗幾多清興在煙林

又

喜踏蒼苔緩步行隔離汩汩聽泉聲交人抱甕渾無事不識停驂駟馬榮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十終

端肅公集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葛守禮撰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謚端肅是集凡文九卷詩一卷邢侗爲之序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十卷附侍御靜生張公遺集二卷

〔明〕張選撰　附　〔明〕張纘曾撰

江蘇省高郵縣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張元昇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張靜思文集十卷附錄二卷》提要

張靜思先生文集序

自古忠節之士不必以文章顯而天下後世因其人思誦其文雖尺牘片言往往變而傳之至於歷世而不泯蓋文之以人重也久矣彼其議論所發內本乎忠孝之心而外係乎天下國家之故讀其書者既有以激發其志氣而又得因其所言考見當時政治之得失與君德之消長

故雖無意爲文而文有不可得而泯者有明直諫之臣較前代爲多而世宗朝尤盛於時吾邑靜思張公爲給事中因太廟祫祭帝不親行公上疏諫得重譴

以去非所謂出一言而關天下國家之故者與於戲治忽之際其辨微矣當公爲諫官時世宗方富於春秋銳意圖治凡郊祀大禮皆所親定豈不明於非類

非族之義而太廟之祭稱疾不行毋亦宮中禱祠已興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與公以抗疏得罪廷臣卒無有申其說而力諍者以爲此細故耳無足深論迨其

後帝深居禁中以淸靜無爲爲務文成五利之徒蠱惑上心公卿大臣希得進見然後知向者祫祭之不行已潛伏其幾而公之所論固有以逆睹其漸而防

之於微也孟子稱誦詩讀書必知其人必論其世今以公之書考世宗前後行事則政治之得失君德之消長有可槩見者宜其足以垂世而行後也公集凡

十卷其曾孫侍御靜生先生編次藏于家四世孫侍御容菴君與其從弟時昭再加叅校鏤版行世并以靜生先生奏疏附於後而屬序於松齡松齡往者備

員史官纂修明史每論次公遺事輒爲感慕不置故因其後人之請敘論之如此靜生先生於崇禎中亦以直諫著合其文讀之足以徵君子之澤久而弗斬

而明自世宗以還百餘年升降之故亦可略覘其槩云

康熙甲戌冬同邑後學秦松齡

拜書

靜思張公遺稿序

康熙甲戌重刻

天地間靈奇瑰杰之氣不可磨滅者上炳日星下鍾河嶽而常勃窣坌發於貞臣烈士之心世之爲諫臣者或動於一時之意氣或自矜一事之名節而非實本於忠君愛國之誠卽慷

慨激辯非憤則懟總之不可對君父卽不可對千古對寸心者也若我靜思張翁者所稱眞諫議非耶翁以進士起家浙之蕭山令以治行第一名爲戶科給事中甫八月會

上不親郊廟特疏忤

旨廷杖八十梃凡折者三斃而復甦者再嗚呼

世廟英斷御下孰敢嬰鱗於龍[illegible]之時抗顏於震霆之下者而翁毅然獨往不惜軀糜以殉至今讀其封事凜凜猶生而絕無矜名競氣之意翁蓋先

期可對寸心可對千古而後出以對君父無不可者卽與龍比共遊地下所無憾焉余又聞其令蕭山時有虎渡河堤漲沙諸異政蕭之民今猶尸而祝之其著績當官者尚未暇詳考試觀條議兩事宜侃侃千言無非爲

國爲民之實心所曲爲籌畫者也歸田杜門足跡不入公府晚擢通參終賦考槃間一寄與詩文蕭然自遠而其忠君愛國一念自藹然言外即貞臣烈士所爲與日星河嶽並不磨者不盡於茲集而茲集亦足以窺見一班云翁於余爲內王父余少時猶獲追隨杖屨見翁一謦欬間必以名教爲先訓迪後進必以忠孝爲本余不敏濫厠掖垣先輩典刑宛焉如昨而雙金一字忝負淸時余則重媿我翁矣余則重媿我翁矣

萬曆庚戌上巳之辰後學孫壻侯先春拜手書

兩朝奏議序 康熙甲戌重刻

吾邑以祖孫直節稱者必推張氏在
嘉靖間則給諫靜思先生崇禎間則
先生之曾孫侍御靜生公侍御故予
門年友而先生與予高王父晴峯翁
又屬同譜今先生之四世孫裘履吉

等梓其祖若父奏議政蹟若干卷以
予辱世好而屬之序序曰惟
世廟聰明英武羣下震慴先生入諫垣
甫三月即請躬詣
太廟勿再命勳臣代祭爲言致干
天威杖闕下受杖時猶大聲疾呼曰
臣死不足惜爲
祖宗典禮惜耳
上益震怒致三折其梃斥爲民而歸
居家教授垂三十年迨
穆廟登極召用銀臺而先生巳耄不能
赴人咸謂先生旣幸而不死又何不

幸而摧挫擯斥以終也閱再傳至侍
御起家大行荷
思廟親擢西臺甫一朞餘前後凡二十
餘疏如禦邊辦賊求言用人之屬無
不極意反覆爲
上力言 上皆一一舉行至于宰執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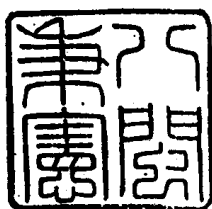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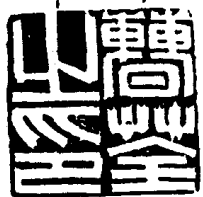
臣方爲
上所嚮用而屢疏彈劾批綳引根嶽嶽
不少諱絕不聞犯雷霆之威或稍鐫
級嗣有獻納旋卽允行誠不啻轉圜
然嗚呼均一諫也何與給諫公所遇
之殊與雖霜霰雨露莫非君恩要之

給諫公若彼而侍御公若此或先生
當日精忠血誠造物不忍終負所以
言聽計從之遇不盡償于其身而卒
報之于孫葢亦天道張弓高抑下舉
之數宜爾也抑予尤爲侍御幸焉昔
魏鄭公之孫暮在唐宣宗朝雅負直
聲宣宗嘗嘉嘆曰魏暮綽有祖風然
卒爲令狐綯所間而遽出爲西川節
度使其視
思廟之信用侍御不疑爲何如者假令
侍御之按中州天不遽奪其筭需之
永久假以事權雖劇寇縱橫未必不

知顧忌所謂隨用李良而楚不敢伐
汲黯直諫而淮南寢謀安知侍御不
大有造于　朝廷哉不幸巖疆之下
須我勞臣法彌云徂外患斯亟葢侍
御沒不數年而　廟社隨之矣由是
而知公論者實天之元氣卽三百年

奕葉重熙未必不繇諸諫臣滋培元氣之力然則覽斯集者不獨見張氏後先媲美亦以明我

列聖尊賢養士之報于無窮也歟集中所載蕭山德政錄及按豫約法三章義詳本帙于不具論論其入告者

同邑年家子曹荃敬述

張忠諫靜思公遺集序

無錫素稱多忠諫名臣明嘉靖朝其最著也先是洞陽顧公以議大禮東川楊公以興獻帝祔廟斗南黃公以從葬梓宮疏列巨璫鮑忠不法狀皆拜杖闕下至靜思張公其忠諫與三公同公以太廟祫祭帝不親行毅然抗疏諫之疏入帝震怒廷杖八十杖折者三公從容語持杖者曰吾不懼死不可使天子有殺諫臣名噫公之諫可謂忠矣其受禍亦云烈矣夫為人君而不容納直言極諫之士為人臣而不躬逢止輦受言之君而徒然效賈生之痛哭踵朱雲之攀檻其能不以諫而得禍耶雖然公既為諫官誠宜有以盡其職引君于道况

公之所諫有關千秋祀典之重而非一時詞章之末也乎然則張公忠諫之名固歷百世而常存矣公之曾孫靜生公入品氣槩酷似其祖且官至御史而亦以忠諫名嘗彙公遺疏編而訂之垂數十年矣厥後四世孫南倩羔倩燕孫羽倩侍御容菴輩曾刻其遺疏以傳至詩文全集尚未鋟版

行世歲在甲戌夏五時昭扶初昆仲慨然力任而授之梓首奏疏次文移次條陳次序記贊跋尺牘雜詩而以居官政績身後碑銘與實錄志傳諸篇附焉卷末復以侍御靜生公奏疏及巡按河南條約附之其爲墓表爲實錄爲志傳亦備載於後刻竣靜生公之孫曰駜騋騤等過予十峯艸堂拜而請曰吾夫子與先大人交最厚及設教忠孝堂其熟聞先世忠諫之遺風亦已久矣敢乞吾夫子序言以爲光寵余乃受其書展卷讀之嘆曰此張氏一門忠諫書也有是祖有是孫不信然與夫靜思公之忠諫不待言矣靜生公自入臺以來疏凡十九上區別賢奸指陳利弊時馬文肅稱

其有論事之明見幾之先救時之鉅合賈長沙陸敬輿田表聖爲一人夫豈虛哉旣奉命巡河南疾作猶志在盪寇安全豫以安天下適流氛大熾鎮將失律去師公憤甚具疏至氣不屬而後投筆予囊遺言城潁宗澤長呼過河事之可哀可涕獨古人焉已乎此靜生公之忠諫所由與其祖靜

思公前後如一轍也余固知兩公之深者讀兹合集而更有感焉爰綴數語序於簡端併以復張氏諸象賢云時

康熈歲次甲戌冬杪同邑後學錢肅潤拜手敬題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目次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目次終

給諫靜思張公疏稿卷一

梁谿張　選舜擧甫著　曾孫鑽曾公緒甫初編
四世孫元昇 元旭 重刊

戶科給事中臣張選謹
題爲乞罷營建以彰
聖心以釋羣疑事臣唯天下之人狃于見聞者常多
察于幾微者常少往歲仁壽宮災
陛下俞廷臣之請亟命鳩工聚材刻期營造旣而報
罷人之狃于聞見者咸謂

陛下之事
昭聖皇太后未若事
章聖皇太后之隆也不然營建之擧何爲中止乎此
坐于不能察其幾微之過也夫
陛下之事
昭聖心極誠篤禮極隆重初無一毫之間自
卽位以來　尊號之上必先焉定省之行必先焉
形諸詔誥見諸敕諭一則曰
兩宮再則曰　兩宮是
陛下之事
昭聖擬之　章聖殆爲過之豈特無異同而已哉奉
事之心之禮如此其至彼狃于聞見者顧謂營
建一事不能加之意焉何其不察幾微之甚耶
臣蓋有以仰見前日工役之停非
聖上之心出于不得已之故焉耳何則前歲　後宮
有言宰臣建議以爲坤道宜靜乞暫停工役以
待後擧此臣子愛君之深意不爲無見
陛下以天下爲心故不得已特允其議暫停前役此

陛下與　昭聖之所知亦在廷諸臣之所共知者也
所未知者特在外疏遠之臣民耳今春以來
大內興工清寧繼役臣竊料　仁壽之建次第
擧行此其時矣而狃于聞見者猶以二役並作
獨遺　仁壽爲疑此眞不知
陛下者也夫觀前日不得已而暫停則知今日豈嘗
忘興作哉但擧行有漸不容輕率耳雖然人愚
不知惟
陛下有以更之苟不及今早爲營建恐人心終不釋

然臣願
陛下特勅工部將現在木料磚石擇日興工作速竣
事雖原議之臣未以爲是亦望
陛下斷然行之以明前日停役不得已之心以解疏
遠臣民狃于罔見之惑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
謹題候
旨此疏稿成旣　上掌科于諸疏中見之大懼曰獨
不聞
皇上試棍乎棍下要折務梗一束乃拉六科同年共

阻取疏袖之而去遂寢後以祀典一疏犯
顏廷杖掌科始日早知有此骨鯁前疏不強阻矣

戶科給事中臣張選謹
題爲懇乞
天恩保留巡按憲臣以安人心以靖地方事竊惟當
天下非常之變者必得非常之才而後禍亂可
弭又必得非常之德望而後人心可安先年宸
濠之叛江西動搖人財離散賴有巡按御史唐
龍展布才猷肅淸軍政撫定人心江右爲之粗
安當時士民以瘡夷初定民心易搖而難制易
危而難安乞復留巡按一年以濟時艱荷蒙

皇上俞允於是江右大治至今人猶德之是雖御史
唐龍之功實由我
皇上再造之恩也去年江南大旱赤地千里兼之倭
寇猖獗殺掠無算餓死者委塡溝壑被戮者積
骸成丘人人自危朝不謀夕幸而巡按御史周
如斗到任目擊時艱痛心疾首與撫臣同心協
力奏免蘇松漕運之糧減徵常鎭起存之米民
力少甦倭復大至寇松江寇蘇州犯無錫入太
湖攻常熟烟焰燭天奔竄無地御史周如斗適

拜臨軍之
命益奮敵愾之勇齋戒祈天枕戈待旦躬履戎行申
飭軍令於是首剉犁醜于勝墩大敗諸倭于平
望是雖軍旅之効忠實監軍之令重也通者舊
倭旣去新寇復張犯常熟而王知縣殺身犯江
陰而錢知縣喪首士民憂危軍旅奪氣所賴御
史周如斗履險乘危食不下咽勞師激將近復
有吳江之捷奈何限期將滿勢難久留士民憂
惶如失父母兵將爲之寒心屬吏爲之束手竊

念蘇松四郡漕運天下之半上接留都下控閩
浙乃爲倭夷殘破極目蕭條無異遊徼周知
大廷簡命掄選爲必精但臣以御史周如十藉貫餘
姚風土相近恩威並行上下相協德重望隆雖
漢之張綱唐之溫造宋之唐介諒不多讓伏望
皇上軫念東南久困俯徇民情查照御史唐龍復任
巡按江西事例特
勅都察院移咨周如斗復令巡按蘇松等處一年庶
俾益展才猷撫民養士倭夷有悔禍之期黎民

獲更生之慶臣幸甚江南士民幸甚
奉
聖旨周如斗果堪激將撫民該堂上官覆看議行

戶科給事中臣張逵謹

題爲不親

太廟乞　躬行祀典以彰

聖孝以端風教事臣聞國之大事惟祀孝子惟能享

親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享非類宗

廟之不可不恭不敬不誠也明矣前者正月初

九日孟春特享

太廟時享

世廟適　聖體違和暫遣勛臣代祭內外臣民皆知

陛下出于不得已耳非誠敬之不至也今者四月初

一日孟夏之時祫祭

太廟時享

世廟大小臣工適來

聖躬萬福必親行禮無疑昨鴻臚寺爲禮儀請二十

八日　陛殿奉

聖旨是今早乃遇免朝萬一復如前故事仍遣勛臣

代祭則

陛下不得致其如在之誠而異姓之臣血脉不通

祖宗在天之靈恐不來享雖

陛下孝本天性享親之誠無時不在倘不躬行大事

則迹涉怠緩無以風四方示來世也如

聖躬平復之初未任趨蹌拜跪之勞亦當明示禮官

先期告

廟以陳不得已之故

陛下亦須靜處齋宮夙夜寅清以通神明之睨後

在天之來饗而後即安不可直遣某勛臣代祭而已

也臣待罪言官遭逢

聖明在上事有當言義不容嘿昧死上陳無任兢惕

祈望之至　奏

聖旨這廝事主非主好生無禮特享命官一時權暫

皆非無故是否朕偷安忽禮禮部看來時禮部

尚書夏曲意逢迎又奏

聖旨你部裏既看得明白罪人自無可釋之理如何

未復回護他着錦衣衛拿到午門前打八十棍

送戶部着爲民方受棍時復大聲疾呼曰臣死

不足惜所惜者

朝廷

祖宗耳

上益震怒御文華殿聽報棍棍折者三當晚不入大

內遶殿走

御製祭祀記一夜刊成須賜各衙門

世宗皇帝御製

祭祀記

朕以薄弱之才仰荷

皇天下眷俾嗣

皇祖大位君臨天下感報

洪恩無出敬之之道敬之者畏

天法

祖孝

親愛身仁民恤物未有出是數端而後爲敬之實徒

示外儀以悅人觀聽此身不知爲祀之何物也

夫自二歲冬至

大祀朕未與以疾也近

廟壇諸祭多未與以疾也毎亦自恨但疾之重輕未

若今春病咳之深也朕自受疾皆未如今次爲

傷之重夫自正月十七日患咳晝夜不息臥不

得臥食不得食連綿六旬餘日深慮儗二不忠

之徒專伺上過必謂朕好逸縱慾託疾深居故

勉力於閏二月二十一日強起視事及今百日

有餘仍前間於日夜之間復舉胃氣未壯元氣未復自二十一日之強起至今又將五旬得早出視朝者止數晨緣重咳久時服藥過多致使頓傷氣歛五內虆煩肢體怠沉眞元未實故不可不愛此身以盡敬之之實也昨方以孟夏之廟享示禮官暫命官代之之意非無故也深正慮小人之誹玆給事中張逫果來其謗也且逫引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矣語獨不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耶朕疾初愈不可不愼况未盡去乎我

祖

考明明之靈特不知乎不惜吾乎逫之譖及於神斷不得行也至如異姓之説此不識時之大也夫

今之南京宗姓愼於嫌

成法以大臣守之諸凡有事例舉祭告于

皇祖此等不知必欲主人親行乎不知可乎否乎及

於

祖鑒若以爲不褻異姓今前一切事不知爲巳聞乎

未聞乎此説不達時之甚也逫又測朕不居齋所夫

齋宮空閒有時而啓不但病初愈之人當避刻

近日

聖母目熱未安朕爲子之道得無恭問之者如上數件指摘爲朕之過的焉否焉凡是人類皆知不待朕言矣夫忠君愛主知道識理之眞之輩絶少細人險邪甚多故記之於墨刻而遍示用悉朕不得巳受誹之情耳

欽　文

嘉靖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之　璽

右記實錄不載載事亦略想修史者有所諱爾第

世廟遍示各衙門何嘗不欲昭昭於臣民之耳目爲史臣者何必諱也爲故敬梓於先臣疏稿內謄寫一遵當時墨刻云　張應賜謹識

終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贊曾初編

四世孫 元昇 元旭 重刊

紹興府蕭山縣為出巡事准本縣知縣張關奉

本府帖文該蒙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浙東道僉事梁 案驗准本司關准浙江布政司照會據經歷司呈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端 案驗內開一款按臨之

日各府衛州縣官各開地方事宜某事為利可興某事為害可革具冊投遞以憑採擇施行名曰事宜冊蒙此竊照本職到任未久地方事宜莫知一二除詢訪另開投遞外今將事宜大略開坐於後關煩造冊乞

賜採擇施行等因到縣准此今將關到條件逐一合開坐造冊施行須至冊者

今開

一本縣額派人戶廣豐倉糧自五十石以上者俱自領運本欲免糧長賠貽之苦然而領解大戶空報糧數不與查盤即給批文起解遂使豪富之家遷延顧望不赴本倉交納又有積年總書兜收小戶錢糧積聚數多詭立大戶姓名領運日逐花費無存所以連年拖欠動經千數累及官府欲杜此弊莫若責令領運大戶盡將該運糧米封積本縣倉廒待起解時比對實徵無差然後差的當人員并見役糧長押解守候批廻宿弊庶幾可革矣 具申

巡按御史端 依擬施行

一本縣丁田銀兩舊例見年坐派嘉靖八年奉

分守右叅議麗 呈文准本縣里長何偉告詞以一年應辦之銀分派五年似為輕便殊不知各里所出之銀均坐甲首一有公派則見年里長催併各遞年各遞年催併各名下甲首紛紜科擾鷄犬不寧況多強梁無賴之徒乘機索取公派雖少私歛實多遂使通邑之民呻吟怨懟求為一日之安而不可得今萬口一詞莫不欲食何偉之肉然則

斯舉也名曰便民實爲厲政合無仍照舊例止派
見年則一時所辦雖多而數年無催科之擾
一鄉飲酒禮所以尊高年重有德也本縣預鄉飲者
殊爲冗濫罷黜官員稱爲致仕一槩送以酒席下
至納粟監生省祭吏員亦預賓位所以一年兩次
鄉飲雖官給銀二十兩而里長陪費不下百金則
是
朝廷尚齒尚德之舉不免爲無耻者餔啜之資執役
者傷財之蠹除本職已行裁省外伏乞

嚴加曉諭庶追後譏
嘉靖九年四月初八日具由
巡按御史端　處蒙批據申乃見尊高年重有德
正
朝廷制禮之意不但爲濫費民財而已依擬着實舉
行其每次敦請賓客行儒學從公推舉達提學衙
門照驗知會有司所備酒席以之若此外仍前冗
濫責有所歸繳
一本縣均徭額審白洋巡檢司弓兵七十名每名工

食銀五兩替役者每名實包銀一十二兩看得白
洋巡檢司雖與本縣鄰封實係山陰縣土地山陰
縣有地方二百九里地廣民稠本縣止有一百四
十里地狹民寡相應彼縣自編前役及查得本縣
有漁浦巡檢司與富陽縣鄰境富陽舊撥弓兵三
十名在司應役嘉靖四年間被富陽縣告理裁革
本縣不敢與爭自行僉替漁浦之在蕭山猶白洋
之在山陰也漁浦之弓兵出於富陽者既可以裁
革白洋之弓兵出於蕭山者獨不可以裁革乎并
查得白洋弓兵總計一百名山陰止出三十名夫

白洋山陰地也設巡檢司以防禦而出弓兵傾少
爲鄰縣者所出傾多於心安乎以爲山陰狹小耶
而郡志可查以爲蕭山富庶耶而流亡幾半於法
於情俱有不可及磨算收議軍民賦役冊内本縣
一百四十里銀力差共該三千一百三十三兩八
錢每里該銀二十二兩三錢八分四釐四絲山陰
縣二百九里銀力差三千五百九十四兩八錢每
里該一十七兩二錢今本縣若減原編弓兵七十

名計銀三百五十兩尚該出銀一十九兩八錢八
分五釐二毫八絲彼縣加增前役每里止該銀一
十八兩七分四釐六毫四絲一忽彼此輕重猶為
未均乞照富陽裁革弓兵事理移文山陰縣使之
自行僉替則蕭山凋敝之民寬一分實受一分之
賜矣

一本縣西興驛乃寧紹台必經之地所以送往迎來
絡驛不絶每年有支應銀二百八十三兩二錢水
夫工食銀九百一十三兩鋪陳家伙銀六十一兩

六錢八分六釐一毫八絲八忽俱於槩縣田上起
科邑小民貧實為未便看得紹興屬邑諸暨縣其
地廣饒與本縣為鄰不設驛遞可以討助乞
賜移文彼縣每年量給幫銀則勞逸均矣

一本縣漁浦税課局每年額鈔不滿百兩乃有一官
二吏西興驛錢糧數多記籍繁難迎送勞悴止設
驛丞一員不置吏典一應攢造記錄委諳積年水
夫牌子未免任意增減近日本職自行清查已將
水夫頭楊松等問擬徒杖然事無統理終必為奸
乞裁革税課局吏一名以補西興驛吏之缺則彼
此兩便矣

一本縣桃源十三四都土地卑下十種九空先年兩
都人民累次
奏告官為減免糧多折銀田少加耗均徭丁田各都
以十畝為一丁桃源則獨以十五畝為一丁立法
不為不公但法久而里書作弊利多而富豪成奸
查得桃源田地往年不過百頃今有四百六頃八
十二畝各都里長名下甲首不滿十名桃源里長

名下甲首有至二十名者各都正管甲首有田百
畝者寡桃源雖帶管甲首亦有田一二百畝此弊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為有司者若謾不加意則奸
豪肆志小民益貧是為曠職若欲痛加懲治則得
罪者多萋菲之譏固所不惜無妄之禍亦有可虞
伏乞
明示槩縣里書大戶自能舉首者免罪不行舉首
者查出從重科斷則有司之志可行而大小之民
均受其慶矣

嘉靖九年四月初八日具申
巡按御史端　處𥁞批便仰知縣張　執法清查
仍出給告示限一月之內許其自首免罪過期不
准從重問究完日造冊報繳
一本縣有軍戶一千四百五十戶匠戶三百一十戶
竈戶七百二十五戶民戶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二
戶大率爲民者多受軍匠竈戶之累何也軍丁起
解逓年輪差軍貧無妻逓年代娶而一邑之內有
軍十餘戶者軍士利於得妻往往解衛未幾將妻

轉賣逃回稱死本衛坐來取有司又從責併逓年
復爲代娶此逓年之所由貧也匠丁在逃則令里
老報殷實淨民二名管解貧而無妻亦是淨民代
娶及其復逃也其弊亦若軍士然竈戶辦鹽艱辛
固有可憫而官府差徭不爲不輕民戶田十畝作
爲一丁竈戶田三十五畝乃作一丁民田加耗八
合以至一升七合竈戶不及五十畝者稱爲貧竈
起耗止是四合二三百畝以至數千畝者起耗亦
不過八合雜泛差役民戶一槩不免竈戶通與分
豁正是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優於竈則未免病
於民耳當此屢歉之年而小民重受三民之累爲
有司者心甚傷之伏乞具
奏停解軍匠姑待豐年嚴戒有司毋辦鹽竈戶一丁
免田二十五畝其餘丁田與民一例科差則人心
悅而邦本固矣
一本縣均徭力差計銀二千二百六十四兩二錢銀
差一千二十四兩八錢通將該年丁田起科此我
祖宗良法萬世不可易者也但人心不古姦計百出

有托鄰縣顯官立戶者有將田寄於本縣京官戶
內者有將戶下人丁碎分者有揑鬼名帶管者有
因今年該審均徭而飛詭別年者有將方黃二冊
磨洗改易以多爲寡者有買囑里老弊書稟富爲
貧詐存爲亡以實在爲逃謂成熟爲荒者若玆宿
弊難以枚舉本職欲將槩縣人戶乘今年造冊之
時另造均徭編年冊十本印鈐貯庫按年照冊編
差總有典賣田產止許於本戶名下計年認補不
得私自收除則飛詭之弊息矣其鄰縣顯官既免

原籍差徭豈容復免寄莊田畝若夫詭寄碎分帯管磨洗買囑等弊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設策應變之機存乎其人如不才者固不足與議也

嘉靖九年四月初八日具申

巡按御史端　處彙批丁田一事若能清查明白造冊十年之利萬民之福縣令之責過半矣仰用心立法舉行此繳

一本縣長與四都地方舊皆沃壤近今三十年以來江流變遷浮沙壅塞自邢家堰以南半爿山以北

有田二十餘頃旱則溝澮不通澇則江潮泛溢民多流移蕪穢不治而每年稅糧責併見存人戶陪納鬻妻質子不能完官死於獄底者無歲無之求其所以皆由內無溝渠蓄水外無堤塘捍潮是以水旱俱凶逃亡者衆本職親臨踏勘乃知其故當令地方里老丈量得邢家堰起至半爿山止計長二千八百餘丈遠年塘基陵夸殆盡若因舊增新加高一丈濶築三丈就於塘內掘土則塘堤既成溝渠亦濬殆見雨多而潮汐不寖旱久而瀦蓄無缺四都之民漸可復業但計功論程所費不貲本職欲俟民隙之時申請解府患塘銀兩起夫修築量給工食則雖有一時之費而終成千載之利矣

嘉靖九年四月初八日具申

巡按御史端　處彙批此事多見用心民瘼依擬施行此繳

一田有上下耗隨輕重此不易之中道也本縣田糧起耗頗為不均何者竈戶之田與軍民匠戶之田不異也田在軍民匠戶者照額起耗不分多寡在於竈戶者五十畝以下謂之無力竈田減耗一半

五十畝以上至數十頃通謂之有力竈田減耗三分之一夫耗起於田非起於人竈戶之田其額本下者既與輕耗其額本上者亦合照額起科今以竈戶之故復與遞減則是以人而不以田計多寡而不計上下也竈田之耗益輕則軍民匠戶之田益重而奸民避重就輕之謀益深此本縣竈田之數所以有六百九十餘頃也若不預加痛革則今新造黃冊其數又倍於舊冊也必矣

一本縣滷竈之家在竈冊則合丁田為一戶在黃冊則分丁田於各年其合也為差徭其分也亦為差徭何也舊例辦鹽一丁貼與私丁三丁免田二十五畝有司編審差徭之時必弔各場竈冊查對但見冊內辦鹽丁多黃冊內人丁數少雖有田地盡與減免差役不暇弔查各年黃冊所以每為影射規避其弊通縣皆然今不及遍舉姑即一戶言之本職編審本縣十年均徭有竈戶趙旻冊開民田一百七十六畝一分辦鹽一十五丁生員二名隨

查西興場竈冊趙旻以趙昕為戶下有趙旭趙拱等一十五丁生員二名折算俱該優免及查黃冊趙拱係六甲里長嘉靖二年均徭有田二百二十二畝趙旭係八甲里長嘉靖四年均徭有田二百一十三畝趙昕係三甲里長嘉靖九年均徭有田一百六十九畝趙旻係四甲里長嘉靖十年均徭四戶共民田七百八十餘畝夫當趙拱均徭之年冊註辦鹽一十五丁生員二名田若干畝查對竈冊相同既得通戶優免矣當趙旭均徭之年不當

復免也然以竈冊查之則鹽丁同也生員同也田畝同也雖欲不免不可得已在趙旭影射冒免既為不可趙昕均徭之年尤不當免也然查之竈冊鹽丁同也生員同也田畝同也雖欲不免不可得已趙昕之冒免既為有罪在趙旻尤不當免也然而均徭冊所載比之竈冊不異又欲夤緣里書僥倖苟免若非本職通查各年黃冊又復為其影射矣夫趙拱等以竈冊併戶之故而得冒免均徭者三年免於此則必加重於彼淨民之被竈累者亦

深矣久矣欲革此弊必於竈冊之內明開某人係某年里長或某年甲首或某里長某甲首名下戶丁及要與黃冊內姓名相同則有司之弔查可據雖有巧僞亦可立辦而竈與民各安其分弊源或少塞矣

一本縣六七都地方山多田寡惟以做草紙為生未嘗慣造曆面黃紙每年止是杭城鋪家王窗等領銀辦納後因減價賠償要派都縣嘉靖元年有添註縣丞吳蕃初到恭官蒙

布政司張　詢問前紙被辭不體土無出產一意
阿諛奉承就便領銀七十三兩回縣給發各都居
民使納前紙八十五萬一時畏責含冤承認只得
增價三倍往杭州鋪家收買完官數年以來遂爲
常例各都之民不勝陪敗賣產不足繼之以鬻妻
質子又無奈何未免逃散四方而見存居民互相
攀扯爲害無窮夫先王制貢不責有於無歷面黃
紙杭城自有蕭山本無若舍彼以取此棄有以求
無是爲鋪家不盡之利蕭民無窮之害乞賜移文
布政司仍令鋪家王富等領價辦納則久困之民
庶有更生之望矣

一本府批驗所去縣二十餘里先年巡司應捕獲下
私鹽即發該所秤收給散商人故縣司無鹽課之
累今遵照案驗復立鋪戶領賣追價解納巡司此
於隔遠批驗所府縣深爲便益但本縣係產鹽地
方鹽一斤易銀一釐貴時亦不過一釐五毫今鋪
戶領去私鹽官價二釐誠恐積之歲月未免賠敗
不堪勢必至於拖欠有累官府不若徑解該所取
實收附卷爲便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爲乞
恩緩罪以清獄囚以完拖欠事近蒙
欽差巡視浙江等處兼制鄰境福建沿海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胡　按臨本縣牌仰本職清查本
縣一應拖欠錢糧自嘉靖元年起至嘉靖七年止
有罪人犯照依律例議擬遵將拖欠數多糧犯盛
釪等一十二名問擬永遠充軍朱葵等三十二名
問擬徒站申詳

本院蒙將各犯定發衛驛俱監追完日起解依蒙
將各犯立限比較經今月餘所欠糧米十無一完
本職竊照盛釪等煢然物類不明禍福當夫未經
問罪也則希圖減免而逡巡顧望及夫罪已問成
也則恐贓完發遣故意遲延以待
恩宥查得在監糧犯李軾等一十七名俱係正德年
間追贓到今分毫未完欲日加箠撻則恐體無完
膚欲變賣家產則已久監盡絕由是觀之今者各
犯終亦如此等獄囚而已本職訪得新犯盛釪等

俱有田產及今尚可典賣完官止是懼怕贓完發
遣故不輸納倘蒙
本院大布
仁恩爲立約束能於一月之內將所欠糧銀盡數完
納者姑從末減另具招詳一月之外不完者嚴追
發遣不容延捱如此則各犯銜
恩畏
威勢必竭力辦完以圖寬免此令一行殆見囹圄
鮮久繫之囚官府逭積逋之罰今日無
赦而有赦各犯忘生而得生矣爲此不避斧鉞呈請
伏候
詳示施行須至呈者
嘉靖九年八月初八日具呈
巡視都御史胡　處彙批依擬勒限嚴追果能如
期完納聽從另處具由開申如再懷姦故延以圖
苟免先將本犯查照發遣仍拿的親父子兄弟監
併變產完官此繳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爲裁革冗員以清

國課以便商民事據本縣由化一等都里老韓潮孫
旦等連名呈稱本縣原設漁浦稅課局衙門一所
在縣南三十里設有大使一員司吏攢典各一名
大使歲支俸糧一十二石值銀七兩二錢於本縣
存留倉關支折色米二十四石每石折鈔二十貫
共該鈔四百八十貫每貫折銀三釐該銀一兩四
錢四分於本府奉積庫關領巡攔八役每年於均
徭內僉撥每役該銀八兩共銀六十四兩及查本
局額辦課鈔七千五百四十八錠九百六十文每
貫折銀三釐共銀七十五兩四錢八分一釐出於
日收往來商稅抵解本府收庫給散官軍俸鈔並
無別項解京錢糧潮等切見本局官攢及近局光
棍專以稅課爲由乘機索詐往來客商多受其害
卻將稅鈔恣意侵分爲官吏者任滿役去無從追
辦爲巡攔者積年包替貽累正身以致課鈔連年
拖欠官吏無益潮等明思暗算歲辦課鈔價銀止
該七十五兩四錢八分一釐比之官欄本折俸糧
役銀僅欠二兩八錢四分一釐願於審僉巡攔之

際增編前銀解給庶
國課易完商民亦無阻害如蒙轉達乞將本局印記
歸併本縣帯管原設官吏起送司部改用如此則
衙門不致冗設廪祿徭役亦免虛費似爲經久理
合呈乞施行等情到職據呈查議相同緣干裁革
衙門官員事理擬合呈明爲此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示下施行須至呈者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爲出巡事嘉靖九年六
月十八日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端　牌面前事備仰本職即
查本縣稅課局河泊所於何年月日該某官具奏
併選一官兼管每年額課各該若干該解何衙門
上納巡攔若干名是何均徭人戶編僉漁戶若干
名有無逃亡見在歲辦漁課出於何處徵收官員
俸糧若干是何倉庫支領逐一備查明白即今應
否裁革一併具由差人星馳申報施行毋得遲延
不便牌具依准繳來等因本職遵照牌內事理查
得本縣稅課局額設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大使歲

支本色俸糧一十二石於本縣存留倉關支折色
米二十四石每石折鈔二十貫每貫折銀三釐共
銀一兩四錢四分本府泰積庫關領巡攔二名每
年均徭審撥每名役銀八兩該辦課鈔四千一百
五錠四貫五百五十三文每貫折銀二釐該銀四
十一兩五分九釐於門攤往來商稅日收抵充前
數起解本府支給官軍俸鈔其河泊所額設所官
一員攢典一名巡攔一役所官歲支俸糧折鈔與
前數及關領倉庫相同漁戶原額四百八十四戶

即今逃亡止存一百三十二戶該辦額定生銅等
料五百五十四斤一十兩三錢六分該銀三十一
兩七錢四分六釐七毫起解司府轉解赴部上納
巡攔漁戶課鈔二千一百七十三錠九百三十文
每貫折銀二釐該銀二十一兩七錢三分一釐八
毫解府收庫抵給官軍俸鈔正德四年六月二十
五日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史　案驗爲傳奉事奉
都察院巡按浙江七千一百三十五號勘合劄付

該直隷安慶府知府楊茂奏前事通行各省掌查本縣税課局正於河泊所相連本局課鈔數少衙門坍塌虛應故事官員徒設廪祿虛費相應裁革印記課鈔攢典巡欄歸併本所一官兼管税課無廚轉行司府覈實裁革歸併訖今蒙前因爲照本縣税課局奉例裁革其河泊所去縣西一里之地東通紹寧台西接杭嘉湖客貨往來給由起税典賣田宅照契收鈔四季課貫幷生銅等料俱是一官兼領似該仍舊存留但查所局錢糧自嘉靖元

年以來每歲欠缺漁戶巡欄累告消乏往來商賈多稱阻擾若將該所官員本折俸鈔銀八兩六錢四分巡欄役銀二十四兩扣抵額辦課料餘欠銀六十一兩八錢九分七釐五毫於每歲里甲丁田內加派每丁不過釐毫之數亦可補充原額如此則錢糧易完商民俱利似亦可革及查本所生銅料銀不過三十餘兩而解京盤費反陪原額往年漁甲領解多不生還實爲可憫若將生銅銀兩解赴布政司差官類解該部則萬民稱便緣蒙仰查

卽今應否裁革具由申報事理擬合呈鳴定奪爲此今將原蒙牌面幷具不違依准理合具由呈報

伏乞

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爲土豪霸佔官湖隱瞞害民朋謀身命事奉本府帖文該蒙

欽差提督浙江幷直隷蘇松常鎭地方屯田倉糧捕盗水利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蔡　批發諸暨縣六十六都錢盈狀詞前事備仰本職親詣泌

湖從公踏勘處分造冊問招取結連人解審等因依奉於嘉靖十年正月初八日離任前往泌湖地方逐一從公踏勘初九日自邵家埠看至安隱寺止初十日遍觀東西白落至新渥湖山下湖止十一日自趙家圩循行至進山湖渥家圩芋蕩圩三公蕩畢湖社黃湖黃家畈止十二日復從進山湖循行渥下高家龍塘小新東新等湖而止凡地涉泌湖無處不到兼之相度形勢謀詢父老驗之地圖考之舊誌證之正德嘉靖二界黃冊洪武間丈

量流水文簿魚鱗圖冊一一可稽大抵泌湖之地
周圍八十餘里倚山為岸築埂為田豪家大姓干
據四五約田若干共詳另載手冊皆應升科入額
以充
國賦者也其近湖小民雖間種一二然亦不能孤而
立焉舊傳湖田三萬餘畝自今觀之實成田者固
不及此數若通草坳水蕩沙溪小江而悉量之殆
不止於此數也但一望渺瀰朝雨夕盈而小江之
湖一日且二至欲盡入賦額而徵之孰從而倒之

乎今據錢盈所告謂遮山芋蕩三公蕩無糧宜升
科似也然畢湖在三湖之外其田已升科入額錢
盈自言之信之三公蕩在畢湖之上芋蕩在三公
蕩之上遮山湖又在芋蕩之上瀝家圩則遮山之
外埂也獨何無糧哉此殆不通之論也俞主簿泥
於三萬餘畝之數將瀝下高家龍塘小新東新山
下等湖盡從而丈量之使之升科以避嫌也殊不
知瀝下高家龍塘小新等湖地勢高阜在於江之
外東新一湖勢亦高阜在於江之內泌湖之田勢
最卑下又在東新湖之內夫東新已入賦額查之
黃冊流水簿成化間增築圩埂帖可驗也今強以
為未升科而重徵之恐東新湖之民奏告未已也
東新湖之田鄰於泌湖且不可強之重賦而瀝下
高家龍塘小新等湖遠去泌湖在江之外者豈可
使之重賦乎此尤不通之論俞主簿又開新瀝湖
鄰於泌湖有田一千六百餘畝一半未入賦額宜
升科似也但查之舊誌新瀝湖即大湖其土埂已
舊本職親率居民操鍬插通試之及底無新土且

有弘治間圩長帖文并二界黃冊可驗謂新瀝湖
未入賦額者殆非也若以有糧之田而使之重科
新瀝之民安肯俯首降氣而無一言哉恐自此之
後官府之奏案無窮吏胥之勾攝無寧日也夫以
避嫌之故而強科入額之田求以息謗適以甚禍
此殆非體
國憂民之意也本職反之於心而無作稽之事情而
有徵庶幾不負上司之委託斯已矣泌湖之田多
可也少可也均之一無私也何必強科入額之田

以足三萬餘畝之數然後爲無負上司之委託哉雖然佃泌湖之田者不可以無賦錢盈之奏似公也而其立心則私也錢盈老矣無能爲矣主而使之者陳連三十三也羽而翼之謀奪泌湖之田而爲別墅者杭城之顯宦也不敢斥言也問今亦知悔矣而錢盈之子錢堪二義子錢龍與陳連三十三之貪心則無厭也以貨而求之則無糧者以爲有糧不以貨求之則有糧者以爲無糧轇轕攀扯使近湖之民不得休息愳恐錢盈之父子不死陳

連三十三之才惡不除泌湖之奏告正未已也近湖之民受禍正無涯也至於升科之等上則一升三合中則一升下則七合草塌三合一勺本府之議良是也何者湖田之收成十無一二苟加重焉則歉歲不可支矣若欲積追花利田一畝歲追穀八斗蕩一畝歲追銀一兩此甚不通之說也夫湖田之收豐年不過數斗而所追花利惟以年計更不問歲之豐歉於理當乎否乎於心安乎否乎況佃湖之民更代不常存亡不一欲從而追之孰從

而與之夫田不可以追穀固也而欲追蕩銀畝歲一兩不知蕩之所出幾何而所追乃如是耶今詢之父老及親涖蕩之傍知蕩之所有不過些小魚蝦而隨潮上下勢淺不能容蓄雖可稍植茭芡而民不慣便必欲畝追銀一兩是寘民於死地也故曰甚不通之說也竊論泌湖之事譬猶野燒鼓之以風則延爇遠邇不可撲滅惟以水渥之則勢自息矣若信錢盈之說不與辯曲直計公私是風野燒而使延爇也漸不可長訟之繁衍於此乎分誠

不可不慎焉緣蒙仰職從公踏勘處分事理故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思之所得不敢不盡言惟採擇而施行之除將有罪人犯錢盈等監羈該縣及造相應升科田畝文冊見在關煩轉達施行須至關者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二終

仍孫濟之校刊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纘曾初編
四世孫元昇 元旭 重刊

紹興府蕭山縣爲帶徵丁田銀兩以絶奸弊以便官民事嘉靖十年六月初三日准本縣知縣張關稱照改議文冊本縣每歲出納額辦銀二百八十八兩五錢二分三釐九毫五絲七忽九微一塵八渺坐辦銀一千二百一十四兩八錢四分一釐

八毫五絲二忽七微四塵二渺雜辦銀一百三十四兩六錢二分二釐二毫八絲四忽八微六塵并閏月荒絲銀六兩七錢六分春秋二祭猪羊等料銀一百四十四兩二式鄉飲酒禮銀二十兩及存恤孤老冬夏柴布銀四十五兩共一千八百五十三兩七錢四分八釐九絲五忽五微五塵俱于該年人田起科立法之初其意最善奈何積久弊生吏書人等賃緣爲奸上累官司下殘里役其弊大約有入富家大族田丁數多設謀欺隱如該年出納丁田銀兩却將田飛詭別年以致該年田額數少派銀數多一丁有出銀七八錢者及派徵之後復將田收歸本年使官府漫無稽考其弊一也本縣滷竈之家上冊人丁最多派徵丁田之時豈惟人丁不科又將竈田十五畝止算一丁比之民間以十畝作一丁者獨受寬減遂使奸民將田詭寄竈戶多不可査其弊二也本縣京官之家丁田銀分毫不派外任官員及舉人監生生員吏農俱以次遞免夫丁田銀係正項軍需非雜泛差徭可比豈應濫免至此今因有免派之利奸民多將田

寄京官之家其爲外官及舉人生員吏農者雖無田亦多受寄他人田畝以圖寬免其弊三也本縣桃源十三四都共田低下派徵丁銀以十三畝作一丁本以優恤桃源之民奈何奸民乘此將田詭寄兩都月增歲益舊額桃源田一百七十一頃今額桃源田四百餘頃冊經數甸不可復査遂使高鄉田畝與桃源田一槩冒免其弊四也本縣官民田額共三千六百九十頃八畝七分五釐七毫額

糧三萬六千五百七十一石二斗二升額糧係起
運存留一定之數吏書不敢升合缺欠額田因逐
年審派各項軍需公務往往隱蔽假如趙甲家本
有田百畝糧一十石揭查黃冊實徵糧十石固在
其田或捏作坍江沙塗積荒或有洗改作四五十
畝者問之則曰重則官民田也若非將里總磨算
其奸詐終不可知丁田之派所以加重者多由于
此其弊五也派徵丁田必立收頭往年將額辦銀
內分出桐油胖襖麂皮藥材弓箭弦條農桑折絹

坐派銀內分出淺船荒絲曆日軍器貓竹牛皮等
項雜辦銀內分出科舉歲貢進士牌坊并本縣存
用祭祀鄉飲存恤名目每件立一收頭每年不下
數人納戶齎銀到官數人分投收之各索贈頭火
耗民多受害甚至不才縣官與各收頭交通任意
多勒加贈百姓吞聲莫敢誰何近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端　痛革此弊止許立一收
頭不許分別各項名色流弊已絕但先年拖欠丁
銀必須經手收頭自管雖欲歸併一人恐舊役侵
欺死不肯認則今日收頭雖少先年未完丁銀收
頭固在其弊六也派徵丁銀必須比較見年里長
而里長多是歇家光棍包替或戶丁輪流而冊里
甲丁銀多被收役彼往此來爾推我挫爲有司者
無日不責併無日不押追官受推科之累民遭箠
撻之苦而累年拖欠不下數千官更吏代里長歇
役案卷不可完結其弊七也丁田收頭本擇該年
有身家里長承認但伊恐後累罪往往貧脫或包
與縣市積年光棍冒名頂替上下彌縫有司不能

識認丁銀多被侵欺及至事露監追則或雇人代
替或抽扳卷宗或攀扯平民或復謀收別項錢糧
那新抵舊一遇寬
恩即稱小民拖欠以逃法網其弊八也夫歲派丁田
銀兩其弊若此欲救今日之弊莫如田上帶徵爲
善本縣前項額田數內除奏實坍江無補二十頃
四十畝一分九釐併九斗至四斗田九十六頃三
十六畝四分八釐四毫外自三斗至一斗官民田
淨共三千五百七十三頃三十二畝一分六釐四

毫須辦坐辦雜辦祭祀等銀一千八百五十三兩
七錢四分八釐九絲五忽五微二塵每田一畝派
銀五釐二毫隨粮帶徵共筭該銀一千八百五十
八兩一錢二分七釐二毫五絲二忽八微仰發額
辦等銀之數剩銀四兩三錢七分九釐二毫三絲
八微作正支銷每歲徵糧之時使各戶照田多寡
納與糧長糧長將收過丁銀封貯縣庫差人解府
轉解并存縣支給秋糧既完丁銀亦足不過一兩
月之間一歲公務俱畢此法一立不必于人丁上

越科而百畝之家每年不過出銀五錢二分積之
十年所出不過五兩二錢較之舊日人田俱科而
每丁出銀七八錢者其弊有無其政得失昭然可
見如此則收頭不必復立里長不必比併鄉官無
受寄之嫌滴竈無濫免之弊富豪絕飛詭之奸無
田者得以自存有田者易于出納丁田之名因在
積久之弊已茇上下俱便實為長策但係與革事
宜本職未敢擅便關煩轉達等因前來准此擬合
通行申請定奪伏乞

照詳明示施行須至申者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具申
巡按御史王 處蒙批據申足見本官體
國恤民之意仰縣務要着實舉行毋得徒事虛文此
繳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為大造黃冊事照得嘉
靖十一年分例該大造黃冊奉
本府帖文仰職親自管造受委以來夙夜惶懼不
敢暇逸查得嘉靖元年不以總撒為重遂使奸書

隱漏田糧累害粮里殊為可惡本職將正德七年
各里實在田糧總數責令該縣舊役書手逐一覈
查與嘉靖元年比對相同立為今冊舊管又將今
冊新收開除實在逐一與舊管覈筭使縣總田糧
與里總毫勺不差嗣後徵收錢糧派辦軍需公務
照此定數庶無奸弊但恐十年之內官吏更代不
常奸頑人戶未免買通吏書那移灑派紊亂原額
深為未便為此將條縣田糧撒造總冊一樣九本
親寫合同每葉用簽書私記關縣印鈐內將一本

關管糧縣丞潘　一本牒協管黃冊主簿高　一
本付戶房存案一本發總書方滔四本發仰區總
繆用六姜惠喻清韓範盛佐任天年王津六祝浩
各行執照一本送職查考後遇編派報差之際如
有仍前作弊不遵定額以致數目不同者隨卽吊
取各冊比對追究作弊之人下落問擬枉法贓罪
中詳發落決不輕貸須至關者

絡與府蕭山縣爲計丁產均賦役以杜奸弊以便
查考事嘉靖十年六月初一日抄蒙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帶管分守寧紹台道右
叅議吳　案驗前事仰縣卽便查嘉靖五年分起
至嘉靖九年止編過均徭要見每年計該人丁田
畝額定銀差力差共若干于內何差繁重何差稍
重何役頗輕何役最輕如原編役銀數少今該加
添要見因何負累相應量加銀若干如原編役銀
數多今該裁減要見因何寬閑相應量減銀若干
并連各年有無編剩曾否作何支銷具由申詳議
處欲將以後年分凡遇審編之期先計丁產次度
徭役仍行分別上中下三等人戶差役則例畫以
冊式上則開寫其項賦役下則塡寫丁田數目丁田
自多以及少賦役出重以及輕如此攢造旣使田
役均平未審有無可行縣令職在親民熟知土俗
自有審編美意革弊良法從宜併議明白具由申
報以憑採擇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申來
等因蒙此依蒙行准本縣知縣張　關稱查得本
縣審編均徭俱照本省改議文冊銀差若干役共
銀若干力差若干役共工食銀若干二項通共銀

若干各隨該年丁田多寡編定嘉靖五年分均徭
該陞任知縣泰　編審每丁派銀八錢嘉靖六年
分亦該知縣泰　編審每丁派銀八錢八分四釐
三絲八忽嘉靖七年該本府上虞縣縣丞陳　編
審每丁派銀七錢一分五釐嘉靖八年該本府通
判陸　編審每丁派銀一兩二分三釐六毫五絲
俱無編剩銀兩其均徭審冊底簿各該本官帶回
該任田丁數目無從稽考嘉靖九年分該本府同
知孔　署掌縣印編審每丁派銀六錢三分編剩

銀八兩三錢有寄庄山陰縣鄉官周祚告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端　抵補原審布政分司門子等差說尙有本縣三號馬夫銀三兩二錢九分六釐八毫無補其底冊未蒙發縣收查嘉靖十年分均徭蒙
本府仰本職自審總算得該年丁田共六千六百四十七丁八分每丁科銀四錢九分共該三千二百五十七兩四錢五分除編剩銀力二差外共有編剩銀一百五十二兩五錢二分七釐五毫隨出

給告示准作嘉靖十一年分柴薪皂隸銀兩內將銀七十五兩一錢一分一釐三毫遵照續奉府帖補僉麂皮等解戶并九年分本縣三號馬夫銀兩訖餘銀七十七兩四錢一分六釐三毫俱貯縣庫候抵十一年柴薪銀兩其編審底簿俱封貯戶房聽候
本道吊查至若銀力重差卒難槩議自本縣觀之莫重于本府泰積庫庫子先年本縣耳房庫庫子亦不爲輕其次則顏料解戶爲重又其次則議處解戶本府如坻倉斗級爲重又其次則白洋巡司弓兵鳳堰等舖司兵本縣獄卒并巡鹽應捕爲重其餘銀力等役除南京柴薪直堂及鎭守府甲首稍重外條各擬議適中不容增損若將以後年分先計丁產次度均徭仍分上中下三等仁民善政莫大于此究其本根顧新造黃冊何如耳黃冊者財賦之本也黃冊之人丁不至隱捏則十年之丁無大損耗黃冊之田糧不失一縣之原額則十年之田糧無復添漏黃冊既覈實而無弊則以黃冊

之丁分而爲各年差役之丁以黃冊之田分而爲各年差役之田以黃冊之實在錄之爲十年之實徵統之而爲縣總分之而爲區總又分之而爲里總甲總以甲類甲以年類年而爲年總無往而不得其實若新造黃冊一差則弊病百出雖善補救者亦無如之何矣若夫分別上中下三等定爲則例恐爲有司者未能戶戶而分別之雖強爲之亦恐未得其眞况十年之消長不一官吏之更代不常田多者未必其終富田少者未必其終貧三等

之例似不可以輕而定也本職于新冊強勉身任
及擬將槩縣里甲田丁大畧刻爲一帙使槩縣遞
年自備紙劄印藏一冊俾十年之間不復磨改方
在舉行未委是否乞爲轉達詳示以便遵守等因
准此擬合就行爲此理合具由申報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紹興府蕭山等縣知縣張　等
呈爲乞處預備倉穀加編斗級役銀以修荒政以
紓民困事竊照本府有預備倉一所每年山會二

縣額編斗級各四名役銀每名七兩二錢本倉自
正德年間以來積有稻穀七萬餘石令各年斗級
自行看守迄今二十餘年因本府地方卑溼浥爛
虧折數多新役斗級不敢交盤接管以致舊役負
累若不早爲區處則雖延至數十年終無交盤之
日斗級數百人未免盡喪身家思得舊例在倉糧
米每石收耗五升若一年不放支每石准折耗二
升二年不放支准折耗三升三年不放支准折耗
三升五合四年以後亦止于三升五合今預備倉
穀原不收耗積貯數年其虧折必多合無比照前
例將正德十六年以前者每石准折穀五升將嘉靖
五年以前者每石准折穀三升責令舊役斗級盡
數擣曬交與新役五升三升之外虧折者令各年
斗級自行陪賍免其問罪中間若有眞正侵盜者
如律問擬庶幾舊役陪賍稍寬身家可保以後年
分斗級上役本府仍便差官監盤不得過期然新
役止是八名一旦接管二十餘年積下數萬稻穀
役滿交盤之際猶有虧折其陪賍尤多情有不堪

合無查照衢州府呈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謝　詳允事理每名役銀二
十四兩仍查審上等稽戶編僉此役務要全名不
許零星幇貼庶幾雖有陪賍亦可支持及思得積
穀固爲備荒但積之年久者其穀內腐凶荒散之
于民未免有名無實雖多亦奚以爲合無將在倉
稻穀查係嘉靖五年以前者候交盤之後糶散本
府衛所官軍每穀二石准作月糧一石就將官軍
糧銀扣存府庫明註稻穀銀兩以備凶荒之年銀

穀兼放不許別項支銷復著爲定則每年斗級一
名令管穀六千石八名共管穀四萬八千石其有
多餘則查將收穀年分在前者換支給散官軍折
銀貯庫如此則在倉之穀不爲無備而在庫穀銀
每歲有增兼且交盤有期而賠敗不至于甚新舊
斗級各得其所矣緣係錢糧大事有司未敢擅專
擬合通行呈請定奪爲此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酌處示下施行須至呈者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呈爲查處支應事蒙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帶管分守寧紹台道左
參議胡　劄部仰職將本縣支應緣由備細開報
等因依蒙查得本縣先年支應止照改議文冊丁
丁田銀內扣銀二百兩不追入官令見年里甲分
日自行支應以致官吏人等乘機浮費或過于償
送或私于自取守催人役日有廩給各衙門隷目
有常供六房吏書紙劄任意取討遂使支應里甲
日費數兩者有之或値一日費少官又指說使宜

另使辦禮賀某士夫或使修理某衙門以故先年
里甲最苦支應嘉靖七年間桑縣里老人等具呈
分守參政胡　情愿每日納銀一兩在官另差老
人承管蒙准行勘依擬遵行奈何有司過于避嫌
前銀仍不追收止令老人問里甲自取買辦支應
將簿籍送查其有下程開寫雞一隻者盡行塗抹
不准支銷致使支應老人將房屋變賣抵償虧賠
嘉靖八年間蒙本府孔同知來署縣印訪知前弊
行令該年里甲將銀三百六十兩納官逐日令老

人領出支應按月稽考案行間適本職到任深悉
此弊即查該年里甲丁田照丁派銀共三百五十
四兩分爲上下半年正月以裡先納銀一半以供
上半年支應六月以裡續完銀一半以供下半年
支應使里甲出辦稍寬仍定爲三等下程上等雞
一隻肉三斤米五升果一盤燭六枝柴四束中等
雞一隻肉二斤米一盤果一盤燭四枝柴二束下
等肉一斤米三升燭二枝柴二束止用白鹿紙寫
帖不用青殼手本其六房紙劄亦遵照

分守叅政胡　會議榜文戶刑二房月給封袋各
二十个卷殼各三十个手本各二十个兵工二房
月給封袋卷殼各二十个手本兵房十五个工房
十个吏禮房月給封袋十个卷殼十五个手本吏
房十个禮房五个承發房封袋亦五个查得原議
未有申文并造册紙張本職又每月支銀一兩買
紙並房科祭節給散每夜堂用燭二枝兩日堂用
心紅一兩僉判筆各二枝半月墨一錠各衙饋送
守催人役廩給并遞分下程一切禁革故嘉靖九

年以來里甲歲出支應銀兩收支有數登記有籍
每夜有支應遞報單呈堂判日發工房存照每月
有總筭數目逐日揭查所以各年頗有餘積本職
思前銀出自該年里甲當爲該年里甲公用就經
申府動支建立七簇碑亭及解兩司臺
表人夫并本府公堂家伙銀兩至今遵行上下稱便
錢糧有稽由本縣支應一事推而求之山會二縣
大抵隸于府城則用兼府縣責任尤多士夫之往
來府有所餽縣或闕焉則譏縣之長短者齗起山

陰有饋會稽有闕焉則論會稽之是非者紛然抑
或府有修理必承當之有新任去任必迎送之府
官新任內衙家伙必供之應之此皆出自支應銀
兩無日無歲無之者也比之外縣殆過數倍及查
會議文册山會二縣各該銀一百五十兩夫會議
之初以爲兩縣共銀三百兩比之外縣爲多殊不
知一縣自有一縣之費兄兼一府之公用取于二
縣山會士夫雖不及餘姚比之各縣爲多且有
帝王陵寢諸祀壇場一應供用俱不可缺若責以一

百五十兩之銀而供一切無窮之費是猶責跛者
之善走也無怪乎所會議者少而所征需者多登
記籍者十之一二不登記籍者十之七八也兄二
縣既有額外之用則吏書隸里人等亦不免額外
之求官享儉約之名而民受科斂之寔是相率而
爲僞且病也以愚論之與其拘泥舊典而遂非曷
若條陳利弊而務實據二縣之所用驗之于各縣
之所供如其加倍也則所徵者亦加倍如各縣支
應之繁簡二縣可以酌中而行也亦令準之而勿

疑要使民知定數不爲奸貪者之所欺上知定用
不疑有司者之妄費著爲令典永久遵行斯善矣
若曰某爲妄用某爲科斂某爲違
制某爲欺昧而不實論其迹則有之矣求其本源則
恐未也緣蒙仰職備細開報事理擬合具由回覆
伏乞
照驗酌處施行須至呈者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爲權緩急酌時宜清隱
逋散舊蓄以建公署以便官民事照得本縣路當

衝要民値貧疲而上司按臨經行歲無虛月邑中
雖有布按二分司并府館三所俱建立年久分司
僅可居息而府館頹弊不堪一過
察院案臨分巡未免退居府館奈彼監窄窪濕不
遑寧處設有海道水利佔行又須借退館舍往往
官吏逢怒莫敢怨嗟本職忝吏茲邑欽逾三年固
知舊貫之難仍實憚改作之未便因循歲月潛且
經營看得預備倉西有廢址一區土高面陽前流
後野兼遺碎石柱磉無數迴圍土墻頗完堪爲公

署但所費不止百金而官帑曾無餘積必欲申詳
建立未免坐失時機故一二年來民有罪應笞杖
審旣無力又不堪受刑者則令出瓦五百片或磚
三百條貯積預備倉日積月累不下數萬又查得
嘉靖元年以來本縣存留倉斗級歲收粮米每石
有修倉銀一分中間固有已經修理公用而侵漁
入已者亦多共查得銀一十七兩四錢七分四釐
可以追取買料及雇匠作又查得嘉靖十年戶口
鹽鈔原派徵銀而收頭汪洪十二乃買錢鈔解納

共尅落銀三十兩九錢七分七釐八毫九絲姑從
輕問罪就令前銀自買木石赴倉又查得嘉靖十
一年均徭有編剩碎戶餘銀四兩七錢一釐未曾
追收亦令辦料又查得本縣西興驛岸夫多有曠
役該驛牒呈到縣拘各認納曠役銀一十三兩五
錢六分五釐俱未追收亦令收買木石及顧募工
匠又有里長陳廷瑶周元四買辦春祭品物違錯
問擬杖罪贖銀共五兩四錢亦令買料又有曹伯
宗沈斗魁等贖罪紙價銀四兩七錢四分九釐嘉

靖十二年分麻溪塘夫鳳堰舖驛使廨役銀共五兩俱令買辦木石及有窯戶吳魁犯杖亦令由瓦一萬九百片贖罪又查得漁浦巡檢司存有廢壞木石亦令搬運前來通計新舊木石料價足敷建造刻期興工間有禮房吏稟稱見蒙提學道案行本縣建立射圃亭已經估計銀七十兩四錢八分未及施行今預備倉隙地雖久寬長亦可完造塞責本職就經查照相同思得射圃亭誠不可缺而公署尤不可無合將前料作射圃亭兼爲公署庶

時舉射則于此設候分巡按臨亦於此駐節一舉而兩得矣乃于本年四月二十一日鳩工取材親自督率爲牌坊一座儀門後堂各五間爲正堂三間左右皂隸房各三間廚房廁屋各二間棚屋三間露臺甬道東西階各一俱用磚石至六月二十九日落成竊惟公署之建固有自專之罪實非自便之圖況官庫之銀不曾動支匠作之力未嘗白役夫匠在官甲首料取折杖遺逋下不害民上不廢法審之人情訪之輿論皆誤以爲功而不以爲罪本職亦竊自喜幸焉倘後

上司按臨公署而究所從來或以擅作之罪見加甘心承受若疑官庫錢糧或有動支則爲有司者謹守法度非惟不敢亦且不能緣于建立公署重事合關本縣立案備照施行須至關者

祈晴告示

知縣張　關照得本職由進士拜官來尹茲土一縣生民休戚所係奈淺才薄德不明不公催辦舊務動加刑杖使小民稱貸完官老稚皇皇且奸讒

滿前未能盡去蠹政累積未能少除民有冤枉未能聽理鄉有善人未能獎勸俗有薄惡未能卒改而今日追人送監明日催人起解軍士無妻而責遞年尋娶書手詭寄而頻權長包陪紙牌一出未免需酒索錢手批一行未免大驚小畏遂使百姓怨氣滿腹上干天和到任以來陰雨兼旬溝澮泛溢行人道阻菜麥黃悴民生遭此衣食何依興言及此良可痛心但某一身有罪甘受神誅百姓無知願加仁宥爲此齋沐身心自責自修伏望通行

冥府轉達
大曹等因除外合給示仰槩縣官吏耀耆里老人
等俱要齋沐身心的限本月二十一日爲始俱赴
本縣應祀神廟隨班行香虔誠祈禱早回上天之
怒係全下民之命仍仰禁止屠宰排門設立香案
如有不遵明示者許諸人呈舉一體究治不恕須
至告示者

遣蝗告示

蕭山縣知縣張　爲祈遣蝗蝻以全民命事竊照
本職承乏茲邑二年七月餘矣罪過深重屢招災
釁禍及小民今年夏至以來禾苗正長忽被蝗飛
境中爲災民用憂懼本職躬率僚屬痛加修省牒
告應祀神祇仗神默佑漸次消滅方竊爲民私喜
詎意七月初旬復有無翼蝗蝻不計其數自錢塘
江浮泛積聚境上將三四都地方結實早禾一槩
食盡晚禾亦多傷殘本職日夜焦勞設法區處已
經募人撲捕獲有五百餘石收存倉厫外奈何種
類繁息撲滅難窮無翅者長而有翅跳躍者變而

飛騰前之可捕者今不可得而捕矣侵彊越界所
過一空
國賦民生將何依賴若不籲神陰遣誠恐遺患益
深爲此合關本縣煩爲轉達　城隍司及各壇應
祀神祇速爲分遣神兵四散驅逐務期日下盡絕
以保我禾稼活我生民如本職罪在不宥亦乞止
坐一身甘心承受勿以我一身之故禍及一邑無
辜之民等因准此擬合通行爲此除外合給示仰
槩縣官吏師生耀者里老僧道人等各要齋沐身
心的于本月　日爲始俱赴城隍廟并各壇隨
班行香祈禱仍禁止屠宰如有故違者究問決不
輕恕須至告示者

漏澤園帖

紹興府蕭山縣爲設義塚收遺骸以順天心以消
災變事准本縣知縣張　關竊照本職欽承
朝命忝吏茲土倏餘三載愧乏寸功兼之水旱蟲
荒民生憔悴流離他鄉死于道路者妄係無之及
有貧窮之民生無地以立錐死委身于溝壑烏啄

獸傷很藉殘毀以致死者含寃生者抱憾上干天和下成沴戾歲凶民災有自來矣若不爲之區處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本職看得邑西龜山之下有地一方平廣閒寂可建爲漏澤園凡有道路遺骸及死無葬地者可以收瘞此所用寬民牧之憂以恤存亡之慘然不高其垣墻樹之風聲則雖收拾遺棄未免依舊傷殘爲此仰關本縣即爲出給告示令見年里長各築墻七尺下沓石塊上蓋石板務令高濶堅固仍曉諭地方人等凡有水陸遺骸

即時稟縣以憑買棺殮埋園內其死無葬地者許令埋葬此處今歲編審徭役仍將鎮海樓夫一名改撥看守庶幾死者與我皆無憾矣備關到縣巳經行令由化一等都里長曹鉚等築完及曉諭去後爲照前項漏澤園設門關鎖若不啓閉以時未免出入妨阻理應差人看管查有附近隆興寺僧福瑞篤實勤謹堪管前園擬合就行爲此除候每年編審均徭之時將鎮海樓夫役銀一兩改撥前來作本園門夫役銀外合給帖仰本僧照依帖文內事理用心看守啓閉以時如遇前項道路遺骸及死無葬地者即便開門放入埋葬毋得有悞每月初一日具有無埋葬過名數及不致暴露阻遏結狀呈報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帖者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三終　　仍孫濟之校閱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四 條陳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欑曾初編

四世孫元昇 元旭 重刊

作縣事宜 荅華會稽余溪

一作縣重事在審糧長編均徭徵解錢糧三事若處置得宜功過半矣大略具左

審糧長宜一編五年則民一勞而五逸須本前次審編簿籍案卷查考中間因有消乏應換之家而推

克者尚多此外貴里老舊役糧長一時開報可也某作縣時欲審糧長不露機括先期點開各役名缺者多發放姑記造次下次若缺定然不恕下次各役懼查俱到乃分付某役在布政分司聽二衙點某役在按察分司聽三衙點某役在本縣堂上聽點因審語同寮封閉司門各令報堪當糧長姓名一時呈遞堂上亦然遂將各役所報參互查考仍以舊編為主拘攝而審不許各役再報以問騙局編審時忽往分司自帶米菜着分司門子站堂其隨身吏書門皁一槩趕出住司三日一編五年山榜造冊通申上司卒無一人告擾由慎其初故也

編均徭須先期三月逐啚而審親注人丁中間殷實孤貧暗自記號并查清黃二冊有漏丁亦收作數每啚各具審冊一本上半截寫徭戶姓名籍貫應免鄉色下半截寫丁若干田若干審後每一鄉或二鄉類釘作一本從中用刀截斷上叚留衙封識下叚發書算手關閉公所攢數田十畝作一丁通

縣該年人丁若干本縣銀力二差共銀若干各置一簿每丁該科銀若干算成總數然後將下截人衙比對上截親填差役於上叚如一戶田多丁多既編以重差一名或二名其餘量與輕差或有貧民告願近便力差或銀差者中間有甚貧下者量免庶幾謂之均矣攢丁時莊空餘銀一二十兩若不空則恐有恨編及告優免者無措或空多則防吏胥侵漁且招物議編時各謝縣事以夜補日一

一親注差役登榜時多取書辦盡日繼夜寫完對

讀正貼俱登榜上懸掛衙門使衆通曉近見縣官
編均徭全憑吏書先編正戶而貼戶有半年不編
者非也又竈戶一丁免田二十五畝尚欲貼以私
丁三丁之說則是四丁作一丁也在竈册人丁不
分在黄册則分於各甲須以該年黄册上人丁爲
主如竈册人丁兆對黄册不同决散居各甲設不
可查不可使其濫免也某嘗有一申文載政蹟志
試觀之庶見其詳矣
徵解錢糧照司府帖文算數共正米若干耗米若干

折銀米若干每田一畝該起耗若干或有低下班
江田畝若干例該減耗若干算定總數然後出榜
文由帖細開各倉米數及起耗緣由其分派折銀
須糧最重者多與以漸而降若民糧不過六七升
雖不與折銀可也算數時須經過數人眞勿餘剩
有則大開弊端徵糧時須預示集縣定爲三限依
期上納限內完者該催里長量賞花酒有糧戶恃
頑者摘其尤一二重治或枷號兵貴先聲催科亦
然須親臨倉數次理其大綱若專托管糧佐二雖

不悮事也起解時須銀數稱足糧米斛盡而糧不
便過江聽其外郡收糴亦須驗過銀數然後給文
或差官押運解後卽行文各倉各衙門查理曾否
解到若虛文起解或積書交注自運其弊一開任
內錢糧恐難清結矣最有傾銀呈樣一節有從旁
稟云該作公堂用者此釣餌也宜亟斥之照各倉
運頭如南糧耗多願者頗衆其餘輕重不等宜斟
酌點定隨卽登簿取認狀付卷以杜弊端
一聽訟當虛心研審務得其情勿先施刑杖威嚴之

下小民未免畏懼言不能盡俟衆証旣明然後加
刑自然心服
一詞狀中所告事件多爲牽扯若上司批行者須逐
件開寫審單逐件面審親注虛實乃執其要領而
剖决之若本縣情輕者宜量情發落親注狀尾雖
不取供可也
一受狀一月三次面審爲上先審儒生次婦女次殘
疾次常人中間有以子在外故令老婦者有壯健
在外故令老疾者有非生員已事而下胥者宜細

嚮之預禁之
一告人命度地遠近親臨相視數里內者即日遂行
二三十里外者明日早往不須多帶跟隨非檢屍
不用鼓樂一驗便見眞僞隨時取供眞者候檢問
徒者申其餘縊死及無干等項一二日發落以係
百姓身家眞人命其由先申本府候覆檢其招轉
達上司未可先擬罪通申也今時相視委之佐貳
已非乃有委屬官該吏甚至帖仰老人者何哉
一檢屍須天晴正午親臨看視親手取骨對衆定驗

不可只憑吏仵遠喝依樣画葫蘆也有肉屍肋稍
嫩骨多紅此血未乾非傷也有僞傷一刮即去有
眞傷被藥掩者用栁白等物罨之醋洗冤錄甚詳
宜常觀
一六房及承發司將晚取明日應發文書牌票各入
紙套中上署曰某房發套每房備細開寫應發件
數用印若干如曰一件爲某事印若干云云俱分
付值印吏送入中衙親自看閱如不許發者明早
發出或塗抹中上司文書有洗改者責書辦令再
寫次日起鼓後坐後堂照房科依次先發日期花
押然後直印吏請用印高聲曰某房用印一一報
數自將印單對看有多有少便見弊端及錯悞處
候各房俱印畢將各印單粘連尾後粘直印吏甘
結狀與各單一樣長短親判某日背用鈐印收入
中衙備查其各房所發事件俱發印鈐號簿不許
空頭若申上司文書親看入封倚粘定或差人或
發鋪發押後日已出各邑齊乃升堂升堂後非至
緊事再不開印

一發牌票一事止用一批或轉限或添差俱親注原
批上雖數次亦無害事完即以此批附卷若吏書
重復寫牌乘忙時稟發即是大弊事既難完民多
受害某作縣時牢守此法吏胥不敢爲奸民多稱
便
一中衙臺門出衙時須用關封不可容家人出入
一祭祀以誠潔爲主某作縣時齋戒日決不飲酒食
肉齋宿夜衙內取米半升豆腐小菜至公所沐浴
及期敬謹至祭餘飲福酒一啜之外更不執盃直

至諸祀壇場事畢飲食乃復初嘗見縣學官員於祭祀之夕暢飲作樂非徒靡費民財於祭禮褻地盡矣又某値祈晴祈雨闔衙俱茹素不酉斤兩魚肉在內自已宿於壇廟不入私衙祈禱無不應者

一問過上司并本縣狀詞應追紙價贓罰用一刊板紙票備寫各項於計開之後差的當人催完就將此票附卷凡出此票承發房俱先登印鈐號簿以百葉爲度票亦一印百幅承發房俱領用不可一件遺漏考滿時照此簿造功績冊甚便甚焉

一出批票須要半印在紙半印在簿乃可查考雖申上司文書亦然若謾然批押悞事不小

一差人拘攝俱用里長輪比較必不得已方用一二甲首民壯若皂快斷不可下鄉也

一行杖用簽筒書皂隷姓名於簽上欲打一人先掣一簽執板後掣一簽捉縛直堂者喝數其餘不許亂搶大失體貌又用刑當分輕重某於重板寫一西字署花押於下輕板寫一東字不署押用刑時量情輕重分付用某邊板子亦未嘗打過十五下

蓋不畏吾威而畏吾公若刑罰不當雖多亦奚以爲

一縣官固以牧民爲職剛明果决尤不可少若用意爲慈或失之怨用意爲嚴或失之暴嘗見作縣者不忍行刑後來拘攝且不至又見縣官自恃清廉忍用刑法不少假借不知不要錢只是自家本等若一意尚刻豈爲民父母之道哉

一庫藏須仔細關防每夜令庫子進收過及支消數目登印鈐簿以備查考交盤時須封封開驗稱明

銀封上寫庫子銀匠姓名以防奸弊

一獄中墻圍棘刺須密不可容內作竄不時下監看視獄囚有疾病須令好醫生用藥調理天熱時須洒掃潔淨以防纏染罪輕者不必監滯罪重者不可寬縱恐名不虔

一禁中置循環簿二扇每日將現監囚犯分六房開寫下注曰某月日收監簿內要開舊管若干人新收若干人開除若干人實在若干人於舊管新收開除項下俱細寫姓名每早將一扇呈遞判日畫

糸存照欲取人就將此扇點紅去取隔日一扇發禁子造明日囚數循去環來所關不細此簿月月置下以備弔查又各衙不許私自監繫

一縣中所用手本揭帖俱要先發式樣於裱褙匠及粘縣堂壁上不可長短不齊所用紙劄只以古千爲上不必用連四費事也

一知縣無所不知職斯稱矣其大者如官民田地若干錢糧若干中間起運存留各若干本色折銀各若干起運某倉爲重某倉爲輕共耗米若干某年

已完某年未完某項已起解曾否獲有批單某項現在起解某項未徵均徭銀力二差共銀若干某役爲重某役爲輕遠方各驛馬匹上中下若干各價若干共銀若干本處水夫工食銀若干丁田銀若干內分淺船荒絲胖襖祭祀科貢等項銀若干在學生員共若干本縣士夫若干某爲現任某爲致仕某爲大臣已故有否子孫衆人監生省祭若干先賢并義夫節婦若干善人惡人顯著若干在監囚犯若干某人爲某事或欠某項錢糧若干或

已問結或未問結或監若干年養濟院男婦孤老幾名口四境所距何縣有無關隘田地何處爲高何處爲下何處肥饒民風何處爲淳何處爲薄皆所當知緊要者宜備手摺袖而藏之時時一覽以備遺忘以待顧問推此尚多不能殫述

一上司將按臨先期親往分司照廳家伙廻廊墻壁下至溷厠亦須親看有无滲漏倒壞或坐椅脫鍵門槅欠鑪鈕鎖鑰有一疎缺皆責在有司不可不慎也

一孤老月糧薪布銀俱要依期給放糧或委佐貳銀須自放每名口一封中間信手取一二封稱驗如銀低數少責治該管當堂唱名給發庶沾實惠其有不應做孤老者亦須裁革

一上司批詞批申隨所到日時登記承發號簿轉發各房仍用紙一条細書来到年月日時粘貼狀與文書背面次第完結事完之日即做成卷宗存留各房以備查刷

一河下支應某作縣時計丁田派銀分上下半年當

堂收貯給誠篤老人輪月買辦按日開具用過數
目驗算銀兩判日付工房登記鈐簿上以備查盤
月終總算共銀若干有餘剩即將抵辦本年雜派
如水手擡表夫之類付支應卷存照此餘銀存留
亦可他縣止令里長自行支應漫無稽查官取不
義之名民受横征之實兢得兢失必有知者

一本縣詞訟問結後原告有告紙被告有罪贖行民
紙官吏有官紙該二分納本色公堂支用八分行
令羅穀備賑各記簿籍決不可一槩取用以招物
議及上司查究今時縣官有所謂供明紙者狀內
有一姓名便取紙一分夫既無罪矣安得有紙即
此是贓不可不慎

一聽訟真見所犯罪律乃執筆判定如意未決黙將
律例叅考切不可慮忤恐嚇應問杖者曰問徒應
問徒者曰問軍積年書吏從旁竊聽便開騙局或
指官詐財所係不小

一各縣有所謂中衙馬頭及圓公者皆積年白役也
一開馬頭非但索取衙需馬夫之家草料等項且

圖浸潤官長通同近覻人役作弊詐財圓公亦然
某一切不用

一衙中公辦家伙某初到縣時令工房開一樣手本
二個親判合同一存衙一發房至行取將回時取
合同手本照數查點一槩發出開堂備照有損壞
者明注其下卓幃錫硯亦覽年給還坊長取領自
存蓋此等家伙物件皆非帶去取之固不爲貪亦
未免傷廉也

一浙中正官入覲止有夫水銀四名爲應得之物此
外有稟派擡夫者即贓也又有留縣門皂等役討
貼跟隨上京者盤纏二三十兩就中有老實者一
人自掌治備各役催車貰房之費此亦勉徇舊規
非正當道理若能併去尤善也

一作縣不可刊刻書籍廣行人情輕設酒席朝令夕
改偏聽人言有意拒絕士夫不留心學校大家未
必專虐小民小民未必不侵大姓若先立意未免
偏私上司批委不可逢迎喜怒要在婉轉歸正若
一意奉承事定之日反取嗔罪矣

以上若干條有一條具數事者皆非勦說來作縣
時身親行之而尤以誠爲主惟誠故表裏如一終
始不渝未有僞行於外而可恒久者然此皆醫者
死方焉耳若夫引伸觸類隨時變化醫國者自能
之非言可傳也辱下問不敢不告所根隨手條陳
初無次序中間遺漏疎拙者惟恕其狂愚而教正
之

防守事宜 答邑侯王少川

辱問防守事宜生際承平智識淺陋無可裨益今日

萬一者然尊命不敢慮謹述數條如左乞賜採擇

一係關隘 望亭大小渲四河口俱合下樁數桁下
間暫留船路置柵就令本地方總甲小甲看守遇
有警急即下亂石塡塞柵口樁際

一揀強壯 就民壯勇士中揀長大壯健一二百人
爲親兵訓習武藝令熟庶幾可用若衙常吶喊奔
逐無益也

一備守具 城中門面不下數千間每間賃房者各
令出一人令屋主自備器械一件石灰瓶十枚尖
石子百箇五人共置噴筒手銃一把灰缸一隻弩
一張箭百枝各留放在家倘有警急方號名登城
城上每一垛用二人先將有門面之家姓名編號
白書垛上榜諭知悉庶有備無患

一防奸細 四城門用地方火兵并知事人員及民
壯數名盤詰面生可疑之人及戒飭城中居民所
城內外菴觀寺院不許容留新到異服異言之人
潛往恐生機變其年久寓居者不在此論庶不因
而生事害人

一嚴出境 本縣城垣既固防守有人居民自當安
堵若倘有警急不許一家一人遷徙動搖違者重
治以法

一懸賞格 太湖中多萑苻船合給曉諭及牌一遇
警急即收船嚴把港口聚衆相機迎戰如有擒獲
即遵照按行海防事宜給賞不必別用官兵船隻
反致生事其餘關隘倣此

一造吊橋 先置杉木橋每門二三扇候有警急方
可拆卸磚石易以木橋不必先自毀壞西門橋工

力尤難合當另處但於北門二條河下椿置栅可
也
一遠斥堠　望亭四河口大小渲蕩口宛山三塲五
牧陽湖等處地方總甲小甲一聞警急即差健足
人飭鑼傳報達至縣中庶不悞事
一備糧草　告示城外并鄉居人戶如城中有下處
及親戚之家將柴米搬運入城一有警即攜家小
空身入城庶幾市價不致騰湧民得聊生
一禁夜驚　人心驚疑昏夜易於搖動倘更深時忽

有號呼不許輕易開門奔走恐傷殘老幼愚民其
各處舊有巷門者合令修葺關鎖

守城管見

非者海寇臨城萬衆危殆所賴官守有人士民協力
是以賊因小挫揚帆北去事實徼倖未足爲安况聞
新賊數萬圍桐鄉攻上海焚掠嘉定松江勢甚猖獗
安知不沿江遡陸復來吾邑耶若不早爲區畫他日
噬臍何及哉嗟夫以言客兵則坐食善奔乘機搶擄
一無可恃以言縣兵則畏死貪生知利罔義漫無統
率以言保夫則貧苦勞瘁人懷怨嘗各持二心誰與
爲守竊惟士夫富室民之冠冕必先倡義團結庶係
身家願我同志或擇親丁或揀健僕自三人五人至
二十人聚成四五百因材演習戮力同心合爲一屯
分爲八翼十人有甲五甲有長推老成練達四人爲
之盟首各遵約束畫一無二無警札營較技不爲兒
戲以前日犒兵之費量捐賞賚以近日給城夫之米
優給各主之人有警則統率登城堅守信地往來哨
望更番迭休賊倘於一門攻急則左右二門甲長提

兵一半協力截殺銃弩鈀斧隨宜展用如有畏避者
衆共捶殺之家主毋得回護有功則共出私帑以賞
之被傷則迎醫以治之死義則共市櫬木以禮葬之
仍厚恤其妻孥夫此一舉人自爲養聚散以時他日
紀律既明人有定力進退有據雖出城應援可保無
虞似可永爲盟守幸不視爲狂言盍衛一城實衛一
家保衆人實保一已凡我同盟毋怠毋忽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四終　仍孫濟之較閱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纘曾初編

四世孫　元昇　元旭　重刊

謝俞敬之序

余昔窮居吳下竊聞燕山俞敬之名久矣獲囊丁借乘倸主者至而歸之途人死厥婦丐質身爲歛其葬畀余覩爲葬弗受質有仕者某好攝生衛與童女俱必死鄰翁貧許以幼女乃捐金償之貧所以女侍箕帚斥弗納復資嫁焉余聞敬之名久矣頃歲辛卯余以縣吏入覲一接見弗暇詳問也癸巳冬余奉

廷名至京師遂造敬之假館焉間問償金諸事謝僞有之弗足異也於是益賢敬之今年甲午夏余承乏戶科上封事忤

旨自分罪當誅荷

明天子特緩其死維切責使家居爲編氓恩至渥也卽日移外復主敬之家執事諸臣弗知

聖意乃擯弗容少憩一日吏校四五至迫使速遠去余時昏憒不復能動天且若荷一遠移死無難也有惱敬之者曰

天子震怒禍不可測子且獲罪矣徐荅曰給事病劇萬死一生顧忍使遠行吾雖獲罪不能也旣而籌余曰某有別墅在脊村不遠數里可與君往自息弗仰一人知也余謝且喜明日未旦蓐徙居焉四月十日也休息逾兩旬果無一人知者有問敬之則詒曰去遠矣且及家或以死告則應曰給事去將病危篤生死未可知也人咸信之童僕亦解主意無敢漏言者

余由是得優游牀蓐全生以還故里依父母字妻子涵泳

聖澤爲太平遺民敬之之力居多焉假使敬之怵惕於利害坐使遠去弗傾人亦不咎敬之余亦不敢訶敬之非是弟死于道路有孤

聖天子寬宥至意可念也今敬之非惟不懼罪且俾得所又弗一人知比諸古人倸納含藏者其賢且哲何如耶夫敬之平生慷慨好義樂施敦信循禮人咸知之夔之賢士大夫多樂爲交遊遠方名士至必問

館焉有弗給必資之然未有若此舉爲有關于世道
也夫今之人遇斤斤小利害於已曾無毫髮損便感
然相避恝然不顧閉戶不相納甚則恥笑且詈雖平
日自號有義氣者不免也余以是謂其有關於世道
不淺也余家數千里外貧且賤無以報敬之然其賢
弗可忘亦不能使泯然無聞於時也于是敘其事以
告諸同志訓我子弟示我諸邦人庶幾知燕山有敬
之者其勇于爲義立心造行不凡皆可法也敬之名
欽別號寅齋其先金椒人　國初有汗馬勞授彭城

衛百夫長遂家金臺敬之世其官有子三人聰敏篤
學必有興者占於敬之故知之余病初起不能文姑
述大凡寄以爲謝誦是言者吾知爲敬之嘆服文不
文可畧也

送劉望山歸石首序

嘉靖庚戌春望山劉先生謝教事將歸于石首我明
府益泉卜公授簡于丞俾爲文以華其行予惟望山
蒞教于錫越八載丕變士風發解掄魁者科不乏人
績宜峻陟乃淹詘報罷不其咈人情違公論乎哉或
謂望山狷介強直見不可事不能隱忍輒徵諸顏色
人因以是銜之是殆不然夫人立身天地間禮與義
而已禮義不閑顧惟阿私狗俗此道之蠹也予惟望
山之先祖某以積學行義簡知
英廟甸宣東廣清白之名滿天下望山世承家學禮
義由衷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居膠庠時已作人法程
迨需次貢
大廷領檄分教吾錫惟禮與義身先諸生諸生翕然
從之束修饋遺一毫不苟取而貧不自立者往往分

俸賙之間承檄賑民摘奸釐弊饑者以甦門下士有
越禮犯義而斥不假借能改則待之如初故人知敬
憚而實無所銜也是先生禮義之學根于天性本於
家承與世之阿私狗俗者大有逕庭今其歸也齒益
尊德益崇吾見石首之士之民師資德老漸洽遠邇
其爲教要不止吾錫而已也然則先生之歸豈直優
遊田里云乎哉予不敏因益泉公之意爲禮義之說
以爲贈

李君子頎別號惠東圖序

惠於吾錫獨高於諸山雄峙乾隅迴城郭山下山泉唐陸鴻漸品爲天下第二以故騷人墨客名流隱士往往觴咏於斯而邦人雅愛茲山者多取以爲別號李君子碩世居惠之東性喜泉石每遇芳晨美景必拉朋儕攜壺盒登惠之巔以遠眺汲惠之泉以瀹茗殆將結盟茲山以爲主人者故自號曰惠東居士云夫山一也仁者則樂焉不知樂者則曰猶夫山也惠一也愛之者則假之以爲號焉不知愛者則曰猶夫惠也李公謙厚溫朴不事聲稱屢掌鄉賦邦人稱平

昔遇羣盜入家席被囬祿人不堪其憂而處之裕如人以是知君得於泉石者爲多今卜居敝里與予由入相友每見其雅好文墨怡情方外恨不入林之深陟山之高以與造物遊者其爲人可知已仲山王憲僉特繪惠東圖以贈予因敘數言於首他日邑人鉅公必將遺之篇什以侈其美茲直爲之發端焉爾

秦從川七十序 并詩

夫孝天之澤也德之徵也祿爵之基也天予是澤而德不足以持之祿爵不足以華之雖壽弗彰惟有是德享是祿爵以承天之澤壽榮矣余姻丈從川秦翁孝悌恭讓德世作求辭稟於公身教於子肆震器虹洲君登甲科陟華要遂以納言貤封於翁而諸子若孫彬彬積學科第蓋不可量翁顧謙虛冲泊怡情詩奕築圃探幽曾不聞戶外事今年躋七袠康強如少壯時其所以承天之澤者何如耶予冏知翁必登上壽洪範曰壽富康寧攸好德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非翁其誰哉爰賦二律如左詞之拙弗較也

古來稀壽頌吾翁白髮烏紗喜最榮束帶花金非偶

綮納言清秩是初封壯年掛冊還需祿早歲爲孤今作公慶積孝門多獲福中天春日正融融

蕭山縣黃冊畧引

此吾蕭山新黃冊畧也冊載丁糧土田備矣奚取其畧取其約而易見撒不離總也夫舊冊之于丁糧上田總不總撒不撒丹一而籍二詭僻而不可稽吾甚病焉故不得已而爲畧也何言乎畧約縣總聚之區約區總聚之里里聚之甲甲聚之戶漏使盈訛使正而舊管定矣以舊管損之益之而爲實在積戶爲甲

貲甲爲里積里爲區積區爲縣求之原額無爽也而
新冊定矣以新冊之定在戶分之甲合之里聚區別
而縣統之錄以爲編而界成矣然則惡乎鋟鋟之木
俾邑人遍摹而藏之不變也冀同志者守而行之不
變也又冀夫嗣而新之者不變也雖然界豈易言哉
一戶之貲在不蹶則一甲之總訛甲訛則里訛區與
縣從可知矣是弊而又弊也界豈易言哉
嘉靖辛卯八月朔旦知蕭山縣事無錫張選謹書

勑命碑陰記

皇上御極之八年爲嘉靖己丑臣選以舉進士始釋
褐出宰浙之蕭山縣越四年癸巳秋
皇儲肇生錫賚臣下 欽降
明詔外官三年無過給由行未者得封其親監司
各疏名以
聞於是臣父獻可獲封如臣官臣母周爲孺人臣
時被 名逮
闕陛職給事戶科躬拜 貤封
勑命甲午夏臣以狂言獲罪分甘誅殛
聖恩寬大放歸田里臣幸荷生全怡愉膝下歲時俯
序臣父母暨臣祗服命服向
闕祝萬歲壽蓋自是十有餘年矣臣竊伏自思古
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是
蓋立臣子忠孝之大閑也臣不才幼荷父母教
育發身賢科守官三載愧無及民之政乃者
恩封覃被誠爲千載之希遇臣父臣母偕壽駢榮
顯膺昭著臣之忻幸倍萬恒情彼蒼弗弔去年
乙巳春臣父壽七十有三以疾考終越一年臣

卜宅兆於邑西惠山第一峯下洗台河之原將
以十二月十有九日舉葬臣惟外官 考稱職
者須給
誥制再考稱職聽
請封贈臣之才能猥下濫沾曠蕩逸出常格臣又
聞
祖宗舊典凡
欽給制勑例許勒石垂訓臣稽令甲謹於墓道之
南建亭立碑摹勒

封勑昭示永永臣父有靈九泉感激臣犬馬之齒
日就衰朽知難驅策用補報於萬分之一效賜
以力愧負汗悚計自今以往臣得承母周旋時
或瞻拜
龍章仰思貢涯益深申祝之悃而臣之世世子孫
永戴
皇麻圖端涓埃教孝勸忠尙與穹壤相爲無極云臣
不勝感激之至書刻告成臣敬稽首百拜恭題
下方用誌歲月時

嘉靖三十五年歲在丙午秋九月吉旦
原任戶科給事中臣遴謹記

鄞氏墓田記

鄞氏世墓在惠山第二峯下去梵宇之左若干步而
陽負麓厥土剛厚吾外舅之高曾祖妣以下葬焉昔
外舅年十三考朴菴翁妣永氏相繼卒外舅僶俛襄
事於祖塋之旁今六十有四年矣外舅先配謝卒亦
祔葬焉歲時祭掃必徹必哀然墓隘族人葬益多昭
穆至不能辨外舅乃改卜新阡一區去二親塚三十
步而近繼室陳卒窆於茲虛其左以爲身後計復於
墓之前市田六畝三分循舊規引二泉之水以灌溉
以其租入除公賦外永供春秋祭費慮其不足也又
益以揚名之田二畝五分又懼其久而或遺也乃命
某記其顛末并田之經界佃人姓名勒之方石樹二
親塚前橿額入某戶以某於諸壻中爲可托且寓兼
制之義云外舅名某號豳隱純孝樂善今年七十有
六應例授承事郎尙未欲冠帶焉予惠民 計開云云

建護隄侯張相公行祠疏

嘉靖辛卯歲予躬率庶民築海塘既成復爲風潮衝
激殆盡歎曰使此塘之外沙漲數十百步吾豈憂海
患耶近塘有神曰張老相公者素著靈異因往祝曰
聞神功能捍海血食吾土乃坐視海若爲患困苦民
生是弗靈也今與神誓若能爲我漲沙數里當大其
殿宇以報之否則毀祠是年秋末沙果漲自長山至
龕山長若干里自塘至海闊若干里俱生茂草漸可
樵牧海患遂平神之功不可誣也茲將鼎新祠宇以
報功惇信而土木興繁力難獨任願與吾僚屬人民

好義者共成之所出銀米請書于左以俟登不

嘉靖壬辰七月既望知蕭山縣事無錫張選謹書

誌文移所以昭政蹟也據邑吏史及明等所錄俟三載內文移申文若干條告示若干條并雜著皆所以造福于民者觀此則政蹟之寔可見矣

治生翁文跋

綱目私評後跋

古璜宗人鉞一編遣其子庠生子賢自暨陽來謁予啓視之乃所著綱目私評也爲七賢絕句詩若干首

揭題于端下列編年分述出處大畧于詩之後起自周威烈王終于五季凡事關世教足人勸懲者必見諸吟咏予諷誦之知其好古不厭事覈而辭宛然有朱子家法可尚也已昔唐人胡曾氏有咏史一集傳迄于今人咸誦之古璜是編雖瑕瑜不掩然一言一句皆有指歸非若彼焉貪口耳者安知他日不有垂而傳之若胡曾氏者乎遂書數語于簡末云

龍泉翁燈下細書小跋

翁年幾耄雙眸若金燈前細書不勉而成信乎精氣神之合一是爲集義之所生由今占後公之壽殆如日之方昇也耶

張東洛紀行詩跋

張東洛吾鄉士夫之望也紀行詩發于性情當時履歷光景宛然可見公平生固不止此而大凡見矣夙翁爲敘其首中間如處之怡然了無怨言恚色數語眞知公者余因錄以自省云

曹封君像贊

風儀端重襟宇光明瞻之起敬即之可愛出言從容

而主信行已剛毅而有恒閒居莫見其惰慢急遽不離乎準繩篤孝於親而毋憾陟屺善迪厥子而並顯科名茲其行之大者博通今古涵養性情介于金而不慕寶寸善而亟稱此皆人所不逮而公獨得其眞者也然則榮膺封秩壽逾大耋豈不允協乎鄉評也耶

履垣鄒先生像贊

貌温而莊言直而韋視聽守聰明之則心思遊禮義之場守宗黨以孝友式鄉閭以慈祥人不知其富而

知其能讓不鬧其齒而鬧其有常訓子名登乎仕籍
課孫志切于義方天雖不畀其壽而可占乎後世其
昌若先生者庶不愧文忠之裔而為吾黨之良

宋山泉像贊

充然其色肅然其容不激乎外不荏乎中詩書為富
稼穡為功袍冠裳之楚楚昭禮度之雍雍名雖不登
乎仕籍實則有補乎淳風年躋七十目明耳聰信耄
期之可待享遐祉而無窮

單隱閑像贊

貌古而瞿服非而舒力行無倦由言慎餘蓄市是室
厭心泊如年踰七袠康寧若初撫松侶鶴談樵問漁
人稱其晚尤進德御腴茹蔬其將托言方外免為習
俗所祛者耶

祭官係鳳山泰翁文

惟公古之君子國之純臣沉幾善斷忠正老成自甲
科而踐極品人不見其玟嶠山少齡而登大耋曾不
聞其自遜初官郎署僚友為師繼秩文宗多士成德
參省政而禦劇冠存廟祀於封丘長東籓而明照陟
亟見稱於遂老巡撫荆湖受知
聖主尚書五部矜式百寮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聞人
過失曾不出口方公南北柄用也則天下均蒙其惠
載在人心而記之史書及夫先後引年也則
天子特加眷注月供廩餼而歲給輿夫嗚呼若公者
豈惟當今寡匹雖古之元臣碩輔何以加諸某邑之
鄙人辱公知已昔逢斥逐則存恤惟勤後幸生還則
提攜罔倦我公希范堂開從容蔗境方切親炙胡遽
仙遊感德興懷能不悲慟也耶雖然達尊有三公咸

備五今子克肖諸孫復賢完名全節生榮死哀恤典
在　朝廷芳名垂後世公雖已矣不亡者存其真可
以含笑九原矣臨棺一觴涕淚交集公靈如在庶幾
來歆

祭鈍齋吳親翁文

嘉靖乙巳閏正月廿有九日姻家子張某聞我封君
鈍齋老親翁先生吳公卒方以先子疾亟飲泣不敢
哭越明日先子遂棄不肖惟日夕自慟不暇哭公至
四月八日始先弔公於几筵與公之子探花君執手

仆地痛哭不能已猶未克舉勺醴爲奠也越某月日爰以羊豕庶羞泣祭于公之靈曰嗚呼天胡奪公之速耶公稟湖山之秀具剛明之性禮義夾持詩書自樂藉祖宗之積慶而惟恐不培抱通敏之偉才而不欲自炫與人謀而必忠濟人急而無吝雖不受人之侮亦不以非理之事加人公之盛德如此旣宜壽考於幹蠱遂輟進取勤於敎子乃底大成泥金報來鄕邦動色而克自抑畏司府交賀禮意周洽而曾無德容垂書京師勉忠勉孝亹亹數百言惟恐或渝公之

立心制行有如此又宜壽 大廷寵眷方深方隆鳳誥龍章可日而待公乃溘焉仙逝天胡不仁若是哉某自弱冠已識公面歸田數年始登公堂乃辱不鄙許予弱息獲字文孫旣而山房懸榻下待令子藏修二載敎我實篤時公六十方圖稱壽庶幾此日侍公左右扶予家嚴遨遊上下七十二峯獻酬百年此誠予心而胡爲不然耶嗚呼痛哉雖然古稱有子不死況公之子佩佩瀛仙邦家柱石非徒以文見以其德論道燮理君民致澤究所從來咸公之積謂之不死誰曰不然耶一杯奠公倘鑒予言公靈常在非耶不壽矣茫茫九原亦可無憾矣嗚呼云云

祭華從光門人親家文

維年月日忝眷晩友張某以淸酌庶羞遣兒子應科致祭於故鄕貢進士從光華親契之靈曰嗚呼人孰無死子誠可傷英姿俊學志高氣揚有聲黌校早舉於鄕雖屢下第將來未量年僅四十云胡遽亡嗚呼傷哉皤皤老親煢煢幼子擾擾外侵空空內峙於今三年幸而免爾嗚呼傷哉吾門無友吾女無翁吾來

南塘孰語我衷爰有遺服未知曷從嗚呼傷哉雖然而翁壽康吾倩知學賢哉從兄爲獨爲都九原有知庶幾瞑目臨柩一觴慰予莫奠嗚呼傷哉

祭李約齋同年文

維年月日前戶科給事中侍敎下年弟張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寄祭于德安太守前兵科都給事中約齋先生李公之靈曰先生洪都俊士廊廟偉才蜚聲甲科愼刑郡藹名居諫垣忠言不諱落職下僚直躬無怨旣而專城德安柄用有漸矣天胡不見遽奪之

速耶昔余具員蕭山分爲屬吏先生推念同登愛如兄弟於後幸聯青瑣余先狂言獲罪　廷杖幾斃先生周旋調劑無異骨肉卒救生還實惟覆庇先生舟過錫山每勤𢬵頋酌泉清歡從容累日不見數年胡爲乎遂爲永别耶嗚呼悲哉去歲冬初令弟克齋公挈家蘇門問先生起居謂書來無恙詎意有此大變耶訃聞西來方寸如割恨莫憑棺遺奠一觴先生有知庶幾來享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五終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六　尺牘一

錫山張　選舜泉甫著　曾孫纘曾初編

四世孫元卉元旭重刊

歸田哀溺者上楊水部

某舟過按治辱遣使津道甚盛心也猶有所欲言謹附謝啓後幸賜覽焉其詞曰十月朔旦舟次𨔼村閘予方病　廷杖創甚披閲載籍忽聞舟陸之人閧然呼嚣釋卷力疾覘之有溺于閘下者載沉載浮水滚

如沸首爲激湍衝壓不得出須臾僅出一手忽不見遂死焉時有按篙于水者有操長竿互援者有棹小舟而來者俱不及有遺袋浮水上一壯士鈎得之喜形於色而去予方驚駭哀悼汗淚交發頃刻不得止名居人問之故曰前者溺一人焉昨者溺一人焉俱死而屍弗獲今者又溺若人不知屍在何所予曰嗚呼噫嘻諺稱枉死爲鬼必求其代信有之乎曰不然閘有徒杠設以欄檻大吏置之小吏以守開閉則架行者以利關啓則去舟人以濟今徒杠固在也而閘

夫受直息事乃棄而不拔僅榷一木于鬪之上淵不盈尺厚不踰寸行者過之非素勇敢且便捷手足俱慄頭目交眩過而不溺者幸耳取途之人往往道從天水鬪去不得已則從小舟渡之人有咎鬪夫不架橋者則厲聲曰吾力竭矣汝曷不爲我架之旬日之前吾憂夫人之溺者而嘗架此橋一日而三拔去焉其重不下數鈞而一日三拔去吾力竭矣故棄于其旁而以板代之欲過者過不敢過者請從閘道抑從吾子弟親友之舟而渡不用命者則墮鬪下於我初

無預焉夫其悖戾自用若此故卒無敢與言者而人之溺者相踵也而豈專爲代死祟哉予泫然泣下憤然藏怒揮告者使去閉戶而自語曰鬪之設以節水也其設橋凡以利行者也委其責于鬪之夫以其易簡而可兼也夫知節水而不知架之以橋知惜已之力而不知陷人于死鬪夫之罪不可逭矣而爲之鬪吏者得無罪乎雖然鬪吏職卑而勢寡鬪夫土著而力窮雖有言弗聽也盍以告於大吏乎而卒不告者不敢告也獨不哀此溺者死于非命耶夫此溺者其

姓名州里吾不得而知矣其有父母妻子兄弟與否吾亦不得而知矣其有父母兄弟妻子也意其出而未返者有爲而未返也而豈知溺于鬪之下耶而豈知其死而弗獲屍也耶其無父母兄弟妻子也則其事遂泯矣而見其死者獨不哀乎見其死而且哀之而顧致之死亦獨何心哉余哀此死者惡其致之死者而不敢以弔也亦無力以正致人於死者之罪也然予心終不忘遂爲詞以告諸大吏大吏知有橋而不設矣鬪夫之罪庶乎可正矣而此溺者之憾亦庶

乎可雪矣而今而後吾知溺者亦庶乎其可免矣冒昧僭言萬罪萬罪

與翁夢山尙書

去冬初辱惠手教感佩感佩乏便久稽裁謝爲歉来抱拙林下聊度餘生詎意五月初二日有倭寇二三千自常熟福山港奚浦陸涇港三丈浦數路深入將膠山宛山三墩陸亭前淵麻邨一帶地方八十餘里放火搶擄擄蕩無餘初六日又用鹽徒許莘向導直犯城邑幸天助早覺兩邊格鬪獲首二十餘顆頗得

勝算十三日城下焚刼幸得總兵解明道自常而來眼見烟焰奮不顧身指揮家兵五百四散設伏哨望士民懽忭載道但許萃黨類盤據包巷斜橋沿海地方其衆數千將引倭報讎敝邑百萬生靈將爲魚肉未可知也可懼可嘆敝邑舊無城垣今春賴縣尹王子名其勤者設法修築既堅且高城纔告完倭寇至矣王子活人百萬是天賜也眞奇才也某昨會陳五山兄云海寧普陀喪師三千皆王巡視精選兵也奈何奈何蘇松常杭嘉湖等郡乃東南要害朝廷腹心必得大將統領天兵大爲戡定方保今秋明春無事不然未可知也某六十年過自分一死惟八十四歲老母可念耳吾兄位在本兵胸藏百萬寧不爲

聖天子寬東顧之憂耶鴻便草草布問極知無次序

高明亮之

東劉寒泉三府

謹啓海賊深入肯腸恣行焚掠非有奇謀遠計惟恃吾人脆弱不敢與敵耳當道者若能命一良將提兵數百由常熟傾山間道銜枚出賊背後邀其歸路布進無退則一鼓可擒此上計也若整兵對壘不與交鋒賊將暫退後必復來此中計也至於遠觀坐視不申號令不整兵仗人皆逃避賊如入無人之境滿載出海則笑外方此無計也伏乞申達軍門併各監司差人馬上入遞庶不後時若吾邑惟當屯兵要害各門嚴詰中外徹夜巡邏以防奸暴賊雖貪迷恐不敢犯也承命坐鎮南門當與諸士夫商議相同即出不敢後也不具

荅郭似菴代巡

弟自京辱教愛兼拜贐儀屈指已經年矣頃者節旌過錫復承賜手札益增感佩弟抱病山居而執事又當激揚之任非惟不能造謝亦所不敢雖然瞻仰之私則未嘗少置也日者乘輿往虎丘不請見長者罪誠有之惟執事情諒應不深咎焉玆又承華翰猥及拳拳至情莫可云喻再拜伏教而已伏聞風裁凜然善懷惡畏所謂眞御史非耶健羨健羨使旋草草布悃餘冀爲國珍攝以膺多祉不宣

復談十山

辱論執事以中丞特命之尊不當與邑之士夫齒今致書于郡守而名列于後爲不稱責之似也但往往見執事凡士夫之會坐次必以齒今作書必列執事于首諸大夫欲乎執事安乎生固不得爲之辭也執事又云達此書無以見惡翁于地下夫此書固未嘗一言及惡岩而執事乃言之是推心而論以惡岩爲是此書爲非也夫苟推心而論則惡岩欲逼安氏讓居于嗣子以安巳之子乃嫁刼盜之名于膠峯嫉無賴棍徒誣呈隔縣別司以致據呈通申將羅致膠峯

於死地夫使膠峯平日果爲不才果有竊盜實跡是得罪名教吾輩當共棄之者也竊計膠峯發身甲科素歯縉紳行義無玷且累世良民初無隱惡人人知之執事亦嘗言之一旦加以刼盜之名雖里閈細民爲之不平吾輩忝列士夫義關風化倘切兔狐於此不言烏乎言執事以惡岩獨厚之私欲廢人心之公猶之可也至曰他日何以相見地下吾恐惡岩有知將自悔不暇覥顏無詞彼自不敢見矣況惡岩初則喋喋以此事爲言生每見必正言答之曰掭誣甚明使惡岩復生生舌不收何謂不可見于地下耶又云鄉先達文莊端敏二公多不預公事或有言必事來致之未嘗附名于士夫之列士夫亦未嘗借然列名於其前者夫文莊端敏二公天下達尊天下讓之豈獨邑之士夫然哉執事欲擬于二公似也邑之士夫有齒顧長爵位顧不遠平日相會未嘗少讓今使遽列于執事之後執事安乎諸大夫欲乎執事又云以中丞奉

欽依致仕又荷　特恩陞都察院右都御史與尋常

罷免不同乃列賤名于後生實恥之夫士夫罷免不必他求如生以正諫歸雖云奪職公論固存且齒稍長平日與執事相見曾居下乎執事忍使生居下乎執事又云禮三命不齒生受命凡十有九次矣生嘗聞禮有九命執事乃多其十豈士夫公卿之外又有他爵耶執事平日與惡岩厚但不與名可也若以文莊端敏自擬以不序齒自處以十九命自尊吾恐執事之見左也辱論借言勿罪勿罪

東唐二守陳四府

某冒昧謹啓見監犯人華時瑞係進士雲之叔祖故
舉人電之父某幼稱之祖又十五載舊恩東也實年
八十且病不忍其斃于獄敢借重一言於符公祖老
先生容令保外聽候發落不勝幸甚某本圖奉書於
符公祖緣老父病在牀褥不敢出數里之外者幾二
年未獲拜瞻淸光不敢爾倘辱慨賜轉達幷爲某謝
未能請見之罪至感至感

東華補卷一

某不次遲白令弟從龍死才三日聞往年以明契置

鍾氏田令謂白奪告郡爲網利之計府尊牌提令叔
來審卽日行矣幸執事適在郡城能不念八十老人
俯匐公庭小壻以幼不能隨行乃愁然而歸乎萬望
暫停仙舟一察令叔動靜或執事得見府中唐公祖
諸公托爲令叔一白冤情剝牀以膚亦似不容已者
某屬至親當侍令叔行奈家父一二日來病勢甚危
不敢少離左右輒敢專人來懇諒執事愼門庭之寇
必有以籌之也小啓或并呈唐公祖諸公亦可蓋某
與令叔休戚相關義不容默當道或能相亮也

又二

昨門下榮行某病臥草土不能爲餞愧罪愧罪辱諭
加鍾氏田價本當奉教不必與爭曲直但某平生毫
不敢占便宜毫不敢負人往歲門下以令叔所置鍾
氏輕租之田轉售某再三辭避令叔謂已非不足某
非有餘特以鍾氏妄圖增價老年不能忍氣故以相
累某念三十年至友兩代至親不得已承命照原價
三百五十兩奉還訖未幾鍾氏家丁逋糧桎梏央親
友屢及寒門勸量情增價某念伊孤寡悉衆另立文

契加一百五兩卽日交之納官脫其桎梏鍾氏雖昧
心忘義鬼神不可欺也其原賣俱民糧旣而謂戶胎
官糧復念孤寡收官糧一項已甚不堪矣今聞憲斷
又令收官糧五十畝則此田卽送與人不肯受矣乃
復令增價此何理耶當道止據一婦人之言而未悉
其中曲折門下此行必與符公祖呂代巡相見願以
此情一一陳之又聞憲批所買田價未知交否嗟乎
某轉買交價甚明有原中在有鍾氏在有華霖兒弟
在有鄉評在一問可知也嗟乎憲批於田價已交未

知豈知三百五十外復有一百五兩耶誠以理論鍾氏多嫁官櫬某不當受若受多嫁之官櫬則鍾氏多得之價不當入之已而當歸之官矣門下與當道會時敢乞一白此非特某一已之事亦令叔與門下所當明辨之心事也當道至公至明必能見諒某方在哀疚言語無次惟高明體恕之

又三

往者仙旆北上某以喪疚不能奉餞迄今歉然近盛价回知已榮擢地官問起居知尊體暫爾違和仰已

勿藥喜慰某病臥草土謹自守拙前買省巷令弟田府斷幸免不意復爲華雷奪去不得不訟諸官奈令叔高年困頓令姪幼齡孤弱無可控訴者諒我視家雖遠在京邸必深爲之慮也至懇至望江南五月慇陽斗米一錢五分麥粗十不還一寒家不免饑餓此皆符守遺弊也可嘆可嘆鴻便草此

又四

辱教翰感荷感荷漸秋初凉伏惟行臺清勝爲慰近會蔣順齋知內衙頗窄惟節慎是禱又會荊川云每問商舟皆稱榷鈔減舊淸風逼人但以放關不時或有未便耳又聞鈔價經舖家總甲多勒贈頭此事恐未必然臺下綏察之中間恐有別弊也勿遽勿露或云往歲見一部使者令舟人遞達監收投納當給籌即行聲稱頓起計臺下已熟聞矣不識今日可行否恃在素愛有聞不敢不言其事之有無言之得失高明自有真見非道聽者能一一中的也

柬黃斗南

去夏盛价回遠辱教翰佳作騄塵之賜且詢起居佳

勝慰慰歲底嘗撥宅見大令器老成謹愼以此大獻之歲上下帖然眞可慰兄遂懷矣近聞巷喧然出治雖未悉虛的度兄歸期當不遠也弟爲老父病勢危篤不出數里之外者幾二年白髮盈頭家食不給又勉爲豚兒畢娶愁緒紛紛無可爲知已道者家鄉風俗變態來使自能言不悉

又二

翰教遠及知兄動履清勝爲慰不孝禍延家父昔年閏月奄棄痛不可言連遭年荒柩尚在殯今冬方卜

舉葬也天道亢陽已數月不雨河將斷流此月若復不雨二麥絕望秋棵不得開民之死散者不可筭矣可慮可嘆兄遠寓遼陽情懸故里寧不痛心疾首耶天子聖明獨於羈臣不肆赦願兄寬以居之天若爲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兄今之唐子方也幸厚自葆嗇

又三

夏間使者南來承手教參貂之惠捧讀拜嘉問起居迪吉不勝慰感兹三令郎復往省侍益寬尊懷第某

與故人未得一傾倒契濶爲恨耳兄雖徼外居然自得豈料故鄉如啨峯西村後岩輩俱遭大巡之辱而啨峯尤酷風俗大敝一至於此然則居田里者豈能及見一二耶弟閉門郤掃僅得自保且今年大稔始可具衣食矣宅上一二年間想亦可獲閑也惟兄眠食自愛以需内召

又四

秋初姚人張明去便曾具啓不識得達否時下重九吾兄登高遠覽當不異故鄉弟無日不懷吾兄常常夢見有一夕兩夢者惟是數年來不得而接笑談可恨可嘆耳兩賢郎侍側兄天倫之樂亦自可人且知近時頤養加慎性度益坦夷自量鄙人居家常有不可人意處較之吾兄豈不覥面耶蒙寄課薪守臺諸作風格甚高天眞完具非尋常呫嗶者深爲羨服弟久望　天恩迄今尚未有聞東宮出閣在今春倘有赦南還有期矣惟兄靜俟之四令器在公頗知向進似亦可舒兄懷抱明年延郭繼修爲師以其善敎有坐性也弟親農數年全無暇日親友見老態日增勸

以自惜來春不復耕種矣潘陽新戌張大紳故人某之孫本一好秀才乃爲族人相仇陷至此聞與兄亦有瓜葛來時兄當垂憐之也解人亦弟比隣均望青目不悉

上吳澤峯求新阡記

不肖某謹奉狀衆家世墓在新安曾祖始葬惠山第一峯之下黃泥墺之上先祖祖妣暨先叔戚祔焉先考存日念地隘更不容穴而不忍遠其親乃改卜第一峯之左州倉河之原爲蔣墩與祖隴相望地凡六

畝餘坐酉向卯兼辛乙三分前對崧山後負木冬錫山在左青乗諸山在右旁夾二澗左澗經流州倉河進還合梁谿匯爲太湖跨河爲石梁臨河爲門其屋凡七四週爲石垣高几一仞徑凡若干丈門之內爲勅命亭亭兩旁各爲一門爲墓道其中則詩藏在焉爲羅城爲石門之楣題曰張氏新阡墓之左爲墓廬前堂後堂咸十五楹室三左右爲夾室廬門之額曰泉石清閒此執事先生所賜名也不肖念此新阡皆稟先考成命勉強就緒今先考葬有日不肖復不自

尺牘　卷六　十四

揣敢乞一言爲記俾我後人世有憑藉則先考爲不朽矣惟執事矜憫而終賜之不肖曷勝祈望感激之至

復泰鳳山

辱翰諭仰見老先生爲人謀之忠生疎拙誠念不到此但所託者外父之弟生前者再三訶之云甚謹密然尊慮亦理之所有也行吾今日有書及云蘇回躬候起居約生同行此時當與行吾定計再復耳

又

昨承台教謹託來使附復計達左右矣玆又翰諭云云誠善策也容與行吾定計後乃敢奉報行吾之意決欲登堂候謝或奉尊命而止亦未可知統俟相見此公後馳報不悉

東泰虹洲

奉別門下未數月而門下令譽日聞上下稱服蓋以實心行實政因宜有如此也然更望慎終如始得情勿喜監司意向不必迎合顧所見旣眞當力主勿患告者期無後悔耳諒高明素蘊無俟繁言也豐城做同年李約齋太守捐館平生於某甚有恩義敢以奠

尺牘　卷六　十五

軸禮帛計二封僭托門下乞差人轉致之李氏世宦循理想已徹見聞矣餘惟自愛以需內名

東約齋李同年子

不見約齋先生數年日切悵仰今春忽聞奄棄哀痛不勝方寸如剸某遠莫能弔奠謹具薄儀托貴郡泰四府先生少致奠意幸爲告諸几筵庶令尊老年兄監某下忱耶昆玉素友愛向後願努力舉子丕振先德亦年家之光令祖先生在堂未免傷悵望朝夕寬慰之某不及具啓乞爲叱名

卷六終

錫山張　選舜與甫著　曾孫紆曾初編

四世孫 元昇 元旭 重刊

東唐荆川

頃偕吳澤峯乞銘於門下辱不鄙金允彼此不勝感荷先父葬期尚遠未敢率促鈍齋之葬准三月廿七日澤峯拱望門下禍銘發刻托 某 悉東拜懇伏期早賜揮灑幸甚外日燃擾附謝

東莊中洽

往歲仙踪來惠泉 弟 坐凡俗不知遂不及陪侍遲寄詩扇惠及愧感何如久失裁謝爲歉近命唐荆川知道體尚在頤養未即北行想秋深起居清勝不容不促駕也 弟 爲連歲荷完做處力量淺薄遂白頭顧公然一老人矣殊爲可笑茲偶聞一不平事專人奉告敝郡主行吾清德美才同榜中殆不多見其存心忠信行政公平數年來僅有此公 弟 所心服諒門下不遠百里自有眞聞眞見不敢鼓掌但近來訛傳留都科道諸公頗有別說此必做郡士夫有求不可得抑好高迂濶不諒人已者爲之地也不識兄亦有所知否 弟 於南省諸公一無相識惟聞金壇王槐菴掌科剛明中正風節凛然不爲浮議所惑 弟 謂行吾係無他慮也然三至投杼奈或有之不可不慮 弟 聞吾兄與槐菴道義最厚言無不從乞作一束爲行吾宛轉問之又從而申救之恐槐菴亦所樂聞者 弟 平生無他長惟於世間不平事不免扼腕剡茹在同年分爲公祖哉兄知行吾爲深故敢瑣瑣奉白千乞不靳閒言 弟 與行吾佩德不淺率爾僭言統希情亮

又

頃草率具啓盖由義不容已行吾兄初未知之也昨尊翰來命人送覽極感雅倚托 弟 再三致謝云不久得往留都當躬造宅請用罔書故去東未發行吾賢能廉謹前書中一字不虛承兄垂念槐菴處乞乘便寓一束不待行吾而領尤見年誼之厚也希恕瑣瑣

東洪西淙

去秋辱惠大筆託來倅附謝嗣後乏便久未申候爲

罪前月見邸報知臺下以正直不容於時俾返初服
不勝驚愕夫君子進退世道消長國家安危繫焉臺
下碩德宏才老成忠厚朝野之所佇望者顧以一人
偏私之說遽置不用悶嘗疏請適得所欲詎不以介
懷其如世道國脈何可嘆可嘆昕夕候仙舟不至近
會行吾方知道體偶爾違和暫憩京口卽圖躬謁緣
老父患欬逆日甚不能遠離謹託寸楮專童問安伏
惟台炤更新服食自愛以迓多祉

東翁夢山

楓橋一別倏爾三年每懷故人宛如晤語奈無便鴻
莫致緘書爲恨伏惟道履清嘉尊堂老伯母納福令
郎想能言笑矣良慰良慰弟抱疴林下日就衰憊頭
顱無復黑髮矣殊可太息茲因鄉友顧某任廣州右
衛知事去便敢托問候起居顧某小官初任願知自
立倘辱垂青弟與有榮云云

東鄭海亭

辱翰教諄切感激不勝近西淙過錫道尊意惓惓念
及生構室莫措銘心鏤骨前謂行吾被人毀謗者固
未知有無但如此賢明郡主數年來僅見萬一中傷
則受枉之甚故不覺爲知己一鳴之非敢私同年同
年可私五縣百姓豈可誣哉惟執事過臺省中相知
相信者不靳表暴以扶植忠良至懇至懇生年來頭
巳如雪精神大不如前惟遯斂言節飲寡慾以保餘
生耳執事榮擢想只在明春斯時道經敝里當爲一
傾倒也茲因舍弟述應試之便特令代候云云

又

去秋舍弟述回領手教且備道厚愛至意曷勝佩感

此後兩承台翰猥及無便竟不能報一緘愧罪何如
春來伏惟膺福爲慰生服尊教節勞節飲頗覺精神
稍復但家父欬逆常發衰態日甚不免憂惶近鄉山
水無好懷一登臨可悵耳行吾在敝府清愼勤能愛
民節用竊謂自江以南無可比者近乃相繼被論夫
理人心安在哉倘當事者不偏信無稽猶有生機不
然豈不屈抑耶在行吾固常委之於命在區區部民
不能不痛心刻骨矣賊人者人亦賊之他日公論一
明此輩詎能免乎因執事知己不覺及之敝邑新來

喻父母政事大有條理愛民皆本實心益聞公之風
不得不起者此錫民之福也云云

又

頃王仲山回辱敎感不能忘 生年來非但冬租少收
錢糧無屑衣食不給殊可慮家君近日病危篤朝不
謀夕憂苦萬千華省巷病在膏肓已不能言矣乃翁
八十小壻稚齡更難推卻愁懷鬱抱無可奈何此皆
執事所懸念者故敢以告錫山近來風俗大變小人
得志士夫數家咸被陵虐皆居上者偏心私見啓之

計執事當稔聞之 生閉門斂跡嘗懼有波及之者良
可痛心執事居官淸譽日聞惟向所云猶或有竊議
生謂公伯寮其如命何付之不知誠是也然此輩有
意中傷恐自亦不免耳茲因鄒文溪行便輒此代面

東張行吾

自閶門奉別悲感無已常吏回獲拜手敎兼知尊翁
老先生尊堂老夫人俱康健而臺下優遊桑梓無復
慍色益占素養但未知近已弄之璋否仁者必有後
盛德如公不食報於身必昌大其子孫無疑也繼公

苟守殘忍陰刻荼毒士民幸今考察謫官去不然吾
常夷狄矣故五邑士民思公如慈母雖平日不滿公
者亦不覺悔服可見天理在人心也有倡爲生祠之
說者想臺下已聞之可以自慰矣 某不孝老父奄棄
臥病草土哀苦不能盡所言

東辰州守胡葵亭

自甲午春奉違道範倏已十二寒暑矣每念府昔高
情雅誼宛若侍敎其如天涯之隔何吾兄碩德重望
久宜台鼎之位而猶偃然一郡直道事人不能浮沉

世態故遲遲若此然君子之仕也顧禮義何如耳彼
驟得亦何足羨乎 某知兄深輒敢道此幸勿訝也 某
逃生故里貧病相仍近復老父捐館煢然草土白髮
盈頭只欠一死耳無可爲兄言者茲因介親楊經歷
鉄之任都勻道經貴治敢托奉候台祉伏惟照亮鉄
爲小官長途未免落莫望臺下垂心矜恤倘鄰境有
兄相知亦乞一指敎厚鉄正以厚不肖也哀中草草

東管復齋

往歲仙舟過錫山使某得挹光霽而握手惓惓不忍

言别足見吾兄年誼之重非止省中敬愛而已恭若
久長名羣聲望藉甚表儀臺端在即日矣遐想年來
熊夢屢協賢嗣蹇前尤某所願聞者獨使幸不斷見
示以慰鄙懷某不孝禍延先考煢煢在喪疚中適合
親俞汝成憲左遷貴廳理問行便敬托寸緘奉候汝
成乃舊都諫轉貴省大參正齋公之姪也清才謹厚
居刑曹未聞有過乃無端遭此人咸惜之伏望吾兄
矜其落莫特加意汲引他日復進一步皆兄曲成之
德也至懇至懇不宣

為吳蓮幕東邑中諸公

蓮幕吳希山居官謙謹纔及二年不意解職西歸窮
途八千里家累頗多何以堪之斂齋喻公有書見委
冀我士夫少資路費俾遂歸期輒敢奉聞諒諸公素
敦禮義慨然樂贈也謹白

柬趙嘉輿左山

屈指壬辰白塔之會不覺十六年矣夐挹高風雅度
有如面晤也近聞臺下專城嘉禾去敝邑僅數舍幾
欲乘舸相訪緣乍離草土未敢輕出遂不果行來春
有西湖之興或得一請見耳茲海鹽丞施漸廷任之
便聊託奉候起居伏惟台亮施子某之畏友清年超
貢場屋有聲純篤之行該博之學古雅之文殷少湖
唐荊川諸公且以為難得也壯志弗酬委命謁選而
又僅得此官苟無上官知而與進之矜憫而相導之
殆與碌碌者等耳今幸為臺下屬吏臺下長者樂成
人之美吾知施子必有遇矣然施子初任官箴樸守
雖自勉而民事未預諳練望臺下優待而玉成之他
日施子有進步皆托尊賜而某亦與有榮焉不宣

柬王二府

昨聞有冒賤姓名於臺下討修塘夫二十名為造屋
已給執照者不勝驚駭生作小房已五年並不借用
一夫豈今日乃爾妄誕耶惟臺下追究原呈之人修
塘治罪庶幾公法昭明生亦得遁私役之辜矣至懇
至懇

柬郭龍岡

去歲初冬詣上舍人回辱賜教翰珍睨捧誦拜嘉不
勝感佩鱗鴻未便久稽報謝為歉即今春風初和伏

惟道履清勝爲慰某學稼鄙莊兩發已白無可爲高
明道者惟老母八旬尚健朝夕相依亦可自樂耳臺
下甘棠遺澤浹洽人心久而不忘由今思昔眞民之
父母也茲因舍弟遞肄業南雍敬托奉候起居仰祈
台炤舍弟家事原非有餘懼年光易邁強爲此舉敢
瀆臺下倘有小館爲之吹噓感甚詞成諸公亦望時
言薦拔云云

柬曹自山

自己丑秋奉別荏苒十九秋矣昔門下 廷爭犯顏

朝野動色欽畏某明入省中猶及誦兄諫草爲之擊
節今門下雖宦轍四方未大柄用然所過澤民不負
所學將來施及宇內正未艾也弟抱痾臥草土近始
服闋惟學稼問樵以樂餘生不復知人間榮利事矣
舍親秦汝作丞東陽爲門下屬吏敢託寸緘祇候台
禧伏惟鑒存秦丞乃宮保鳳翁之姪二泉邵公之壻
爲人誠篤望門下時教拔之倘有寸進皆尊賜也冰
炭儹瀆原亮不備

又

頁秦丞人同小僕回辱賜珍緘作帙拜嘉捧誦佩德
深矣正圖修謝忻見邸報知臺下轉擢兵憲且不遹
原省昔張兩山守金華歷溫處兵備咸以爲榮臺下
今日正與脗合豈不可喜可賀耶然德隆望重年資
過深不日當柄用爲霖四海寧獨施東數郡而已哉
舍親秦丞得爲臺下屬吏時受庇覆方切感戴近乃
受誣原呈人已脫逃未免株守空衙不沾升合之祿
所謂虛絆也臺下念及此能不一援之乎倘荷終始
大德非特弟與有光而二泉先生將銜恩於九原矣

顒望云云

柬蔡鶴田方伯

往歲文旌枉顧多慢爲罪安子靜年兄每云滇中文
采駸駸及中華皆公作新之效也茲復旬宣廣藩廉
頑立懦又當逈出流輩矣某哭父之餘精力頓衰無
復黑髮尚賴老母稍康以此少慰耳廣守曹兄毅直
自遂不能少貶此人情所難臺下宜扶持而調護之
右衞知事顧宥某甯友也頗知自勵望爲青目鴻便
奉候台祉并致鄙情仰祈鑒存

東顧惠巖

去夏前旌還朝不能遠送江滸陪游金焦迄今悵悵舍弟述長途多荷提挈臨岡又承欵惠高情厚誼何時可忘耶手書遠及益增感佩時下春和伏惟台臺納福爲慰某學稼邨居尋芳隴陌了此餘生而已外此無所願也再憶去秋□□犯順荼毒生靈天下莫不忿忿飽欲而歸勢必復來逆將練兵儲財固本方今急務也　廟堂之上自有成算豈區區草莽之臣所知但鄙人之憂江南民力竭矣蘇松宿逋數百萬

部使者銜命并徵閭久逋之家招伴引類多入山谿海茅恐他日追迫不已根連株逮勢將生變不知何以善其後耶閣下帝謨密勿協恭同寅必有贊畫又非鄙人之所知也向年期文駕乘便南今非其時惟厚自葆愛以迓天休不宣

東翁玉峰

不奉教益者數年矣企仰徙勤未由瞻晤近舍人來恭問起居多福雖耳重聽精神猶昔欣慰欣慰生抱拙林下賴庇父母稍安家無別擾可自足耳令孫湘湖侍御兩過敝邑緣在鄉不及一會迄今怏怏生非劣在任多有罪過乃承不棄每每傾念厚情何可忘茲鴻便草草布謝不備

東談仰月

昨辱左顧備詢鄒南宮兄弟知以外侮致訟別後又詢諸他友乃知訟非外來其端自兄弟始且其事且細無大關係深爲驚咤鄒氏衣冠舊族而先世遺業廣厚二子以幼齡承之爲族黨僕衆垂涎染指者久矣雖二子戮力同心固其藩籬猶恐招侮况自相疑

妒各立門戶輕信讒謗其釁一開禍患日熾將來有不可勝言者南宮兄弟何不悟若此夫二子同氣連枝天性之愛譬之手足痌瘝疾痛相爲依倚豈容相賊苟離間之言一入則害歸二子利歸衆人其不破損家聲得罪祖宗者鮮矣深爲惜之某居喪不敢與外間人事而鄒氏與弟家交誼非一日誠不忍坐視其殆也執事與南宮昆玉交愛最密且能忠告善道乃不能一言勸救之豈不有負故人耶此後冀我執事從容勸導一達鄙言使之翻然改悟以保家爲重

以天顯爲念兄弟相好如初則奸邪媒利之徒無間而入鄒氏自此安外侮不足平矣他日當拉石沙諸公登二子之堂侑之以觴以表生輩不遺故舊之情豈不快哉某病在苦塊義不容已敢告左右左右其圖之

東鄒南宮兄弟

伏念從者久勞於外未得寧息通家之情爲之懸懸病冗未克一訪爲歎鬩牆之發人所難言某前者不避嫌疑爲苦口之言以勸非獨爲昆玉計實悲令

祖與尊翁不能瞑目於地下不無責望於朋友也中間乃覺爲健訟者所間遂至今日利歸衆人禍叢手足不亦甚可惜耶宋史有云天下事尚可爲家國一理也願執事由今以往兄弟之間務以情義相和好共固藩籬外禦其侮勿以小嫌搆成大怨則先公累世之業尚可守也不勝惓惓以告

東鄭綱齋古林王涵齋諸公

久失禮於門下殊切瞻企茲偶聞令姪十官訟其二兄爲家產也竊念令兄老親翁病而析產於諸子品

量均停俾無後言惟執事與令弟古林令親王涵齋諸公協成之也嘗獲覩遺囑似無偏北苟或有偏北諸公當時不言今旣數年矣豈容有後言哉此執事不得辭其責者也某料令者越訟都臺率涉他事旁有唆而主之者十官雖或有是心恐未敢肆無忌憚若此殊不知唆而主之之人非眞爲十官欲破其二兄之產及其後也又將窘十官耳某往往見兄弟之訟產者產未必得併其所有而亡之爲鄉里笑且得罪於宗祖稍有見者必不爲也況於故家裔本謹義

相先而令姪十官素稱明達又有執事與諸公爲之長上今日此舉豈不大可痛惜哉伏冀執事開諭諸姪兄必友其弟弟必敬其兄合謀同心均其所當與者戒其所不當貪者衆論旣一乃見邑宰乞恰而中奪之此必邑宰之所樂從也若諸公坐視三子之訟以中媒利者之計吾恐浴亭翁不瞑目於地下矣某外人也何敢預上宅家事惟浴亭翁當年托不肖甚篤且小女又將爲鄭氏之婦誠不忍置之弗問也古人云女願爲之有家倘此訟不平將更訟不已產有

盡而訟無窮小女不免有無家之懼矣不得不汲汲爲執事一鳴也伏惟執事仗義執言使諸姪悔悟以全手足之情各守祖宗之業幸甚

柬黄戶部

頃承遠緘嘉惠不勝感感初暑伏惟動履康吉爲慰某棲遲林下近來多疾雅賴尊翁老年兄常相會聚不爲落莫昨尊翁之門下近有書來今當收鈔之年多有羨餘分毫皆入公帑足見廉介過人但後繼者難得追踪恐或生怨耳鄙意羨多可以減推一二或於將代前三日開關徑放舟不復收稅某嘗見游墅蔣先生行之往歲華補菴九江滿歸北上曾有拙句相送聞得潯陽上下船帷呼新見榷司賢守官如水尚損俸空手還家寧廢田予忝深交拜風下誰將寬政勸江邊一尊此日泉亭別帶得清風覲九天并錄附覽惟冀順時珍嗇不宣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七終　　仍孫濟之較閱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八　詩

錫山張　選舜泉甫著　　曾孫繼曾初編

四世孫元昇 元旭 重刊

五言古詩

陳思蘭號岡

高堂有幽蘭芬馥異羣卉一朝被冰霜孝子思不置靈根得滋培芽苗欲交翠桃李豈不芳我心良有爲親賢如就之念念奉慈誨誰云太丘遠元方亦甚畏

湖山爲錢子作

震澤逸千里中涵七十峰四時異景象面面如芙蓉天空駕月小雲暖回飛鴻卓哉武肅裔識趣懸相通依林作書屋啓牖瞻從龍有時蕩蘭槳直溯大椒東有時手綸竿行問蓑笠翁試乘安石屐仰探鳴夷風登臨亦吾輩竊欲與子同塵襟一洗滌適志烏嶼中乾坤大如許何處非從容

素扇

湘娥翻翠袖白鶴展風翩當茲六月暑頃刻除煩襟

隨時且舒卷骨㮈堅初心相看一把握片月成淸吟

椿萱哀挽爲楊學博作

靈椿摧迅風庭萱莾秋雨二氣胡弗均兒心艮獨若哀哀欲廢飡哽咽淚如綆越嶠動遐觀愁雲暗湘浦

冬日華刑部補菴招陪盜泉卜邑侯遊石門過

翠峰還宴泉上次韻

立冬麗風日游涉龍山阿長虹邇迴澗莪然雙石門丈石咤仙局滴㴥求泉源登之撫蒼壁轉盼龕穴存趺跏傳茗醴淸謳遞孤𪀚雲路裊環帶無煩引手援君侯美風度飲餞還傾尊居高景物異遐望若雲屯靑雲垂四野不知禽鳥喧徘徊時紬繹皂蓋何飄繙長江渺如練夕照湖光反旋車度羣岫指點隨處邨泉亭宴𨓆月灑灑渾無痕主人古大雅坐令浮俗敦茲覽信奇絶欲寫難爲言

遊華藏寺次伻半江太守韻

我來華藏游九秋日維六陰雲斧碧湍淸風透羅服鳶魚自飛潛蘇𦆵往頻復梵宇當翠微古墓莽山腹碑臥王孫亭雷轟存鷹福俯覩凝翠池幽禽時下沐

仰瞻蓬萊峰白雲䕶喬木童子汲泉歸煮茗忘僕僕攜手步危巖林麓走麋鹿笑看風挾濤帆飛如鳥逝早知招隱心寧須竊微祿七十二峰頭供醉百斛偉哉二伻嗣足音響空谷我欲趨從之驅車不容轂同游二三朋賞心惟我獨倦來枕雲根松蘿作茅屋

七言古詩

過沙河

昝過沙河水在底今過沙河水浮坻豈緣天地有盈虛只爲黃河徙東齊高原混作魚鼈區縣令猶來追宿逋頋聚蘆灰止溜水還令百姓輸官租

過桃源傷有田不耕

桃源縣前河汪洋隔岸十里流湯湯大舟數百照波面小舟三千輕如筐登涯遠望地夷曠問人咸說川疇荒誰爲引灌十萬頃頓令粟帛盈倉箱

躬耕自述

江南五月二麥熟老農收之滿場屋可詫好雨來及時耆犁暫息須新犢西疇土潤好漢耨荷蓑與笠頻往復豈無童僕足代耕四體不勤艮自忸古傳伊尹

耕有莘沮溺當年並胝足今伙多稼穰黃雲香稏粒
粒如珠玉牀頭新釀麴米春速得親朋共酬酢蓮膝
兒孫強一盃明月烏啼在林木醉來拍手仰天笑信
是農家有餘福

和俞是堂重陽後補作

細雨散晨鐘涼飈忽平旦雖未睹秋陽晴光互流換
相携靜室非泛常猶覺溪秋晷刻長芳菊滿前香不
了歸舟酩酊水雲香

山中和華補巷韻

山中客勞相憶地偏泉冽山花寂優游長日紆蹤跡
還自惜多予故人念如昔弱冠交游頭半白昨聞蕩
槳三山北湖山萬頃浮峰碧吳歌越調誰賞識何如
醉來天地爲衾席吁嗟乎壯懷久已荒時事渾如奕
酣得明月清風用無端吹能洞簫橫鐵笛

王仲山七十

先生本是蓬萊仙托形宇宙能長年胸中文彩吐萬
丈英年甲第掄青錢爲郎留部轉藩臬便陳一疏歸
林泉優游山水超物表怡情翰墨追輞川麟兒射策

守名郡文孫擠濟攻彴編來鳳軒前碧梧茂釣魚磯
上綠楊眠有時放棹遊寶界有時煮茗龍山巔今春
初度介七十精神百倍還童顏監司剡薦忽安石東
山高臥餐雲烟相知滿座脫塵鞅左圖右史親聖賢
經綸事業托循嗣獨與造化相周旋行看耋期躋上
壽內酒玄纁來九天

高燮開六十

先生愛開登六旬酡顏黑髮還青春生平胸次最瀟
灑種蓮培菊友松筠蓮香不惜碧筒勸黃菊摘英浮

醁醑有時喜雪壓庭竹拍手笑落頭上巾有時松梢
見明月開樽暢飲歌聲頻兒童新聲兼妙舞侑觴清
晝誇無倫先生自言不知老及時行樂成仙人今辰
初度值芳景春風滿院無纖塵坐中賓客爲期願百
年重醉瑤池濱

劉水南六十

梁溪之水城南注彭城老人傍溪住濯纓濯足有餘
閒采蘋采菊無相忤六旬好景值中秋韶華滿眼供
佳句相期尊酒歌月明還擬年年慶初度

五言律詩十六首

華藏寺次韻用姚少師韻

聞說湖山勝今來事事幽天空剛見日風煖不知秋

擊楫催新釀欹巾想舊游夫椒在何處沉醉伴沙鷗

墓筠

故園修竹老游子最關情雲影疑晋蔭風聲喜轉鶯

虛心能反本直節豈浮生昨夜春雷動階前稚子盈

贈唐惠拔

山人足幽興吟眺遍山中漱石扳雲磴評泉貯雪峰

寧憐惠遠宅自得子西風如問登臨伴乾坤有是翁

淺林有感

勿訝村居寂陰陰高樹清間雲時過影好鳥每交鳴

得句題詩易煎茶掃葉輕已知足幽興瀟灑是生平

吟社感懷

兵餘嘆離索今喜盼泉清入徑莫含稷馴階鳥弄聲

傷心九龍寂翹首五雲生從此時吟賞優游百歲情

中秋後一日流馨亭落成

雙柚先朝樹流馨此日名物緣人益勝景與意俱清

十老遺前軌群公落後成亭前憩臺榭把酒盼山靈

送邑博董靜谷乞休歸洛陽

七載成多士思親乞北還檄書天上至行李邑中挾

故老離歌恨諸生泣淚斑芙蓉夏盃酒珍重入鄉關

加蘇待封圖爲綦從川作

淮海文源遠先生道愈光孝廉綿世德匡濟重賢郎

分俸來天上貤封出　帝旁桑榆喜無限叢桂看聯

芳

送官鶴峰歸江西

曉日芙蓉棹離歌酒滿斟琴書千里月師友百年心

天外鶴山近吟邊白髮侵何時重論舊握手九龍岑

題談星海孟母堂

冉溪文學里談母卜新居立雪宗師近丸熊課子勤

一經紹先業六藝軼通儒慈孝存遐軌無慙孟訓書

飲王九巖園次顧洞陽韻

子猷多逸致撫景惜花陰良友知相訪知心不用尋

高梧張翠幄幽鳥囀清音壓辱山陰名婆娑酒獨深

吳思萱八十

人生期大耋康壽垂延陵慈母終身感多才肯自矜
行吟春曉展細楷夜深燈問歲應無艾東閣日正升

鄭恭人八十

八十康成母承恩自九天歸榮萊舞便賜錫 御題
鮮重主清華籙連頒紫禁錢通家不勝喜稽首祝堯
年

姚濬坤七十

千山姚相後高尚獨推君服餠書無限靈源道早開
篇章誇白雪功業等浮雲七十顏如堊逍遙鸞鶴羣

謝東軒七十

洛南有耆舊芳裔自陳西坦厚同時習勞謙協上流
水琳美瑚璉膝下遶琳球此日東軒祝稀齡適肇秋

談十山六十

世澤成元老耆年望愈高今朝花甲會指日玉京朝
壽母承顏喜佳兒戲彩嬌行看躋百歲南極斗旋杓

七言律詩 二十八首

元宵

擬看華月宴層樓酒醒詩成漏半鉤翹首東山寒霧
塞掀髯太宇碧雲浮去年此夜如今夜老我新愁繼
舊愁頃刻陰晴任天意燈前清話自風流

雪中送友北上三首

疇嚮西閣千峰雪聊傀先天酒一尊太古味誇塵外
賞吾人情喜淡中論眼空陶穀詩成後春入梅花月
半痕珍重玉堂珠玉在佇聞佳話滿乾坤
玉砌霏揚瑞雪寒故人北去路漫漫頻年歷下陳蕃
榻今日先彈貢禹冠萬里風雲還舊翼三千禮樂又
登壇君家二祖將標在試把干將仔細看

行行北上莫辭寒擡首長安豈渺漫大對好裁新製
作鼎元還屬舊衣冠但將忠節來匡國勿問黃金為
築壇他日倘余游闕下銀魚龍草願重看

行取北上

夜發維揚傍月明舫煩人力助兼程蘆花兩岸古秋
色鴻雁長空動客情掩卷遠懷千古事捫心惟有一
微誠感深把酒歌天保願祝無疆永太平

過泰鳳山生祠二首公曾為山東參政破賊於

陳橋

沙霧當年平寇畧乾坤此地建公祠寒城前德流風
遠秋露驅塵去馬遲草際碑含河洛潤天邊月送鳳
皇儀尊崇廟貌遺恩在不朽高名萬古知
陳橋東下水如潮曉倚祠門縮玉鑣野老尚能陳往
事愚生何處把奇標封丘勳績晴空罷洛社耆英故
土遙綠野他年同晋國平淮今並頌芳謠

碧山吟社次侍御王石沙韻

耆英吟社鳳泉南舊徑苔侵迹尚諳挺挺碧枝雙仙
在冷冷玉液半池涵幽棲原與幽人共好句還悲好

景探分付山僧善持護莫教塵染故詩龕

步華希尹韻

淸世休論是與非滄溟不擇細流歸春雷始動潛龍
見彩鳳高鳴百鳥飛五載勤勞應紀錄九重日月好
瞻依慚余補衮無奇策且向衡門問布衣

邑侯王少月築城甫完而倭至戰守殫力幾爲
倭奴手刃倭平立生祠以報公功

劇寇憑凌勢若潮守官奮義振征鑣完城偉績於今
烈報祀崇祠萬古標豸史英風存激勸鳳腐頤老亦

逍遙何時計吏酉公道爲採當年慈母謠

按君函野溫公於太倉水戰平倭須績

夸舟數百一時平侍御胸中有甲兵羽報星馳臨壁
窟火攻雷擊蕩妖腥共稱文武才華茂盡仰風霜氣
槩崢此日歸朝復　明主還看霖雨沛蒼生

臘月二日次邑侯王少月韻

瑞雪漫漫逗晩晴依鶯覓彩照雙旌老僧候問彼裝
怯歸鳥迷巢鼓翮鳴飛積寒塘泉欲凍掃烹春茗味
兼淸遙占大有書天府併入平淮奏凱聲

游善權

古木連陰接碧峰斗壇西轉洞門重森羅法象天疑
近倒瀉淸泉地暗通唐殿千年雷篆在吳封何處蘚
碑空老僧爲下深房榻說三生李相公

菊石圖

誰將叢菊伴雲根玉質金英合並存峰頂露華添秀
色枝頭香雨濺苔痕堅貞不負襄陽拜晩節宜酬彭
澤樽籬外南山惟咫尺丹靑遐想一評論

比部華補菴招賞玉蘭

百尺琪花照綺筵今逢欣賞又經年清標挺挺凌雲
上玉蕋亭亭映月娟謝氏多才徵賞樹河陽有賦粲
文箋相看雨後添芳色無數春葩孰爾先
　清白休徵爲劉學博七世祖方伯公永淸題
天將嘉瑞表廉貞新竹依然帶雪淸竹訝薇垣原木
植雪驚炎海𠬧飛霙敢誇陶令曾題品自信終身不
愧名邂逅文孫知世德仰追芳躅慰平生
　上巳後二日山行喜晴限韻一首
一春愁雨喜晴初便擬山行並小車苔徑落紅猶自

溼草庭交翠已無餘流渡散彩明芳席飛鳥遺音過
太虛更羨半池涵石壁新裁詩句儘堪書
　和王五潮森森社會
暮春和煦開吟社天縱韶光滿眼奢梅徑風輕停小
扇竹爐泉沸試新茶鶯梭軋軋穿晴柳蜂陣紛紛散
午衙竟日徜徉歸棹晚坐看銀海月初華
　尊賢堂增祀文莊修徵二公
新宁增祠十二賢流長淮海復開先碧山詩伯推修
徵繡嶺文宗選二泉名號允昭今古典春秋不廢玉
爐烟衣冠展拜巖祠下應有人歌白雪篇
　和晴海端陽會韻
五日登臺地滿陰晴光山色總幽深按壺命中思分
諸局勝爭先笑出林側耳黃鸝聲戛玉舉頭盧橘子
垂金歸舟日掛西峰上喜聽高歌酒自斟
　和泰從川重陽會韻
細雨晨收啓午凉山樊叢菊半舒黃徑苔舊匝青錢
溼秔稻新炊玉粒香許局酒傾秋露白乞詩僧獻紫
瓊霜歸歌繚繞斜陽裏夾岸人歆六逸航

　次浦後巖稆會韻
三冬又值月圓時把酒吟壇春及期幾樹寒梅舒碎
玉一池冰水正流澌泉來龍縫流觴便鶴吸雲端一八
座宜返棹斜陽共游衍不妨深夜詠歸遲
　安膠峯年丈邀會次韻
碧山高會興悠然喜見晴和二月天細草青青猶帶
露垂楊裊裊盡拖烟儘拚沉醉消長日自信粗安勝
去年起舞婆娑成一笑時人應羨地行仙
　惜郡尊張公行吾被黜

江南賢守羨張公薦剡三年十五封廉慎本來真面目循良非比僞謙恭無端萋菲讒成錦堪嘆當臺少鑑空愧我無從叫天闕倚窗揮淚付東風

安膠峰六十

膠山鍾秀啓文源甲第高登宦望尊潤澤兩州生祀在恩宣五省口碑存歸閒湖海心廊廟未盡經綸待子孫同籍愧余年長九還期百歲共芳樽

懷湖錢師七十

憶坐春風五十年朝來喜侍綺筵前清樽共獻長春

酒華髮高談秋水篇奮翮雲霄期季子傳心湖海有諸賢百年壽祉知誰並回首錢塘月正圓

浦後巖七十

掄魁登第繼箕裘翰苑青宮次第遊富貴無心歸造物文章有種紹前修溪山入日成真賞蘭桂充庭裕後謀齒長一年俱七十相將百歲有丹丘

憶心月郭先生兼補壽七十

汾陽流澤衍千年喜見先生意獨玄費校滄才惟委命冠裳承寵亦從天人欣蘭桂盈庭馥自許松筠百歲堅闡道思親心更切時瞻海上月孤懸

五言排律 四首

靜谷心學爲董師作

廣川垂正學來裔得心傳主靜消羣妄涵虛湛九淵謙冲寧守默敬一豈求羿舛策俶先業敷文衍後賢聖君崇學術儒道適中天行見虛前席從容定性篇

二月二日碧山吟社會

曉放芙蓉棹凌風到碧山烟收日和暢樹密鳥間關疇壟新林出披圖舊景還惜梅花落舞席薜石生斑

道合原無跡情欣喜得閒英緣時警敝猶愜會勤難宵鼓船徐返春燈何共剛紛游脩禊事清賞翠微間

周信齋六十

益公有賢裔養浩隱林泉主信孚鄉曲勞謙重後先娛賓多種秫法祖亦栽蓮六袠逢佳景三秋啓壽筵蕪詞聊寄贈佐酒祝長年

談仰月七十

夙負雲霄志青衿老聖朝德隨年共進心與月同昭瀟灑髯猶黑堅貞齒未凋仍誇松並檜更羨梓承橋

青鳥翔玄圃金丹降紫霄稀齡成小築百歲擬三拾

五言絕句 九首

北上過下沽頭有感

青山近天北故國遠江瓶擬到神京日醉醪醉舊樓

舟中偶成

岸高山不見江淵浪偏多試問游觀者江山意若何

寓意

秋空淨如洗丹桂月中開借得雲程便憑君折取來

題竹烏扇

本是淇園種移來月榭間雙禽時下語樂意正相關

僧房

落葉蒼苔破山僧只閉門幽枝一聲鳥春滿萬家邨

仰月

秋風號萬木孤月照寒江倩景懸相感舉頭不忍看

松苓齋壽圖

亂枝參碧天靈根盤九地孕得千年苓爲國壯元氣

碧山會飲

曉起喜初霽中秋偃所期談經嘉樹底載酒月明時

山行

山靜出泉清漣漪不容桑雅志泉石間韶光欣冉冉

七言絕句 十七首

題淵明醉菊

淵明歸去菊猶存暢飲王弘酒一樽醉把花枝坐籬
下南山彷彿見前邨

泉上聽琴

聽琴泉上興悠然一派清流遶四筵况得高山堪仰
止好將寫入畫圖傳

題畫景贈蓮幕呂棊山

萬籟收聲浩氣充水清月白道心同忘機酣睡寒巖
下不是東山學臥龍

爲愈友侯邢衞東邑博

門墻桃李競芳菲盡是東風鼓化機聞說一枝幽澗
草陽春可得借餘輝

懷 東涯府君

幾聽曉日便懷親親在高原日在門安得見親如見
日時時仰見顯生恩

題栢軒

古樹婆娑翠蓋圓每於閒處倚窗看叮嚀莫入樵人手壓過氷霜幾歲寒

雪舟

衝寒破浪放孤舟雨雪霏霏正未休簑笠老翁成獨立箇中光景爲誰收

題畫

雲白山青錦樹連秋深無事興悠然囊琴徐步頻回首爲愛烟波有釣船

題友梅

一樹寒梅臘底開朔氷還喜占春魁先生與定忘形約歷過氷霜煖始回

題松崗

千仞崗頭百尺松虬枝玉幹影如虹工師他日掄梁棟合紀明堂第一功

黃斗南招飲次韻

兩貽佳釀已醺然睡覺清香落枕邊短句又承招共飲直拚酩酊雪消天

一菴爲廬州徐千戶題

大蜀山前一草堂蔭門喬木正蒼蒼將軍總武兼文事欲與徐忠共頡頏（忠國朝名將）

贈繆探源

滾滾長河不盡流爲餘沾水有源頭先生見水應見道欲向崑崙廻處求

次顧洞陽紀倭變四首

不識干戈二百年那堪此日廻烽烟當時失計除商舶更若通商益豪權

海寇憑陵逾四載軍門無日不徵師何如練習土兵熟隨地賊來隨可支

遺詩二首補錄

三

母老身羸只閉門忍聞悲哭滿荒邨奮飛無便還株守長嘯中天白日昏

四

農家歲計在三時老麥垂垂已過期不是雄兵搗巢去江南六月未耘耔

卷八終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續曾初編

四世孫元昇 元旭重刊

政蹟共三十三條

一丁田銀兩舊名上櫃銀乃額辦坐辦雜辦等項額辦坐辦解上司雜辦半存縣中支用出自該年里甲不論人戶貧富每戶一槩科派知縣米栻中依丁田數納自後無濫出不均之弊侯復知丁田立法雖善而法外生奸其弊有八乃申詳察院隨秋糧帶徵除人丁不科田每畝納銀五釐二毫其弊永絕民甚便之

一學校爲政首務侯到任即禮重諸生進見未嘗不以禮貌朔望下學行香畢赴明倫堂勸講剖析訓論生員講畢賚以紙筆季考以紙筆油燭賞賚生員新送入學者設宴待縣官銀花金線綵匹卝花茶食大盤牽羊等項動費銀兩侯一切禁革不受至于束修任聽自行賓與則厚贐宴送僉點徭役

則量加優免使得專心肄業

一本縣東北瀕海每風濤大作潮嚙海隄居民魚鱉農廢耕作侯勤于修理出俸貲銀數兩買竹作簍節盛土石障潮必稱重五十斤爲樣俾槩縣丁糧相應之家并各都遞年櫃里出備樁節侯親負土石以倡夫役復以巳俸爲米粽麵餅酒肉以給散督工老人夫甲人夫夜則親宿海隄邊傍不逾月而堤塘卽完潮患以彌民遂耕作之業

一黃冊丁糧舊時書手那移等則飛走田糧侯于嘉靖十一年黃冊爲冊畧約縣總聚之區約區總聚之里里聚之甲甲聚之戶定舊管爲實在以合原額刊定一本分散各里使嗣造者可式永絕那移飛走之弊至于紙劄筆墨造冊之費分文不科里甲雖隣縣倣而傚之山陰人王經六曰我縣以蕭山造冊爲法我家頗有田糧並無一畝欺隱

一本縣貪儒官長勢要每欺辱脅制或有犯在縣則抵拒差人或毀壞成案務任巳意或錢糧任催負勢不納自侯下車一切依法拿問伏罪後皆畏懼

反無懷念敬禮有加

一元宵燈火本縣街道窄狹男女混雜挨行至有爭路厮打成訟火藥流星炮仗砦燒房屋優人扮演雜劇戲文褻玩爭鬧侯一切禁之街市無一燈棚元夕寂然而邑之侈風爲之小變云

一爲政以厚風俗爲本侯於節婦必訪之雖未蒙旌亦必親至其家勸奬錫以米炭之物仍禁師巫邪術折毀衆山宮淫祠扛擡塑繪神像舊三月廿八日嶽廟燒香男女載道酒船簫鼓交港侯禁之至日河道寂然禁華扮演戲文優人子弟在縣者散

去張揮使妻來廉憲姪女慶誕來好聲技宴樂來張畀侯遂輟慶誕之禮

一侯在縣天屬陰雨來麥腐爛民心皇皇侯關縣罪已率邑人虔禱應祀神廟天即開霽越三年亢旱侯去冠帶步行烈日中祈禱引罪自責夜宿北嶽禱雨壇上天雨數日

一侯日用淡泊日惟荳腐蔬菜雖所得胙肉分給馬下隷卒至供祭祀牲品豐潔賓與發解則爲國典

賢餞送舉人銀花綵緞厚贐資賻若出於二人若

一侯祭祀豈惟品物豐潔心且極其誠敬與同僚齋宿別室令下人不得有鋪設褥帳之費

一侯於吏胥視如奴僕吏服侯威德自不敢售其姦侯於百姓愛同嬰兒重犯固無輕縱輕或可和則聽令和之行杖責止十下或五六七下即喝止未嘗差皂隷甲首下鄉勾擾

一侯編排徭役或編馬船人夫一依丁田多寡編之無一丁一畝遺漏故大戶或十役五六七役人夫或十名或五七名故單丁無田小戶得以安生至

於編排糧長田糧多者雖京官不免無有營脫者田太守家糧長除夕親自趕完京儲傾錠不及家宴

一周禮六典以廉爲本乃良而循未有不廉而能良者侯廉以律已雖例得馬丁柴薪必擇貧難下戶至其出納不數侯則放去或貢一斗納官侯則收之餘不責取足數苞苴髟滅賄賂潛蹤揚震卻暮夜之金侯無一人至衙無金可卻

一侯治既淸愼尤勤於涖事天明僉押文移批票仮
後清繳批解乃了結未完事件故累年拖欠積久
錢糧軍需等項悉皆完結故舊時府差人等在縣
催併者不下十餘人日給米蔬供給今則無一人
至縣里長三日畫卯責不受一下
一舊朝覲官路費動經二三百兩科派鄉民侯分文
不取輕裝赴京且不事發稱至於餞送詩文帳軸
悉收在庫
一社學爲學校之本生員由童生發軔蒙養弗端長

益浮靡蕭山舊無社學侯惓惓加意就空閑官地
起造社學仍設敎讀訓誨童生免其差役一丁使
得專心訓誨
一侯於大政農桑學校小而橋梁道路事事兼舉常
懇四都積荒田土修葺儒學門堂整飭周垣堅固
若橋道之近富家者責令修造至於窮鄉荒村必
出己俸造之嘗以百金造白路塘橋五十金助造
白鶴鋪橋護隄侯張相公神有捍海之功亦出俸
金五十助葺行祠

一蕭山六七都居民土產惟造草紙生理廨而貢紙
俱係杭州鋪戶王宙等領價買辦嘉靖元年添注
吳縣丞因叅本司張布政問及吳縣丞阿意承認
出產領紙價銀七十二兩回縣給散兩都人民責
令造納民至賣妻鬻子三倍增價杭州買納至今
遺患侯知申請復舊民得安生至於鄉飲吳縣丞
趨諂鄉官雖不赴席者遍送席面及碗紅銷金請
書帖子侯亦一槩中革
一白洋巡檢司係山陰地方本縣均徭額審弓兵七

十名每名包價銀一十二兩侯以本縣雖與山陰
鄰界地狹民寡乃據富陽縣裁革本縣魚浦巡檢
司弓兵舊例中革
一本縣額派廣豐倉糧自五十石以上大戶自行領
運富豪之家拖延不納又有積年總書兜收小戶
錢糧詭立大戶名姓花費拖欠動經千數侯中令
領運大戶將該運糧米封積在倉比對實徵差人
押解赴倉交納自後糧無拖欠
一西興驛衝要之處上司往來絡繹諸暨縣不行置

驛可以幫助侯申請上司量情出給幇銀

一本縣漁浦局額鈔數少一官二吏西興驛不置吏典一應攢造記錄委積年水夫牌子任意增減侯旣拿問作弊水夫頭楊松等申請裁減漁浦局吏一名以塡設西興驛吏一名

一桃源十三四都田低久荒官爲減免糧多折銀田少加耗各都丁田以十畝爲一丁桃源以十五畝當一丁然豪富緣此爲姦舊額桃源田一百餘頃今有四百六頃八十二畝各都里長名下甲首不

過十名桃源里長名下甲首有至二十名者各都正戶甲首有田百畝者寡桃源雖帶管甲首有田一二百畝者多侯知其弊申令大戶自首免罪不首者查出從重科斷自是大小之民均受其惠

一變災爲祥善政所感嘉靖辛卯年侯築海塘旣成復爲風潮衝壞間護隄侯張相公靈應祠廟祝曰爲我漲沙數里當大祠宇報之否則毀祠是年秋沙果漲若干里俱出茂草七八等都虎出白日傷人侯以巳俸買鷄鴨肉各一齋告城隍移牒所屬土神虎卽遠去壬辰初夏鄰境蝗入縣二十四都被害尤甚侯親捕捉苗復發生七月之初沿沙三四都蟲蝗大作結窠旱禾食盡晩禾亦多傷殘侯令家人疏食引罪自責懇禱應祀壇廟出穀募民捕蝗一石給穀一石蟲蝗收貯倉厫餘五百石天感侯虔禱乃大風雨一時吹入江水不復爲災

一賊頭張積蹤跡逃匿人家經十五縣官差人捕拿不能入其門侯聞而緝之竟捕入縣一時打死自是境內盜賊屛息外戶不閉

一禮記春夏月令掩骼埋胔以順陰陽侯見有弃屍在路輒以俸金買棺盛貯瘞葬方圖邑西湖頭化人擅築墻爲義塚以擴仁心

一侯長於吏事裁決如流臨事明敏果斷是非判然上司多委任之本府委編山陰縣均徭察院委盤鹽運司錢庫等項精當明白如泌湖在諸暨湖田收成十無一二刁民錢盈陳連三十三要索佃戶之財投托杭城頭官囑托上司妄告水利道僉事蔡　委侯踏勘侯親臨遍歷循檢究知錢盈誣妄

之弊移申水利道以治其罪造立應科田畝文冊
自是民得安業永無告擾民感侯之德立碑以記
績焉
一本縣東西二分司東爲分巡道西爲分守道每遇
巡按同臨東爲察院西爲分巡道分守官寄署僧
寺餘就民舍侯以事體非稱設法無礙錢糧以預
備倉右空閒官地爲之中爲公堂三間左右爲吏
胥書房各三間後爲臥寢庖厠前爲儀門三間照
墻一帶左東爲坊牌出入之門不動官庫錢糧煥

然興建自後上司按臨各有定署
一東西二分司各有坊牌一爲楊龜山德惠去思一
爲魏文靖公恩榮存間歲久崩損瓦礫墜下侯恐
傷經過之人查出原欠未納海塘竹篰若干每篰
折銀五分結與匠作修葺亦見仁心所發
一縣志舊載漏澤園歲久湮沒莫考侯於湘湖頭化
人壇空地爲之東西長若干丈南北濶若干丈甃
砌石墻一百四十餘丈蓋以屋脊石板繚以石門
扃鑰命陸與寺收掌匙鑰着令地方總甲凡遇貧

無葬地及死弃屍骸即收瘞之自後路無暴骨
一邑市水井稍遇天旱水皆枯竭邑西里許淨土山
麓金泉井一口深不過二三丈冬夏汲之不涸以
之繰絲則絲色瑩白且斤兩加重時塌圮侯出俸
銀五兩命陸與寺僧甃以圓石上圍以石闌仍作
預備倉門水井以便居民汲食
一侯解任之日廨舍用物一無所持闢付公堂以備
後官之用北行士夫賢人君子老稚環邑治至郭
門送者以萬計擁其肩輿至不得行脫其韡懸之

邑門鼓樓比登舟貧窮孤老八十餘人入水蟻附
其舟號泣一二里抵杭城民有爐以財帛一無所
受某姓糧長舊以侯命買辦供應上官鋪陳毡褥
錦綉衾枕役滿奉侯爲路途之用侯曰我官焉用
此哉峻而卻之

張侯政蹟後序

郡邑與庠校相表裏郡邑者政事之所出庠校者教化之所施教必待政而後行政必待教而後成猶衣之表裏相附以成也二者一闕何以成其治哉仁欽承

朝命典教蕭庠常患才劣無以統攝一邑教化須布諸生科條恐恐焉懼負乘之憂誠願得良邑令提調於上庶可以展駑力宣教化也奈蒞任之始適當邑令久缺委署他職更歷無常率視邑治如傳舍己丑冬乃得無錫張侯舜舉以名進士來令之聿興百政首以學校爲務蒞學勤講賞賚有則綱維有倫由是人才丕振教化可施雖以仁之駑劣亦得以自効庶無犂刑矛盾之患侯之治邑其有功於教化哉仁竊感侯之庇欲頌侯之美而未能近者邑致仕河南郡博玉峰翁公文目擊其盛條成政蹟凡若干秉以侯之文移誌之誌成謂學校公論所在春秋議執政然否多出鄉校乃以示仁欲梓存於後以爲將來激勸仁披誦至再盤槃皆

實是誌也可以備

朝廷信史之書可以爲後令治邑之式可以表邑人去思之心噫其可少乎哉乃協邑佐僚屬吏胥供役鋟諸梓若侯政之善可以超卓啓諸循良玉峰誌之詳奚待仁喋喋以政教相承表裏依附之意序之誌末亦以誌得庇之感云

嘉靖十一年秋九月朔旦蕭山縣儒學教諭阜沙蕭仁謹書

德政謠序

異政者邑侯張静思父母政蹟之顯異也謠者民俗歌頌侯政之韵語也張侯治蕭邑政蹟之顯異若徭役均刑罰省禱雩應學校興强梁服冊畧成猛虎去虫蝗除海波平等異政凡十餘條邑吏民歌之童稚婦女歌之後學傅文淵毛世臣輩撮其大畧彙以成秩名曰異政歌謠請予序之汝賢曰古守令之在郡邑政蹟之卓茂者下則吏民歌之上則史官書之垂諸永久則

後世得有所取法若魯恭之治中牟而有蝗不入境之異龐范之治雲中而有昔無襦今五袴之異張堪之治漁陽而有桑無附枝麥秀兩岐之異侯于蕭邑其德政擬諸魯恭之並三異有加焉噫守令有其實而不嘗非忌則怠觀張侯遇灾禱神之辭某一身有罪甘受神誅百姓無知願加仁宥又曰如本職罪在不宥亦乞止坐一身甘心承受勿以我一身之故移禍闔邑無辜之民故一時蝗虫死而歲登猛虎去而患除沙土漲而海波平禱雩應而雨暘若侯之精誠一念足以昭格乎神如此宜神之應之以表其顯異也賢樂育治下不容以黙故序諸首簡俾觀者采以達之

天子俾之史官云

時

嘉靖癸巳歲仲春朔旦文林郎知丹陽縣事治通家

弟來汝賢頓首拜書

靜思張公蕭山異政謠

徭役均

出門見父老滿道懽呼聲問之何爲者父老陳其情
昔年縣官私徭役失均平一以阿權貴一以私已營
說事過賄賂馬下任公行富者存作絶貧者刻骨徵
邑有大鄉官免至二千丁亦有小鄉官兩丁羌弓兵
設或與辨觸忿暴加酷刑饑者不獲食勞者弗獲寧
自從張侯來立法公且平視産計多寡驗丁分重輕
豪富不苟免貧乏得安生且如權要家舊日恣横行

田糧動千百戶大不分撑輸到編役際舉例免科徵
丁役盡蠲除如今官銑法差撥無遺零粮長每年定
里長十數名銀差與力差周遍不漏星我等老年紀
遇此官長清家破復可理田荒復可耕子孫了公事
睡到日頭升予聞父老言懽喜不自勝誰能傳此語
上達
天子聽遍令九州内法侯治蕭城

賦帶征

征斂有典則漁獵無孑遺受此入牧責恐聽捕蛇辭
嗟哉東南民力竭先達知大賢宰敝邑還爲凋瘵悲
常貢與常賦秋收著永規會餐少侵横兒童便支持
閭閻存餘粮畝畝樂寧期老翁沽村酒談笑開攢眉
伊誰將五袴衣我無襦時昭昭仰良法嘉惠永無私

刑罰輕

張侯錫山彦治獄矜且哀蒲鞭掛縣廳囹圄生草萊
公庭晝無訟印匣生塵埃何如前此令忿酷忌日猜
耳聞肉鼓吹手製紙棺材人命同草菅并及妻與孩
善惡豈無報天道異祥灾

禱雩應

天人固迥隔一誠恒相流倬彼君子心孚哉與天遊
江鄉土卑薄永貽三農憂水旱豈常數禱應稱賢侯
弭災無奇策自責還自修穹蒼何渺茫精禋格微幽
百谷欣有成四境躐歌謳罹旱既不苦遇雨亦不愁
嘉樂我父母奚啻文昌儔不日歸三莚卧車難爲留

海波平

颶風吹海馮夷哭怒濤如山捲平陸桑麻盡變斥滷
場多少居民葬魚腹我侯來視心皇皇不忍昏墊成

隄防捍誠懇禱護隄廟神賜威力何昭彰夜驅精衛
填海水更祈海若不得狂長山一望至鯰山沙漲坡
原高數里嗚呼我侯德感天頓令滄海成桑田民粘
永奠民食足歲歲長歌大有年

猛虎去

投牒移神驅猛獸我侯德政感山神南山白額一時
去共說張侯是宋均

蝗蝝除

十異相傳說我侯蕭山今日勝中牟蝗飛出境無踪

跡百姓重歌歲有秋

冊畧成

揔撒歸弓冊畧成我侯造冊故詳明不教等則那輕
重革盡錢根隱合升隣邑遵依奸弊化上司稱許散
嘉旌
九重明主如知得四海咸來作法程

頌廉明

孰謂楊震廉豈若張侯潔孰謂黃霸明豈若張侯澈
苞苴影沉埋賄賂踪消滅深情一照知疑獄片言折
治邑剛三年身心力兩竭廉如渭川水明並秋空月
只愁
明主知徵書下天闕陟顯崇循良矛績歸朝列

徒杠成

張侯爲政達大體道路橋梁亦兼舉雨畢除道便人
行水涸成橋爲利濟有橋久圯白鷺塘俄然跨汀虹
背横履險如夷通過客不用濡足勞褰裳我來詢問
路傍子云是張侯捐俸豈巳俸有限橋道多安得處
處皆如何官猶既竭佐巳費賢侯仁心森莫禦爲國

爲民忘巳私誓把忠誠報
明主

學校興

天王立人極中興謨聿恢理化資俊乂首務崇英才
泮宮弘魯作辟雍從周開思皇濟多士文教昭窮垓
東南儒承流明府誇莽陪五教敷敬寬百里行風雷
大學餙舊典小學儼新栽體度煥州閭絃誦遍城隈
菁莪共昭宣桃李榮栽培發就大小質克取梁棟材
登進禪皇猷六合躋春臺

瘞道屍

先王掩骼順天時今見張侯瘞路屍仁澤尚能施死
者生民奚有不覃施

服強梁

強狟從來能自遂吏畏民懷威德著今朝蕭邑有張
侯不獨南陽數朱季

禾穀登

賢侯一念格蒼天蝗旱番成大有年五穀穰穰倉廪
實街頭斗米不多錢

異政謠後序

謠近於俚謠也者塗歌里詠本於人心天理而發之
田夫野人之口者也呂成公曰國風之詩田夫野人
機動於心呻吟謠詠皆天理之自然非可格於義例
而局於訓詁耳張侯異政有謠其諸此歟侯治蕭餘
三載而政有多異民謠乃作其曰刑罰省賦帶徵異
昔日之不省不帶也其曰海波平禱雩應異昔日之
不平不應也其曰學校興徭役均異昔日之不均不
興也他如冊略之成虎患去蝗蟲除豪強服等豈非

皆所異於昔日者哉噫嘻田夫野人郊野草澤閭閻
里巷天機自動相與謠詠有非強爲者矣邑小學敎
諭傅文淵等裒采之成冊其庶乎不泯侯政之異他
日可備觀風之采云

嘉靖癸巳端月二十二日治生昭武將軍上輕車都
尉揚州衛指揮使燕越張幹山拜書

循良八詠引

邑主父母張老大人釋褐
淸朝下車敝邑廉公勤愼明恕仁慈德兼威以莅
行吏與民而同畏仁聲遠播賢譽 上聞茲値三
載考最之行適拜
九重徵賢之命閭閻忻躍田野歌謳惟禎老困丘園
窮務耕讀草茅賤士幸覩俎豆之榮韋布微民叨
預衣冠之末摯鶇無計頌德難名聊爲蟋蟀之鳴
少致芹曝之敬伏惟淸覽不勝榮幸

嘉靖十二年八月吉旦治下耆民田惟禎頓首謹
頌

製錦重良才淸白根天性操勵氷石堅心涯玉壺
淨閉戶絶苞苴垂簾肅禁令二載秉一節淸風動
天聽

右一廉

素性自寡慾况居民牧司奢侈俗所尙澹泊吾猶
宜一錢不妄費重惜民膏脂緬懷范史雲千載同
襟期

右百儉

愷悌賢父母視民眞如傷困窮思拯救遇災心彷
徨保障禦淫澇設法袪飛蝗維祈歲豐稔屆艸回
春陽

右愛民

戴星自出入處事如家事勞力亦勞心忘餐更忘
睡徵輸重
國儲脩舉先民利敬遵無逸篇允翊
聖皇治

右勤政

大冶鑄利器淬礪猶干將一試破鬼膽豺狠盡遁
藏鄉村少獰卒花陰息吠厖萬姓樂生業化工屬
賢良

右抑強

豪胥習詭奸良民陷征稅勞心悉究查立法竊纖
細籍貫創還編永絶里胥弊遺愛鐫碑銘異政超
今世

右均賦

苟校多屈抑曲折何由申片言情立辨明見獨通
神摘發俄頃闔闢泯沒剕絫釋之蹟堪踵天下無
寃民
右釋寃
縣劇人健詞受理分曲直琴堂法網張奸攷自屏
跡鄉無鼠雀聲坐使刁風息百里盡絃歌封侯繼
褒德
右簡訟

邑令張侯去思碑記

民之於邑令也因其去而愛戴不忘豈遊道于斯之
所致哉以平日愛民之誠素孚於人故民之愛之有
不能自已耳無錫張侯舜舉以己丑進士來令蕭山
三載考績邑民上章巡按留之又一載而
朝命下徵不可留也臨行邑之士夫賢人耆民老稚
垂髫戴白自邑治至郭外送者以萬計擁其肩輿不
得行脫其鞾懸之鼓樓北登舟貧窮孤老蟻附其舟
號泣一二里夫民之所以愛戴張侯者蓋恐去後令

吾邑者不可得而似也吾蕭民儆久矣侯下車惻然
憂惻以廉守己以儉裕民以公處事以明燭微以惠
養民以勤律身以剛制姦權勢不可奪請托不得行
四載之內民安物阜豪強屏跡上下翕然稱爲賢令
尹鄉宦張幹山耆老張敬等思而不忘偕邑民立石
乞文記之嗚呼爲官莫難於邑令莫難於不屈於勢
不狃於利屈於勢則縱惡狃於利則厲正黨邪張侯
之令蕭邑不出此二者宜民心愛戴有如是也抑聞
侯行不持廨宇一物抵杭民有以財帛臚及鋪陳等

物悉卻而不受皆可書也因次第耆民之告采摭道途歌詠爲詩以書之詩曰

粤我蕭山　浙東劇邑　上江水衝　下海波入
民生凋瘁　沮洳之傷　居失其止　食廢其耕
君侯下車　軫念饑溺　痌瘝乃身　惻然憂戚
民之祁寒　解衣覆軀　民之暑雨　推食哺之
率夫築隄　親負土石　以俸作粽　遍給夫食
掩骼埋胔　義塚是爲　以俸買棺　收瘞遺屍
以俸甃井　寒泉井冽　井旱不涸　民口無暍

以俸市石　虹梁高橫　水無徒涉　路不病行
僉點夫役　一丁不漏　帑徵丁田　八弊免有
孱弱失所　培植扶持　豪強得志　裁抑剗除
齋沐禱神　蝗死虎去　誓禱護隄　沙漲廿里
葺修坊牌　用表先賢　危壁不墜　行人命全
行感神明　恩覃黎庶　擬諸卓魯　今昔無異
丹詔煌煌　帝命是徵　輕車就道　歸於
明廷　民憂侯去　遮道擁路　奔號嗷呼
無所控訴　侯行以輿　民有其輿　侯行以足
民脫其韡　是韡之脫　懸之邑門　以比甘棠
如君之存　韡久則弊　言存不朽　我詩貞珉
昭示永久

嘉靖十二年冬十二月庚寅河南府儒學訓導致仕治生玉峯翁文撰

重建英濟神祠記

浙之患莫大於海蕭山當海北面之衝自長山以至龕山三十里皆爲斥地馮夷怒而海若横風濤大作能保其不圮者乎勢必嚙故岸决腹河蕩莫禦民其魚矣自吾所及見者歲正德壬申秋七月颶風大作漂溺死者數千人及夫嘉靖改元之歲辛巳海復衝溢决丁村口越三年癸未又决巨塘口各計十餘丈比歲秋稼將登而淹靡者甚多歲大饑米斗百錢餓莩盈途其去昔之漂害也無幾噫海之患若此安

得不厪有司者之憂哉自是連年勤衆雖旋爲補葺迄無可久之功己丑冬常之無錫張君舜舉以是年名進士出宰吾邑乃進覩曰民之患實在兹措乎爲之者未盡也逮十年辛卯秋七月又决新林鋪許家口將數十丈患益切張君亟謀而築之唯務深廣不計尋丈殆爲是不拔之基不閲月而功告成歲乃大熟民何害焉張君喜而嘆曰塘雖成矣使此塘之外沙漲數十百步吾起復憂民患耶塘之東舊有英濟張公神祠昔在宋著靈海上封爲護堤侯余嘗卯其子孫家見其所封誥所載皆咸淳元年事已知其不誣矣至於今春秋祀之乎祠之始建易置不可考歲久漸頹亦若乘時以張乎惠民之績頹無以發其靈耳惟張君往禱之詞曰問神功能捍海血食吾土乃視海若爲患困若生民是非靈也今與神誓若能爲我漲沙數里當大其殿宇以報之否則毁祠是年秋末沙果漲延袤數十里不但可以保民居也薙之利亦與焉異哉神之功也又何誣哉張君乃捐己俸撤其舊而新之於時僚屬士庶莫不樂爲之功各出息

有差爲殿三間爲門堂三間爲東西廡各三間黝堊丹膝皆所不廢外有甃石塘以護其址計一十八丈是可以報神賜矣張君復慮以不傳乃屬余爲記時余以便道歸省獲覩啙而忻道之者詎可以不文辭嗟乎匪神弗靈匪靈弗祀禦災捍患祭法攸宜有弗徵乎虺封介典故物猶存有弗信乎素車白馬出沒杳冥有弗傳乎徵則信信則傳是豈或然之數乎余聞之君子之於天下未嘗不以可能者責之已而以不可能者歸之天蓋可能者力也人可窮也不可能

者數也非天莫之為也張君拯民之溺由已溺之救民之饑由已饑之能使塘之成而不能保塘之永故有禱於神此其心何心哉固天心之所简在不待禱而後應者神其能違乎噫使人人免其魚之嘆而并祠以傳於無窮者誰歟然則張君之功不在神下是為記

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孟夏月吉日

賜進士奉議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邑人徐官

撰并書篆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十 附錄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鐵曾初編
四世孫元昇 元旭 重刊

明通政使司左參議進階朝列大夫靜思張公墓誌銘

賜同進士出身南京太僕寺卿前大理寺少卿侍
經筵講官年眷弟黄正色頓首拜撰

靜思張公與余同舉兩榜出宰又同浙地及 內召公擢給事中以言官罷職余遷南臺亦以言事謫戍其出處意氣前後相同三十年餘恭承 新天子寵命俱有過晉秩方圖盤旋林谷而公已矣傷哉公諱選字舜舉靜思其號世居無錫張之先在宋有俊封循王者子孫家於七保 國初有諱翼號止齋以化寇全城著績實公六世祖翼生二子長名壽次名策策生諛以鄉貢任廣東高州府通判生士名士名生友諒友諒生東涯翁獻可以公貴封蕭山縣知縣公生而秀拔東涯翁雜生徒中敎之聰穎過人稍長就

志於學誦讀常達旦爲文惡剽竊務得肯綮乃已乙
亥補弟子員公故家貧需館穀以養父母其從遊者
樂其造就彬彬多成材時邵文莊公慎許可每見公
文特奬異之於是師資日衆淬礪倍昔嘉靖戊子以
尚書領鄉薦己丑成進士筮仕浙之蕭山蕭山固給
與隸邑當闔粵要衝人稱難治公下車視篆先之以
厚儒生興學校尊鄉飲別淑慝士論攸歸民情向化
然後稽冊籍括丁田之多寡較贏縮均里役之重輕
驗豐歉而徵國賦虞浸澇以築海塘土豪肆攘奪者

抑之冗員恣浮食者汰之尤所嚴者民命無論真贋
公必再三閱實始繩之法設施朞月遐邇胥嚮而頌
聲作矣他如誠格海神而護堤沙漲仁乎物類而獸
逝蝗殄豈古所謂偶然者非耶諸監司風聞交相騰
剡遷沐 內名儕邑之日行李蕭然士民挽留弗克
爰立生祠樹去思碑以誌感公赴銓擢戶科給事中
緘書報東涯翁曰兒今叨言路矣言官嘿嘿恐貽君
父羞甫入諫垣即以乞早營建以彰聖孝事上請以世
宗事 昭聖皇太后不逮事 章聖皇太
后遠甚字字逆鱗真足攖不測之威者 掌科見之

大驚曰汝不見 皇上試批乎神疏中止未幾適值
太廟祫祭 上遣勳臣代行公思鬼神不歆非類夫
子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夠 祫祭大禮 聖駕
不出必有沮之者疏入 上御文華殿覽疏震怒命
廷杖八十杖折者三公精神愈爽諭杖者曰吾罪廿
死汝無累聖天子有殺諫臣名杖已出朝瀕死藉諸
元老暨同鄉諸老役之砭劑幸獲生還抵家養痾禪
悅阮出入徒步凡有所往必告親而行遐奇果必懷
歸以獻東涯翁晚遘咳逆周孺人亦患首疾公遍求

名醫治之勿藥乃喜一日不戒於火闔門驚悸公手
經畫搆堂數楹語宗戚曰吾非喜輪奐也欲安吾親
防火驚耳公置別墅力課農桑又語宗戚曰非吾好
勞勩欲給親饔飱耳時撫巡諸監司灼公忠孝廉潔
屢薦於 朝公固辭以一日之養不博三公荅之既
而二親捐館公喪之如禮初殯在室出告反面如存
故西崇洪公顏其堂曰忠孝蓋不誣也平居接人煦
濡藹虛未嘗形驕色伉儷相敬如賓待從弟情踰同
胞下逮子壻訓導諄切人或非義干之畧不假借立

論不避權貴處朋儕肝膽畢露公性慈悲當春掩骼埋胔暑月施藥膏療人瘡瘍隆冬煮糜粥以賙凍餒使公握樞機以生育羣黎其雨露沾被可推也公暇結社碧山偕行輩縉紳爲真率會嘯歌觴咏追王謝故事歲學宮行鄉飲禮虛大賓以俟公赴數四僉曰宜之丙寅冬　世宗皇帝大漸軫念纍抗言受譴諸臣遺詔復公給事中加陞通政使左參議以七十限年仍移劄致仕　今上卽位建儲覃恩進階朝列大夫公之遭遇至矣夫何倚伏靡定公忽覯化嗚呼悲

哉乃隆慶戊辰十一月六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十月二日得壽七十有五所著有諫垣遺稿歸田養氣集碧山吟社稿作縣事宜藏於家公卒之後貲校舉公鄉賢倡而從之者數百人以禮迎列祠春秋從祀若公者誠激孝勸忠後先媲美矣公初娶傾氏繼鄭氏俱封孺人子男三長應科郡庠生次應中邑庠生次應暘邑庠生女六孫男四應利出者三伯謙叔誠季謙應申出者一邦詒應科等卜以卒之又明年庚午十二月念七日葬於慧山南麓洗倉河之上去祖塋一里許先期摭狀乞銘於余余按狀敘而銘

銘曰　學優始仕養正自蒙愛民如子亦由天衷德溥化廣爰擢司諫直節立朝卓有定見震威虓虓一疏抗陳瀕死復生惟帝之仁瞻依桑梓煥厥父母樂道安貧庶不我負升沉否泰疾若轉圜隆恩崇秩福澤斯綿漢有汲黯宋有唐忠千載而下志一道同公旣全歸奠此玄室辭勒貞珉永貽無斁

嘉靖實錄

黄伯英 纂修

張選字舜舉無錫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蕭山令有異政嘗毁淫祠築瀕海之隄刻泌湖之蠹士民戴德名爲戶科給事中 上遣勳臣代
太廟祭選抗疏諫曰國之大事在祀惟孝子爲能饗
親今祫享
太廟時享
世廟遣勳臣代祭則
陛下不得致如在之誠而異姓之臣氣脉不通

祖宗在天之靈恐不來享雖
陛下孝本天性享親之誠無時不在倘不躬行大事則迹涉怠玩無以風四方而示來世即如
聖躬平復之初未任趨蹌拜跪之勞亦當明
詔禮官先期告
廟以陳不得已之故
陛下亦須靜處齋宮以通神明之貺以俟竣事不可直謂 遣某官代祭而已也疏入 上震怒
御文華殿作大祀記一夕刊成以示羣臣 命
廷杖八十三折其梃選從容謂曰吾死不懼不可使 天子有殺諫臣名已編戶家居謙約退讓聚諸生說經如處貧時隆慶初復原官陞通政司左叅議致仕旋以
建儲覃恩進階朝列大夫在蕭祀名宦在邑祀鄉賢

入蕭山名宦祠并生祠浙江學臺批語

原任蕭山令張諱選品重南宮治高東浙真心

造士生儒奉若嚴師加意惠人父老稱爲慈母捕蝗逾境實政格於豚魚禱雨隨車至誠通乎天地省刑薄斂廉慈總一源流掩骼造橋生死共銜恩德鸞栖巖邑五載有聲鳴鳳戶曹一疏轍斥當官洵一世之良居鄉垂三代之直思既畱于峴首祀可後于桐鄉仰府即行縣製主擇吉送入名宦祠并生祠繳

入本縣鄉賢祠批語

無錫縣儒學牒呈開行准訓導張鎮等結稱會
同梟增附生員高柱陳洄張天彝等從公覆勘
得近故前任戶科給事中加陞通政使司左叅
議進階朝列大夫致仕張選係嘉靖八年己丑
科進士初授浙江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始尹海
邦美政繼龔黃之績擢居諫院敢言倡王覲之
風嘉靖十三年四月十五建言
太廟事忠貫日月怒觸雷霆 廷杖八十餘而剛直
不移歸田三十載而清廉自守居家孝友內外

咸無間言持己謙恭賢愚各受其益忠誠無改
於窮達淸白不渝於始終讜言危論紹忠節倪
柱史之芳躅淸修懿德追先賢泰司馬之高踵
近蒙
名用之恩聲名雖播于海內倏以避疾身故厥施
未究乎國中禮宜崇祀貴官信可風于後學事
載
先皇實錄論出士子公評等情緒呈前來准此及行
據老人許榮呈稱遵依前去會集本官該管里

排鄰佑嚴吳欽等從公查勘得近故鄉官張選
原任蕭山縣知縣嘉靖十三年二月
欽取入戶科給事中本年四月十五日選
太廟祫祭禮諫言 廷杖爲民居家杜門設教孝友
好施鄉邦稱重隆慶元年 遺詔名用例以七
十限年吏部題准 欽依事理劄付加陞通政
使司左叅議致仕隆慶二年復遇
建儲恩典進階朝列大夫本年十一月初六日身
故自始至歿忠節素著德行優長堪入鄉賢等

情結呈前來據此叅照得本官忠貞天植已彪
炳于當時淸白風傳可作典于後學所當列名
祀典以激勸人心者也緣係公舉鄉賢事理未
敢擅便擬合申請爲此卑縣合行具由另具書
冊謹申伏惟照詳明示遵奉施行須至申者隆
慶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本縣大尹鄉 申
蒙 太府郭轉詳 學院鍾 仰府覆查詳報
繳行縣覆查前情無異復申 太府郭 批叅
照得故朝列大夫通政使司左叅議張選風節

素著行誼無虧鄉邦共稱其賢輿論貫于身後
以之列祀鄉賢誠無所忝轉申　學院鍾批開
覆勘人無間言則張公之風節可知也仰擇吉
以禮送入鄉賢祠內致祀此繳

郡志傳

張選字舜舉無錫人嘉靖進士授蕭山令仁恕廉明
民不敢欺名爲戶科給事中時遣勳臣代太廟祭選
抗疏諫上震怒御文華殿作大祀記一夕刊成以示
羣臣命廷杖八十三折其脡選從容語曰吾不懼死

不可使天子有殺諫臣名巳編戶家居隆慶初詔復
原官陞通政司參議致仕

邑志傳

張選字舜舉嘉靖八年進士知蕭山縣循良擢戶
科給事中會太廟祫祭帝遣勳臣代行選抗疏諫伏
闕下候旨帝御文華殿覽疏震怒詔杖八十至三折
其脡選無悉頓意謂杖者曰吾罪甘死但恐累朋天
子有殺諫臣名奪職歸世宗大漸遺詔復原官進通

政司叅議隆慶中進階朝列大夫

行人司行人張纘曾謹具

揭爲先臣直節顯著

聖恩浩蕩無私懇乞

公評以膺

盛典以光先德事蓋聞臣忠子孝今古同心誄諡

死節後先一轍當今

聖明御宇

恩典覃敷凡遠近臣工矢志捐軀竭忠殉難者靡不

均沾雨露被服

寵榮澤及九原光賁泉壤茲

恩詔易名下部咨議纘曾私幸先臣五十年苦節適

逢 盛典可以上聞

當軸名公徵一字之榮表章幽鬱延先德之輝亦

後人所快睹也謹述生平忠節梗槩并疏稿呈

覽伏乞

老先生老大人採閱以附諡典歿存均感按先曾

祖諱還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嘉靖己丑進士

初任浙江蕭山令

名爲戶科給事中時値
世宗不親
廟享遣臣代祭上疏題爲不親
太廟懇乞　躬行祀典以彰
聖孝以端風敎事臣聞國之大事惟祀孝子爲能享
親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享非類
宗廟之不可不恭不敬不誠也明矣前者正月初九
日孟春時享
太廟時享

世廟適
聖體違和暫遣勲臣代祭內外臣民皆知
陛下出於不得已耳非誠敬之不至也今四月初一
日孟夏之時祫祭
太廟時享
世廟大小臣工適乘
聖躬萬福必親行禮無疑昨鴻臚寺爲禮儀請一十
八日
陛殿奉

聖旨是今早乃遇免朝萬一復如前故事仍遣勲臣
代祭則
陛下不得致其如在之誠而異姓之臣血脉不通
祖宗在天之靈恐不來享雖
陛下孝本天性享親之誠無時不在倘不躬行大事
則迹涉怠緩無以風四方示來世也如
聖躬平復之初未任趨蹌拜跪之勞亦當明示禮官
先期告
廟以陳不得已之故

陛下亦須靜處齋宮以通神明之貺以俟竣事不可
直謂遣
某姓某官代祭而已也臣待罪言官遭逢
聖明在上事有當言義不容默昧死上陳無任兢惕
祈望之至奉
聖旨這厮事主非主奸生無禮特享命官一時權暫
皆非無故是否朕偷安忽禮禮部看了來說禮
部覆奏奉
聖旨你部裏既看得明白罪人自無可釋之理如何

末復回護他知道了着錦衣衛拿到午門前打
八十棍送戶部着爲民
上御文華殿聽報棍棍折者三斃而甦者再先是欲
上早乞營建一疏稿成呈掌科　老先生　老
先生見之大懼曰獨不聞
皇上試棍乎乃取疏袖之而去後竟以此疏
廷杖削籍掌科　老先生聞之曰早知若此前不
強阻矣此見先曾祖勁節天植九死不回者矣
隆慶初

詔起通政司左參議不赴家居隱山麓僧院課子讀
書足跡不入公門性至孝白首猶跪受母杖薄
田百畝僅以供饘粥此外絕不問生產也故家
徒四壁立子孫貧苦惟以忠孝兩字相誠勉而
已初令蕭惠政及人感肌晢臆若築海堤河漲
沙蝗不入境虎北渡河皆實事也蕭祀名宦邑
祀鄉賢郡縣有志人物有考一一可查稿先曾
祖三載縣令三月戶垣三十年林下在朝忠在
家孝居官廉居鄉厚一生剛直終身不渝與近

日諸君子雖生不同時然節操同磨折同而遭
逢
聖主又同第諸君子以事案方新名節易著先曾祖
因子孫不肖力無能上
請爲一表揚故沉埋到今設當此
聖恩浩蕩公道昭明之日而猶嘿嘿不剖毋乃掩前
徽而爲人子羞乎萬望
老先生老大人鼎力主持一體優敘不惟先曾祖
幸甚犢曾幸甚凡海內臣子皆將感發而興起

矣同鄉
諸老先生已有公揭特再剖陳伏希
台鑒不勝惶悚懇禱之至謹揭
崇禎二年五月　日具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十終　仍孫齊之校刊

侍御靜生張公遺集卷十一 奏疏

梁谿張纘曾公緒父著 男 元其 元詒 龔 元翼 孫 嬰 修輯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張纘曾謹

題爲寇禍日深民情日變欲防外患以固根本先弭內變以安人心事臣叨

龍飛首榜筮仕行人去冬考選南銓荷

皇上定鑒簡拔臺班此誠千秋之遇合也雖捐糜頂踵誠不足仰報萬一惟是矢淸矢愼盡職盡言以期不負

皇上任使之意耳慨自邊疆多故流寇充斥始猶門庭也今則腹心矣今鳳泗殘破並走潛霍密邇南邑則根本深可慮也金陵爲豐鎬重地

祖宗陵寢在焉關係最大昨見漕撫楊一鵬塘報獲賊口供有約赴南郡蓄志不小之語共乘勢而下窺伺 陪京勢所必至者雖龍蟠虎踞之險

王氣所鍾萬萬無恐使一日有事尚可言哉說者謂長江天塹賊必不能飛渡然江淮間向有大盜千百爲聚往來江洋時爲出沒如與賊相應假以舟楫之便乎以利涉之具可柰何而京口與瓜儀相望亦一葦可渡此尤金陵之關鎖浙直之門戶也已蒙

皇上許調浙兵二千以扼京口令應撫移鎮瓜儀但瓜儀非應撫所轄地道府諸臣既非其所統屬法令恐有難行孰若雄鎮京口從中調度則下可以遙制瓜儀上可以策應

陪京中亦可以內顧四郡計孰便于此者至于江北上游之盜須責成操院嚴緝江防毋令一舟

一楫得以縱橫江上蓋必盜船盡絕而后賊騎路窮其官民船隻之在北岸者亦必盡撤于南岸而江南小港盡釘以木柵庶可無虞耳乃江南之民情更大有可慮者夫今日之流寇卽平日之百姓也一不戒而耰鋤穖襀之衆盡化爲揭竿斬木之徒良繇地方無備而奸宄包藏禍之所繇起耳況吳越之民喜動厭靜內地遊食惡少或號天罡或名衡棍或屯寨稱雄或立禁糾衆亂形已見伺隙而動一聞賊至勢必生心

萬一乘機而掠開門而應則民未受亂賊之禍
先受亂民之禍近日失事諸處多坐此患而臣
鄉城門晝閉禁息亦頗聞矣但兵力不厚不足
以震壓人心伏乞
皇上於浙兵二千之外再調千人統以知兵之將嚴
明紀律約束隊伍一聽應撫節制併
勑地方諸臣脩繕城垣多製兵器立備設防無處或
懈先令草澤無用武之地而后內變可弭內變
弭而防守自固防守固而賊自聞風解散矣抑

臣更有慮焉三吳財賦之區粟米之所征軍儲
之所需
國家之所裕何一不出於此而江淮爲運道咽喉百
萬貔貅待命于漕百萬漕艘待命于河渠之一
綫若一旦阻梗則糧舟何道以抵京太倉何從
以取給不獨東南受害而西北亦且坐困事尚
可言哉臣非爲桑梓計直爲
國家根本計也伏惟
聖明裁擇施行

崇禎八年二月初六日具
題初八日奉
聖旨賊氛南突操撫嚴緝江防應撫扼禦京口併收
斂船隻相機勦援兵部再行馳飭浙兵已調二千
該省海防方殷不必再調其郡邑有司該撫按嚴
檄責成上緊繕城備器戢暴綏良固結民心消弭
內釁如有玩泄誤事叅來重治防運事宜已有旨
了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臣張繼孟謹

奏爲敬陳方今切務治平大要仰祈

皇上求用人之當收聽言之實事臣惟自古治天下之道大端不外用人用言二者而已頃者流賊猖獗震及

陵寢

皇上側躬修行痛自刻責并

勑大小臣工恪圖修省無事虛文此卽成湯萬邦有罪罪在朕躬之意也凡爲臣子自當廢食靡寧

晏處不暇猶得悠悠忽忽付之若知若不知若欲爲若不欲爲之時耶卽我

皇上先年寇薄

都城之日立逮罪督寘之典刑而一時中樞政府相繼譴斥誠

大聖人作用人人震懾旋奮事功寇旋宵遁復視

天日今日之禍驚我

先靈燬我堂宇尤非昔日群寇之比

皇上赫然震怒逮撫臣并逮按臣矣夫此撫臣此按臣者非前所

廷議而推轂之者乎事后而議其罪曷若先事而議其人其人其人而或諳練韜鈐熟於風雲鳥蛇之變或涉歷封疆明於出奇制勝之謀知彼知己料敵如神能縱能操惟吾掌握夾袋中果有其人其人而果當其用則乞

皇上予之以事權而勿輕其任假之以便宜而勿掣其肘使督撫之令必行於將帥將帥之令必行於士卒軍無譁民無擾刻期掃蕩懸上賞以勵

之否則軍政之法不可不行也茲失事諸臣罪固無所逭矣溯其所自誰實貽之蓋賊入漢中法所云死地也合而殲之可無噍類自陳奇瑜逃之出棧使賊幾滅而復蔓延則今日之禍誰非奇瑜所貽之禍不可而猶藉苐任聽勘之

旨優游里門且欲借考功法輕輕了事夫此罪原不待勘若俟勘明議處適以遂其狡脫之計耳乃當事者就縶矣縱劾者不當同一檻車乎以至劉香海中殘寇耳討賊我二道臣刎之而去問

誰鎮一方誰督兩省熊文燦專閫運籌稟命總
制而暗於事機疎於防禦傷
中國之體辱
朝廷之命莫此爲甚尚高牙大纛晏然坐享於心安
乎所當與陳奇瑜一律而論者也是皆用人之
不當也至於用人之人獨得置身事外超然免
於評論哉乞
勑銓樞二臣精心遴擇用一人必得一人之效毋以
私意而濫收毋以故交而曲庇如一不當即以
失事之罪罪之庶不至於失人矣臣所謂用人
必求其當者此也今之抗疏者章滿公車亦既
朝上而夕下矣然奉
旨之后實見之施行者幾何事實見之處分者幾何
人
命旨非不溫也條陳止庋之高閣
誥旨非不嚴也功罪毋聽之浮沉是用其名不用其
實也在諸臣憂時憤事或多過激之言未必盡
當於

聖衷然有一二可採如言民情也各陳其地方之情
形言流寇也各紆其胸中之方畧言時事也不
難痛哭流涕矢謇謇諤諤之心言
朝政也不憚斥佞觸邪冒投鼠忌器之誚無非爲
天下計安危爲
朝廷計治亂
皇上業已
霽威而受轉圜而聽矣更祈大奮
乾斷應舉行者着實舉行應處分者速
賜處分則受一言即得一言之效庶不托之空言矣
臣所謂聽言務收其實者此也抑臣新進草茅
不識忌諱目擊時事多艱因覩古今治忽之源
大要不出諸此冒昧上陳伏惟
皇上恕臣狂瞽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臣張續曾謹

奏爲鼓勵人才激揚風教疏滯正以通氣闡幽正以導忠大弘錫類以孚衆望以荅人心以光

聖治事竊惟人才通塞之故關係匪小也

國家之服采人心之合離

天地之否泰幽明之感格俱于此係焉蓋忠肝義膽亮節貞操一世之所望以爲趨者也試觀今日而

風教尚有不掃地乎否也卽今流寇披猖縱橫四溢凡所到處無論小民甘心從賊甚聞孝廉

明經亦有爲之謀主者所云知方有勇效死弗去誼安在耶良以忠義之未昭彰癉之未確而清流白馬之憾多所未湔無所以風厲之者而世遂凌夷至此張敬夫曰平時有犯顏敢諫之士臨事方有仗節死義之臣若平時不能養忠獎義而欲臨事望其死節效忠必不可幾矣今

皇上念人憤于下

天災于上慨然發

明詔起廢闡幽此誠士氣奮揚人情曉暢中外之人僉謂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其中有忤權觸忌悉與湔除犯璫冒諱盡行矜錄將

詔下之日歡聲如雷謂非革故鼎新激勸奮揚之第一大機括耶雖然此止謹責者矜全而巖穴尚多留良也更望

皇上擴浩蕩之仁廣起廢之典凡彼久伏林皋品望素著者乞

精爲鑑別付之登庸俾各盡其才以佐

皇上脩文揚武之治而有不策頂踵以前驅悞

聖明知人任使之冡者天下應無如是之臣矣雖然此特就已往者論也若夫近日言事諸臣或以位卑而犯言高之戒累牘而蒙投畀之譏亦當鑒其感時論事原非故爲仗馬之鳴或卽

賜環或卽復級使天下知

雷霆之下悉成雨露而

聖世於是無棄人矣雖然此但議于恤生而未及于褒死也生者錄矣而死者未盡優卹則忠魂一

匪又恐飛霜地下即龍比有心定當尊之高座

而

皇恩未沁勁骨終寒在昔居官之節烈與逆焰之摧

殘事久論定應邮謚者已蒙

恩邮謚無容別議其餘未經邮贈未經加謚者尚蒙

塵兔穴以待

華袞伏乞并

勑該部一體邮謚俾忠義之鬼亦知

聖朝典制軼駕尋常將見風教既彰則人人感奮忠

義可以立儒氣節可以廉頑向之未明于親上

死長之義者無不鼓勵激揚自附于后死之忠

魂而盡洗夫遺親後君之念是表彰即所以風

勵而邮死之典所當與起廢並議者也至若逆

黨一案則又無容再議者

恩詔所班止爲君子釋無辜而非爲僉人長不軌況

旣經

欽定其案如山即

皇上平臺召對時亦云此端斷不可開斯言不特筆

𣪍聞之即薄海亦聞之倘有借

恩詔爲死灰復然之計是未食貴德尊賢之報而先

開護奸從逆之機且何以謝

先帝而上慰

二祖

十宗之靈也是又斷斷不可移動者耳瀝血上陳總

爲風教激揚均收鼓勵實用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三月十八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廢謫諸臣俟查明酌量錄用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臣張繼曾謹
題為貪位病臣不堪再用若不早行斥罷究至悞
國悞民乞即
賜玦以勵臣僚事方今時事多艱用人孔亟凡殊方
要地自建牙籌臬而下須得精明強固手足便
捷之才不憚祁寒暑雨夙夜圖維猶懼或失若
痿痺不効奄奄殘喘而尚欲以未盡之生支吾
旦夕罔裨民社如
國事何今有新降補廣東羅定道李若訥者既經

計典處分則其才品之平庸居官之無狀可不替
而悉矣臣於五月二十八日與同官田起鳳侍
班見若訥補職謝
恩龍鍾百態屢拜不起風痰錮疾已入膏肓爾時寸
步不能自行亟令人役攙負而出臣等即具疏
糾參竊諒其退必請
告
告必遂歸庶幾以故園為首丘不謂其慕祿而不知
休貪位而不知止猶然以認罪了事漫云偶病
塗飾求用夫以若訥之潦倒暮年寧甃
闕下亦不足惜獨恐依稀就木之人而途窮日暮
尚欲其奏一奇任一事為民人料理為地方任
者為寇賊姦宄禦災捍患此萬萬必無之理掌
銓衡者知人謂何而非以
皇上之民生土地為此輩孤注耶即當以老疾例速
令休致無俾再出以為監司羞此正官箴之所
當飭者臣因是而益為居尊養優知進不知退
者慨焉夫去就乃大臣之節而端揆又風勵之

師次輔吳宗達飄然一去長揖歸田人咸謂其
審於去就不以今日素餐之名遺他年覆餗之
誚以此多之乃有糾之不靈彈之不動恭風過
耳覥焉人上如輔臣溫體仁王應熊其人者蓋
輔臣貴在救時時之當救莫甚於今日疆場外
訌流寇內殘驕兵淫帥大壞法紀何事不資調
劑何事不資輔臣之調劑倘政府得人以無我
為公忠以天下為己任守內事何遂至此只因
揆席片地悠悠忽忽才本庸而來則恨使

朝端之上謂竊祿有人而任事無人臣竊羞之蓋
表帥之地無維持廉恥之風安望內外之臣有
砥礪名節之意無惑乎以身殉官悟不知退如
李若訥之今日鐘鳴漏盡夜行不休寧淪喪其
身而不肯喪其官者乎知止不辱此古人垂以
爲戒臣請爲今之臣規先爲今之輔臣規也伏
惟
聖斷施行

崇禎八年六月初三日具

題初六日奉
聖旨首輔溫體仁輔臣王應熊公忠任事亟藉助勷
張纘曾何得乘機借詆殊屬率妄姑着降俸一
級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臣張纘曾謹
題爲言者天下之公進言者言官之職懇乞
聖明弘開言路恕妄言之罪收用言之益盡言官之
責事竊惟臺諫之設也
國有大事則建明焉人有邪佞則糾劾焉事有欺
蔽則摘發焉所以振
朝綱肅官紀雖有不肖之心有所顧忌而不敢發
雖有不法之事亦有所儆懼而不敢爲法至重
也前見

皇上特諭部院申飭務令交脩職業仰覩
聖衷勵精圖治之思未嘗不注乎言官也止慮其摭
拾附和無當糾彈者耳夫摭拾附和是即不忠
不敬之大者臣等草茅誦讀即懷致
堯舜之念屋漏盟心萬萬不敢出此其或書生不
諳世務熱血不避危言無能盡當於
宸衷者則有之要於直言敢諫之心不敢少有負也
且言者即言官之職業也言則職業脩不言則
職業不脩

皇上望言官之修職業必不欲其不修職業也亦旣
命之矣乃頃者降調之罰屢及於言者而被言者不
問焉夫
煌煌乎其
皇上之意不過欲若輩知
高厚之恩圖涓埃之報而若輩之所以報
皇上者亦槩可見矣一攻本也漏洩關通線索密遞
旣巳如此向猶蒙面昧心謂人之欺也而今之
欺

皇上者其誰乎一鎮臣也恇怯逗遛寇來不禦寇去
不追縱賊飽颺旣巳如此向猶掩罪飾功謂人
之欺也而今之欺
皇上者其誰乎至於悍兵懦將淫縱搶掠平日無一
紀一律足以制其下一旦激變以身殉之如鄧
玘張外加者又巳如此向猶逍遙觀望謂人之
欺也而今之欺
皇上者又誰乎卽此而言者之不欺亦可見矣
皇上罪一言官而言官之氣沮言官之氣沮而被言
者之膽愈肆將謂誤
朝廷無罪也卽有罪而莫敢言之者也乃
朝事日非誤封疆無罪也卽有罪而莫敢言之者
也而封疆日壞夫使
朝事巳非封疆巳壞而後言之亦何益哉故無論
言之者實有所聞實有所見侃侃乎其爲發姦
爲摘伏也卽令風聞之下論事失眞出言過戇
亦其急於救時之念而非敢以欺之一字悞
皇上也臣願

皇上虛心聽納槩
賜優容言而當卽宜轉圜以從卽言而不當亦
諒其心之無他而勿過爲譴責庶使欺
君悞
國之輩不知有清議猶知有自飭折奸萌而銷逆
志則言之所補救者豈渺小哉臣非身列台班
自爲言路地實以言路關天下之是非係
朝廷之得失故敢不避斧鉞冒昧上陳臣無任悚惕
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具

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前諭言官甚明如何以風聞失真耕卩如果能

盡職不欺朝廷自然聽納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臣張纘曾謹

題爲直糾庇貪濫舉大臣懇乞

聖明立賜處分以清銓政以端治源事當今寃氣四

溢民不安生

皇上軫念時艱焦勞宵旰減膳避殿下罪己之

詔嚴保舉之法罔非爲民請命耳臣以爲救亂之道

務求其本而救亂之本莫急於用人銓部者用

人之地也冢宰者尤用人之領袖也用一人而

當則地方受其安民生受其福用一人而不當

則貪殘不足以飭官方衰庸不足以清海宇封

疆

國事有受其敗壞決裂而不可收拾者乃吏部尚

書謝陞有可異焉方登萊撫臣陳應元以年老

去也陞竟以極貪極汙奄奄就木之勞永嘉推

矣臣始聞之而駭繼聞之而恐再四求之而有

不禁罔上行私欺

君負

國之惧者據陞云巡撫之官原屬贅員夫登萊何

地巡撫何官海寇之出沒島夷之窺伺乘風而揚帆者耽耽欲渡矣先年[illegible]之變正因督撫失宜釀成大亂當時不能殪此元兇立正藁街使之飽颺入海竄入彼巢爲憂方大而謂登萊爲無事之地巡撫爲贅疣之官乎卽云倭寇不能航海 賊亦不能航海乎且 賊何嘗一日忘登地也聞其在海上也造船製楫意欲何爲萬一寇以一騎犯我關門賊以水師抵我旅順旅順至津門一帆可渡耳若無巡撫握重兵

其間何以當其鋒而遏其衝乎雖然此猶其梓里也陞必能自爲計臣亦不必代爲之計但旣云贅員矣何不叩告之
皇上裁之削之可也明知其可已而仍用一齷齪不堪之人是以
皇上之督撫爲徇私之物也若明知其不可已而故用一齷齪不堪之人是以
皇上之封疆爲孤注之局也歟
皇上乎非歟
皇上乎悞封疆乎非悞封疆乎且云海外機密重情及告貪官汙吏皆巡撫之責則亦不可謂贅員矣而云推此巡撫不欲有才不欲英銳而但取老成試思今日之天下何處可以臥理何事可以袖手何人可以無爲而治豈今悞事之人皆以才故蒙禍而十年生聚十年敎訓反必得之昏庸無恥傀儡不靈之輩乎
皇上旦暮求賢破格用人正欲得一二精華果銳之士打起精神從頭整頓雖府州縣官亦令薦舉

眞才務收實用陞爲銓衡之長而悖謬至此安望其爲
皇上得人乎抑臣又有說焉巡撫一官職在糾核貪官汙吏然必已廉而後可以懲人之貪已潔而後可以責人之汙勞永嘉一守閩中一轄東省狼籍暮夜穢跡彰聞東撫之推久有物議長安之人疇不知之而陞獨不聞乎抑實聞之而別有所爲乎臣不能爲解也臣與永嘉從無半面與陞亦素重其生乎忽見此舉乖張失望不覺

憤然於大臣而敢于庇交徇私如此真有不能逭於斧鉞之誅者伏乞
聖明立賜處分臣無任悚惕待
命之至
十月十三日具
題十五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張纘曾不必瀆陳該部知道

附謝冢宰疏

吏部尚書謝陞謹
題為缺官事照得登萊巡撫陳應元奉有准致仕員缺速推才望堪任的來用之
旨合即照例會官推舉除科道官例不推舉外臣等合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公推得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勞永嘉山東按察司按察使李一鰲俱堪任前缺再照登萊臣鄉也巡撫之官原屬贅員初為熊廷弼恢復遼東設被陶朗先恃才妄作致地方雞犬不寧旣又為皮帥劉興治之變而設被孫元化帶領遼兵數千日與登人為難致禍　賊大亂是地方未受巡撫分毫之利而徒受巡撫無窮之害前車已見于此矣夫　之不能航海盡人而知之海上十羊無煩九牧又彈丸黑子之地那堪長袖之舞乎臣尚以為此一官又何可多生一事也舊撫陳應元儘與地方相安年亦不甚長但拘泥巡撫衙數每遇告期推狀即應元亦自言之矣其實登萊殘破之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巡撫

一官除海外機密重情及告貪官汙吏外其餘地方詞訟一槩不准可也即道府州縣等官有敢妄准詞訟該撫不以白簡從事亦為非體臣今推此巡撫不欲有才而欲有守不欲多事而欲省事不欲英銳而欲老成勞永嘉任萊州道每事妥練萊人至今稱之又任左布政有清淨寧一之譽可以坐鎮海邦矣臣與東人反覆商確如此伏乞
聖裁及查勞永嘉于

崇禎八年正月該戶部咨爲邊餉征解彼期等事

內議本官降俸一級洛在案相應照例帶俸新

聖明簡用一員恭候

命下照例請

敕行令欽遵到任管事遣下員缺另行推補奉

聖旨

浙江道御史臣張纘曾謹

題爲大臣欺罔支吾謹據疏糾參仰祈

聖斷事臣前具大臣庇貪濫舉一疏蓋爲吏部尚書謝陞推勞永嘉登撫而言也夫永嘉之年老人人知之諸臣亦已言之臣不必言登萊巡撫之推陞爲東人計亦東人自爲計臣亦不必言所最可異者一登撫也初以爲要地而欲重之繼以爲贅員而欲去之一勞永嘉也初以爲老成而欲任之繼又以不識爲何人而姑徇之合陞

前後之疏平心而覩其言語不一自相矛盾支吾轉換之情有不能逃

皇上之洞鑒者臣請得一一而条駁焉方陳應元之以年老被論也陞疏云疆圉多故控馭需才一切建威銷萌挈綱領以申彈壓者惟精明壯盛之撫臣是賴是明知撫茲土者之不可以悠游塞責也

明旨方謂時艱務須明作邊疆重任令其推才望堪任者以保疆圉而陞後疏則云不欲有才不取

英銳與前精明壯盛之言何其刺謬而煌煌
明旨亦甚弁髦視之矣又據陛前疏云登萊瀕海控
島爲東江扼吭之區後疏又云殘寇不能航海
以爲多此一官忽而指爲要害之地忽而指爲
無事之鄉不幾以
皇上之封疆爲兒戲耶其推永嘉疏云在東省每事
妥練有清靜寧一之譽及自辨掩飾又謂不識
永嘉爲何人夫既不識其人矣何以知其能坐
鎮海邦也其人之老壯年庚懵然莫辨而且謂

與東人反覆商確其難其愼其誰欺乎夫登萊
何等重地巡撫何等重臣而或老或不老一付
悠悠之口欲設欲不設一同泛泛之舟三疏俱
在
御前
皇上試取而覆閱之祇見其信口上下一味支飾乞
召陛問其先後何以異詞并
召永嘉觀其果否老壯則情僞立見說謊欺
君之明律恐不能爲陛貸也若陛之于永嘉也曾無
所主而爲此支吾轉換之言則智昏識暗何以
清人倫之藻鑑若陛之于永嘉也曾有所主而
爲此支吾轉換之言則背公行私何避
朝廷之斧鉞哉夫人臣比肩事
主自
君父而外更何可私之人而陛且曰臣爲其門生之
門生是將以大義責臣耶抑以情面望臣也雖
陛意中久懸此一段情緣而臣已謝之久矣使
臣念私情而緘嘿寔萬一欺

君悞
國事更有大于此者亦將任其顛倒而不言耶知
無不言此臣職也陛今憾臣必且百計陷臣然
從
皇上封疆起見卽身試不測之淵所甘心焉臣無任
悚惕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具
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有屢旨張纘曾不必瀆陳該部知
道

浙江道御史臣張纘曾謹
題為弭盜務清其源禦寇必扼其要敬循巡方職
掌振綱紀重官守督將領明功罪仰祈
聖鑒以靖封疆事臣以謭劣匪材荷蒙
皇上簡拔令奉
命巡按河南正臣矢心圖報時也日夕飲冰惴惴焉
思所以不負任使者惟是辦賊為急務而臣所
與地方官守共辦此賊者惟是察吏安民為要
著語云得一賢令當勝兵千人得一賢守當勝

兵萬人若得一賢監司便足當勝兵十萬矣臣
今雖未受事而竊聞中州寇氛充斥攻城掠邑
萬井無烟四郊流移民不聊生靡有孑遺矣又
去冬雨雪愆期麥種未佈嗷嗷餘黎不窮而思
逞必且挺而走險土寇在在見告賊黨之勢有
增無減如此而欲蕩平何日之有然而有本計
焉守令者無事則民之父母有事即民之師保
也若平日果能加意拊循饑寒者賑恤之流離
者安集之而又教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坐作進

退之方且爲之脩城鑿壕製器繕械練鄉勇嚴
保甲緝奸細事事有備人人奮勇則賊至可殺
賊攻可守𣫍茲狼奔豕突之衆何足慮哉臣一
入境即當與監司守令約其有全副精神實心
任事爲一方保障爲萬姓干城者臣不時奏
聞仰祈
皇上超擢加級以示鼓勵如或提之不靈策之不應
卯之生聚教訓而罔聞卯之井牧丘甸而罔聞
卯之小司徒小司馬之法而罔聞則有臣之白

簡在斷不敢爲此韮徇也至於村落之中豈無
豪傑如有智謀之士財力之家自聚其鄉之壯
勇而練成一旅或能保山寨或能斬賊首者亦
望
皇上開功名之路予之以虛銜令其督率什伍以自
表異待事平之後論功實授在
朝廷不費賞賚而人巳榮於華袞是亦鼓舞人心之
大機也雖然此可以守而未可以戰也若戰則
必責之督理責之將帥蓋兵不能殺賊將雖多

無用也將不能合力以擊賊而第分應以堵賊
兵雖多亦無用也近日關山歸德捷報日聞少
紓
宵旰亦見將士用命敢於殺賊之明效巳然賊號數
萬挫於此復突於彼安能一鼓盡殲今蕭碭之
間又告失事矣此不北渡山東南折鳳泗即西
走開歸在在可虞雖理臣提重兵躡其後然使
步步尾賊而無一師一旅遏其奔突之路則愈
驅愈下曷有底止爲今之計惟乞

敕督理三臣并秦楚淮豫諸撫合兵協勦度何處險
隘爲賊所必趨何口衝要爲賊所必犯預爲設
伏整搠以待令其進退失據腹背夾攻扼而殲
之可無噍類不然賊東亦東賊西亦西何時是
底定之期耶近聞楚寇復返宛南秦寇復出商
雒江北之寇復入開歸中州四面受敵一方之
力何以辦之督臣洪承疇原有總督之責若秦
寇一出即宜統師入豫共爲殄滅盡賊而止豈
得驅出潼關便爲了局哉臣按臣也官司之賢

否戰守之功罪皆得據實糾參毫不敢隱飾以
欺
皇上惟是功罪既明賞罰欲信蓋軍正法不嚴則無
以奪其貪生怖死之心而使之知畏賞功法不
行則無以作其同仇敵愾之氣而使之知勸我
皇上神明
天縱鼓舞激勵自有妙用臣惟執察吏安民之要爲弭
盜禦寇之本源以仰副
皇上之任使而已至地方情形難以遙度容臣入境

後諮訪確實另行入
告伏惟
聖鑒
崇禎九年二月初八日具
題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俱已有旨張縉彥着實圖弭盜安民
以脩職業不得但托條陳該部知道

河南巡按臣張縉彥謹
題爲驕賊盤踞拔猖官兵奮勇奏捷事四月十七
日據監軍分巡河南道戴東旻報左總兵塘報
稱三月十九日本鎮自大草勦賊後回兵嵩縣
會監軍道戴酌議盧氏縣被賊屯據亟須搜勦
以清寇氛奈山險路遙糧運不繼今宜多裹乾
糧疾馳間道搗其巢穴遂於本月念七日令本
鎮標下官兵弁潞陽營兵就嵩縣准備乾糧隨
身向盧氏進發跨越危磴行無人險阻之地者

三百餘里四月初二日兵抵小河村探知盧氏
縣近城三十里俱係流賊老營住在縣西二十
里外張麻村等處皆倚大山臨維河勢成重大
本鎮恐賊知兵到得以先遁即於本日初更時
分傳令遊擊都司中軍守備張應元等統領馬
步兵丁爲左翼潞陽營遊擊都司中軍守備朱
三才等統領馬步兵丁爲右翼本鎮親督坐營
都司李世興戎旂守備郭天祿撫臣隨征守備
梁世勳等統領兵丁從中路而進分佈既定星

夜疾趨出其不意初三日甫及黎明方近賊營賊見官兵馳渡雒河即發老營先遁大山裒集精騎斷後迎戰官兵奮勇或擊其前或衝其中或截其後斷賊爲三股賊窘迫無路我兵氣益壯勇躍爭先發矢如雨殺傷枕藉賊始抵敵不過披靡亂竄赴河逃命從張麻村殺起歷迎子岡上澗北王村寨等處踰峻嶺者七涉雒河者三自寅至申決戰三十餘陣追殺六十餘里賊俱逃向雒南去就陣查得本鎮標下斬級一

百十九顆潞陽營都司朱三才標下斬級七十三顆兩營共斬級一百九十二顆刼婦女八口並首級俱帶至永寧交署盧氏縣主簿田藂初驗收存貯救被攻黄家寨難民男婦千餘口獲得騾馬驢八十三頭長鎗二十七杆鐵盔甲三副大弓二十張長箭一千三百枝俱給賞獲功員役訖向使進兵少遲則盧氏幾無噍類矣是日收兵回至盧氏縣尚存破屋百餘間拆旗雖壞垣墻無恙但地方兵火相仍旱魃爲殃以人

食人廨宇庫獄盡屬煨燼賴有主簿張世泰招集殘黎據守山寨竭力捍禦一二孑遺恃以爲安特軍無見糧此輩從何覓食遂於初四日撤兵東回永寧以就糧匆初五日晚至長水探知混十萬等屯據張村峪等處不時圍攻永寧官兵連日饑疲人多顛仆何堪應敵本鎮勉力撫循激以義勇氣之所鼓人忘其餒整搠器仗爭先用命於初六日逆賊正攻張村寨官兵突至賊乘高馳驟兇焰甚熾官兵奮勇直前箭射刀

砍鎗砲齊發賊紛紛隨馬俱驚以爲此兵非從天降一何神速若是也賊各不相顧四散奔潰從西北大山逝去訖查得本鎮標下斬級十八顆活賊一名自來虎認供內有大嘯虎首級一顆潞陽營斬級五顆兩營共斬級二十三顆活賊一名當交永寧縣收驗存貯奪回騾馬驢十五匹弓五張箭一百餘枝刀三口俱給賞獲功員役訖緣士馬枵腹日久勢難窮追暫爾收兵王范鎮再圖進勦是役也裹數日之糧入萬山

之中既無應援又無餽運而忍饑迎戰梟其渠
魁使賊懾息而罔敢肆横者皆賴將士之捨命
相持也第此番征勦往四千里馬盡蹄穿伏櫪
悲鳴人皆踵决存亡呼吸卒能以困憊之餘逷
鴟張之寇勞苦實萬倍本鎮所為悚惕而愈不
敢遑息者也同日又據分守河南道陸文衡報
據都司馮調元等探得賊在永寧地方焦村馬
店屯扎有左兵十四日五鼓與賊打仗將賊趕
到高村哨馬一百五十餘匹往洪峪去訖左兵
起營往陝靈一路追勦等情到道理合塘報等
因到職臣看得混十萬掌世王等盤踞在盧靈
永陝界中眈眈思逞無日忘永靈一塊土也撫
臣陳必謙倡率左良玉朱三才二營同心夾擊
一戰于盧氏之張麻村再戰于永寧之張村寨
盧界萬山之中崎嶇險阻道臣戴東旻指授方
畧督率左鎮等由嵩縣間道裹糧深入奮勇窮
搜及糧盡枵腹猶能鼓勇頻挫賊鋒雖左良玉
前在靈寶以逗怯有議今番之用命若此其功

過似不相掩矣狡賊兩敗于靈永而各兵以糧
盡回營聞賊復攻靈寶嵩縣地方臣隨會同理
撫兩臣嚴檄各鎮鼓厲將士前赴堵勦為一鼓
掃蕩之計俟有捷音並前斬獲功級有無及輕
重傷亡官兵臣令該道嚴查核確另行具奏伏
乞
勅下兵部覆議施行
崇禎九年四月十九日　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河南巡按臣張續曾謹

題爲中州地方多事微臣脆病頻連醫藥無愈日甚一日仰乞

聖明允放生還以無悞地方事臣以駑駘弱質五載行人掌

聖天子首簡臺班初差巡視東城鋤強戢暴勘亂殺民以期無負厥職方懷圖報稱伏蒙

委以中州之役惟茲東土流氛未靖水旱頻仍大非昔比前奉

命按豫一疏業已仰達

宸聽告入境受事之始矣正思如何辦賊如何理餉饑荒就死之民如何生活流離載道之乞如何歸業鎮將之勇怯如何鼓勵官吏之臧否如何體察無不殫竭綿力次第舉行以報

知遇之恩以盡臣子之分乃職途中背發一瘡忍痛至虞城延醫洪一恒調治愈覺毒氣交攻日卧牀褥呻吟痛絕幾不可忍詢之太醫咸謂病勢甚危難以療治即勉事刀圭非兩三月不能起

職聞之不勝其驚怯戰慄也中原何地今臣何時而彼此耽悞乎鞠躬盡瘁臣子之誼死何足惜但職之病與他症不同一動勞即心火上炎毒氣內入呼吸關性命隨之故纖色事皆不能行是職多在地方一日則地方多受一日之悞也再四思維萬不容已不得不據實直告我

皇上之前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原無規避之情允放生還另選風力速催赴任俾地方重事不至耽閣使犬馬微軀

幸而生也固

皇恩再造之仁即不幸而死也得遂首丘之願益荷

洪慈於不朽矣

崇禎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具

題奉

聖旨張續曾正在巡方何得遽行引請是否眞病都察院堂上官查明速奏奏上旋奉

聖旨張續曾既係眞病准回籍調理差缺速催堪任的來用都察院知道

巡按河南條約 附

照得中州一片土昔稱沃壤今作荒郊蓋自流氛未殄村邑爲墟彼已經蹂躪者赤子半育於原野其未經殘破者窮簷久困於供輸凡爲民上目惻心傷若非加意拊循留心備禦殪彼虎兕集我鴻鴈使人有寧宇之慶家收保障之功何以上報

朝廷下謝黎庶今本院忝

命茲土所執者三尺法耳而禦寇安民惟守令是賴

受事之日共相告戒有能盡爾心殫爾力實實爲民父母真真爲

國干城本院即將奏

聞爲請優擢不然一有不稱便是溺職白簡有權斷不能曲貸也三章之約明列於左雖尋常職業在今日最爲急務本院法在必行毋視爲套語而忽諸

一懲墨黠

民之不安全繇官之不法官之不法莫甚於貪以濟私而酷以濟貪今日之中州民已窮矣吸吮何堪力已疲矣敲朴何忍在賢有司自愛其鼎必不忍毒百姓以肥家假鷹鸇以代噬而或有一二智昏於見利氣衰於戒得凡秤頭之賠扣添搭之明加出納不必令符飛灑半歸私橐借名科派藉口罰鍰甚至縱衙役之攫取而桑麻雞犬之不寧峻刑罰以明威而結網羅鉗之是快嗟此窮民既死於寇復死於吏不令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不止矣本院今與守令約

以懲貪戒暴爲第一義一有所犯糾劾隨之勿謂今日不言也

一懲玩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古人竪功立業之本况今時事孔棘百務交萃正吾輩拮据不遑之日雖手足並營宵旦兼作猶恐不給而可以悠悠從事乎今之所最急者無過城守乃城守之事非止一端而城守之備又非在一時如修城則增卑補闕務必堅完濬濠則鑿塹挑坑務必深

闕器械務須銛利更須鍊其用器械之人火藥
務須多積更須講其用火器之法嚴設保甲毋
徒托諸空言團練鄉勇毋祇充爲畫餅儲穀草
所以備凶荒亦以防城中食盡之變撫流離所
以安中澤亦以弭饑寒生盜之變凡此皆今日
喫緊着數何處可以疎虞何刻可容少懈在賢
有司自能打起精神從頭整頓本院巡行之日
先稽此項仍不時匹馬查點果能事事周詳件
件修舉設誠力行是真能吏有不然者鞭策不

靈廢弛僨事其能逭於法哉故今日治狀功是
功罪是罪賢是賢不肖是不肖一見瞭然更無
躲閃處本院之舉劾亦別無回互法峯各努力
共成祇定本院且藉手報
命矣
一懲蒙隱
事機無巨細期於核實情形無大小貴在通真
本院職在監察凡有功當舉有罪當劾皆矢公
矢慎必不敢狥一情憑一面以欺

皇上而本院之所據以入
告者惟是司道之開報也守令之申詳也鎮將之塘
揭也耳目豈盡該人轉達自有其體如或巧捷
者得虛聲樸誠者蒙下考簿書以虛文相應查
盤以故事了局乎反恐其出入訪舉任其腹心
拱薇習爲固然上下相爲蒙隱如法紀何所最
要者尤無如報功紀過之案或掩敗以爲功或
矜零級爲奇捷只圖眼下脫御豈知事後敗露
禍更有不可言者今後務要從實申報尤須刻

期飛遞即偶有失事不妨明言蓋情罪原有重
輕賞罰自有差別小過可原何難湔雪若一有
不實本院得之真見真聞或得之密訪密察即
當據實
上聞并以欺罔之罪罪之
國憲具在將爲誰隱乎非本院好爲綜核以激勸
所關欲與諸賢共圖實蹟仰副
皇上奠安中土之意云爾爲此仰司抄案呈堂仰便
刊刻通行所屬一體遵守仍呈理撫知會施行

侍御靜生張公遺集卷十二

錫山張績曾公緒甫著　男元箕元乘元誥元巽初編

孫日勗日曒日駿修輯

明浙江道監察御史靜生張公墓表

翰林院編修經筵展書官編纂六朝章奏年家侪

弟馬世奇撰

吾友靜生張公之以侍御顯也人知其受知異祇飭異而其論事之晰見幾之先救時之鉅有合賈長沙呂諫議田表聖爲一人者人或不得而盡知也公自爲大行即著風采一使齊再使楚所至却供帳屏餽遺蕭然兩竹簏宛然板橋茅店之况過同籍知交恐以流連累安邑而於官評物論土俗民情停辮咨諏又如有懷靡及者甲戌公報　命入都予且以省覲行矣見公感事憂時指摘多涉華要余微諷曰此若帷燈幄劍時也千鈞之弩乃爲鼷鼠發機哉公爲之莞然及是冬考選果有尼公者擬推南銓賴

聖明特鑒

御筆改北憲公益感奮誓瀝心膽圖報　主恩值淮泗寇警　朝議移應撫駐皖城又議駐瓜儀播揚築舍公謂瓜儀非應撫所部且江南人心喜動厭靜惡葉耽耽思隙萬一彈壓無人恐未受寇警之禍先受亂民之禍疏請應撫駐京口居中調度下可控瓜儀

上可應附京中可顧四郡而責操撫毖江防以斷流氛責地方修保障以安土著并責漕河諸臣葦淮口以通運道娓娓數百言俱　報可時四郡屬在震鄰而半壁晏如卒寧於止公一疏力也公念以言荷

上知愈慷慨極言無諱會擬鳳陽撫按失事律公謂推原禍本宜先治五省總督陳奇瑜縱寇之罪而銓樞用人之人亦不得悉然免於評論疏請發前後封事立賜處分以彰

乾斷

上下部奇瑜尋論如法公曰此所謂背上之毛腹下之毳也六翮之用不在焉乃因　明詔甄廢疏請廣之目前建言降謫及品望素著久伏林皋諸臣以錄其生且推之　先朝逆璫推殘未蒙贈謚諸臣以旌其死而豫爲逆案一二伏莽杜升陵之漸疏有云未

受貴德尊賢之報先開護奸從逆之機何以謝
先帝而慰
二祖
十宗之靈也讀者謂其指深於痛哭而當途尋有居
破甑以倖進者幸
聖怒有赫卒不可移然公實其殷帝之含光矣公見
言路屏息大臣耐彈輒憤見眉宇特疏糾羅定老疾
道臣以諷政府又美次輔吳公之去以諷其不去者
上惜股肱大體鐫公俸一級謝之房沆巷給諫抗章

中救不允適劉瀛洲給諫以糺大司馬外謫公疏乞
恕妄言之罪收用言之益謂
皇上罪一言官而言官之氣沮言官之氣沮而被言
者之膽愈肆將謂誤　朝廷誤封疆無罪即有罪莫
敢言而　朝事日非封疆日壞後雖言之何益哉疏
入優詔荅之時公直聲重天下方受事東城
上微何公治於五城獨最亦自喜特簡得人會登撫
推代者舉朝頗滋物議公再疏叅駁謂　賊造船集
揖何嘗須臾忘登而復以傀儡不靈者嘗之時冢宰

謝公爲公座師之師公曰臣子自君父外何人可私
吾聊附上殿相爭之義此闕舉所以報左雄也爭之
愈力登撫竟改推或且以許公之希文潞公之子方
擬公而公不及待矣公所轄東城勳貴之萃幾如汀
南南陽手勒二語於署官以不貪爲寶民以無事爲
福曰吾自矢一片氷心其撓我則惟有鐵面耳於是
下令如水如豨車戶禁香會緝妖徒猜豪占公不入
人赫號人亦無敢持赫號入者通州大滑雷起蛟故
京債帥其匿　欽產坳　欽贓以萬計所殺男婦以

廿計公具奏論戍立擒至戍所後公道出通潞其族
攀轅泣拜曰起蛟就縶之日猶手刃欲斃其幼子也
嗟乎霹靂手之爲德大矣亡何拜
命視皇城城內禁軍八千人半隸子虛其存者又半
隸中涓家二三尫羸出粉與從巡班役賻官所至必
先期知之東西鶩而應點點畢各鳥獸散以爲恒公
曰此輦轂損少府錢且百萬而委陸海爲漏卮乎於
是每十日必三簡驗徙步巡歷旬日間　禁禦改觀
中涓苦之微引季差傳舍爲諷公正色曰　朝廷何

官可傳舍耶吾整頓自 輦轂始隨拜
命視節愼庫未半月以望貿 簡按中州中州故跡
闕之餘時聞楚寇復返宛泰寇復出商雒江北寇復
入開歸四面之敵望中州爲壑公既受
命延訪中州之官于京師者與其曾官於中州者未
出都而寇在目中矣會將 陛辭陳巡方職掌振綱
紀重官守督將領明功罪疏其最切時者曰兵不能
殺賊將雖多無用也將不能合力以擊賊而第令分
應以堵賊兵雖多亦無用也賊東亦東賊西亦西步

步尾賊而無一師一旅能先賊者愈驅愈下何有底
止一時豫士大夫知公胸中勝算已定如獲長城已
入境受事疏陳守禦方略兼請發帑餉賦以甦全豫
尋約法三章諭司道共懲積習曰墨黠曰窳玩曰蒙
隱所條列情事委析似神禹貢金象物而鑄之鼎于
是百姓如獲更生曰吾今乃得不逢不若也而公則
益延見監司郡邑諮詢利弊坐必移時始退適鎭將
某以失律去其師憤甚具疏至氣不屬而後投筆蓋
其忠義激發有誓不與賊偕生者而公病不可爲矣

既彌留或請徹支巡方公費以資含殮公固持不可
論者謂死不易操示昔人暮夜之卻尤烈而二十日
天中與十餘日節愼庫氷蘖之譽並留千古嗟乎淸
白者亦何俟久而後見也公生平瘠不勝衣而論事
不避城社任事不避葛藟當發淸源別其家登陛慨
然曰吾 朝廷之身固非妻子所得私已抵東昌左
脇苦微腫家人請稍憩公勿顧叱馭而前至病劇猶
黽勉矢鞠躬盡瘁之誼使得少假歲時展其經營主
之以察吏安民輔之以信賞必罰勦則朝歌撫則渤

海必有得當以報者而一意許國賫志長往聞公歿
時星墜轟然有聲司李衛紫嵐力請遺命但引未報
上知爲恨嗟乎中營之隕英雄墮淚過河之呼風雨
晝暝古今事不如心又寧獨公也余綜公前後論之
爲御史僅及朞而知必言言必盡一歲二十四疏蔽
表聖一生五十三疏罔無愧韻頑所爭登撫事與論
江南北中州守禦諸便宜引端見委近長沙其指斥
逆案先見近呂謗至于長沙終老滌傳宣室名閒止
及鬼神而公受知

明主言見采納于揚清激濁多不聞不見之功呂海
袖中彈文卒不勝介甫公雖以言鐫俸然被言者隨
賜玦去公于兩公之遇何但勝之若表聖之遇眞宗
沒猶手其遺表愴然于天奪之速異矣乃公請告疏
甫上即奉
旨准回籍調理未有按臣引請遽得　溫綸如公者
上之念公亦何異宜御醫馳救將乎噫公于君臣之
際可以瞑矣公諱纘曾字公緒號九野其曾大父靜
思公以給諫言事　廷杖八十三折其挺隆慶初

詔起通政使司左叅議公改號靜生寓意繩武欲如
靜思公再生也公性稟忠孝七歲失怙讀書姉翁庠
彥周振南家歸省其母秦太孺人語及父涵宇公早
喪輒雨泣總角補博士員即餼于庠家固爽素悉取
十脡以贍母出赴文會雖丙夜歸必跪太孺人榻前
問安否秦太孺人于耄年即心喜公謂必以忠孝昌
吾門嗟乎知子者莫若母哉公雅不喜言門戶然向
往善類如屐風之趨北林方趨廢
詔下公首推同邑華鳳超曹履垣秦霞海王忠紉四

君子以申輿論已
詔舉賢良備郡邑守令遴公舉同邑貢士鄒君忠餘
忠餘故端文忠憲兩先生夙所許可公曰吾亦猶兩
先生之志也亡何許霞城給諫與吳門文諱震孟香
山何諱吾騶兩相國相繼罷歸公慨然曰碩果食矣
怦怦胸臆卒以成疾公非附名高者滋蘭樹蕙不能
無感于申椒之不芳嗟乎誰謂公亦遽萎絕而自傷
也公半載東城民沕石紀去思中州以二十日巡方
而父老列炬焚香如奪所天及門秦子韜聞公訃偕

公諸子重趼扶服比于心喪當事采月旦撤祀公鄉
賢入祠之日冠裳鱗集不下千人道旁觀者爲之鼓
舞嗟乎公至德動人如此眞不愧名御史矣公諸子
皆能讀父書風采如其父將來紫泥綠字公亦當不
止以侍御顯吾爲表之使述盛事者有所考據又不
但公一人之家乘矣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府縣兩學廩增附生員周
篤祜侯之源秦德滋劉明翔劉蒽滋趙玄祉等
呈爲臣品洵稱國寶賢聲允合鄉評援例乞恩
即批崇祀以光鉅典事竊惟賢行非一端不外
乎孝子忠臣之大節輿論久而定必出於
朝廷鄉黨之公心故彰瘅爲厲世之權而表揚實從
先之志本縣已故鄉官浙江道監察御史張緒
曾學有淵源志逾光大祖爲名諫在

國史已高杖
闕之忠孫佩
明綸荷
主知特注柏臺之眷雖試蹟越惟半載而建明迄乎
萬言跡其敷陳慷慨之素心罔非國是民瘼之
至計激揚風教則疏黜闒幽之燈霽
聖顏而樂
賜環籌畫時艱則用人聽言之章砭膏肓而投藥石
發人未發稱補袞之仲山言所不言庶朝陽之
善感乃其識周智遠胸藏小范老數萬之兵旒
殲排奸筆灑富鄭公一家之哭爰相大勢劉奏
颺言爲桑梓則策應撫從中調度而四郡之内
變以弭爲天下則留登撫控制上游而青海之
外籓申趍讀才庸衷愎之疏首輔寬播誣欺
君悞
國之言天卿落膽是惟剛大浩然之正氣故使貪
殘喋嘿而無何獄獄乎西府林子方之射彈帯
帯焉東城鏤名伯之葛拜擷吞舟之漏滑魍魅

晝除濡頳尾之餘黎逸勞均節司筦庫則乾沒
弊淸而惠通商賈紂禁旅則疲癃畢汰而色壯
狖猻
天子曰能命駐骢於淵維豫民有幸望甘雨於霜臺
何意二豎爲殃三尸肆虐猶恐以疾故重地方
之累棄不參苓不敢以瀕危忘
簡在之恩囊留諫草胆明之畏而廉之畏屬吏之思
吟諭於考妣匪令之行而愛之行部民之呼籲
無間叟童苟非鞠躬盡瘁之純忠何以淪肌浹

髓而翕應若乃失怙幼齡哀九我之罔極侍婺

色養偕三昆以孔懷爲諸生手擘稅瑶人欽鐵

面驰四牡務先採訪𡍼重皇華斯䇾

社稷干城允矣

朝廷柱石倏騎箕尾在軒之評舌猶淹淯貽子孫壁

立之家風似洗邑先賢當有把臂入林之願諸

後學能無持忠下地之悲是用臚陳直節幽發

孤貞伏乞

大宗師老大人主持名教批祀鄉賢查本邑高顧

兩先達巳遇前院殊恩近日錢管兩先生復荷

天臺曠典皆不煩查覆而入例有可推惟速符

輿論而行感非眘等使本庠生受特知於

明主死邀破格於天𡫂忠節大明先賢共戴爲此通

學連名具呈須至呈者

崇禎十年正月十五日具

學院倪 批仰府查報

常州府爲臣品洵稱國寶賢聲允合鄉評等事

蒙

欽差督學御史倪 批無錫縣府縣兩學庠增

附生員周篤祜等呈詞前事係公舉故官張纘

曾崇祀鄉賢緣繇蒙批仰府查報蒙此擬合就

行爲此仰無錫縣官吏文到卽查該縣巳故張

宦居官居鄉事實應否崇祀鄉賢果否輿論相

孚速速查明具繇取結申府以憑轉申

院道毋得遲悞須至票者

崇禎十年正月十八日

直隸常州府無錫儒學廩增附生員倪允迨華

向日楊允植等今于與執結爲公舉臣品洵稱

國寶賢聲允合鄉評援例乞恩卽批崇祀以光

鉅典事除遵依從公勘結得巳故鄉宦浙江道

監察御史張纘曾天賦樸誠性全忠孝傷心陟

岵甫當齠齔之年稟敎斷機不染裘梨之習爲

同胞者四而躬先推讓人稱吳季之賢入覗謄

者三而色著婉愉家有周文之樂欲成名以慰

母愈肆力於垂帷文成而紙貴長安蔾焰而光

揺太乙甫登雁塔旋拜騂征稔知郵遞之艱力減繁供之額一蔬一菜宛如寒士苜蓿齋頭矢蘖矢氷何討客褒蕭條徹底章天磐堅久徹
宸聰耀日絲綸特遴柱史感
聖明破格之恩眷誓欲捐軀念乃租拜
杕之遺風力圖接武一言碎悲城之膽金貂斂手避驄馬之前來三尺裁漏網之奸關節灰心擬龍圖之再肉所以京城士女至今留謳頌之聲而北地簪紳相對切高山之仰也至于載
璽書而澁維爲日月者幾何乃其定力屹然登若淵淵之境淸風凜若豫寒狐鼠之心布令數百條每事必俯求民莫擬疏四五草爲言必痛切時艱所最難者病已膏肓矣而不欲以藥物擾民寧受呻吟之苦所更難者氣餘呼吸耳而不欲以牌批提豨長留淸白之風囑四子若志讀書此外不旁及一字擬再生藎忠報國其餘不輕發一言斯非所謂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者歟此其忠孝之大端灼然日月而同炳若夫平生獨立不肯依人上殿相爭不失和氣正直而兼忠厚可息南北部之分嵩侃侃而剤誾誾堪方上下言之中節斯又其畢羅之衆美罔閒于人言者也置之先賢之列夫何忝焉薦以明德之馨斯允協矣允超等不致扶同執結所結是實須至結者

崇禎十年正月十九日具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新安鄉三十都十三啚里排隣佑吳彥學過徐忠等今于與執結爲公舉臣品洵稱國寶賢聲允合鄉評援例乞恩俯批崇祀以光鉅典事遵奉帖文從公結得已故鄉宦浙江道監察御史張纘曾至性天生忠肝世授髫齡而失怙竭孝養於慈幃館穀以承懽不分勞於同氣養生送死在寒士倍極艱難犯佞擊奸爲諸生具有氣節甫登雁塔筮仕皇華五載馳驅力裁供應兩銜
綸綍謝絕餽儀迨考成而

特簡臺班囯爲臣子遭逢之異數因遇事而抗陳歷
疏僥有祖宗杖
闕之遺風指憑城之孽而正色凜然發漏網之愬而
風裁烈矣不依門戶正人樂得爲朋不狥請託
小民咸懷其德一年試職而封事十九上言言
經
國之謨半月巡方而布令數百條事事求民之莫
先聲山嶽爲搖矢志氷霜同潔病危需藥參苓
不取諸地方疾革屬書隻字不言其家事清風

兩袖正氣九霄芬芳遺厥後人堪媲關西夫子
烈勲昭於汗簡庶乎江表偉人凡在維桑知之
真故信之確屬當湍露死勤事亦法施民從祀
澤宮實光大典彥學等不致扶同執結所結是
實須至結者
崇禎十年正月十九日具
無錫縣儒學署教諭事寸　批叅看得本縣鄉
宦張　性惟孝友世篤忠貞纂弼高文正之風

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已任琴鶴遺清獻之範昔
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四牡騑騑不費縣官供
億匪躬蹇蹇特勁
明主簡求試職烏臺言事類子方之鯁直發奸當道
投覈似張綱之埋輪綢繆
國計萬全忠諫家傳並烈不傷鯀務不畏強禦茂
績丕著於東城吏畏其明民畏其廉先聲已訖
於豫境奋爾箕騎星須河中蕭然壁立風清柱
下卓矣前賢羽翼屹然後學斗山擬光俎豆於

千秋用報名賢於一日
崇禎十年正月十九日
常州府通判署無錫縣事張　批叅看得本宦
張　性篤天彝英蜚帝學忠膽比光朝日直聲
接步夕郎賦王事之賢勞淆風雨地拜
君恩之特授氣凜三冬能言天下所難言老泉氣識
獨到古人之未到小范精神東城之驄馬行行
中土之車輪蹇蹇此真國士之公忠上歷聽納

天庭之執法下矢澄淸者也至若菽水歡承孟
母箪瓢樂共回貧璀飾修名自初懋著於芹序
精言輿畧至今滿積於縹緗鄉邦之須旣合諸
宸鑒而符俎豆之儀應得此名賢爲重
崇禎十年正月二十日
常州府知府陳 批叅看得本官張 永心在
玉峻骨凌霄豈弟洽於庭闈克孝克友英能騰
於

葬毅矢愼矢淸爲天下而諍轄登萊破除情面黨
同之客氣籌桑梓而議防京口輯安
畱都上下之人心系坂與日月爭光
聖朝開君子之泰豸冠觸狐狸匿影捘冡惕見晛之
消事事務希眞聖眞賢在在不愧爲臣爲子身
歸天上手猶持懲貪蕩寇之彈文氣壯
本朝棺不葢睊玉含珠之斧羨卓矣楊關西之淸白
遐哉唐諫院之剛方生旣爲一代之宗工歿可
荅千秋之俎豆

崇禎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學院倪 批常鎮道覆確報
整飭蘇松兵備兼管常鎮兵糧道右叅議馮
叅看得本官張 貞心礪俗正氣匡時悵阽岵
於髫年潔餐以奉母歌在原于中歲館穀以友
兄文追濂洛之遺行著淵騫之列馳驅華臘入
贍使星之獨明蕣落柏臺共推法曜之倍朗而
折牧伯之管窺式序心寒手批時宰之張機

負扆色動每覩其抑邪扶正之疏共足爲尊
主隆人之資嗟彼中州劇當外患
帝乃屬之以代
狩天遽奪之以修文一棺戢身居然寒素之故篋隻
輪埋土剩畱淸白之高踪夫且一日而已千秋
可無五祖以風有世旣經府縣查確前來相應
轉請伏乞俯詳施行
崇禎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學院倪 批候新院行

整飭常鎮兵糧道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商　爲臣
品洵稱國寶賢聲允合鄉評等事蒙
欽差督學御史倪　批據常州府呈詳無錫縣故宦
張纘曾崇祀鄉賢緣繇蒙批常鎮道覆確報隨
經復行查勘明白該前任帶道馮叅議覆勘具
詳前院蒙批候新院行各緣繇在案今該本道
涖任覆看得本宦持躬清介賦性剛方髫齡悲
失怙廢詠蓼莪竭力事慈榦惟承菽水筮仕皇

華秩遷柱史一疏用人
聖主霽賜環之色兩糾牧伯臺端寒白簡之心抗語
首揆計擒大憝正氣見於草奏直節矢於遐方
王事賢勞身圖不恤積羨在帑弗支惟求裕
國病危藥石不取誠恐擾民可謂清白傳家忠孝
並懋者也蓋棺論定已久入祠崇祀允宜合候
詳示行府轉行該縣置主擇吉送入賢祠春秋
一體崇祀爲此具繇申請伏乞炤詳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欽差提督學政巡按直隷蘇松等處監察御史亓
批本宦品行凝霜忠貞貫日靡家靡室績著皇
華爲
國爲
君香焚諫草旣宣勞於
華轂乃盡瘁於中州抗志繩先氣節無慙世德潔
身報
主爾畱不及家私屋漏不欺鞠躬匪懈純臣之誼君

子其人允協輿情宜允俎豆准製主擇吉送入
賢祠崇祀繳
崇禎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常州府志本傳

張纘曾字公緒無錫人選曾孫崇禎進士擢南考功帝親改爲御史一載試職上章十九巡視東城不畏強禦疏糾時相者直聲巡按河南以勞卒

無錫縣志本傳

張纘曾字公緒選曾孫也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兩奉使命擢南考功帝親改爲御史一載試職上章十九巡視東城不畏強禦疏糾時相者直聲授浙江道巡按河南卒于官

跋

吾始祖止齋公以布衣而首倡從王生活全城其功德載在錫山誌考長子等官至尚書次子策之孫諱謖以明經而舉賢良爲東粤高州別駕廉能頗著然後先爲

天子近臣而以直聲垂青史者無如高王父給諫靜思公暨吾父侍御靜生公焉給諫始爲蕭山令甫三載以卓茂第一擢黄門吾父筮仕大行咏皇華而以天下自任衆

宸鑒改南銓而授北憲合而衡之兩公之知遇同其爲朝廷之耳目同其折檻埋輪補天浴日之忠愛亦無不同所惜者給諫公以三月披垣批鱗而廷杖謫歸侍御公以十六月豸繡甫巡方而赴召玉樓前後如優曇花偶一現耳使天假之年得久耳目之寄固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補袞之益豈出長沙獻可下哉雖然鳳不常鳴軼不常指而激濁揚清之氣骨世不常容兩公亦以一日而千秋自命耳其歷言路之久暫豈顧問與　裔孫承宋

學深懼匏落弗類以遏佚前人光謹蒐梓全疏并
及一二德政佚　當代君子考而擇焉且俾賢子
孫起而思繩武者乎亦祈吾祖父之靈啟佑之矣
順治十七年六月　　穀旦四世孫裘百拜謹跋

書疏藁後

元諭爲孺子時見先侍御方困於諸生旁手一書不
置居則端拜維誦行則襆被自隨昕夕展對如無郎
之視簡山公之奉書序士子之守兎園册者私心以
爲必今時制舉家業及前視之則高大父故所遺諫
草也嘗抗慨言他日身不徒巳所繇以致君與繩祖
者當不出是編泊列臺班連上封事歲十有九以扃
門賢奸獻替可否爲巳任直聲震天下與黃門公實
後先相望人謂世有忠諫云嘉靖間高大父靜思公

起家蕭山令廉明仁恕人不忍欺邑富人有殺人者
知公不可以暮夜動疾馳數千金於封君所求一言
緩其獄其慫家亦豪有耳目微偵知之抱牘號於庭
曰大讐罔復矣知公固執法有如以太公教來天下
顧安得有抗父之法乎公笑曰誠有是然汝勿慮也
幸爲淸白吏父必不以枕法賕相累出家函示之果
祈郤金者也民大感泣皒額去卒論如律其卿士大
夫所頌二十四異政此其一也俞入計推治行第一
留擢掖垣寸三月以爭事觸

世廟怒拜杖　闕下挺折者三謫棄里居四十年物
望歸重
穆宗皇帝初御極用薦起遍致司參議不赴卒先侍
御忠孝天植起於孤生甫釋褐即搦公危節請易名
之典於朝因更所自號謂當如靜思公復生也始謁
選授大行累奉　詔使受命飲氷清勤茂著膺聖朝
特簡親註銀臺益感奮思竭報稱遇事不為模稜當
言無所鯁避憤政府之非人慮疆圉之多故抗章連
劾上殿相爭凡所論列皆他人薄喉賁吻噤不以言

後　二

者也當是時宵小竊枋糺彈不動一二正人君子犯
其機牙輒聯翩引去在事者不得不涂洪泂忍其為
浮湛先侍御獨以孤忠深衙　上知始終與之相拄
逮廵方命下而病已莫支然　陛辭一疏猶志在盪
寇擊賊安全豫以安天下受事甫二十餘日斥貪墨
懲窳玩剔蠹隱約束吏民有冷而寒饑之月適流氛
大熾鎮將以失律去師憤甚其奏至氣不屬而後投
筆于裴遺言擬類宗澤長吁過河所謂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者也事之可泐獨古人已乎嗟予年極中身

歿不竟志未獲如高大父之猶及優游耆艾位躋林
泉而國事岌岌攢眉折肱憂深疢疾亦大異於嘉隆
所遭惟是行光日月心照汗青批龍鱗而得全履虎
尾而不咥君恩臣節並足千載矣聞高大父論文章
獨取三人曰賈大傅曰陸忠宣曰蘇文忠以謂剴切
詳盡徹卷皆真實經濟之言而先侍御好錄本朝奏
議一日及鄒忠介論江陵起復楊忠愍列分宜二十
四罪嚬呻嘆噫淚下漬紙因書其尾曰但日誦此等
文則浩然之氣自生亦集義之方也觀高大父與先

後　三

侍御論文之旨則知其所以為言者矣今封章具在
觀者可自得之當有聞風而興起者况為之子若孫
者乎記曰先人有美而不知是不明知而不能傳是
不仁碩若此之大節讜論自應備列史館叅攷文獻
徵於前而信於後元前不類詎足以知且傳之耶於
仲兄　隶之竣是刻也有不勝其怵惶哀慕而驚惕
者焉謹誌其概於簡末如此

四世孫元前沐浴百拜撰

高祖忠諫公曁從父侍御公合集書後

粵稽世濟厥美伊呂有光嗣守爲難荀陳滋歎甚矣先之足以裕後而後之不盡法先也唐右拾遺魏謩鄭公之孫也能累諫轉起居舍人文宗問之曰卿家有舊書詔否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存上命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朕意此甘棠之義非笏而已循是以思凡謦欬手澤卽祖武攸存況高文典冊副在史宬播於文獻者乎余家遠有世緒忠孝迭傳難以更僕嘉靖中我 高大父靜思公由進士

令蕭山舉卓異擢戶垣値 世廟不親時祭疏諫忤旨拜杖闕下梃折者三猶大呼曰臣死不足惜爲朝廷典禮惜耳 世宗聞之而動容是夜不入大內繞殿乘御製祭祀說以自解立刊板頒示廷臣公免冠罷歸直聲震天下及 穆廟登極奉遺詔起通叅公已耄堅辭不出僅拜覃恩進階大夫其疏稿藏在永陵編年錄及泳化類編中朝野傳頌之側聞當年吾邑若楊太常東涯公黃太僕斗南公顧憲副洞陽公先後皆以諫顯與我大父俱始受杖讁終沐褒榮好事者繪像謂之錫谷四諫云後惟弘農不振而黃顧子孫科第代興亦未有踐祖位者獨至崇禎初我從父靜生公以大行考選吏部而欽點爲柱史非月間疏十九上如劾奸輔叅逆案請起廢卹忠諸疏侃侃諤諤如徵之有聲庶幾補前人未竟之業旣而奉差代巡豫省約法澄淸竟以禦寇盡瘁死事封疆雖不獲究其生平然覽其遺疏亦足與靜思公後先爭烈矣先是順治辛丑諸兄弟有兩朝奏議之刻時小子履吉作宰粵中僭題末簡閱今忽忽三十餘年矣

原板已漶漫甲戌秋從弟時聆輩復搜詩文原集合公移事蹟重授之梓分名別部共得十二卷讀之如河陽軍壁壘旗幟一新余方杜門謝客編次之下泫然重有慨焉余以葑菲庸材巖疆報最前後持節者四荷

聖天子特簡臺班其遭遇亦畧與從父相似乃緣抱恙未痊席未煖而蒙 恩予歸衆先贈公夙昔庭訓惓念建明者未能表見一二今捧誦家編祇有若范蕃之執舊硯薛元龜之對磐石涕泣而已然則步武之

參差端在人抑或在天其有不可知者耶書此以志
予愧且以勗後之人
康熙甲戌重陽後二日四世孫履吉百拜謹識

忠孝堂合集小敘

今夫博稽往行不若約守先猷遠採前言何如近循家訓禮曰父殁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殁而不忍飲母之杯棬口澤存焉耳言父母則若祖若曾若高可知所謂不忍者正言子若孫之心於斯勃然發油然思必不能自已非謂棄置弗復陳也余家先代文獻造傳曰義曰仁曰忠曰孝悉載史乘當嘉靖朝余高祖道叅公以忠諫顯及崇禎中伯父侍御公又以死事稱向有兩朝奏議之刻云賢哉是祖是孫弗可及也已小子元昇忝祿無似猶憶先子青芝公偕伯父上征公交勵寒窗者垂三十年每以表章先集為已任而皆賫志不果乃伯父兩登乙榜後以子侍御容菴兄貴兩沐貤封可以無憾而元昇株守一經注銓州貳恭遇
天子東巡特恩得榮逮考妣顧私心竊愧之更念先子夙志闕如何以續補一二會年來奏議原版漫滅遂請于容菴兄取道叅公全集及侍御公

疏集共討論而編次之閱期年而忠孝堂合集
告成謂非冥冥中有默牖其衷而陰騭之者耶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是誠予諸父與余先子承先啓後之志也
或曰古之人先修其身及其文詞可以教家亦
可以教國自有此編必將使讀者感發其勃然
油然之心在閨內爲先猷爲家訓者在天下即
爲往行爲前言不止稱一家之書也余則何敢
遽謂然尚冀當世知言君子出而論定之
康熙歲次甲戌長至後五日元昇百拜敬跋

書後

甲戌冬抄濟之六世祖忠諫公暨曾大父侍御公合
集刻成曰合集者前此未嘗合也前此雖合而不盡
合也先是嘉靖十一年蕭山紹翀翁公月政蹟志一
書其板即藏蕭邑歲久莫考萬曆庚戌曾大父輯忠
諫遺稿六卷板又漶漫要皆忠諫公集未嘗合也至
順治辛丑伯祖昆仲有兩朝奏疏之刻而集始合矣
猶有未盡合者焉今年夏濟之讀書於時晤叔祖齋
每當篝燈坐月陪侍盤桓談及二祖之德嘆羨不置
濟之因搜忠諫公詩文原集合公移事蹟編爲十卷
而以曾大父奏疏約法附于後共一十二卷予錄成
帙叔祖見而喜曰此誠可以光前而裕後矣遂出橐
梨之資授之梓人命濟之董其事越半載而告竣焉
濟之才質謭劣碌碌無所長不能出一言以道揚烈
祖而校讐之責則不敢辭云

仍孫濟之百拜謹識

張靜思文集十卷附錄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選撰選字舜舉無錫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蕭山知縣擢戶科給事中會太廟祫祭世宗遣勳臣代行禮選抗疏力諫廷杖削籍隆慶初復原官終於通政司參議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乃其曾孫纘曾所編凡文九卷詩一卷其末二卷則附錄居官政績及碑銘小傳也

汶濱蔡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二卷

〔明〕蔡鏜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蔡含靈刻本（卷一卷二配清光緒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汶濱集十卷附錄二卷》提要

汶濱蔡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五言律詩

卷之九

七言絶句

卷之十

七言古風

右汝濱蔡先生文集目錄原本十二卷門生李登雲附錄河汭諸子所編前十卷爲先生自撰文後二卷則附錄贈言也夏侯子鐵訪求遺書編附悅祇得原刻本一部紙頗殘缺附錄卷脫佚尤多遂相與商搉錄其十卷付諸梓庶先生遺文精義以流傳於世不獨吾之人士諷誦□□□□□仲春後學元和王炳□謹識

汝濱蔡先生文集序

孔子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知文雖代變實以人六經刪述之後中道秦火老佛之禍詞章記誦之習文幾息矣宋儒闡明道學尊信聖經表章義理一時人文炳炳烺烺乎三代之隆矣及紫陽朱文公集厥大成而濂洛關閩大儒之精微世謂道全而考亭諸賢惟文公之著作最多最精雅前是而文者不足窺其堂奧矣近世號爲文者然談道德者鮮實行操觚辭者多文言去聖賢之道究竟皆非大文以載道不式其道而徒事虛車之飾何以文爲識道者益深憂之我明自敬軒薛公以理學倡一言一行皆聖賢之程今其遺集若讀書錄學者誦習而服行之咸足以立身致主居鄉善俗談道德者形

能外焉顧乃有飾虛車若時輩者可怪也我師汝濱蔡先生晉人也舉嘉靖己丑進士官行人擢侍御史以言事忤□□再遷先生泊如也蓋其爲學子時一志聖賢之學始事恒山張先生繼事兌洛韓先生甘泉湛先生日以講明義理爲業迨老弗倦遡厥本源則近自敬軒以求紫陽之奧而上尋孔子之正傳者也故其家食時已篤周親卹困之誼仕則忠言批鱗觸邪若家期不負君及放而歸乃修發序賢學田表先哲教後進爲之束修延師衣食而館舍之邑俗用敦傍郡師謝期不負所學顧性不喜爲文間以其學作爲格訓或一時紀事敘述若吟詠性情諸篇章學者得之我爲遴錄余□訪取集之類爲十卷其言道德性命之微天理民彝之懿著矣余自甲午鄉舉受知先

生閩教獨久思傳其言乃與同門通政李子仲西戶部李子仲淵大理陸子道函禮部尹子耕夫較正成帙附以贈言二卷通爲十二卷刻置汶濱書院由及門之士至聞知而私淑者俾得以誦說焉先生之道在是矣故謂文以人存不其然乎刻成敬爲之序因以請教於先生云

嘉靖歲在癸亥仲秋既望日賜進士第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升二品服色食從一品俸鈞陽門生李登雲謹

汶濱蔡先生文集序

古之君子進則讜對鵷寅正色朝端而紀綱明於上退則振瑜懷珍以教其邑之子弟而風俗淳於下此臣子之偉節人倫之師表也夫豈可與拘文牽俗沾沾自足者道哉適余觀於世則有可議者士方其挾篋藏修殫精畢慮以雕繪其文章砥礪其名節何嘗不翩翩稱異瞻顧古豪傑哉至出而用世往往返步易轍改錯繩墨媕阿附時大異所學爲世嫺笑其有者然表困者偃蹇而形容於時跧伏雲林適又遺世引以自高奚暇紬繹爲業而啟迪後學也嗟乎出處之際難明哉非出處之難也士不素厲而識之不遠也若我汶濱蔡先生豈非高出近世而爲古之所尚者哉先生甯晉人也自少有才名講性命之學起家進士爲行人擢御史出按兩淮河南風裁稜稜其糾列大僚忤旨罷歸再起再罷遂搆書院汶水之濱以會四方之來學者日與二三子遊息其間講孝弟忠信之行弘獎名教扶掖後進一時青衿之子振衣而承響者猶百川之宗巨海鱗介之附神龍也且又捐資賑卹修飭宮廷射圃立贍田之規表名賢之墓而鄉人翕然稱爲山是觀之先生出處大節合於古人之軌矣近世可多得哉余自甲午鄉試受知先生誓省修治以來夙夜皇皇恐違宗旨近同年李方村諸公相與裒集其文謀之梓以傳余得而論之曰記有之忠文之質也智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四德根於心而出之則爲文有德必有言也先生平生大節抗志彈白之淵忠肥遯縱修之淵科鵰親偷

矧之謂仁表賢興學之謂義具茲四美而又文之以詞章可謂
有德有言君子矣余有四方之役雖不得與二三子日遊其門
叩而請益今讀是集恍然似有以識其大者因以敘於二三子
表文言欽懿德庶古道可復若徒以文觀豈先生志哉豈先生
志哉
嘉靖乙丑清明日山西左布政使前翰林院庶吉士提督湖廣
四川學政洛陽門生吳三樂頓首撰

御史蔡公傳　　[illegible] 胡直

公自幼聰慧父封君教之讀儒書九歲解文義從某縣李發授
[illegible]經書子史十五歲父卒哀毀成疾三載始愈母教之益嚴每
見與閒人遊必怒責不食公遂彌力為學志期大成一日鄉莊
有母見威逼人命當出贖者家貧父逼令自盡公出麥三十石
以代其贖其人得不死繼有鄉人十三名被誣為盜官司欲致
之辟母命救之公爲白之縣尹得釋邑中之諸家皆稱公出貲
買置會集同志者講讀文風自是始變母命從晉州張恒山先
生學先生器之登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從韓苑洛湛甘泉二先
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辭時講學者共推爲
會長出使大同代王及督總餽遺皆卻不受回京上疏言邊備

御虜數事繼出使廣東留數月與倫氏昆仲講論不怠深慨陳
白沙先生有道後人困阨爲置祭田六頃輕旋士大夫類有詩
文送之及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發勢家奸
惡十餘事禁約三院樂人與夏宗伯往復辯論不屈擒獲大盜
都城盜賊散走繼差巡視皇城四門修理九門內首請專查盤
內府庫錢糧奏太常卿陳道瀛朱太監役賒奸弊光祿寺侈費
及山西廠官破之弊兵部毛尚書以候決總兵十人相議公答
云眾罪不敵難坐以死罪毛甚稱服十人由是俱得宥免差南
直隸刷卷發鎮守太監王德留守王桓鳳陽曹知府侵盜夙弊
帶管鹽政放均平上疏鹽法利弊請復飛輓之法以實邊儲
督復杭州府宋岳飛後人岳清西湖祭田三頃並請本處縣郡

御史衛公祭田三頃甲午歲巡按河南首懲勢要豪強及新鄭張皇親等占民產等事禁約宗室趙府將軍變樂鎮等虜私店奉勅鈐束鄭府盧江王參奏唐府宗室宇崇及周府將軍數人不法事皆發高牆禁錮發儀賓武來光豪惡復佃戶任世進等田業並究枉得釋共平反八府究獄二千餘事行文修理各府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七處取學行生儒延名儒教之修南陽諸葛武侯祠固始忠節許逵祠墓表揚河內侍郎何瑭立生祠修復南陽汝甯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縣水田二萬頃表揚杞縣史烈女等節義十餘事是歲臨鄉試時稱得人築睢州甯陵護水堤百餘里修築銅瓦廂趙皮寨黃河堤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甯陵縣城不為河水衝決改移新孟津

縣新勅疏濬運河工完勅賜金幣發獎捕獲尉氏及裕州反賊高寵等拏問大豪猾永城蔣輔稱淮盧氏杜田殺人所犯二十事河北沙鹼地坐以開荒寬減田糧十餘萬石裁減驛遞改米十餘萬石是歲旱蝗行捕蝗之法查理各府州縣庫銀十餘萬各省糧船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去處解請出時搭進奏夷人竊亦為倫刺與安撫大將牙木蘭者僭通番陷害國轉查發首相姿父宗斷事貪婪及首相之婿俊綱之陰謀與幼鎮平王世子門削王令撥剛二口令長史來謝而後命幼奏貪諸官及考察罷黜二百餘人回京因論事下獄復因劾幼注史部革職為民兩京內官在外撫按劾疏三十疏吏部許俗出三人仁不可明之所得渭鉉起用時丁外艱三歲不應[illegible]

入京改河南道考察內外官及勘本發刑科及山西道侵盜之弊吏部以年資職升京堂公辭之復因事下錦衣獄與楊爵劉魁同時被繫復為權奸中傷革職為民後此兩京堂官及科道撫按薦二十餘疏吏兵二部上本七次事在不候錄及備遺奏議公位雖不崇居官不久其立朝敷歷經濟表表在人耳目自此家居一意教授生徒本縣及鄰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洨水之陽置贍田三十頃以給生徒及合族昏喪祠堂墓時祭之需郡守為建洨濱書院石坊提學于御史建正誼明道教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羅公建有道之士石坊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者儒石坊中丞李公建府朝耆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道公修坊之資歷置田數十頃勸力耕耨收穫

日漸饒裕遂將祖產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族有不足者量為備田產收養孤貧為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所者亦量給田並賙恤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為修建文廟儒學以除道泒之典置儒學贍田三十頃以助貧生婚喪邑郭外設小學三處贍田六頃延生儒以教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偕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學中拜聖諭教之為善自尺壽鄉去城市遠俗俗獷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為小學割田二頃延生儒教子弟舉行鄉約規格與三學同修義濟院一所置義濟田四頃令孤老每名口收養貧兒一人給貧兒田三頃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葬地者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頃各令族人生衛共祀巡按楊御史表公之德為建生祠以崇報

公上書懇留因以撫按及提學巡關巡鹽管屯道公兵備陳公
所遺修建之資建望齋書舍五十餘間改爲正學書院以處遠
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以給之都御史思齋崔公撽云先生
道德儀刑文章山斗崇祀先哲嘉惠後學閉門困窮表章節義
懿德淑行種種難名卽方之古人亦鮮比儷貴介之類風節士
可望其萬一耶都御史介川毛公撽云先生學行本原行超倫
萃義冠柱下偏震直聲仗鉞洛中獨昭風采傑豺貌於當道抗
志澄清鳴鳳鳥於朝陽陳言磊落雖經擯斥益勵堅貞金百鍊
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浩然無媿旹辭三黜之嫌展也大成不
假五窮之送恥曲學之阿世期行道以濟時迫返初服之懷
發下帷之憤標窮孔壁微辭過於洪唐文擬先秦奇氣傲於遷

史振展恒山之旆濯溲汝水之濵謝絕時流雅致古道修贄宮
眞祭器崇報本於先師闢書院廣贍田重開來於後學宗藥洽
恩親之文正生徒領德化之陽城益大人以道爲心斯性分中
莫非宇宙惟仁者與物同體故大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指
流屹斯人之壁立不有崇異曷稱激揚仰趙州於正學書院爲
進德學者脩坊少見本院崇德尚賢之意陳公移檄云先生學
有淵源望重山斗昔立臺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間
而表儀擬鴻漸於雲路倣貢講院明正學而振起人文從遊
見祭田悍古風而主盟吾道頓使汝水接洙泗之分流恒山識
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之著在當時而血食之允宜享報於後
世者也李通政及諸司爲置祠堂祭田三頃癸丑歲荒歉公出

家貲遠方糴糧賑濟三族及親友門生遠方故人生徒其計數
豆四千石銀一千兩壬戌歲復賑一次因十餘年荒歉賑濟親
故之餘復以糧銀假貸鄉里及佃家復因歷歉文劵盡燬不取
教鄉民開滏陽河及汝河溉田數千頃鄉里多賴全活太守査
碧山託先生建立石閘以興水利撫按以工料爲難先生捐二
千金建閘三所教民灌溉水田撫按俱有謝檄設藥室一區以
延醫老儒修合藥餌以濟貧人嘗因田糧不均勸縣尹丈地均
糧凡重差偏累者必達之上司以冀寬減民力公自奉儉素不
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平生不爲儲蓄計且檢身甚嚴雖一字
不入公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義
爲本鄉里有無狀者一來見卽釋然常語人曰但求在己無失

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埤傳書經便註汝濵文集語錄等
書噫吾嘗有感於公之行藏歷殿時而窮也竭力事親篤志爲
學仁以愛物義以檢身儉以自奉而一切世味淡然無欲時而
達也忠君愛國犯言無隱懲惡惠民惓惓計安宗社繼而養晦
也絕意世故杜門著述教授以育後學創建以昭曠典廣濟以
普仁恩惟在移風易俗其養晦可謂不易所守卽始以驗終選
流而窮源其功德之大事業之隆昭昭在人耳若教此已數載
得之鄉評及耳目所聞見與諸生同作是傳夫豈阿私公論要
字天章以其嘗講學於汝水之濵故學者稱爲汝濵先生云

侍御蘇汶濱先生祠堂記　[illegible]　蘇　祐

汶濱先生解綬家居躬耕田野教授生徒講明正學四方之士翕然從之先生儉素篤厚歲久積有贏餘既修葺廟學復措儲學贍田爲諸生婚喪賙恤之助闢二書院亦置贍田以教宗族子弟並館穀四方來學之士建養濟院小學修復名賢墓祭其田八千畝爲宗族及親故之貧者置田廬常産皆倍之建名宦鄉賢祠射圃以崇典禮置藥室方便塚以濟貧乏捐二千金建汶水三閘以興水利癸丑歲大侵處糶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以賑鄉里壬戌歲復侵其賑濟之數倍之於此不惟仰窺先生之淵抱而於綸裁制亦可概見矣兩臺重先生學行檄行本縣爲建生祠先生辭之而兩臺之督不已工既竣弟子員張九衢

陳微等以僕嘗揃揃其地且素知先生者不遠數百里乞言以記其事僕喟然太息曰兩臺公可謂知崇義矣微何首禮之拙也四方其有興乎往聞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僕嘗與先生同爲御史侃侃諤諤忠讜著激益古之遺直也以勁大僕尊職宜其喘喘無聊爲子孫謀而講學聚樂平易可親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非耶禦災捍患先生之功儆矣固宜尊祀之而僕之推先生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矣昔禹稷四載勤勞胼胝始集乎成之績孟子與安居一室與二三子闡明性善仁義之旨韓愈氏謂其功不在禹下至今學士大夫皆崇信其說何者而其救世之功一也自習功利熾而正學晦溷溷汨汨不齊饋衰先生貲稟高邁奮起汶水之濱從湛甘泉先生遊學有源委著有四書粹傳精義便註汶濱語錄及文集數百卷梓行於時流播海宇障狂瀾屹砥柱使正學闡明捍禦之微執有大於是哉先生雖不得大行於時其學其教庶幾可傳於後所願諸弟子本仁陳義篤志砥行以明其學則汶水泱泱洄源比溯而先生之授受庶乎其有託矣否則入觀儀容而作肅出見紛華而悅焉其如祠宇何哉先生名鐸別號汶濱貝定之甯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行人監察御史二次放逐餘三十載從游之士數百人學問之功迨老而弗倦云

新建蔡汝濱先生祠堂記　　見齋陳大賓

予舉上命來鎭儀南數郡念惟化理之原在尊賢尙德表式風化政暇爲咨求高逸思得大賢君子而尊禮之過眞定得吾汝濱蔡先生先生晉産也因一拜其家竊見先生充養完粹表裏瑩徹知爲有道士也時値先生祠堂落成諸生因以記謁予且曰聞諸祀典有勞於民則祀之先生著名於朝樹德於鄉傳道於後學以勞從祀禮也且祠成亦一時盛擧也敢以記請予既已敬慕先生義不得辭也因爲作記記曰先生少有異質稍長登進士授行人擢殿中御史糾列大僚忤旨罷官歸未幾復起秉直如初復罷官歸乃買田汝水之傍搆書院以舍四方來學之士一以明道淑人爲施崇禮爲務嘗修學宮興祀典建仁

濟之堂表名賢之墓率以躬耕所得餘羨捐爲贍田育人才恤窮鞠敎鄙薄要非今之君子所能爲也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嘆其有仁人敦睦之風焉及考其舍宅爲學以興蘇之人士其又嘆公之心幾於天下爲家矣今義田規格俱在而蘇之學卽范第宅也竊謂此義不可復見迺今見汝濱先生云要之先生固今日文正也卽名牧賢有司悉心所職者未能行也卽行之未能備且悉也而鄉先生迺能舉之於鄉縣桑梓之地無論今世卽古人可多得哉先生少師晉州張恒山先生繼師朝邑韓苑洛先生最後師増城湛甘泉先生三先生天下士也其德業文章可師法一也而甘泉爲二業合一之學以明示學者要在體認天理勿忘勿助此其宗旨也先生師友淵源獨契於甘泉再立於朝不遂乃退而敎於汝水之濱一時門人雲集游師門館穀之資以從事於身心理性之說如飲於河充然滿腹而去先生之於師傅可謂獨得其宗而見之行事者矣先生追念三師之德爲建祠於家歲時俎豆一堂率諸生祗謁拜伏如事生存其昔人心喪之感聖門築場之義乎先生立朝大節居鄉高誼耿耿流播人間可以質古人振流俗於是知先生講學之功有實用矣而當晉諸門人亦以其師啓佑後學羽翼斯道立祠紫王之側以世世報德先生亦猶先生之祠三先生也嗟天理之在人心可誣乎哉工始於嘉靖三十九年三月成於本年七月祠堂六楹兩廂十二楹石坊一座爲先生祠從諸生之請也講堂三楹碑亭三楹齋舍四十間石坊二座大門一座滿

曰正學書院爲諸生講學之處先生之意也費出今代巡廬陵毅齋胡公重道之擧足覘風紀贊助工料察省諸公及諸郡縣幷祭田悉載之碑陰請命者知縣稚朝元敎諭胡向首事者邑生劉聘張九疇也予爲紀其事以志斯文榮幸且以致吾仰德之私云

及門諸子原編

後學江陰夏子鎏校刊

三先生祠堂記

三先生祠祀甘泉湛先生苑洛韓先生恆山張先生也皆吾師祠以報之也予初學時記誦詞章以就舉業及覩濂洛關閩之書恍然有覺乃知聖賢繼往開來盡性事天之道不在於是後聞恆山先生罷官講學接引後進遂受學焉先生師道嚴肅動有準繩恆以性命彝倫爲教嘗曰今日閒居講論他日見諸行事期無相負縉紳之士雅敬先生崔后渠論君子也稱先生爲當代殊絕人物故士之出其門者多尚名檢予登第後師事苑洛先生先生惇厚簡靜潛心往哲躬行實踐爲世儒宗講明

經傳理性以倡後學所至之地學徒雲集爲大理時予受教門下逾二載因先生出撫三晉甘泉先生由南司成入爲少宗伯始得受教於門下先生天性孝友早從陳白沙先生遊涵養造詣已至入旨後倡明絕學一時海內名公及講學之士翕然從之先生之教如周濂溪樂易如程明道研精詣極如朱晦菴恆以二業合一爲教欲學者誠身以及物爲近以與遊嘗曰孔門授受惟在求仁仁則內外合一天地萬物一以貫之其所著述皆眞見獨得昭融精到足以開悟來學故士之造其門者斷其資之高下各有所得君子許曰自程朱之後教澤所及之遠門弟子之衆一人而已其在南都西樵及南都維揚九華講授之地俱有書院皆捐貲者創建先生立朝時士大夫莫不願見諸

生愛戴誠服樂遊其門及先生自南都大司馬致仕歸及門之士思之尤切聞風之士願見而不可得予再遭放逐家居者二十五載諸生從遊日衆亦有遠方之士遂築書館於淡水之濱懷三先生之教常在心目苑洛恆山二先生已矣甘泉先生今年九十有四遠在七千里外前於丁未歲始得一奉書問承先生賜書院記息存後路遠無由侍教嗚呼師道之亟在傳道授業道就之恩同於君父記曰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予何以爲報乎乃於書院中建三先生祠春秋率諸生行釋奠禮朔望祗謁若云報德則不專在禮文也諸生果能相信勉進三先生之道庶幾爲不負矣予所以報祠三先生者亦以敬迪諸士也甘泉先生廣東增城人諱若水南京兵部尚書所著

有甘泉文集春秋正傳格言等書苑洛先生陝西朝邑人諱邦奇吏部尚書所著有性理三解等書恆山先生眞定晉州人諱璘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所著有家藏集等書用是作記以詔夫後之來學者

名宦鄉賢祠記

郡邑祠名宦鄉賢制也建於學宮寓激勸也夫祠思幽士大夫謁其祠仰其風爲臣思忠爲子思孝無感弗思則無乎弗勸矣靑衿之士日遊於斯覩稱而修有不興起者乎第皆淵此典近雖建祠於應祠者未定猶夫闕典也予自放逐里居慨典禮不修無以稱朝廷制祀之義乃稽前史及誌記所載前之著迹參之衆論名宦則取周楊氏　大夫僚安石傳稱楊氏大夫之賢

廣平縣令李公懷仁德政碑云民率其令迺悄革習皆習然令程公處默唐書云爲民興修水利地用豐潤民食乃甘宋縣尹齊公世卿興學化民金縣尹吳公微德政竟平但見邑誌皇明知縣陸公愉教士勸農奏請蠲賦徐公以貞才優政善民懷其惠方公榮政嚴意寬去後見思俱見去思碑李公鳳清儉平易撫字居多陳公誨口廉才幹均田便民陳公渠以誠信爲任修舉典章政由古道教諭吳公河端木立教動有準繩鄉賢則取漢高士孫公儆見重於郭林宗遊學知名徵辟不屈見漢書宋樞密使兼侍中曹公利用慷慨忠烈奉使不屈遂定和議見宋史金監察御史康公賜忠直敢言彈劾不避見邑誌元雲南行省參知政事王公忱法行貴戚忠誠孃陵茂行先生陳公忠

隱居鳴道教授生徒左丞封河南郡公謚忠定陳公祐歷政有聲不避權貴慶陳忠誠生蘇死哀行中書省平章事封趙國公謚文忠陳公天祥屢斥權奸克平大盜忠謀讜議見重於時翰林院學士承旨柱國封魯國公謚通敏陳公思謙通達國體言切時宜建功立業克紹前人俱見元史皇明北平布政司參政趙公輝從魏國公徐公翊衛參謀帷幄綜理慎密攻戰守備機宜方略權皆與焉見開國功臣錄贈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忠狀元曹公鼐天性孝友究心理性歷登館閣爲上所眦因事納忠善決大事時稱賢相比跡東陽邑興孔征忠諫阻格沒於土木見天順日錄諸暨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詔發跡郡庠邑爲桑梓歷陳垣藩撫事持大體忠淸直諒

直力制齊府平孟密見大學士李東陽所撰神道碑奉議大夫兗州府同知王公徽歷官京尹別駕咸著政蹟廉平公誠歷有[illegible]親餘厠親故夫此諸公雖顯晦崇卑各異而道業可仰則同享祀誠爲無忝矣乃與邑大夫師生定爲備儀春秋舉祀一邑典禮於斯始備諸生問曰先生修舉鄉賢舉祭搜訪惟恐不盡於名宦鄉賢所取止此義將何居予曰修舉廢祀事近於厚故不得不周尊賢重典義在激勸故不得不慎嗚呼世代旣遠考稽難悉一時尙論豈無遺失士大夫幸賜教焉若夫近年名宦鄉賢公論待久而定則在後之君子

一名臣祭田記

予少歲聞吾甯晉東延白村溢水上有宋樞密使檢校太師同

平章事曹彬墓神道碑尙可讀碑陰有宋金元迄我朝曹氏宗派按宋史公爲靈壽人墳墓在此未詳其故正統間吾邑文淵閣大學士曹文忠公鼐侍英廟曾詢及公之先世對曰臣曹彬之後恭必有據矣正德己卯予赴順天鄉試舟行過其地時漳沱泛溢舟不可到但見碑出水上者數尺此後服官京都竟未暇一弔其墓訪其遺跡嘉靖丙午盜發其墓神道碑並誌文俱摧毀字不可辨矣嗚呼古昔名賢爲世共仰士君子經其故里覽其遺跡莫不感慨踟躕不忍遽去況衣冠所藏體魄之所託耶公端懿仁厚爲宋社稷之臣平江南不妄殺一人而仁愛及於昆蟲歷世之後不能保其丘隴良可悲也予嘗其故地尋其跡而封之擇讎厚生儲二人耕其墓外之地以供祀事尙文忠

公墓在淡水之上嫡孫世官京師祀墓傾圯過者惻然況縉紳
代名臣後人瞻仰故 置墓側田一區付之嫡孫及族人爲序其
者以供祀事積有贏餘用以修葺祠墓爲公後者義當世守雖
貧亦不可典賣因并求吾邑歷代諸名公之墓如漢尚上流
有輔都尉并賞京兆尹尹立宋右補闕曹諫議使曹利用元
司農丞康賜元節度使王義節度副使王玉國朝功臣參政曹
耀碑石俱毀蓋因兵革之變子孫轉徙從務其饑爭田者毀其
碑以滅跡雖巨隴石器猶存而姓氏則無復可考惟廉訪使曹
元綱總管段德隆諸墓後人猶存北陳村陳氏墓內有茂行先
生陳思恭承忠定公陳祐集賢大學士文忠公陳天祥中丞翰
林院學士承旨通敏公陳思謙之墓夏莊村有廉訪使王忱張

家莊後有尚書董錫通政院使董銓中曹村有御史曹端內江
村有鎮南軍節度副使張天翼于台村有順德路總管張公佑
墓碑石遺跡未毀後人無一存者予并爲修復各置墓側田一
區亦各村生儒二人俾供祀事夫此數公者雖名位功業不同
其賢皆爲可尚予爲復其巨隴修其祀事實表彰好德之心有
不能已者故用記之學官後之師生幸爲督飭毋替其必慮
或生儒有故擇醇厚者代之俾擬永久惴有覬覦夫國家之法
所以止盜誅亂士君子修禮所以明義厚風君子能明義以勸
俗小民必守法以避刑嘗但數公之墓並諸明公之墓皆可保
於永久矣而化導激勸則有所自也後之觀者亦將有感於此
已

新建射圃觀德堂記

學宮之有射圃制也法成周之遺意以教多士俾思復古者之
有所考焉昔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
六藝射者六藝之一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六藝而賓興
之上以是爲教下以是爲學道洽政治化隆俗美豈有以也
多士日遊於斯沐聖朝之化興慕古之心講肄涵泳於是而有
得焉如親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與之揖讓周旋於賓主之間
因以求夫成周之所謂德行六藝者而進修焉安知古道之不
可復見於今日乎吾簡齊學宮之西舊有射圃規制隘陋予爲
改建於泮坊之西建觀德堂三楹表之門觀繚以墻垣階級偕
所咸備其址爲門生商科所捐贊其成者知縣濟源翟朝元主

簿涇陽李梧典史麻城汪諾教諭濟甯州胡向訓導夏縣郭東
郊東平州徐大經督工門生張九疇劉聘落成之日與諸賢學
庠生二百餘人舉射於斯邑中士夫皆來觀禮且嘆古道之復
復多士之有幸也嗚呼物有成毀興廢在人後之賢侯令師
夫與予同情者時加修葺焉俾射禮常存士心興起德行六藝
可使斯復庶無負於國家作養之恩以裨雍熙太和之治斯得
矣矣夫禮有本有文禮樂其文也德行其本也觀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使門弟子揚觶之言其爲道亦嚴矣多士習射者亦無
其本乎謹書此以詔夫後之人

正學書院記

予再放逐里居教授生徒於今二十六載柱史盧陵敖濟揚公

拔歷茲土嗣及草野之士諸生過於稱道遂命有司建立特祠
竊惟古之鄉先生祭於社者以出則建功處則立言德在人心
故後人報祀不忘耳愧予見棄明時上未能報君父下無以範
鄉閭教授生徒乃儒家常事修葺廟學贍田祀田數事報本厚
風亦儒者之當爲也況諸生多遊門下意出阿私聲聞過情予
竊不爲恥耶夫曾子大賢也至於易簀方云自免百年公論蓋
棺始定予安能必保於將來再辭不獲且示璧院諸公及士夫
親黨見助予知事不可已因思去歲修葺學官仍其舊貫號舍
甚少諸生二百餘人無所會講就此以爲增拓之計良亦便矣
乃於學宮之西創建講堂三楹後堂三楹退寢三楹兩廂六楹
東西號舍四十間講院門一座工將落成進諸生語之曰汝知

此意乎擬者此舉亟違諸公之命今日事成不已過侈乎予與
諸生心則相知道則相合盍相儆乎與其祠予一人孰若與一
邑共之以爲諸生講學之地諸生雖多舊號舍不足加以今所
建者則爲有餘俾之樂羣相觀於文教豈不大有裨益請更此
祠爲正學書院遂之衆院諸公亦必見從夫人願有以得其心
爲悅而以名勝爲恥者諸生幸相儆哉諸生請曰先生之意者
望其悉之矣敢問正學之義何居曰君子之學一也所謂正學
者對世俗之學言之也摘章繪句競爲進取而於身心之學漫
不加意以儒爲宗以六經語孟爲訓旣仕而棄其所學若筌蹄
然彼家未聞孝友出而用世又安望其忠良直道有益於上下
耶諸生涵養於此果能與予所聞於甘泉師者體認天理無或

間斷使動靜交養內外相孚體用合一通天地萬物爲一體是
爲有本之學學斯正矣發之於言足以垂訓措之於政足以匡
時此帝王周孔之所傳濂洛關閩諸子之所講明諸生平日之
所服習者外此皆無關於性命無益於世道非吾之所謂道非
吾之所謂學矣諸生能守此訓是爲不相負是爲報予後人以
道相傳者必曰聞前道有蔡先生者辭其祠以爲吾黨今日講
學之地且遺茲訓雖未及門幸獲私淑使正學常明風教有賴
予之心事得以久而不泯豈不愈於建祠哉若諸生必欲崇侈
此祠以爲尊師重道是知我猶未至其相待亦淺矣因題此以
詔諸生以識書院之始

曹文忠公神道碑

文忠公諱鼐字萬鍾別號恆山先生世爲寧晉縣人遠祖宋樞
密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封濟陽郡王曹彬高祖茂與曾祖忠
衆祖庭訓贈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母孟氏
贈太淑人父祉贈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前母
孟氏母蔣氏繼母吳氏俱贈太淑人祉以明經教授鄉里撫巡
上其事部給賜賞勞士夫榮之公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學於
秀傑聞見益廣居常事繼母備極孝養初舉鄉薦中乙榜授代
州學正疏辭改泰和縣典史疏通俊爽明習吏事鄰境疑獄藩
臬多委之悉得其情時中使旁午過郵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暇
則延禮明儒講明理性之學公父母早逝搆一堂扁曰永思吉
之名士多爲賦詠以稱其孝議論純正詞翰清雅士君子咸謂

其恭識宣德王子督部工匠赴闕疏乞會試中式第二名楊文貞公一見奇之及廷試宣宗策以襄禹河濟渠數公對稱旨上親擢第一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師事楊文定公所得益深英廟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公首預焉敷納明暢聽者竦敬預修宣廟實錄轉侍讀五年慶成宴公以侍讀未與上輒召入殿中坐於學士下其眷顧如此復命入內閣參預大政甲子進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爲第一是歲陞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己巳五月奏侍講劉鉉修撰王振堪教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勒堪督四夷館從之當時咸服其知人時天下晏然公既參預大政爲上倚任啟沃良多事無不言言無不納故不待竟疏之陳而上自無失政史云自東陽復後議大事多決於公

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中官王振恣橫見公亦曲加禮敬義然爲朝著表儀是歲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公及文武大臣扈從巡邊是月癸丑太白登欽天監以象緯示變諫上不從公進諫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社稷安危豈可輕進上將班師公請從紫荊關入中官王振矯制俄復折而東竟由居庸關八月辛未次土木虜大躁覆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公及諸臣皆死之嗚呼奄豎矯制阻格忠謀致車駕蒙塵今師覆沒豈不可悲也景帝聞之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爲翰林院編修英廟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復官其孫棨爲錦衣衛百戶公生於永樂甲申五月初八日卒於正統己巳八月十五日公

兄弟四人兄鼎弟鼒正統戊辰進士吏科都給事中次鼐公娶司氏繼娶劉氏俱追贈夫人子恩承蔭尚寶司卿女子二人長適南京兵部右侍郎王韶次適蓬萊縣知縣李瑛予聞之故老云公厚倫篤行邃於理學積之淵默宏深是以應酬制作爲朝廷所重使非遇難其相業當希蹤伊傅矣始終大節爲當代純臣而未幹厥施爲縉紳共惜史氏贊曰六龍北狩八駿西馳龍沙迢遞複山委迤矯矯倫魁耿耿大節其身雖殞其神猶烈人亦有言泰山鴻毛之子之死浩蕩秋毫嗟爲斯世斯人慟歎公沒已百年神道碑未立祠墓傾圮過者惻然予不揣淺陋謹取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者次第其事刻之墓左後之名公鉅卿爲公制作者庶有所考焉復爲公置祭田五十四畝五分付

之嫡孫及族人爲庠生者守之亦賢仰德之誠有不能已者因併記之

學田規格

予置學田歲登其租爲貧士婚喪周給也師友屢來相議事無規格何以經久因再與定約諸士之貧者分爲三等全貧則助喪七石助婚六石周給五石半貧則助喪五石助婚四石周給三石稍貧則助喪四石助婚三石周給二石喪謂其父母或本生不幸婚謂本生周給則困窮疾病无妄之眚亦謂其父母及本生若伯叔若兄弟若內外之親雖欲推廣用則難周復思士君子必崇尚氣節然雖迫切羲恥干人師友用之卽與責助務足其用無待其請庶敝之故復將有餘以通給願辭者聽若

師生有父子之恩朋友有兄弟之義宜誼厚論要之合理推心涵養在養其操斯爲美矣過與傷惡過取傷廉在予病之觀孔門辭受取予有道存焉可爲後世法也夫學校風化之地師友門民之表道義風行民德歸厚吾端有望焉諸生

書館誨言

予既再於案頭隱居諸生從游歲久亦有議方之士砥礪模範始舉所聞以爲諸生進修之助夫吾人之所謂道者原於天命具於人心古今天下之所共由也但清濁質異善惡殊分有強有于怙恃者聖人者憂之風之以道德仁義、之以禮樂刑政所以變其異而反其同也自伏羲堯舜迄於夏后殷周率循此道至於孔子以不在君師之位乃立言垂訓顏曾思孟實傳其

道曠代之下復有濂洛關閩諸子先後講明其傳爲益廣後之談道德仁義者必宗孔子是伏羲者闡道之祖帝王者修道之祖孔子者明道之祖夫聖人之教本以淑世君子學道實資既誠哉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民化之無不力於孝弟忠信誠於廉恥進退我聖朝建學立師惇敘彝倫以六經語孟爲訓老子莊列諸書不以取士啟迪端風化美矣是以真儒迭出輔世澤民近世乃有務爲名勝專事論辨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溺於見聞踐履之功則無非所以求道也爾諸生涵濡聖化久矣祖述孔子憲章顏孟取正程朱亦既有依據矣然道必有本學貴知要不求其本則汗漫而無成不執其要則徒勞而罔功心者天地萬物之本能定其心則萬理皆應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能修其身則萬化皆順孝弟者仁道之本一德言而萬善從之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矣是則理本諸心化本諸身仁道至大本諸至近此三者匪誠弗固匪敬弗存蓋誠者聖功之本而敬則聖學始終之要也昔受學於甘泉湛先生先生教予體認天理予以一心觀萬心以一理觀萬事處處體認處處天理合內外徹人己無大小無遠近萬殊一本無不相通也又曰二業合一學以資乎仕仕以行其學窮養達施豈有二道奈何持守未定者既仕而棄其所學若學自學仕自仕君子何用於爲學也必二業合一斯爲君子儒矣又曰知行並進天學以志道知行者體道之功非知則行無所見非行則知爲無物程子亦曰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二者實相須也學者必知行並進斯內外合一

事理渾融而無偏廢之失矣此先生垂訓之要指接引後學之心也今予逾五望六道不加修懼負先生之教惟望於諸生者不淺矣嗚乎學不志道是爲未學道不法聖是爲非道學者之病在安於苟且以聖賢爲不可及不知聖賢之道皆人倫日用之常不外於吾之一心耳苟能反而求之動靜有養本體常存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此心之用遂之無窮矣諸生非不博聞強記也必當主敬以直其內致知以窮其變力行以踐其實貞固以堅其守先生之道其在是矣聖賢之道其在是矣尙其勉諸

新建養濟院仁濟堂記

郡縣皆有養濟院乃朝廷憫念窮獨無後之民命有司立院以

收養之載之意綱御史按歷首加存恤吾齋晉獨孤老百餘名皆仰給官廩過凶歲不繼多致餓殍且貧無葬凡往往棄之溝壑誠爲可哀發自放逐里居務農爲事日久所積不欲爲子孫之累況此峯中亦多親故乃爲置贍田二處共計四百畝送官歲取其租以補凶歉別置義塚二段共三十畝以爲孤老及貧民葬地毋孤老亡故給衆以爲葬費院中舊有小房十數間年久敝壞爲改建四十間大門一座繚以墻垣皆壯固可久復以憲臣臨視無所建堂三楹題曰仁濟夫天地之大德惟在生物聖王之大政惟在養民憲臣守令皆有宣布德意仁濟斯民之責登斯堂也覩顚連顰額之狀惻怛之念油然而興衣廩缺之思以處給之房屋敝壞思以修葺之疾病患難思以救療之

使呻吟瀕死之民遂生養安全之願不亦大有濟乎贍田義塚處歲久無考或致湮沒也用是作記以詔後人

書院贍田訓

書院先有田以給諸生常苦不贍稍置地共三十頃爲書院贍田乃召兄之子顯忠遂良子宗堯弟之子佑賢兄孫一清等諭之曰汝知此贍田之置乎非但給諸生一以祀先合族一以周給親故一以敎誨後人咸於此取足故曰贍田畀汝等共之汝等其聽吾之訓言乎汝或不聽吾之訓言則汝之子孫亦豈肯聽汝爲吾子孫者勿曰此田吾祖父所置而有驕矜之心爲吾兄弟子孫者勿曰此田非吾祖父所置吾何得爲自汝輩言之各一父母各一形骸自吾與吾兄吾弟言之同一父母同出一形骸皆爾祖中年早逝顯愚日後人之事惟爾是望夙夜惕惕負爾祖之命力學十八載始得登第再擢[illegible]道放逐退耕[illegible]下者又二十載日用服食必從儉約積有餘贍始有此田[illegible]以成爾祖之志推之以及後人[illegible]亦難矣今[illegible]未能報君父下未能敦睦閭[illegible]復恐不德無以[illegible]爲敎[illegible]乃置此田地以爲汝等修聚禮義之資汝[illegible]以給贍田之入擇族之年長精敏者一人[illegible]出納凡有取用必告諸族之最尊長者聽其[illegible]勿濫[illegible]汝勿用之非禮斯可長久也何以曰祀先合族歲時節序之祭必宗子主之讀書者助之然宗子當祀先讀書者知祀先之禮也宗子先期告之尊長尊長命司計者出所貯一以備祭品一

以備酒殽及期宗子率族人或祭於祠堂或祭於墓所祭畢即以祭餘及酒殽輪次設席長少咸在獻酬以禮相勸以善勿濫飲失儀勿互生嫌隙此因祭先以合族因合族以篤愛齊家之道也何以曰周給親故本族有婚者嫁者喪葬者貧苦者必告之尊長尊長命司計者出所貯以助之不問貧富定數皆同如有及化者不受亦聽其辭也外族有婚者有嫁者喪葬者貧不能舉者出所貯以助之親疎遠近各有等差此須爲之處無得其自白也本族有貧乏不能自養者讀書者必告之尊長尊長命司計者出所貯計口按月務足其用吉凶之事尊長率合族與之營辦患難疾病必救援扶持亦並爲資助外族及故舊有貧乏不能自存或遇荒歉當周給者量出所貯親疎遠近各有

等差必預爲之處無待其自白也蓋本族吾之同氣外族吾毋族妻族血氣相關故眷亦義所當急者何以曰教誨後人本族子弟讀書俱令在書院其延師之禮飲食之類悉出所貯務足其用外族子弟來就書院者同一供給門生及故舊子弟有家貧來就書院者亦同一供給常使此地英賢萃止師友講明以淑後人爲益多矣外此祠墓書院之修葺器物書籍之補置悉出於此或遇荒歉必當酌量裁省若歲久積有羸餘益當增置贍田田益增則用亦充足矣嗚呼子孫能守此訓則身修家齊族必昌大或有立心不臧謀毀書院分析贍田者合族以大義責之如不從是爲不孝當寘之於法

收養貧兒記

吾甯晉歲屢不登癸亥秋復大水貧民扶攜老幼就食他境中有孤貧之子無父母親故監縷饑餓操瓢瓠乞哀道路計冬月必先委溝壑因思養濟院孤老出入無人扶助疾病無人侍養若收養此兒相爲依倚豈不兩有所濟俾各收養一兒量給薪米暇日過之見其扶挽攜抱懽顏笑語藹然家人父子也予復爲常繼之圖置田三百畝併前養濟院贍田七百畝召人佃種歲收其租一以補孤老荒歲缺乏之一以給貧兒月米弟子問曰先生命養濟院收養貧兒恩意聯屬是使無子者有子無父母者有父母幼者有所託以成其始老者有所倚以待其終意則美矣但彼轉徙已久志意無定強以人合稍長必去終恐無益予進而語之曰子之爲慮亦有然矣但此輩出於饑寒瀕死之餘而遂其養育保全之願彼亦有人心者安忍背去況已託人救之孝弟禮法以長其恩愛甯不有所開發感動初予一念之萌既不能遍姑爲此以盡吾心而已故君子之道必大其心以體物使民胞物與之念常存體立而道有可推予實有見於此心之同此理之可推意在化導鄉隣啟迪後學耳安知吾鄉長者不與起是心乎安知汝輩他日爲政不推廣是心乎吾年已衰無復可行之幾庶幾驗之一方使仁厚同風有益於鄉黨爾汝其知之乎弟子避席謝曰謹聞命矣因併記之

新建百尺溝鄉小學記

水經云大白渠東入洨河又東分爲二水枝津右出東南流謂之百尺溝俗云百尺口聲轉訛也在楊氏東楊氏甯晉之古邑

名而百尺溝實甯晉之右鄉也其地與冀州束鹿數郡邑犬牙相入數郡邑之民雜居之去各郡邑俱遠號爲難治間有驕悍子弟結納非人時一敗露則曰百尺溝之民爲之也兩學及鈐司建議將築城置守禦以彈壓之予爲白其事知非此鄉之民乃移公署於新河但驕悍之習未泯而遊俠之徒間出何以興禮讓而成善俗乃謀諸耆宿曰風俗之不美是長者未知禮少者未知學也盍亦端其本乎我皇祖聖諭教民且令各郡縣鄉閭皆立社學是三代化民成俗之遺意也予有舊宅一區前堂後寢兩翼俱備可改爲小學延端謹生儒教子弟讀書習禮朔望耆宿相約講讀聖諭及孝弟禮義數事以化導之乃推前繇州倅陳宗武及耆儒數人作倡予復爲置田二百畝歲取其租

以爲延師收書及束脩膳飲之費庶乎禮讓可興俗風一變乃爲言以告之曰吾鄉之老者壯者少者士者農者商賈技藝者其聽吾言乎夫古之聖賢與我同一性同一道也聖狂之分學與不學耳三代之教自國都以及州里無不受學之人故禮讓成俗遠近同風太和之治莫有加焉後世風俗之不如古非人性之殊也蓋父兄不知教誨子弟不知禮法利害相形詐力相傾而民俗日益偷矣吾鄉子弟果能入孝出弟忠信不失見長者而知敬見少者而知愛見賢人君子而知取法見貧乏患難而知賙恤扶助我以此施人以此報遊俠詐暴之習泯而忠厚禮讓之俗興爲士則顯榮爲農則富厚爲商賈技藝則利益老者遂其安養少者得以成就富壽康寧樂樂利利是故自求多

福也不然傲暴恣横世濟其惡棄禮滅義入於刑憲是人皆求福爾獨求禍人皆求榮爾獨求辱人皆求生爾獨求死人皆求爲仁人君子爾獨求爲凶德小人非天降災乃爾自取之也夫事成於忠厚正大之人而壞於傾邪狹小之輩教行於積習悠久而廢於作輟不常其必忠信相與勿生嫌隙斯讒間之言無由入而事可永久矣諸耆宿長者諸賢子弟尚其猛省於斯

汝濵蔡先生文集卷之二

附晉縣儒學制造文廟祭器記

邑大夫東峰王君奉命來尹之次年於廟學之敝壞者旣時加修葺矣復以供祀器物損壞殆盡無以稱朝廷崇報先師之典乃夙夜經畫掄材召工飭木者金者髹者範者陶者繡者越半載而悉成罔不肖形規制古雅可觀師生乃屬予爲言以記之曰邑大夫備制以奉職可以觀良厚本以立順可以觀政恪勤以恤祀可以觀雍弗述焉能俾後之尹茲者有所取法而弗替亦何以風教諸生也汝濵子曰二三子之言盡矣顧予何言雖然吾嘗聞之矣六經語孟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周衰異端並作斯道晦蝕仲尼乃祖述憲章立言垂訓群賢繼之

斯文幸未墜地是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開萬世太平之業我祖宗稽古定制乃舉稱殷禮命天下郡縣咸廟祀先師孔子於學宮列聖相承加豆籩樂舞之數革先代不經之號崇儒貞教道化浹洽矣今之爲郡縣者卒以簿書期會爲急願學舍之荒穢漫不加省大夫方且汲汲焉修廟學與禮教惟恐墜斁之道不明諸士之造不古以墮於俗儒之陋非君子之遠心賢良之真見何以至此二三子其知朝廷建廟於學宮之義與邑大夫與學造士之心乎雖云崇德報功實欲大風教之端爾諸生日游於斯致敬於修祀興志於瞻依因遺經以明道正其心以修身上以師顏閔之德行希游夏之文學曾思之闡道立言法子與之距邪翊正近取周程張朱諸大儒之訓以爲入道

之階將以窺夫子之門牆登夫子之堂奧無難至矣家食則修身變俗用之則兼善博施極之則育萬類贊兩儀垂之則式後學風百世斯無愧於孔子之徒也夫七十子以親炙聖化皆能成德達材立言以垂訓諸大儒以閒風私淑皆能傳經啟後賢世以相符從祀廟廷亦以崇德報功也諸生果能感動而興起乎於戲朝廷制祀之義賢有司奉職之良皆可以風諸生矣大夫能修城池建壇壝均徭賦明冤抑事無大於興學造士故於此獨詳記之用詔夫嗣來者

陳文岡興修水利記

前戶科左給事中文岡陳先生以進言謫長垣丞稍遷我甯晉尹既數月政修教敷俗用丕變乃諭父老曰維茲甯晉古冀州

之東境晉趙氏之屬邑楊氏大夫之所治歟海內為澤藪者九此實禹貢大陸之澤國語薄落之水古昔大河之所經歟滏陽受澧滱諸水自南境而過其東沙水受槐泜諸水自西境而過其南滹沱之故道近年北徙之所遺縈迴於東北之境漳水之故渠北魏通運之所開延條抵西北之境邑南則洨水所經襟帶城郭唐上元閒程令之所鑿以資灌溉之利者歟數水之閒多古溝渠或淺或深或斷或續夏秋水漲則支分派接脈絡相屬古遂人之制畎澮距川之遺意歟雖世遠跡堙而深廣者猶有可見吾欲開溝渠興水利其無如此地乎父老咸率其子弟樂趨焉公復曰洨水甘潤民倚為利當立數閘以達溝渠滏陽所經平田宜開澤數宜堰滹沱二故渠決滏陽洨之水可及數十里由諸水而達之渠由諸渠而達之溝俾巨細相引蓄洩有方則偏及乎境內之田矣如此吾民何病於天時未幾遷守澤州父老咸詣予曰我公茲舉實仁政之大者功未成而去請為晉記之俾後之尹此邑者知水利之當興古制之可復為澤不益永邪予惟溝渠之修古井田之遺制先王精神心術之運無在此矣自周衰籍去井堙阡闢孟子但聞其略滕君講畫莫之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皆有志於斯未及一試自餘得君之士或以才識之疎而不能用或以學術之偏而不善用遂使此制堙廢二千餘載慕古君子恒用稱歎我國家列聖相承聲教四訖正宜經理之時公在諫垣曾疏江北諸省水利其略云效江南水田之法倣成周遂人之制作溝澮以利農畫疆理以殺

險非惟可以漸復古制實亦資之愼固郊圻詔俾咨之令各省撫臣議上緣公外謫事遂寢格此幾一失論治者深為聖世惜焉嗚呼公在諫垣則欲行之天下在縣邑則欲驗之一方仁天下之心無時已也予聞之師曰古之君子遊衍啟沃作則乎先者豈惟時哉亦以學之大足以輔世而不屑於小用才之優足以經綸而不艱於致遠守之堅足以執持而不變於險夷故耳公既謫餘二載聖天子思其賢書詢其所在豈不以屬所建明皆三代聖臣已試之效有裨於今日之化理也乎其得位事業有可知矣乃若新學宮作泮池置學田築射圃申鄉約風士習而太史記之已詳公名棐字汝忠嘉靖乙未榜進士士大夫稱曰文岡先生家世河南之鄢陵

新建貧生三小學記

昔三代敎民之法八歲入小學養其德性定其志向以立大學之基本十五入大學從事於明德新民修齊治平之業自國都以至於州里人人莫不受學故朝野多賢人材充盛非但九德咸事俊乂在官雖耕釣免罝亦迪公輔之器我聖明法古爲治建學立師以育俊秀復立社學以養童蒙即三代敎民之遺法也道洽政治化隆俗美有由然矣吾嘗嘗有社學年久頹廢予久居林下見吾鄉之民家貲殷裕者始令子弟就學不過十之一二貧乏之家朝夕奔走惟以治生爲急雖有美質率多自棄則十之八九矣夫貧而不學良心易喪禮義日疎惟利是營何所不至于貧惘爲乃以累歲務農所積邑門之外爲建貧生小學三所延生儒之端謹者爲師共置田六百畝歲取其租月給師廩并書籍器用貧家子弟來就學者悉與致之一切束脩供應免其出辦暇日觀其歌誦習禮以儆勤怠復以父兄未聞禮法何以率其子弟再爲樹石中亭上刻皇明聖訓下刻鄉約朔望邀鄉鄉之長者率其子弟咸至與之講明以爲勸戒庶幾吾鄉長者知禮少者知學俗風一變人才倍出于廢棄且老無益明時勉爲此舉冀有益於鄉鄉爾四境之民不有感動而興起者乎惟願吾鄉長者常遵聖訓力行鄉約以享太平之福小學子弟勤學好問入孝出弟以成用世之才區區心事因之不泯嗚呼丁寧勸勉言有盡而意無窮吾鄉之民尚其世守而勿替也哉

移建漢壽亭侯祠記

甯晉關內中有漢壽亭侯關公祠沿自勝國祠一間隘陋褻瀆不堪神棲及予登第創當建坊以表宅里適當神路予奉使過里竊有意焉後因言事忤旨罷官里居乃移祠於東門內改作六楹規制宏敞視疇殷肅或曰公威靈顯著累加封號廟額義勇武安王當因之予謂公心在漢室奉昭烈以周旋患難生死以之當題其故爵漢壽亭侯以答公心予非移祠以自便也隘陋踏理當移也若使祠不可移則當移坊以避之況公爲古今所敬仰者乎按蜀漢志謂公忠勇信義威震華夏辭婚江左報效曹公卓有國士之風孔明亦稱其絕類離倫當時重其威名後世仰其風烈因宜建祠崇報以垂範於將來也嘗謂昭烈帝蜀武侯有王佐之才關張爲熊虎之將而不能誅奸雄以恢復漢業者國微而用小勢重不能反也雖然魚水君臣道義相合忠貞氣節照耀古今若曹孟德司馬仲達恣其詐力欺天滅倫身爲篡逆貽譏千古君子固不以成敗論人也後有爲人臣懷二心者朝爲君臣暮爲敵國過公祠下甯不有愧於心乎因題此以記歲月

元氏縣新建文清書院記

甘齋成先生以名進士出宰元氏逾二載境內大治乃修建文廟儒學復建文清書院於學宫之前以祠皇明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敕封薛先生取邑之進士李榮其中俾則仰止按薛先生河津人洪武中其父任茲邑敎諭貝生於

生於黌舍建祠此地尤協羣情師生以爲有神風化屬予作記
以詔後人夫天下郡縣各建儒學學官必建文廟尊師重道以
立生儒之準極制也大夫敬軒之祠義將何居豈不以君子過
化人情景慕耳目所及尤易興起況茲爲大儒鍾秀發祥之地
多士日遊於斯仰瞻祠宇追慕高風景行之念有不油然而興
者乎稽諸載籍我皇明道隆化洽敬軒崛起究極理性資知質
毅潛心孔孟接引後學爲一代理學之宗立朝大節忠貞純一
啟君上以誠意正心之學教生徒以明理復性之說其出處進
退辭受取予無一不合于道觀其爲權奸中傷處危難而不易
其節義有所不合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隱居則倡明絕學以
淑後人誠無愧於孔子之徒所著有讀書錄河汾文集諸書羽

翼聖門有功斯道固宜從祀廟廡通之天下一祠尚未足以盡
其報雖然大夫建祠之意一以尊崇往哲一以風敎來學也世
之業儒者率多講學而忽踐履緝文而疏行義顯肅而之勵業
儒飾而無情實君子何尚焉所謂眞儒者誠立明通靜虛動直
內外相孚體用合一有益於君民有功於天地此孔門之授受
濂洛關閩之講明敬軒之所獨得者也多士能率由茲道升堂
入室可馴至矣大夫立敎之意不在茲乎夫理無不通類可永
錄豈直爲多士之啟迪亦將貽牧人者之經範今之仕者孰不
以迪化爲通以榮名爲念其視官守如過傳舍人夫允道篤愛
制量保合玄默淵微要諸德禮若茲修舉祀典以振風敎倡明
正學以變士習欲與斯人同躋聖賢之域豈不爲可見哉言於

禮以防俗公以平物惠以康民亦其餘事耳後之宰此邑者能
由大夫之政敎以施諸士民遺澤有窮已耶嗚呼大夫建祠
心存淑世諸生請記義存報德皆君子之道也足以垂之永世
俾後之邑宰與諸生咸用勸焉大夫名守節別號甘齋嘉靖癸
丑榜進士山東曹州人

正學書院贍田記

予既再放屛居大陸之野涵泳典籍希於順適鄉曲及鄰封子
弟從游者既築洨濱書館以處之庚申歲臺省諸公檄縣爲建
生祠予愧且辭以前堂及兩翼爲書館以廣黌舍題曰正學以
勵諸生祠是遠方之士來遊者皆舍此館歲値大侵予爲給廩
思可常繼之規乃斷田千畝歲取其租以給之并爲延師置器

收書之用擇出入者民二人稽考生儒二人司其事況勤苦之
士多貧俾朝夕無處安於卒業不亦便乎時有評者曰先生既
設洨濱書院贍田儒學贍田及小學田待諸生者旣厚矣復設
此田吾惑之師以傳道授業弟子以考德問業閒負笈裹糧不
遠千里若必爲師者廩之苟有崇其德而薄其資者將何以待
諸生予聞之曰其然哉其然哉義以制事情以協義事果憾於
情無害於義君子不以爲嫌汝謂多士爲溫飽而來歟爲聞道
而來歟予之設館以待諸生非徒周其貧之也師弟子大倫正
之以義厚之以恩恩義聚散斯亦無背於道矣若爲師者貧之
不能自食弟子以父兄之禮事之其當受耶否耶師有餘以[illegible]
弟子亦若父兄之育子弟其當然耶否耶夫天道有生[illegible]

人道有公物之義孔門之教惟在求仁謂夫者以廣其心也予衰老無益於世思以救諸生濟鄉曲以廣吾心爾若厚於自奉以享餘年亦夫通情但性本儒素非所樂爲予誠非豐於積者雖竭力爲此亦實情之所安近名駭俗固所不計因以解時人之惑并載所畛之區出入之額豐歉增損之式爲後來師生之準

玄塔寺碑

縣東十里焦台鄉有玄塔寺趾接平林面臨涇水隔遠城市境頗幽淸中有金大定十七年石幢蓋古剎也我朝因之衲子居焉年久敝壞僧人某者乃勸誘檀施易朽爲新殿宇廡廊赫然宏敞丐予爲言以紀歲月爲之辭曰佛在西域實天降神慈悲

爲教普度爲心諸夷率化是曰世尊流布中華翼衆徒繁乃藉衣鉢傳已非眞紛紛衲子望影附塵惟此中華代有聖神禮樂教化安用斯存蓋惆癡迷障蔽日深教則難入刑則罔仁輪迴報應足滅惡因神道設教膚此下民念爾衲子寄跡空門家有父子國有君臣孰脫世網孰斷愛塵我有慈航濟爾沈淪色相空寂生滅互根千聖一道性本一源守爾定靜戒爾貪嗔尊我禮樂重我人倫萬流歸海乃統性眞無智無迷無我無人因圖爾廣相道藝深刻此貞石永示後昆

題神禹碑後

昔帝禹導水通濵刻石名山南嶽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嘉靖中千歲碑銘發於嶽麓晉寧甘泉湛先生翻刻於揚州甘泉山書院使來學者得其觀焉敢云親其形模奇古想見古聖人之心畫如親古聖人之儀形因以得古聖人之心精一之妙吾師無往而非教學者無往而非學也愚因刻於吾儕晉正學書院與多士共觀焉思之意其卽先生之意云

書三小學碑後

予旣建三小學延師給廩以教鄉鄰之子弟復思父兄未聞禮義何以爲訓乃樹石中亭上刻皇明聖諭復取憲使江陵陳見吾先生所著鄉約集成內聖諭演及歌給散鄉鄰令其朝夕歌誦以爲勸懲此皆聖經賢傳民彝物則蓋因吾人天性之良啟其同然之願簡易明切其感人爲易入也吾鄉長者各宜躬行以教子弟以仰體聖明之化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

患難相恤以敦禮義之風以享太平之福願入約會者先送名紙於小學約定會期各率其子弟咸至拜聖諭畢兩傍序坐子弟立於後列童子立於前而歌詩畢生儒講說聖諭及鄉約或勸善故事數條而散務在遵守以厚風俗

刻夫子眞像跋

己未歲九月朔日愚夜夢先師孔子古衣冠東面立於大樹下數月後一士人持吳道子所畫眞像來謁與夢中所見宛然相若嘗聞闕里有眞像道子去古未遠亦必有所授因刻之貞石以誌仰止之誠嗚呼先師以道德師天下萬世尼丘闕里杏壇[illegible]檜與夫過化之地後世猶不能仰與思況此眞像乎夫仰其眞像必思其功業思其功業必思其道德升堂入室之念油然

而興是愚刻之興後學共興仰止之意也

風折碑辨

予既書玄塔寺碑後為風雨損斷為三鄉人訛言沒貲子作碑不右釋氏故神假風之力能折碑也予聞而辨之曰風其能折碑乎碑彼而長且上首重而下稍淺因風摧折有由也夫古今天下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道也予之言無非欲斯徒入於善也何為不可乃若韓子所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豈不為尤甚又若削髮披緇者乃大逆厥教則將若之何佛果有神靈如是有意加是何不能必使傳其教者之必不爾遂而顧於談道者尤邪使予生同其時佛氏亦必以予言為是故予復為此言書之碑陰以破愚人之惑

監察御史斛山楊先生祭田記

夫宇宙間孰為貞且榮惟忠臣孝子是為天地之正氣躬行之君子也若夫大孝終身孤忠自許垂百代之清風立臣子之極者其惟我斛山先生乎先生家世關西之富平予進士同榜兄也初受學於苑洛韓先生鍰亦先生門下士實有同道之雅嘉靖己丑同登進士同銓授行人後三載同選授監察御史任一載餘斛山聞予曰老母不任驛馳家在三千里外不能迎養吾當告歸以遂烏鳥之情予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敕贈之榮曷不少待斛山曰菽水之歡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三公位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幸成吾遂歸計予為白之宰執部院諸公撫不稱重別後以養病進限例不起用予亦以言事忤旨謫為縣丞兩不相聞者七閱寒暑己亥秋以兩京言官之薦予與斛山及浦竹塘三人同召用予丁母憂二公先入京竹塘以進言廷杖而卒斛山亦以進言繫錦衣獄壬寅冬予以服闋部院催取至京兩閱月以罪下獄得與斛山相見時劉晴川正郎亦以進言與斛山同繫劉衡鈞州守予曾疏其賢又相知故人也在獄同處者二旬餘予被謫出獄二公各有詩相送予亦有詩言別予歸後復被黜再為編氓斛山蒙恩救得釋與劉晴川周都峰同至文登祭浦竹塘回途復被逮械送入京仍下獄又四載首尾八年後蒙恩救得歸家數載而卒癸亥春斛山長子偲以應貢赴京便道來訪詢其家事及歷履曰家君自文登回復被逮械送時九月終尚未成衣一門生解衣衣之予隨之過趙州右

稿東指曰此去富晋四十里昔與汝蔡年叔獄中別時約云過趙州相會桑豈知今日予過此家君自居官抵今三十餘載遠近饋遺一無所受以此家無纖積予兄弟止仰給儒學月廩予曰斛山兄介正清操朝野知之李石疊曾為予言嚴嵩時客至無茶饋豆以代茶湯尚御之況他人乎憶昔道義相期出處略同斛山已矣予猶碌碌祖全恨喪年不能遠出持生芻一哭墓下今日無以為情聊以務農所積相贈為斛山兄置祭田一區以供時祭刻石墓下以表平生道義之情嗚呼先生天性孝友與誠直諫二親之歿六載廬於墓側哀毀骨立鄉閭率化忠信恩義孚於族黨從步從師講明理學敝裘疏食怡然自得事師如父處朋友如兄弟躬行實踐死將先生重之別時為巫睽

大甯二郡知將來之必至也及授使職紫特旨欽滿游事酌量中正克當上心洪使辦對御金明義綱鳳灑然晉秩西臺論事建白同列推仰兄老九卿無不稱重及五事一疏忠誠剴切嗚呼陽之風節屹底柱於中流矣君子許曰學有師承潛心理窟真知實踐不貴言論方之橫渠張子臨川呂氏造道則一而力行爲多方之晉陽有道關西伯起行義則均而忠貞愈厲是乃百代殊絕之人物明時全德之君子名與華嶽之並尊氣作列星其炳烺於穹蒼乎予二次放逐林居者已三十年仕途故舊絕少所託置祭田者咸甯順泉張先生先生道義大君子也以名進士釋褐爲吾郡定理官其待鄉士夫不以顯晦有異每公出必便道相訪故予懇託之以有成焉謹記

晉州重建城隍神廟記

昔聖王之秩祀也修典禮以答神休淑人心以裨治道是政教刑威卿大夫敷大君之化佑良殄惡鬼神行天道之公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神道設教幽顯互爲其用也城隍屏衛生民有功社稷在周禮有司民之祭其以是歟按古祭典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崇祀典以答神休也我皇祖稽古肇稱殷禮府秩以公州秩以侯縣秩以伯自都城以及天下悉令建廟畢祀比之嶽瀆其典重且崇矣晉州神廟年久敝壞郡大夫某諮度於士民曰惟神司一方之命惟守爲神民之主廟祀弗虔責將誰諉况規制隘陋理宜改作邪肯民某等應命糾義相率而趨事爲保宇既新視瞻維肅金吾千戶吳君某屬予代言以紀歲月予惟郡大夫崇典以秩祀可以觀卿士民協心以應上可以觀義感有可述乃爲之辭曰大君之治奉上天之道也卿大夫之職協鬼神之用也卿大夫奉大君之命以爲予奪鬼神奉天道之公以爲禍福其政教之威予明威之威格有二乎哉卿大夫旌善誅奸行賞於既著鬼神威靈昭感折奸惡於未萌功用之盛未易窺測其精爲之流通則有可言者郡大夫來謁必與思曰神惟至公故能大畏民志潛消其邪僻予叨治民之寄有弗公焉靦顏於上有愧於神矣爲士民者時時瞻仰必與思曰神道至公禍福予奪無毫髮爽者惡之萌吾知之神必知之吾將誰欺事無弗思則行無弗勸矣斯不亦淑人心裨治道耶嗚呼神不可以私干福不可以倖致郡大夫行義遵道固無所禱弗公

苟一念未協於中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有不可勝言者必致譴於微施於有政事無弗公民將以敬畏乎神者敬畏乎我則夫須臀之作晉錫之榮得君得民是皆得天以獲福者爲士民者勿曰吾能敬神神將福我是吾以私干神以私應矣誠能以敬畏乎神者敬畏乎此心惟敬爲德之基惟德爲福之輿雖無求於神神必福我矣夫天人一道幽顯一機晉之士民能明乎此而行焉弗慎是能尊乎心矣能尊乎心是能尊乎天矣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在族黨必篤恩義在鄉閭必修信義是爲人之秉彝也天之所賦鬼神之所予也是爲自求多福也君子觀此以爲然否茲郡予少歲負笈之地晉貤獨行敬爲此言以相勸諭若聞禍進則實有未盡云

新建清源妙道眞君神廟記

甯晉東月城內有臺高三丈廣數畝蓋因楊氏廢城增益成之上有清源妙道眞君神廟不知所始父老云國初尚有勝國時故祠宇景泰間災弘治初居民乃建祠三楹爲高氣爽予少時曾避暑讀書於此無門屏無牆垣游人雜踏羊豕牛牧時時往來荒廢隘陋過者惻然予嘗有意久矣及登第後又以服官京都未之暇也嘉靖乙未以言事忤旨罷官里居乃率居民於舊祠之前更建祠三楹起構門觀以表神棲繚以周垣祟以階砌後結小廬數間令僧人時奉香火規制既備觀瞻維肅居民屬予記之按風俗通神李姓當昭王時在蜀郡開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於灌口歷代以靈異昭著累加封爵祠宇徧天下矣

蓋神之英氣與陰陽之氣相爲流通無所不在傳謂神風親其都威嚴飲然爲民牧者過其下必思所以宣上德達下情君神爲民興利除害也爲士民者過其下必思所以興禮義息邪僻以承神休無爲神讉也豈不有關於世教哉祀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況神之功烈顯著有如此則天下後世祠之也固宜謹題此以紀歲月

甯晉縣重建麗譙記

麗譙成邑大夫問記焉乃原厥義昔先生之典國有臺觀臺爲觀象考瑞後代因之以敬天勤民爾今之縣邑古子男之國麗譙之建陳鐘鼓以代漏周禮挈壺氏司漏司寤氏禁此其遺制非爲觀游登眺徼揚豪情之典寓焉嘗夫夜漏初嚴公私靜息乃有大人君子體國憂民不遑寧處義切公家心周遠邇拔茶牘以勞形計利病而思濟亦有道學先生發明宗旨鵝湖論道南山對語玉樹春風青燈夜雨賢母訓子和膽助勤孝子問寢衣冠猶侍貧婺苦績借東壁之餘光寒士勤學映南窗之雪色高風辨範良可興思至若豪華公子放恣酒徒酣歌長夜博簺樗蒱棄禮滅義甯知敗剛當夫辰鐘未動夜氣初良哲人君子敬直義方潛心聖賢之域神游君子之堂夢周公於彷彿覲聖帝於夢寐羔羊大夫秉貞清之節雞鳴賢妃諷月出之光有衣冠待漏之卿相有戴星圖治之循良聞雞起舞待旦不忘夜初分而盥漱弋鳧雁以翱翔斯皆聖賢君子之事進德修業之方至君懷奸飾詐昏夜乞哀登壟營爲孳孳效跖背公立私甘

喪多節靜言思之甯不知戒嗚呼君子小人各有所司蚤作夜思興息惟時大夫立政遑恤甯居士農工賈業在勤棐聞漏聲而知儆懷往哲而思齊道隆化美世變風移九有清穆四海平夷是知鐘鼓爲禮樂之器更漏乃政教之師麗譙之建非徒作也始其謀者邑里兵馬指揮北峰李子竣其事者邑大夫鈞州雨城趙子作記者前進士監察御史邑人洨濵蔡子

新建眞定府推官惠庵唐公祠堂記

新河縣士民懷唐公之德政既去任五載建祠於邑城之南城時伏臘偕境內父老俎豆其中又二載邑大夫蔡公問記焉夫新河爲眞定之屬邑節推理官也何德於士民而士民懷感之不忘若此耶惟古之君子學道愛人在上則美政在下則美俗

故施無不宜而誠無不格也唐公海寓名儒邃於理學以溫良長者之德施玄默委和之政故德被於民而民懷感之不忘也如此新河邑小事緐且當齊晉之衝制無驛遞供億之煩惟取辦於里甲休養蓄積十年者不足以供一歲之費以故富者日以朘削貧者日以轉徙邑大夫憫念焦勞徒有不支之歎公昔行部至此乃白其狀於臺院即託公與之調劑凡營建軍需之徵徭役驛傳之例及一切公務視大州縣之半視中州縣則三分之二焉士大夫稟食夫馬令節鄰州縣量與協助以此事無偏累民得息肩仰事俯育始有生民之樂邑大夫從容暇豫以待賓旅亦無迫切不支之歎固宜建祠俎豆以報之也記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公於斯邑謂不有功邪若吾甯晉爲北畿之中

縣近年儕之上等邑用獨敝亦賴唐公之德歲免幫助衝要并協濟兩驛不貲之費各屬有不便於民者悉爲達之既公且平深體民隱故臺院無不悅從今之爲理官者莫不曰明以折獄吾職也事涉嫌疑孰能諒予之心公於民情利病則以身任之不爲顧忌之蘖至於平反冤獄尤多民受保全之福亦鮮出位之譏蓋誠心直道上下交孚爾也由是言之公之德政被於屬邑者實多而民之懷其德者亦衆矣新河之民首爲公建祠者豈其蒙惠之獨深亦夫感德之誠有不能自已耳古之所謂循良者隨其所至爲民興利除害故於其去也則思之於其沒也則祀之傳之後世而不衰漢興良吏爲盛若召杜之在汝南劉寵之在山陰至今千載廟祀不絕昔予宦遊見循良君子憂國憂民政足比美前修而民之被其澤者無復昔人之感嘗歎古今良吏則同而民情則異以此益知新河之民風淳厚也感恩圖報可以覘禮矣邑大夫爲之問記德禮率民可以覩政矣嗚呼甘棠遺愛峴碑墮淚聞風猶感況於沐德若公之德政淪肌浹骨著於四方民心之感戴甯有既邪盍字山間金石可糜惟有此情難泯上以誠感下以誠應精意凝結固不以歲時之久近爲存亡勢分之盛衰爲隆替當與日星同其昭晰山岳同其久長矣後之賢士大夫謁其祠仰其風甯不惕然有動於中乎唐公名汝迪直隸宣城人嘉靖丙辰榜進士學者稱爲惠庵先生邑大夫蔡公名懋昭直隸上海人別號滇陽建祠則邑之士民某某俱列於碑陰云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廿一

明侍御寧晉蔡瓊著　六世孫水部郎今雲□校

汶水紀別序

諫大夫文岡陳先生以進言謫貳長垣遷我寧晉尹茲再遷守澤州傾邑皆走送之予亦載酒送之汶水之□士大夫皆日先生去矣吾何所取正有道諸士類皆先生去矣吾何所考德問業農者商者賈者藝者老者

幼者相率遮道垂泣如赤子別父母於千里異域先生莅此才一載矣何以得此於人人耶感而動之者以□感之而懷者以心故德斯政矣政斯動矣動斯感矣斯懷矣懷斯深矣德惟厚故感之深心惟誠故應之速政惟實故無弗沾被者矣是以養之而懷其惠風之而率其教利之而戴其恩感之而服其公天理之□人情之不能已者也或日先生雅重吾子別矣子其感而懷之也乎汶濱子日感哉懷且深哉先生有堯舜君民之具而未獲大行吾實注望懷之以天下也一言一行令人敬服予安得而弗懷嗚呼豈惟是哉不覩先生之□無以見其賢不見其賢無以知其感與懷之大且遠也先生居諫垣秩則清要矣言可行道矣謫貳縣邑處諸下僚之後榮瘁何懸絕也居之裕如垣如鄉無幾微見於顏面暨遷寧晉修政敷教日夜勤厲不日吾以中朝之彥且夕且去何爲屑此小邑聖天子思其賢嘗詢其所在諸親知在都下者咸寓書走价以爲先生賀日此道行之幾也又數月始有此遷舊事凡謫非其罪者率遷多不循資此處又大非舉望先生一無所介於懷□覩其意豈不日使吾之言見用道苟行雖終身不遷亦無悶焉若徒崇其秩而屈其道公孤之貴於我何加此

豈人情之所易能者哉昔屈原之忠賈誼之才一遭放謫即鬱抑悲憤幽楚之詞作唐宋諸士大夫或廢棄擯逐多寓情於詩酒放盲傲世以紓發其不平之氣由此觀之先生之器度爲何如也在天子則懷其忠矣在朝紳則懷其賢矣薄海內外皆願覩其風采讀其疏鬪其政稽其德孰有不仰而懷之者乎茲去又移我寧人之懷而爲澤人之懷也士大夫皆有詩文贈之予僭爲之序載其事以紀別

送別王東皋序

予弱冠遊恒山浮水入京都謁名公有道之士問其品

第當代人物即知吾鄉有東皐先生先生以名進士出宰縣邑與時不合恬退無悶且家室蕭然朝夕恒不繼處之晏如也當時無遠近無賢愚知與不知皆爲先生稱屈知先生爲屈而不知未盡厥施是徒知爲先生惜而不知爲世道惜也譬之艨艟巨艦棄之寂寞之濱而遡者不願中流而遇風波則一壺千金士之遇與不遇者時也奇花異卉何益於世采擷細瑣登之華堂孤桐美材寘之爨下匪遇中郎鮮不灰燼士之用與不用亦命也先生論道則通儒而貧病如原憲瀟灑如陶令正順適則榮期君子謂其誠貫金石氣凌山嶽有先大夫

之風自謝事抵今已四十年而春秋則六十九淸白一節始終不移當時婁斐之徒自爲得計皆以干公議[illegible]敗事久論定不其然乎先生雖未大貴大富而有至貴至富者存雖未豐其爵而實豐其名孰得孰喪必有能辨之者予嘗謂世之以成敗論人者如小兒看戲不知美刺但喜粧點深可悲也先生卽事過小邑予齋沐還掃延致草堂聽其窮天地徹古今析物理盡事變亹終日識見皆出流輩數等誠三代之人材當世之遺逸也窮困且老甚予不爲先生惜而爲世道惜也於其行也不忍遽別聊爲言以送之未盡繾綣之懷他日訪封龍之泉石過恒郡之園亭來邀先生登高舒嘯臨水賦詩傾倒壺觴放情宇宙遲訂來約

趙郡守馬白峰德政序

白峰公越絕通儒海宇髦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舊矣來刺此邦允道篤愛敎敷化洽柱史古泉盛公疏其實於朝六邑大夫將獻頌焉屬予序之予惟趙畿內之雄郡領六邑地廣俗雜且當衝劇其文牘塡如其赴[illegible]如爲勞倍於他郡前此爲政者或以才幹稱或以通[illegible]著或以嚴毅有聲白峰公顧黜聰明智戢威宏度優柔平中劑量保合以一體雜各異之俗以平剛柔向背異

尚難制之情詐爲政者莫有加焉昔宓子賤之爲單父也人不忍欺國僑之爲鄭也人不能欺西門豹之治鄴也人不敢欺何也豹則周其智僑則贍其才子賤則[illegible]乎德也觀此則白峰公體包物我順協遠近德禮之治何假外求故曰君子之仕也挑其要而不啻其節合其大而不計其細本諸身而弗徇乎外誠意流通抱落聲答夫豈徒哉稽其道則重農興學以厚其本也正俗平訟以張其化也謙愼約已以貞其度也虛靜淵博以大其公也溫良長者謬如淸風是能積之淵默而孚之顯者豈抗節傷躬崇嚴集務一時一事者之可擬哉六大

夫率由茲道共臻化理故君子曰表儀之端也觀法之同也興勢而同心也興治而同術也上下相承剛柔濟也同寅協恭道化洽也古昔所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非歟仰裨聖明熙皞之化豈淺淺哉我公學道愛人之義有足徵矣謹序

博野王府教授潘君序

寧晉教諭潘君別號守素齊東之碩儒積學種文厚倫崇義屢舉於鄉苦於主司持程度懷抱利器鬱鬱未售循制造大宗伯得與廷試除任峪州司訓以勤教著績遷寧晉教諭今六載矣始得此擢士大夫皆有詩文送

之謂予當序其事以重交誼以彰有道子以過從之雅且其子遊吾門下義不可無言夫定志居身正誼弘道古今之玄詰君子之所珍也惇本敷化錫類垂世典學之終始深造之全功也守素于旁搜遠紹以大其觀中正強立以定其操純白溫粹以貞其度玄秘浸涵以昭其化志勤而業廣德博而化光厥有由矣今之仕者莫不重內而輕外樂近而惡遠況藩封世祿習多驕侈而博野又在雲中之遠邊陲之地乎守素子乃曰正之惟德忠其來厚勵之惟誠忠其本至輔導啓沃其責誰諉怡然安之略無幾微見於顏面豈不真知命義毅然大丈夫哉昔賈生之才謫於長沙雖悲奉職之無狀而其賢為益彰董子之賢屈於江都而王卿敬禮其所以默化其驕淫邪僻者多矣聖天子御極篤倫貞化典章秩然諸宗室既禮遵制罔敢踰越守素子含弘博雅足以格其心矣禮防義制足以變其習矣固神罔智足以折其萌矣忠誠直諒納誨輔德足以致之大猷矣蓋賈二子豈能專美於前夫學以潤身教以淑世舉度之美道業之光所謂古之成德君子者非歟謹書此以伸別意

趙郡刺史述職序 代六邑作

於惟道以敷政中和之德為大猷以彰化愛慕之情獨

至道同則政一心協則誠通故治化寓於淵默而風雅形諸有象邈乎遠矣仰惟趙郡刺史白峯馬公宜慈在躬高明柔克沖襟淵度澄徹希夷來刺此邦值時多事疏閘孔棘徵調頻繁歲比不登庶務旁午公夙夜惟寅靖共乃位心存撫字政由保合事既克集民亦不擾道洽政治迄用康年蓋其本立而同義激而深用達經權動中機會可占其際哉述職屆期熊車既符六邑大夫從公于邁祖宴斯張艤帷暫駐獻酬既舉各有賦詩言出由中非徒往貢觀其交際雍容儀文雅敕誠君子之高風明時之盛事也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又云濟

濟多士克廣德心其今日之謂歟因屬代言謹著于頌

其一 隆平令

維公令德大邦是居四方為則下民其宜我邑廣阿澶澤之區屮在宮田疎壚為鹵歲苦取盈民蒙其辜公曰宮中府中例可二殊為民陳瘼災眚斯除仁風沕穆歌頌載途歲事來蘇高軒載驅考蒨彤庭褒章陸離

其二 柏鄉令

維公淵懿世承厥美翼翼在公四方是紀我邑柏人泜泲槐水況當午衢歲無寧止公致告懲困窮轉徙我公見益如毋鞠子下邑秖承四之共濟士民作頌令聞不

已續奏楓宸其遷崇秩

其三 高邑令

君子有穀四方于灼六邑千里寄此全趙泲水滌滌我邑古鄗割界鄰疆褒地褊小賦等傍邑民無控告君子莅止仁同覆燾下民其蘇沐浴澤膏王會屆期雙旌載道賜宴螭階名垂兆耀

其四 贊皇令

大人承命熊車五馬山川土田膺此民社我邑恒麓平泉之野不田斯薄賦重獲寡人鮮稍秕居無華厦大人念茲政由寬假若歲大旱甘雨傾瀉下邑秖承崇儉賤

化俗風丕變士與文雅龍章載褒永膺純嘏

其五 臨城令

我公惠和其明斤斤為龍為光如錫如金敦輿泜水房子野分實居山邑賦重民貧惟貨日石公私取頻公曰嗟嗟哀此勞人下邑秖承仰各公心庶幾撫字用康小民成飄我公寵被絲綸車服以庸來宜來旬

其六 寧晉令

猗與我公秉心塞仁體范元化民瘼是詢我邑大陸半舌地分爾望斥鹵霖成巨浸湯沐取盈歲苦莫瘳僑寄貫多役訛是因產股賦益貫去名存我公除蠹益然春

温下邑秖承宜布惟均崇勲丕積幾訃其新宜載豊碑永播德音

贈趙郡別駕序

趙郡別駕王君蜀省之名士也風度清揚才華卓犖佐郡有能聲按巡柱史移檄旌揚之六邑大夫以贈言問諸汝濱子曰為政難矣佐郡為難在趙郡爲尤難何也有總督屯務經略撫臺之尊有按鹺撫屯清戎柱史巡察之嚴有兵臬二千石郡刺史責成之備果毅者責吾辦簡靜者責吾恬持正者責吾守縣丞者責吾承翁大者責吾諧佐郡之難難其勢也郡當南北之衝佐政者

日以其二禮賓旅而以其一集政務奔走勞頓或至夜分未寢加以驛遞之罷敝里甲之凋耗徵稅之逋負而催督需索者紛沓佐郡之難難其地也頻年軍興邊事孔棘徵調之繁餉輸之苦毛與蝟集閭閻愁嘆爲政者視之如兒赤子入湯火徒隱痛於中而不能救佐郡之難難其時也爲政者專事阿承則失之邪執持不二則失之拘察宕奇特則失之疎用數任術則失之僞況此迎衝冠蓋相逐一政之美惡一事之是非朝發而夕聞於上王君當此乃能政事修舉獲上致譽者何耶曰才識之優也曰存主之誠也曰持守之定也才識優則事

無弗集矣存主誠則感無弗順矣持守定則上下無弗信矣如此則作才幹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夫豈偶然而致邪語其事則順應以大其公也勤慎以稱其履也廉約以完其潔也誠信以厚其躬也執此之道施之當大任理大事亦所優爲何有於佐郡王君官守之良諸大夫贈言之義皆行古人之道者故爲之援翰而不辭焉

邑大夫劉公德政序

大夫劉公蒞政數月上信下安時愚臣及太僕以閩馬逕道郡嘉大夫有恤民之政移檄蒞其賢貳尹黃君進蕪茹君屬予曰大夫至值淫雨害稼邊事孔棘徵調頻繁公私匱竭餓殍載途簿書委積大夫勤勞盡瘁剗畫保合事既克集民亦不擾豈惟是哉惠以安良明以折獄禮以防俗儉以先民與學造士弭盜飭奸靡不振舉矣豈惟民哉亞已率屬至誠惻怛如兄長視沖弱之弟撫摩以恩而常哀其無知吾輩感其德師其政如子弟之事尊長中心悅慕而虔恭自著也請爲摛文以表贈言之義予聞之而嘆曰大哉政乎至哉誠乎恢恢乎道化之標準格世之軌範也夫時有不同政有難易乃若時和年豐外寧內安前有所承盡一見守上恬下熙政

多暇豫爲政者無事於作爲而坐享令名矣今則繼久廢之後值難處之時當難支之勢挽之則稽公家之務迫之則奪吾民之命其難易爲何如也非天資學力之大過於人有如此哉人知大夫之勤政而不知其有漸人知大夫之善政而不知其有本沿襲既久人不知非卒變則駭上下情格大夫智周於物浸涵有容釐政之弊必先其甚剔政之蠹必治其尤弊釐蠹剔政斯行焉如雷霆一震人知修省若必待於偏擊其爲威也褻矣真誠光大政本於心則政無不善合仁體義政本於身則民無不服如陽春一轉何處不及無心於化育而品

物自亨矣夫心者政之本政者心之推爲政者心有誠僞故治效因之而下民之應亦自不同焉大夫之政化不有可見者哉昔程明道爲晉城令條教粹密而本之以誠心安靜不煩誠能動物四民之愛戴者其以此歟大夫三載考績當有諫垣靑瑣之擢太史必爲之立傳以緒循良玆予紀其政蹟將以詔嗣令此邑者亦以俟觀民風者采焉

教諭尹北川薦揚序

北川先生奉命來署吾邑教事及朞代巡薦揚其賢司訓某等以贈言問諸浚濱子浚濱子曰北川子東兖通

儒組織仁義琢磨道德爲一時士林之望吾聞其名舊矣晚發解於鄕闈亟求祿養或曰北川子懷席上之珍負公輔之器登崇陟顯乃分之宜顧不能少待而屑于此乎評者曰北川子方在壯年仕進之日爲有餘毋夫八年逾八十孝養之日誠不足也古人不以三公位易一日之養者此耳不然捧檄而喜者爲非絕裾以赴功名之會者爲當然邪吾邑陋邦儒效疎濶北川子之爲教明道義以啓其衷証經傳以通其惑覺其夢寐而指其迷途內外體用之學誠立明通之旨朝夕提撕以冀其悟且能以身爲教規矩準繩[illegible][illegible]正有古君子之

道風諸生化之翕然丕變臺省聞其賢旣署吾邑再署新河歲當屢歉適負倂徵軍需繁興事務鞅掌北川子處之有道上旣不失公家之務下亦不拂小民之情玄默委和政教兼舉桴落聲咨夫豈偶然吾嘗數與遊從其中襟淵度易直可親如商彝周鼎之爲器江河滄海之爲潤物如淸風甘若時雨聖賢之教範師道之準極也備其實孝友刑于家庭廉隅格于僚友誠信孚于士類其純德之君子者乎惟其有君子之德是以有君子之教之政在北川子爲無忝于師儒在代巡公爲無忝于風紀矣其將偕計以登造士晉之王庭經綸康濟固

所優爲蔡中郞云吾作郭有道碑獨無愧色予於北川子但愧不文無以揄揚其彷彿也謹序

南宮尹中岳葉公德政序

南宮邑大夫中岳葉公性天完粹究心理學篤敘倫彝琢磨行義德器宏遠化原固已深厚筮仕南宮畿內之巖邑也事繁賦重歲比不登加之南北用兵徵調旁午小民不堪邑漸凋敝大夫始至夙夜憂勤冀紓民困再期而邑事改觀乃戢威宏度惠養休息繼此之後惟剸並保合漸磨涵育要之德禮一變至道矣南宮海寓文獻稱易治盍因其淳厚革其末習同然之感何假外

求精其政首建廟學備造禮器考祀名宦鄉賢崇儒重道端風化也置學田爲貧士昏喪周給定其恒心育英才也建紫微書院取髦士卒業倡明理學淑士習也建觀風亭時延士君子講求民瘼資政理也建著書亭表揚徽山先生潛德及旌節義荅羣望以張風教也修邑志考據詳贍取舍精當備往事以昭來鑒也建倉庾積貯充實重民食也愼刑獄哀矜惻怛重民命也建養濟院并設義塚存恤生死先窮獨也修葺城池公署泮梁館舍樹屏備制禮賓旅也待僚佐以誠接士夫有禮愛敬由中道義交孚也崇尙儉素寬恤民力輕徭省費庾

阜羣黎也賑荒有備弭盜有方先事經畫乃克有濟也五載圖惟亦云瘁且勞矣夫心者政之體政者心之推政出於心心有誠僞治效因之今之君子莫不以仕進爲通顯名爲急大夫視一邑猶一家視羣黎猶赤子心惟誠矣誠固無弗感者故士崇節義俗敦禮讓風行化美夫豈偶然若古之君子鳴琴者數其化戴星者著其勞課農者厚其澤懸魚者靖其節一政之善已足垂世大夫廉以約已寬以御衆公以平物惠以康民殆兼而有之乎閭閻相率爲立生祠大夫嚴戒止之試觀甘棠遺愛峴碑墮淚民何心焉苟政弗宜民將睊睊胥讒厥

心違怨矣嗟嗟天理之在人心可誣乎哉夫人之於父母居則愛慕離則悲思其至情也大夫視民如子撫育愛養無一事之不周則民之愛戴如父母亦其情之不能已者建祠非所以繹其思乎此其無心之感不言之化古今可多得哉先後憲臺諸公薦揚累十餘疏大夫方且與邑之士民如家人父子之相安但恐一民之失所一政之未善吾責有未盡略不爲遲速利鈍計其器度又何如也由是觀之大夫之政洽于一邑士君子協心以應於上羣黎歸厚以應於下道德同風渾融無間雖古循良之治何以加諸於是可以觀德政可以觀善

俗可以風四方可以垂經範矣此其梗槩未盡稱述大夫名恒嵩別號中岳浙台之太平人請叙則邑師河內何君光祖德平郭君文彖諸生則恭其也

送衡府教授胡止菴序

治天下之大道有二端焉自卿大夫及於藩臬郡邑皆有政治之責自成均郡國及於州縣之儒職皆有化導之責雖秩有崇卑事有繁易要之修其職業則無負於所學其義則一也然數有不齊所遭亦異故逢時際會莘野傅巖一起而登師相遭與時違雖以孔孟之賢託身委吏乘田希志抱關擊柝所如不合卒老於行則亦

巳矣用與不用者時也遇與不遇者數也君子安於命
義而所存固不在是今之論人者貴功名而賤節義取
紛華而略名檢如擧兒看戲惟喜華靡焉知其刺豈不
有三公之貴萬鍾之富行干清議名汚史冊比之一命
之士潔已修業實彰名流德侔珪璧器重冉羿爲天下
後世之所共仰孰榮孰辱孰得孰喪卽今之世以求古
之君子若止菴胡先生者非其人歟先生天性孝友行
義重於鄉評博及羣書文詞清雅以豪傷卓擧之才因
於主司之程度隨制造大宗伯得與廷對初授清河司
訓邑教久塈儒效疎濶先生教之文風丕變一擧而登

第者三人繼遷吾寧晉掌教規矩準繩比昔尤嚴登第
者雖僅一二諸生之德業詞藻駸駸乎大進於前矣學
有贍田用之以禮視諸生之貧困如切已身觀其正鄉
飮之次抗祭鹿之對不阿承上官不奔趨權貴不干與
有司雍容馴雅而氣凌山岳若使當要地執大柄其特
立之操經濟之美不有可見者哉茲遷衡府教授戒行
有日諸生問曰止菴先生德修於身有其本矣教淑諸
人有其用矣旣遷吾邑復遷茲任亦可謂見知於時矣
時雨之化人才並茂德以爲教故人易從若藩封世祿
者多驕侈阿承則非義匡救則難合先生必有道以處

之歟淩濱子曰不然化之在德患其未至正之在禮患
其未修德禮感乎斯言易入而化易從側聞衡府之賢
名滿天下親賢樂善冠絕古今雖漢之東平河間可與
並美必將雅重先生又何阿承匡救之爲慮也哉昔賈
生之傅長沙董子之相江都俱能潛乎默化王知敬禮
職此之由也任城海寓名邦古稱多士經綸黼黻立德
立言者代不乏人雖布衣困窮之士亦能組織道義教
崇氣節蓋孔孟之遺澤鄒魯之餘風也若先生之德之
才有光前哲垂範將來豈不爲可尚耶他府二邑稱名
師儒必曰止菴先生衡藩稱賢輔相必曰止菴先生任

城稱純德鄉先進必曰止菴先生是先生有至貴至富
可仰而不可及者回視奸諛宰執其人品高下何啻霄
壤夫先生之德教於家施於二邑大施於藩封宜矣惜
未罄其所蘊先生之子汝詢德器之宏才華之美久蓄
齊魯之譽必將大展經濟發先生之蓄而未逞者以及
天下後世矣愚多罪放逐跧伏林野與先生遇從六載
令嗣復從愚遊道義之雅通家之愛良惜此別姑摛言
以相贈

送別凌惺中序

夫君子之道以天地萬物爲體以[illegible]體不遺爲用心甚

體也政教其用也禮包物我仁之至也順協遠邇智之
周也故曰法制立可以語政德禮修可以語教仁智備
可以語化盡此道者其惟悝中凌先生乎先生學有家
傳性天完粹博及羣書尤邃於理學海寓之名儒也豎
登第初授尚書郎纔遷司空大夫以剛直之氣不能阿
承宰執出爲中山別駕先生即單車之任修政敷教日
夜勤瘁不曰吾以中朝之彥旦夕且去何爲屑此簿書
期會之務未朞士服其教民懷其德誠意交孚歸諸德
禮矣由是臺省益重其賢承署趙郡再署晉郡剸量保
合各適其宜觀其教養趙晉之士之民猶夫中山而趙

晉之士之民服其教懷其德亦猶夫中山之士之民也
寧晉邑小事繁歲復大祲百務俱廢臺省以爲憂重以
先生安輯之下車首治豪猾祛其弊事良弱獲安廢墜
悉舉而邑事改觀矣士論曰誠哉朞月可也安得復見
其成時權奸既去位公論益明銓部即遷先生天雄大
別駕啓行有日士民千餘赴臺院乞留仍署縣事先生
曰此莫非民事天雄何重焉羣黎惟動如赤子之獲怙
恃諸青衿亦遂其考德問業之願既留復爲吾邑審編
徭役均丈田糧與修水利旬月之間俱有次第夫徭役
十年之公也田糧百年之公也水利無窮之澤也小邑

何幸沾濡大君子德政之優渥有如此乎是誠法制既
善德禮既修而仁智之化有乎也於戲觀先生署事之
善可以知水部之猷爲矣觀今日之猷爲可以占他日
之經濟矣夫古之君子納誨輔德作周乎先者豈惟其
時亦以德器之宏足以大受才識之優足以濟時如商
霖周冊必薦清廟梗柟豫章必柱明堂未可輕試而小
用之予發棄且老挹先生道德之光覩茲德政故樂稱
述非私爲先生履貫爲朝廷有此大君子可當舟楫霖
雨慶也此後冀觀經綸事業之成以慰吾山斗之望云

代諸生送凌悝中之任天雄序

恭惟恩師悝翁凌先生夫子以司空大夫出守中山臺
省以寧晉凋殘之甚重以先生安輯之生輩聞先生之
在中山教養兼舉繼署趙晉二郡諸青衿悉在其陶範
相率執贄門下先生即與之升堂得聞所未聞見所未
見以遂依歸之願無何復遷天雄驚車將發諸生設覿
帳於洨水之涯舉觴以進敬致辭焉惟皇上帝生此下
民父母鞠之大君養之師道教之故人道立而倫理以
明禮義以興治化以成故曰民生於三而師所以成君
親之愛全天地之能愚聞之師曰天地萬物之陶冶屈
孔世教之爐錘六經羣聖之形模師道摶埴之大匠不

其然乎夫吾儒之道何道也周公仲尼之道也二帝三王之道也天之道也治天下在道傳道在師周衰道廢天生孔孟以傳斯道降自秦漢此道失傳雜霸雜夷之治興異端邪說之禍起生民之害極矣宋興程朱繼出相與倡明絕學而斯道賴以不墜建炎南渡中原文獻殆盡寥寥數百年於茲矣間有一二修明之士然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未可以語明道也而大江之南朱陸之派猶存近時陽明甘泉二先生講明授受經生學士靡然從之道義之風同乎鄒魯生輩產此陋邦徒有高山之仰望洋之嘆而已今日得聞夫子之訓開示四教旣

竭兩端陽明甘泉之宗旨周程張朱之講明帝王周孔之授受悉在是矣諸生何幸焉觀夫子之動靜語默準繩規矩無非至教施於有政仁義並用明通公溥皆可爲後學仕進之準極茲奉進道範彝墻之見寤寐之思何能已邪惟有研精覃思尊其所聞由困而知求無負於明訓但恐山徑茅塞苦難而止不能陟彼崔嵬航茲沉滯也雖然夫子具大人之德以天下爲度無不欲斯人之入於善惟願早登相位經綸調燮以濟時艱以淑斯世此實天生先覺之意亦夫子憂世之心也夫哲人日遠瞻望靡及尚嘗負笈裹糧再趨函丈以圖卒業

四書學傳序

四書孔門授受之書一道相傳明先王之道繼上天之心以立斯民之命也天生帝王立之政教禮樂以生養和輯斯民周衰道廢異端並起天復生孔子憫斯民之陷溺憂斯道之無傳乃祖述憲章定爲六經以存斯道是爲王者之大經大法萬世生民之常道也其微言緖論門弟子記之爲論語二十篇一傳而得曾子述明德新民之義作大學再傳而得子思述性道誠明之義作中庸孟子受業於子思以道不行退而述仁義七篇以明王道以斷羣疑致仲尼之道獨尊於千古是道也天

之道也帝王之道也人之性也以心感心故人易從以人治人故道易成萬古此天地萬古此道也天下後世寧有外六經四子之道而能自立者乎四子與六經相爲表裏其指廣大淵微古昔各有師傳不爲訓解肇自註疏歷代因之作爲傳義者百餘家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宋朱文公先生作爲集註折衷羣說至爲精當蓋帝王之道非孔子不傳孔子之道非朱子不明有功於斯道大矣竊自放逐以來教授生徒志在融釋經傳以求斯道奈何後學小子不爲切實近裏之學競爲浮靡枝葉之文以趨時尚以媒利達顧於聖經賢傳邈不措涉

是爲違經叛道矣予竊有憂焉乃輯爲此說以便講讀經文之下必首宗朱傳其原無朱傳及獨具大指者取古今名儒之說及聞諸師友者以發明之間亦僭附己見以求通暢庶幾指示正途挽回末習少有裨於初學爾多士果能體認經傳有得於心發之則爲德言措之則爲德行處則爲抱道君子出則爲行義君子有益於斯世斯民斯無愧於孔子之徒也是爲知行並進之功是爲二業合一之學夫學必端其始斯有以大其成多士其猛省於斯

壽孺人張母八十序

嘉靖甲子秋日張母李孺人壽登八十諸生乞代言以爲觀惟昔淩坡先生同遊庠序十年文會兩偕赴秋闈其子九衢復遊門下義不可以無言也夫古今稱壽考者有三耋以年齡之久近爲次第君子之論則以德體爲上令名次之而年齡在所不計何也觀古之賢姬貞母開大邦家有裨風化女中聖賢君子史不絶書若屬人者克修壼政婦道成夫母道成子古今一揆也是爲德壽是爲上壽豈世俗之以年齡計者之足云哉或曰修身齊家丈夫之事無儀無非婦道也何與於外政而取之不知閨門萬化之始螽斯桃夭化行四國斷織和丸克成賢子爲可見矣故曰觀其外足以知內政矣觀其子足以知母道矣淩坡先生紐繩道義耿介絶俗鄉評推重筮仕樂安再謫曹邑夙夜在公清操愈厲先生治外孺人治內布衣蔬食壼政肅然夜則教諸子弟讀書督女奴紡績人皆曰先生平生高義皆孺人內助之良也九衢博學能文孝親弟長謙虛受益萬里雲霄有可占者婦德母儀不亦可並見乎諸生曰先生稱述母德亦鄉邦之所共知者也敢問承家啓後之義曰寧晉稱世族名家必首張氏始教諭公自雲中來掌教事邑之文獻皆其託始至淮陽別駕公賢名益著淩坡先生

剛大直方三代造士之遺英在孔門其冉閔之亞匹歟再領縣邑廿貧樂退忠信篤厚行有表防執禮守義迫老弗渝孺人爲長沙二尹之孫息家世業儒相先生立德立業嚴訓子姓張氏文獻比美前修家聲益振矣張氏累十餘葉傳家數百年于茲自淩坡先生義方嚴訓子孫無不謙謹好學砥名礪行近復進於中和純粹文質彬彬矣而不忮不求一介不苟取予之家風不爽是能世其德而不變濟其美而愈光也諸生復進曰愚輩晚生願聞淩坡之大節曰先生家食時行義高潔師道嚴肅其教人以篤實切近爲先其教子弟孝友忠信融

釋經義之外無條事也故張氏子孫出受義方入承慈
訓恭敬勤恪無敢爲遊惰浮華之事者自先生以前張
氏家法號曰剛方易直自先生以來規矩準繩撰爲謹
密是爲鄉邦之楷範是雖先生之教成之孺人内助之
功實居其半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養子弟之中
養子弟之才豈直過庭之訓蒙養以端其始義方以成
其終父德母儀均也孺人得大張氏之功豈淺淺哉於
戲孺人諸福駢臻既壽且康矣積久而厚畜極而通天
之道也張氏世德相繼子孫理當大顯孺人餘慶寧有
窮已耶諸生友其子祝其母禮也予忝道義之交辱申

辭焉諒非爲諛者謹序

代贈心田魏二守德政序

趙郡師儒价二生來謁曰大別駕心田魏先生署我趙
郡有德政於民有教澤於士類學官沐其德服其教將
獻頌焉請代言以申其志予作而言曰政教宜民古之
循良也懷感獻頌君子之道也予何其辭焉予聞先生
爲中州之大儒其學無所不窺天性孝友琢磨行義篤
矣發解省闈蜚聲藝苑士林有公輔之望以親老謁銓
部司衡鑑者觀其藝業純正器識宏遠曰此珪璋之器
榱桷之材可以薦清廟柱明堂其來就此必爲親而仕

者然以恒郡爲神京四輔別駕職任繁重授之俾得養
布夫先生以養親爲重以就仕爲輕是行古人之道者
銓衡出格不以常例拘爲得任賢之道也臺省以趙郡
午衢繁劇爲甚時復多事乃借重於先生先生至興革
損益劑量保合恭儉惟德節省宜民以禮爲郡郡以治
爲表防加意學宮作興士類三月而喁喁頌聲盈於道
路矣六邑令承之宣布德意幅隕千里之民莫不感悅
是猶召伯之旬宣文翁之化蜀也師生獻頌夫豈阿私
或曰先生署此幾三月耳何以見知於臺省何以見稱
於士大夫何以得此於六邑何以得此於諸青衿也曰

爲政有道道必有本先生以純孝之德出其惻怛真誠
之意發爲宣慈惠和之政務如清風甘若時雨獲上乎
下夫豈偶然是誠昭代之循良牧人之經範也昔成周
以鄉三物造士故人才充盛治化獨隆漢以孝廉取士
故當時良吏爲盛孔門之教惟在求仁求仁以孝弟爲
本故其出者皆忠君愛國顯名於諸侯其處者皆行義
粹白聞風於百世夫孝德之基也政之源也忠可移於
君順可移於長忠順不失足以及民矣先生他日登崇
陟顯建功立業有足徵者夫祿仕養親孝之成也榮名
顯親孝之大也可以觀其德矣可以觀其政矣學官咸

德而作頌焉可以觀其風矣予故樂於稱述但愧不文
無能盡其揄揚也

邑大夫李頫源三柱史同薦序

邑大夫李頫源先生奉命來涖我寧晉甫朞年政成化
洽頌聲並作提督學政嚴泉徐公代廵愚齋董公廵鹺
紹庭李公一時三疏同薦其循政於朝咸謂大夫才堪
大受少尹南圃王君以贈言屬汝濱子汝濱子作而言
曰美哉循良之政乎是誠濟時之宏才足垂牧人之經
範也詎哉觀風之使乎無忝耳目之重寄有裨激揚之
大典也且三疏不約而同上信下孚可以徵輿論之公

矣顧予何言粵自五等廢而郡縣置守令之職號曰親
民天下之治忽關焉生民之休戚關焉道德齊禮移風
易俗鮮不由之昔之作牧者如列國西門豹董安于之
政漢世龔黃卓茂佽寬之績或以才幹稱或以通敏著
或以寬平得衆或以嚴毅有聲率能澤被生民有裨治
化而千載之下惟歸重於孔門之士曰子賤才智仁愛
民不忍欺曰子游學道愛人絃歌為理豈非以天德王
道之學施之為忠誠仁厚之政如父母之於子一體相
安情愛無二耶大夫體國憂民德禮之化古今若出一
轍夫豈一時一事補偏救敝矯飾末物者之足云哉借

尼曰德之流行草上之風也賢之朞月而可之言豈不
為益信茲邑舊稱易治三十年來為長吏者多以事解
任而署事者叅錯其間朝令夕更事無法守僚佐解體
案牘委積逋負益多遂成凋敝中間災眚者又十年餘
天時人事相因如此非但公務廢墜小民困憊已極大
夫經權互用調劑得宜事既克集民亦不擾歲復大稔
天人協應而邑事改觀矣夫以積敝久廢之餘而能與
舉於一旦非其才德之大過於人有如此乎三疏之薦
誠非溢美也稽其政跡陶育青衿表揚行義興利厚農
均田平稅先教養也裁省館穀不事阿承約已率屬敦

崇儉素端化原也聽斷惟公平反寃獄禁戢豪右撫綏
柔良張政體也徵歛以時緩急有序賦役有等貧富適
宜息民力也減削馬價革除餘耗調停驛傳處分協濟
節民財也申嚴保甲革竊屏跡約束奇兵遊惰易習銓
飭胥徒清理廢閣條理精密安靜不煩明通公溥應機
立斷士民樂業詐暴革心四境之內如沐和風甘雨所
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非歟於戲商彝周鼎必薦清
廟梗楠豫章必柱明堂權奸既斥公道益彰聖天子側
席求賢司衡鑑者破常格以待卓犖之士其登崇陟顯
作舟楫霖雨以答中外之望不占有乎矣大夫海宇名

儒道德文章爲中州士林山斗茂德茂功自其能事願一言何足爲輕重但愧不文於大夫德政之美實未盡稱述云

贈中塘李子誠壽親序

中塘李子誠江右金谿産也以舉進典籍爲業往來與楚恒越之匯且久寓恒越恒越士大夫雅重之將治裝南歸壽其母諸生謁予乞言以彰母德曰中塘子幼孤其慈閫胡夫人命之曰汝家原由浙江李觀之裔當以詩書世其業今母子伶仃孤苦若是吾觀治生者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君子皆勉爲之若忠信不失以養其親

友于兄弟雖布衣亦貴矣子誠之金陵擇業以舉進典籍事近清雅服勤於茲者十年餘朋儕稱其行義士林重其篤厚故諸生敢請爲汝濱子仰而嘆曰人子之孝其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何關於尊卑貴賤亦何關於士農工賈帝王之教民必以孝弟忠信帝王之養民必以農工商賈彼服食飲奉生送死極國之大政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故雖商賈之業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其關於治道大矣昔管子設輕重九府桓公以霸是已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富厚則仁義禮讓與焉若必人皆爲士治詩書而語道德將安所取給哉昔文王誥教庶邦俾之牽車牛遠服賈以孝養厥父母者此爾若中塘子不廢母命涉跡江湖而懷君子之德隱身鬻販而全孝友之行膠鬲孫叔敖亦嘗爲之豈獨周白圭越陶朱公耶故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中塘子取餘羡於帝王周孔之籍而交游賢士大夫之列不亦爲本富乎中塘子且道其慈閫教諸孫讀書守禮執義家政肅然是中塘子雖未得力學以緒大儒之業然失之身而得之後人其爲幸亦多矣夫中塘子治生以孝其親慈閫嚴教以成其後母儀子道克由古訓李氏之後其大昌乎母氏之遐祉餘慶寧有窮已耶諸生謝

曰夫子之言通天下古今之大道也中塘子持此奉親足以慰悦慈闈答其孝思矣

送關西三川王子序

夫古者君子之交相合以道相知以心相契以情夫惟道之相合心之相知也是以有輔仁之益有同升之慶有相規之美有起雜之節致身通顯者不忘江湖之遠潛伏側陋者抗禮援垣之貴益不諂不溢惟視道義之所在焉當然邈哉高風不可尚已予觀三川王子殆庶幾焉三川子關西儒者也其來司教吾邑士大夫樂與之遊予以見棄明時深居簡出惟言行之不足以動物時不免於愆尤也獨于三川子過從頗密夫三川子非

有經世遊作之文超代絕俗之行顧惟準繩規矩融釋經義外若古朴獨含內朗孝友任恤古選士之最優歟每相接談辭不根諸至理而平易正直之心誠信惻怛之行藹然可親故予里居餘二十載于宦遊者過從無幾焉茲遷河曲教諭啓行有日矣顧吾輩儒者固不待彈鋏高歌以相送賦詩飲酒以寫情送別贈言惟有論心耳夫三川子蹈古人之行者惜不逢時以取高官大爵其制行之美有可尚者令罔廣譽亦足以爲榮矣使其致身通顯必不忘貧賤之交窮居隱約亦豈折節于權貴其視貴賤死生利害榮辱一也此三川子之心也他日予懷三川子而有所益焉以免於愆尤是予能不忘三川子也行矣勉崇令德斯文道義之雅六載交遊之密固不限於山川之修阻歲時之久近也噫予於三川子者友也相合者道也故與之論心以序別

送邑大夫述職序

嘉靖癸丑春是當述職之期四海之內自畿甸及於列省凡有專城民社之寄者罔弗先期入覲遵定制也邑大夫戒行有日士大夫謂予曰大夫政協時宜心存撫字溫良長者穆如清風我輩皆有詩文贈之惟先生序之以彰德政予惟朝廷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宜六典

以詳考察凡以康乂小民焉耳爲政者率多深文鍛法以爲能修外治末以爲良逢顏逆向以爲恭催科籌畫以爲績彌縫粉飾釣采華名惟便已私已矣顧於民何有毫髮之益古之稱良吏者曰卓茂曰佽覽茂惟覩民如子舉善而教覽則勸人業農子弟就學其效至於教化大行歲逆爲孝實未嘗務赫赫之名故漢章帝亦厭俗吏之矯飾干譽取劉方之安靜宜民然則虛文無實多事自擾又爲政者之深戒也故曰四方異制民生異俗繁簡異地劑量異宜若吾寧晉其邑僻無將迎叢脞之擾其俗朴無豪猾奸詭之訟其民馴無逋賦侵盜之

弊民易治事易舉要在保釐和輯之耳不觀諸牧者乎
惟擇其水草之便衛衍林野時制其敗羣者而已若集
以鞭朴之則散亂馳驚觸決藩籬蹂躪禾稼非良牧矣
大夫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與學厚農平賦釐弊敷者之
外恬靜玄默與民相安於無事吾邑之民其有良牧矣
哉我聖明稽古定制考績課最治理效著則有璽書褒
答崇秩超遷若大夫之平恕宜民固當首被寵光矣大
夫中州之產也予昔承乏叨有一日之雅故未暇作頌
而惟序其實云

送邑大夫劉公擢太僕寺丞序

大夫劉公以東魯名儒來蒞吾邑既三載政通民和頌
聲並作撫按諸公屢上其才司銓衡者重公之器識者
成可勝大任擢太僕寺丞既蒙俞音士民攀留不忍
其去予夙承知愛可無言以相贈乎夫古之君子居則
修其具出則達其用故孝友信義足乎已是之謂德行
詩書禮樂備其器是之謂才藝涵養堅定充盛渾融若
商彝周鼎之爲器梗楠豫章之爲材天下皆知其貴重
而未可輕用故其出必建功立業澤被當時光垂簡冊
非徒然也若大夫者非其人歟自公履任連歲水災異
常田廬漂沒民不聊生加以南北用兵租稅未蠲徵調
頻急陵寢關隘之修葺又事之不可緩者公則勸貸導
事徐爲補償寬其稅期以俟秋成力役之征令富者出
雇値貧者往役是以疲瘵之民多所全活以救荒首當
弭盜也申嚴保甲而四境獲安以儒效疏淵也端其表
範示之章程由是文風士習翕然一變善政種種未可
殫述是其學術之正而經綸素定剸劇適宜才識之優
而意見超絕思機立斷德器之宏容諸保合爲民造福
祉一邑猶一家視小民如赤子斯民之戴若父母良以
此哉或曰以公之才器授之繁劇重任始得展其驥足
若太僕職專馬政安能盡其所施予曰不然國家大事

在戎況今邊圉多警戎馬爲重持衡者意在先國家之
急以需才爲首務耳雖然予尚有說焉在昔成祖定鼎
北都令畿輔及三省養馬歲例起解寄養近京州縣率
然有警十萬之馬旦夕可集安不忘危聖慮至深遠矣
歲久玩息所產者不堪起解乃令買補寄養者不務存
恤損耗頗多倍價補解率皆山陝之馬民困極矣今日
復祖宗之舊祛積習之弊則爲通變宜民之一法然則
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慢立準限以程其課
徵折價以省其費實我公之所優爲也其有益於治體
加惠於斯民非淺矣予竊有望焉他日登崇陟顯必將

大有所施而澤之所被爲益廣言有盡而意無窮甘棠之愛何能已乎謹序

邑大夫王公督餉序

嘉靖戊午夏四月北口寇大同右衛被圍再閱月烽火不通糧道阻絶聖天子震怒先命少司馬芳溪江公救援復起大司馬虞坡楊公督兵北伐繼命少司徒水東閆公督餉水東公委之中齋劉太守公太守公擇屬之賢令五人分任其事我大夫首預焉時糧道險遠且阻於口中齋公以爲憂水東公有檄云右衛食盡將士皆不任干戈旬日糧不至則城不守是斷吾京師右臂也

各畢乃力無干國典我大夫倍道趨中山會中齋公相與調度平糴僱值隨宜區畫上既不稽公務下亦不拂民情糧百萬石旬日皆至紫荊隨援兵以達右衛城中惟呼將士奮起堅守如山不可撼搖口乃解圍北去是役也天子責之廷臣廷臣委之守令二三守令相與經畫調度旬日克集使司馬成薄伐之功司徒盡宣猷之力將士蒙保全之福聖天子釋西顧之憂是其賢之昭著而功之可錄者時監察御史何公按巡其地移檄襃之評者曰使旬日糧不至則右衛不守右衛不守則宣大隔絶宣大隔絶則戰守失宜以今日言之成事則在廷臣而展力則由於守令憲臣之旌揚是爲得體昔漢唐擇賢守令布列遐邇其著功史策歷歷可考即今轉餉之勤勞無忝於古昔誠非溢美也夫士君子明體適用窮養達施應變出謀緩急有濟是爲卓犖奇特之才而求賢以經世者恒稱難得若大夫者非其人歟公蒞寧晉未二載勤勞盡瘁剸煩保合惠以恤民明以折獄禮以變俗嚴以自律興學造士築防祛患仁政種種未可殫述他日登崇陟顯建功立業益所優爲矣士大夫皆有詩文稱賀二尹王君屬予代言但愧不文無以揄揚其盛美云

送張子猷遊成均序

下博張君子猷承父命將入遊成均其親李子以贈言問諸浚濱子浚濱子曰子猷之爲學也吾聞其樂

可與進矣茲遊其將大有進乎昔馬遷遠遊歷覽增其聞見李固負笈受學爲時大儒子猷其將奚於是乎猶夫觀山川者一登太山而天下無山矣一望滄海而天下無水矣成均者其賢士之太山滄海乎凡畿輔之穎異齊魯之儒雅秦晉之豪邁豫梁之才儁楊粤之精英吳楚之瑰奇咸萃於斯矣吾聞之旁取者宏其才遠慕者周其智善擇者益其能大心者勝其任茲四者學

之道也茲遊其將友天下之善士而能進於是乎我國
家建成均擇碩儒而立之師羣天下之才俊而造之固
欲希蹤三代升斯世於大猷也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子軾擇而取之相與切磋麗澤其將修仁義與
禮樂探性命之原究天人之蘊涵泳聖澤升堂入室張
英聲馳碩望不亦美乎他時用世措之則建功立業可
大可久極之則燮理寅亮彌綸參贊斯君子之遠猷大
賢之玄詣也是能宏其材周其智益其能勝其任矣師
友之道顯君臣之義盡斯不㾎乃父命矣子軾茲遊其
能勉旃於此哉

送郭栢峰掌教武强序

栢峰郭先生三晉名儒篤行君子也筮仕吾邑司訓六
載以勤教著績擢武强教諭乃翁條山先生昔掌教豕
學時予承乏中州渠受學於苑洛韓先生予亦苑洛門
下士實有同門之雅栢峰先生來此過從頗密其子叅
翼復從予遊道義之交蓋已三世良朋日遠何以爲情
送別論心聊取贈言之義夫三晉名族首稱郭氏蓋有
道之苗裔雖諸縢不存其高風遺矩猶有未泯者故代
有聞人近世先生之王大父重慶南康二太守今皆稱
郡雅望乃祖乃父皆以鄉進士厭簪青期會奔走承應

之事成就真定教授承寧教諭條山先生究心理學先
生承歷世之餘風家庭之彝訓故其涵養造詣弘博深
遠良有以也尚論其大節先生天資誠慤獨舍內則孝
友忠信無間鄉評博及羣書文尚理致深厭浮誇枝葉
之詞亦能古詩冲和平淡適情而已平生絕聲伎之奉
惟好鼓琴風致高雅遊心禮樂躬行實踐非三代之君
子乎夫君子之仕在行其義苟得其道雖抱關不以爲
卑苟失其道雖三公不以爲榮觀先生家學相承樂就
儒官蓋內重外輕卓有定見視富貴利達如浮雲之過
太虛豈非抱道而吏隱者乎吾見其觀古而心純行方

而意美其處僚友義乎而倚真其教諸生首德行而次
文藝辭受取予無一不合於道在鄉邦可爲鄉邦之師
範在郡邑可爲郡邑之師範推之遠大何所不可其教
吾邑既效矣將以古君子之設施之武强武强爲海寓
文獻多士沾時雨之化升堂入室又非吾陋邦比也由
是觀之學術之正行義之美自始至終一於道義而不
苟非大儒體用之學乎是道也濂洛關閩之所講明洙
泗鄒魯之相授受先生爲學教人無非是道施之多士
宜無不化者先儒云天下善日師師道立則善人多而
天下治先生雖未達其官實達其道矣彼邑有賢宰先

生行古人之道不偶於時者先生與之遊從必有合義
强齋子之故人爲道予任情散帙遺棄世故逅復與天
地萬物是非榮辱兩忘不知强齋以爲何如嗚呼先生
行矣道義之交通家之愛勤宜令德無負夙心相去未
遠音問易通把酒論心尚訂來約

送新樂尹錢五泉序

州縣徭役率三年一次審更覈境土之廣狹等衛迭之
衝僻稽貲產之增減核戶口之消長以爲上下輕重之
則國家定制也寧晉爲北畿之中縣二十年來列之上
等是以富者日益脧削貧者日益逃移監司不加察長

吏不知恤小民積怨不能取直於上今當審更之歲復
缺長吏二千石以寧晉凋敝不支乃白之撫按以此邑
託之五泉士民相告曰聞此公宰新樂士率其教民安
其業再平巨盜境內大治屢承委審數邑均徭及賑濟
諸大事數邑俱受其福此來吾邑將並受其福歟公至
果能虛心聽察稱量裒益上下輕重如鑑空衡平無毫
髮爽富者既服貧亦稱便昔之役猾習於影射之徒無
倖脫者里書之弊刷洗無餘士者農者長者幼者遠者
近者皋欣欣然曰數十年來未若今歲之均平安得借
公三載以造我無窮之福乎評者曰寧晉民夙大不如

昔不知民窮則不堪不堪則變勢使然也叢謗積怨豈
直小民之咎不然公至幾旬日治幾一事何昔之敝敝
者今則嘻嘻昔之叢謗積怨者今則歌頌載途是知民
之怨否顧爲政者之平與不平也公齊魯通儒究心理
性爲士林之望筮仕新樂開誠布公視一邑猶一家視
小民如赤子允道篤愛玄默委和作循良之稱首爲牧
人之經範益其膏沃而光燁本滋而末茂體用相孚動
中機會可占其涯涘哉其取信於上愛戴於下有由然
矣評者又莫不曰古道難復使爲州縣者咸若公則州
縣平矣爲轄司者咸若公則郡國平矣爲宰執者咸若

公則天下平矣是以古之循良治理效著有入爲三公
者蓋以長才碩德不以資格拘也公將漸陟崇顯造四
海蒼生之福乎予跧伏林野深居簡出獨樂與五泉遊
從者實好德之心不能自已於其行也聊爲言以送之

書經便註序

書者記事之名經者典常之義帝王立政左史記言右
史記事君舉必書以昭監戒掌之太史是曰尚書孔子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歷夏商周聖君賢相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性命道德政教之義刪煩舉要著以爲經可以
軌範百王垂訓後世書凡百篇秦火之後絕傳漢興處

求遺書得之伏生所授孔壁所藏存者五十八篇漢晉隋唐諸家傳疏各有異同義旨淺略宋儒以經義名家者固多惟建陽蔡氏折衷羣說獨爲詳備予自少歲受讀放逐以來隱居教授柰何後學之士類尚浮詞穿鑿附會破壞大體不知君子之學以明道爲要如此是爲遠經叛道矣予思正其習以挽其趨莫若詳其說以導其入乃尋繹舊聞依據蔡傳參考衆說成此訓詁要在平實敷暢發明經義詞則歸約而義則加詳無俟旁求一經之義展卷可得敢云羽翼聖經冀有便於初學爾嗚呼帝王體天以立極孔子述經以明道天地爲斯道

之體帝王爲天地之心聖經爲帝王之業宏綱要指廣大淵微開萬世道學之源造萬世生民之命此孔子述作之心也學者誠脫去末習究心實理因傳以明經因文以見道體驗於心身符合於言行帝王周孔之傳其在我矣居則抱道以傳經出則推心以輔世體用合一之學成己成物之道不外於此後之君子觀此以爲然否

封行人司行人曉江蔡公榮慶序

柱史蔡鳳樓先生奉命按歷畿輔在駕郊居語及前任使職得遂移封之請勅授封君曉江翁蔡老先生如其官將舉家慶屬予代言讀其奏疏觀其至情悚然有動於中乃爲之摛言曰此實朝廷曠蕩之恩先生純孝之感獨蒙俞旨以報二親啓八品移封之典貽將來使職之慶則自先生始矣予昔叨任此官曾乞移封因閣前此同官者歷年陳奏俱未蒙俞允葢以行人八品國典止封其身復欲及親是全私愛以踰典禮非國家之制也先生既三載考績當有勅封之典以吾親未沾一命安忍先之乃陳乞移封先及吾親以爲報此時先生已授監察御史且逾年矣不待御史之封而姑就行人之秩葢以吾親日就衰老乘時圖報以盡愛日之誠耳揆

之典禮不遂出於至情眞切由是聖心嘉允夫豈偶然而得耶士大夫評曰曉江先生海嵎通儒天性誠篤粗織道義孝友著聞以文尚理致不協主司之程度中年不復進取安貧樂賤抗志高尙鳳樓先生夙承庭訓邃於理學充養完粹爲世大儒登第初授使職御金明義特著清操徵遷柱史忠言直氣推重西臺出按畿輔激揚有體風淸弊絕其忠孝大節孰非曉江翁之彝訓夫以高官大爵爲榮得君行志爲通人情之所同也古之君子乃有修其身爲法於子孫培植於前而食報於後德之所及敎之所加流風餘慶愈久而愈光者若曉江

翁非其人與是其身荷山林之眾而懷抱公輔之器跡涉江湖之上而道行魏闕之間教由戶庭之近而義周天下之遠德見於世未爲不榮道行於子未爲不通也今日褒封之典揚舜訓以答孝思者姑爲之兆爾觀先生德器之宏遠必將大麾崇顯登庸三事啓沃輔德建社稷之功垂鼎常之器大忠純孝所以報朝廷以報聰江翁寧有既哉昔李密陳情一疏君子謂其心通天地誠貫金石至今讀之令人感動鳳樓先生移封之疏真愛至情古今一揆其感動君心良以此耳夫君親一倫忠孝一道家國一理遠近一揆褒封之典義方之訓顯

揚之孝報國之忠作縉紳之經範垂風教之準極道行於君親德孚於上下斯其至矣而獲榮顯以悅親是育有順以爲孝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曉江翁以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先生以之於戲龍章賁飭光賁華堂冠蓋名公稱觴德里純嘏眉壽諸福駢臻當與南山並峙東海同其長久矣璣不及拜堂下辱申靜局仰茲彝德故樂稱述但愧草野之言未足以揄揚其盛美云

邑大夫趙兩城德政序

夫學道愛人政莫加於德禮行義達道德莫大於中和故君子有明德新民之學斯有憂國愛民之政政本於心是曰仁政心本於誠是曰德禮合心與政是曰循良觀夫鳴琴者張其化懸魚者定其操戴星者屬其精閉閤者求其本作循良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爲可見矣我邑大夫兩城趙先生其行古人之道者歟寧晉晉半舌氏之邑禹貢大陸之澤國語薄落之水霖成巨浸旱則疎墟半在宮田倒不災免且當齊魯之衝賦役煩重爲政者恒以道負爲漫先生銓授此邑方村李司空富菁道其前任樂陵之政且爲吾邑得賢大夫賀及觀厥果能推誠待物平易近民剃荳得宜士民胥悅茲當報

政之期都憲李蟠峰先生嘉其德政移檄旌之少尹高君屬予代言夫先生釣臺之通儒性天純粹德器宏遠琢磨道義希蹤往哲其爲邑也政令詳明而行之以平恕厚重不煩而本之以誠心叢慮宏慶玄默委和敦本數化要之德禮上信下孚夫豈徒哉稽其事興學造士倡明理性嘉重孝友賙恤困窮育英才也興修水利厚本抑末寬其租庸阜民生也修舉典禮表揚節義尊崇齒德張風教也聯嚴保甲譏察有方屢獲劇盜安良善也禁戢豪右斜剖胥徒刷奸剔蠹袪民瘼也儉素節省不事阿承愛養代[illegible]寬民力也公平明決折獄惟良開

釋無辜重民命也託交正直門無私竊聽察惟明端化原也未期而邑政改觀矣不然蟜峰公瀕寓名賢人物衡鑑曾論美者哉夫為政之端有二政本於心是為有禮致飾於外是為作偽內外之分誠偽之判觀人者所當察也今之為政者以簿書為重則會為賢粉飾細物剗采華名惟便巳圖顧於民何有毫髮之益若夫誠心直道政必宜民雖無心於獲上致譽斯民陰受其惠多矣此推心為政政本於誠合內外而一之者也漢興良吏為盛考之諸君子重農勸學節儉先民率能變俗維風以臻治理有能果三代德禮之化推此心以為政者

其放當不止此矣夫牧者牧也順涼燠之性擇水草之便任其徜徉自適時一制其敢犨者斯為良牧牧民之道何以異此好逸惡勞喜公疾私弱則思植枉則思直其常性也為政者均其勞逸公其好惡推巳之心通之人人非斯民之父母乎自久任之法廢而人求速化其視官守如過傳舍司權衡者乃計功於旦暮掄擇於毀譽是且誠偽之難分潔汙之莫辨也庚桑子曰好貿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好貿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汙哉今則以黑為白以潔為汙何所據以為掄擇良可慨嘆先生宜慈惠和允道篤愛事取便民不求聲聞非古之學道愛人者乎而治理效著登崇陟顯理所必至愧予不文未盡揄揚聊述其梗槩如斯云

辭免建祠啓

謹啓上毅齋楊先生台下近蒙按歷本縣據諸生呈請川修理廟學及贍田等事允行該縣建祠表揚云本官明正學以淑人心捐巳財以資工費人文事功俱有成績俯報之典在諸生誠有不能已者仰縣作速擇地掄材計工完事具報續承欽差都察院葛雙石先生欽差察院方聽崖潘巽麓孫合山列位先生俱允行該縣竊惟古之鄉先生歿祭於社者以有功德於當時故後人

報祀不忘也我朝雖有鄉賢之典必以出則建功立業處則立言垂訓者當之故祀之者為合義受之者為無忝伏念聲叨竊名器無益於時吾道放逐以來優游林野飽食煖衣自愧為天地間一蠹近因本縣 文廟儒學年久敝壞以務農所積稍加塗塈贍田之事但增十一於千百而巳嘗思異端之徒琳宮梵刹擬之朝堂皆其翼衆徒繁崇尚夸大者為之况吾輩祖述帝王誦法孔子者乎一念報本之誠實有不能巳者今蒙垂愛過為誇奬俾聲名浮其實何勝愧汗惟圖砥名礪行寡過衰年以求無負於教愛是所願也若建祠一節伏望垂

亮允示本縣暫且停止待毀身歿之後果不爲鄉里所
棄厠一名於鄉先生之末足矣又況連年災傷公私匱
竭建祠所費恐遺累於鄉黨也草率冒瀆不勝悚仄

兵馬指揮曹君墓表

嘉靖甲寅兵馬指揮曹君卒於官其子洗以墓表來謁
君予弟姻也義不可辭按曹氏自宋元迄今世爲寧晉
鉅族實出濟陽僖王之苗裔與我朝曹文忠公通譜自
漢武丘世且某至其父某皆以積德厚倫敦義樂施
見稱於鄉里君幼有大志克邑庠弟子員績學種文藥
華嶽立封君早世太儒人教之遵其訓誨罔敢或怠見

弟五人恭遜和樂通財篤義朝夕饔飧一人不至四人
必不先食友愛切至子弟化之家庭之間雍雍睦睦太
孺人親其二兒無異已出凡應用者必先其二兒且厚
次方及君與二弟鄉邑稱壼範之良者必曰太孺人暨
登冑監慷慨易直崇信重義事必先人後已海內名士
樂與之遊大司成涇野呂先生嘉其恭敬誠愨以積分
列之上庠凡公務必委之經理以事謁大冢宰松皐許
公見其應對敷陳稱其才識遠到之器後謁銓曹以試
列前名授東城兵馬指揮才猷敏捷事無留難發奸擿
伏盜賊散走一時都下肅清搢紳之士咸重其才以疾

卒於京邸自通政方村李公內翰雨室吳公及交遊之
士莫不悼惋吏卒闔閭悲慟殊切清才偉器未竟厥施
士論惜之夫士君子立身行道大義有三居家孝友居
鄉信義居官廉慎已矣故委吏乘田抱關擊柝雖聖賢
亦爲之要在稱其職業不然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生
無可述死與草木同腐甚者取譏當世汚穢史冊君子
何取焉若君明敏適用家食立德居官立業出處大節
生榮死哀四方之士至今景慕且其子弟衣冠林立勤
學勵行詩書道義爲邑中稱首高風懿矩儼然家法之
相承可謂光前裕後無復遺憾矣君諱霖字天澤別號

和峯子男五人日洗日濯俱生員餘三子尚幼

溧陽縣令阿西陘配孺人張氏墓誌銘

嘉靖辛酉歲西陘阿先生配張孺人卒其子忠信自代
郡以狀謁予爲孺人墓誌銘予夙承先生知愛義不可
辭按狀孺人姓張氏同郡振武衛人父諱錦爲郡巨室
樂善好施與二兄俱郡庠生及笄歸先生穎慧端懿動
合大順雖幾鑒中涵而柔嘉嫻默女中之士行也先生
世儒寒素入門即操井臼躬紡織不以出自富室有難
色勸先生勤學登正德丙子鄉試舅石厓君卒與先生
同持三年哀克盡孝思事姑李太孺人備極孝敬承服

甘旨必自爲之一姊適千戶龐子王君佑孤貧孺人爲
之繼粟路無德色嘉靖癸未先生登進士授寧晉令孺
人儉素如家居時衣浣濯之衣食疏糲之食治內整肅
官舍蕭然正寢設石座君主襲殮必祭時物必薦忌辰
必齋素先生涖政嚴明治武斷强禦必用重典孺人曾
請太孺人戒止之吏畏民懷治化大行孺人內助之懿
有可見者歲餘以治最更繁遷溧陽令太孺人以素未
乘舟駭甚孺人出錢布以犒篙師市牲楮以祈神佑愉
顏寬譬以慰安太孺人之心逾一載應朝同歸太孺人
以江湖之險固不復南是冬寢疾孺人延醫藥夜則禱

斗祈安不就寢者數月既卒衣衾棺殮各極精備餘事
亦種種周密俾先生無遺憾先生既家居娶六婦嫁四
女禮儀資送悉孺人經理處側室相愛敬古之淑媛不
是過也三男二女撫育如已出去年夏以疾卒孺人天
性淑溫無疾言遽色謙恭退讓孝事舅姑嚴勤訓子恭
儉率婦慈惠恤僕婢言必稱陰德行必由禮義閨門之
內諸行修謹尤以仁孝無忌見稱於鄉曲予岡之江左
士論云先生之宰溧陽不通書權貴不阿承上官剛介
端方嚴以御下考績之行不赴辭御史御史以幕僚薦
遂先生先生受誣不辯予奉使過代郡語先生云壽屬
名節中外多爲先生惜御史既已去任亦當爲雪昔
先生謝云古之聖賢君子受僇蒙汙含冤地下者衆矣
予雖黜落既見知於士君子是上無負於
君父下無負於所學又何求焉家居三十餘年謝薛生
徒謝絕世故不入公門士夫至代郡者必加禮敬子弟
執禮守義罔敢踰越先生耿介絕俗高風凜然終始一
節上友千古孺人相助之義居多孺人生於弘治丙辰
五月卒於嘉靖辛丑五月得年六十有六男女各四人
長忠信廪膳生娶楊氏繼娶李氏孺人出次忠恕增廣
生娶張氏繼娶席氏崔氏三忠愛娶馬氏幼忠純聘于

氏側室某氏出元女適陳祥雲仲女適百戶曹繼芳忠
信同母叔女適生員劉址季女適監生王鶴忠恕同母
孫男三俱幼孫女三一字千戶詹子嚴厲一字儒士謝
湛一幼卜以某年月日葬郡城坤維祖塋之次以孺人
之賢淑克昌阿氏之後禮宜銘也銘曰恒山蒼蒼滹水
泱泱龍翔鳳舞萃此邦鍾靈毓秀多賢良亦有賢婺降
其祥淑懿慈孝流聲光卜云水陰山之陽佳城鬱鬱抱
崇岡衣冠軒冕累葉昌

祭耆德鄭世芳文

言念先生家傳長厚積德樂施業繼詩書世承康美孝

友忠信賢重鄉評禮讓謙恭德孚遠邇見義必爲臨財不苟易直慷慨猶存燕趙之風磊落英奇夙抱高人之節義方嚴訓詩禮趨庭德業文章一時山斗賢郎發解奎宿呈祥壽席弘開德星聚彩方將臚傳玉陛名擅金甌龍章鳳誥雙賁華堂詎意夢入邯鄲神遊寥廓鶴馭雲軿遄歸蓬島雖至人觀化無間往來而令嗣哀情終天未已嗚呼易毀者器而不毀者理易盡者數而不盡者名先生之德之名光前裕後慶衍無窮將與恒嶽之並峙滹川之久長矣非古之所謂不朽者歟生託姻朋

閱義屬通家感德興悰況茲永訣生芻一束三爵几筵聊表寸心靈其鑒只

汶濱蔡先生文集卷之五

與王浚川左都院議覆孔曾二氏之奏

儀封孔氏永豐曾氏赴京陳奏自稱爲孔子曾子之後求討博士之封奏下都察院浚川令議其事答曰據孔氏奏詞云宋高宗南渡孔德倫隨之過江今衢州之孔其後也德倫之弟名黑䏦者留居應天今之歸德州也其後人移家儀封葢表封人請見之誠既無譜牒世次可考況孔子時封人至今已二千餘載玆云請見之誠尤爲無謂今曲阜有衍聖公衢州有博士若儀封之孔眞爲孔子之後雖十博士何惜焉一或失眞豈不亂先

聖之裔據曾氏奏詞云曾子之後避王莽之亂攜家過江世居永豐在宋有曾子固渠爲其後嘗讀歐陽文集見爲子固修家譜中云非曾子之後春秋時有鄫子國其後人有去其邑而獨爲曾者葢子固爲鄫子之後是知永豐之曾亦鄫子之後矣歐陽公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據今去歐陽公又數百載矣有何所據而爲此說無考據事在當寢

與崔后渠司成論復飛輓之法

后渠赴北都便道相訪論及飛輓答曰天地自然之利古者無禁後世榷之以佐軍國亦事之不得已者近年

紛更之失非但有損軍儲亦且不便於商賈何也折色不宜入太倉而請託之路太多也國初開設運司凡商人中鹽先於沿邊上納糧草以備軍需淮浙長蘆河東搭配支給成化弘治間邊儲充盈率至腐朽後巡鹽御史建白加添餘鹽類解太倉待各邊撫臣題請方幾解送撫臣本因豐稔請銀趁時糴買往返奏討戶部覆題未免擔延時月則糧價復踊貴矣比之商人邊倉上納則損十分之七又奸商鑽刺交結權貴請託號曰書客攙越次第阻滯前商甚爲不便予曾疏其事但事久難復王浚川以爲甚不可近年沿邊災旱斗米至銀三錢

或五錢銀解沿邊計一引得米幾一二斗軍士食且不充安得養家口糴戎器乎而貪帥之扣除衛所之剋削又所不免比之舊時上納本色其虧損糧石不啻十百此外又有奸商賄結官吏給散小民取利十倍權豪勢要之弊殆有甚焉立法本爲邊儲而利歸於此韋河東山路運載爲難給散地方民受其害戶口食鹽額銀州縣率至四五百兩運司何有斤兩支給是取利之門太多而軍國之需太損當事者惟知守舊而憚於更張欲沿邊將士之足食也難矣

與許松皐冢宰論宗室之祿

松皐曰宗室之祿往往至京奏討在外省郡受其凌虐稅糧有額生育無窮因爲經久之計必如何處置而後可答曰宗室之祿朝廷親親之恩也親王郡王爵尊祿厚自爲充足將軍中尉以下名位有崇卑制祿有厚薄率多畜媵妾以圖支祿加以歲凶逋負及一切祭葬婚嫁無怪其奏討紛紛也之國親王一人數傳之後宗支率至百餘郡主縣君儀賓之屬且千餘人矣再數傳後則萬餘人矣無以當御之將恐盡其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其所需事極則變古今之通義也自鎮國輔國奉國中尉以下族屬疏遠亦須以義裁革等之庶人無祿但

免其差役聽其爲學出仕爲農商賈各有常業夫三代不可考矣如漢之劉向劉歆唐之李白李賀宋之趙汝愚趙德麟皆宗室也亦得業儒出仕餘可類推矣此在朝廷獨斷宰執順承裁之以義耳輔國以下祿米昏喪各有定制節之以禮裁之以義禮義不踰斯可經久

與毛東塘司馬議失機將官

東塘問曰連歲北口擾邊失事將官坐以守備不設退遁不進在獄候決者十人於法何如答曰軍法尚嚴用法貴平勢有難易所遇不同若槩以法論輕之固無以爲懲從重則刑未當罪何以允孚公論北口入邊聯絡

部落衆或至十餘萬少亦不下數萬沿邊將領一技人馬不過三千雖日相爲犄角各守要害卒然遇口烽火不相聞救援不相及衆寡不相敵救死扶傷之不暇尚望其成功耶以此擬罪終屬未允日其得我心之同然乎予將以兵力相當者罪之若衆寡相懸者亦必有處矣卽爲題請立功贖罪庶幾使功不如使過之意時有言官論其受賄爲之辯脫者東塘意甚不堪予復與之論日用法有義在事有理事與理合爲義若刑當其罪有乎公論餘何計焉東塘旣去位數年科道官復爲題請得釋令沿邊立功斬獲頗多總兵張達父子俱戰死

口中予嘗思前輩處事惟求事理之當不爲顧忌之謀

與王定齋副都院論建各屬書院

定齋日問建大梁等處書院何以待來學者答日欲諸生講明正學相觀爲善以變文風也是以建八郡及各州書院共一十七處擇取各屬諸生學行之優者延里居有道名儒敎之如河內則何栢齋宗伯安陽則崔后渠詹事睢陳則郭杏東學士皆一時山斗爲之師令後學得所陶範復取各屬學行師儒佐之講明道義以孝弟忠信爲本俾諸生樂羣相觀爲善讀書則務窮理求聖賢之心以爲經世之學作文必根據道理平正通達枝葉險巧之詞蓋令變革月終每書院各舉生儒行藝一二事錄其文之佳者呈報以驗職業之修否庶幾從器有成士習文風翕然一變

與劉松石都憲議疏運河及中州水利防河事宜

嘉靖十三年運河自徐州至濟寧爲河水衝決運道不通予時巡按河南奉勅疏濬劉松石管理河道自濟寧至大梁書院會議予委才幹官起河南八郡及直隸廣大二府丁夫查取司府料銀限三月完工松石復來會題因論及漕運軍國重務京師仰給每爲河水衝決是防守之法不嚴疏濬之工後時也自徐沛至濟寧沽頭

修築堤岸堅實以防衝決衛河及寧陽諸泉時加疏濬沙淺隨宜挑挖自無膠滯比因有司怠事今幸成功糜費不貲矣必立修濬之制嚴稽查之法以爲有司勸懲斯人心知戒經久無虞松石因問及中州水利及防河事宜日南陽召杜之陂堰鄴郡西門豹之故渠懷汝濟化之沁水尋古人之跡從民心之願因其利而使之故民樂從歸睢防河之遙隄寧陵護城之月隄銅瓦廂決口之宜防詢衆論之公從民情之便因其害而勞之故民不怨次年以運道通勅賜金幣

與簡一溪都憲論遷孟津縣治

一溪曰聞按歷至孟津閱視原隰經理遷縣事宜當何如答曰前司府所議得之未真故親歷其地古孟津瀕河年久石隄盡壞縣治廟學公署民居衝決殆盡城池蕩刷無餘察院傾圮退寢獨存夜寢河聲在枕驚不成寐詢之士夫及耆民皆云在所當遷獨生儒父子二人有房十餘間在渡口開設商店專利有年鼓動浮言謂舊治可修復不必移置勞費小民爲其所惑屢次告擾不知縣治之地已洿下沮洳甚不可居況一縣生靈所係河水大至豈不盡爲魚鱉商家以帝王之業國都圮於河水猶有五遷況一縣治乎相視山南之地山川環

抱風氣攸鍾平原廣野草木暢茂誠可奠居一溪深以爲然共爲題請相與經理城池縣治廟學公署民居橋梁驛遞遷居其地至今四民樂業免於河患已三十年

與甘几山司空論決金龍口及琉璃河工

霍兀厓建議決大伾山金龍口尋黃河故道過大陸至九河入海以資運道不思宋真宗時黃河南徙因大伾山崩金龍口淤塞真保廣大四郡之東居民煙火相連河工未必可成萬一通流寘此居民於何地況河流遷徙不常沿河既立倉厫驛遞河一徙皆寘之無用即今黃河在陝西安流勢無灘決至山西岳陽蒲坂之地爲中條山盤結至河南陝州三門山始出自高而下其勢一瀉奔放迅速熊耳華洛諸小山爲障惟至開封地勢平坦夏秋水漲遙隄多決瀕河之地止收一麥民亦足用下至蕭碭豐沛雲龍九里諸山障之亦無大害河流正當其宜安可逆其順適之性而强之於必不可行之地以求萬一不可成之功乎因論及琉璃河工曰予昔年赴順天鄉試見此水有大橋一線安流雖山水泛漲一二日即平近年因渾河自北而南淤塞琉璃河下流水不得洩積成淀泊與其建橋築堤糜費不貲孰若先濬渾河使之順其故道次疏琉璃河淤塞之處使積水

得洩旬月之間二水各順其常不用築堤不勞舟楫歲可省內帑萬金

與簡一溪議汝南賑濟

嘉靖甲午汝南歸睢等處蝗旱民大饑一溪會議賑濟事宜答曰竊負弭盜爲先賑濟爲急有司建議多及勸借富民之粟不思蝗旱相因禾稼殆盡雖巨室大家所穫幾何奪諸彼以與此其能有濟譬之一人之食三人食之焉能免於饑一人之食十人食之俱爲餓殍矣救荒雖無善政然糶糴分賑差可爲也予嘗道出淮揚鳳徐之區籩豆粗糲者其值甚賤亦可療饑若查取備賑

紙牘差風力官赴彼處糴買庶其有濟況淮汝可通南陽汝寧河水可通歸睢等處不惟免搬運之勞亦無脚值之費遂查取司府州縣銀十二萬糴豌豆計七十萬各由河道運至當賑州縣以便給發由是千里郡邑之民免於餓殍予旣歸林下十餘年河南復大饑聞撫按仍踵行其事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六

與吳望湖都憲論驛傳事宜

望湖至寧晉因詢及驛傳事宜答曰自成祖定鼎北都以江北河南山東北直隷四省民力薄弱驛路不支乃僉江浙富民免其稅糧三分之一應當四省驛遞馬騾自永樂間至弘治十七年守其成規巳久後江浙之民因關文漸多馬騾不敷奏令臨近州縣幇貼又以不服水土令各驛土民代當於時宰執不以天下為度而私為恩庇遂使四省之民無故受害為弊巳久蓋勢重不可反也為今之宜莫若均平分派則民亦無怨何者自

丈地均糧之後各州縣田土折算數目不齊若照數分派則輕重相去懸絶舛謬甚矣州縣人民田土之數上中下之等載之總會冊者巳有定額莫論折算之地只以小白地為準通融均派以州縣田土人民上中下為則以為馬騾多寡之數如此焉有不均又各屬之民赴衝要應役不習其事與江浙之民何異莫若召募本驛土民代之而增其工食則彼此兩便矣望湖以養病去不暇及此後毛介川撫巡令各屬公議遂如前論仍令各屬一年二次解銀依期到驛免其揭借之累事旣妥帖民亦樂從惟有近山一二縣訴其田被山水衝決以

致潄海者紛紛起議不思大體既善允合人情中有小節之疎惟在增損調停而已豈可以一節之未善而盡變其大體耶

與楊虞坂司馬論邊備

近年北口猖獗擾動邊方因移書虞坂論及邊事曰執事詰戎政再起為大司馬聖心眷注經濟壯猷亦既周悉邊方保障事不可緩者請言其槩沿邊以塞垣為界限以烽火為耳目一聞警報即收斂人畜清野堅壁將官互相救援制禦之常策也頻年荒歉邊鄙墪堡未修烽火不通聲援不相及即今豐稔宜加修築以聯絡氣勢傳遞警報但工役重大未可輕舉必發內帑多方處置分地計工責委重臣期於竣事城堡攻破者葢因力小不支宜併力修築大堡以便屯駐仍申嚴紀律將領赴援不得後期斯疆圉完固聲援可通而軍威可振也今之論武備者莫不曰兵馬不敷糧餉不充將官難其人也將官多取之武舉中間退學醫卜之徒誦讀策套果有奇謀異策以濟時艱乎關阨防守益以州縣奇兵此皆闒闒無賴見敵則走徒費民財何益於事州縣依馬得之商販價高且費小民不堪莫若徵價收買不惟得馬之多亦且減價之半邊倉糧草不足葢因鹽法

之變斷損課額必復飛輓之法令商人沿邊上納則得粟加多此損益之較然者法久必弊變而通之當今之急務也惟高明其裁之

與王岷南都憲論平倭

岷南之濟寧總理河道訪予林下論及平倭事答曰島夷犯順不獨其罪沿海地方實啓之也何者國初設沿海備倭衛所自青登浙直抵於福建其法嚴且密矣朝貢有時交易有所禁嚴不得登岸少有縱肆即行驅逐年久法廢權貴之家不肖子弟通番下海無所不至甚者利其番貨引入城市往來熟識彼因窺見我虛實亦有騙其貨物不歸其值者夷性重利輕生而釁端從此起矣又海賊交通助其猖獗是以十餘年來沿海地方之搶掠軍士之殺傷室廬之焚燬生民之害不可勝言當事者乃調廣裡之奇兵宜大之勁卒而未見成功者奇兵皆市井遊惰見敵則走乘機則肆行劫掠邊軍便於騎射不習舟楫水戰非其所長狼兵土兵屢調亦無成功者蠻夷輕剽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其常性也又聞有建議詔下朝鮮凡倭夷經彼海面令其截殺不知海中諸夷皆臣服朝鮮朝鮮雖朝貢之國其奉命與否何所稽焉此皆求之外而不求之內論其末而不探其本

也予嘗謂倭夷癬疥之疾權貴逼畨則腹心之病也欲去癬疥之疾先從腹心之病今屢遣重臣往蒞法不行而禁不止軍威不振者凡以權貴之難行也如治病然參朮所以養元氣而攻疾則悍毒之劑亦必一用通畨權貴依憑城社法所難行必用大刑破滅數十家斯羣奸知戒法嚴而軍士用命軍士用命則倭寇不得登岸而地方可保無事然後申嚴法令以戒衛所倭船之來驗其真僞但許入貢隨時交易無令登岸是從腹心之病而癬疥亦平中國制禦夷狄之常道也

與毛介川都憲論奇兵節制

介川詢用奇兵節制答曰自北口深入南倭犯順添設總督兵憲關塞要害之防守軍士不敷簡民間壯勇爲奇兵蓋有事者籌之未熟也此輩皆閭閻無賴雖習騎射遇敵則走徒費民財何益於事恃勢則凌犯有司乘機則肆行劫掠兵尚紀律節制宜先防秋往返須有押送斯無意外之虞器械拘收在官馬寄養本戶保長鄰佑察其出入朔望赴有司訓練行賞罰以勵之不堪者退庶幾消悍戾之習倡勇敢之氣是節制不可緩也若慮其不可用莫若會行各鎮於衛所中擇應襲之精銳簡餘丁之壯勇取閑住將領通武畧者訓之蓋以軍中世隷將領體統相維莫敢易慮不尤愈於養此遊惰耶若復慮革退之後此輩無管或至相結爲盜旣無官馬如猛虎之去爪牙飛鳥之折羽翮又何能爲

與陳見吾兵憲論保甲

見吾過訪因論及地方多盜欲行保甲之法答曰古有此法今之當事者屢有施行未見實效豈法之不善蓋法必有本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保甲之法幾鄉爲保幾家爲甲擇有行義者爲之長副俾有事互相救援平居互相稽察其自分彼此及相爲容隱者連坐可謂嚴且密矣而盜賊愈多撲之不滅其故何也昔季康子患

盜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季氏專魯盜竊國柄親爲大盜何以表民今頻年荒歉小民饑饉有司賑濟之無策逋負追徵之未已是驅之爲盜非盡小民之罪也今日弭盜固在立保甲之法嚴緝捕之令而蠲負賑救不可緩也何也蠲負則逃者復賑救則居者安小民困之不陷於盜者多矣然必有本焉因保甲之設立鄉約之規使父老各率其子弟講明聖諭興修禮讓以化鄉俗童蒙皆就小學教之孝弟以養其德性有司復蠲負賑救時加存恤焉是之謂端其本然後保甲之法可行民知禮義何盜之足患

與查碧山太守議興修水利

碧山詢寧晉水利答曰北方土高水下車水太費工力獲不償費惟此地爲古大陸澤平陂漫衍水易行灌溉易爲力舊宜秔稻盇以滹水至此散漫平流不甚勞力得利爲多自滹滏二水去後惟滏水經流土脉疎瀘灌之滲漏易乾故民不肯爲若建石閘多爲溝澮如井田遂人之制放江南澮洩之法水利何不可興且南及隆平東及新河數處爲利甚廣是仁民之政不可緩也曰前曾用此水否間商船往來不便則如之何曰連歲乾旱鄉民爲土閘下樁卷埽須旬月乃成一開閘放船則

埽土隨盡前功盡廢故往往爭訟若建石閘船到即放豈不農商兩便況用水不過一二日每月不過一二次何至爲難曰請竟其說曰毎閘一土官管理僉派守閘夫幾名啓閉夫幾名毎小溝亦必有夫頭以率田家管閘土官董率挨次放水縣官以時省視驗其勤惰放水閑月一大溝數十家立一鄉約相勸爲善教子弟讀書習禮春秋具席行鄉飲禮以教子弟庶幾古井田鄉遂之遺意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之七

明侍御寧晉蔡懋著　六世孫水部郎合璽重梓

五言律詩

送趙侯齋方伯歸東歸

尊鱸豈眞美達人貴息機釣臺風景在詩社大賢歸事業人爭仰文章與世輝聖明終眷注旋見起巖扉

九日登歷下千佛山

柰居逢九日山寺一登遊紅葉西風晚黃花細雨秋

從寒樹没嵐帶遠山浮何必茱萸酒清吟亦遣愁

寄謝馬谿田光祿

關內谿田子清風百世師鳳來人快覩鴻去弋何思道德鳴中夏文章播外夷松枝勞遠贈慰我歲寒期

同劉羅湖司徒登滕王閣

高閣壓江濱凌風倚碧雲湖山千里望吳楚一江分王勃登臨賦退之奇古文無能酬勝地但喜一逢君

送羅南岡別駕

憶昔觀風日滁梁相遇時能文唐助教講學宋名儒佐

郡稱三善存心畏四知送君情不盡杯酒且遲遲

石洞

山中無俗事洞裏更清幽何代高人隱遐踪今尚留碧天明遠岫踈木送寒流一坐澄心慮因思歲晚謀

望華不注峰

山勢到此盡突然出一峰空濛弄煙霧蒼翠削芙蓉似有攀天意遐思造化工遙人愛奇觀終日獨吟悰

寄謝省龍治道長

隔別二千里魂夢獨相親再闢橫渠易能甘原憲貧樊龍今各脫泉石與平分若問年來事殘編過此身

同李蒲石正郎泛舟大陸澤

雲淨碧天遠木清大澤秋風前聞牧笛柳下見漁舟才子乘高興遙人叨勝遊回橈新月上幽意滿林丘

送李少府

別君大澤頭駐馬且淹留霜葉平林晚寒雲古戍秋千盃情不盡十載意難酬爲問黃山社詩朋尚幾儔

秋雨課諸生

霏煙淡秋色高齋雨氣涼霜清溪水淺風急桂花香紅葉簾櫳靜青衿詞翰長暮階童冠去初月正微茫

古鄴道中

此地多遺跡逢人問漢臺一山遙俯掩二水曲縈迴樹入雲煙色塔留風雨苔旺今嘉遯處應近古城隈

避雨逢舊識

雨過樹生涼關關鳥語長門前流水急籬外菜花香田父偶相問故人情未忘此中可乘興無奈馬蹄忙

月下有懷田南畹太僕

月明空庭靜千里懷高賢望繫東山重名猶北斗懸著書多歲月釣海老風煙當爲蒼生起經綸堯舜年

雨後郊行二首

雨過平沙淨池塘蛙亂喧看山生遠意沿水到前村落

樹逢高隱開樽具素餐地偏歸意懶月色滿柴門

其二

月色滿平林澄溪清客心感君席上意解我囊中琴斷心何曠逸偶爾得知音乘月且歸去興來還爾尋

泛舟大陸澤

大陸秋水平藕花風正清船如天上坐人在鏡中行渺逈遙山出煙消新月生昔人垂釣處回首不勝情

中秋待月

兀坐待明月陰雲密不開蛩聲悲露草鶴羽映蒼苔良友音書絕西風歲月催壯懷今落落高詠且銜盃

贈新河尹蔡濵陽

明月照堂陽淸風播四方武城興禮教渤海變農桑丹陛求賢後烏臺此薦揚竚看天上去鵷鷺綴班行

諸生下第

射策金門早秋迎玉露歸風塵餘劍佩憔悴𣃁征衣壯遊衞季子失意嘆劉蕡致遠圖終業南溟期不違

送孫衞籍署縣回中山

送君臨廣陌別意倍踟蹰風雅憐才子功名嘆老儒去思存古井甘雨逐征車琴鶴蕭蕭遠中山入望孤

先妣忌辰

忌辰林下祭哀草北風初歲月音容隔雲霄雨露虛斷機慈訓在負米寸心疎此日眞難再當年誤箇書

秋雨勉諸生用前韻

秋旻結層陰秋齋積雨涼霜添庭樹色風動案盛香烏語林中靜書聲館外長諸生求利涉學海正微茫

述夢示諸生張道行黃汝登李君珍三子二首

秋齋生異夢佳兆在英才彷彿靑娥見參差丹桂開𨋶毫酉玉壁風吹下仙臺風露淸肌骨餘香兩袖回

其二

桂種蟾宮裡三年一度開雄才生入覽高步傍三台靈藥蛻仙骨紅芳與大魁試看壬戌歲多士起風雷

示諸生申淡話王子權二首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不生程朱學者如夜行通天地心眞天地精聖賢猶日月宇宙乃長明

其二

天地開人極聖賢任裁成所以君親師恩與天地同生為倫理胎心爲化育宗一念方存養推之天下平

再示諸生劉尙敬王時順二首

學不明倫是飾虛車仕無德業不如布衣曰忠曰孝人之秉彝臣道子道心爲爾師

其二

存心匪仁暴爾天彝制行匪義愧爾頭顱仁則君子義則丈夫廣居大道勉終令圖

春雪二首

向夕蒼霧合瑞雪與春回入夜初敲竹淩晨已覆苔幽光先入柳寒色尙宜梅良友衝寒過開軒共舉杯

其二

靑帝開生德瑞應注豐年上下搖銀海高深渾玉函驅蝗更驅疹宜麥復宜蚕此際有眞意烹茶對客談

中秋和韻

桂令中秋節高賢共此歡氷輪光皎皎桂樹影團團鳳吹聲疑近霓裳舞正寒知君天上去高折一枝丹

五言絕句

題友筠卷二首

君子若修竹泉石本幽獨一結歲寒盟高標共清淑

其二

愛竹爲心契撣灑亦天成挺然修竹直瀟然君子清

早春

白玉團生萊黃金拂柳絲和風回草色微雨潤花枝

暮春

花開復花落攬鏡惜衰顏門外看花客東風自往還

暮春訪郭樂泉二首

結廬在中林因以消塵慮碁枰與酒罇幽人日來去

其二

訪友前溪上花落如紅雨習習清風來談玄坐芳樹

題胡止菴畵四首

我愛湖山圖寫出湖山景樂水與樂山令人發深省

其二

山深好結廬山靜好讀書何能脫塵網來與此人居

其三

大雪滿天涯山中只一家前溪有高士邀我看梅花

其四

湖嘴兩三家漁獵作生涯相邀沽一醉終日卧煙霞

春雪候雁二首

岸柳煙初淡山頭雪正飛何事隨陽鳥先求瀚海歸

其二

江南梅欲盡江北雪猶飛春從何處起雁向朔方歸

六言絕句

再訂諸友寄孟道亨二首

事親須作孝子事君須作忠臣寧爲貧賤君子莫爲富

貴小人

其二

富貴雲煙過眼道德日月麗空君子當明取舍聖賢不計窮通

五言古風

遊海珠寺

境在雲煙外帆開浩渺中探奇[illegible][illegible]飛步上仙宮層閣南箕掛孤根穩石通舉杯邀皓月倡和倚天風宵俯乾坤外澄心宇宙空華胥雲水隔從此夢魂清

九日

蕭蕭草徑閒秋菊遶籬側端居事探討佳節聊登陟雲
物望婁婁山川亦歷歷疎林帶夕煙天宇淡秋色時覺
鶩物華川流增慨息遊覽有眞意夫豈弄文墨願養適
性靈夙心在昭塞青樽對白雲託以暢胸臆

寄謝譙九菴主政

林居無俗事散帙養吾神與物本無競云胡為世嗔修
竹自直性蒼松抱堅貞風霜詎能變此意雖重陳忽枉
使君軒談笑開山樽清風來坐隅明月照我襟援琴奏
流水驥事幾千春雙旌指恒山但見白雲屯感謝良不
極兩語寄吾真

雪夜會党雲崖道長

使君東方來寒風雪正飄大夫惇鄉誼開宴夜相招感
激念疇昔相看悲二毛丈夫志四海豈效兒女曹雪色
映燭光庭階鋪瓊瑤引盃却寒威舞劍生雄豪高談傾
河海逸氣薄雲霄相對懽未畢雞聲鳴嘈嘈明發使君
上心逐雙旌遙望之意不盡九原山色高

春齋對雨

春雨徧郊原春齋生曉寒霏微全着柳淡蕩半隨煙溪
態漾新碧山容驕舊妍清添詩骨爽潤入酒腸寬花蕚
欣催早梅芳惜送殘雁迷寒陣斷鶯濕囀聲艱齊澤來

青帝祈年降紫壇洪纖咸被化發閩盡騰歡欲贊乾坤
德神工難命言

聞新蟬有感

仲夏南風薰鳴蜩應氣至弱羽振清響幽咽梢芳樹蛻
化何玄造微吟亦天趣物變不待久華顏安常駐感往
慮千折懷人騁一慕光景苦奔逝素心願遲暮行歌早
所逢聊躊悲岐路

貧家女

貧家有處子幷為巨室娶客止寡嫵媚晨妝惟淡素一
朝被棄捐歸來守蓬戶凌晨汲井泉薄暮舂煙霧憔悴

二十春鏡塵不一顧良媒甘若飴難入金石固寵婢猶
萋斐矢心良獨苦展轉難自明自明徒自謀默默對蒼
穹鬱鬱積衷曲

憶亡弟

長卧蒼栢陰奄忽冬及春音容杳何在夢寐見非真手
足本一氣真如兄弟親相望及歲寒依倚同松筠有兄
先已逝有弟復早淪嗟嗟薄命人延頸呼蒼旻一開二
孤啼切怛摧心神良朋多寬譬鬱結轉繽紛鶺鴒在原
野陽雁遵渚津悲來何有極風雨更酸辛兄弟恩長在
願結後生身一盃酹墳土傾瀉淚沾巾

寄柯雙峰道長

遙瞻雙峰雲下有名賢居谿欒歸故山遐讀洞中書艮朋遠方來門仞日抳邀奉進二十霜各在天一涯浮雲日往來相見知何時安得從君遊講明歲暮期聖賢途久塞努力開茅茨

栢林寺送周尹西歸

秋樹振霜葉蕭寺别君時絲竹悲高閣英賢復在玆芳樽酉永夜慷慨吐情私悠悠千里道相憶令人老遺愛在甘棠春暉悰寸莫天涯極日時一點青山小

登趙州城懷古

野水寒煙積霜林夕照斜崇樓倚空碧嶽樹接龍沙明主思廉頗將軍計左車相如全氣節李靚自名家趙壁倸丘土陘山帶落霞栢林峙眉覷泜水度歸鴉名業悲人代岐途惜歲華

新秋勉諸生

積雨送秋意新涼入齋居夢回驚節序因憶少年初披覽夜不眠努力習三餘歸來逾二紀惟思讀舊書濟濟諸君子久矣趨吾閭用意豈不勤但覺儒效疎美玉珪璋器安可終淪胥豫章濟廟才安可寘荒墟諸君懷至實金玉良不如栖遲存序間未逢承明廬為君嘆況陞為君惜居諸丈夫有遠志豈肯守庭除六籍聖賢心千古治所須師心道在邇秋月照寒渠燈火已可親黽勉莫踟躕會友以輔仁取益君子儒修詞及進德登用佩華裾經綸酬夙志海宇馳芳譽樹立當及早行藏任卷舒諸君幸相念無俾此言虛

答諸生問學

諸生問為學居吾與汝言為學在務本孝弟為之先敬立德不孤義修行可全若木培其根若水濬其源篤志窮典籍潛心希聖賢措之為事業功與宇宙延發之為文章大道用以宣筆端捲滄海光燄上燭天譬之貴重

寶見者自生虔覩彼雕蟲徒白首空鑽研七聖示此途四儒得真傳為山虧一簣掘井須及泉青衿易拋擲奮勵當無前貧者學之資困窮志乃堅忠孝百年事諸君在勉旃

題阿西陘梅芳圖 并引

代郡阿西陘遠使命題梅芳圖展覩墨妙道勁奇絕意致風標宛然逼真神遊造化巧奪天工者也揮毫搆思其載於詩書爾雅者詳矣詠於詞客詩人者備矣愚以梅若君子者有三幽貞粹白氣香遠聞若君子之修潔實曉而酢味堪調鼎若君子之用世含元

儘復獨占春光若君子之依仁品第羣芳表極厥美何其首出庶彙而兼領衆好耶西㘿一代通儒抱貞守素登進士出宰縣邑允迪儁愛茂著循良與時不諧恬退無悶仲尼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心所喜好相有合也西㘿珍重此圖蓋心所喜好者耶古人謂竹如君子松柏其忠臣烈士若梅則兼而有之殆西㘿之志乎世人牡丹桃李之愛自不免於同俗矣性情之正此其可見一端奉命僭為蓋實取正焉

誰作梅芳圖宛如君子清阿衡功格天尚祖垂令名惟肖傅巖叟和羹輔德同錦衣脉終南業化君道隆詞客

動吟興高人喚落英用之固有道隱約道非窮所以清修徒重之既琢瑕先生守貞素粹白道乃貞艮工有天巧揮灑意氣生坐令江湖趣都歸卷帙中先生時展玩幽意滿堂楹老幹負水雪虬龍勢崢嶸惟條蕩煙霧感鳳九苞呈月淡暗香浮風輕踈影橫凌霜挺孤標清雅見高朋仙客宜琴弄達人送酒觥大觀乾道復數理與之并久別恒瞻仰傾心謝符箓稽首再拜題悠悠千里情

中秋月下與客同飲

風露澄秋宇蟾光此夜明素娥開寶鑑丹桂滿雲屏天上中秋節人間賞晚涼如何愛秋月月與此心清雲塵自來去本體任初終坐客酬佳節高談適性靈相看逸興發莫放酒杯停

孤老行

人情好惡同苦樂胡不均富者厭粱肉高堂坐華茵貧者食糟糠鶉衣不掩身況此窮獨民顛連與死瀕餘生無所託苟活賴君恩月廩常不繼饑寒淚滿巾豈無親故家開宴列嘉賓殘盃與冷炙焉得入其脣羅衣金勒馬醉臥青樓春揚揚多意氣誰復念孤貧亦有遊俠子五侯共開樽相逢不相顧何異越與秦族孫新得官鳳

吹動比鄰表姪行商歸橐中多寶珍不一過窮廬亦如參與辰行行無所投歸來日已仄破屋無燈火老妻病呻吟其曾相借貸今富不復論其曾求貸助今貴勢難親淒淒風雨夜哭久鄰翁嗔晨起薪米斷乞鄰顏面羞得粥療饑腸深感鄰翁仁忽聞官放糧扶搜赴倉囷事多無暇給曉論待下旬歸來相對哭仰首叫蒼旻願得一飽死早為溝中塵幾回求自盡夫婦互溫存汶濱有老叟聞之倍酸辛作詩題院壁聊與吾黨陳貧富偶然事厚倫風自淳肯存親故情人各收一人歲食粟三石歲衣絮三斤比之開華宴一費數十緡比之結權貴百

經爲豚賁仁道通天迥階功動鬼神銜環與結草報應
豈無圖義高名自遠好學范希文

田家告哭二首

田夫告哭告縣車向田墅出門即泥淖行行及沮洳田
禾不可前煙波浩無際不見原上田但見堤邊樹少憩
問田夫田夫淚如注歷道數年旱不似今年水前歲賣
田園去歲賣長女二年稅併徵拷打無全膚眼前生理
將不知何地死哀號各長別藍縷面如鬼嗟我民無辜
最當天數爾仰首叩穹蒼穹蒼默無語 其一
野水無船渡田墅不可到豈是桑田變一望成煙島禾

黍迷風濤蛙聲鳴釜竈筏緊塢邊樹兒童棲樹杪晨無
雞犬聲落日炊煙少上官急催徵縣吏嚴追拷何處可
逃生眼前俱餓殍無路叫閶闔多愁悲野老吾豈愛將
者衰年志溫飽踟躕在中路西風動秋草 其二

贈趙東壁梁城

自古稱邑宰莫若孔門良教養無多事鳴琴白日長先
生學道者雅意邁龔黃德禮爲郛郭眞誠作表防和風
蘇草木甘雨潤耕桑聊試千家邑還期舉世康變鬼難
魏闕瀉鷫下前塘宣室思才俊烏臺屢爲揚聖朝應有
待補袞柱明堂

卷之七終

沒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謁西樵山甘泉師太史書院

道範瞻依海內同宮墻高並大科峰乾坤間氣眞儒出
今古斯文一脉通海上漁樵沾化雨山中草木亦春風
嶺南今日成鄒魯萬里來遊幸此逢

過泰和謁曹文忠公祠

紫闕十年相業光兩朝恩典表忠良心懸白日孤忠在
恨逐龍沙萬里長江浦猶修新祀典恆山空葬舊冠裳
忠謀一沮乾坤變國辱身殲大可傷

過桑乾河入雲中

白草黃沙古戍稀桑乾渡馬日斜暉孤城雉堞依危嶂
何處狼烟起翠微入夜角聲驚客夢凌晨霜氣裂征衣
天寒遠塞行人絕惟見山頭白鴈飛

百泉書院

蘇門雲樹共蒼茫勝地天開正學堂泉靜一泓涵道體
樓高四面對山光嘯臺巖畔松花老安樂窩前春草長
歲月風塵多厭倦來遊坐愛水雲鄉

九日登歷下尹公亭

亭館西風盡日遊兼葭紅葉滿汀洲高賢去後名猶在

胡谷來登何亦留黃菊何人同貰酒碧山空自賦悲秋
書生奔走成何事歸興飄然大澤頭

送趙兩城大尹

士民爭出送賢侯雙旆飄飄不可留于蔦有歌人墮淚
釜塵無計若爲愁青山送別惟新釀潁水初逢憶舊遊
他日思君何處賦月明千里對寒流

歷下逢陳鵲湖僉憲

秋色黃樓安集初憐君聲譽動寰區詞源懸瀑飛雲峽
風韻清冰貯玉壺聖主惜才容乞病浙人遺愛畫生圖
相逢歲晚還高卧爲問蒼生望可孤

壽司空甘几山母太夫人

麟脯流霞出上方玉盃錦席壽筵張鳳簫吹轉峨眉月
寶婺光垂濯錦江千載蟠桃傳海屋一雙清鳥集高堂
豈同塵世稀難老仙壽應齊海岳長

送徐雙谷郡守

順安凋敝不勝秋薦剡先紆廊廟憂牧愛首推花縣令
旬宣應屬富民侯孝廉舊著時名重絃誦方行古道優
他日相思何處賦汝陰高閣易南樓

送劉西溪郡守

十年三地著循良別駕初聞汴簡方苦節久懷和氏璞

何宜盡愛召公棠邊城應喜民風朴關塞正須經略長
莫向邊西悲失路馮唐白首尚爲郎

寄郭似菴總督

欲寄音書無雁過歸心衰發奈君何平生自許閑經略
今日翻成僴綱維應有春風回北地且將禮樂教西河
聖心求舊恩如海早晚相逢對酒歌

寄代邸阿西陘

鴈門山色俯忻州處士家居沙水頭凍合舟閒人不渡
春融花發客曾遊年來子弟皆成學老去詩書未肯休
世有奇才誰解惜虛將歸臥網羅求

送李湫南大參

德里星輝少室前舊遊蔘絲隔雲烟英賢共際亨嘉會
衰朽重逢經逐年陋巷忽驚軒暫駐荒林併嘆榻空懸
相逢況是黃花節雅意欣承白雪篇

和張北海太守來韻

相知相念幾經年憶別盧溝逝水前事業終當承雨露
宦遊真是飽風烟邊城事少吟詩坐郡閣風清對雪眠
聖主求賢心正切蝸階早晚賜君環

和陳文岡丁祭

夫子功垂宇宙高聖朝正典信崇褒春秋蘋藻通邦國

歲月菁莪養士髦前席賈生今不忝商巖傅說時相遭
陋邦不久留才子五色雲中看鳳翱

春日詠懷示諸生石文燦張道隆二子

春暉寸草此心違抱膝長吟獨掩扉翠柳拂簷含宿雨
好山當戶送晴暉風輕有意雲相逐日暖無心鳥倦飛
野水青林閒曠地時携童冠詠而歸

和陳文岡閱紫荊關寄意

送日秋峰怯海霧東瀛北嶽拱皇圖九天瑞靄儀丹鳳
萬里風烟貢白狐宰相經綸悲赤子將軍談笑定驕胡
獨君夙夜懷憂切屢向螭階進矢謨

郊餞陳文岡

嶽色河聲動去旌白雲紅葉繪離情棠陰甘雨懷田父
泮水春風坐後生諫草盡關收國史孝廉端不負鄉評
聖君卜相應須識歷試先令有重名

送殷兌溪司訓署縣還

花落鶯啼春可憐一樽別酒落花前贈君惟有伐檀詠
相念還遺采葛篇甘雨謾隨君子轍春風全在廣文氈
遼東人物誰淵雅歲晚欣逢管幼安

張道隆赴輝縣丞

送君釋褐赴共城風景猶思舊日程衛水東回蒼霧合

蘇門西出白雲橫官無大小廉爲貴政到公平始謂明
莫負所學求盡職歸來方好見先生

大悲閣

寶閣崚嶒天際浮因逢勝地一登遊雲霞細護金銀闕
海色遙通翡翠樓桂子風飄烟淡淡天花雨散晚悠悠
禪房欲叩無生偈舊日高僧盡白頭

陽和樓

敬日來登一送眸滹流嶽色遶恒州平吞沙漠無雙地
勢拱皇都第一樓歷歷風烟通九譯霏霏寒雨屬三秋
誰翻瀛海爲杯勺滌我胸中千古愁

赴張玄泉太守邀未盡放舟之興歸來却寄

昔共羣賢登郡閣揮毫獨愧仲宣才世事盡隨流水去
好懷且對遠山開佳辰勝地宜綠竹芳樹名花送酒杯
何事匆匆又別去放舟準擬暮春來

贈趙郡守

曾爲遷客日邊還道路傳聞郡守賢五夜霜風澄泜水
一輪明月照檀山吾人喜得黃丞相聖主應聞鶴稚川
爲政風流何處見六城絃誦萬家烟

第一泉二首　新建廟學得泉甘美

文運應回兆必先珠光玉髓出寒泉坤靈呈瑞千家足

乾象涵清一鏡懸自勵長思撫井訓日新宜誦濯纓篇
英才盡抱剛中德受汲王明養道宣

其二

地勝風回自昔傳泮宮新甃協佳占澄清浪出恒山脉
甘美潛通汶水淵數仞宮墻涵璧影千家城郭起炊烟
何人知飲能知味來試賢關第一泉

尊經閣二首

平臨寥廓意超然岱嶽滄溟接魯天數仞宮墻思往聖
六經羽翼愧前賢升高自下知為學散慮凝神有大觀
多少青衿遊泮水常歌伐木樂群篇

其二

文星燦燦吐祥鬪瑞靄時時護曲欄錦帙牙籤雲外貯
鳶飛魚躍坐中看乾坤上下開羣象日月東西跳兩丸
眼界無窮胸次闊方知此地有殊觀

寄栢林僧

忽憶禪房宵念生由來茶味有餘清雲開西嶺數峰碧
月在前溪一鑑瑩古殿向留真際像斷碑徵有李翺名
東林應待陶元亮早覲蓮開造遠公

登友人水閣

小樓掩映俯清流一片青山天際浮有客相邀同騁望
何人到此不消憂暴辭忽許風前落酒醆真從物外遊
最愛隱君多雅致魚竿書卷日科頭

壽王二山母夫人

寶婺星輝祝壽堂封章五色耀龍光瑤池應有青鸞降
錦帨爭看彩鳳雙賢哲由來歸姆教顯親端不負忠良
天和萃處人多福共祝慈闈壽且康

贈李秀才

青衿章甫趣芹泮儒雅風流一俊才筆夢曾占生五色
劍光遥見射三台壯心自許靈鯤遠瑞世真同彩鳳來
勤苦應須開萬卷蚤作莖于冠倫魁

題范西岡郡守封雙親卷時西岡遷承天別駕被遠故云

能章鸞誥及雙親忠孝于今重士林趙郡盡思廉范政
楚人應信屈原心九江雲盡衡山出三晉風清汶水深
史策定書循吏傳未須連客一開吟

和阿西陘寄韻

深感題封再寄詩喜覩風雅到茅茨年來下榻常生夢
老去論心定幾時為愛開雲歸遠岫且看白月點清池
水邊盡日閒吟處矚望并州不任思

閑居有懷王虛菴道長

春風準擬訪逸人東郡無由更問津汶上年來無轍跡

趂石久已避車塵謫仙落魄詩千首陶令因循酒一樽
欲問行藏總相似一聞尺素一傷神

送張順泉少府考績

毎勞車馬駐汝濱深感先生道義心一代才名君獨步
百年疎謬我何人奏膚況際明良會殊錫應沾雨露新
五色文章能補袞吁看才子握絲綸

和張道顒春日詠懷

水北原南景色融草堂日坐啓簾櫳遠山一黛連天碧
芳樹千株映柳紅朋輩相從探物理兒童閒爲討書叢
喜君贈我新詩好春意都歸胸次中

郊遊携韓汝登喬子楨二子

尋詩閒坐溪邊石二子偕登溪上臺啼鳥數聲催景色
繁花一樹送春盃烟林邀月清輝發迥野臨風襟抱開
世變浮雲只如此羞將衰鬢乞時哀

送趙郡守徐雙臺致仕東歸

見說吾邦太守賢乞歸士庶共扳轅衛源遺愛存祠宇
趙郡循名入簡編家貧惟飲汝泉水狷介時還散俸錢
可笑當年名宰相黃金自買惡聲傳

賀王槐亭生女

春風且莫誇桃李丹桂從來結子遲虺夢協占應有啓
閫生瑞世豈無時休將男女分輕重且看乾坤有兩儀
仁者寧知昌厥後明年再寫弄璋詩

送賈後川西歸

離亭春日送君行把酒相看不盡情大陸東回孤鶴遠
中條西望數峰青風雲不負靈鯤志海宇驚看彩鳳鳴
老友此行天上去相期經濟答昇平

端午與邑令放舟

夏木陰陰爽氣浮南風細細下中流湘潭往事空陳跡
曲水當年憶唱酬野服漫隨瀟岳馬清樽同上李膺舟
不知仙令飛騰後誰解吟詩此地遊

送徐都閫平倭

遼西飛將有威名推轂平倭在此行越徼驚看雲鳥陣
島夷敢抗正奇兵樓船東下攙槍滅凱部西旋士女迎
萬里鯨波從此定雲臺應首答元功

壽王東皋 舊江陰令

自是先生慣折腰却尋佳勝隱東皋林園風月恣吟弄
紙上功名一羽毛勾漏世傳仙氣重萊蕪人仰士風高
恒山在望遙稱觴商嶺無論方朔桃

壽趙東菴幕府

東菴先生能谷神逍遙杖屨增長春詩人共獻南山頌

仙侶同開北海樽雲篠又添新甲子丹房凡守幾庚申
知君已得長生術早晚相從乞細論

九日同邑令登樓

爲愛高樓可縱觀邂君重九一躋攀疎林幾處生紅葉
白鴈一聲來謡欄逸興未應樽酒盡賢名直與後人看
佳賓勝地眞難幷須把黃花滿揷冠

送李二尹

東魯才華早擅名盡將事業佐花封賢豪到此人稱屈
瀟灑從來與世輕臺省時時稱德政閭閻處處樂寬平
荒林野水能相訪幾度令人念雅情

贈李景山兵憲

三晉陘關天地開一方鎮鑰寄霜臺忠誠夙負汾陽節
文武獨稱吉甫才千里淸風收宿瘴一天甘雨盡滋培
聖明側席求良弼竚見雲霄紫鳳來

謝楊中洲别駕見訪

隨車好雨拂天來又見甘棠兩地栽秋水動吟何遜閣
月明獨照耿弇臺春旗幾度行阡陌别駕從容問草萊
樽酒論文忘却暮溪風烟月共徘徊

贈張練師

神工仙道杳難尋業術聞君歲月深鷄犬雲中曾點化
魚龍月下聽淸吟丹砂擬蛻凡庸骨白璧難酬道義心
欲贈新詩何處好洞天春日杏花林

送江芳溪司馬平倭

海上長風捲怒濤攙槍餘燄未全消莫論江甸供輸急
秖恐王師戰伐勞閫外新推周吉甫軍中復得漢嫖姚
東南天地妖氛淨再見伏波勳業高

壽楊恒南大叅

高誼多君屢寄聲塵蹤苦絆會難成鳳城似覺十年勞
鴈塔曾題一榜名綠野堂中誰最健黃花時節衙關情
每逢初度瞻恒嶽願祝遐齡五福幷

送縣幕致仕

秋水芙蓉有令名野心逸興片雲輕宦途知止十分好
塵海風波一日平春雨忽醒鄉社夢秋風一動故園情
三原舊契凋零盡今日那堪此送行

書院來鶴

物外陶情一弄琴偶來玄鶴佇苔陰攞形野態清如此
道骨仙風迥不羣老去得君爲伴侶興來助我一開吟
雲林煙水渾相似莫動西風萬里心

和張道顒水閣韻二首

草閣凄淸枕碧流遠山重疊翠煙浮林深六月能消暑

野逈三杯且送愁嘉遁野人爲侶忘機鷗鳥與同遊
浮雲一變成今古世事何人解早休

其二

樓封青山碧水流天開圖畫鏡中浮人家地僻成仙境
隱者心清遠世愁近得漁樵時共話不妨麋豕與同遊
素琴茗碗山林事早遂安閒是好休

代學諭送丁簿之元城

聞君作尉向大雄意料秋深此地逢握手不堪談往事
傾心且共醉西風功成馴牧應無負化助菁莪愧不能
猶喜臨封易通問定知一歲幾鱗鴻

代縣尹送于簿

清白傳家昔著名孝廉此去有賢聲雲連大伾雙碑遠
地遶漳河一郡清莫訝伯淳爲主簿且觀季路治蒲城
今當戎馬徵求急故擇多賢牧近坰

送縣尹致仕

春來明府憶山中蕩水耆英夢已通松菊猶存三元亮去
尊鱸正美季鷹東冥鴻遠志雲霄外介士高蹤今古同
郡下故人音問少那堪此日別君情

賀王三川司訓

祿仕應知不近名學宮瀟灑有餘清吟風弄月皆真樂
修敎談經答聖明泮水魚龍資化育門墻桃李待春風
如君模範真堪仰道義胸襟孝友情

贈邑幕二首 幕馬驂田孫也

玉立金聲風度佳一泓秋水浸明霞飛黃初就交河道
騰翥還看雲漢針事業暫歸郗鑒幕文章不負馬遷家
聞君一話關中事截嶪山前最可嗟

其二

見事風生一俊良稱家人物豈尋常賢勞不憚邊關遠
臨事還看騎射長幕下參軍多意氣林間柱史性疎狂
每臨風月勞相問爲寫新詩見不忘

壽王自新祖母節婦董氏八十

苦節貞堪垂宇宙育孤全爲立綱常鄉閭共仰冰霜節
綸綍終承雨露光若作男兒爲烈士比之臣道是忠良
年來實婺明霄漢敬祝高堂壽且康

送魏掌敎赴平陸

百泉書院相逢日汶水過從七載情茂叔胸襟稱絕代
蘇湖模範淑諸生鱣堂祝篆新承澤絳帳談經舊有名
今日送君無限意中條西望數峰青

賀張北海生子

定有長庚燭畫堂石麟孔釋笑相將採瑱巳識風神異

携印應占器宇長幾載爲兄懷後慮一朝報我得賢郎
從今萬事與皆足一寫新詩喜欲狂

贈張北海太守

分手都門十二霜夢魂幾度到虞陽百年交誼如君尼
千里音書未我忘洛水名園思並駕嵩山石室憶連床
暮雲春樹情多少何日相看共舉觴

贈劉席珍

父爲窓友子門生四十餘年道義情苦節百年姑婦継
書香五葉祖孫繩賢門準擬承鸞誥才子終當聽鹿鳴
從此光前垂裕後須將忠孝答昇平

送商汝登應貢

氣凌山嶽萬人豪今日隨貧赴禮曹騏驥何時歸上苑
鵷鷺終是列清朝筆鋒欲掃千人陣燈火寧辭五夜勞
桂子香中樽酒別杏園注望換仙袍

謝友人饋墨色猫

貍奴去後鼠縱橫攪甕翻盆夜夜驚竊發曾逢廷尉怒
穿墉見刺國人輕饋來金眼貂裘俊信是防奸警夜兵
慚婢癡奴盡懽笑大家安穩睡天明

荒歲清明

清明祭掃過荒村村落逃亡破屋存豈有鶯花留醉客
秖多風雨閉柴門炊烟寥落猶微稅生計蕭條但乞[illegible]
野草不生春欲暮可堪回首望空原

壽石邑曹氏昆仲二首 誕辰同日

寶鼎輕風拂綵衣佳辰淑氣滿重闈時評孝友馳雙美
並喜年齡度古稀春雷欲動蟠龍起乃郎赴春闈故云仙馭初
回海鶴飛白鹿西屏佳氣合慶鍾德里有餘輝

其二

雉弟難兄齒德齊佳辰同降事應奇藍田春暖明雙璧
月殿風清桂兩枝家塾詩書承道業丹房龍虎駐仙姿
太平無事便詩酒正是壽添海屋時

春遊二首

逝客何事太愁生郊遊聊爾恣世情青樽已辦供詩料
溪水還堪一濯纓也愛風光多富貴生憎花柳太分明
春來春去只如此世事紛紜未擬平

其二

野橋曲岸通書塢夾岸垂楊春水平風拂撩人多曠逸
鶯花留客暫從容狂夫豈是獨行者外翰還逢曾兩生
拚飲不須愁日暮林間春月色偏明

病中謝雙鶴劉尹見訪二首

抱病齋居冬已深忽承明府遠相尋蓬茅未下高賢榻

騶從空驚卧客心便欲捲簾相對奕安能把酒共閒吟
相知未肯題凡鳥爲寫新詩一謝君

其二

雙鶴蹁躚宓子衙鳴琴堂下寂無譁風清絃誦千家郭
雨足甘棠二月花盡頌循良能愛國還聞清白善傳家
星郞早晩承丹詔五色雲中舄履斜

乞柳

君家萬柳拂長絲巢鷰啼鶯徧水涯爲愛霏烟春雨裏
故思垂蔭草堂西影隨凉月來書舘花作青萍入小池
坐待成陰添景色吟詩對酒緫相宜

贈臨城尹王右軒

一輪明月照人寒花滿春城月滿田善政逢人呼愛日
平反到處說青天絃歌聲溢青山郭倣戴農依綠草烟
舄履應占朝鳳闕豸冠方見侍龍顔

頌蟠峰李中丞

紫荊天險控胡沙玉佩油幢此建牙方叔經綸多壯略
冠公鈇鉞擅才華旌旗影裏風烟息歌舞聲中雨露賖
欲動須言何處好恒山千仞可磨崖

送別凌惺中

先生淸譽滿皇州出守時稱長者侔魯國諸生觀道範
周家耆舊誦賢侯談經夜共南山雨惜別重臨汶水流
此去定承宣室詔竚看經濟潤皇猷

送查碧山赴東甌兵憲

股肱太守中朝彦治行獨留千載名四境絃歌興禮教
一方水利勤春耕寛和盡愛黃丞相節制須求郭令公
東海鯨波從此定竚看霖雨荅蒼生

贈孫邦田兵憲

陘關盤踞拱皇畿節使才名聖主知吉甫由來經略定
希文自是運籌奇戍樓月白烽烟净鈴閣春深雨露滋
熊耳磨崖堪勒頌愧無大筆走蛟螭

贈陳文塘太守

和氣徵爲大有年循良治行古今傳試看恒麓三春雨
散作畿南萬井烟千里化成絃誦美四方同仰鑑衡懸
紫宸有夢蒼生望更待爲霖徧八埏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八 終

漢濱蔡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言絕句

題朱平野恩使湖山圖

湖上端居野渡間老梅修竹映潺湲道人本是滄洲客
詩此悄然憶故山

招隱寄晉復齋方伯二首

白頭霜鬢長孤松泥寨棲雲性不同因非梁棟存身得
底甚東西南北風

其二

爭脫樊籠二十年平分清福作雲眠將相船頭風浪大

且來平地作神仙

雪中憶南海倫太史毘仲

空林榾柮閉茅堂羨殺獨宜照雪霜却憶嶺南倫太史
老梅軒下和詩章

憶章丘四友王杏里李脈泉謝少溪李中麓也

杏里林花映脈泉少溪中麓迥風塵論心樽酒知何日
一度看雲一悵然

憶戴帑川都諫

棲息荒林野水邊看山把酒伴雲眠一時遷客半淵落
何日重逢戴帑川

憶邑會溪京兆

一從蹤跡隔雲泥夢裏尋君路復迷不因邂逅東洲子
那得音書到會溪

憶孟津縣

兩番題請數經旬謬說浮言辯幾場今日孟津風景好
更無人說蔡天章

桂渠別號

木樨香重倚秋渠水色山光抱隱居秋酒素琴天宇洞
白雲野鶴共舒徐

默軒別號

七聖傳心本一原分明秋月照寒潭君子默成爲坐進
仲尼當日欲無言

答劉徽山著易解樂義二首

四聖傳心繼上玄九家億見委陳編徽山不是能談易
看到乾坤象畫前

其二

千載寥寥樂缺殘誰將雅頌究其端元聲鼓盪乾坤德
高厚升沉若一丸

栢林寺

古寺幽深幾度過禪房花竹近[illegible]何爲愛泉甘茶味好

常思此地作行窩

安濟橋

郡南尚有渡仙橋水逝雲飛換六朝遷客重來値秋暮
疎林寒雨曉蕭蕭

寄鄭蘭齋

秋閒疎雨滴空階愁緒無端盡上懷海內故人無一字
秋來常憶鄭蘭齋

寄劉珠亭

一自恒陽送子歸十霜相憶雁書稀人生未必公卿貴
多少名儒只布衣

津橋二首

自築書堂淡水濱風光常駐四時春只因一水無船渡
多少徘徊問路人

其二

多少徘徊問路人圓亭在望到無因新成略彴堪來往
趁此春風好問津

春融觀物

曈曈曉日上階除獨盻庭柯意自舒便覺眼前生意滿
庭前新草莫教鋤

長夏淸幽

池光樹影夏生寒幽鳥鳴時獨倚欄心定始知閒處好
太平時節任偷安

涼秋佳興

蟾光露氣兩相宜景物撩人詩思奇黃菊滿籬秋正好
床頭一甕酒香時

冬雪圍爐

雪花深映讀書臺檐紺初紅道侶來山靜林深無俗事
一杯濁酒興悠哉

卜築寄楊栽菴司徒二首

山色之東水曲西金堤十里綠楊齊聞有高賢今卜築

令人特地憶寒溪

其二

聞說仙庄近水涯山光水色遶人家從君乞得閒亭
長夏來觀菡萏花

招隱寄鄭松峰

身世何殊一葉輕可將衰髮博時名我欲談玄無伴侶
年來常是憶先生

贈選上人 先大夫嘗寓其僧舍閻有呼之者出則舍把故爲改建梵宇云

尚記先君癸庇年禪林建爲茶艮綠宵僧惟有選公在
猶乞吾家供佛錢

送李樂菴赴池州司訓

依依楊柳暫停驂别酒何辭盡日酣此後相思成遠夢
定隨明月到江南

歷下薛家池館

外家文物有池臺分得玄湖水一杯明月去來詩骨爽
幾回懷抱此中開

送故人

蓺聚憐君早著名别君十載念君情今日相逢須盡醉
明朝又是送君行

謝李蕭石正郎見訪二首

一卧漳濱歲月深偶承才子遠相尋此後雙魚定難寄
月明千里憶時心

其二

仙郎遠訪滄洲客駐節從容話舊頻天上故人如問訊
爲言汶水但持綸

喜雨二首

拂拂池荷生暗香酒醒得句細評章雷聲忽送西山雨
散作書齋一夜涼

其二

炎蒸喜得連朝雨一夜溪流與岸平早起門前有魚[illegible]
掃軒呼酒納新清

問僧二首

老僧何處是參禪月在寒潭水在天惟有此心無住處
大千法界一般圓

其二

法王何處演三車花起降龍護海沙石畔常分天漢水
爲君細點趙州茶

偶成

萬樹陰中水一灣小亭若在白雲間素琴彈到忘言處
心與青山一樣閒

雪中憶舊遊二首

有雪無詩未是佳濁醪堪醉興無涯江北江南數千里
春來誰復寄梅花

其二

有雪無梅未是奇江南江北雪飛時忽憶舊遊清興發
苦吟元不爲疎枝

立春

雲母池開碧玉漿小溪柳色染鵝黃一夜林梢風力軟
凌晨簫鼓報三陽

寄呂氷溪

大雅應爲世所奇蘭亭最妙杜陵詩別久相逢情不盡
夢魂猶自遶潯淮

題郭栢峰别號二首

外翰春風滿絳韓談經吾道有光輝高蹤玉立青霄上
栢子峰頭一振衣

其二

雲淨長空見栢峰嵐光秀色幾重重更好月明高處看
玉盤擲在碧芙蓉

贈孫掌教致仕

解綬歸來興已闌林間風月且盤桓功名好似蝸粘壁

多少英雄未掛冠

送揚州葉醫士二首

一別京華舊意存丹房常記細同論不知仙去雲霄隔
猶向維揚訪橘園

其二

送了南歸雨雪時梁山楚水片帆遲維揚昔是觀風地
曾記姑蘇葉氏醫

雪夜二首

簾外東風雪色深寒燈無寐漏沉沉魂清自愛良宵永
一片寒空明月心

其二

簾外溶溶月色陰竹爐茗碗伴閒吟呼童煑酒邀明月
定有扁舟高士尋

寄興二首

爲愛郊居事事幽遠觀山色近溪流雲樹小亭常醉處
忽疑身世在滄洲

其二

門有香醪池有魚四時花竹遶吾廬道人心在紅塵外
春去秋來只讀書

送尹北川守制二首

捧檄心違返故廬蕭蕭行李一函書異時風詔及丘隴
自是先生恨有餘

其二

哀慕論交恨已遲可堪又是送君期情高莫遣音書斷
從此龍山繫夢思

贈鄭松峰二首

多病年來賴得醫松峰高雅久相知探囊欲報無長物
搜索枯腸一首詩

其二

鶴髮童顏老鍊師黃庭歲久長嬰兒丹成九轉應仙去

肯携蓬壺一採芝

秋夜

金風吹動桂花枝露冷香銷玉漏遲紈扇停揮清不寐
碧天如水月中時

秋興二首

睡足西樓雨氣凉疎簾風細篆烟香年來萬事俱灰冷
惟有閒中滋味長

其二

一壺濁醪一曲琴清風明月兩知音但覺日長心似水
不知城市有山林

訂友靑鄭克時二首

名齊山斗志虛馳文若風雲亦贅辭英才必欲追濂洛
須向天人會處窺

其二

動靜相乘執握機一通一復見其微吾心主靜工夫約
天地高深入範圍

春日閒居

雨晴日暖試春衣草色侵階通客稀評詩閒筆心如水
細看楊花自在飛

謾與贈李東堅欣厚齋二首

閒看世事無滋味恰似風前一羽毛傀儡場閒能幾度
且將醜好任兒曹

其二

百歲眞成一戲場紛紛名利大家忙道人心在乾坤外
明月淸風酒一觴

夢郭似菴

春來幾度望春雲夢遶天涯一見君孤臣日夜思親淚
萬里天高那得聞

題畫二首

何人傳得柯亭竹風流千載桓伊獨月明江上一聲吹

驚起龍吟裂山谷

其二

春日閒攜焦尾桐千巖萬壑春雲生坐待鍾期彈一曲
且聽松風澗水聲

送李郡博赴光州

樽酒離亭秋色淸汝南况是舊遊程光州自古人才藪
應待先生化雨成

挽鄭克時

雕刻不如融會好一流幾動萬流歸海宇爭看麟鳳出
蓍龜自是有光輝

王潤亭別號

萬頃煙光映碧湍小亭結在白蘋灘何事高人終日坐
乾坤此地好觀瀾

寄孟津李根秀才

山河寶鎖故人居大陸過從恨有餘天道於人應是借
那君準擬列賢書

貞菴別號

牙籤錦軸一千函庭外高梧彩鳳三古曲素琴簾影靜
滿儒談笑在貞菴

春日訪友二首

深威春來屢見招微風輕雨過溪橋君家萬樹煙光裡
幾點梨花上小條

其二

東風弄柳雨猶寒溪上停車愛碧湍君家浮蟻清香透
共對梅前月一欄

獄中別楊斛山道長

同榜同官召起同十年蹤跡嘆飄蓬今日別君無限意
重逢應是兩衰翁

獄中別劉晴川正郎

床頭卧病君憐我河上分符我薦君我謫海邦君倦獄
明朝生死不相聞

衡析麓與水利二首

薄落津頭水利通課農召杜有成功兩岐麥秀東風裏
一樹棠開春雨中

其二

麥隴青青畝澮平人家絃誦滿春城一簾疎雨公庭靜
鶴對琴聲一樣清

謫中與客彈琴

鼃音滿地正音稀今日逢君問是非一按清商緣底事
平生疎放莫相譏

謫中與客吹笛

高樓吹笛起城鴉南北相逢各念家欲散窮愁愁轉切
餘音嫋思遍天涯

春雨贈殷兌溪

臺省應問外諭賢故將凋敝託青氈春來一夜甘棠雨
散作人家萬戶煙

汶濱蔡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溴濵蔡先生文集卷之十

七言古風

月夜同南海諸公再遊海珠寺

海空雲淨明於紙海上羣仙翠相倚玉盤細碾碧琉璃星河倒影澄波底諸公邀我海珠遊恍如共到蓬壺裏坐中之客誰最豪鐵崖山人右溪子狂吟放情宇宙外高談若决江河水果然異境陶吾真頓使塵襟如一洗青樽未盡月斜輝共倚闌橈月下歸一天爽氣清肌骨似駕長風凌太虛

送吳兩室

憶昔觀風河洛時山川風景有餘思汝南水利全修復河北荒糧半減紓八郡猶存書院跡三州尚有護城堤孟津遷治原豐茂鋼兎宜防岸逶迤濟衛通漕裨國計江淮挽栗救民饑平反獄負宜恩詔賜勅頒承沐寵私發解省闈曾得士表揚節義起華祠風淳俗美今爲勝水逝雲飛事盡移枉駕重承君子愛論心深覺故人知一樽未盡雙旌發後日重逢未卜期若過孟津津渡處試憑星駕問遺黎

和氏璧

荊人之璞未琢章千封百表登廟堂君王不顧委道傍埋光含垢徒悲傷棄擲復棄擲至寶等羣石一朝遇良工雙刖非所惜

九日同諸友賞菊

閏餘便覺西風早九日黃花開正好白露初零新酒熟籬邊獎厭清樽倒比歲霖潦稼不登村落蕭條難大空每逢佳節一悽然縱有美酒難爲情今年頗熟蕤微取接社連村椎大鼓人家婦嫁盡及時醉容狂歌歌且舞諸生才藻多風流同到花前一唱酬柴桑人去龍山遠何須爛熳尋高丘風亭竹檻多瀟灑醉摘黃花浸盃斝坐中老儒興最豪援琴一奏松泉瀉黃花白髮對秋風

坐見新月生林東今朝共醉百斗酒一洗塵襟萬慮空

移竹寄真定許氏

汶濵居士厭塵俗野水荒灣結茅屋已分秋箹逮疎籬更愛蒼筠伴幽獨見說淳川君子亭萬竿修竹倚天青心神恍見蒼蒼色夢寐如聞鈦鏉聲五月中旬竹醉初北嚮淳水寄雙魚開池移得龍根至引水滋看鳳尾舒翛翛翠影依林樾龍煙滴露清風發酌酒鳴琴對此君東山坐待生新月

先兄誕辰

仲夏年年上旬日爲兄初度惜芳時盤堆角黍香生坐

細切菖蒲泛酒巵二弟嬉隨如手足雙親擕愛似珠璣
常因暇讌同歸寢爲戀長衾共起遲壯志期成凌遠翮
霜風忽折玉蓮枝音容一去無由見談笑年來有夢知
遵渚不忘鴻鴈序在原空廢鶺鴒詩松根長臥何時起
白首臨風不盡悲

邑大夫造士

先生儒雅天下士獨用絃歌爲化理三載雍容不下堂
春城爛熳開桃李念此陋邦儒效疎時進諸生究經史
盡將朽腐化神奇草野稍習如脫屣若金在範良者躍
今歲憲臣頗稱許偶逢先生校文日趨陪左右覩厥美

摩挲老眼閲未半刮目驚心驚且喜濟濟青衿才俊徒
摛文揮翰長風起光采咸懷席上珍渾雄若决江河水
淸佳誰爲發天機時雨春風良有以廟堂側席求賢良
鵬搏風翥從茲始諸生何以答恩私忠愛無忘先達指

讀宜陽去思碑有感　西峪李僉憲朝陽曾爲宜陽令

恒陽騎士馳書至遺我一紙宜陽碑披卷宛見西峪化
循良自古民所思憶昔觀風洛水湄錦屏山下停驂時
周循遍覽真如此興政種種尚多遺恤貧鋤負逃者復
困馬推獄明單辭案清無滯鼠穴遂豺狼未敢窺藩籬
治民如家愛如子養則父母教則師假使守令盡能爾
則淳俗美刑安施父老歷歷稱德政我王信宿無一爲
臨發再爲諭父老世守政教乃爾宜君去宜陽逾三載
豐碑頌述民豈私丈夫終當立脊漢功昭史冊芳聲垂
吁嗟乎宜陽山頭一片石千載行人爲踟躕

賀胡止菴掌教生孫

春風絳帳廣文衙老槐當戶柯偃斜繁陰憶昔鳴玄鶴
枝禿今但巢烏鴉歲久惟應供竈爨春回豈意生萌芽
衆占必協三公兆果爾仍開六月花廣文有子青雲客
摇毫拂素呈天葩神駒尚未遇伯樂龍劍準擬逢張華
今年生孫復殊秀頭玉兒翹清且嘉積善古云昌厥後

公侯滾滾生君家君家有德禎祥應王氏庭槐豈謬邪
湯餅筵開章甫集我來與賀傾流霞物瑞人徵天不爽
他年始信言非誇

戒獵者

仲冬草衰北風怒林莽郊原足狐兎臂鷹呼犬誰家郎
駿馬貂裘凌曉出鷹搏馬走捷如飛百里徘徊纔指顧
狐兎潛伏起復驚一圍取百猶未足血毛灑灑滿平蕪
人呼鶻下相歡娛馬上揚揚生意氣百里歸來日斜暮
浚濱老子一見之嘆嗟無言倚林木微物亦自有生命
何害於人爲世惡但知擊捕爲歡樂不念死者一何苦

上天好生汝好殺報應無差汝應俟汝縱不存愛物心
千金之軀非聊點天寒正好開畵堂紅爐煖閣親朋聚
清歌妙舞亦可奪重風凌寒有何趣君不見吐珠銜環
古有然好於微物開生路

暮春同諸君賞牡丹

當時曾賞牡丹花名園爛熳蒸紅霞二十年來如一夢
故人零落各天涯每逢佳節增長嘆今年忽覩春風面
仙姿綽約倚闌干花神有意重相見此花富貴出天然
畵堂綺席春風前才子詩人足歡賞清歌妙舞相留連
堂中盡是風流客對此名花爭愛惜平生意氣薄雲霄

醉來但覺乾坤窄人生行樂各不同寧思今古旋成空
明朝重賞須及早莫待綠葉棲殘紅

題李南溪畵四首

其一明妃出塞

漢家馭戎無上策萬里和戎貧女色明妃下嫁與胡兒
犬羊非匹眞堪惆思其遠出北塞時綽約豈任風沙吹
玉容寂寞柔腸斷地久天長無返期氈裘侏儒誰共語
惟托琵琶爲伴侶月明撥盡淸商調白鴈難憑淚如雨
圖畵誰能玉貌過君王一顧奈之何當時雖殺毛延壽
春雨秋風恨更多吁嗟明妃思漢恩文姬入塞反悲煩
千載琵琶與笳拍分明哀怨不相倫獨有青青丘上草
明妃心事至今存

其二華山高臥

希夷先生華山裏辟穀服氣而已矣葛巾野服輕王侯
竹杖芒鞋看山水白雲一片野心留丹詔從來不可求
淸風明月不可買何須鼎食擁鳴騶洞裏丹經和露點
石床醉起花生眼紅塵隔斷松徑幽鶴避茶煙碧溪淺
中書數語驚宋皇墮驢一笑忽倚松風一榻衾如鐵
高臥經年石室京仙蹤一去何由見高風千載垂遺傳
幾人富貴履危機安知世事如雲變

其三采石捉月

天生大才良不易何爲落落終難遇承王薄公豈相從
汾陽解爵情何亟世稱豪邁謫仙才迥出宇宙絕塵埃
長篇短句如懸瀑萬丈文光射斗限掃搖鑾殿恩正渥
一點青蠅汙良玉夜郞歸後放逸懷倚傲乾坤聊自足
秋江如練秋月白醉來但覺乾坤窄飄然乘鯨凌紫霄
玉樓金闕還仙宅讀君遺文氣如虹千載令人仰大名
采石江邊舊時月潮生潮落古今情君不見周公才美
亦謙恭豪放由來世不容一自長庚收彩後才藻天葩
豈易逢

其四垓下悲歌

壯哉漢楚爭雄將千羣萬隊虎與羆怒氣橫空日色薄旌旗烈烈燒天闕謀臣如雲將如雨協心用命資夾輔五載血戰無寧居却來垓下耀威武智哉公子韓侯奮運籌決勝多神奇視羽猶載杌上肉萬人敵向笑談摧楚歌四起月明中三軍散盡楚營空悲哉雄猛重瞳子起飲慷慨難爲情拔山力盡霸功衆虞姬請劍獨徘徊羞見江東忍裁決虎倒龍頹事可哀山河帶礪期書盟未央宮裏恩終淺傷哉兎死狗亦烹英彭一體誰能免

贊

公孫子贊

騷芸壇上鴻鵠生漢初甫公車幽勝利見天人一陳漸陟崇顯八日嶽生致詰汲黯一代儒雅首興文獻布被儉素可訓凌僭

韓淮陰贊

淮陰公子遘時喪亂困厄垂釣誰哀一飯詭典雲從楚項扶漢千金酬恩以德報怨養辱含垢志扯乃見古今薄子覆手易盻富貴浮雲無忘貧賤

銘

觀德堂銘

先生造士衆此六藝以觀德行以明典禮大射既成大分既明盛德布昭皇風肅清鄉射亦舉兩階既啓升降有容其爭君子三五既逝典籍猶存我明御宇以禮激人濟濟多士涵濡聖眞依仁游藝德惟日新爰建玆堂修禮明制外治容儀內貞心志全我智仁兼我巧力時中有的同歸聖域

雅章

祭甘泉湛先生雅章

於惟先生道德之宗教澤無窮民也大成牲醴既盈童冠充庭修此禮容喁喁頌聲蹌之企之惟其格斯

祭恒山張先生雅章

於惟先生道際文明振振有聲儀輔化行抗直在公遯若冥鴻陶治諸生位靑德豐爲之仰之惟其歆之

祭苑洛韓先生雅章

於惟我師道述孔姬忠孝大儒道範明時云胡不思俎豆斯宜亦旣薦只亦旣成只惟其饗只

渼湖先生文集卷之十　終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記

汝濱書院記

甘泉湛先生 增城人南京兵部尚書

嘉靖丁未四月望晉子蔡子既罷御史寓書于甘泉子西樵煙霞之隱居曰汝也拜進門墻逾一紀矣自再謫放逐隱居草野無由侍教仰慕夫子晝則在目夜則在夢未或一時忘也仰惟丈下道德文章繼孔孟周程之統後世學者依歸況汝輩親炙者乎汝也近依汝水之[illegible]書院構一[illegible]景泉堂遂[illegible]也傍有齋廚與同志者三百餘人日遊其中以夫子之教言與夫子之成書日相研窮要在躬行不尚言語惟夫子垂仁賜之教言鐫之貞石與同志者持循焉幸也甘泉子曰不亦善哉古昔師弟子之相從也心悅而道同也汝濱子之與此書館而三百餘子所悅而求是誠何心哉且子之欲以大此書館不求之文章鉅公乃輕數千里之途而求於八十二衰病之叟是何心哉且云晝則在目夜則在夢是誠何心哉其必有心之可[illegible]者乎其必有神交而不限於道里之遠近時[illegible]者乎其古昔師弟子相悅而從者乎其上一古今往來之宙天地人物之同體者乎其[illegible]以來孔孟周程之心之學也乎夫學莫大於[illegible]心也此其體也程子曰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illegible]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故知一體同然之道也程子曰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是故知自然之功也夫惟知一體同然之道然後勿忘勿助之有所措矣或曰先生之言淵矣盍示之易見而淺[illegible]為甘泉子曰道有淺深乎哉且諸子日遊於汝水之[illegible]想川上之嘆觀晝夜之不舍覺道體之無窮其亦斯義也斯不亦淺近矣乎斯不亦易見矣乎豈為難知矣乎其至簡矣其至易矣其無以加矣蔡子及諸子苟不以斯言為虛辭幸以相切磋焉當自知之

汝濱蔡子贍田記

谿田馬理 三原人光祿寺卿

谿田馬氏曰愚聞君子用財以義周窮恤急義也篤親養賢義也昔范文正公以義田周族黨以所居為學[illegible]義矣寇萊公捐所居為僧寺崇異端不亦失[illegible]濱蔡子用財得范公之義無寇公之失焉且[illegible]

之蔡子名䝉字天章號汶濱直隸寧晉人也恒山張子凡十八年登己丑進士授以行人也受學於甘泉湛子後巡按河南行所學激揚有聲陽爲進士爲御史矣乃不自足復隆師而學者世豈多斯人哉及晉推而再退於鄉也幾二十年益深造而道充乃曰成己而不成物非誠也於是構汶濱書院設科而授徒焉久之學徒雲集如扶風馬氏河汾王氏盛矣蔡子乃視寒士婚喪婆殮無給也乃以耕稼所入節儉所積累置義田八十頃餘以三十頃餘爲儒學贍田凡寒士婚喪婆殮悉於此給以三十頃爲書院贍田凡合族

祠堂墳墓祭祀婚喪有給其外族婚喪親本族給有差寒士親故來學者其師之束脩士之日用悉給之非親非故而來學者亦如之其事詳於贍田記中嗚呼昔孔孟之徒皆傳食於諸侯亦有不尊德而樂道者乃有七日絕糧之阨今蔡子處贍田如此吾知不俟傳食無絕糧之阨矣況諸婚喪大事無慮士集而不學其離之尤耶苟集而學奚啻如扶風如河汾雖尚友洙泗可也或曰蔡子應仕而求益復篤親養士開來學焉此其志淺使鴻漸而大行道何可量惜哉晉而推也然君子聞道進而行政則澤被于一時退而被於天下於後世是故稷契皐夔澤被於一時孔孟澤被於萬世蔡子蓋學孔子者也又何可惜乎某暨學諭某等慮斯田疆界頃畝久則難稽也值旅廷彩摹此邑以公便來省因徵予作記立之學官以詔後人

汶濱書院記

文岡陳棐 鄢陵人僉都御史

侍御蔡先生家寧晉邑里汶水流邑城南一里餘先生少遊庠校濯纓而樂之及舉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糾列大條忤旨罷官歸未幾復起復罷歸先生遂構書院於汶河之傍以處諸士之來學者前有門二重正屋

凡三重前爲景泉堂中堂置教規及諸名士題咏後爲息存堂兩翼俱有廂對立凡六有石刻息存箴堂後有亭中有甘泉湛翁所作汶濱書院記蓋先生往聞甘泉翁講明合一之學得程朱孔孟之派嘗從之遊景泉者景甘泉翁而息存箴則泉翁所書也嚴以不華儉以有度名欲予實郡守爲扁其坊曰汶濱書院文岡子他日造焉諸士進曰宋有四大書院初皆前人自闢爲藏修之所後遂彰彰表著顧其白鹿洞嶽麓石鼓諸名皆得以地而無他義至於汶則於先生之素有相發源於平山受泜水冶水東入於大陸澤水經

灌泉甘可資灌溉夫源於平山其源遠也人□
委潤也而泉甘可資灌溉則其用大也其用多□
用以潤下土澤生民利斯世也而世不能大其用焉人
灘河之家引水灌畦取沾濡於桔槔之間譬之先生之
學具弘濟之遠謨一再試於臺諫而泊焉以休退而林
野者餘二十載課生徒訓子姪養高抗俗以佃以漁臺
史撫巡爲疏屢上而猶未見奮庸三事漸陟崇顯與洨
之水究其用同也義亦何取於洨而效之耶文岡子曰
爾言洨水之同於先生者出處之迹也孰知先生之取
於洨水者學問之道乎今夫學誠明智禮勇義仁七者

其本也誠以恒業明以燭物智以圓神禮以居謙勇以
靡沮義以不汚悉始之仁以弘德七者其用也洨之水
七德具焉以言其體源泉混混流積不息者洨之誠也
澄徹瑩虛毫髮無隱者洨之明也隨勢而運緣理而趨
者洨之智也順下而安循序而出者洨之禮也蹈深不
疑遇折不止者洨之勇也棧清拔潔善利而宜者洨之
義也且淵涵有容芳潤而甘者則洨之仁也水之體體
此德矣由是載重致遠炤妍察媸歷險能通居卑不□
履坎流行脉絡分明而又五味以和五色以成萬物
滋百穀以生二儀以寧洨水之用其有極乎人之□

本於仁而水具之水之仁在於甘而人同之仁者□
之要而甘者太德之故也先生之蘊蓄既同洨水於□
美厥用大厥用博矣而先生且以甘泉湛翁爲師是□
水之甘以得甘泉之源哉疏源而達之委養德以弘諸
業因體以致於用學術端風俗正而真才出矣洨濱先
生行將以有本之學大於用諸士其尚以先生之學自
勗諸學洨濱即學甘泉學甘泉即學程朱以尋孔孟之
緒者也諸士其尚勗諸先生名鏜字天章其別號即其
書院之號云

洨濱書院記　　中麓李開先章丘人太常少卿

聖上龍飛之八年予與洨濱先生同登進士所領咸均
袍服長短各不稱乃於東闕門易之以爲有同袍之義
官階或得交承事業或相比擬其後予由吏部陞太常
而罷洨濱則以行人選御史罷而復起起而又罷竟不
如所逆料今嘉靖四十二年追念知交致書慰勞予之
書辭大意言三十年不一見面五百里不一通書人生
有幾回三十年耶高才宜不止於斯據理必當大發然
時已過矣天未定耶洨濱復書借[illegible]學之外無慰怨
之聲惟以記其書院爲托及發其[illegible]　乃所註書
一乃所著文集而集中有湛甘[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

記者予將何所置其喙然甘泉其業師豁田其故叉岡其縣尹予則其年友也人既不同而術亦有異教之於治隸治隸之於切磋事既不同而言亦有異其名建改作之詳門堂廟亭之制不必贅及因書院而有感於他方因記書院而有感於近日國初學無多端教有成法立儒學足矣乃又有書院書院盛於嘉靖初年自予所傳聞者海內書院十餘處其不沒聞者何啻數十餘處從大科以甘泉精舍以涇野沅則有明山汝則有篤志予樂邪門則有道鄉有豚谷王官在蕭州弘道在合江東山在潞安而百泉在輝縣東樓綠川岑山以地

得名者也頤濱安定和靖以人得名者也洨濱書院與其有實行者同軌而崇虛名者背馳此其所以可記而記亦不嫌於數也人士有來自其地者往往稱其身教克修師道卓立植行以明倫考業以居功施物如振威取人如拔滿足推廣天朝嘉尚儒術敦崇攻本之雅意由此弟子可材風俗可美不藉官勢而施於有政矣買地共八千餘畝以三十畝作義塚以五百畝供名賢墓祭以七百畝養老幼以三千畝待來學又以三千畝為貧士婚喪之助以九百畝供小學子弟遠近從學者[illegible]百餘人閑居者二十餘年九卿六科十三道保薦者[illegible]

十餘疏獨大中丞毛介山樊徵為能得其真而奬其解舉數言以見之餘固不及悉述獨持風采鳴鳳鳥於朝陽抗志澄清磔豺狼於道路恭然無愧寧辭三黜柳嫁展也大成不假五窮之送恥曲學之阿世期行道以濟時金百鍊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至其辭獨嗣幫賢而布之以為諸生講學之地尤為人所難能在官曾聞大梁十七書院釋士隆師以成其教今又搆洨濱書院會友聚徒以開其學是豈以隱顯二其心者哉洨水發源於平山入大陸而近冀晉晉原羊舌氏食邑書院在洨之旁因名之曰洨濱書院先生名鑾字天章其別號

即書院之名號云

侍御洨濱蔡先生重修廟學記

門生李登雲　鈞州人工部布侍郎

惟茲寧晉在周為晉之楊氏實羊舌氏之食邑東滙大陸北聯恒嶽鍾靈毓秀代有聞人我明則有若洨濱蔡先生天性孝友器度宏遠蚤歲受學於甘泉湛先生潛心往哲究極理性登嘉靖己丑榜進士歷進殿中侍御史風裁建議推重臺端屢進直言二次放逐兩京言官及九卿撫按薦其才堪大用者三十餘疏先生養高恬退閑書院於洨水之濱遠近來學者三百餘人隨討[illegible]

兢各有所得恒以邑中士家講學儒效疎濶爲憂曰士
不聞道大不幸也教無本原猶無教也魯語云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言在精專也我國家列
聖相承建學立師以化天下故崇祀　先師起其仰止
須之聖訓定其趨向使多士衆萃以相觀明辨以敬業
教化無弗備矣顧傾圮不葺甚且蕪穢焉士將奚萃師
將奚居以施教不幾於負朝廷養士之典耶經義倫紀
不幾於廢墜以自絶於先民耶吾聞君子出則行道濟
時居則立教淑世吾將助其師以教吾鄉之士乎乃鳩
貲集材廠廡學官堂齋號舍經閣泮池亭祠射圃與學

易朽翼然整肅其費皆力田所出蓋先生二次居官僅
七載先業遜之昆季乃自以坊值易沮洳之田知木耕
從出當爲膏沃也儉素節慎積有歲年乃克舉此復買
田三千畝爲貧士婚喪助闢書院買田亦三千畝以待
來學者建四小學買田八百畝以教貧家子弟表鄉賢
墓祭設田三百畝以承勸恩建養濟院買贍田七百畝
養嫠三十畝以恤窮獨時與諸生講明諄諄不倦歲時
周視故賑荒歉敦崇教化篤厚倫彝士風民德翕然一
變爾邑士同學於斯不必求之古人即先生所行若所
憂深思而景行焉皆道也斯能宏器識絶驕吝升高致

遠無忝前修矣是舉也工始于嘉靖三十八年四月落
成于三十九年二月邑教諭何翰導郭東郊徐大經
進士商科劉聘來東求余記謂余爲先生門下士也亦
又曰自工終始先生日躬課之無煩費於有司諸生請
於巡按桂史教齋楊公儲爲建祠以報之先生辭焉請
改爲正學書院與邑中諸士共之先生名鏓字天章學
者稱爲洨濱先生邑人也向濟寧州人東郊夏縣人大
經東平州人

洨濱先生祠堂記　　見吾陳大賓　江陵人按察使

予奉命來鎮畿南敦郡念惟化理之原在尊賢尚德崇

式風化致謹爲咨求高逸思得大賢君子而尊禮之邇
真定得吾洨濱蔡先生先生寧晉産也因一拜其家寢
見先生克養完粹表裏瑩徹知爲有道士也時値先生
祠堂落成諸生因以記謁予且曰聞諸祀典有勞於民
則祀之先生著名于朝樹德于鄉傳道于後學以勞從
祀禮也且祠成亦一時盛舉也敢以記請予既已敬慕
先生義不得辭也因爲作記記曰先生少有異質稍長
登進士授行人擢殿中御史糾列大僚忤旨罷官歸未
幾復起鯁直如初復罷官歸乃買田洨水之傍構書院
以舍四方來學之士一以明道淑人樂施崇禮爲務嘗

修學宮舉祀典建仁濟之堂表名賢之墓率以躬耕所得餘羨捐爲贍田育人才恤窮乏敦鄙薄要非今之君子所能爲也昔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嘆其有仁人敦睦之風焉及考其舍宅爲學以與蘇之人士共又嘆公之心幾于天下爲家矣今義田規格俱在而蘇之學即范第宅也竊謂此義不可復見迺今見汝濱先生云要之先生固今日文正也即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悉心所職者未能行也即行之未能備且悉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生迺能舉之于鄉縣桑梓之墟無論今世即古人可多得哉先生少師晉州張恒山先生繼師朝邑韓苑洛先生最後師增城湛

甘泉先生三先生天下士也其德業文章可師法一世而甘泉爲二業合一之學以開示學者要在體認天理■忘勿助此其宗旨也先生師友淵源獨契肯綮再立于朝不遂乃退而教于汝水之濱一時門人雲集藉師門館穀之資以從事于身心理性之說如羣飲于河充然滿腹而去先生之于師傳可謂獨得其宗而見之行事者矣先生追念三師之德爲建祠于家歲時俎豆一堂率諸生祇謁拜伏如事生存其昔人心喪之感聖門築場之義乎先生立朝大節居鄉高誼耿耿流播人口可以質古人振流俗於是知先生講學之功有實用矣

而宰晉諸門人亦以其師啓佑後學羽翼斯道立祠恭王之側以世世報德先生亦猶先生之祠三先生也嗟嗟天理之在人心可誣乎哉工始于嘉靖三十九年三月成于本年七月祠堂六楹兩廂十二楹石坊一座爲先生祠從諸生之請也講堂三楹碑亭三楹書舍四十間石坊二座大門一座扁曰正學書院爲諸生講學之處先生之意也實出今代巡盧陵毅齋楊公重道之舉足觀風紀資助工料臺省諸公及諸親黨并祭田悉載之碑陰請命者知縣雅朝元教諭胡向首事者庠生劉聘張九疇也予爲紀其事以志斯文榮幸且以致吾好

德之私云

汝濱蔡先生祠堂記

毅原蘇祐 濮州人兵部尚書

汝濱先生解紱家居躬耕田野教授生徒講明正學四方之士翕然從之先生儉素篤厚歲久積有贏餘既修葺廟學復置儒學贍田爲諸生婚喪賙卹之助開二書院亦置贍田以教宗族子弟并館穀四方來學之士建養濟院小學修復名賢墓祭共田八千畝爲宗族及親故之貧者置田廬常產田倍之建名宦鄉賢祠射圃以崇典禮置藥室方便塚以濟貧乏捐二千金建汝水三閘以興水利癸丑歲大侵處糴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

以聚鄉里壬戌歲復侵其贓濟之數倍之於此不惟[illegible]窺先生之淵抱而經綸裁制亦可槩見矣而崇直先生學行徹行本縣為建生祠先生像之而兩臺之督不已工既竣弟子員張九衢陳徹等以僕嘗拊循其地且素知先生者不遠數百里乞言以記其事僕喟然太息曰兩臺公可謂知崇義矣矧首善之地也四方其有與予往聞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僕嘗與先生同為御史侃侃諤諤忠黨奮激蓋古之遺直也以糾劾太僚奪職宜其咄咄無聊為子孫謀而講學聚樂平易可親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非耶禦災捍患先

生之功偉矣固宜專祀之而僕之推先生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矣昔禹乘四載勤勞胼胝始奏平成之績孟與安居一室與二三子闡明性善仁義之旨韓愈氏謂其功不在禹下至今學士大夫皆崇信其說何者謂其救世之功一也自昔功利熾而正學晦滔滔汩汩不啻懷襄先生資稟高邁奮起汶水之濱從湛甘泉先生遊學有源委著有四書埤傳書經便註汶濱語錄及文集數百卷梓行於時流播海宇障狂瀾屹砥柱使正學闡明捍禦之績孰有大於是哉先生雖不得大行於當其學其教庶幾可傳於後所願諸弟子本仁陳義[illegible]

砥行以明其學則汶水泱泱泗源比濟而先生之授受庶乎其有託矣否則入覩儀容而作肅出見紛華而悅焉其如祠宇何哉先生名叟別號汶濱真定之寧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行人監察御史二次放逐餘三十載從遊之士數百人學問之功迨老而弗倦云

侍御汶濱蔡先生為民建閘興水利記

門生李登雲　鈞州人　工部右侍郎

趙郡寧晉之西南汶水經焉唐上元間縣令程處黙導之以資灌溉唐書云地用豐潤民食乃甘厥後隄防漸廢而水勢之流注失常灌溉之利微矣吾汶濱蔡先生

以侍御隱居卜築汶水之陽乃召集鄉之父老及諸賢達者謀曰此地賴汶水之潤舊矣近乃失利毋乃吾人乖濬洩之方耶乃捐家貲聚材鳩工置石閘三所濬洩以時縱橫連亘畎畝無慮數千頃得無旱澇與歲獲利倍常鄉之父老暨諸賢達者德之乃與相謀曰昔聞有耕桑楚居畏壘三年而大穰畏壘之民謀報之祠吾鄉賴蔡先生之功將無窮穰也可無記以垂後使後之獲利者知所自乎先生門下士春元鄭子動等以■受先生收錄之恩最深素知先生為敦古道倡大義人也乃屬余記余嘗考三代時首地皆畫井川澮溝洫之制大

備故滷湨得宜而壟畝以闢闢可以無置也自井田廢
而水道不涸則溢矣所賴可以通水利者惟閘之制稍
便耳先生毅然舉之一方其利溥哉或謂勸農桑與地
利有司職耳不鳴之官府而財力皆獨任焉亦難矣哉
昔張横渠先生嘗欲買田一方行井田法上不廢公家
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與教養惇禮俗蓋志在風天
下以三代之治也先生此舉其亦志横渠之志也乎立
閘本意利農而商賈之舟楫上下往來千里得以通其
貨農商兩便矣君良有司志與水利者合先生矣法哉
謹記之以俟觀民風者采焉

序

汝濱語錄序

穀原蘇祐 濮州人兵部尚書

往聞之老聃在周爲柱下史道不用西過函谷關關門
令尹喜望氣而知之曰子將隱矣聃爲之著五千言好
事者侈爲美談今道德經具在其言豐於玄修而略於
治體厥稱神造想以爲明其道不若行其道政使道德
經詳於言治君子猶以爲空談矣補而況下於老聃者
哉甚矣立言之難也仲尼退居泗水與二三子問答備
載魯論炳煥日星實稱不朽迨宋濂洛關閩號稱大儒
而語錄間出或不免有遺論夫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言
又行遠孔訓式著豈非萬世之龜鑑哉侍御汝濱蔡公
迺人也予濫臺簪嘗識其人蓋明達直諒甸服之傑出
者居無何以彈劾太宰家居繼撫畿內又識其鄉行玄
默恭儉教生徒數百人發闡遂旨好施敦古種種不一
復喜爲弁髦先鄉人化之稍稍問對皆發之淵衷約之
簡易無夸辭曼語上達貞觀下察幽隱積爲語錄二十
卷其門人薄遊石城刻之江滸濮守臨城趙侯世相密
邇君子而私淑其德者問以視予因撫卷歎曰因人信
言不其諒哉公簪筆柱下與聃同官謝病山中篤實恩
達言皆鑿鑿可行由一鄉而達之天下所謂王道易易

古今一揆矧聃在周末造徒托之簡冊方今聖主當陽
搜羅巖穴訪求耆俊膚敏如公舉而加諸相位斯語錄
也黼黻鴻猷潤色治道將表裏訓命趙侯有令尹之覩
矣無望雲之勞頓闢幽衛道非君子之徒而有是哉觽
闡之易重如蘭詩歌伐木蓋傷良朋之遠也予駿駿衰
薄大道漠然不日鹿車鳩杖訪公汝水之濱上下議論
聞所未聞冀侯遺書山靈爲西道主虛斯受叩斯鳴又
不止茲語錄也已

箴

息存箴 并叙

甘泉湛先生

夫息存箴何爲者也明心也夫叙何爲者也明箴也叙以明箴箴以明心而聖學盡之矣聖人之學心學也夫盈天下之間之人之息一也則盈天下之間之人之存宜一也而有不一者何弗覺爾矣弗覺則無息而或存覺則一息一存一呼一吸一出一入通天地以爲息渾然與萬物同體大公普仁體昭而聖學備矣息息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存乎覺作叙箴侍御蔡君來請書而刻諸洨濱書院息存堂之壁以覺來裔云

人心之神儼乎天君胡不守爾宅而逐逐奔奔形與神離他鄉莫知出入無時伊誰之爲匪出匪入匪忘

則執室爾天竅而不順帝之則匪鼻端之白匪周天之息息與天通與天無極而存之乎呼吸一息之呼吾氣通天與天同符草木蕃敷一息之吸天氣通吾與吾同翕龍蛇藏蟄靡吾靡天通爲一體形分氣梏皮膚爾汝一息一念一念一天是謂息存與天渾然是謂息至自息至刻至時至日日至月至三月不違過此非我天行無疆

銘

息存堂銘 有引　　　谿田馬理

息存堂銘爲蔡教也寧晉蔡子自稱曰毅字曰天章號曰洨濱昔歲己丑甲榜題名始授行人晉擢御史巡淸中土聿駿有聲及再閒居設館授徒退居有堂扁曰息存谿田耄夫夙與同情善厥重任爰著扁銘銘曰

洨濱豸史對揚有聲秉驄南巡中土以淸晉再推加閒居遠做設館授徒閒來繼往退居息遊有溫有教爰扁其堂命曰息存息之在人呼吸則是苟無呼吸大耋斯至我識洨濱所期非淺希曾賤言任重道遠任重維何中心好仁仁以成己又以淑人成己維何克己復禮學不如顏若涉弗濟淑人維何覺知自躬道不如伊猶人溝中體乾之元覗人猶己臺臺敎學

懿而後已一息尚存玆志匪懈仝吾心德通于覆載谿田鄙夫耄矣尚賢爰銘斯堂尚同懋旃

洨濱書院碑銘　　　門生陸東 祥符人大理寺副

洨水經寧晉城南里許邑人子蔡子構書院其地四方來學者稱洨濱先生云昔先生潛養于此日研聖經服程朱諸子之道溯以上尋孔孟之緒篤行古道敦族厚姻周急生死也稱君子矣既舉進士師事甘泉湛子講明合一之學策仕爲行人進殿中侍御史出按河南兩河肅淸監臨甲午鄉試不錄浮豔者則大共等郡一十七處書院擇諸生穎異者延名儒教之其教規惟身心

之爲務還朝以論劾大僚季官兩京言官屢薦其才復起復罷則日居書院講授諸生人人自謂有心得矣東滲知于先生任魏往來恒趨問數謁先生先生予之升堂閫教貿深観記言行心銘而紳書之矣入都會通政使李子諸君咸謂吾輩陶鑄先生之門懋德懿行柰何無紀則圖爲之碑鎸夷銘之鄒惟士君子立身寓內孰非事問學者乃或少而習之白首無得貧賤之所業顯融而棄之即或知之而不能行行矣而不篤岐人巳于兩途均之無得也若先生童業迨老達不變塞允蹈厥知成人循巳闢程朱之門戶登孔孟之程途內外相孚

體用合一使諸生韙如是焉先生之教庶其有終哉他如捐貲修葺廟學置贍田以養貧士建社學以教貧子弟修先哲塚祀考祠名宦鄉賢修養濟院設贍田義塚及訓勅學子諸嘉言善行若書院建置始末各有紀述護舉夫訓學之大者如右再拜而爲之銘銘曰

惟昔洙泗浚發道源鄒繹精合中庸以傳絕響弗嗣淆亂羣言振起有宋河洛新安經理日瑩人道達天夷元載蝕華風寘昏彝彝則叙彝典則敦明明皇祖章闡經綸儒臣繼起昌茂學原列祖隆會道化濡沾名儒碩彥接武後先末流支蔓貞行惟艱乃禪厥論乃騖虛玄道斯蠹矣學何賴焉汶川靈秀生此哲賢崇質務本履正持平匪言之貴行惟道尊交游萬物俯仰乾坤合內合外會貞會元昭昭自我士痼斯瘳青衿乃闢乃墾餘田以養來士俾業攻專以植砥柱以障狂瀾斯時斯士斐乎可觀來者勿替銘厥息存

表

勅封蔡公墓表　后渠崔銑 安陽人 禮部侍郎

正德庚午寧晉蔡君卒年方四十有二邑之人咸哀之又十有九年子璦舉進士授監察御史詔贈君如子官嘉靖庚子君之配孺人康氏卒享年七十有四卜吉先

塋之右啓君與康氏合窆是歲御史以俘來鄗徵予文封君諱正字克端少學於鄉師知故事善楷書淳朴和易睦族恤黨鄉民李惠貸君麥數百斛道宅邑後坐事械歸將賣其產又不足賣妻子乃可償麥償君瞿然曰使汝如是寧非予心非予心乃止償歲凶以高口管上數村所積粟貸人亦數百斛後凶不解乃焚券單楊某者貫君馬往從征亦將賣產君又巳之古所云垂恩不報者耶教子讀書以取法聖賢爲訓及遘疾作大書竭以修身成德忠君信友宅無所及孺人中年寡無期功近戚食辛教子使之遠從賢師親益友繼晷勤業爲訓

惟嚴弗曰婺而孤荷相煦以姑息為兒女情又推其教及姻故曰力貧毋侈古所云賢母者耶三子長聰選官露次即御史季闓子生謎孫男四人曰顯忠曰遜艮曰宗亮生員曰佑賢曾孫男二人曰一清曰一俊孫女七人外曾孫男二人外曾孫女四人皆幼御史剛敏敢大來蒞我汴貞度救下言事忤旨罷臺臣屢上其才郎起御史復如臺夫建績明時恩頒穹秩者有既哉此姑為之兆云爾

勑封蔡公墓表

孟河馬一龍 溧陽人 檢討

北畿鄉試戊子科至今卅年龍同年友百三十四人存

者不及半矣其在仕途自龍為史官無一故舊共圖宣力於朝私第或以世講刺見盡藍縷告所欲衣食資則父兄官守可知也每用悽惋及得汝濱柱史書狀委龍作父母墓表感慨遡公賙貧恤乏有古長者之風惜不遘此見世講家有貧子弟耳公眞仁厚長者又傑然可稱奇男子也少孤廢學力田起其家尺帛斗粟皆籌計幹思以勤節而致積者今人絲粒勺壟失得殊喜慍離能推已所有業委之他人歲取千百與宗族鄉黨共哉及至逋負又不問多寡一不得當即焚其券其如李惠楊某皆疋夫小隷皆欲賣妻鬻子以償公悉捐止之固

知畜德深則遺慶遠行仁廣則獲報昭不然芝蘭寺含公已假榻俄若戶外有呼者出戶索人榻舍楹折非陰隲感動神靈若或啓之者與鬼神且與之而況於人乎是以賢士大夫莫不致恭而願交里閈小人忿爭曲指赴公取一言立解其孚德於上下如此生子三人不及見其貴而卒公之配亦內懿多助性謹飭臧獲無敢恣肆治家有禮子讀書夜初分必起訂頑督惰兼嚴與慈俎豆熊丸成立諸子以大門戶汝濱登巳丑甲第進殿中侍御史彈劾風裁權貴悚息天子嘉其能階公文林郎拜章封土配並為孺人汝濱得併力孝養者秪孺人

矣總挈壺政不墜家業俾公九原有生氣藉手孺人為多初公將革諸子請遺命公曰取法古人力行好事忠孝大道也後孺人孀居卅年有司欲上聞孺人曰亢宗樹儀汝等宜自勵勉吾孀人不幸早寡令丁孤苦何奇節可表揚耶願勿為此舉及其歿也郡縣始載於誌篇曰賢母之門即二者考論其世擬諸易理上行下濟皆畜極未通雖稍發於其子猶儉德丘園遵時養晦有餘不盡之澤延敷世不得斬耳況汝濱能奉公及孺人之教立宗明禮行義孚惠置贍田使貧者資養闢書院使愚者淑禮修先賢之墜典發潛德之幽光可以方諸

正范氏積厚不可槩者蔡後其大昌乎公諱正字克黼
別號養拙自幼通文詞善音律及真行習書孺人康氏
儒家女供趙州學習人長子需吏部待推次子毅郎龍
同年友兄涇濱也少子魁國子生公生於成化五年十
二月初十日卒於正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孺人生
於成化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卒於嘉靖十九年三月二
十二日合葬於城東南三里小柳庄西先塋之次

傳

御史蔡公傳　止菴胡向　濟寧人 教諭

公自幼聰慧父封君教之讀儒書九歲解文義從華縣

李教授講經書子史十五歲父卒哀毀成疾三載始愈
母教之益嚴每見與匪人遊必怒責不食公遂殫力爲
學志期大成一日鄉庄省母見鹹逼人命當出贖者家
貧父逼令自盡公出麥三十石以代其贖其人得不死
繼有鄉人十三名被誣爲盜官司欲致之辟母令救之
公爲白之縣尹得釋邑中乏諸家書籍公出貲買置會
集同志者講讀文風自是始變母命從晉州張恒山先
生學先生器之登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從韓苑洛湛甘
泉二先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
講學者共推爲會長出使大同代王及督總儀賓皆却

不受回京上疏言邊備渠口數事繼出使廣東留數月
與倫氏昆仲講論不怠深悼陳白沙先生有道後人困
阨爲置祭田六頃軺旋士大夫類有詩文送之及授浙
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發勢家奸惡十餘
事禁約三院樂人與夏宗伯往復辯論不屈擒獲大盜
都城盜賊散走繼差巡視皇城四門修理九門街道濬
渠盤查內府庫錢糧參太常卿陳道瀛宋太監侵盜奸
弊光祿寺侈費及山西廠月破之弊兵部毛尚書以侵
欺總兵十人相議公各云衆寡不敵難坐以死罪毛甚
稱服十人由是俱得宥免差南直隸刷卷發鎮守太監

王德留守王桓鳳陽曹知府侵盜夙弊帶管巡鹽舉放
均平上疏鹽法利弊請復飛輓之法以實邊儲查復杭
州府宋岳飛後人岳湆西湖祭田三頃處置太康縣都
御史顧公祭田三項甲午歲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
及新鄉張皇親奪占民產等事禁約宗室趙府將軍豊
樂鎮等處私店來物鈴水鄭府廬江王參奏唐府宗室
宇淙及周府將軍數人不法事皆發高墻禁錮發儀賓
武永光豪惡復佃戶任世連等田業並究枉得釋其平
反入府冤獄二千餘事行文修理各府州縣文廟儒學
立書院一十七處取學行生儒延名儒教之修南陽諸

黃武侯祠因始忠節許遠祠墓表楊河內侍郎何塘建
立生祠修復南陽汝寧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縣水田
二萬頃表揚杞縣史烈女等節義十餘事是歲監臨鄉試時
稱得人築睢州寧陵護水堤百餘里修築銅瓦廂趙皮
寨黃河堤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寧陵縣城不
爲河水衝決改移新孟津縣奏勅疏濬運河工完勅賜
金幣褒奬捕獲尉氏及睢州反賊高寵等拏問大豪猾
永城蔣輔翟淮盧氏杜田殺人贓賊三十事河北沙隨
地坐以潤布寬減田糧十餘萬石裁減驛遞徵米十餘
萬石是歲旱蝗行捕蝗之法查理各府州縣庫銀十餘

萬各省糶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去處盤詰
出吐蕃進奉夷人寫亦考倫剌與安置大將牙木蘭書
信題行哈密國轉查發首相妄父宗斷事貪婪及首相
之姻俱羈之以法舉劾鎮平王世子周王令喨廟二日
令長史來謝而止復命劾奏貪酷官及考覈罷黜二百
餘人回京因論事下獄復因論劾汪吏部革職爲民兩
京言官在外撫按薦舉三十疏吏部許尚書三次上本
同御史楊爵浦鋐起用嗣丁母憂三載部院催取二次
入京改河南道考察內外官及勘本發刑科及山西道
侯參之弊吏部以年資薦陞京堂公辭之復因事下錦
衣獄與楊爵劉魁同時被繫復爲權奸中傷革職爲民
後此兩京堂官及科道撫按歷薦二十餘疏吏兵三部
上本七次事在平倭錄及備邊奏議公位雖不崇居官
不久共立朝歟歷經濟表表在人耳目自此家居一意
教授生徒本縣及臨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百餘人
乃建書院於浚水之陽置贍田三十頃以給生徒及令
族督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爲建浚濱書院石坊提學
十御史建正誼明道教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翟公建
有道之士石坊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耆儒石坊中丞李
公建清朝耆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遺公脩坊之資屢

置田數十頃勤力耕耨收穫日漸饒裕遂將祖產讓與
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族有不足者量爲置田產收養孤
貧爲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所者亦量給田并賙恤
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爲修建文廟儒學以隆追報之典
置儒學贍田三十頃以助貧生婚喪邑郭外置小學三
處贍田六頃延生儒以教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偕
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學中拜聖諭教之爲善百尺濟
鄉去城市遠僻俗稱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爲小學創田
二頃延生儒教子弟舉行鄉約規格與三小學同修養
濟院一所養濟田四頃令孤老每名口收養貧兒一人

置貧兒田三項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
家無葬地者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項各
令族人生儒供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懿爲建生祠以
爲報公上書懇辭因以撫按及提學巡關巡鹽管屯副
公兵備陳公所遺修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改
爲正學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項以給之
都御史霍公檄云先生道德儀刑文章山斗崇祀先哲
嘉惠後學周恤困窮表章節義懿德淑行種種難名即
方之古人亦鮮比儷豈今之頹風鄙士可望其萬一耶
都御史介川毛公檄云先生學有本原行超倫輩裁冠

柱下偏震直聲仗鉞洛中獨昭風采磔豺狼於當道抗
志澄清鳴鳳鳥於朝陽陳言磊落雖經擯斥益勵堅貞
金百鍊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浩然無媿寧辭三黜之
嫌展也大成不假五窮之送耻曲學之阿世期行道以
濟世逆返初服之懽彌發下帷之憤經窮孔壁微辭過
於漢唐文擬先秦奇氣優於遷史振履恒山之麓濯纓
洨水之濱謝絕時流雅敦古道修黌宮置祭器崇報本
於　先師闢書院廣贍田重開來於後學宗黨洽恩親
之文正生徒頌德化之陽城葢大人以道爲心斯性分
中莫非宇宙惟仁者與物同體故大化內無間形骸當

浙世之横流屹斯人之壁立不有崇典曷稱激揚仰趙
州于正學書院爲建德學者儒坊少見本院崇德尚賢
之意陳公移檄云先生學有淵源望重山斗昔立臺端
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閭而表儀擬鴻漸於雲
路飾黌宮講院明正學而振起人文置贍地祭田惇古
風而主盟吾道頓使洨水接洙泗之分流恒山識尼丘
之正宗此其功德之著在當時而血食之允宜享報於
後世者也李通政及諸司爲置祠堂祭田三項癸丑歲
荒歉公出家貲遠方糴糧賑濟三族及親友門生遠方
故人生徒共計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壬戌歲復賑一

次因十餘年荒歉賑濟親故之餘復以糧銀假貸鄉里
及佃家復因屢歉文劵盡燬不取教鄉民開滏陽河及
洨河溉田數千頃鄉里多賴全活太守查碧山託先生
建立石閘以興水利撫按以工料爲難先生捐二千金
建閘三所教民灌溉水田撫按俱有謝檄設藥室一區
以通醫老儒修合藥餌以濟貧人嘗因田糧不均勸縣
尹丈地均糧凡重差偏累者必達之上司以冀寬減民
力公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貯散之平生不爲儲
蓄計且檢身甚嚴雖一字不入公門教人以甘泉先生
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義爲本鄉里有無狀者

一求見卯釋然常語人日但求在已無失在人者所嘗
想所著有四書理傳書經便註汝濱文集語錄等書噫
吾嘗有感於公之行藏歷履時而窮也竭力事親篤志
為學仁以愛物義以檢身儉以自奉而一切世味淡然
無欲時而達也忠君愛國犯言無隱懲惡惠民惓惓計
安宗社繼而養痾也絕意世故杜門著述教授以育後
學創建以昭曠典廣濟以普仁恩惟在移風易俗其養
痾可謂不易所守四始以驗終邇流而窮源其功德之
大事業之隆昭昭在人予著教此邑數載得之鄉評及
耳目所見與諸生同作是傳夫豈阿私公諱發字天章

以其嘗講學於汝水之濱故學者稱為汝濱先生云

檄

表揚有道檄　思齋霍冀 孝義人僉都御史

恭惟汝濱蔡先生道德儀刑文章山斗崇祀先哲嘉惠
後學周恤困窮表揚節義懿德淑行種種難名即方之
古人亦鮮比儷豈今之頹風鄙士可望其萬一耶禮宜
表揚以彰有德該縣將發去禮物并大書有道之士四
字植立坊扁以樹風聲仍將行過日期具報

崇興德學檄　介川毛愷 江山人僉都御史

為崇興德學者備以勵士風事近該本院撫臨寧晉縣
訪得該縣鄉宦河南道監察御史蔡汝濱先生學有本
原行超倫輩裁冠柱下偏振直聲仗鉞洛中獨昭風采
傑豺狠於當道抗志澄清鳴鳳鳥於朝陽陳言磊落雖
經擯斥益勵堅貞金百鍊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浩然
無愧寧辭三黜之嫌展也大成不假五窮之送耻曲學
之阿世期行道以濟時逆返初服之惟彌發下帷之憤
經窮孔壁微辭過於漢唐文擬先秦奇氣優於遷史振
辰恒山之麓濯纓汝水之濱謝絕時流雅敦古道修贊
宮置祭器崇報本於　先師闢書院廣贍田重開來於
後學宗黨洽恩親之文正生徒頌德化之陽城蓋大人

以道為心斯性分中莫非宇宙惟仁者與物同體故大
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流屹斯人之壁立不有崇
興曷稱激揚為此案仰趙州掌印官照案事理查支無
礙銀兩即延素善書者真書德學耆儒四大字傍書年
月及本院銜名置立巨扁送至該縣會同官吏師生送
至正學書院少見本院崇德尚賢之意

恒南元德檄　岸泉王漸 濰縣人巡按御史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漸為恭慶名宦大布恩德興水
利益民生以勵風化事照得寧晉縣鄉官御史蔡汝濱
先生養高林下夙重鄉評茲間該縣議建石閘開乖水

田即捐千金助工興利誠清時之盛美也本院幸聞不勝感激理宜恭賀以勵澆風仰府重備禮物大書恒南元德立扁以見本院傚崇至意

謝興水利啟　　碧山查繹 涇縣人真定府知府

真定府知府查繹行縣爲助修石閘以興水利事爲照涇陽河并洨水立閘灌田一方萬世之利鄉官蔡公乃輸千金爲助一方生民有賴本官之高行雅誼本府深所欽服合先致謝并照院禮扁道本府儒學教官催歷齋致本縣仍將行過緣由具報

書

寄蔡侍御書　　甘泉湛先生

水自丙午五月挈家避地於南海之西樵山之烟霞洞因得隱居而處焉又開寳峪書院於大科峰通天峰之南有兩瀑布泉左右夾之前合流水石十里石巖崙爲飛泉爲水簾洞噴玉巖眇然與人世相隔忽領華翰儀帑之陳有洨濱書院之請奚啻如空谷之足音已哉即恍然若與子同遨遊於兩書院之間嘯歌清風明月之下而忘乎相去五千里之遠也幸甚幸甚文字近年禁絶詳知己之求者多矣乃念道義之雅斯文盛舉勉强脫稿附小兒寓上也餘惟爲道自愛不具息存儀石制止模得一幅寄上或可刻院壁此爲學最緊關處

寄洨濱先生書　　豫春袁洪愈 吳縣人山東提學副使

恭惟大文宗洨濱蔡老先生大人門下高名遠播素切欽仰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叨任涇陽密邇道範真良遇也吏事紛冗心緒謬迷弗獲虔恭請教抱歉殊深適蒙使者遠來嘉儀番錫感悚感悚竊惟士君子處世遇有窮達至于主盟斯文風裁特立紹往詔來乃吾儒本分其成就有大小要之不失其本心庶無愧于成位合此皆爲外圖紛華盛麗炫燿庸夫觀以聖賢正脉鄙陋甚矣先生操心履行一以理學爲宗立朝則行道以濟時

居家則明道以淑後吾儒事業中正純粹先生已獨得之其事跡之可見者先生之緒餘也至于簿書期會奔走先後在俗吏以爲左貿則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苟有道心雖抱關亦可以自淑故清風高節爲後學表儀不待及門講授得沾化雨吾輩聞風砥礪罔敢踰越受益何極昨見公移瞿然感觸適因附謝兼伸積衷幸勿以爲狂悖尚容齋沐奉候不宜

謝洨濱先生書　　見吾陳大賓 江陵人按察使

拜别有道台範杳忽歲籥一更既久疎違無繇親炙問候之典多缺仰戀之懷彌深恭惟我翁務崇正學演洨

濱之一源教育英才得君子之三樂主盟吾道山斗瞻
時林下日見一人海內指不二屈也第恐生徒衆聚講
解日勞五經笥雖賴翁老師爲統任其宗二書院更得
數益友焉分爲之長斯不渙散精神可以澄凝心性含
茹太和元氣而難老亦在吾儒名教樂地之中又盡善
矣敢補此一得之愚不識尊意然否祗聞鄉約小學次
第振興就意三代化功復于寧晉一方今日見之遠勤
高第榮錫翰言兼拜厥貺感荷雅愛惓惓無已去申小
狀附布謝悰悃愊臨書切怛欲請未悉遡竢再圖良會
傾倒積抱也辰下屆端協慶春日載陽恭諗騈臻福履

係希爲道對時嗇顧以迓天休是祝

答書　　杏里王昺　章丘人

辱自奉別以來未得修一咫尺之書甚爲疏越可云何
邪仰惟台下以道德爲宗聖賢爲則註書而典謨丕著
吟咏而騷雅同聲分給贍田生者有養育之資設立義
塚歿者有歸葬之地開來學以正傳篤風化以倫理天
下滔滔知此義者幾何人哉道高如山學深若海非不
亹亹勉思企及特恐不足以陟彼崔嵬航茲沆瀣也寧
敢畫地以自限邪俚作數章奉上請教雲樹茫茫天各
一域惟我遐思曷云其忘則亦將曷云其已邪伏惟炤
鑒不悉

答啓　　虞坂楊博　蒲州人兵部尚書

人來領翰貺并大作二種窮日讀之繼之以燭浩浩焉
汗汗焉若涉大海罔知涯涘大率繹其理則上古之書
玩其詞則中郎之文廿泉苑洛恒山三先生之正脉悉
在兒矣南望泼濱神魂飛越恨不得相與切磋書院之
中也邊庭多事司馬一書字字石畫敬當佩服北風如
順仍望不吝德音別具沙儀少見下悰非敢云投桃之
報冗次不盡二月望日博再頓首

答啓　　蟠峰李遷　南昌人巡撫都御史

生自秋初以役事行邊不聞問道候者數月矣近據府
報我公不惜千金爲居民興修水利此不朽之事業也
夫官府不能爲民興利而使鄉士夫爲之不亦左乎然
公斯舉非有所爲而爲蓋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爲天
下萬世之計者克斯念也可與禹稷同歸矣不佞不佞
伏詳問答事宜經畫明備俟府官遞郡即議委官奉行
之人還附謝教命不宜備

答啓　　岸泉王漸　滙縣人巡按御史

恭惟雅望高風馳聲海內久矣頃歷貴邑幸得瞻仰清
光殊慰夙抱兼悉賢嗜義好希世絕塵令人鄙陋潛消

顧以冗務拘牽未能盡宗仰之私爲歉耳向承開通泰
利之議即奉命行之然此自僕輩之責地方之利也得
門下以此教示幸矣乃辱拒貲輸金贊救𡊮政施仁慕
義古人所難也欽仰欽仰厚助已令該府領用謹茲寸
牘専官爲晉民代謝外具薄幣荒區媿不成享伏惟尊
慈炤在餘不盡仰切

答啓　　　豚泉李晃章 丘人雲南右布政

本道台教旬餘夙憶光塵未嘗不於夢寐見之海內知
舊如兄有幾恨無由縮地日侍左右爲歉貴价至拜尊
禮佳撰開緘捧誦宛如面承讀尚書便註上有裨於聖

經下更便於初學當與蔡傳並傳何疑讀三先生祠堂
記益知吾兄師承有自問學淵源固宜發爲著述也緬
惟古文以雄才雅抱顧不獲究竟於明時然撰述以淑
來學惇德以厚鄉俗可以方駕河汾比跡太丘矣敬服
敬服如晃者仕無建白退多愆咎直與草木同腐耳衷
切晃自初秋成泄瀉歷冬今始止然已狠狽之甚貴价
還力疾勒狀附申謝悰更望珍祟以膺多祜北望恒山
無任悵惘晃頓首頓首

答啓　　　承山朱岳 餘姚人大名兵備副使

夫古所謂三不朽豈易易哉古今人葢不多得而何幸
於我翁見之哉岳自爲弟子員知海內有蔡桂史久矣
而未始識翁之面也比入仕餘二十年奔走南北過翁
宦翁之鄉矣而亦由造翁之廬也頃者憲僚景山李君
嘗過翁而諗其悉輙爲岳語之則慕翁葢津津甚矣玄
機天啓豈翁亦一念鄙人之及而烺烺髯翰種種高文
讜然金石之投儼乎眉宇之對耶夫以我翁直聲在朝
宁謀猷在河洛而斂輝彌藻則以發抒篇章羽翼[illegible]傳
躬修懿善表示鄉閭葢不啻陳太丘范文正之復生於
世矣若翁者詎非不朽人哉瞻望清光耿耿懸企公餘
且執贄門下矣使去附此歸命併謝不宜

復啓　　　函野溫如璋 洛陽人御史

璋自總角時受知我翁年十有七歲也嗣是從先君子
宦遊雖嘗于仕途得聞扁履然尊卑㦎絕未敢通一音
問自己酉幸舉于鄉迄有今日孰非我翁育養之仁波
及之光敢忘所自耶筮仕行司以及今職節奉翠馳甘
棠門仞無緣摳趨而太山滄海之望則無日不在左右
適歸自三晉仗承琳翰龍及豊腆過領拜嘉之餘愧汗
浹背弟子之禮寸敬未修稠辱師長先施仰見大君子
不鄙涼薄不遺遐遠此又垂教後學之一端也披誦大
製詩逼盛唐文凌西漢珠璣爛熳蔚然鏗然古人不偶

于時則退而立言翁之今日是矣然道德聞望即今廟
矣人已以復聖明在上側席思賢而公相僉同每議起
用隱逸固知我翁泉石之樂未擬久耽矣顒望顒望玆
以小恙暫闕靜攝草此附伻宜謝音誨不竟之私拜專
人上候台光臨發騣誠無任瞻佇

復啓　少溪謝九儀章丘人兵部侍郎

儀也疏忝年末宦遊道中忝矩矱之有良慰仮依而無
數第別逾廿載思耿寸衷耳緬諗經濟之才台輔之器
家食既久允見願貞與論咸歸頻登剡薦近承佳刻登
見措心如闕揚忠君孝親之道尤臣子之大義也顒仰

顒仰弟碌碌無足道惟衰年多病醫藥不能離薪蒸不
能𢬵真老朽也伻遐敬此申復并謝外具小書少引遠
敬幸鄙入餘希合涵不任惓惓之至

復啓　嶓峰李遐南昌人退菴都御史

遐年落風塵無足比數然於當世高蹈長往若門下者
心竊高之顧未緣言面爲歉顧承翰幣先枉副以嘉集
遐欽峯卒業益仰高爲夫士生斯世出則弘數遠樹策
名當時處則砥行修文垂則後學二者各足其分各進
其志而已矣如先生者蓋兼得之遐悉役重地當先或
青眷之盧奈積賤相仍諸偈待報防秋稍暇當專諸門

下請益焉專人薄致與居惟涵照不次

復啓　西陘阿其麟代州人進士

東無便人久闕通問多罪多罪龍岡公到賜來華翰巨
冊腆儀一一拜領感激曷當恭詢道體康徤納祉倍常
無任欣慰又聞四方學者雲集門墻執事樂育英才坐
享淸福眞雲霄羽毛杳難攀放回視鱗也薄宦未成鄉
山匏繫書空終日彈鋏每事奚啻仙凡之隔耶捧讀高
文眞藝苑㧞萃經生指南非敢爲佞諛當示鄉國傳子
弟以永君子之澤焉厚禮過隆頓首申謝另容圖報茲
遣小兒忠信代寧台候兼有少懇亡妻志銘特在我公

厚下墻新椽筆以光窀穸倘肯早賜存殁感荷爲何如
别東薄具愧不成禮望乞揮納爲幸又何如祗叙無期
統惟照亮東望停雲曷勝馳仰頓首頓首不備

謝啓　中石金柱浙江上虞人

昨登君子堂具見大雅成德育才之盛心勤勤懇懇正
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大丈夫生斯世進則以言正君
退則以道淑後百年來間見亦罕矣而蚤然獨見于其
北之大賢何幸何幸且爱君愛國之心微之論議惓惓
勿忘江湖而懷廟堂之慮而當事者反泄泄自安有餘
愧矣嘉筵再登美意益勤醉酒飽德曷勝感佩感佩早

聞爲審錄事不能趨謝先此附布客候謝不旣吞藉欲
令工手摹數幅先此布聞更祈恕肯是荷

謝啓　　龍岡李世蕃 臨城人戶部主事

幸接仙壤未及晉謁景仰殊深恭聞我公講明正學開
傳心印遠方有識之士多㮣嚮依爲後學之師表也且
賁庠學田之設養士儲材之科諸所猷爲眞得古人遺
意燕趙之墟何幸得覩此曠典乎生聞風馳慕久矣顧
羈縻聲利之場愧乏匡濟之略未得摳趨絳帳一領道
德性命之談茲復遠勞盛价頒降腆儀拜嘉有耀愧感
無涯伻旋謹此伸謝兼候起居春寒猶峭仰惟珍攝爲

斯道重是祝

謝啓　　惠菴唐汝迪 [?]城人吏部主事

不肖竊食名邦稔聞休德景注時用耿耿第簿書冗脞
未能以抒淵懿爲無竟之悵惜耳叨轉入都即東塵[?]
更二春缺一候抱歉愈溢也遠辱眷存復承腆貺先生
衮霞漱石詎宜以是禮及鄙人誠不敢辭重增感休矣
嘉刻二種價勁百朋附錄廁俚語于其中是使瓦釜與
黃鍾同響也愧哉愧哉人旋匆率草草申謝不盡所懷
伸冀尊炤外具并望莞存

謝啓　　門生冀國[?] [?]縣人戶部主事

自違台光近十禩矣瞻望門墻時切山斗無緣一聆侍
領教言歉何如之仰聞忽承賜著作二種披閱知師翁
大發所蘊以羽翼經旨且以文字爲娛草玄自富其有
功於聖門有裨於後學也大矣不敢不珍藏佩服也感
謝感謝國祿碌碌無能株守歲月無足爲師翁道者使旋
敬此附候時方多事師翁不起當如蒼生何想上天必
有以處之矣南望無任拳拳伏惟台亮不一

寄問　　門生陸東 祥符人大理寺副

東拜違函丈忽易七春往寓京邑時猶因風裁候得悉
起居多福自役于茲河山限阻無能一申問敬罪歉方

深莫能自贖去歲十月齋疏人同同門李工侍附到翰
諭兼以良値重之書注文集東啓函感德登嘉增愧及
卒業文注瑩心發瞶明帝王之心政闡朱蔡之隱微續
河洛之絕學其在茲乎其在茲乎我師嘉惠來學之意
心無窮矣寧獨學田書院一時之成就已耶古人所云
退而明道斯之謂矣欽羨欽羨東年已久衰嗣子未生
奉役以來兩病幾殆遂多退心期在事完求歸以圖宗
祀之託負明時負師教負友朋之勗勉甘爲棄人亦無
柰何也東自年十六游學校及今四十年受國家之恩
涓埃不報遽自止焉艮亦可恨可罪顧在國家可以無

東在先人不可以無嗣此所以果於去而不反也若歸而有子未至甚憊猶當負笈走中山之麓叩浚滴書院再樞承焉冀一聞道而死庶其無憾惟吾師福履無疆承範來士斯文幸甚旅次無以修敬先完疏草三冊封上覽牧統希炤原不勝企慕

寄問

鳳樓秦嘉楫 上海人御史

嘉楫濫竽仕版初授行人後拜臺郎出入司道聞見甚時碑刻雄名耿耿不磨問之同官長者皆曰猶未識蔡先生耶道德文章為一代師表廼趙郡之人豪也聞其言而心竊景仰之每以未獲登龍為恨茲者浪遊貴邑不惟挹清芬聆緒論且得讀其文覩其所作為直欲追踪古之賢哲而以三不朽自存于宇宙廼知先生之所以取信於天下而天下之所以推重於先生者豈偶致哉輙不自揣舉移封老父之事相告願乞一言為東海文獻之傳辱先生不鄙慨然許之頓使殊恩懋典因桂史之紀述而得以耀今傳後矣慶幸何如慶幸何如新河尹與嘉楫同邑里且雅故令其躬造先生之門而叩領焉伏乞賜教不任感荷延望之至

寄問

平剛陳東光 鈞州人雲南按察使

壬戌春趨侍門墻幸領誨益拜別以來倏幾二載傾嚮之私奚翅饑渴第寥途介走鴻翼希疎不能以時脩候非何敢文荷蒙函在不叩鄙絕雲川至復辱教言兼以嘉貺感刻良入肌骨捧讀佳集仰見我師涵養造詣妙契玄解躬行所得非世之徒事口耳者可倖莊誦歎仰如接謦欬何幸何幸小子愚昧久淹仕途不能見幾竟為時鄙令乃置之滇南命也奚尤然萬里炎荒孤身遠憊其何能往惟有陳乞焉耳遠違在即末由展謁無任耿耿茲謹顓裁奉候遥望台光心神飛越伏惟鈞照幸甚

寄謝

蟠峰李遷 新建人工部右侍郎

往辱高篇投贈草略附謝擬役車少休為跋數語於名言之末以附驥俱遠不意賤□深犯提兵入援鋒鏑驚心鉛槧盡廢班師還鎮又叨冒轉秩東裝北行遂使鄙願竟虛宿諾莫踐然臨別之時業已屬劉兵憲代為之恐其多事亦尚未遑及也茲行次涿水忽枉使脩追贈教之名刻皆真然金石爛然藻績深夜卒業塵容俗狀為之一清謹攜入都門遍惠同志俾公卿大夫知恒山之南有體質彪文如門下者隱然為清世重也進撫治既無善狀茲行又豈能有益於國哉公倘不鄙爽將惠德意以作韋弦所鄙人之深願也無由恭承千萬為道

自愛以對休[illegible]幸甚

謝柬　　　　性中凌廸知 烏程人工部員外郎

丕名鉅望馳京有年自緣卑瑣無階趨謁客歲入覲予之鄉得親有道光儀親聆玄論眞吾道之指南濤朝之耆碩也晚進雖未嘗與立門雪而作止語默咸竊之以爲箴規固不但如私淑弟子矣三生何幸三生何幸至於謙欵之勤渠饋貺之優渥惟有感之於衷非言可謝也茲抵天雄廻瞻台斗眞在九霄遥延鄙人一遠門牆百過倶積又不識何日得叩芙蓉闕下以領珠咳之教使有觀法耶送役北旋心旌隨往草率附致統容專差祇謝不宣

謝啓　　　　栢泉胡松 滁州人兵部侍郎

東原之別翁猶記憶回首舊遊眞一夢矣三十載世故百年交情安得促膝劇談共銷萬古之愁耶承乏騎曹遂値多事念不問聞政切懇馳辱惠念勤厚珍感且媿悚矣冗中忽賁來敎悉兄丈別後造詣淸遠識度高明若此其者所謂不得志於此則得志於彼矣論長校久孰爲其不朽耶爲丈者喜慰無已敬服無已千古匪暮百聖比鄰望益加愛以俟知者十二月朔後松再頓首

謝柬　　　　嵩麓魏尚純 鈞州人都御史

遠承軫念賤體病在四末恐非扁跗不能遽起爲日已久職廢益多不得已强起腰輿出入後堂小坐粗完大綱而已慇懃慰問厚誼何如前行聊以申敬不虞縣府稱之發成謾說須令其申即如查守所云亦無難耳外承賜敎著作入夜擁衾披讀頗得其槩公文理胸襟聖賢事業於此爲不朽矣道之顯晦有幸不幸無論也匪諫匪諛使還草草布謝燠寒不時伏惟道體玉嗇

謝柬　　　　介川毛愷 江山縣人都察院都御史

憶自壬戌奉違不惟無緣合并以請新益抑且乏便即書問亦不能一通以申鄙悰愧汗之甚方村年丈忽致

公書兼拜雅儀眞喜從天而降且感大君子始終弗遺顧不肖何足堪之恭惟德履懋嘉淸泰倍常極慰士林之仰再讀語錄諸書益服邃養信有道作用非尋常可及率爾附謝伏惟鑒原幸甚

答柬　　　　蟠峰李遷 新建人工部侍郎

歲籥甫更行矣春莫顧追賤事未能走一介之使於有道之門俗狀可知已伏承芳訊且以法言二冊見敎顧遐方在簿書中惟刑罰之是究而甲兵之是圖也何足與於知文哉然淸夜正席以一二卒業焉益見先生於道德性命之學皆眞實體貼本其所自得者而爲之言

蓋經傳之羽翼而賢聖之梯航也是豈可以不傳哉但
迷今以不職自陳求解去未敢復議修文再薦一陳公
不遂當爲郡大夫爲公作行之或亦公立言垂訓意也
使者還急先謝辱教不備宣

頌

德學作人頌　蘧齋趙世相　臨城人

伏以新春道泰四境仰賙恤之仁化雨時新多士獲陶
鎔之益順時納福德學作人景與物而同春年與德而
俱進高標懿範矜式鄉邦明道傳經澤及後學竊惟聖
賢有至教故一敬立而百善從心學惟至精故體用合

而道體備誠身明善孔顏授受非二機定性傳心程朱
所由惟一理慨自洙泗之流既遠而淆亂群言迨夫章
句之習競尊趨學駁雜外王道之河汾講道雖推尊於
弟子不免擬經之非韓愈之太山名高雖見重於儒流
猶來蜀日之詣蚤成已斯可成物而明經莫要明心歸
功於弄月吟風於程氏孰窺其趣教人以讀書窮理惟
朱子能得其傳盍貞元之會合無常而真儒之挺生不
偶恭惟汶濱蔡老先生講右河嶽孕秀丰標絕燕趙之
英性命鈎玄道腴衍魯鄒之統金由玉海霽月光風登
遂志於南宮即拜恩於烏府彩鳳鳴上苑燕雀爲之棲
聲驄馬入南藩豺狼不敢當道功在社稷澤潤生民愛
勤尊鱸之思永矢林泉之趣積而能散不欲以金帛累
子孫賢而能旌屢見其以節義勵風俗恤孤養老義
贍田雖均爲溥愛之仁猶難語精微之蘊欲尋真樂在
躍天精解書義而遠紹蔡元定之家傳推合一而近契
湛甘泉之心法動靜此敬真能自得其師存息有箴猶
若未見其道絕通聲色之好丕顯山斗之輝尤欲同人
匪止獨善恢宏講院煥然一新鼎建社垣屹於三隅廣
闢崇正之路大開育才之門多士雲集英才輩出譬邇
得路已占磬控之宜楞櫟兼收豫養梁棟之器立男倫

之矩日孝日忠關風化之懿惟仁惟義原天道而徵人
事執聖經以斷衆疑大扣大鳴小扣小鳴賢愚皆獲其
益日有日考月有月考勤惰僉知所裁痛抑軋茁之文
務還典雅之體一身之外無餘敎而標濂洛千年之華
寸心之內有餘師而發古今三才之奧此其繼往開來
信有補于聖學而立功立德真無愧于古人者歟宜聲
芳聲丕著不惟及門之士得以親炙其光輝故雖聞知
之徒亦得以私淑其道術語德則日新語業則富有允
矣謂大丈夫在朝則朝重在野則野重蔑也爲古君子
維予小子暫幸生乎春風念彼頑人屢蒙頒乎翰墨屢

沐寵受如覿教顔顧鶴鶴巢於深林一枝雖穩而鵬鵬
騰於遠漢萬里惟期豈以駑馳之才可忘鞭策之警敢
不愛身明道以我公之心爲心修己俟時以聖人之學
爲學益勵初志輸素養于明時式穀後生求不負乎正
教伏願充无善以培元氣壽考維祺存天理以養天和
精神益固誨人弗倦優游于道業之成從心不踰順適
乎耆期之會至是則日與斯邁月與斯征我公固得以
永錫其類而邦有元老鄉有達尊吾人亦得以永被其
休矣世相無任欣慕瞻依之至

敘誦德之音

嵩渚李濂 祥符人按察僉事

誦德之音誦侍御洨濱蔡公也蔡公按河南歲適大比
而監臨之其所錄五經士在祥符者七人易有方鯨張
四維陸東書有李洛詩有徐行春秋有張東銘禮有孟
淮及瓜當代去乃各以所業致辭於是鯨四維東曰明
德自昭衆允乃晉省方觀民大君有命巽風攸往百里
咸震惟小子利見大人按茅思奮公上於天我懷茲困
洛曰予茲側陋乃罔攸聞惟公明德光于上下庶邦蒸
士時乃日新今且復歸于京予將曷依以迪厥心行曰
君子至止四牡彭彭亦既見止錫我百朋載肆之筵呦
呦鹿鳴皎皎白駒駕言于征云胡不思于周之京東銘
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懿氏之卜
曰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其逢之
予心斯降淮曰蒞官行法成嚴乃行教訓正俗道德斯
成溫潤而澤縝密以栗施之不悖求之不拂一畝之宮
環堵之室沐茲訓化上賢崇德夫子去此予曷能立咸
以告嵩渚子嵩渚子曰嗟諸士之誦私也公之錄公也
公者不可忘私者不可廢諸士之誦未究也於是方生
復爲賦六人者各爲詩歌以誦德焉李生者嵩渚子弟
也乃欲共兒敘以爲贈冠詩賦之首書之卷以餞公於
河之陽兒食于野睹公嘉政之遺我中土思也乃樂爲

之敘

頌德賦 并引

門生方鯨

欽歎知遇慨歎睽違天下之情也矧山斗是企者乎鯨
稟性孱弱當世弗任括囊自晦乃令諛蒙簡拔得奉清
塵濫與春官之薦方內慚弗肖加以待接彌優令人惶
感互存茫然自失於是資忠履信修辭立誠記炙耀光
模窺陟降庶幾愿萬一也奈何瞻色褣旌春風遂席苟
日有情孰能恝爾迴仰道德之恢宏思私之眷顧謹賦
誦德用攄所抱猗與休哉有大人今維皇時弼益冲和
之儀範信稷契之儔匹憶星軺之至止今荷簡書而云

征赫嵩行之震動兮選狝虞之糺虔兮予生之幸際兮
獲利見於綴程兮丕乎之潛楊兮矧啓辟於文衡慣鷙
原之宮商兮試一聆於畬庚暨予感茲嘉運兮獲曳踵
於堂階雅咳唾之清海兮肇飭美於徘徊倏若亡而若
存兮胥瞻忽而難詳旬其懷乎山藪兮勿遺置於管茤
倜爾籜落於風塵兮尚盛斷羽於鞲鞦仰高山之舉棣
兮誕登岸之汪洋欲儀式而槃柄兮或髣髴而旁皇顏
覿簡於盛德兮庶感化於休明紉芝蘭之雜珮兮襲芎
窮之馨香詎離合兮相代羌榷戚兮互倚命倌夫以鳳
駕望帝鄉而爰啓欲奮羽以翺翔冀凌風而振舉阻帝

閽之叵入兮心昏亂而悲傷遂鬱悒而惆悵兮陳赫祖
于河梁酌金罍之激灩兮歌周詩之清揚車彭彭以云
邁旌飄飄而飛揚俯梁臺之麗日兮艮嶽之祟岡吁嗟
不淹於函谷鳳豈留於岐陽晉顏儀之弗覿忽鄙吝之
填膺緬君子之我遠頓心折而神驚仰芳躅之後塵兮
敢自負於明時冀豈蟄之震起兮將奮翮於蕪微佇大
人之庭宇兮瞻文絢之離披知通塞之有時兮諒屈信
之互期于豈齷齪於衡門兮而弗慰君子之永思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詩

書金陵之詠寄汝濱侍御　甘泉湛先生

三山山外青天外合作無窮如是觀道人獨在無窮外
但見乾坤小一丸

詔獄言別　斛山楊爵 富平人 御史

逢君傾倒此衷誠追憶平生契合情心為綱常千古重
言因忠鯁一身輕同來被逮春光暖此去垂綸汝水清
千里神交勞夢寐蒲臺曉月見高明

和斛山韻獄中言別二首　晴川劉魁 泰和人 工部郎中

舊屬曾蒙禮待誠先生真有古人情江湖更比廟堂重
道義方能勢利輕龍虎風雲隨萬變鳳凰梧竹自雙清
吾儒肯負乾坤大本體元同日月明

其二

學術平生只一誠夢中還見友朋情王臣在我無中外
吾道於人有重輕月到蒲臺天自曉汝從洙泗水長清
當年驄馬行春處此日猶歌景象明

過真定寄問　谿田馬理

萬事無關一病長出門藥裹復相將美人只隔滹沱水
望之不啻空斷腸

寄問　前人

子叟昔冠豸封章上石書驄馬山岳搖匪獨人群易吾道有卷舒林泉路非窄從歸津沱濱將相幾多碌但願臣鄰儕報國今猶昔安爲時雍民擊壤歌無射

便寄　龍渚眘如思 三原人 御史

一別中郎十二秋丰神幾度夢燕斷不緣詔獄經旬逮準其虬髯半夜愁正想懸河真氣象能忘並馬舊風流問君問我眠雲處只在羲山最上頭

過汶濱草堂二首　雨山郭登庸 山西山陰人 都御史

東墅高人隝深棲構小亭圍溪浮日白門樹倚雲青畊

見歸心逸漁樵入夢醒相隨皆達士高興薄秋冥

其二

北闕忠名著東山歸思長霜華猶在旆風彩暫棲篁夜月瑶琴曲水軒寶劍光訪君過大陸汶水帶書堂

秋日寄問二首　强齋歐陽瑱 武强人 編修

清秋盡日掩荆扉徑草蒼蒼客到稀花下忽傳銀鹿使松間來認薜蘿衣故人半落能相訪舊事荒唐願已違別思悠悠那可道贈君空有雁南飛

其二

憶同垂佩侍明光世路浮沉各渺茫今日題書値搖落又令秋思入離腸君家近水蘋花白我徑多苔菊色黄孤米初成魚正美何時月下一飛觴

訪汶濱書院　定原呂顓 陝西寧州人 布政使

憶在衡源初作郡栢臺仙客是吾師虛名文苑覩題字無狀彤庭誤薦辭市虎不妨人自苦路熊終轉世還擬雪花深映山中戶拂衣遥從問紫芝

訪汶濱　南墅張子立 貴縣人 都御史

長嘆誰江海相看此弟兄神交千里夢作賦百年情放逐緣何事風雲憶聖明奔馳儕寄跡慚愧負平生

寧晉校士　少溪謝九儀 華亭人 兵部侍郎

風駕撫民晨撤舍赴洪音相見轉不爽豔歌匪所任緬君首文會奉義懷貞心促柱轉不諧弭節遁以深喆工抗明薦天王時見欽豈謂弓旌招尚沮商巖霖周才矜自達直道斂在今邀客苟安造諒友曷可箴所願君子採常比雙南金

宿杜州行臺憶汶濱柱史　文剛陳棐

昔歲承恩慈母將椒花獻頌在斯堂一官半落遷三再捧音綸已六霜平棘城高蒼靄合太行山近白雲長倚邊汶水東流去却憶賢人在水陽

送別　鴻湖陳明 歷城人 按察僉事

曾當北斗雷霆怒跡鎖開門水雪清諫草當年長在袖
高名此日尚懸京曉山驄馬雲龍道秋雨黃花海岱城
豈意十年逢兩地承君青眼白頭生

送別　少岱谷繼宗 淄川人知縣

慈澤當年衣繡行胡擕書劍到山城黃金旋注離人酒
白璧難酬知己情驄馬何時歸漢苑譪星滿地識仙名
闕門敞吏應須記北大長安欲請纓

過訪　循墻尹梁 晉州人戶部郎中

敬君書館傍城隈絃誦聲高散砌臺病骨幾年催我老
好懷今日爲君開何嫌烏帽隨風落不用金龜換酒來

舊事匆匆話難盡月明林下共徘徊

寄問　西陘阿其麟 代州人進士

早年脫穎冠髦英中歲埋輪動洛京直道士師知三黜
憐才聖主卜重榮書臺直向城東築劍氣應常斗外橫
天定勝人看早晚中郎再起爲蒼生

其二

題緘不斷到并州高誼多君壓薄流元亮停雲頻有夢
長房縮地愧無由聲寒旅雁孤城曉葉下霜楓古戍秋
何處相思不相見汶陰城郭代南樓

其三

懷人千里隔山川東望長歌采葛篇傾倒尚賒樽酒對
往來惟託一函傳朝廷合遣龜山起封疏多聞汶水賢
戎馬風塵妨道路各開懷抱在何年

其四

欣慕屢夢到寧昌似見伊人水一方訪舊山陰乘有雪
緊思南國愧無棠池塘化雨芙蓉艷書館秋風桂子香
傾倒未由空歲晚一函先拜寄桐鄉

其五

能邑西歸自蔣州美人遙隔汶川頭青燈夜雨懷前事
玉樹春風夢舊游愧我音書猶自阻感君問訊不教休

何時浮水常山路伐木長歌老鳥求

其六

舒看鴻雁到邊州慚愧山人雪滿頭化雨人材開兢茂
春風書院擬來游非熊獻卜行將有塞劍衝天尚未休
不比陶潛歸仰能濟時良弼正旁求

其七

盥手開緘讀和詩驪珠光彩照蓬萊松青汶上憐多日
花滿河陽愧昔時校譜調琴香裊篆著書洗硯墨侵池
論心下榻勞相憶南望停雲切遠思

憶汶濱　北海張鵬翼 臭城人知府

恒山東去汶河濱昔依棲中一偉人長路幾年淹驥足
才名早歲動朝紳邊城地僻乏征雁幾輔雲間憶諫臣
千里感君來尺素幾番讀罷忽沾巾

餞別　　門生吳三樂 洛陽人參政

憲法由來傍紫微漢庭時剪豸爲衣梁公桃李培京洛
垣典風霜勁帝畿是驕敢論驄馬失相逢應進諫書稀
與人毅蘊諸不變咫尺恩私許賜歸

送別　　門生李登雲

憶昔風雲感鹿鳴兄弟聯紫微一薦達青駿遂進翻山
千嶂何切恩義希九鄉恒思超絳帳豈意多難筵昔解

栢臺綴偃棲莘野田蒲輪下隱地宜室重遺賢霜斧名
方重豹車再逐遷伏龍濟水上問俗臨淄邊平子多愁
鬱安仁鬢自憐哲人少假利君子每屯邅別酒悲烟景
行旌思遠天更茲切今日岈崟起龍泉

送別　　門生孟淮 祥符人副都御史

美人駕車赴泰山我欲從之道路艱擊劍拂纓奏朱絃
側身東望心肝絕憶昔霜斧下河嵩河嵩蛟螭亦避驄
夷門養鈍衡太阿誤蒙越冶貰雲龍歸來鳳晨失歡宴
解[illegible]栖息滹沱畔宜室思賢復前席十載升沉如驚電
比因臥病廢朝謁更逢聖主失顏色鬬人睚眦挂姓名
兩月復爲海曲謫古來賢達多鬱抑孔子老聃俱賤職
燕趙慷慨眞奇行談笑自如輕得失勸酒離歌慘中腸
燕關春日無精光都下留成行行遠斗間紫氣夜夜望
齊野草青驛驪度岱宗霧紫文豹藏只今豺虎驕西鄙
天下之寶更誰擬濟上暫著虞卿書歸書麟閣報天子

訪汲濱　　晉川栗應麟 長治人按察僉事

攬轡分符別帝臺十年蓬轉各風埃相逢忽憶看花日
乘興還如雪夜來握手幾番驚白髮傾心一醉臥蒼苔
同游舊侶多淪落誰向雲霄拔俊才

謁汲濱書院　　門生陸東

衡雨超名敢龍門一再游堂開章甫集臺俊士衣掘闕
道明天地宣文發孔周汶泉通泗水恒嶽近尼丘地以
人過重德於時未投伊公卜進日值國中輿秋對制高
三策承恩使九州乘驄行汴洛擊隼盡鵰鶚運際文昌
會才煩大比收駑材豈騾褒登相混驊騮知已眞衡感
貞夕矢謀淄川幾製錦洗浦忽垂鉤買藍屈湘楚唐堯
成人荷刻鏤豸方遷殿陛豺適阻軒輶指佞朝封疏摧
放許由賜閒賫著述立教重藏修雨露菁莪化春風童
冠儔絲吹庭草秀紅颭沼蓮幽柳色閑門蔭槐陰靜院
浮蕩波紛下走砥柱在中流葬典緣無墜沉痾賴有瘳

息存銘可須千載仰嘉猷

訪書院　　貫溪羅廷唯 永川人 御史

養真亭子讀書堂大陸之西汶水傍學向朱門稱老友文從漢室數中郎鶯來白日娟娟靜花發青春裊裊長顧我支離今不淺欲將心事問羲皇

書院謾述　　吳阜榆時 光州人 僉都御史

理學有元定文心衍蔡邕闕從層樹起泉爲澹雲封正氣連丹不清思帶紫非一杯談道處不覺洗煩容

奉謁書院　　門生周鎬 汲縣人 按察副使

汶流繞平廓迢遞映書樓核棟留雲霧圖書射斗牛中

有茹芝叟仙標異凡儔縮寐邇羲皇講究樂虞周憶昔侍堯階此道弼舜旒風紀肅南甸多士羅中州俊乂協昌運簡拔荷甄收一自歸汶曲萬卷恣爽猶存息翁天真景泉金名流妙契日淵奥趨步適難求童冠樂振趨絃歌溢林丘出處雖異迹吾道適允諧晉野風煙潤少微纖象幽考槃愼永矢當宁勤谷諏聖皇崇實學繁錫屬康[一]

謁書院二首　　門生李凌雲 均州人 參政

滹水恒山暫駐驂燈前話舊漏聲殘曾將兄弟收同榜衢向門牆媿二難縮斧當時推執法蒼生此日憶彈冠近聞有詔徵時隱未許垂綸汶水灘

其二

昔於河洛瞻風采得造門牆領薦書祗爲十年懷絳帳遂令千里駐征車謝安準擬東山詔司馬何妨西洛居風節依依臺範在豈應黃髮老樵漁

留題　　西瀛王文翰 汾州人 按察僉事

山川有形勝創建多奇觀隨處體認來大化渾圇樂於道苟不關於心苟未安金谷與曲水徒恣人笑看卓哉蔡哲人收春歸肺肝一發擲地金五雲兆登韓再發戾天鳶搏擊清朝端落落難會時翻然掛身冠雅意汶水

濱精舍何其寬一息藏堂奥七德衍流湍講學合知行裁詩歌考槃攀英弟子列聚樂天地完膳田饑可慰廣廈寒亦歡蹟表先賢墓碑尋没世官但欲普厥施名譽非所干孔孟周程心合符良不難乾坤宇宙業立巍巍斯壇馬氏起扶風帳後有遺嘆文中振河汾一琴今絕彈獨仰哲人高黃鵠殊羽翰盛事應不朽盛典應不刊書院復何言汶漸同漫漫

奉懷寄問　　門生王嘉言 杞縣人 舉人

我見蔡夫子變化其猶龍潛見飛或躍地天皆正中閑昔破墳典丘索善探集遺逢堯舜時側陋通明懸薙脈

公孫揮持斧衣繡衣埋輪都亭下發揚天漢威風聲岳岳獄法令尊封駮四海收黃魚三川振白鶴乃於十三年鎖院論羣賢四目明無聯五色辨有妍首薦吳三桀少年最該博大哥王堯日時務能多識參苓並入籠桃李翁春風過杞未克會追至鄉丘東鄉丘公署別二十五歲月期翁佐巖廊蚤晚補袞闕註誤起中朝使我心蘊結汝水走歸墟晝夜長喧豗人生水上萍富貴眼中雪千駟死如灰采薇聲如雷龍龍蜉蝣羽檜曹失鑒裁伊周輔湯武孔孟格齊魯由人賢聖人寓意在龍虎龍虎從風雲蟣蠓終塵大哉君子道天地實彌綸達則

善天下窮則待高價篤信而好學美大聖神亞近讀我翁文風韻依典墳土木轎曹屬賴君宜令閭買田惠族黨立社聚徒講道德與文章內外交相長我願學仲尼仲尼百世師春秋久不作異端爭背馳以此實稽心胥倜并漭吾道若大行豈敢徒餔歠考槃臥外黃歲晡游高陽傢翁不得見忽然成報章

奉別汝濱　　惠菴唐汝廸 宜陽人吏部主事

人生七尺軀百歲炊黃粱寓形宇宙內豈直空昻藏出處有懿矩性分非無良窮居明正學義利析毫芒達郎用此學匡濟希虞唐廉義丈夫身天地同久長吁嗟去聖遠聖路荊榛荒末流競逐往輸風愈澄腐舉刑入骨髓訓詁洵紕繆詎云降才異罔念斯作狂有美汝濱客貞抱粹琳瑯蚤奕圖書秘意趣窺羲皇釋褐報天子丹鳳鳴朝陽白簡摅忠赤勁節凌秋霜弁阿厭塵世拂衣汝水傍拓院集英彥陶冶紛成章敦禮挽澆俗崇哲摘幽光平治志未已吾道賴以昌慚余簿牒吏三載徒奔忙高致久欽挹離索何能忘至誠自不息此念永相望

奉壽汝濱先生四首　　門生劉炎光 江都人

彩鳳丹書下紫霄旋徵柱史起星軺心懸日月三天上氣吐虹霓五嶽高當代麒麟圖節鉞中原豺虎避旌旄

行行攬轡澄清暇接武夔龍佐聖堯

其二

借重東君轍使君馬前伏謁拜行塵風生鐵面吹寒谷日照丹心拱禁宸已見清霜飛一道還持繡斧定三秦碧桃天上培香種我亦玄都觀裏人

其三

金吾臚落西臺史台斗光寒白帝州劉向獻書惟說苑蔡沉註疏盡皇猷職補袞龍青瑣肅朝回鵷鷺紫嶂修我有高山流水調朱絃越琥鳳池頭

其四

赤夏薰風吞瘴烟䋣䋣珠履集羣仙共傳海屋籌添日
恰是滄江龍臥年得預宮墻桃李宴愧無舘閣斗山篇
臺端南極祥光繞縹緲徵書下九天

寄閻浚濱　豫南陳章 光州人 郎中

三印遙函諫議書扶筇徙倚對山廬天中持鉞曾留澤
沱水祆情早遂初騁望暮雲秋雁杳傳經夜雨竹窻徐
年來簾幙多烟浪未許滄江得自如

送浚濱先生二首　門生李洛

白筆掄材走萬書驊騮聰馬入京初文光偶護烏臺印
法曜元隨豹尾車離思依依南浦月春風浩浩北溟魚

揮毫來有凌雲賦愧題橋說相如

其二

秋雨衡門閱舊書忽風來自玉階除省方近迓青驄轡
父老爭迎白鷺車天上傳班參真擬殿中執法凜何如
臨岐便是雲泥隔日日河邊候鯉魚

送浚濱先生　門生徐行

咨訪三江控遐遊萬國中風烟汲楚越節鎮拱蒼穹乘
鉞看前輩登車獨仰公驍騎千里道鷹隼九霄風燕雀
巢先殞豺貔穴自空霜懸豐浦劍嵛攬涅洼驄風起河
流激霜凝太少槩蘭臺先識勇柏府舊非熊抗疏拚丹
悃纓冠嘆匪躬幸符牽未已朱檻折無窮鳳覽雲霄下
麟圖日月通彤闈賜顏色青鎖待驄驄事業超元偉風
流迥不同文章追古昔儒術啓愚蒙院肅諸生侍經傳
百氏叢松杉梁孝苑桃李宋王宮危閣秋霖雨高臺暮
鴻衣冠俱自奮大雅振何雄際會今如此流傳証有
終氣增河漢蕩光繞岳巃嵸威激風塵曉需濡雨露洪
鹽車膺汗血櫪驥氣騰籠遑料孫陽過叨隨湊光充萬
古中原士寧忘大造功

送浚濱先生　門生張四維

悤府青驄馬觀風技此方文章歸藻鑑山岳振冰霜積

巳揚中土名當紀太常山城旋旆日攀送欲沾裳

其二

自公持斧日春滿兩河湄北闕星辰入中原涕淚垂環
門桃李色瞻軾斗山思此去鳴珂曉還歌補袞詩

頌德篇三首 有序　門生陸來

頌德篇者梁陸生之所作也生本孤門細士行無網
跡徒以文墨受知浚濱夫子今年夏月夫子北上洋
洋此懷炳炳其勞竊因詩人警言之旨比於謝生酬
德之篇設爲此作侑諸俎豆固知盆缶之扣不登大
雅之堂下里之曲冀徹觀風之聽未言將報用布衷

私
皇運啓昌期哲人翊鴻化南臺肅風紀雄峻爭嗟訝觴
傍昇豸冠桓桓丹陛下道直僉所欽四牡承皇華河洛
震雷霆夷梁靖昏夜誰遣南風飛咫尺促霜駕行矣作
股肱謁贊修虞夏

其二

黯黯河上柳萬萬條參長離恨對南燕惆悵見帆檣人
生重別離况昔在臺垣交遊日以遠手顏不能忘安得
凌風翼飛飛隨君旁

其三

崎嶇太行道皎潔燕山月望之邈難即關河阻莫越嘉
會不再逢良時忽已歇神京慣游樂朝朝侍丹闕願言
日左右不分終蓬樾

送泼濱先生　門生張東銘

朱明啓天際白簡逐霜飛持節還烏府觸光覲紫微三
川泳壯色萬姓仰重暉滿獄原瑕釁沉冤近霽微鵬鶚
慕徒翮燕雀慚雄揮垂翅欣轅遇作龍笑李非入羅虛
小技佩服敢輕違北面存吾道中天憶德輝休論疑白
璧還瑇徵黃屏金玉音常在終身願莫違

送泼濱先生　門生孟淮

五月榴華照眼紅使君持節還青驄梁臺吟眺牧馬鳳
崗行斂色飛雄風倏然返步明光宮路人撫膺思無窮
憶昔使君旌旆初下河之南手把莫邪披楩楠竹頭材
豈與天參兼收夾許登窮顚此情永矢年齡俱常擬文
席法步趨霜庵不留我心使盧水燕山牽不紓但願極
力扶唐虞下覩聲歌匹郤俞功銘彝鼎身龍圖此軀僬
可供脊徒

寄問　訒齋李思柱 武邑人進士

息存遐叟泼之濱獨立遙看泗水津文發千年圖畫秘
經傳萬古帝王神浮雲淡淡天光瀾化雨濛濛物象新

謨說乘驄施未究河汾濂洛自終身

病中得泼濱道長書　豚泉李晃 章丘人雲南右布政使

相逢曾話當年事惜別長懷泼水濱千里音書猶念我
開緘讀罷一傷神

謁泼濱先生　景山李一瀚 [illegible]

恒山鍾秀産名儒道義文章世所稱學術遠傳韓湛派
釋經真闡與漢徵當年風采清河洛此日親陶滿旬載
定有精神通夢卜遐將膂弁解荷衣

訪泼濱先生書院　門生徐自得 杞縣人給事中

廿載重來泼水濱斗山嚴重益堪親牧將栢府風霜節

散作鄉園桃李春元定書成吾道在仲弓化及此邦酬
何時勉應蒲輪起入毗皇猷敷至仁

寄題書院二首　三溪李孔暘 武邑人知府

文教湮微幾百秋使君崛起繼前修昔持繡斧肅天關
今抱明經作士流厚廩腴田供講席聯師親友定訏謨
河汾白鹿　寂寞伊洛淵源此地求

其二

書院經營幾十秋萃英聚粹蒐藏修道源應共恒山重
文脉遥同汶水流座上春風無暇日帳前高論有嘉謨
多賢秪恐干天象紫禁徵書癸兒求

汶濱蓍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汶濱文集跋後

先侍御所著有四書埤傳、書經便註、及汶濱文集語錄、則埤傳便註、未見其書、其梓與否、亦不可考、文集語錄、則洛陽吳公三樂、鈞陽李公登雲、爲　侍御門下士、嘗梓之都下、板故藏余家、侍御歿後三十年、而家世衰、諸圖籍器物遺失幾盡、　先大人嗣濱公好讀書、收拾殘缺、板用以存、余垂髫時猶及見之、喪亂以來、板燬于兵火、而侍御遺澤熄矣、順治乙未、　石生魏先生得汶濱語錄于灰燼之餘、因詳加校閱、舉以付余、而余家所藏亦猶有文集一部、夫文集藏於家、而文集存、語錄遇魏先

生、而語錄失而復存、顧縱各一書耳、存豈能久恃也、夫先人立言著書、先人之精神所寓也、君子事先、敬所尊而愛所親、下至杖屨几劍、爲先人所嘗佩擕之物、猶珍視之、不忍壞刓、夫語言文字爲精神所存寓者、顧可聽其流失、當非昔人所謂賢子孫者事也、余不揣因並付梓、語錄刊之都門、爲卷者十、事在戊戌、文集刊之金陵、爲卷者十有二、而歲則今年庚子也、非敢自飾曰賢子孫以永其傳、庶爲差慰爾、顧又聞之、六經燬于秦火、而詩書則出之葩壁與夫伏生之口、昌黎之文、永叔亦得之於隨州、爲故家覆瓿、然則載道之書、固天之所護而

留也夫畢傳使讀者得而見焉然以畢傳註傳名、要不出羽翼經傳者是、則存亡之際天或不能無意、而二書將復出矣、則余猶望之博雅君子家也

六世孫舍靈謹䟦

汶濱集十二卷（原本）世不多見往見先生代宗夏子鑒刻本僅十卷但刻其自撰文而已後二卷乃附錄則未刻也蓋夏氏訪求遺去編當境祇得原刻本一冊附錄二卷奉年既保都僅刻前十卷耳（見元和之）（補史跋）原本之不易得如此適有天幸匯於海豐村殘得原本一部為順治十七年六世孫舍靈所刻雖不無闕佚而後二卷則全如有好事先為之補刊亦可循還舊觀不必有抱殘之歎矣原闕首二和卷補抄訖書敎隱仙嚴月

癸亥夏四月耐公識於潛廬

汶濱蔡先生文集後序

夫文之貴於世也久矣本原天地則日月山川之儷見乎則象乃河洛圖書之徵故乾坤盡乎文言情德資乎辭巧然則闡性靈之奥昭物則之懿述事理之紀通古今之逵非言不述非文徒言矣顧自六經裂而詞章顯性志蕩而華靡繁文之敝也久矣有道者所深慨焉漢唐而下以文奮業者何可勝載卒澤於義理語於自然者罕得而識已盍有仲舒對策而天人之際明昌黎起衰而道德之原著寥寥數百載才可稱述兩人已爾宋儒精心師古抉極理窟若濂溪之圖說橫渠之西銘兩程之遺書朱子

之大全皆天地之與鬼神之玅物序人
紀之精華命脈所存至哉文乎彼衒藻
而亡實兢奇而違聖者可惡語其藩蘺
間哉故劉勰有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
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師汶濱蔡先生有集十卷同年通政使
李公稟成附以贈言二卷刻之都下東

得卒業焉蓋自然之文本之心生者也
先生既早謝朝籍日惟與聖賢爲徒日
義禹以來經史所述靡不研精覃思
日月之往來山川之流峙草木蟲魚
動植治亂興衰之故應事宰物之宜達
材答問之教咸深蘊而時發吐詞則中
理當年號談道者率千里詩簡與地神

會而文言賈譽絺章蕩時者風斯下矣
余自早年先生錄置門下聞教雖久繼
志未能媿子輿不習之省重宰我何誅
之懼時過而學嗟奚及矣然使海內
士讀之循其入門踐厥實地于斯決
光昭焉則斯集之刻也爲不徒矣先生
力行則存附集言必相顧學者當自知

之爾
嘉靖癸亥秋八月甲子大梁門生陸東
頓首謹序

序畢

汝濱集十卷附錄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蔡靉撰靉有汝濱語錄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李登雲等所編凡文六卷詩四卷銘贊之類附於詩末附錄二卷則其朋友贈答與門人稱頌之作也靉早師眞定張璿入仕後師朝邑韓邦奇增城湛若水平居務講學立朝務氣節文章蓋非所長云